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一五冊目次

御定歷代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補遺二十二卷目錄二卷（二）　一〇一

（清）陳元龍輯　清康熙四十五年内府刻雍正印本

御定歷代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補遺二十二卷目錄二卷（三）逸句

（清）陳元龍輯

清康熙四十五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八十八

經歷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器用

鯨魚燈賦 殷臣

橫海之魚厥號惟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其形託於金燈隆脊矜尾鬐甲舒張垂首

挽踵蜷於華房狀欣欣以踊峙若將飛而未翔懷蘭膏於胷臆明制節之謹度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變而周匝匪雕文之足瑋差利事之爲貴永作式於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燈賦 梁簡文帝

何解凍之嘉月值莫英之盛開草含春而色動雲飛綵以輕來南油俱滿西漆爭然蘇徽安息蠟出龍川斜暉交映徇影澄鮮九微間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疎同火樹競紅蕊之晨舒蔕茂丹蛍之昏驚蘭膏馥氣芬炷擎心案生色淺露染光沉

燈賦 周庾信

九龍將暝三爵行樓瓊鈎半上弱木全低牖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荊臺之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

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上蘭深夜中山酣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但低歌著節游絃絶鳴輝輝朱燼燄燄紅榮乍九光而遠采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燈賦 唐馮眞素

日杲而朝暾月朧而宵出稟純陽而合彩體沉陰而盈質照未被於覆盆光豈周於暗室顧茲燈之燠炫保謙光於自薦推九華於洞房攢百枝於複殿嗟微瑣之陋質侍君子之高讌光遠遊於舞袖影縢朧於歌扇綠竹夜馨綺羅春絢玉階星列金釭花偏至若上客將歡中

樽未闌吐氛氳於玉宇流豔溢於金盤雜行月而浮桂乘流風而泛蘭瑟韻喧今逾炳更籌深兮轉寒覺離筵之闌寂知別恨之良難別有蕩子遼水賤妾空閨掩錦屏而縣歎下羅幔而長啼帝旣嬋娟於永夕亦委鬱於孤棲花伴妝而共落煙違思而俱迷況復古人處否通道居幽門庭闃寂景物清秋憤書劒之無託意年華之不留抱枯簡以銳想對寒燈而足慈及其過曉韜暉乘昏吐耀明以利物光非自照希助美於太陽豈聯暉於庭燎雖寫詞於感物終有類於體要

燭賦有序 晉傅咸

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以忘慈顧惟燭

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仁矣賦曰

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冥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於望時遘靡停晝不於常背三接之晤晤即旋開之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然燭於閒房揚丹輝之煒煒燦朱燄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揩愔遂命樽而設觴爾迺延五經高譚既倦引滿行盈樂飲猥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譚既倦引滿行盈樂飲今夕實慰我情

梁簡文帝

對燭賦

雲母牕中合花鐙茉莫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桂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轉辟邪而取正推櫺牕而畏寬綠炬懷翠朱燭含丹豹脂宜火牛噓耐寒銅芝抱帶復纏柯金藕相縈共吐蒨視橫芒之昭曜見密淚之蹉跎漸覺流珠走熱視絳花多宵深色麗欲動風過夜久惟煩鉄天寒不畏蛾舊蒂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羅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屏裏脉脉兩相看

梁元帝

對燭賦

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半從風恨元重兮夕掩怨

三秋兮不同爾乃傳芳醪揚清曲長袖留賓待華燭燭爐落燭花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欲還輕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花一雙炷詎照離人兩處情

周庾信

對燭賦

龍沙雁塞蚤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燈前裁衣疑不亮月下穿鍼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柱燭還却燈藥下燭盤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爐高疑數剪心濕瞥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鉄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令得錢蓮帳寒藥牕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欲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曉星沒芳蕤歇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燭籠子賦

器假人舉名因燭彰顧虛薄以中朗亦輝華而外揚銀缺始然俟提攜而就列香塵久暗希拂拭以增光懿夫煥爛潛融周旋宵密含明而每讓清晝處晦而寧欺暗室由是常惠影孤終期勢出儻明時而不用在手何年或薄質以見知升堂有日觀乎表裏無隱方圓可分亦猶春晝而花藏霧秋宵而月在羅雲照環堵之中雖孤潔以由已置瓊筵之上實高低而在君矧其稟量既弘爲功亦倍輝光之義可見內熱之情斯在今則抱影

求真虛心有待若許設於高明亦願發其光彩

燈花賦

宋 沈與求

耿宵寒之不寐兮起攬衣而踟躕無以散余之幽憂兮憑插架之叢書引短檠使置前兮聊縱觀以嬉娛注書油續餘燼兮發雙照之清暉曷孤光之炯炯兮含生意其斯須曾不根而自華兮騁便娟與秩琼初葩蕾之星懸兮葩萼爛其紛敷中鬱勃而旁分兮熒明滅而欲無辛睡矐而蔽虧兮卒勤余之剪除悼飛蛾之撲緣兮猶若撫芳而採腴童子旁睨而竊笑兮曰此吉占奚忽諸苟頑示其不祥兮余豈廢書而改圖憂喜聚門惟所名予獨何爲此花之覬覦彼九華之葳蕤兮灼百和之淳

蘇散春風之列炬兮導珠翠與笙竽挾光景以舒秀兮紛榮落之自如豈其規福而樂禍固兮蓋以衆而函胡相風釭之一枝兮屬山澤之臞儒辨牛毛之瑣細兮忘鶴髮之榮紆綠桐君之藥炮兮詫微光於鄰壁之餘童于曰噫嘻吁呼已見背於羣超兮悲夫主人之愚余掩卷而三歎兮悼此言之甚迂物不可必兮神不可誣忽若太一之下臨兮燃青藜以燭余余何爲感此嘉貺兮豈以夫余所讀者道載而與之俱儻此花之可授兮眇傳燈之老曜

燈花賦

元 任士林

夫何清夜之炳炳兮吐丹豔之灼灼日抱烏而行空兮月樹桂而流魄矧膏火之自煎兮乃舍華而舒萼出坎離之邊濟兮粲火棗於尺宅返永神於九死兮忽金芽之中折曰惟人事之吉兮功或成神於龜灼主人曰吁蒸成菌樂出虛呵骨祝瓦迎鵲避烏是固率天下而望也物有儻來豈因以喜爲示也事有妄意亦因以喜爲戲也羌不知其故也天地汩穆兮接爲構而心然精神外薄兮物挹其先嚮欲將至兮兆扣其玄紛吾車而交誘予固鬼神之所玩焉革女入兮昌出因越施進兮蠡具舟姜醉遣兮戈逐贏侍巾兮夜挾輔贈予策兮魏譟釋予驂兮中流兆豈足以行矣机密庸其所投箄籠兮

卓以戴篠登登兮象以求五羊百里一言千秋堂下酸蓑旅中馬周允夢寐之不化燈有占兮何由至若角枕粲兮夜泣守宮殷兮臂紗濕織室兮魏俘趙近家兮代籍斬人祛兮誶謀射人鉤兮縛釋將孰從而訊之抱鶯魂之初惕蠶鼎香兮羞美朶我願兮動吾指食既戒兮皮冠何從酒在盛兮晛無禍之與同彼夢泣而旦旦跋或違而履凶府潭潭而具刑兮擅蠶蠶而趨縛俯上卿而東市兮身四輔而仰藥九錫具兮神飛符美新兮魂索呂肉赤兮霍骨白薄氏貴兮賂誅成母尊兮王氏磔祿如意兮豕人立玉樹歌兮擒虎迫諒兆吉於未然亦是花之所謔鄧韓韓兮誰欣終不戚兮誰虐歎夫憂樂

同域兮吉凶迭馳利害焚襟兮是非守龂喜不足以德
色兮戚不足以留着天不可以逆計兮道不可頂推適
來時兮適去順亶悲欣兮目一瞬驅五步而却止兮有
千里之陰鞚抱牆角之短槃兮聊以對白頭之槃爐

明 鍾惺

燈花賦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皎而擢跗惟青蓮之
寄生於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釭以爲盤兮
鴻蘭膏而作渠翦寸槃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夫紅芙
於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囷以象華平
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
雖蕊珠之流曜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忍微露以養

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懼警條而落
英背檐隙之商颸兮慮作定而忽驚俄睨黯而哉生兮
終然華爆爆以敷榮曷彼寒蟬之貪明而寧芳兮敷遊
蜂之誉誉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
屬作蔽作虧若離若續疑雨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
之濯夫若木散幽蔼而結孤秀兮宛翠眄與金支綴春
花於火樹兮豈若獨茸之秋持然青蔡於杖頭兮焉見
夫夕秀之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
重曰微輝吐欲臺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
卜告我縣兮曰有達期暗言道兮

獸炭賦 以未火濟饑并為韻

清 蔣防

彼好奇者巧與之俱採煨燼兮是謀是度象猛獸兮為
虎為貙將以輝燦殊觀熾燿洪爐腹翕艷以凝電口喊
呀而奪朱喙尾垂頭似無心而暴物噬煙吐燄若有盛
而焚軀寫形兮必果徒搏兮莫可錯牙鉤爪作騰倚於
寒灰隔目高睚載光芒於烈火所以暖虛室娛密坐稽
其狀也成驚獸之雄雄求其類焉笑形豔之瑣瑣其靜
兮無嘗其動兮匪驚稍頓足以狠顧時迸裂以豺聲煌
煌交光執辨犬羊之鄰顏欲步似懷林野之情因炎
上以委質殊檻中而徇生輝兮赫兮美其容之有焯不
貪不暴嘉其身之中清無野心以見誚非內熱以自照
恒兢兢而出勇復煌煌而引經盛而不猛謂馴擾於中

堂擾而莫前疑踧踖於餘燎襲狐豻者對之而不驚被
締紵者向之而伏麝佐南薰之煦煙卻北陸之嚴凝金
缸近之而發彩玉壺鄰之而散冰髮髣髴枕藉熾晃依馮
類火鳳兮炎丘是託比燭龍兮崑閬斯昇此制也不唯
貴於玩好神亦彰夫伎能

鐵火箸賦 以安劇於質用舍固時為韻

唐 楊洽

物亦有用人莫能捐惟茲鐵箸既直且堅挺剛委以執
熱揮動質以凌煙安國罷悲於灰死莊生坐得於火傳
交並璀璨並影踦蹏動而必隨殊叔出而孚處持則偕
至豈彼後而我先有協不孤之德無媿同心之賢至如
玄冬方涸寒夜未央獸炭初熱朱火未光必資之以夾

輔終俟我而擊揚焚如燄發赫爾威張解嚴疑於寒室
播温煖於高堂奪功緜纊挫氣雪霜夫如是則著之爲
用也至矣于何不臧銳其末而去其利端其本而秉其
剛信尺箠之莫僞何支策之足重專權有云故我獨任
而無成贊美可嘉故我兩莖而爲用抱素冰潔含光雪
新同舟機之共濟並輔車之相因差池其道勁挺其質
止則疊雙用無廢一雖炎赫之難持終歲寒之可必嗟
象箸之宜舍始階亂而傾社鄙彙錐之孤挺卒矜名於
露顆伊瑣瑣之自持獨錚錚而在茲佐洪爐而周盛煩
素手而何辭因依獲所用舍隨時儻提握之不棄甘銷
鑠以爲期

箴賦

荀卿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
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雜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
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
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
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剽趙繚
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
而事起尾遣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
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金剪刀賦

唐 梁 洽

金剪刀者奚其有情柔而能決堅而能貞表裏洞澈上
下鮮晶缺處磨盡鉏問淬成長鋒貯其湮色秀彩奪其
霜明值凝寒則勁質加勵露微潤則青衣半生雙刃迴
合兩稜啟傾罔之而綵縷皆隱用之而畫尺常并及其
春服既裁寒衣欲替隙光入座蝠蛟龍於影中暝色浮
階下星辰於環際且夫小而輕生閨閤之幽情新而利
爲房攏之名器開玉匣則飛光射人落銀牀則喧聲碎
地色絲滿篋細錦盈箱推妙便製擇賢而當豈顧常規
而在掌示徒借美錦而多傷方須取舍合時短長有若
欲去纖過不遺片善貪寸美而寬裁避一花而斜剪紕
繆者退之而自慙縫績者進之而自勉莫不賞茲器之
能荷惰人之妙選矣

砥石賦有序

唐 劉禹錫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傷物蜮神噫濕渝色壞味錐金
之堅亦失恒性始予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拔剖其
室乃出遹陽眇眡傳刃棠眷鮮然如痛茹如墨子如青
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裹密石以遺
予沃之草映雜以鳥膏切劘下上眞質焯見躊躇四顧
返爾謝客徵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
祿者天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摩鈍有是邪子退
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佩遵土畀工而慝作兮雄芒爲之潛
晦如景昏而蝕旣兮與肌漆而爲厲顧秋蓬之不可剃

今尚何遊乎髖髀之外利物蒙蔽村人惆悵俾百沃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慙豈害氣之獨然亡將久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今猶者之鉦不濯不淬兮糅錯銜鉛日鼓月揮兮剖腴擊鮮睨煌煌以耀芒瀹淫夷而騰踔豈不涉暑而蒙滲亡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于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刻其鱗皴滑以滲澹如衣斡垢如鼎出否霧晝披天萍開見水拭寒鋏以破皆擊清音而振耳鼓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寄雄心於暨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奔走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人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忠乎無賢歟

錐處囊賦 以處囊無穎脫為韻

唐 閻名

惟國生賢囊錐喻焉囊之體也柔不能挫其銳錐之資也剛既括之而無咎亦藏之而轉祕其組織而備鍛鍊而利既錐也遇處之日囊也為置錐之地爾其舍之則藏輝然有光匪宣其利將掩其鋩質察其所安觀其所自則錐雖蒙其磨錯鋒已露其雪霜既隱之而斯見亦抑之而復揚笑矣之在橐潛而勿用殊玉之被褐閟然不彰無謂其利博其功細用每施於補履色更因於作礪彌堅者觸之必通嘗巧者用無不濟是以銛鋒不得而永潛輕纓不得以久蔽其受也含虛其出也有餘柔以外表剛而內居囊若擲於荊卿我殊於藥囊若焚於郭璞我異於書亦當蓄其銳露其穎罔退尺以韜光每進寸而懸影漏褚中之物比之不同爭錐末之人窺之自警誰謂利器密其彌綸用之則行或可執其柄動而逾出不可當其鋒宜掌握而為美豈縑縢而是從別有藏器未遇飾躬有素囊之既處嗟毛遂之未知錐之可方儻乎原之二顧

處囊錐賦 以賢者處代必顯其人為韻

唐 獨孤申叔

囊之為物也虛受而無遺錐之為器也利用而攸資彼式處焉必將勁而出矣此乃柔止安得固而藏之遂得耀穎於紉縫之處呈銛於挫銳之時諒遏之兮不可非剛克兮何其炯炯乎從革之資纖纖乎徑寸之質露微芒以外見透虛囊而首出方同人之處晦靜以求伸比達士之奮奇物莫能屈既藏身於不固寧脫穎之無必觀其簡之必徵指之必穿方將動而愈出孰曰贊之彌堅所以趙氏克明因之而興喻毛生不讓比之而自賢信立德而法矣誠有待而言焉且賢之在代也或默或語猶錐之在囊也或出或處囊雖固兮錐必自分代雖漏于賢罔同羣豈比夫不銳者戴繁戴芳而莫出不善

者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以匪無思乎指地將有望於決
雲吐穎星鋒席礪而自我投奇擢異提攜而在君嗟乎
道之將行也必有用我者彼賢未達雖執鞭而尚從我
道有庸寧補履而爲下向使無鉛鈆之珍爲鉛刀之倫
縮勁挺於農業受頑鈍於陶鈞復何異悅忽之內物鴟
哀之中人君子曰是事也可以爲鑒成可以明進退豈
獨美於一時蓋垂規於百代

濾水羅賦以義彼利物無偏爲論　唐　白行簡

羅之名今惟一羅之用今不同彼以獲禽爲利此以救
物爲功象夫天而圓其外體乎道而虛其中執捴溺之
心忘乎雲鳥表好生之德及其水蟲觀其膚用之初蔽
於蒲體非憚於沾濡伊紗燈之護蟲則理齊而功倍
彼給巾之漉酒乃跡同而用殊若夫氣爽秋曉景光春
晝臨桐井之銀牀近蓮塘之玉甃於是銅瓶傾瀉金盆
俯挹迸千點之珠光垂一帶之永溜初疑散絲之雨灑
綠雲而亂飛又似瀑布之泉穿碧煙而下透且夫環之
動鐵取其堅而不朽器以輕紗取其疎而無漏彰妙用
於不凡表深仁而普救生之蠢水欲飲而徐清濾范令之釜魚將烹而獲宥然則開三面者其仁未如張
一目者其害有餘曷簡磨蠃而必礙投勺水而皆虛
縱證雖爲解羅之鳥捨井猶爲漏網之魚斯則用資於
生不貪於殺仁在乎密不在乎疎夫以道存仁恕水
大而不濫物莫隱欺蟲何微而見遺雖焦螟之生必全
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盡可一以貫之功且知
其至矣用寧憂於已而客有揖而歌曰玉卮無當今安
可擬風獸有聲今不足比惟流羅之用也大哉故去此
而取彼

智者創物以見意立成規證以爲天下利本德標象金　唐　仲子陵

行效事與桔槔之用則同比筍簴之形不異井之勿幕
瓶亦汔至當於要路之津存乎柔奇之地忠也陳力而

就列孝也致養而不匱孟靜則智士之心通流乃仁者
之志故轆轤之體一有君子之道四觀其得位攸處居
中特立從繩以寸工假器以尺汲自上自下者念茲以
有成虛往實來者籍此而何執利物尔言利急人之所
急合之則其道可卷而懷用之則其功可俯而拾及夫
挈瓶所施心役所統當朝以聞乎三捷永日何啻乎七
縱爲萬人仰與天下共其勤也則無棄之機其動也則
有用之周德必不孤賢亦有集泉業者道爲之廢井渫
者心爲之軫無忘乎奉挈蓋存乎汲引斯亦惠而不費
乎賢人之業於是乎盡也

桔槔賦　唐　王　契

智者潛時以設功強名之曰枯槎何模所之太簡仰役
力兮不勞作固于爲我之身臨深兮是我之理若虞機
張如鳥斯企山有木因工見汲引之能泉于水自我成
潤物之美不贏瓶而上出何把忌之勢止就虛超下能
自屈於勞形持滿固高終見仰於知已鄰國之側溝圍
之旁溝塍綺錯畎畝相望蒲蔬兮映芳草背古岸兮
面垂楊欲建標以取別能舉直而自強若垂竿于匪釣
象燿火兮無光不忘機以棄俗乃習坎而爲常隨用舍
而俯仰應淺深而短長重泉之水兮不滯九畹之蘭兮
益芳雖欲絕學以棄智其若得存而失亡歌曰大道隱
兮世人溥與爲守抱空寂寞老國之道可行何恥見棄

而作

桔槔賦

宋 陳 藥

漁溪之民兮桔槔一日不兩兮則勞土既薄兮沙石多
水鑽讀以下篩井湊湊而湧高十日不兩兮日迴數而
稍長之念低力其倍宜畫鉦給於西園夕恐焦乎東
田自旦至戌惟兩能眠夫婦交謳如蠻如猺太陽升兮
畢炎燒嘉樹在前若表皇漢武兮慕三神山之絕邈已
而祀瓶中之粟曾不足以舉來者之一朝思勿負於僨
家秋已竭其實曾幸而禾稻成穗雷腹有充舉手加額
慙荷士官徒驚射虎之弓兮恨侯印之阻封援賦鵬之
辜于少爲傅而口窮潘嫌宜拙兮達早歎數天亡兮戰

工長卿不文犢鼻皆可仲卿凡者牛衣足供作進學者
非韓愈邪昔有解嘲之楊雄言若亡憾兮意則由賜之
不容斯可也世莫如漆園之憤俳兮羌託辭於苦空場
屋之士戚戚未第乍登九品立俟蓬崇統袴之子厭飫
肥甘率然一飯怒冠髮衝妖蠱之女羞與醜婦共牢而
食安得淮陰壯容甘終漉之雷同者哉曰聖曰賢爲頗
爲孔已雖樂以無尤人至今而屈訟造物者起笑而爲
亂曰賦汝厚兮責我深隨自然兮吾何心謂渠能兮眯
矣謂渠素于呻吟不若吝之于均桔槔而後食庶無僥
倖兮豈聞相怨之音

麥賦

唐 衛 蒙

古人得象兮創紅書麥彼葉素兮疏厥名瞻茲麰兮之義
質乃陶人之所成非耳目之華修留器用之深情若乃
虛以爲量滿而戒溢內容乃體外堅其質在埏埴之厥
初諒邊奇於斯日潛家人之攸務故陳力乎虛室藏用
所資詎可詆悉至如原憲貧病蓬戶攸居以麰爲牖含
風自虛知道而樂其神晏如及夫漢陰抱甕高情悠遊
絕乎澆風敦其至樸同夫大道於焉卓犖若夫吏部說
醉乘興來眠渴俾永夕酒泛如泉酣飲無度其人在旃
考異宏圖微言選紀條支之鳥卵猶類圄人之蘭形可
擬非心虛之可測徒耳聞而是矣厥品之爲用自禮經
以疏跡固有資於時需乃全之而不易含虛而稱從宜

所適粤若稽古今聖唐銀甕常滿今珍光靈液滋于物用呈絶瑞今詠太庿小于同蠁爝之微火耿光凝於斯章

瓶賦

唐 柳宗元

昔有智人善學鴻夷鴻夷蒙鴻量螢螢相追詣訪吉士喜悅依隨闚豪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顏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已雖自售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遠不歸誰主斯罪鴻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滀鈎深挹潔澹泊是帥和齊五味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絶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於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徵覩一時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詠賦

唐 崔曙

送子清酤挹芬馨杓器為人用勞本天作生也緜緜長非濩落工雖能而莫騁賓有量而自度外象招搖中虛索篇況然無繫似為客之漂流浮而不沉如從事之鳴躍許何拄而歌喧顏何飲而為樂傳一杯之引滿更百壺之竭涸德遇主人之深恩敢忘此堂之碁酌

歌賦 以蓋處用乃可於為頌

唐 韋 檠

器為用今則多體自然芍能幾惟茲詠之雅素稟成象而瓌偉安貧所飲顏生何媿於賢哉不食而懸孔父嘗嗟夫吾豈離方葉配金壺雖人斯造製而天與規模柄非假樑而直腹非待剖而剡靜然無似於物豁爾虛受之徒黃其色以居貞圖其音以持重匪憎乎林下逸人何事而喧可惜乎蹄中夫子寧捨於用笙瓠同出詎為樂音以見奇宰卷各行用謝婚姻之所共受質於不宰成形而有待與簞食而義同方抔飲而功倍省力而易就因性而莫改豈比夫丙戈爾乃是鳥芳席娛密座動而委命雖提挈之由君用或當仁倚斟酌而在我把酒漿則仰惟北而有別充玩好則校司南以為可有以小為貴有以約為珍瓠之生莫先於晉壞杓之類奚取於梓人昔者滄流曹變蟲名而願則今並廟禮請代龍號而惟新勿謂輕之掌握無使虛右

埃虛為君酌人心而不倦庶反樸以還淳

曲水格賦 以曲水回旋為之形

唐 陸 環

麗景云暮歡情奈何水散循環之勢杯浮一勺之多樽俎必呈反本源於抔飲歌鐘合奏起觴飲於流波爾其洋溢折旋從容娛樂觀滴瀝以終繞許灌注而酬酢相乘解帶笑沉萍以山頹永日徵風期竭歡於水固卻訝未已迴環不窮方醴泉之自異念酒池而莫同滿座酡顏盡染桃花之水綠隄芳草尚遺滿杓之風是以布令如流娛情忽起已控清流而引滿逢用銷憂而飾喜且異載沉而載浮寧同以水而濟水情符泛愛誤比投醪之時曲將靈長足見蠡觴之始爾乃負舟無力載酒何

如波卷每觀其迎蟻釣深自致乎無魚成禮交歡寧酒流而生褐放奇行怪豈杯渡以馬虛所以上下陸波方圓在器念縮茅而自易川如涸倍荷於此地已傾空而務解默爾無誼方枕麴而藉糟堤然復醉想夫欽流畢會倒載為期乘波而滿滴迴疾入曲而悠悠轉遠枝帖留賓自有清澄之色汙樽就飲翻疑棋略之時分迴而小大殊矣遠座而左右流之時也酒且已闌景云暮促悋蘭亭之嘉會散陽春之麗曲終已時移但山高而水綠

盆池賦 以瓶水盈盆如望深之勢

唐 陸虛舟

達士無羈居閒創奇陷彼陶器疏為曲池小有可觀本方圓任器分玉甃之餘罔窮邃培之遠思空庭欲曙適宵之瑞露盈盤盎在無扈一片之春水在地觀夫影照高壁光注遠虛皆窺而舊井無別就飲而手捋不如雲鳥低臨恨鏡鸞之縹緲庭槐倚映述月桂之扶疎是則涯涘非遠滿覺及於十土盈縮不過手掬水萌螢燃照以珠動紋扇搖風而浪起沉珠綠為美魚之網綵抵百尋孕荇葉為解觀之舟遠同千里想乎泥滓不染泉源本清盛之而細流不泄鼓之而圜折長生蛙穿而只派潛通慈湍危之難滿雨落而古痕全沒知小器之易盈及夫岸溢以初平水汪汪而罷漂輸雲分白璧之色映竹寫圓荷之狀光翻曉日誰謂覆而不臨底露青天孰假載之而望至若煙霄沉沉蓂莢四侵方行潦而不濁比物堂而則深遂使好勇之徒暗起馮河之想無厭之士潛窺海之心故得汲引無勞滋潛斯積環紋草以弭歎泛流芥而更碧沙洲連一永之地山翠接如奉之石悠哉智者之禹心聊觀之而自適

閒藥杵賦 石臼

宋 劉子翬

蒨翁製藥齋閣中杵聲琅琅聽而樂之因作是賦：

窈窕兮曲房空桐陰碎今玄雲濃葉杵兮晨春重扃靜于隱雞冬鼎落兮小軒明參風過兮綠紋驚葉杵兮暮鳴千巖迴兮散丁登說其深趣沈著品藥款寔舉維一握之微勢有百鈞之蕊如唱兮復應將定兮旋躍乍降乍升時散時合幽深如寫其清厲激烈若訝其寒誇喧宣方震於廂禁閭閻忽沈於寥廓厭市鼓之音陋鄰村舂之韻濁翔羣蛙之鬧池徙蜘蛛而鄰鄰斯蓋古今未賞品病翁之所獨樂也爾方抱沈疴隱空谷坐胡牀據槁木思物底於無廢詔口嘗於衆毒因神丹之採練發旨機於磨礱琅琅之中獨聞和焉自一而生益萬而復徒耳煩於里巷亦腕脫於億僕衆嗤其強聒不休翁好之嘗若不足或曰聲以律和樂忘心樂故桓箏融笛嵇琴阮嘯各寓興以怡神雖異趣而同調彼鐵甲錚錚那又何足貴夫玩好翁曰本風鳥鳥如壎如箎誰為吸呼

石流瀑瀉如絲如絃誰爲擊彈不約而合乃其自然聲
雖流而常寂聽若遇而非緣苟有當於余心又何必八
音之變而與夫九奏之繁哉且賞音於澹者與道默契
有見於獨者與衆必戾亦各從其志焉爾豈卹呶呶之
議

藥杵曰後賦 有序

宋 李綱

客有賦藥杵曰以示梁谿翁者翁方餌藥扶衰朝夕從
事於其間欣然喜之拾遺意作後賦其詞曰

梁谿先生年甫始衰憂患之所摧顏蒼
顏華髮百念已灰乃從方士之流考神農之書櫛草木
之精英採金石之神奇究心服餌以自扶持爰命小童
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
置杵臼於齋房窪室之隈方牀曲几之側擣和衆劑服
之無數俄而聲出於兩者之間合散作止自相撞擊其
始也投杵於中如穀之舂其聲東瓏其卒也搖杵於傍
如翼之翔其聲登當條方鳴而乍輟欲已息而還鏘韻
和夢枕警落塵梁先生大歡樂之顧謂客曰此吾之無
盡樂也客曰願先生賦之先生曰唯唯厥初生民百穀
是播豈木擣地取諸小過鑄金象物藥石是資上動下
止斯焉取斯如鼎多趾如壺閉耳匪貫之鉉載中之矢
兩金相薄鏘然有聲豈心駭耳鐵中錚錚作非枕敔設
非筍簴疾徐應節疏數合度異鐘磬之四應謝鼓吹之
兩部合太和之宮徵信難言而有數蛻投霞舉爵躍觀
旋指無私於上下聲不繫於中邊得之心而應於手殆
有合於天然吾方靜考幽經博極仙方鍊九轉之靈丹
擣千杵之玄霜借聲於月宮屏雜犬於芝房戒喧言而
默默發妙響之琅琅耳根靈圓心地清涼資一物而
兩得殆將乘泠風簡浮雲而翱翔者耶

奉制跋擣桃核賦 有序

明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
桃半核蓋元庫內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
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金以金中繪龜鶴
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
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
書既奉旨誤賦無敢方來宣獻詰按王母獻桃事詳見
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稱漢武七枚大如彈丸遺
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
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
信而後之好事者假託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
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
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
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
固陋誤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
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開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仁

獸在郊赤芝萬房西海獻綠蛤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諧福之畢集思駐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影庭秋迴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盼瑤池而神騁忽王母今遥臨託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霞觴屢傳謳歈吐今歎人綵袂舉今高謇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牀乃灌翠罇乃出桃實獻於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憑核而種之斸上林之寒煙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僊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彼窺鳥觜之小兒尚

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區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育六氣以流行韜於岸之脆薄匪王質之堅貞爪之不入扣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熒俯貼金盤棄蓮之龜藏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梧弗傾銳首聳于尖冬豐下綿兮墜星衆歛慶背文之箱一窪掌面色之韻荷螯欲農蚌甲未高藏仁之踪猶在合巹之辭如生西肉好之隱約圓合規矩之文層注鈎連旁頭象實章絢燭兮金明鳳齒鶯喙藏真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瀛氣於蓬瀛嗟夫白哲仙靈忽悅華鴻山無入有變幻莫傳橘類共予巴園裹如瓜予漢庭咨燕喬之方士聆詭辯之齊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

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殿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石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託青華之帝子設神宵之玄賸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順坤宝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竈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宏以九州爲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堯莫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繇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詩曰桃有核兮大道宣歷千齡兮多忽悅曉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眞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爲冠兮仁義作裳蓋韶九成兮鳳凰鳴書鳥不敢來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歷代賦彙卷第八十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修

舟車

船賦

晉 棗據

伊河海之深廣兮嗟狹小而無垠彼限隔而靡覩于此由益而莫聞鯀后土之同載兮實殊代而乖分嘉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達幽悼生民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救用兮濟不通而作舟于越巨川之悲流水無窮而不度于路無廣而不由運重圖之滯質雖載沉而若浮鼎於吳會轉金石於

法鬻河無底之浩浩不加進而輟留登陽侯之激浦于方魚翔而龍遊雖泊天而橫扈長抱樂而無憂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叔清外質樸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來流則迎還往而俯受舍若鄙唯時而征不辭勞而惡動不倫安而自寧不貪財以徇功不愛力而敬輕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豐倫隨手資量所勝任乎本形雖不乘而長浮每涉險而必正周迴曲折動與時併博載萬物心無所營囊括品物受厥含榮唯戴涉之所欲圓貫賤於一門包涵通於通德普納比乎乾坤感斯用之却廣信人道之所存

唐 常暐

舟賦

昔者帝軒右臣道叶刻木為舟剡木為楫洪水以之經度大川於焉利涉誠夏日之初蓮似秋風之落葉動而以利其物居而必虛其心善蘭桂之得性惡尼穽之陸沈清流激影岸狹波深直容與而泳遊何極居而不沉以虛而受盈尚樸素而思飾為而不有實而能力不以兢已辭於功不以利物矜其德夫潛行不離於水有似智焉虛已以濟於物有似仁焉不畏蚊龍之浦不恥魚鼈之泉任規模於匠者隨物理之推遷橫不則之流無愁於勇決指送歸之路有類於神仙爾其渡遼移甲伏波受命維急島如雲長川似箭值衝風之飄起引孤帆而高映榜人奇唱權聲不一赴海爰川

審氣風高臨地角而長逝望天涯而迴出瓠鎖畫鷁決飛影而相屬風迫浪福鳥轉急竿而就日且夫廈有常道海無不通嘉守氣於共伯鼓人於衛公安而不傾得性江湖之上悠哉獨逸託質汗沉之浪為用也大為德也廣恭儉則津文輕歌富土田廢君祿往裹城帶其實匈神宇宛乎銀仗性傳嚴之嵐築臨巨川而長想

唐 常暐

大舟賦

榮榮大舟內谿創而坑谷外宛凡以山丘長百尋受萬斛淺淮泗滿原陸元若藪大海以出鮪魚遊如浮鳧雁而橫地軸及縱大壑鼓雄風量高浪學篙宮連山業於天外疾雷乳於地中當此時也之無涯出漠若乘空挺

無何之鄉廣漠之野不泛不繫不帆不楫以藏沒君為飛動而相理之而儀況混沌萬象瀏落崇山成秋毫滿月猶隙光一日二日往來城而歷扶桑外基馳驚中唯虛閒所以望之者勢同黍卵居之者安如泰山借如唐堯洪水大浸桑田包山上陵刮地滔天無巨舟矣人其魚焉有若漢武習戰羽衛雲陳鑿昆明者四十旦坐緣章者一萬人夫其為大與世殊倫豈乎巨象初來斡圍其貌錨鉄摩兕蠭蠆貔豹向非刻舟鑒其淺深殆輕重而難較岑彭西伐杜預南征千里江漢三軍甲兵若非廣狹弘敞何以罷蜀滅吳乎稽前代之為用信殊望而同軌以古況今相去遠矣何者我后無唐堯洪水

懷襄式昆乎勞龍家軒象偃晉冒與師則大舟之用於昔時今乃守在海外化斬無災于三江以實倉廩遵四溟以馮乾坤皖而來厲詔宣滿恩或西臺月窟東臨朝暾南國徂遊北極馳奉窮水路以適遠為大舟之用存於廣而者將遊萬里之外滯一曲之內故知苞有所長豈以私於用大今以濟渡為功適天下而皆通假其風水之方不動江漢之自中向使移舟為人以海為主元首契合大舟夾輔則傅說之齋川同功軒皇之劍木何取客哉和旋而歌曰是大匠則無以成非大水則勝而傾非大風則遠不行此皆大匠之則大海之德

一日千旦者風之為也

昔王者以濟泉為先念舟航之未具長川謂運斤之人必能造物適合抱之本遠使攻堅既而削彼鱗皴定茲繩墨短長大小任規模之巧心高下重輕稱波瀾之巨力原夫造其舟而利其用亦由求其理而安其國剞劂斯休軸艫已流小周碧落之鸞契高宗舟楫之求德合國風暗動揚帆之勢人歌帝力爰成鼓枻之謳濟物不得無其舟行化不得無其相運智既由乎明主操舟亦因乎哲匠器無不具實均大造之功道無不通宛叶蒼生之望必也主意渺遠用汝伯疑不顧斧斤之妙不大德胜之資則思步之人恨無航而空歎未濟之士欲行水而何望剡之木者其意細微用之標象者誠韙大計曷若濟巨川而是念命良二而立制欲使璧裹之類慕化而有路斯來高賈之從通貨而乘流遠遊利涉之道彰柱楫之功潛契以此利物何物不利以此濟人何人不濟曰是皇思遠被鴻化旁流潛通四海之路皆因一葉之舟用之則行豈隨波而上下利有攸往當與道而沉浮今我后契道臨人端默采理思通大水剡川之吳越多樂得長材剡木之心未已則知從古之君為舟於水若葦杭於河廣之由似芥葉於坳堂之裏方之於今未足喻其美

分水新船誌（唐）徐彥伯

賢者徵求求人之莫分帝之憂以爲冀方輪轉病於行
輟乃乘言秋鏡清流假道於河旧息旬於吴牛因去彼
以取此遂舍車而造舟革故鼎新載規創制通于房之
妙略運弘羊之潛計則淺深之宜則饒清而未濟鑒夫席帆第繹蘭橈桂檝不日
而成嘉蔵允叶蒲且同敖寧勞漁子之家財用無虧不
奪農人之業水之積也厚船之動也捷迴翔並鷁謌波
上之雙鳧俠忽孤飛見天造之一葉伊負重以致遠非
印否而人涉交夫安畀委順外靜中虛混沌而閉矣
象智者之居苗遥便乘流排難開物通波斎之不屈狀
勇者之佩蓼船之時義吉無不利向之爲材也標挺特

之材今之爲器也作楹棼桷之器若往若來無頓無損奢
泛自哉歌敖帝之酒把遥風無度取丹朱之陸地鷁首
翩然魚鱗比川映汾陰之實鼎象漢武之樓船當秋風
之權唱候明月以和鳴歌慶雲而奉國達方物以朝天
可以通河漕可以浮渭遷斯濟而永逸行冠古而爭先且知君子收作誇武路賽歌漢巨川之功史不絶書濟昭後晤庸之最別
有荷鳧衣子蒹葭帶蘭杜今采蓀杳眇煙波之末
表儀區域之外願一洗而仙之嘉會

蓮舟賦 有序

明 何景明

王使於滇行許鄭昌越皆崇山複領以與以馬顛頓

滿兮若注註而矢馳候垂堂固有戒于心悸怖而內疑
何舟師之有神兮善審勢而明機視杭渚以發纜兮引
吾招以先之翌左右以中繩于突緩急之所宜疾徐離
正各有矩今曾不失乎方寸高壑起迅波以示捷于制狂
瀾之既危始委折若有待之吹歌今雖年邁亦撰賦一通
浮萍吳中以詩鳴若為之辭既因順以
為木石先生之贈也賦曰
稽山橫朝發曦於東海夕將抵乎西都遇茫洋之大澤
安常兮復起險而冀待兮入洄汎而靡
庇邪則層樓不見蜃飛于岳門君山不見列翠乎蒼梧
以為彭蠡邪則富不見銀河九天之暴布而張不見屏
風九疊之巨嶂於是西瞻若嶺東望姑胥杳然徙人知其名

而象杜若之芳目之所之手雖夷險而同情嗟世俗之止
若今謂吾儕之不停進惘惘而獲咎于退笑笑而見尤
過之則化忌而招戾今不及者誠可羞路履之不少檢
今或語默而四憂左右前後無方今昧上下之所由顧
必至於顛蹈節智或流於刻舟入汗漫而莫極于凡沛
濫而留兒蛇于吹丰墨而外求忽蒼黃而
莫救今動誤毫而莫投飄飄弦以自剛于焉佩韋以自
柔鑒于之平平匪于匪取敷政於一方夫細大之不可捐今
感曲蓋而不忘列淡路之異態今地固有呂梁要
津之喧豗于涉宜忘之汪洋徙往空而省寇今吾庶以
慎吾行

包山太石先生徐庭拘讀書世家也器宇卓犖神采脩
然望之如神仙中人嘗與二三同志之舟於具區採菱
芙蓉湖謳歌范少伯之詩而娛其情遂號其舟曰一葉
浮萍吳中以詩鳴若為之歌余雖年邁亦撰賦一通

颺風倏起長鯨怒呼拔銀山之千尺撼驚濤之雪如使
觀者不覺心戰而路悚頃刻覆行人之舶艫其產則有
幸爽杜若蓴菅湖大實之貝明月之珠春水桃花之
鱖秋風蓴菜之鱸白頰奔淮南之風味紫蟹剖吳下之
膏腴又有魚鱗之屋水晶之居其深莫測其奧莫闚構
波神之窟宅作馮夷之幽都既有凌波之仙子豈無騎
鯉之神夫月白風清似哀聽廣樂釣天於縹緲雪消雨
霽恍若見金支翠旗之有無散落霞錦光於潏漵灌殘
陽紅纈於扶疎玉宇涼生則足以試太一乘運之哀綠
雲澆淚則足以供漢陰抱甕之辭惜社少陵空有渼陂
之樂曾不及此一觀李謫仙空有采石之況曾不及此

一遐故已遊乎此者自有以得其樂又何必疲黃陵而
遊赤壁倘徉海而望翠蓬與玄壺也哉吾今於是求舟
得於蘭荇編蓬帆於葭萌一葉浮萍之是扁百年奚世
之不污輕於抗葦穩勝乘桴故天隨子之蓄散采芝叟
之清曜皆先於草澤混跡於江漁短櫂輕蓑紛總總乎
湖山之業長鎗大劒不屑屑乎雲臺之圖披羊裘於風
雨之途笻竹杖於相江釣雲之巖子慕高名
於石湖載月之舟陶朱張翰八月之槎枉泛斗牛之渚純
陽三尺之劒空過洞庭之湖詩客酒杯以備怡情之具
筆牀茶竈即為適興之需紅蓼白蘋應同羣飛
鷗沙鷺每相伴而相呼鼓腹而歌濯纓之句扣舷而

玄真之書喜問津之有記觀浮海之為愚誰有志乎蓑
笠亦不棄乎簪裾實南州高士之苗裔匪武陵隱客之
流徒今吾亭有此樂孰云誕而為迂是則向之太湖不
獨有異芳靈物之產神仙巨靈之宅抑且稱中吳人物
之逝亦吾祖宗之世居也語畢木石先生鼓枻波間倏
然而去飛王龍之一聲撼金濤於別浦折風木於太湖
八百之西灣不覺七十二峰翠巒之故舞紛落葉以相
觸滉瀁魂之急雨起而視之則夜將曉雞三鳴更四點
月已墮海西丈五矣於是叱湘靈捧硯命各神展素援
椒王一花於芳天藍蟾宮九秋之涼露想木石與余問
答之前言而述寫為一葉浮萍之賦

車賦

錢塘 王之鼎凝土 引木之奇謀

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圖方象乎天地夏
言以庸之服周曰聚禹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
飾異古今貴共同軌華夷攸利爾其乘之
郊記田役詔侯以蒐聘會盟庶人以商農工賈売狄以
致遠生爾其作也均輕重而攻材正陰陽而斫木既
中正而合軌亦面勢而審曲候雜變之督繩須公輸而
制型古服之有定施爪牙之不忘既步用於牛馬亦
受名於車鹿爾其容也似高雲之出嶽
獨映水也如舞鶯之翔鉞與行
鴻之赴遠聽

長嚮之鼓鼙望遥儀之婉婉信有美兮宜比興徒欲和兮不能辭及其鴈也登珊湖之駐引絶翬之駭冥之縈頭帝劍釣而始出動而龍轉就入轅而獸躍或亂亂而鳴喜或亂亂而動脚咆哮欲轉驚快閒閣見輪陰之翻亂視帶影之飛泊及其乘也或方夏虎暑炎氣欻烈浮榱動以來風輕紗飛而去熱織埃著而即隆煩氣衝而受歎或困陰沍寒祁嚴凜慄帷下而前屏重幬垂而後蔽霜露侵而靡及風飈激而不戾或油雲雨雪中達半恢宏宇宙而雷奔杼軸割而去行被洪流染而自落散水滴而不留

指南車賦

唐 張彦振

福寧皇超前[illegible]略化[illegible]象結繩云謝蔽章漸通乃服牛而乘馬爰制本[illegible]故聖人因象以制器隨物而興功北土在天察四時而行度司南在地表萬乘之先驅同其法制奇說神妙無窮見其指而皆知其向視其外而莫則其中輪須藉於妄子妙乃發於周公觀天作地扁門脫志衛稽星設煙紫電轉鬼聚神成雖未目亂計然思絶公輸服其心工王爾懲其手指南引導而不敢紊轉而曲成如帝容順動王室允諧紳紹而以敬終雖得而變說至如帝容順動王室允諧紳紹而以敬終雖得而變說至如帝容順動王室允諧紳紹而以敬終雖得而變說至

諒斯焉而取斯

蒲輪賦 以安車徵賢者為韻

王者崇招隱之禮作徵賢之車既斲輪而合度亦安蒲而用諸將使丘園共貢嚴穴皆虛則必旌其重貺建此大輿輪合大規取邁而行陸藉柔質取坐以安居周覆其軌轍可歷於丘墟載以歸朝豈是漸鴻之翼駕而出野方隨繫雚之書恒翹翹而隱隱諒求士之本歟若乃山騶異人林棲隱者鳥獸之羣方雜薛蘿之衣未舍或屠釣而忘名或版築而在野必菱菱之帛殿禮未崇笑子子之旌好善猶寡然後時主瓜席哲匠精研載脂載牽既攻堅蒲也採陂澤之叢有車之用輪也斲陰

陽之木如日之圓蓋干出中朝之禮盛藉藉兮入於外野而光宣於是莊嚴草澤調隸雲煙賭其徵無劇乎翼聆其響且異乎聞謌可以出嘉遁之碩德可以載徵俗之遊賢空谷有車自爾而方鼓鳴鼉者鴈假我而聞天子獨選申公於是日徵鈞臺於昔年則知輪之設蒲歲扁是於將毗王者之政先保賢人之門至萬里之安成百僚之濟濟豈比夫織而為席素藏孫之不仁緝以成宮昭令尹之非禮方今偽已在官輪猶未安傍援叢莊遠設幽蘭十不亡於蓬程暨盡出於掌斯是蒲輪之謂也乃王化之端而已哉

漢武受圖戎陣云初鉅表章于六經遠覽于羣儒重之以玉帛之禮安之以蒲輪之車於以明崇德之盛典將以贊至治之嘉謨清燕蒲輪之為車也象蒹葭蓋法坤象與雙轅同軌暗合乎五行杠梨與別宮同材良伊何梧櫃煩棹匪漆飾質取坐以安居周軫軫準輻轂之規矩繩軒不足以擬其安舒當其萬幾之餘九重深居寤寐求賢與物來蘇感遁絪之萬進契羽章而式孚迺遣皇華周爰咨諏貢丘園之束帛起空谷之白駒龜蒙之區少又安乃謀輪以越簡是知蒲之在輪也以養老而名殊木輅商庶可以繩其渾堅魚車命蒲輪也以待賢而見貴

昧之旋迎鶴髮之鴻碩喬喬王元來俱有司勸駕爰方啓室想夫是車之至御也而駭馬行六轡如濡既安且固不亟而徐遵賢路而席震無虞往聖而載馳載驅如輕如軒於以尊公之喜無反無側於以寧公之軀涉險歲其如砥歷艱迺今如康儻若發軔於東魯繼釋譽於西都觀光華於上國望靚暗於里閭待詔乎金馬之門宴息乎承明之廬龍擇天開龍顏悅前有來蒲鈐照雖旰謂尊賢之隆禮錯金補司閑之所未識近侍之所睢盱誠廣代之攸逸被其藻章南榮紆鳩杖從容鮮步趨天子乃降坐而論道詮廣厦之異采蒲輪在庭德於鄉

俞偉者英之篤論顧力行之何如豈空言之詩複箴賢
行而崇虛何武皇之多慾竟弗庸而見誚惜名實之不
副羌終始之有渝宜乎千載之下重爲是車而嗟吁洪
惟聖元之燕運也六龍馭天一統車書帝德廣運澤被
海隅士顧登於天府民樂育於華胥不待夫蒲輪之迎
而共爲帝臣不假夫束帛之聘而文德誕敷士之席珍
待聘懷瑾握瑜者固已拔茅彙征鼓舞鶱魚致吾君於
堯舜躋斯世於唐虞鳴呼以聖朝而視漢武蒲輪之歡
士誠美玉之與琁玖者乎

元 鞠志元

蒲輪車賦

偉哉漢武之建極也風雲六合宇宙一春銳求賢於草
野爰有事於黃駱欣制存何采蒲以飾分水亭之芳馨
割溪毛之委質始編席而陸離終裹輪以稠密 原本闕十字 層
紋玉潤一規翠濕清芬遠勝於管茅柔滑無傷於土石
制之圓兮若月暈於空行之活兮如水旋於璧觸堅絕
鑾礎之驚越險無杭陘之失駕四牡兮騑騑乃載驟而
載轔踐太行之雲竿悠輾平原之雨兮翼翼雖道路
之馳馳勝行窩之安遠聆彼申公卜築龜蒙高蹤邈然
清譽風風山中雖龍卧以肥遯猶紳特鶚薦以推崇嗟
言達於帝聽迺是從於是命彼館人駕車言行
束帛加璧適彼丘園靚皇華於原隰問周行於前堋吾
見豹關洞開推轂遣使天語丁寧誠意懇至豈不欲移

其耕雲釣月之心變其漱石枕流之志將以闡敷吾之
皇猷於以金玉吾之玉度毋皎皎白駒令空谷勿冉冉
青雲兮遠近幸攄諮以俟來庶吾心之少慰意已而
而迎載綏以升載脂載車鄰鄰遄征服駿如舞徙御不
驚風寨憔悵日昭文茵委御駿令王業振鷺袍于冰清
提干旄于翔鳥拔和鸞鳴庚徐適節啓庭惟寧非
若鋒車之促召轉轂之駿奔增川原之德色生草木之
精英扶蒸疎道傍之觀都騎竹騰里巷之歡聲敦不以
萬乘之尊能千里求易笑之老而一車之聘乃百世爲
嚴恪之榮駕言來歸入見歡如陳力行之一語爲治化
之丕基正武皇之心術非偏者之閎辽露盤之悠或因
是而少息方士之或風因此而見誚視彼枚生浮華之
玄方朔佻俊之習實有負金馬待詔之需思昔鄒綿蔽
之兩生采紫芝之四皓不屑屑乎高皇之聘乃翩翩
也遐世而高跡非游冠之辱拒人於千里之外蒲輪
之禮乃可以屈天下之賢孝武皇求仙故業如煙既蒲
輪之安在觀書史之燦然於我皇元四海一轍網羅英
豪登崇俊傑聘幣起草野之耕役車載非熊之獵若龍
興而雲致虎嘯而風烈輪蹄遠並於伊周謀謨尚友乎
稷契綽綽乎唐虞三代求賢之誠豈拘拘焉漢室蒲輪
之一節

蒲輪車賦

集315-021

年古人之造車爰取象於轉蓬何漢家之制度尚蒲輪以爲徵是豈武皇之未知用以駕馭而迎申公者乎原夫漢家之興基也元戎初啓駑駘未蹉馬上乃翁安事詩書逮世晝之四傳至梁簡編音詔名儒六經來章而出色大雅霧會於西都征帝心之未愜尤老成之是思起宮孔藏乃薦其師年高德劭竽可以爲邦家之蓍蔡經明行修于可以保宗社之基圖四聰既達以心悅誠孚者碩之快觀請治安之謀謨殆將以駿馬迎之歟恐驟遒而勞其筋骨也抑將以屬車而迎之歟恐顛頓而難於升立也爰深思而遠慮莫若安車而駕馳迎命與人講材必堅斬輪必圓法制必精數轂必全毛澤中之蓄蒲輪用裹而循環車以輸而運轉輪以蒲而愈安此蒲輪之車制實所以敬德而尊賢者耶於是遣使節乎皇皇衮彼車至尊之踐履嘉菲陋之因依幣帛而加璧先圖朗以景彰詣申公之閭里貢丘園而有光若乃升車而坐按節而行順軌轍之徐徐徵聲韻之鏘鏘穆駕馭駟馬而不驚是維殷輅渾堅固可喻其漢尚父尊隆何足比其深吾想夫當此之時黃髮皤皤鬒眉皓皓龍鐘之車不偏不頗前星使以引導走虎賁而捍衛大路坦坦金城脩脩軒軹趨一屹特立以樹空倚崩崖而橫臥聳連峯而半出龍吟應物鸞翔藏和時雲虹梁中斷鴛滄海而觀日故石之爲物也不奢不儉無競無矜偏山水而於宸心潤始對而忘倦古人之造車爰取象於轉蓬何漢家之制度尚蒲輪以爲徵是豈武皇之未知用以駕馭而迎申公者乎原夫漢家之興基也元戎初啓駑駘未蹉馬上乃翁安事詩書逮世晝之四傳至梁簡編音詔名儒六經來章而出色大雅霧會於西都征帝心之未愜尤老成之是思起宮孔藏乃薦其師年高德劭竽可以爲邦家之蓍蔡經明行修于可以保宗社之基圖四聰既達以心悅誠孚者碩之快觀請治安之謀謨殆將以駿馬迎之歟恐驟遒而勞其筋骨也抑將以屬車而迎之歟恐顛頓而難於升立也爰深思而遠慮莫若安車而駕馳迎命與人講材必堅斬輪必圓法制必精數轂必全毛澤中之蓄蒲輪用裹而循環車以輸而運轉輪以蒲而愈安此蒲輪之車制實所以敬德而尊賢者耶於是遣使節乎皇皇衮彼車至尊之踐履嘉菲陋之因依幣帛而加璧先圖朗以景彰詣申公之閭里貢丘園而有光若乃升車而坐按節而行順軌轍之徐徐徵聲韻之鏘鏘穆駕馭駟馬而不驚是維殷輅渾堅固可喻其漢尚父尊隆何足比其深吾想夫當此之時黃髮皤皤鬒眉皓皓龍鐘之車不偏不頗前星使以引導走虎賁而捍衛大路坦坦金城脩脩軒軹趨一屹特立以樹空倚崩崖而橫臥聳連峯而半出龍吟應物鸞翔藏和時雲虹梁中斷鴛滄海而觀日故石之爲物也不奢不儉無競無矜偏山水而

長往固和璞而俱來考之雲籍則建名古昔貫億祀而
長存紐百王而不易詎施而不可何用而不適願上吾
君千萬年地久天長與此石

洗泰石賦 以玉女

王起

詭彼泰石履於聖王安於水而澄色俾堅容而有常嘗
宸駕之未嚴貞姿或蔽及天步而肜踐麗質斯彰於是
五輅載轄六龍齊首森天仗而既列儼翠華而已久緑
僕乃故實是諮舊章克守取彼流惡滌茲含垢競競乎
映金罇而勤躬翼翼兮汲銀瓶而運手發璀錯之色等
苔泰之而不能注清泠之聲俟貢集之而何有皎鏡
徹爛然冰鮮承王趾而增鑑掃衮衣而更好磷磷於青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音樂

簫韶九成賦 以題為韻 以百

唐闕名

聖人應天道防人欲布和以調其性宣樂以察其俗氣
肝道心五聲發以成文化盡欽心百獸率而叶曲莊莊
大室樂生其中聲隨化感律與天通交四氣之溥暢貫
三光乎昭融將君子以審樂故先王以省風致同和於
天地諒誠究其始終惟樂之廣於何不有包陰陽兮不
葉不散幣神靈兮竟六哉九故參却聆音而處宗宣尼
忘味於五盟昭寢旨兮與語名冰承以飛鳴演自窗冥
發於此情知不言而為動自樂聲而有聲五者通三才
則貫三才而作貴乾官九我則至九變而成不然者何
以語大中何以道元宅作終案於數四歷君子之凡百
其聲韓韶其道丽前六哉至樂於以洪覆收之而合乎
帝堯張之而散乎宇宙感天神與地祇格靈舍與仁獸
扇風化而以覽則雍熙之可說大韶命曲大章同儔既
和且樂亦孔之皆且簫為器之所細感為王之所懷若
涼德之音感清淨之化乘則歌已而於往客執來儀於
克諧恭惟我君記天作主命工典樂考法師古淡聲教
之汪濊合堯舜之規矩士肯聞韶嘉於盛道擊壤希乎
堯石見於王者

可取同鳥獸之歸仁承德音而率舞

簡韶賦 以宜久在春三月自宋高祖

唐 閻名

韶則盡美聽何可忘況至德之漸過聆奇音之孔揚天紘多能信以嘉子擊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用而不匱樂亦無荒若充乎四門之術不雜乎數仞之牆驗音奉散哀思之風鬱結逾于載而未返以俟我開元之則足徵用之可久音妙而合道志者仰而自慰悅五音而肆直韻其聲致六府之和平自忘於味省風而八風叶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慙遊於魯地穆公徒饗於鈞天曷若觀奉舞聆薰絃變態無已周流自然可以深骨髓而期富壽豈徒資視聽而娛聖賢至若清磬虛徐朱絃疏越鼓鼙鼓以之法奏笙鏞於焉間發以感陰陽於宇宙耀光明於日月自未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既沒是知武也未善護也有慙釣化歸於二八讓德明乎三一所以其道不窮成監斯在驗奉舞於百獸想同和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閻自衛而來儻俟風移有異從周而改悟暗不極杳杳乍述俄將復矣坤又揚兮夢周公而不見思聖德而思齊聞斯行諸厥不踰矩感心駭目是何其觀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豈天瀝同而施萬籟已吟於九上詎忘味於三月無水慙於千古幸賦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

雲韶樂賦

唐 郭軫

帝嚳之於宣昭立極本乎和亮弼六葉以開泰接三正

而會朝樂一人之淳德成萬國之謳謠故太宗戴纛而象舞闕於破陣我后垂拱而作樂嗣曰雲韶夫道者率性作者謂聖統同積和倫理知政斯古之所以歌九德紹多能信以嘉子擊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用而詢六詩咸池備矣大章繼之王威失于降及禮文之代黃杼篚衍乎樸器之時若乃周道衰王澤竭正始之音奉散哀思之風鬱結逾于載而未返以俟我開元之潛哲憲我樂之方作也天保定武功成紹堯光澤嗣武重明感物以風下理心而和聲稽六律之宮變諧八音而磨清越二十四祀建寅望之夕啓千門以達陽氣御重城而臨百辟張彩燈之煌煌故新樓之奕奕匈師庭燎武貢陛戟命與膚使設簨簴飾羽旄而展金石納四夷之傑侏儒胥越鼓鼙以之法奏笙鏞於焉間發以感陰陽於宇宙耀光明於日月自未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既沒是知武也未善護也有慙釣化歸於二八讓德明乎三一所以其道不窮成監斯在驗奉舞於百獸想同和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閻自衛而來儻俟風移有異從周而改悟暗不極杳杳乍述俄將復矣坤又揚兮夢周公而不見思聖德而思齊聞斯行諸厥不踰矩感心駭目是何其觀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豈天瀝同而施萬籟已吟於九上詎忘味於三月無水慙於千古幸賦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

雲韶樂賦

唐 郭軫

帝嚳之於宣昭立極本乎和亮弼六葉以開泰接三正立五常之行移四海之風然後樂師告罷退之惟宮時

也皇歆決睿澤深一人有慶萬國歡心羣臣獻華封之
祝天子御黃紙結之琴照寰光於合璧式王度其如金乾
道兮下濟湛恩兮汪濊四三皇兮六五帝于胥崇兮千
萬歲

樂九成賦 唐 李瑾

唐在六葉將修封禪想與靈接乃冠顥色佩朝陽瑨瑤
碧之明璫眉桂椒之芳香曰予意夫放勳光明重華風
聲髣髴兮陽靈之宇羅娟兮介丘之平先大樂緝正聲
更協五變親和九成均鳴絲於金竹參雲門與咸英使
子野奪意伶倫喪精帝於是搖翠竿於東園翳華芝而
遂行然猶左却宓妃右屏西子寵罷金屋歡辭瑤水豈
修蛾之敢迴匪清曠之能視飛燕心折毛嬙色沮朝雲
之姣兮不能呈其妍態代之治兮無所施其美況肯選
奏帝堯漢皇延佇度曲東城橫能北渚莫不卷襞而
索無處所庾郢聽之驚役詩胡之豫遊去翠被與豹
舄戴鳥冤及睢鷟復想像雲英彷徨育丘慶釐能熙之
數灌莽陵岡之幽於中爲樂騁futile休荒淫震蕩其誠
不修詩穆然備思繹清高想意表格格兮往若而至乃
建玉旗之光耀動金根之逶迤丹虬翊螭白武衛鞮後

舞玄鶴前鳴長離清蹕下蔚高煙上馳故能決地闢開
天維降青玄兮來歆登黃靈兮遐邁江畔之芊抽三眷
北里之禾滿芳席眡上之黃龍兮瑞以多願持朱鷹兮
萬天歌明德既享宜心何安和宜其日灶中降雲煙上帝
光五色聲萬歲氣非塵若蕙熱侔成山磐石澤比漲
海洪波雲所以庶高宗之美豈七十二君之足多孰與
雄奢騁貴逞慾矜竒貧靈好奇恃力誇資惑方士之說
邀羨門之期果爲風雨所中神仙見期歷琅邪兮徒遠
望蓬萊兮幾時者哉

大韶賦有序 明 貝瓊

傳曰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
也周禮曰大韶以祀天神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前乎
舜者堯非不繼舜者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
言繼者法成乎堯也在磬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
可繼之事未備知物於帝在舜之時功爲已協禹雖繼
之不足爲難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唯舜獨也是韶
爲舜之樂無疑季札觀樂見舞簡韶者曰德至矣盛矣
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莫以加
矣後孔子學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
於斯也蓋知樂之盡善盡美莫過於韶宜當時之感名
丹朱在位羣后德讓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來儀也
然非舜之德致和於上何以臻此哉

故述而爲賦不徒極其聲音之美而且本之雅之德云
賦曰
有東吳公子北走齊魯之墟觀於嶧山而見孔林之主
人焉主人曰公子之遊也亦將有所睹乎曰無也生於
震澤三湖之上僻陋寡聞竊慕禮樂之事而六律七均
之制嘗定心久矣願有請於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嘻吳
會東南之天府而天下之善音萃焉然公子猶有所未
足者豈將厭滄洲而悅磬鄶乎必將棄陳娥擯趙女摩
鞮絃考鼉鼓若是以爲樂乎公子憮然不悅曰竟棄之
曲唐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音之所以分裂也國不
足言矣若此者又戎狄之樂無異紂之靡靡以亡其國

者豈君子之所乎願聞其他主人曰七德之歌七德
之舞太宗之聲王業也亦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孫
無所法焉曰漢祖歸豐說秦沛中置酒層臺悲歌大風
造基四百光啓西東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
也敢而未純然亦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初聞
武之六成乎武之濟河而西也馬散弗乘牛散弗服倒
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其寢兵不用也爰作武以象
功焉鼓以戒衆久然後戰也長歌連延起其慕也發揚
蹈厲時不可失也故一成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自北而
南四成南國是疆五成分左右以居周召六成復始而
爲天下王振鐸奏舞若戈鷹揚若是何如公子曰其容
美矣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淮舜之
大韶乎當夫六府治三事和敘九功形九歌嶧陽之桐
可以琢琴瑟焉雲夢之篠可以簇管篇焉泗濱之石可
以磬而爲磬焉荊山之金可以範而爲鐘焉八音既具
而大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走者以之爲鐘簴焉小
體骹聲清而遠聞者以之爲磬簴焉其作也控以合
之其終也揭以止之洪者鉦而克清者磬而介婁切而
不流泛濫而可會當夫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
而奏焉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代作間奏秩秩有序或擊
或戛或拊或搏清亮而高遠象乎天之渾淪廣厚而含
容象乎地之磅礴一變一通兮四時之終始一散一潤

兮風雨之回合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春嘒乎洪荒
大樸格三苗於洞庭升朱賓而有恪俯而聆之純如幸
甘之相濟皦如有倫而莫紊詘如斷玉之復續繹如驪
珠之碎落飛流合而萬壑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吟
九淵之老龍嘯九皋之玄鶴既妥妙而悠揚亦和平而
溶泊無急徵噍殺以感其憂無嘽諧慢易以慮其樂其
動於物也容何爲而肅若神何爲而來思歌何爲而舞
於土階鳳何爲而翔於茅茨明協乎大章博凝乎咸池
所以保無窮之治以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
巡歷蒼梧而上九疑哀母之玉琯猶在湘靈之錦瑟空
悲悵遺聲之寂寂吁有虞兮遠而然而齊之有韶陳亡

而流於茲也海外之有韶聖人之化播於蠻夷也宜季
札觀之而知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彼武之六極於陰特
著其武功此韶之九極於陽寔昭其文治也公子以爲
何如公子迺避席而謝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主
人曰未也請復以九德之歌一洪流橫曰玄黃判風
氣開洪流橫民乃災五行汩帝爲哀禹治之啓始孩決
九川平九垓百穀生曰每每其二洪流殺曰洪流殺今
民災既除山有鳥獸今川有魚麥可食今可居胥樂且
歌今毋忘厥初其三三苗格曰惟聖重聰撫有九圖奏
奏三苗陰阻是依出師於南奮我帝威我師既遷苗亦
來歸其四四凶黜曰德與刑今國之經四凶斥今八元
在庭帝無爲四海寧其五正德之歌曰惟天降命物必
有則民之嚢嚢胡乃自賊五教不行禽獸戎狄聖人龍
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水既平今別九州下爲
陸今高爲丘從則軒今涉則舟以奏濟之今百貨流財
孔阜今業且無憂其七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今遭墊
溺寒我衣今誰我食我無民違今父母職其八鳳凰來
儀曰堯不惜今舜不辭授以天下萬物治寒暑無易風
雨時嘗語九奏朱厲儀其九萬世嬗曰天覆地載高廣
莫測孰參贊是俾來而食帝治天下如埏萬世嬗之安
知其力公子曰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聞
主人之宏論乃復爲之歌曰雅南已亡今流蕩昌正厥

衆雷怒今空桑無蠶絲不陳公今勤禮樓與奏節妖倡
爲妍今嘯鸞鳥鵠而啼燕鴛執究夫大韶之盡善盡美分
寔始夫六英六莖後干載之聖人今集厥大成安得聞
九奏於清都今御天風而上征

鈞天樂賦 上 大唐 裴度

嘉大樂之[illegible]上帝之申錫豈功成之可致必神遇
而來覩吉發足徵奇音無教爰昇天表備聽乎樂如繹
如方悟人間徒聞乎擊石拊石想夫秦穆趙簡遊魂太
清下連霄而無覺上和奏而有聲感之深殊九變之曲
神而化異三代之名則知昭假於下潛通在上俾晝作
夜既尚宋而莫有好樂無荒乃克諧而溯亮翕然並作

隨雨盡陽所以致其精誠所以修夫昏妄既而受天錫
奉天衢空忽恍公庶蕩無餘響惜惜而在耳於是鈞
旋斡眇眇而冥心原夫肯萬寓騰九有終末央之災
樂素不息之悠久永爲二主觀樂鈞天假夢中之高會
豈却門之驚然永若我皇冲一氣而獨運協六律而相
宣發善令爲鐘鼓播仁聲於管絃將興慶於乾坤之內
非取樂於耳目之前不識不知順天之道勞流喜氣寧
侯於磬錡盡得歡心詎資於擊考誓乃常聞於率土不
關於亶霄致中和而廣被感鬼化之孔昭是曰鈞天之
樂也又何萬舞之與九韶

鈞天樂賦 上 大唐 裴度

唐 名

何上天之默默有鈞天之可名蓋德至而則至從無聲而有聲和樂發音與夢寐而潛契精誠自感何耳目之能營懿乎玄德升聞天降靈貺匪同乎搏拊之和豈在乎雲霄之上感夫心志達乎肌膚動萬物而有喜聞九奏而可娛其靜也寂寂其動也于于異霜天之鐘應同漢日之山呼胷聳兮若有杳冥兮若無表穆公之休烈為簡子之祥符以遊以遊實我心之獨得不考不擊豈他人之是渝惟益至樂信夫玄造非天私於二君惟天響於有道不然何融融洩洩發於自然萬籟不雜八音相宣且降歡以入夢知惟德之動天實深乎骨髓之內豈專於視聽之前惟寤語之有說何言辭之能全至哉不可階升者天道但見夫垂虛曠浩作如周文之夢

異季路之禱薤觀天樂之和羅神工之擊考是天之實深乎骨髓之內所合道不虛行九奏未終初疑八佾三歎既退方異六英徒觀夫鎛鈐之內響優柔之正聲六幽為之震鬼七曜為之垂晶而莫識其曲達其情既覺既悟如喜如感天樂之遺音在耳天神之仿像猶覩顧何德而承之受祉於天錫

唐 閻 名

大合樂賦 以三者之政備方律整而易設

樂者制也所以道天和全人性故作之以崇德審之以知政王者敬其事而慮其道順其時而行其令遠矣播樂安之重以圖經不可闕玩理必以時舒者度於節奏彼道樂於聲詩揆乃吉日總於樂師是用資於誦矣無忝於命夔由是司儀辨等庶工守位備紀管之聲陳匏竹之器柷敔還

進而就列簨虡鱗峋而居次克展禮容而告樂備天子於是率九卿暨三事必虔心而有待俾陪麾而斯致既親觀於宮懸又何假於庭試若乃曲度是并不可殫名雜以韶濩間以英莖追宣尼之前聞是能忘味念師乙之舊說各辨遺聲考彼廢興存乎清濁安以樂且知治世之音哀以思不雜異方之樂類飛聲於垂仁等潤物於流渥足使魏文侯之卧聽已悟前非吳季子之備觀難施先覺既盡美矣又何加乎該從律而罔惑將克諧而不渝必在聽和知其樂也洩洩是惟反樸變其風也于于具舉不惠乎聲希統同寧貴於和寡矣必審鈞天之靈既而有殊焉想洞庭之異音更思古者誠夫天祚

我皇思歷選昌辰遠古之喜樂軼三代之聖王竊賀聲明之巨麗敢歌雅頌之遺章

大合樂賦 以天地之和萬物之理

宋 王禹偁

王者作樂崇德因高事天固大合之奏也揚至音於自然本乎人心風俗以之而變矣考諸古道神祇於是而降焉豈不以大樂之制聖人能事於以導淳和之氣於以室嗜慾之志必使律呂克諧宮商有次絶靡靡之耶聲表惟惟於大義以此感人而人悦以此薦神而神至其用也非八蜡以六宗其大也必父天而母地見德音之孔昭信同和而有自又何止百獸率舞丹鳳來儀亦將動孝思於嚴配揚和樂於華夷皦如繹如所謂樂之大者載考載祠乃得神意之徒觀夫其儀濟濟大合之樂兮發而中禮於以用之兮配至神於祖禰其聲洋洋大合之樂兮發而有章於以用之兮表至德於皇王寧但崇牙設猛簴張金石間作干戚成行然後稱為雅樂哉議夫樂之設也非管非簫之用也惟淳惟樸若非宮音以知政安能制禮而作樂聽之忘味佞邪之道弗興和而不淫靡正之風有覺是以大合之樂雍雍用之於園丘方澤旋之於陰禪登封豈鐘鼓云乎哉人之耳目異鍾鎛而已失盛德之形容我國家韶濩登歌咸英盡美復夔樂於雅正默鄭聲於恣憸自然天地效靈耿休光於大祀

大成樂賦

元 高明

尼山降神麟綬告祥表盛德於萬世垂休聲於百王帳丹書之已遠懷素王而不忘宜大成之嘉樂略德音之洋洋夫其金鎛初宣球磬終鳴合琴瑟之雅韻畜塤篪之和聲後合樂以齊奏先工歌之間升燦始終之條理非一音之小成象嵐德之成備豈一善之能名至若穆穆廟堂儿筵既陳豆遵靜嘉菜盛蕊芬燦晰晰以在庭夜遹遹以向晨聆柷楬之迭奏喜絲簧之遞聞是乃秩秩其倫喤喤其音鏗乎若衛之磬泠然若杏壇之琴若若曾點之瑟悠然而閒歌類關雎之亂淵乎其幽深感餘韻之未終懷洙泗而沉吟嗟夫雲門不歌咸池亡息兒

女樂之歸已納而雍徹之僭未革雖雅頌之得所歎陽
襄之屏跡遂乃斥鄭聲以嚴法記虞韶以垂則歎夫人
莫我知匪顏氏其孰能識故瞽如繹如之訓僅語之太
師而金石絲竹之音徒聞於舊宅暨聖人之道不獲見
於制作而闇其樂者猶足以想像其大成之德彼夷惠
與伊尹雖制行之造極猶一音之特奏固與大成者殊
途而異塗也荷斁盛哉時文教弘施繄爾多士際茲休
期瞻孔廟之翼翼本治化之熙熙聆斯音者必知金聲
玉振之序得於心者必為始終條理之思豈徒習其音
節若嚮叟之所為者哉歌曰於穆兮辟雍肅清祀兮吾
將從横蘋藻兮薦芬無琴瑟兮鼓鐘樂奏兮備舉工歌
兮容與喤喤兮厥聲神歆紛兮來下尼山兮崇崇石巖
巖兮雲溶溶樂之成兮猶有終荷君子兮思無窮

元 陶 安

大成樂賦

芹波環璧芝楹鎡金素王凝旒有赫其臨肅成均之歲
祀冠天下之儒林運隆文明之世樂鳴正大之音鏗宮
商於翕繹調律呂於精深此釋奠大成之樂所以象聖
德而感人心也若乃宿懸辰聲箕橫簨立八音繁會莫
重金石範荊揚之貢品磬泗濱之瑩質貫脈絡於宣收
妙始振而終誼爰有琴瑟布絲蕭篪按竹笙以匏列壎
惟土屬鼓鼓柔椌敔詘木序有堂上堂下之分歌有
凝安同安之曲樽彝夏擊審聲重而中倫要眇舒遲益

悠揚而不促迭唱和以永言盛物采以充目詰雅頌之
遺芳洗淫哇之鄙俗於時殿陛清穆牲齊馨香盥薦是
嚴升降有章明靈在天來格來享夜龍章其負扆嘉盥
耳而洋洋使夫聆之者陶一身之天和覩之者詠千古
之道域融暢精神流通血脈和乎儀美於虞廷之詔聯
輝於清廟之瑟矣予獨罔有感焉當大尼山降神洙
泗開紀此時生知安行之資皇皇乎出類拔萃之英
巍巍乎聖賢之標準顯乎帝王之儀刑祖述憲章而
功著仕止久速而時行彼苹鞏之自任聲惠和而夷清
地雖暌乎至極僅一德之宜然執愈聖智之全美巧力
之優并與其為小成獨奏之一樂曷若為八音並奏之
大成是以始終條理之取前形於孟氏柱瑟而深明洪
惟皇朝教溢八紘設至和於天閒決仁澤於羣生一夔
制作乎大章百獸率舞乎明廷闔管簫而同樂欣欣然
有喜色舞干羽而格遠蕩蕩乎無能名崇儒重道祖述
丕承允稱加封之詔式符雅樂之稱聖主龍飛經筵盛
典中和建極海宇謐寧兼總條貫玉振金聲方肹考大
合於周禮而益隆大成樂於孔庭宜乎開億萬年之太
平也

賀制大成樂詩表

歲丙午夏四月我殿下肇基帝業首興文治於武功之
時立學校求遺書追德報功必先制吾夫子之廟樂而

昧 宋 升

名曰大成則皇圖鞏固安如泰山臣朱升謹賦以對揚
休命於萬年無疆云爾賦曰

繄聞樂而知德今可以等乎前王頌大成之鴻業今仰
聖德之無疆道秘漠於馬圖兮人文開于羲皇法載始
而備具兮煥伊者之文章周文武之繼聖兮監制作於
夏商遹貞元之會合兮極治教之休明我宣尼之挺生
兮當周德之方凉法文武之無常師兮復遠宗乎虞唐
酌四代之禮樂兮寔萬世之通行仕止久速之時中兮
豈清任和之偏長孟氏長於辭令果聲振之洋洋若乃初日發光和
風迴舉戟門啟路禮官以聚列宮懸之簨植崇牙之羽
瞻冕旒之在上肅冠裳之配主於是發人聲揚樂語會
輕清之不滓粤悠揚之如婆想夫主之以黃鍾越之以
南呂瑟琴作於堂笙鏞間於下振舞儀於肅翼出洪聲
於鐘簴鼗鼓播擊而相詔塤篪唱和而得所彼之獨奏
一音自為始終此之大成衆樂總其端緒無亦金之宣
而玉之收奚啻合以祝而止以敔所以聞其樂而知其
德蓋有賢於堯舜而不愧於韶舞者也聖君撫運其命
維新極故黎庶文武聖神東征而西夷怨南伐而北狄
嘆羣醜遠道簪纓來賓于戈未戢聖教攸欽舉大成以
崇嘉號致祠祭而出絲綸舉盛典感格人神自茲而
往復神州於腥穢闢乾坤於再造極天所覆環四海而

貢賦稅聖子神孫億萬年而民猶親於是名稱足以表
寔於萬古豈但樂舞所以配德於斯人夫足以天地位
萬物育聖神治教凡有心知嗜欲者莫不尊親今聖前
聖此心同而此理均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
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臣朱升
幸際五百昌期而修大成之禮樂安得
洗耳於九德之歌執
[illegible]於九韶之舞而接九成於紫宸
[illegible]

洋洋乎軒轅之作也閎玄化以發生運神武之不殺張
至樂之純備諧皇風之埃壒舉端於素得太始之自然
克成於和蕩生靈之天札何必管聲爲五羽數惟八然
後合夫大夏詩言新樂也不振而其意深大而不紊樂而不淫將使儉者得中和之紀奢者已
醉飽之心君子曰是樂也不朽之德音於是一偾一起
於彼南國鼓聲暢和氣塞其靜也洞庭安波其清也楚
山霽色百蠻以之神化六狄由斯仰德是樂也乃不朽
之德音於是乘兑可以上享天心可以蕃屏人則知武
也美而未盡覆矣猶有憾德觀其妙矣則天地盛而氣
不乖陰陽感而六律諧惟精惟一噬萬舞之奕奕無荒
無怠見鐘鼓之喈喈觀其儛矣則合於自然施之無邊
輝煒發越行流散溢事高太古功儷釣天其曲直其音
至飾諧喜以平請心極乎天而播乎地率其樂也何享

而不利原夫樂之契道也在心而心正在聽而聽聰故至人定和而守一合德而光通必以齊刑政之理行山川之風豈徒耳目是娛情性克充而已哉當是時也太虛遏雲寒谷生煖三光明時八極充滿何莫非之決決諒千古之慕纂吹伶倫之皇潛皮時移繼炎氏之頌魄茲才短

洞庭張樂賦 以人言克諧天地和神 唐 蔣至

聆黃帝之遺音詹乎至察天非私覆稱其德以無言國有玄風應其方以宣八所以合德樞之幽鍵率至人之大憂當其存乎象用酌彼釣深將合之於萬籟故稽之於八音非劃之以耳寧聽之以心風師拊石雲將擬金無圜客之絲潭爲鶴舞若新亮人之竹瓢以龍吟雖不擊而不考或習習而惛惛坐忘斯得旋鍠靜默其始也曜其終也慈迴日月之運行會鬼神之柔克妻青廣莫之野蔓衍華胥之國奔爽箱於蟠木之東翥鯤幹於幽陵之北和容遠被休氣充塞邦用榮懷人之克詣何以鼓靈鼓之坎坎德猛簇之皆皆至乃起於無朕潮之自然張洞庭兮聽威池同解谷兮合鈞天昭大氏之作頌寓莊生之外篇是則反聚音樂之妙命擊者樂之盛舞妙有爲八佾悉至和爲二舞其妙叩以玄關動無方竟於厚地貫陰陽而不測庸詎識其純粹吾君纘我始酌遺風集端虛於黃尾擁慶受於玄宮理代之音兮踏而

不厲不言而化兮美以能充令以視昔寔由玄同受靈命之誕數宜帝庚之自滿考徵音於天樂謝能賦於窺管

洞庭張樂賦 以人言克諧天地和神 唐 闕名

昔軒帝出震用享大夏二才以貞萬人以察戰蚩尤於涿鹿之墟登飛龍九五張歲也於洞庭之野舞玄鶴二八遂使素女絃瑟昭文繢琴壎篪協韻笙磬同音始鏗鏘以衔石終訇隱而擬金雷出地中以成奮豫之象風行水上油生于諒之心包混茫之廣大含元氣之高深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無視無聽至道之極三月忘味思在齊而攸閒七旬格苗非得舊人之竹瓢以龍吟雖不擊而不考或習習而惛惛坐忘斯得旋鍠靜默其始也曜其終也慈迴日月之運行會鬼神之柔克妻青廣莫之前秉翟奕奕象九泰於鈞天后漁之爰至三步既次夾振蹻蹻率百獸於厚地諒人神之在和何匏竹之足備況乎皇上降衷以符德充理七音於周雅歌五絃於舜風仁親是務車軌攸同信數草木澤被昆蟲在坑谷而何有與幹戴而齊功故得萬屬宅心四克修款音無忘慈義取觀盥閱政始之頌聲足誠傾以待滿空歌時以獻賦若窺天之以管

君臣相遇樂賦 以君臣相遇爲樂 唐 崔炎

繼天者君也載天者臣也上下歡心腹腎腸甚矣哉君之難臣之不易也今聖上

高九皇之道賢臣合一德之義風雲玄感魚水冥符作樂崇德於是乎在詩有六義請賦歌之曰

於赫我皇受天明命平六府和八政天合德日齊聖神生商而山出雲在玉衡而照金鏡考金石以和樂美盛之間知鼎彝之味不覺於柏皇黍之代何物不樂仰乾坤之德知樂之所由興觀君臣之故獻出寫之曲希從於笋虡

獻凱樂賦 人皇 高郢

愷樂象功曲成斯歌既宣威而日暮和氣藹於五聲華夷知勸原夫師律於六律寫有序陽氣萌動而合漠且宮飲至云畢告捷在茲陳篡簉之列歌杕杜之詩天地同和氣樂止戈之武生靈咸若俱歡反旆之師觀其鐘鼓克諧羽旄繁會伊德音所發寔神功是賴麗而厲彰乎樂在其中感而通俾夫聲聞於外回八風以柔服叶七德而保大經銷鋭萬乎成天修睦陳歡怒聲而色作駭壯觀而氣振且流歡於建邁之時享惟三捷獻於歸馬之日何愧一戎於是洪稜奮鬣於節奏之間有符於文泰若乃昭告於神人稽德是資克戒黷黩之士審音斯取不若習於部伍進退如分其猗角觝抵之功斯立鏘鏘之韻相符治理心而奏聖於盈耳以為娛彼周伐獷狁漢征單于皆窮欲而騁武故人殘而力無末若我配盛德永維圖將使自東自西聆音而斯為盛矣盡美欣玄德而不求樂乎兆而一人有作萬物皆覩掩

軒后之咸池陶周王之大武播丕績於宮徵獻盛樂於
宗祖客有擊拊而歌聖功照比身於率舞

功成作樂賦

唐 李子卿

夫九功不成八音不會所以功成作樂乃知樂之為大
上帝以亭育道周故鈞天歷祚軒轅以創業功成故雲
門研磁不才狂智之士敢議聖唐之樂我高祖神堯皇
帝歷數在躬鈐韜初握撥亂反正踐諧夏之鴻猷枯楊
生莢塡中原之霜雹大宗以電擊肅慎洗白刃於遼水
高宗以風行營兵戮青煙於太岳二宗一祖功高道邈
我開元神武皇帝內難纂前緒皇綱弛而更張帝典隆
而還舉從萬人之後欲安一物之失所頃年祀后土夜
叱神光中歲燎皇天畫閶山語曉鯀古而未親非軒
項而誰與宜樂功成當崇簨簴貞觀草創已模五音六
英開元增修更叶黃鐘大呂命夔典事大制宮懸鳥絲
則文動秦金則武宣羽旄含其春露干戚耀其秋天慶
雲既同於舜日大風無異於漢年於是八音具舉六樂
斯備工無奪倫守不假器伏羲之瑟琴有序女媧之笙
簧畢革乘通韻於伯牙得遺音於師曠窮搏拊之深術
盡夔擊之幽致動角則寒谷花明叩商則春林葉墜聲
無哀曲周郎之顧何於寫有雅音季子之聽應異初舞
而魚躍龍騰終曲而鸞翔鳳至誠可以克諧神人交暢
天地者矣且述者彰於有聖作者表於有功徵乎正始

繫彼國風聲邪則道淺俗弊調雅則人和年豐當今八
風通六律同其音正其氣推文昭德而那對武盡美而
未工聆響皆清比無臭聞風自悅何自西而自東誠宜播在金石永永無窮有虞若白之老擊壤而歌曰功成作樂今帝力則那忘正崇德今雅頌則多雲門之典今大呂之歌金石節奏今絲竹駢羅天地已正今神人以和雨階舞羽今三邊止戈擊壞鼓腹今不識其他客有獻成功之頌九重深今其若何

作樂崇德賦以王者動動取事時為題

唐 閻名

我皇以合天為德神化為勳鄙功於舞器思播德於
樂文由是播大章大夏表克長克君美韶者舜懋漢惟
殷未足方其至美而且溥其樂云於是俗泰時康近服
遠信聲諧六律事從百順樂府爰置宮懸始震鼓千羽
而駢羅列鎛鼓而克舉八佾之兵徐無失九成之洪殺
克慎德德不生子諒成進洋洋乎化流於筦磬之中決
決大風發於絲竹之韻觀夫崇德之祭也郊上帝祀方
祇配祖列位崇壇奉懿六代明備千官畫祇殷薦咸若
嘉有孔時聲音上聞同詔之盡美哉穀下降知神之格
思於時曙色初分祥風微扇肅肅嚴配陰陰嘉薦聲明
動於皇天文物驚於赤縣至矣哉徒不崇無以表金石
之娛樂不作無以表天地之節樂作而萬方草偃德表
而八裔風趨昔先代之薦也或中和周紀鏗鏘周假徒

載考帝載擊非大者而遠者敦若偕至聖之先舊映德之香陋咸池於堯帝笑舞象於周王秦瑲之功天造設斬皇之廣樂空張聖上猶兢自抑非禮勿動鄭衛斯斥溺音是懲客有聞至德之音知我皇之所以垂拱

延和殿奏新樂頌

宋 蘇 軾

皇帝踐阼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柝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羣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茫息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修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時移事改竝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敦得爰有

者德適丁盛時以胥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曉下樓律稽有太高之樂爰改黍尺不知同失於斯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敦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參元老雖退身而安邊未忘心於論討銓然鐘磬之間遒煒然蘧業之華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黃鐘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爾乃修法部之役而衆工莫與肆太常之業而通臣必語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數貫珠之美韶音可合庶幾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既應金石之樂可

奏延英旁臨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詢羣臣之交禪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蒼冕無闕於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陛臻於臣鄰以清濁任意而相感何莫之工玉磬宮商居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實學博僅非愛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九夏賦 有序

元 汪克寬

周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註曰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全謂鐘及鎛也步鼜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祴讀爲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天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鰲夏禮外傳曰朝聘燕享之禮或受之於廟或還之於寢及祭祀在廟皆以樂納賓夫人助祭出入奏齊夏周公制禮而樂章大者有九謂之九夏笙師掌教龡樂註曰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按鄭康成曰肆夏詩也叙孫穆子與文王鹿鳴俱稱三夏則九夏皆詩篇名矣其三夏一名繁其三昭夏一名遏其四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也魯語又曰肆夏繁遏渠昭王以玉磬映之工歌文王之三頌金奏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

遺也繁遏欲競也渠思文也其說互異要之九夏皆樂歌之名而不可考矣疏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皆大司樂文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四老無明文或于春別有行見云賓醉而出奏陔夏者賓醉將出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出之時皆云奏陔云公出入奏驁夏者大射云公入驁是諸侯射於西郊入時奏驁夏不見出時而言出者樂師行以王夏出入禮同則驁夏亦出入禮同故兼云出也此九夏王夏以下諸侯惟天子得奏諸侯以下不得肆夏則諸侯得奏故燕禮肆夏大夫以下不得故郊特

牲云大夫奏肆夏由楚文王始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其驁夏天子大射入時無文故于春取大射公入驁以明天子亦用也愚按賈公彥云鐘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故陳氏樂書云堂上堂下之樂兩者並用作方其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鐘之鐘鳴於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鐘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先儒說書笙鏞以間則曰堂上之樂不作堂下之樂則堂上之樂不作故鄭氏今考爾典云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而左傳云歌鐘二律又云金奏肆夏則歌與鐘鼓並疏言是矣乃爲之賦曰

厥初玄黃之肇判兮圖至和之細縕大音應於冲漠兮開窅默而無聞肇聖神之繼生兮泄其奧之清淑聆玉鷟之啾啾兮契中聲於崆峒后儀而祇敬兮蹐八埏於時雍偉大武之有作兮神聲聰而能調協兩間之沖氣兮紛玉琯於與同高下以爲度不失禮鄉飲酒鄉射燕禮以爲詩兮合登歌於全奏皇刻刻而進却兮曳裒衣之委蛇鴛六龍之蜿蜒兮聲玉鼓而並馳奏首章於王夏兮鳴笙鏞之參差靈氣舟其下征兮神洋洋乎左右哉好修而主之兮忽弃走於先後陳肆夏而浩歌兮等瑟鏗其雜遝美騁騖之莫逐兮命績著爲子占之曰萬是以明禋兮豈有神其舍之既在滕之潔齋兮昭

夏奏而來思百神儐其並迎兮舞干羽之陸離集磬筦之鏘鏘兮韶四國率其來賓兮冠岌岌而弁峨峨兮轉簡狄之新聲兮輅簡狄之新聲兮其舍之既在藩之潔齋兮昭格至即帝閽而開關兮執玉帛而爲贄工歌納夏以延之兮陳萬舞於其次無此疆而彼界兮康東羽之淵粹惟爾勞叔父兮敵所愾而獻功宜昭明於章夏兮鳴宮縣之編鐘列侍衛而充庭兮羣舞作而從容迨肆延而燕樂兮錫租典與彤弓魚藻菁菁副禮之姣服薆佐助於王侯兮執豆籩於瑤席靈連蜷而既留兮莫瑣瑣於泰稷兮緩節於齊夏兮舞繽紛而繁飾宗支衍而蕃碩兮侍孫子之振振族夏歌而應律兮瑤簴之鏤金嘉賓式燕而既醉兮羌屢舞之僛僛陔夏

以爲行節今鳴鐘鼓而送之偕西階之踈諧今聿斯於
於矩規八音紛以節奏今實王心之所始猗嗟邦君之
郊射今鵠言邁而云返詠蘩夏而容與今諫黍黍而若
貫斂翥管而拊鼓今感翠旌之級級惟茲九頌之迭奏
今與至尊而俱作侯肅肅以警夕亦庶娛而愉樂思
聖德之博大今宣鬱閉於穹穹惜簡編之煨燼今紛記
註之參錯何宇文之郊兮嗟高脊以授私隋堅登歌以
皇夏兮法蒼籙而陳辭擬大明於蠆婚兮測倉海於斟
盞紀班誑於殺青兮始來今之笑嚬惟聖元之涵煦兮
洽重熙於覆載揆繩音於樂歌兮極雄偉而宏大鈇姬
周而過之兮翕五音之繁會抒菲言以作頌兮歌懿德

於時邁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九十一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音樂

太常觀樂器賦

唐 達奚珣

昔者聖人之作樂也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節風雅導人
倫樂假器而成用器以樂而見珍或採孤篠於鄒魯或
收浮磬於泗濱或斷彼金石或制自陶鈞被諸大道輝
光日新達乎上皇云謝軒圖相減雄殺氣於五兵崩禮
容於八列大樂之器制焉是缺剝極則貢天臨我皇化
東户而成若歌南風而有光觀奮豫而崇上帝舞干戚
而柔大荒樂器成列盈乎太常客有觀而駭者曰國之
盛事尊所未識雅象純殷叢光翕翮羽紛繚崇牙樹
劣玉管清遒琴古色朱絲疏越之制雷鼓靈鼉之飾
清笳翼列於軍容畫角融岧於武力故能頓鷹隼張祝
敔猛獸蒜怒而警鐘金人敬嚴以負箕鸞笙在目疑髣
髴於耳三風簫可吹紛胎蠻於贏女兕復天球曜逸金
錢蒙鳥大篇清警虛籟生風起竽之濫吹壯秦缶之
爭雄稽康說偉荷敬載豐匪天子之明德孰以成其衆
美總四夷而徵妙超六代而高視思其鏗鏘嘈囋清暢
遠逸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虧窮高遠而測
深厚故乃盡美而在茲

太常觀樂器賦

典　呂指南

客有遊於太常者叔夜才能長卿文雅歷階記之覽目簷楹之下彼美聲泰琴先得而別馬繽紛器物復可令而觀也絲竹畢備鞉土俱陳混季氏之八佾擬皇人之六鈞瑟既稱簫復遞鼓奏以抑揚遠而聽亮修竹於嘯谷來浮磬於泗濱羽蟲畫之也可以成鳳翳鱗蟲刻之也可以作龍唇物以古今不可識代雖殊今亦可珍豈直有斯而已哉徒觀其廣廈駢闉修廡逼側蘿今古之殊號被丹青之異色貢路鼛鼓千戚羽旌斑彬翕艷巨萬盈億文墨者莫之而記言談者罕之而識嘉夫貴賤攸重華夷是欽舜湯一舉而進韶濩荒淫一奏而成侏任君徒見離瓊鏡玉之餘彩莽不覺商徵角之奇音及夫金皇氣變珠樓春始煌煌帝庭濟濟卿士五樂具奏八音俱起惟斯器之有作備無為之英燕樂紛綺靡之容齋混魚龍之交錯金木羅張厥用匪常施之於國則政其攸敘簪之於廟乃神其降祥舞者思迭其由鼗聲者願歌其事伊小人之不敬終援札之來觀入廟以時類孔宣之每問觀其有兵帝則為紀為綱土木異象金石殊光宮商節其聲韻絲竹分其短長錯龜龍以為飾會雲霞而作章垂鐘虡以清布濩瑟穆以高張堂庭別愚置之次左右分文武之行節柷敔以鼓動流夏擊以抑揚遠而聽則金石絲竹雜之而殊狀俯而察則東西南北愚之而異方乃既延埴為之塤篪貌有古象制無新規其氣混其音吹此土之器也及夫汶陽之篠入用曲沃之匏見娛爰裁爰截為笙為竽其氣散其音吁此匏之器也收犬羊之皮取虎豹之鞹為鼓為路是模是度其氣勃其音博此革之器也嶧陽之桐孤生荊山之玉秀出是鍊是斲為琴為瑟其氣清其音密此木之器也凡此皆能協六律暢八聲合天地交神明調風雨以順序布陰陽以元亨既粲然以盈目蓋難得而縷名且夫頌功乃作樂因樂乃造器樂盛而德崇器存而樂備樂為和物之所器乃積聲之地所以觀器者思述其由聽聲者願歌其事伊小人之不敬終援翰而翹思

太常觀四夷樂賦以到

唐　劉公輿

聖皇窮天覆以張宇招地載以光宅端拱協有虞陶唐之器物崇百王之經教命伶倫使調律徵夔龍使典效獻樂表夷樂猶豈不以決浴玄化沐浴聖澤於是襲韉聲其方位大常總其樂器列在天庭陳其鼓吹儐侏鬼方旅禹趨莫紲也無進旅退旅之容其音也非畯視詠清真之雅篇是皆忠誠必信遊方有日同季

如繹如之義狄鞮聘能扶婁效智既爽柴之吳晉彰帝
德之光被觀其隨樂宮入禁苑荷思覃化及之虞無踰
山涉海之遠我聖君文明立極化本雍熙太和克諧於
天地貢樂不假於蠻夷所以司於太常奏於丹墀傑華
夷之風不隔羈靡之表在茲夫其始也伊四部之爰來
闢九門而並入水火之位雕題衣毛以相向金木之方
皮服左衽以對立於以彰四夷之咸賓於以表五兵之
載戢雖搏考之有聲壎篪之可附樂章既異無勞季
札之觀曲度自殊奚假周郎之顧爾其非今非古乍濁
乍清不雜中華之樂自作奏方之聲聞奏既移於白日
窮規以悅於皇情於是詔帑藏以頒賜命象胥以迴衆
敢承舞而獻頌

太常稽莫觀古樂賦 唐 李 程

天子崇儒兮闢此虞庠仲秋上丁兮奠我素王既斯禮
之畢具伊古樂而遂張於是調律呂備宮商笙鏞嘈而
並奏干羽儼其成行進旅退旅爰擊爰拊鳴宮懸起萬
舞設崇牙森樹羽斯道風風斯人侯侯和聲合氣緩規
接武驗其韻可以宣欽覽其儀可以道古濟濟祁祁莫
不貞然而來起有歎者曰太和之音其樂惜惜作以崇
德和而不淫所謂建莫薦之禮莫慆堙之心雲英之聲

何質韶濩之樂則深見師襄之擊磬聞瓠巴之鼓琴借
如發揚蹈厲右秉左執其縱紲其始會登歌初彌下管
相及朱絃徐迭覺廈宇之風薰三成載持想周武之山
立鼓其五節清九奏成播殷周之頌無鄭衛之聲廉正
以作姦邪不生蓋由德音洋溢樂教衆彰誠無象而不
傳非有功而不可見文侯著於發問賓牟賈嘗稱於
侍坐乃知雅音爲邦家之本正樂非耳目之翫可以洽
人神可以彰理亂而況八佾成列八音克諧尊儒訓今
國風之始闡樂正今王政之不乖夫如是所謂光揚盛禮
和樂孔偕

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 唐 陸 贄

樂自上古今和洽是聞日至南極兮陰陽肇分名太和
而順氣取初陽而配君則知天授聖而正曆聖應天而
效動惟至也去陰就陽惟紫也偃武修文八佾初陳雜
鶯鳳而容裔九奏斯畢降佳氣之氤氳爾其順元辰體
乾德赫容衛之森肅儼宸位之恭默班禮樂於千品陳
寶幣於萬國濟濟皇皇威容孔彰望北辰以列位指南
山而獻壽慶雲叶符榮觀臺之加麗太陽臨照煙闕
而增光於是太常導干羽而前曰八音自設千古靡隔
所以賞諸侯之功暢聖君之澤矣其度則恣懿寔興適
其儀則上下成格清淨順氣而不襍和樂自心而來宅
可以導情欲可以滌滓劇既而簫韶齊列笙竽互傳偕

肅肅而合雅亦啾啾而同玄備以四夷識四海之無外
成於九土知九德之成宣崇易簡莫同於濮水務德化
寧比於鈞天既損之而又損益斯為而取焉故所以移
風易俗發號施令周天地而不流匝寰宇而無競斥鄭
衛而不御暢柔和而全正齊黎足蹈而手舞百僚儀肅
而心敬則知一人作則萬邦為憲來遠人以干舞播聲
頌而吹萬則鄭之細音之思不可以勸湯之放武之伐
而猶有怨豈比我照二儀形九有舒太和之至德居盛
陽之元首咸有典而有則固可大而可久明明我后於
斯萬壽

太常新復樂懸冬至日萬方之圜丘賦以題中字為韻

唐 周存

聖人之作樂也將以同和於天地崇祭也將以合莫於
鬼神祭有倫而六宗不忒樂具象而萬國以親皇家握
乾符以御寓廣樂教以同人雖功成而有作亦襲古而
彌新暖如繹如風俗咸和而自化擊石拊石鳥獸率舞
以來馴況以賤臣不順悖於典常震驚我師旅窺犯我
紀綱禮樂之儀誰可久而可大文武之道亦一弛而一
張是以七德與而有輯六樂缺而未彰今五典不用百
度載光海外懷仁以在蒼天下好樂而無荒帝乃誕敷
文教式奏黃鐘會太常以修樂將享帝而配天於是繩
五元以氣應考八能而術合脩舍不興鬼氏之起惟妙

上下合度磬師之法可傳爰設業以設簴備宮懸與宿
懸爾其金石具陳鞉鼓閒出和其聲拊搏節以徐疾五色
不亂以成文八風不好而從律大章彰之已合陶唐之
代韶壹美矣不惟有虞之日既庶而樂復音和仲冬日至
戒殷薦之祭典昭孔明於紀事用享乎上帝乃奏夫圜
丘禮黃鐘而天神畢至蕤而徵流大不踰宮而清濁迭
和細不過羽而終始相配是以六變而天神可禮九成
而帝德惟休大禮畢祼音收居清移以合理思宥密而
為歆雖化洽時和惟善政所致而風移俗易將復樂之
由

樂理心賦以題中字為韻

唐 獨孤申叔

心為靈府樂有正聲感通而調暢之理自得訢合而邪
僻之處不生會如冥契混若化成孚和平於德宇保純
粹於元精故先王立極受命制民作則修鞀土革木之
器備千戚羽毛之飾將以悅萬人康四國動萬其心志
推移於道德蓊然而照日以和修不亂知至樂之有融從律帶文鼓見王道之甚直聲之所
感性固不愎致和易於無象禁好形於未然希聲自適
影結攸宣苟斯須之不去何嗜欲之能遷況乎大樂同
和至音交暢聽寂寞而何求視窅冥而無狀將欲草騶
志以純仁化貪心為貞諒在乎思不惑兮心不流安至
樂兮優而柔順至性之蕩蕩符大道之油油純如皦如

足養浩然之氣融融洩洩寧抱憫爾之憂是知以德音爲音則合於仁義以淫樂爲樂則比於慢易感薄作而理亦隨之鄭衛興而時乃殆石信至化之所繫實知樂之攸貴是以重華明兩蕭韶若此獨夫靡兮顛沛若彼忘味興歎於宣尼觀風見譏於季子則知樂之爲用也不獨逞煩手讙俚耳正心術而導淳源非聽其鏗鏘而已

樂理心賦 以動直子靜邪無而性爲韻 唐 呂 温

道無象天無聲聖人不有作曷以觀化成由是鼓吹大塊鏗鍠元精因乎心而式是理本形乎器而強爲樂名以齊五方之俗以厚萬物之生始積中而發外率充性而

養情樂與心冥則所謂固天之縱心由樂理亦得夫自明而誠至若樂在朝廷君臣叶義二發而陽唱陰和九變而雲行雨施上以見爲君之難下以知爲臣之不易有國者理心以此必獲儀鳳之嘉瑞若乃樂在閨閫父子靜專蓋取諸無荒而樂有節而宣和以嚴愛由敬全有家者理心以此必返天性於自然且夫樂之作也一動一息心之理也惟清惟直然後在聽而必聽無入而弗克節有序觀貫珠而匪珠聲成文見五色而無色其或惟耶是念惟慮是度則雖琴瑟在御管磬羣修立樂之方既失鼓舞之心於斯已矣致和氣之油油徒觀其心尚玄通樂資交暢明則贊天地之化育幽則索鬼神之情狀會節有極泉之則發而時中應變無方凝之則貞而不諒大矣哉至無希夷侯其偉而聽之以思固不資於手野作必在聽亦無俟於后夔方今敦和純同反本復始別六律以分聽納八風而齊軌洪鐘虛受我則開其直言朱絃遺音我則成夫尊美此吾君之以經理心也宜乎貴爲天子

樂出虛賦 以樂發於自虛中爲韻 唐 呂 温

和而出者樂之情虛而應者物之聲或洞爾以形受乃冷然而韻生去默語宣始兆成文之象從無入有方爲飾喜之名其始也因妙有而來向無間而至披洪纖清濁之響滿絲竹陶鼓之器根乎寂寂故難辨於非萌率與次爲而管唱起生三而益同自我及人託物於未分之表蟄天極地開機於方寸之中於是滄以無倪留而不滯言非象之象生無際之際是故實其想而道升室其空而蓄萬涸乎內而笙竽作剝其中而琴瑟制波騰悅豫風仁於有道之年派別商宮雷動於無爲之世杳杳徐徐流六虛信矚爾於始寂乃諄然而戒初經鉶於一人之德知彼何如是則垂其仁有其實樂因之祖述爰其形實其質聲因之洞出理在無二情歸得一塞雲谷而響絕疏天籟而音

遂未隨於物細縕乎七政八風忽變其和剖判於五聲六律由是遷焉草木散作笙鏞聲分自此而敘起九奏因之而景從道萬風寓莫究簡韶之本聲消韻息空傳千戚之容今則素虡垂休清懸繼響平心已立於皇極率舞猶虛於睿想如是則薰然溲溲將生於象罔

律和聲賦 以聲以氣以和萬方為韻

唐 歐陽詹

詠聲罔今律聲遍人心厚今國風變伊在堯之既闡我得夔而又見哀思慮始安和道性宗伯官也擇人乎有才正始化焉選音於無象級戚池之雅韻去桑間之末響圜風普以雨周算天長而地廣律則以宮擊徵咏則從湯清且慈流而反正常誠驗以歸平若近若遠非幽非明類無臭等無聲俟信矣惟時與四時之德治純如並奏涌六合以文成善訣者身應聲者律會高低以齊舉借爲徐而並出跡不得尋功如何遽爲災爲青曾莫奉於注君調陽序陰屢見賚乎聖日故得之者體圜御方失之者亡理起祀北屋可戮禁封罔測其所由事土可封夔舜固知其所以不然者移風之言曷謂易俗之訓則有我所以清六管順慶歌載唱載吹匪墳篇之獨叶一張一弛豈琴瑟之空和八絃有截四海無波物阜人蕃雖已歸乎至德罷來獻舞蓋於斯而靡他其理微其用遠論有助也作大君之得一考無情焉同八風之次萬可謂我詠斯暢我律斯疏發揚六義孕育羣方

商之告又云吉日知此湯陽之問師乙歌如何其堂上堂下既獻既酢百拜於堂八音合奏天地潛會鬼神相依既和既樂無親惟德是弘忠愛無斁其有恒益致理者妙非習樂音生惡可察識德可畜興於周后奏播種黍稷惟文王昌不遲聲色雅頌奏於後昆幽厲蹙於正直觀邑人之詩則知我所以清六管順慶歌載唱載吹匪墳篇之獨叶一張一弛豈琴瑟之空和八絃有截四海無波物阜人蕃雖已歸乎至德罷來獻舞蓋於斯而靡他其理微其用遠論有助也作大君之得一考無情焉同八風之次萬可謂我詠斯暢我律斯疏發揚六義孕育羣方

政

審樂知政賦 以審以知政

唐 獨孤申叔

審樂也而五氣之為大也包有識彼無

氣維尋源派異而致用是同故政行而樂作而樂在其中是以皇華昭昭兮簫韶若此獨夫靡靡兮頹沛如彼鄭衛作而濮上傷焉絃歌聞而武城樂只故為政之善否實由樂之張弛惟審樂之大義其梗概也如是若乃終始類四維廣大象八區成質文於五色音宿密於三無奏宮而君位斯合動商而臣道克符角之鳴人斯度矣徵之應事而形乎理方玄氣政亦陰數彼師曠傾耳而在晉季札發跡而在吳惟樂之道也蓋精微於此乎不然何以深感哀樂惡凶札寂慮居安靜志遐觀故將亡之音哀以思至理之感深而寬是故君子審音以知樂存亡必見乎末孔理亂亦在乎先覺其道亂也噍殺作而彈慢興其世理也乘謳緩而樓驚則是政之所以異亦依於苟聽五聲以降矣諒八音而忽諧分合九功已成八佾新奏鼓虞舜之琴瑟植庸舜之干羽故能仁洽道廣澤融德滿聽之忘味殊三月之在音化之式感寧一變而至魯容有作樂之賦者將合容於上古

無聲樂賦

唐 高 霆

樂而無聲和之至聲而有象樂之器特飭樂以彰物非克和之大義故保和而遺飾然後至樂之道備樂不可以見見之莊樂也是樂之形樂不可以聞聞之非樂也是樂之聲天藏其覆地厚其生四時和萬物成網緼煦嫗何樂能名豈非有之為靡無之為精魚泳重泉獸安茂草鳥謳頹於雲路人遊遠於至道感自遠於中情亦何擊而何考厥初造化衆籟未吟寂兮寥兮有此至音鄭衛作而濮上傷焉絃歌聞而武城樂只故為政之善無聲之以耳將聽之以心漠然內虛克以真素處此道者無日不聞於律度倏爾中動遷於內形涉此流者沒身而不得一變得意貴於忘言得魚貴於忘筌堯人致歌於擊壤陶令取適於無絃音留情以待物亦同禮於自然比樂也平而不偏正而不回貪且賤不以之去富與貴不以之來顏生得之恆巷而自然殷紂失之北鄙而人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無聲樂賦 以無字韻考時要為題

唐 張 措

神既和而人不可誣化將兆兮道與之俱故聖人張樂於無聲之境以造化之實區樂之作焉所以節百事物既忘矣於是盡三無其用玄玄其風于于發自靈府達於道樞樂師盈庭政行於廱擊廱考冲衣在御化成而不臾不晝矣自周隋上達堯禹或理或亂時更萬主誰不欲肅清家邦統一區宇莫能知無聲之樂而政教斯聚惟堙既考於鳴絃節宣豈專乎促柱移風莫大於出令修德不在乎觀舞故曰猶有五起政之所急徵之則道存微明行之則人用寧輯所謂君子設法貴與物宜日聞之政四方以寧過此以往予亦知其不經肆皇家之首出庶物也高張政典而疏數適中深具禋讓而剛柔洽時且無怠懱之風豈蕩然而不反何異闡諧之作

故貢然以來思是以素王閑居而觀卜商體政以妙願
盡趨隅之禮以聞恒弟之要不可以耳察又難以目照
方知風夜之詩遂合無聲之兆

樂德教胄子賦 以育材訓人之本為類依次用

唐 李彥方

王子垂訓導於門子戒驕盈於代祿屬師嚴以成教誨
敷樂德而宣化育長能從而可久幼能正以不黷悅之
以道寧假乎干戚羽旄動之斯和詎資乎匏土革木是
知深於樂者豈徒然哉暢生成於壽域導純粹於靈臺
明明而六德是以篤而羣心有開發之在前佇將成
於國棟由此而遊庶有詞於鄉材登於俊造釋其奸回
聆音乃接武而至樂善而羞肩載來且於中者表得中

而可等和者達至和而不素繫吾道之克廣諒乃心之
是訓青衿遊其悅學蓂帳資乎待問於以識璇璣之妥
於以言始終之訓然則祇者敬也居敬足以修身羣者
常也守常而能化人莘羣生之濟濟達誘善以循循肅
穆以居而文明有耀條暢斯及而樂教惟新然後以孝
友傳其師資春秋則教風夜惟寅弘廣博易良人胥效
矣美父母兄弟誰能間之內必成性外無越思匪解而
感物咸敬順以親師異齊國之聞於宣父叶奏考之
命以后夔惟德音之是進豈奸聲之能混入於國學習
者由是知歸祭於瞽宗享者於焉報本至哉聖人之設
教誨終古而無損

樂德教胄子賦 以育材訓人之本為類依次用

唐 徐至

樂德之極兮德教所畜德者體中和而定剛柔教者正
情性而端耳目既垂法於國胄亦布政於方族四術先
正三行祇肅所以明俊選之標表所以致才賢之蘊育
比師嚴而道尊信仁行而禮復樂正初協司成理該被
其風而導其志滌其溫而釋其回持筋骸以固束剛性
靈而洞開德義可依異射宮之取士程準斯在同杼人
之理材樂且致之行之廣運內無聲以是託表中庸以
垂訓在敬遊以務時貴端慤而待問斯乃成性所臻數
學相因既廣博而克已抑直易而以藩身不待考擊今
教備無假拊搏今行醇以道應物以樂和人事且符於
米廩義且暢於成均薛俟乎綺統之子率變何患乎膏
粱之性難馴苟以我於太鐸爾宜必誠必信苟以我於
篋鏡爾寧不智不仁庶居之也浚浚諒誨之乎諄諄在
聲音之道今以律度是維諧和是司在德教之術今以
友敬為儀忠孝為師固舍彼而取此念贊之而仰之足
使放心精正體道希夷罷銓衡於師氏識明命於后夔
寧鼓篋而徒至必振衣以慎莅俾行乎鄉黨尊尊長長
俾立乎黌塾庸庸祇祇夫然則寬愿者日益簡傲者日
損習語舞而殊源敦詩書而異壹斯教也教之至誠天
下之本

至哉樂爲德也保太和茂生育是以先王法之以成教
樂正尊之以示時睦將磨琢於仁義匪鑿斲於苞竹洋洋
乎節以惠和煦煦然致其恭肅其儀不忒故容止可觀
其道既弘乃進退可復信月將而日就庶不語而不漬
且有教無類道之原來廉讓之風斯扇愷弟之德不回
趨隅以繼其志待問以成其材於以見易和之容參於
前也中庸之德夫何遠哉何必朱干玉戚一起一儛將
以宮商克諧角徵潛運鼗鼓柷敔合於令名魚貫
青衿各惜惜於淑問百行由是內融三德於焉成順俾
夫遷善者樂以陳修已者德以真樂者樂也可以樂其
孝友德者得也可以得其忠臣昔后夔所以推其典樂

虞舜所以稱其聖人豈不以人心感樂樂其有倫者哉
今國家德教綏於九有禮樂達乎四維樸素遠符於軒
氏和樂方軼於周詩多士濟濟百僚師師誠之德可
見中和之樂在茲自君臣達乎父子性成也何莫由之
由之伊何行之非遠亦由端本去末化遐自邇然後外
可以維城中可以補袞於與樂乎實教人之大本

樂德教胄子賦 以育材訓人之本爲題依次用

唐 鄭 方

國有學家有塾播樂德之文采率胄子以化育始先激
其清濁而後攻其節目鼓篋之士宣聲音以相和挾杖
之時俾心志而思服語於效者執德不回道以樂者知
陽必來盈耳之聲詎作理心之教有開實俎豆之閑矣
寧鐘鼓而云哉動於外而暢於中使和其性進以德而
舉以事各盡其材惟其敷學必有謨訓成養以致和強
學以行問觀德畢賢愚之貫序德同長幼之分豈不以
樂之至也通乎神教之有倫不在乎竹設金石振乃貴於祇庸備孝友
彰教之有倫不在乎身惟彼樂之爲德是
陳豈不念終始而興學美教化於成均遂乃與誦諷觀
屈伸苟可以移風易俗不止於溫故知新保和於心暢
五聲而授之有道將運其業崇四術而弘之在人厥類
可知允懷在茲諒審業以知政由切問而近思初感至
音聽角聲而測隱變矣終慤雅性聞羽奏而寬大似之
且破之以蓄音加之以訓辭升學而在於春候合射而

成於秋時然則不教以中和不能知樂不教以博依不
能安詩是以學者爲王化之端樂者繫國風之本故曰
觀大學之道然後剛知因而滿知損

樂德教胄子賦 以育材訓人之本爲題依次用

唐 劉積中

惟天惠人惟王司牧必資立樂以化被聚賢而政肅樂
垂六德允接於生靈人抱七情於是乎修睦故命樂官
育樂德之旨教國子俾國人思服施行而萬邦作乂動
蕩而實紊茂育原其詔司樂闢靈臺選國中之胄子集
宇內之環材示中和於前俾行而不怠尊祇庸於次將
守而不回實克孝而克友必無間而無猜緬謨猷明
徵義訓樂同和而會極綱有條而不紊中爲忠告俾邪

樂德興賢于賦（以和樂行道）

唐　杜周士

國家自設而明講信修睦既移風以設教每登賢而制祿由是命司樂之職掌彼成均教舞勺之童取諸鄉族常德成事庸言可復納諸軌物則物有其容猶以威儀則儀無不敬日就月將不疾而速於以見中和之教克修杞梓之材可觀設篚請益攝齊員來嚴師尊道至矣休哉振鐸之旋無思不厭聽撞鐘之問有說必談心不忘於襲襲視有主於梅梅審依仁即童蒙之求我語成器如材人之理材且鼓舞鏗鏘徒聞於物格興道諷誦乖責於釋回豈如中以理心和而適分敬居簡而可久德有常而不奉孝實天經友爲義訓本其至也可以暢舒與之運則知敦和章德在聖與仁華蒙感於初志致輝光於日新於以代天工則庶績時序於以施邦教則百姓皆淳斯可謂理以樂成俗師以賢得人於戲至教在益無從匪彝合游洋以來學任道德而爲資孝友祇庸則無不順者自上下下可咸使由之夫然則樂之教也義微而婉以八音爲制以六德爲本既履孝而資忠宜任重而道遠若然者安得不慎其終而思其反者也

奉制試樂爲御賦（以和樂行道）

唐　元稹

臣伏奉寅亮之詔曰天子以樂爲御其義則那臣以爲引重任者無御不可播盛德者非樂而何蟠乎地而極于天[illegible]比於馬力發乎[illegible]鑒和豫之爲三比實居多大道既移則舞行象成於容載小夫或智則琴音決勝於聰歌故聖王取彼驟然方諧沃若制其節奏成乎行作聽祈格之什冀絕跡於覆車昭盛德之詞傳處危於朽索是以南薰既而虞德盛北鼙動而漁陽忘柱海內當平舊於勤華蠻人柄豈爭功於良柴之御也動無險阻發自和平周旋周害歡愛則行止之節優游靈府推之而洽治襲濕非勞載馳但布藝莊適乎足跡運以精誠感通於物格興道害我之步驟乃在於大鳴小鳴故曰得禽而誌遇不如率歌以仁聲且跋涉者疲於山川條暢者格乎宵昊慕

六律而百蠻慶至錫有功而諸侯軌道豈出戶庭非粵
擊考乘四時之變晒六鼇之徒旋鼓八風而行知八駿
之非實於是屏造父命后夔或無聲而至矣或先進以
導之豈獨周域中而利其衢萊亦將肥天下而浹乎骨
肌若此則宇宙蓋猶乎一馬牽制盡在於四維雖質文
更變而公共操持莫不得之者昌失之者損俗化清而
鞭朴廢和順積而車書混故臣稽前跪而言曰引重任
者御爲之先播盛德者樂爲之本伏惟皇帝陛下推是
心而居其奠臣徒欲貢所聞而安敢窺其閫

宣尼宅閩金石絲竹之聲賦 以聖德千祀發於五音爲韻

唐 王起

六律五音之美清濁始奏異洞庭之載張寂寞而來非
鈞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禋以祀徒在廟而見聽豈升
堂而足疑當其攝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惑鏗鏘始
傳式感三心聘圖無勞乎七十克諧聖域摳衣若化乎
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亥之而又亥惟金也振春容而
無跡准竹也象吹噓而未歇惜惜擊石如荷賁之初聞
杳杳揮絃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正聲之感所以同古
樂之發遐想乎返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月迴環揉宇
繚繞庭除惟恍惟忽嗷如繹如心方啓乃樂可依於固
將極大而蟠地豈徒舞鶴而躍魚疾徐有則清濁不忒

非審以知政非作以崇德藏書之壁時繹繹而難分夢
莫之極乍洋洋而未測鄉響雖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
不形簨簴無覩固可掩歌鎮於二四配莖英於三五及
夫鏗爾樂闋油然思深觀矣且驚夫盈耳廣居由是而
革心豈不以感上聖之旨歟三德之音哉皇家始崇儒
禮莫先褒聖爰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故僊遺韻之再聞
播乎樂府之盛

宣尼宅閩金石絲竹之聲賦 以聖德千祀發於五音爲韻

唐 許康佐

煌煌樂聲鏘鏘八珍里視之不見聽之盈耳宮牆如在可
配於鏗鏘餘音不忘島聞於年祀猗歟原至樂之作異
凡音之起靜而益深絕而復繹如洪奏嗜若同音豈
幽遠於玄造異中出於人心珍其節奏相夫擊柝發和
鳴於閭閻應乾頌於堪輿既暖乎可得而聞又思乎其
許不覩鈞一唱之數旦至於三比衆音之和不容於五
莫不動心而駭耳感今而懷古銜若在懸哀如在絃筍
寂無形興和我之二四聲詩合雅同鼓簧於三千事寧
同於想像理實問於言筌爾其融洩克諧肅雍清越通
明爲曲變化會忽激數仞以徐本觸兩楹而靜發憑合
莫以方奏流玄間而未閡故能動心掌和鄉皆順正德
有由於無愠教實倍於施令式彰乎不測之神以見乎
多能之聖俾恭王之是繹聞斯行諸稽太師之所謂始

作翕如且遺音於棟宇寧假手於玄虛於是辨清濁節
疾徐知笙簧之迭和訝鐘鼓之相於其變無方其來不
極靜好交至激揚未息簡子夢中之遇其志則流靈公
濮上之音其聲多愧昌若舒嘽緩遵肆直倆夫音聲之
道感通咸聽此而知德

吳公子聽樂賦 以四韻爲題 唐 高 郢

延陵季子節高神融博辨精通其識達其聽聽方酣吳
而聘魯因請樂以觀風主人於是設嘉饗進樂工陳金
石絲竹於堂上舞干戚羽旄於庭中客乃疑情滌慮幽
聽迭想翕如也見雅調之始作美矣哉歎至德之彌廣
自周而下自鄶以上備聞變態之音默見興亡之象時

則崇牙對峙簴相向柷鐘擊鼓乍陵厲而清壯鳴磬
戛纮又舒越而寥亮八音宣六律暢馬弭髦而仰秣魚
騫鱗而躍浪信可以察邦國政教之盛衰見造化陰陽
之情狀及夫曲已終奏斯闋言之者莫隱觀之者咸悅
足使夔曠心沮牙期思絕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夫禮
與天地同節乃爲理之樞柄化人之軌轍者占矣聖者
納於耳而察於心伊事也傳於古而繫於今陽春白雪
之歌其和寡流水高山之曲其意深姑使清濁不亂鄭
衛莫侵雖千載之後求何謝乎前賢之知音

吳公子聽樂觀風賦 以自東之西爲韻 唐 閻 名

有東吳子博識洽聞欲觀風於上國期留意於商宮審

亂山以命操觀風風而俗痛王綱之蕩蕩順天命之栖栖魯侯若盛德是稽古道是稽抑麗靡而不納見聖性以思齊知季孫之僭惟仲尼是與足以受無疆之休足以振將墜之緒何敵國之敢抗良霸功之可佇悲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薦神祇之所歆誘耳目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亟溺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鄰國之侵地聞志士之沾衣雖代祀則遠而德音不違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若監魯道之有蕩放鄭衛而不歸則可以得域中之大致天下之肥者矣

樂在人和不在音賦以聖人品民情以作樂為節

宋 朱長文

盛德與樂至和本人不在八音之制盡由萬化之純既備情文用寫歡心之極豈專聲律知非末節之因竊原樂與天同音由人起蓋喜怒哀樂既休於外而噍嘽散為邪形於此性聖人圖化俗而有作慎感民之所以積中發外必資乎漸漬之深易俗移風非特鐘鼓之美於時是以雅頌播之管絃既乘時而更制唯擇本以相沿順氣正聲為黃鍾之影響黃鍾大呂乃至理之跡筌羽毛干戚今是謂繁文管籥鍾鼓今敦稱至樂惟事元咸得其情性而雅奏容謂於商角理出自然歸老覺四時當而天地順乾坤定矣萬物興百姓樂而金石諧末論有濁且夫不偽者惟樂可畏者惟民聽暴君之作則墜頹而多懼開治道之泰則抃躍以詠仁非聲音之異道蓋憂樂以殊倫是以鼓清角於昔邦畢遺旱暵歌後庭於唐室誰復悲辛是以興替關時盛衰在政桑濮非能致亂也亂先起於淫僻英蕊非能致治也治必逢於睿聖未有功盛而樂乃不作未有民困而音能協正荀公嘗定於斯律終始音宗之憂鄭雖改於舊音曷救清人之病噫莫備乎二帝之大樂莫隆於三代之仁聲庶尹允諧分臻其擊拊嘉容夷懌分感其和平小則草木之繁膽大則穹壤之充盈非曠繹之能及實歡欣之所成舜廟笙鏞鳳有來儀之應周庭奠簋民懷始附之情異哉

樂出於和而還以審政之和音生於樂而還以道民之樂遂王道既遠數古風寖薄棲害而孝文之議柔寢房杜未備而貞觀之時不作幸逢聖代之緝熙既有名臣之討度於大府之尺以為之度累上黨之黍以為之篇推柴本之先立感興情而成若上方乘百年之極治而集六聖之睿謨臣請告成於蕭勺

今樂猶古樂賦

宋 范仲淹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宜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彼一此皆能感於神人原夫惟孟子之謂歟敷齊王之思慮民之道將進於樂之言斯昔以謂昔時搏拊實用洽於

羣情此日鑒鋤亦足康於兆庶蓋在乎君臣交泰民物
滋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寔萬邦之所
共諒百世之所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勉
土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
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誦夏絃
寧止古人之有作若乃鈞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
人之德下以悅萬國之心既順時而設教敦尊古而卑
今六律再推自契伶倫之管五聲未泯何斬虞舜之琴
其或政尚滋章民猶勞苦樂雖遒於前代化未暢於率
土曷若我咸臻仁壽共樂鐘鼓八音時序命變而不在
當年萬舞日新教胄而何須往古若然則不假求舊惟

聞導和其制也豈因時而少異其音也益理心而靡他
補益治世之音無遠弗屆較彼先王之樂相去幾何今
國家大樂方隆休聲選被曾不惑於鄭衛自能和於天
地與今古而酌中與英莖而豈異

歷代賦彙卷九十一

欽定歷代賦彙卷第九十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音樂

舞賦有序

漢 傅毅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
宋玉曰寡人欲籩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
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誦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
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所以進乎王曰其如郢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
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

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
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賓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
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詞曰
夫何皎皎之閒夜兮明月列以施光朱火晻其延起兮
耀華屋而燭洞房翩帳祛而結紐兮鋪首炳以焜煌陳
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
既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
能懷其藻兮武穀不能隱其剛簡惰跳踃般紛拏兮淵
窒光蕩改恒常兮於是鄭女並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
妁嫵致態貌嫮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眥連娟以

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耀兮華袿飛髾
而雜織羅顏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
陽亢音高歌曷樂之方歌曰搜于意以弘觀兮繹精靈
之所求弛緊急之絃柔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炁之廣
度于閒紲體之苛縛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
啓泰眞之吾高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
象兮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於是蹈節鼓
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與也若俯若仰
若來若往莊容罔失天可馬象其少進也若斟若行若
竦若傾厃動赴度若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
飛散遲疾合并鸞鵾燕居拉搭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
輕安絕倫之妙能感盡人之情精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
馭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
明詩表指嘖息歎詠氣若浮雲志如秋霜觀者增歎諸
工莫當於是合場遷進案次而俟抒材角妙奏容極理
軟態橫出瓊安嘑起時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
齒嘯音冽列紅唇皓袖翻飛若翔若留躡不履趾翼而悠往闇復輦已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
節浮騰累跪跕摩跌紆形赴遠淮似摧折繞鼓蟬飛
紛紜若絕趙鳥集樂弛殫殘蛭蛇蜿蜒翔雲轉飄習體
如游龍宓如素蜺睽睽眡而莫能測其不出旣於是散洽宴夜命遣諸客極
文列觀音稱羅綺之艷極聲樂之變盡心耳之歡窮
耽淫之意蓋以觀其風俗焉

舞賦

梁簡文帝

酌蒲桃坐柘觀命妙舞俄清辭北髮初笄參差俱集信
身輕而紋重赤脣發而帶急響玉砌而遲前度金扉而
斜入似斷霞之照彩若飛驚之相及既相看而縣眸亦
舍妾而俱立於是徐鳴嬌節薄動輕金奏巴渝之麗曲
唱碣石之清音扇繞移而動步韓輕宣而逐吟爾乃優
游容裔顧盼徘徊強紆顏而失笑作難怨而成猜或低
昂而失侶乃歸飛而相附或前異而始同作初離而後
起不遲不疾若輕若重眄鼓微吟調迴巾自擁髮亂難持
瞥低昂捧羞情恃恩懷嬌妒寵

舞賦

唐平列

陳思王榮分帝子寵列天孫集賢東閣追宴西園使趙
女揚琴文君送酒劉楨吮墨而作賦王粲稱觴而獻壽
樂者所以節宣其意舞者所以歌揚其氣不樂無以調
風俗不舞無以導情志王乃奏長歌登舞閣微絕伎於

行宮命天姬而走索同曳緒之翻聯狀跳丸之揮霍即
使燕姬撫琴秦女吹笙楚妃歌防露之曲陳后唱結風
之聲則有楚媛巴兒齊童鄭女躡凌波之緩步曳飛蟬
之薄縷掩長袂以徐吟頓纖腰而起舞低鳳翼於綺席
聽驚歇於促柱燭若蓉蕖折波而湧出婉若鴻鵠凌雲
而欲舉其為體也似流風迴雪而相應其為勢也似野
鶴山鷰而鷙鏡總衆麗以為資集羣眸而動咏觀其躡
影赴節體若摧折將欲來而不進既似去而復轉迴身
若春林之動條舉袂若寒庭之流雪乃其指顧彷徨神
氣激昂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作之者不知其
所觀之者恍若有亡別有丘園爵旅簪纓無厓擢高枝
於芳荂婓茂幹於長楚頓雌雄於飛伏卜行藏於虎鼠
思擢太常之第求奉揚庭之舉

觀舞賦 有序

漢 張衡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

音樂陳乎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涅衍兮漫隆離
於是鼓者皆奮日亦既晏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
服襲羅衣之璀錯申綢繆而自飾揚者咏其齊列盤鼓
煥以駢羅抗修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鶗雄遊
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揚纖腰兮亙折嬛傾倚兮
低昂增芙蓉之紅華兮光灼爍以發揚騰妙目以顧盼
子盼燭燭以流光連翩絡繹乍續乍絕裾似飛鸞袖如
迴雪於是粉黛弛兮玉質黎珠簪挺于繼髮亂然後飾
笄整髮被纖垂榮同服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
追形

觀舞賦 有序

唐 謝偃

惟欽明之昌運應靈圖而嗣篆紐二代之離術正干齡
之差朔可以治定制禮可以功成變樂實磐石之攸寄
固維城之斯屬欣微生之多幸濫高選於名藩列通籍
之渥惠承置醴之殊恩晨曳裾於東閣夕侍宴於西園
於時霜氣收露夜景澄廓雲撤層臺煙銷連閣流月華
以照耀開星文而灼爍嚴桂偃而未彫宮梧紛而就落
於是羅薦周設輔帳高舒露凝珠網風清玉除燭浮輝
於緹幕燈籠光於綺疏爾乃哇清哇揚激徵金石奏絲
桐理奇調問發訢聲互起從宴洽而忘疲歡情暢而未
已於是燕餘齊列給樹分行曳羅裾兮拖瑤珮簪羽釵
兮珥明璫擢纖腰以孤立若卷旌之未揚紆修袂而將
翳似驚鳧之欲翔退不踰曲流而不滯急而不促徐無
差節緩則馭遲遲唱遠則不促徐無差聲必應足香散飛巾光流轉玉若乃巴
姬並進鄭娘俱前對庶齊舉分庭共旋乍差池以燕接
又振杳而鳧連止有餘態動無遺妍似兩鬟之同發類
雙花之俱鮮進止合度俯仰若一節緩則馭遲遲唱遠則
迴疾殊去異制不可談悉若夫金翌的鑠細綺矣差方
趨應矩圓步中規飛袖雲委舒類飛霞曳清

漢屈若垂挪紫蕤華池既而曲變終雅奏關清角止流商絶頓華履以自持整文袿而竒節始綽約而迴步乃遷延而就列於是君王悠然懐古怡然自適遷思迴慮弛懸攸夕揖摛藻之賓引良談之客然後計發八索訊訶六籍語妙則衆絶希夷論遠則喻窮開闢議先哲之往軌考前王之餘迹方欲草登封之頌勒雲亭之石與日月而齊明同天地之不易

晉 夏侯湛

觀舞賦

專奇巧於樂府兮苞殊妙乎伶人匪繁手之末流乎乃皇世之所珍在廟則格祖考兮在郊則降天神納和氣於兩儀兮通克誠乎君臣協至美於九成兮等太上乎

睿文

兩階舞干羽賦 以皇堂階陛長 授清為韻

唐 閻 名

寰海之内長沙大野妖星既落兮天履其下皇帝將欲罷干戈而偃武修文兮是則羽舞比干羽文化區夏在昔則格虞氏之三人兮則韋我朝之風雅日麗黃道帝臨丹墀鼓震靈兮旌鳳翥舞童而協樂師兩階儼然而八佾舞之顧先而動兮成文在茲拊金懸始求聲於律呂揚玉戚非取象於華夷且干者兵器去其用而持其實羽者樂音美其聲而秉其質是用抑揚於倒載之後鼓舞於飾容之日盡穆壯成舒遲靜詘周旋乎東向西向行列乎左城右城所以增廣殿之煒煌所以符太階之光明然

後叶順氣繼和聲參精而白日重貫造物而洪爐再成必使萬類千品四維八紘革心而來約泄泄於靈府鼓腹而進仰覩蘊於穆清吾君是以點掌上之纖腰弛庭中之妙戲況丸劒揮霍巾盤慢易或洶湧於鼙抃或翩翻於鳥企諒文德之無補於樂情之爲僞若其條暢旁達聲明遠被俾其洞心駭耳屈膝交臂是知至誠可以幽通大樂益焉統同彼儀鳳之瑞格神之功雖非至理是必同風不然曷能去内利除脂網福如山峙澤若河廣蓋總干動其形容理固然於指掌而已容有窺萬舞美柏皇然後賦兩階之事知五樂之方

開元宇舞賦 以金奏崇文通神聲色為韻 開元宇舞就

唐 閻 名

禮以訓俗崇以移風我皇兮是崇宇以形言舞以象德肇開元子是則是知聖人之合舞也既所以誌數文教亦所以擬象周旋自我作古示不相沿豈比夫洪主習五行之典慶后陳兩階之前千戚之容維備文字之旨未全何以載盡美盡善待吾君其具焉望之如雲聚人爲君横御樓於北極張古樂於南薰八佾之羽儀繁會七盤之綺縠濱紛雷轉風旋應鼉鼓以赴節鶯迴鶴舉循鳥跡以成文周瑜之顧不作蒼頡之字爰分竦萬方之壯觀遷千古之未聞其漸也左之右之以引以翼整神容而裔裔被威儀而抑抑煙雷杖夸對玉顏而共春日照晴霓間羅衣而一色霧穀從風宛若驚鴻匿跡

於往來之際更衣於倏忽之中始紆朱而曳紫旋布綠而攬紅傳仲之詞徒欲歌其俯仰離婁之目曾未識其變通懿夫乍續乍絕將超復發落皓皓而以竽風騰星眸而吐月撓動赴度或亂止以成行指顧應聲乃徐行而順節且歌者所以導志舞者所以飾情觀其容也或以移乎風俗察其宇也或以表乎貞明振古不睹斯今獨榮掩雲門而奪大護鄰咸池而陋六英一人有作萬物咸亨臣固迷於日用願須美兮載厥聲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 以大樂與天地同和為韻 唐 張復元

樂者所以諧萬國舞者所以節八風故玄宗致紫極之舞朝太清之宮俾觀舞以知德德以容備省風以作樂

樂以文同吾君纘道紹修祖功將有事以朝獻必斯舞之是崇方其一人在庭章后列位奉常執禮以恭命太樂陳儀而歲事望至以龍升見舞童而慶至舞之作矣應其度而展其容樂乃徧焉動於天而蟠於地其始也頤步齊進端躁有序既乍抑而復揚遂將隆而還舉始躡跡以盻睞終奮迹而投袂動容亦取與陳器用之煌煌良衣裳之楚楚覩乎儛仰迴旋乍離乍聚翻輕風颯然杳兮儛雪霧而觀列仙飄飄遷延或却或前清宮肅然儼兮若披霓而觀青天惟紫也取紫宮之清惟極也明太極之先用之則邦國之光備施之則中和之氣宣徐而匪濁疾而不過小圜丘雲門之和亦何必比上帝鈞天之樂靜而不持彼羽旌方閒乎得禮執其干戚然後爲止戈彼延斐空歎於象箭宋玉徒美其陽阿詭繁合天地之大德調陰陽之大訓者乎洪惟我后遵祖爲大道其樂使萬物無不宣飾其容使兆人無不賴容有觀而作頌願播之於九域之外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 以大樂與天地同和為韻 唐 李 綽

和散玄風以條暢洽皇化之弘多是時也天地泰人神會舞有容歌無外故曰作樂以象德有功而可大

舞中成八卦賦 以中和所製爲題 德感陳爲韻

唐 張存則

樂之容舞爲則導於情榮於德製其衣而五方咸備頒其序而八卦不惑然後體利貞而疾徐有度法行健而循環不窮數盈而剛柔匪雜綴短而明德將融初配六以迴旋狀馬行於此及變三而成列知龍化其中信乾坤之簡易應金石之變通於是步日而前因風而舉乘龜蹑而委委雜昏曉獨而兵短合序既順之而不却亦明之而有所則離兵之不差豈進退之無旅則有應水之理象木之規疊若奔溜散如繁絲五色相宣謂神

魚和負八音成奏知雲風來儀震也坎也何斯違斯既以悅隨全其變化象山而乍結乍旋依澤而若游若泳狀巍巍之德仰之彌高節蕩蕩之音於斯爲盛是知良兒之爲美故必隨而不競是故聖人窮樂之變制舞惟新效知未而藏往故有要而有倫非干戚之前設若釣天之所陳至若鸞雲共臨瑞日同曜乍離乍合若翔若滿隨方辨色非前代之舊章應節成文實我唐之新製是知舞以適道無煩樂以審政同和觀象取則異乎倒弁峨峨則斯舞也實百代之不訛

舞中成八卦賦 以中和所製爲題 德感陳爲韻

唐 白行簡

卦惟體德舞以象功分其節於乾坤之位列其畫於毉旅之中初發六爻配數於六律俾並八體俾叶義於八風原夫乍合乍離進旅退旋參於繇而九變無撓辨於位而五方有序作既自於天心用必在夫君所剛柔斯別皆取象於負圖俯仰可觀各分行於曳繒兩其舞既備位亦陳贊陽和之啓蟄助雷雨之解屯卦始畫於庖犧當皇唐貞元之歲易成列於宣父在聖祖中和之辰度曲未終變態無極震艮以節其動止離坎以分其南北聞之者正性命而深和觀之者守精微而不賦繼廣韶之盡美晒夏樂之勳德徵其本察其儀成於巽而德風備矣變爲兌而聖澤在斯近取諸身且表乎是則是做大合乎樂號謂乎不識不知矧夫作者既取諸身

演者必因於聖詠瞻代而莫觀實於斯而爲盛其始也取於卦而施諸人其終也觀其妙而通乎政是以奠兹移移異彼僊僊象在於由乎致天地交泰德形於外以明保合太和且夫周八佾而北美漢五行而徒製雖冠華東翟於干戚之間起常陽於天人之際昌若容止合於象象幽賾殊乎卜筮容有欣千載之一時歌聖功而獻藝

舞中成八卦賦 以中和所製爲題 德感陳爲韻

唐 錢衆仲

舞者樂之容卦者象之則故因舞以成卦乃觀象以知德八音是節位必配乎八風五方具陳衣必表乎五色是以德從之理也功加有截化洽無爲作樂以習舞同

文而共規俾萬姓覩而悅服百代勤而行斯誌其舞者
員來樂人攸敘匏土革木兮鳳設六律五聲兮具舉初
就列以修容忽揚袂而進旅體殊舞樂九成征辨其疾
徐跡類義文八卦自分其處所行綴罔失尊仰攸同乾
坤定而有倫有要震兌分而自西自東藻雷澤以浹洽
象天地之昭融紛綸乎抑揚之際輝煥乎節奏之中進
退相依變易交映艮巽布而若離若合離坎峙而不譁
不競體山風之次序叶水火之情性周旋乎玄武之間
繁會乎羽籥之盛既而諧管磬感神人卦成列而不已
節有序而復頻赴度應聲倏鳳轉而龍翥攢青拖紫駭
霞縈而錦新翹遥兮比大章而未匹綠緌兮異釣天之

下陳哉后惟明舊章美製以嗣以續不陵不替和樂且
湛每立象以化人德音不忘故體乾而稱帝是知卦之
設也八方正四序和致象功以明德安可與茲舞而同
科

圜丘舞賦以揖讓為名

唐 閻 名

天子敘賢才之性地合禮樂之府命宗伯圜丘之宜教
胄子以六代之舞惟德是務以和為主執左手以執簫
就前衽以樹羽方將發揮五禮張皇六許忽投步而赴
節乍整容而自持雖鮮鮮與翕翕必庸庸以祉祗及夫
鐘鼓鏗鼓絲竹宴衍音容閒起千旄迭見屹然山立赻
然風從觀者如堵曷不肅雍實經國之洪範蓋訓人於

折倚昂折蹈節乖聲駭拍以促碎盡我儀於弱婚見
孫律於武姬入西河之劒氣曲響未遒邊風襲吹聞代
馬之清嘶發亡禽於詠類客曰若此之妖也以鄭衛而
前陳吾固知其將墜

湖南觀雙柘枝舞賦　唐　盧肇

瀟湘二妃桃花玉姿獻柘枝之妙舞佐清宴於良時始
其金罍欲陳象筵宿設考清音於絃管之部選麗質於
綺羅之列何彼殊之姱豔兮嫁娶嬿婉之豪俠司樂以魚符
發詠侍兒以蘭膏鴛鴦華燈張翠被微塵銅壺之刻漏
瞻銀漢之明滅佇新詞以潛習惠舍具而繞閣恐急節
之將差撫柔英而不絕及夫陽烏浴彩寒雞早晨登妝
臺而鬱鳳比翼對寶鏡而花笑春桂叢馥以彩翠玉
指皓以柴絢互飾鉛華畏素容之疑而苗苗爭春桂叢馥以彩翠玉
低之不均須臾褰正奉羞司樽舉酌左肴兮右哉兄能
予玉爵朱題起以垂虹素幕翻以騰鶴羅異果之芬芳
映雕盤之錯落時也羣工合奏絃悲管清升歌閱賓禮
成於是乎揮鼉鼓啾鳳笙雲駢四坐花芬兩楹舞師巧
詩於昭厲諧優飾蘇以縱橫且曰不市不獺匪鐸匪舌
古也郅支之伎今也柘枝之名因清角之繁奏見韶華
之並榮佳人乃整金蟬收玉燕襲舞衫突舞弁珠彩熒
煌鈴光炫轉外寶帶以連玉中丹裾而疊蒨則有鞏鐵
透速瓊琨四垂蒨蒨以雲匝袍戚金石鳴哉將翔將

及瑞煙詞方重陳鼓亦再歌我舉袂以容曳忽吐音而
清越一曲曲兮春恨深一聲聲兮邊思發傷心于薤首
秋雲斷鴈兮成積孤月歌扇于纖纖鳴聲于更催將騰
躍之激電赴迅疾之驚雷忽如厭乎揮霍戲餘勢以徘
徊屹而立若雙鸞之窺石鏡專而望似孤雲之駐蓬萊
輕撗翠觜銜錦香汗暫爾安逸復駢陵亂抽軋軋於蕙
心糺纏織纖之玉腕蹌蹌曠望若戀處以南馳俯僂迴旋
非為到而左袒拾華柱以雙舉露輕裙之一半花灼灼
鼓逢逢帽簷隨蛇腰曜芒之蘭之露裙翻莊蝶翩翩獲蕙
之風來復來兮飛燕去復去兮鷺鴻善睞睢盱侍師之
招周旋輕軀動盪蓼趙之讐香公則有拂林妖姿西河

別部自與乎金石絲竹之聲成文乎雲韶咸夏之數然
後能使燕趙慙妍威嫱掩妒我之容也匪木蘭之雄兔既多妙以多能亦再羞而再
顧鼓絕而曲既終倏雲朝而雨暮

鸚鵡鵾舞賦 以辰神俯仰爲若無人爲韻

唐 盧 肇

謝尚以小節不拘曲藝可俯顧狎鷗之侶因爲鸚鵡之舞於是襪貌裘裳章甫在容止可觀之際方見翼如
當絃管互奏之時俄逞退旅伊昔王事延爲上賓倍謁
者讓登之處遇羣賢式燕之辰俎豆在列尊卑且倫始
服膺於末席方酬賞於主人導曰久慕德音衆皆傾想
願觀儐儐之態用荅嘤嘤之響非敢玩人以喪德庶使

棲遲而偃仰徒欲見長胥利距之能豈比夫弋林釣渚
之實公乃正色洋洋若欲飛翔避席俯偃撫衣頡頏宛
修襟而左疑雌伏赴繁節而忽若鷹揚由是見多能之
妙出高舞之傷若乃三歎未終五音鏗作頷若燕而喉
頓鴛如毛而翼鉗衆容振衣而跋望滿堂擊節而稱樂
且喔咿之奏未終而洩洩之容自若於是媿欽啄盡歡
娛鷖式歌而調兼吐鳳觀屢起而勢若將雛以樂悅憂
既醉者於焉見矣手舞足蹈驩然者豈得而無是知固
此名閨邪莊跡屈同漁陽之慷慨都五原之噎鬱將美
其率爾不矯怡然任真自動容於知已非受侮以求伸
況乃意綽步蹐然後知鴻鵠之志不與俗態而同塵

舞影賦

耀金波兮繡户列銀燭兮蘭房出妙舞於仙殿唱雅韻
於青商頓珠履於瓊筵影婆娑態於雕梁圖長裾於粉壁
寫纖腰於華堂縈紅袖雙翥芬馥一房類雙鸞於合鏡似
雙鴛之共翔愁冬宵之尚短欣此樂之方長

唐 沈 郎

霓裳羽衣曲賦 以序

儒有悅聲教以自勗覩至樂於實錄如玄宗之聖代制
霓裳之麗曲豈惟象德以飾喜將以變風而易俗原夫
鼎湖道洽薰絃思深愁繁聲以哀志思雅樂以理心調
乎琴瑟之間無非故曲奏自雲韶之下盡是凡音乃制
神仙之妙響是知鄭衛之難侵與鈞天之潛契冀瑤池

之可尋時也廷臣並觀樂器斯故絃匏由是而居次簫
管因之而在列假宮商之具舉成曲度之妙絶變虞徵
之歌熊始頌遏雲振韻鏗之舞容忽驚迴雪既應絃而
合雅亦投袂而赴節已而樂自宸慮備於太常首遵殿
之古曲改製圖之樂章配八佾以稱美旋九功而無荒
盡文物之全盛致衆庶之歡康是知和平有因雅正無
比既容與而在目復周旋而盈耳融融然節奏合度儐
儐然周旋有旨逸調奏节既徵嘉名播今未已今皇帝
奕葉繼代明德是資開元之聖運復啓羽衣之餘響寧
遑觀兩階之舞干既乘殊俗觀三清之仙樂復播明時
下臣就列以貢賦喜聞韶而在茲

霓裳羽衣曲賦　　席闢　名

霓裳綽約兮羽衣臨蹤高舞妙曲兮似於羣仙長袂若緩而若急雅音或斷而或連想奏禁城之裏如聞玉皇之前迎拍動容綽約而羅衣曳霧含霜吐曲響亮而德音微天止有餘態動無遺妍昔開元皇帝以海內清平天下豐足思紫府瑤池之樂制霓裳羽衣之曲天天而花貌呈妍冉冉而雲鬟垂綠金石鏗鏘而不雜絲竹要妙而相續觀夫降蓬路臨廣場被羽衣披霓裳始逶迤而並進終宛轉以成行舞遵節以衮急歌和氣而韻長退若游龍之乍屈遠如驚鴻之欲翔趨合規矩步中圖方想其奏也示安寧尚款樸明樂之雅正辨樂之清濁進退合度俯仰應聲聽之而雅正斯在聞之而姦邪不生天地為之交泰日月為之貞明今我皇紹唐堯之業繼聖祖之德制禮作樂而和兆人端拱垂衣而朝萬國於是陳庶樂宴羣臣鄭衛之聲是遠神仙之曲是親雅音奏而合律妙樂作而入神變態而波迴風轉顧步而雲飛震靳已矣夫豈想曲罷而舞歇當望州而正春

霓裳羽衣曲賦　　席　陳　嘏

我玄宗心崇至道化叶無為制神仙之妙曲作歌舞之新規祖以衣裳畫法上清之物序其行綴乃從中禁而施原夫采金石之清音象蓬壺之勝樂俾樂工以交奏儼彩童而相對滴瀝合節初聞六律之和揉曳動容宛似羣仙之態爾其終節迴互震地轟天或輕盈而欲翔入風翰肅清音思長引洞雲於丹墀之下颯天風於紫殿之旁感乎樂洽人和曲含仙意雜絃管之繁音若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聽無非沖穆之音颯眥盈庭盡是雲霄之事吾君所以凝清慮慕玄風無更舊曲用纂成功既心將道合乃樂與仙同悅康平於有截延聖壽於無窮美矣哉詞則沖虛音惟雅正於以臻道遙之境於以暢和之性遂使俗以康平人無紛競見天地之訢合致朝廷之清淨小臣抃而歌曰聖功成今至崇修大道叶今皇風流願揣俾於竹帛贊玄化於鴻休

歌賦有序　　唐　閻伯璵

處書詩言志律和聲參乎歌以形言聲以導律時其開見聊因紙以賦曰

驗謳歌於樂府戒伶人以迭唱隨轉意合難為形狀始趨曲以與與終治風以颺颺繚繞容與透迤超暢亟五聲之參差極六律之清壯原夫昭性以純密寬乎率心於悠曠或曲或止如墜如抗盡或可續應而不還未絕悠往去有遺意荊王感而增悲楚淚察乎塵靡似浮絲以為緒聚乎纍纍若貫珠之為陛括繁言以

入節同大道而無器浮而不蕩聚而不盈先擊鼓以作氣尋鳴笛以遣聲亘箭笴之易響亂楚漢之疑兵動絶齊愛支離帶情或引商刻角或清濁迭至思殫於逆旅念採菱於江汀發河激之慷慨奏滄浪之獨清賦和角以悽切歎食薇之處貞於是載賡載颺思覆句引韻下散洽源上通若寒雲凝於沙漠秋風起於燕路情激烈以懷霜氣細組而梳露玉意綴詭聲指顧眷五噫之垂陰遵九章之淪語委頓颺颺柳揚縣妙啓子均洛北之白泉客埋淮南之桂或問以彈絃或雜以長嘯陟降配德登之於紀一曰三歎用之於宗廟至哉但疑其形容乎莫見其光耀跡載德流言居要九辯

勤於水土二南分於周召實鼎見於汾陰天馬來於荒徼徒觀其浩浩婿婿風洪決堯帝繼於虞帝禹跡盡於殷王肖周詩於魯宋欽湛風於沛鄉嗟人命之何幸逢天道之昭彰謀殷啟之匪懈載元首之輝光制頌創雅漂拿流商督統樂教士竹人庶展來蘇於日成諧擊壤於皇唐阿虞儀之齊濟和金石之鏘鏘白雲互進綠水激揚聊以永日歌而無荒

聽歌賦 建德王作

唐 謝 偲

君王以政簡務閒披覽餘日閱華軒以遐想臨風庭而自逸於是屏音編收綠帙息柔翰翫雅琴情廓志遠慮靜神諶於時日下梧宮陰高竹殿鮮雲始發光風新扇

盤珊於块扎上如抗下如隊極高天蝠厚地魚鼈鼈鳥
騰趠混葬砂而清泠入虛無而密級彼雲濃漫萬族連
延一空出虛無以布護淹寂寥而為濛既如蓋而如馬
亦自西而自東歌者於是噬嗑其頭吮吐噓唏氣調萬
象口運四時奏羽商而寒光冽冽動角徵而春光熙熙
聲欲斷而復清若貫珠之纍纍一成而芳氣初振風篁
木韻彼雲尚徘徊希微出入無依若往未定將行不飛
再成而遠思奔壯正聲寥亮彼雲斯應曲往來從風下
上三成而克塞人寰洋洋盈耳於是雲忽應聲赴節雷發雨集前者山立後者山岌力大不
可以動搖噴氣不可以噓吸風北不北風東不東輪囷
高下萬里願一致於青雲亦何階而望此及其調苦聲
切歌長意深天乎有耳雲也無心果疑影而不散為歌
者之知音定知志同則千里而應不同則造膝而悖谷
為徒而成暄日固戈而不沒苟精誠之激厲信感應於
倏忽則有花紮柱服楚艷陳娥妖姿膩理慢臉橫波珊
珊瑟玉趁蓼羅袿注眸之巧笑詭激楚之嬌歌曲未
離於咫尺雲已遍於山河假使勢雖迴天力雖拔山影
則可望雲不可攀思欲騁庸音之靡曼過仙雲之往還
一何難哉向使善亦過雲妍盖一貫耶正不

分則善歌者望風而結吾肯圖葺於哀哇之聲哉

善歌如貫珠賦 以聲氣圓直有如貫珠為韻

唐 劉鴻

妙為曲者暢於情樂為心者和於聲微至儀之難象因
貫珠而強名豈不以符雅正契虛盈聆纂纂之音無遺
曲折體累累之狀取象圓明方其咀宮商激志氣雖直
已而成善來道和而為貴當發德詠功之際伴照乘之
聯輝在一唱三歎之時若呈祥而聚緯其聲既全其質
彌玄發皓齒而暫啟增熠而暗轉連連閒赤水
兮虛瑩異滄海兮孤圓動白雪之發初疑剖蚌度玄雲
之曲終類投泉是知善葉其極喜可以飾不煩不體乃
端乃直赴於節奏的皪以交光盛於文想熒煌而化色

苟夫歌以心而虛受珠以玄而可久表於直而不表於
邪貫於心而不貫於手其奏也乃生於自然其關也復
歸於無有掩抑虛徐溫如鰓如誠激激揚而導志諒璀粲
而澄虛所以表和平所以類輝煥陽春為圖象之得緜
水乃驪龍之說知音者誠審其無象無形不知音者徒
謂其有狀有貫且道以物而相符事有類而形殊擇其
善者於斯息去不善者匿曜於斯須吾將結流徵
習緜駒清於曲喻於珠庶賞善而不昧比至寶以無渝

善歌如貫珠賦 以聲氣圓直有如貫珠為韻

唐 趙 蕃

歌有能者珠有至精託宮音於條暢因取象於圓明由
是同其妙得其奈二十皆宜圓繫之相合長短中度

方一一而渾成徵彼深旨明乎所謂本潛究於精微終
契言於髣髴故永言者以有勇而可保鼓珍者取無類
而爲貴將察之於衆音信端如於一氣始乃辨眞僞審
虛圓顧周流而復琴若的喋以成妍度曲未終或交通
而無朕成文不亂喜氣會於自然窅窅彌章規規可則
侔碧玉而增美寫朱繩而逾直方自理以心故必臻其
極清音作絕寧固象而斯末雅聲載馳信希爽而自得
則知歌之至計於不朽珠之狀符於妙有所以因彼洪
纖形於善否睇之不見誠遺聲之疾徐象在其中分陰
魄於先後是故事之精者有以方諸導延促而麗矣引
舒緩而直如聽其真疑自一觴之始舉其可方知三代
之餘然則淡以成規端然如貫時發響於春默每韜光
於璀璨求乎寂寞豈殊無腔而琭琭彼冥蒙匪同溢目
之觀美其連緜中矩終始相符暢於心信精粗而自異
端其本性小大以無遺足以徵詞於師乙擅美於緜駒

善歌如貫珠賦 以善氣圓直有如貫珠爲韻 唐 閻 名

明於以遂條暢於以考清貞揚穆穆之音端而陳德審
黍黍之節貫以成聲且夫發深誠表和氣惟中規之可
法諒徑寸而同貴儼然在上初宛轉以凝旒肅若飄空
想熒煌而動維惟乙卯傳宜商有焉溫良則無類於曲
合暢則有取於圓雅調相依而瀝瀝清音迭奏而睽睽
乍起黃鍾疑蚌開而色爛將吟綠水如浦沉而影連若
乎迴若循環疎非掩抑聲既發而明朗珠既貫而絃直
九功是闡同在握以騰光三歎屢闡非闇投而改色其
曲彌清其音彌久馳熠以文映度連連而相受出乎
口吻玄珠莫覩於可聞入彼虛無象固雖求而何有故
能直已中奮和心外舒咄長言而皎矣務妙轉以繩如
聆湛露之於光懸瑞景體橫汾之末目駐神居斯可以
正頻濁別流韻陽春縟響於孤絕白雲連耀於璀璨雖
闡唱以殊聲終合音於共貫是知大雅含象清明式符
曲折而必遵於道周圓而可法於珠俾將繼聲者識乎

有曲審音者知我無愈

善歌如貫珠賦 以善氣圓直有如貫珠爲韻 唐 元 稹

珠以編次歌以繼聲美韶暢而不絕狀纍纍於已成倫
佳朗暢屢比圓明度雖梁而暗絕誤緩網而頻驚響象
而然非謂守之以繩約氣至則兩故可貫之以精誠原
夫以節爲珠以聲爲緯漸杳杳而無極以多多而益貴
悠揚綴水訝合浦之同歸綿緜靑霄環五星以一氣望
明月而宛轉感潛蛟之泣若非象照乘之珍安能忘
在齊之味其始也長言遲遲度曲纏綿吟斷章而離離
若閒引妙轉而一一皆圓小大雖倫離朱視之而不見
唱和相續師乙美之而謂連當其拂樹彌長凌風作直

意出彈者與高音而踪極及夫屬思潛繫因聲屢有想無胜者隨促節而奔走以洞徹為精英比瑕玷於能否次第其韻且殷勤於士衡之文上下其音謂低昂於游女之手窈窕遠矣徘徊繹如髣髴成象玲瓏構虛頻寄詞於章句之表願連光於咳唾之餘清而且圓直而不散方同累丸之重疊豈比深泉之按亂懽無知者初惆默於暗投善則反之乃因循於舊貫美清泠而發越憶輝光之璀璨始終無異細大靡殊中規矩而圓折成條貫以紫紆似是而非賦湛露則方驚綴網有聲無實歌芳樹而空想垂珠美惡難掩前後莫踰亦比掄材之至者豈獨善歌之謂乎

唐 楊師道

爾乃闢飛閣之臨空望雕梁之架虹奏東城之妙曲命南荊之結風莊華豔於朝日長袖曳於芳叢度參差以儀鳳響嘹亮之驚鴻伊小臣之庸瑣預思私之嘉宴聞仙管於帝臺聽鈞韶於天漢悵帳嵫嵷之易晚惜宮羽之難遍撫長笛而多慙覽洞簫而興怨徒隸齒於羣龍信庸音其已薦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九十三

經筵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音樂

樂器賦

唐 鄭錫

漢宮昏曉兮移殿相望雙闕雲貫兮千門日長銅壺夜刻兮金鏡朝光鉦革鐘兮肅天居之步寂張猛簴兮壯神容之煜煌含虛宇靜應用無方聞之者朝警而夕惕扣之者神和而意揚此乃樂府之纂器宮懸之高張豈比夫羽籥絲竹匏土革木徒攢雜以鏗鏘若乃九陌初昏重門聚標清禁將闌繁星乍落月宿翠樓風清金閨發清聲之響亮覺層城之寥廓思遠客於鶉衣怨美人於罷幕足使懷愁者感之而增歔得志者聽之而愈樂豈在物之有心伴人情之所託及夫雞人未唱鵠論猶封星翻南陸月斜西峯出入萬室周流九重走軒車於金馬震謁簴於銅龍千官警兮清珮響百鳥鳴兮春露濃豈謝四宮之浮磬豈羨一簴之霜鐘而已哉夫其逐吹含空駕虛霧徘徊宮閣演漾官署虎賁守於仙庭之室遠盡青門之樹制之以劍思利器之一揮擊之以莖歎清音之狂愚豈獨稱皃氏於周典發鎮無以漢賦冤其泰容敦怨之音千石萬鈞之實共盡銘冶之妄白盡篆文之質總衆美以混成亮吹萬而得一客

有羇旅靈臺經過年首玄文未獻白賁徒久聲聞於外
空美鼓鐘于宮氣或在天誰知叡劒於斗懷洪音而未
發敢虛心而待扣

霜鐘賦 有序

唐 喬 潭

南陽有豐山山有鐘下泊洛川鳴則氛氣感而應也潭忝預
少宗伯連冥公特達之遇擢秀才甲科庶幾人間有是
器處然南陽則公陶居之舊也故為霜鐘賦以廣知音
詞曰

豐山之峰壁巖清琴之石森爽凌寒之松上無鳥飛下
無人蹤深杳杳以靜謐有天然之古鐘兩纂神資九乳
靈化寧失制於修舍豈遺音於寂擬每簴器以自閒常

宿懸而不下動於耳而藏於心必高秋之良夜於是洪
寥子日暮而天晶蕭瑟兮商音而風清爽氣無朕前來
滿盈飛然出復鏗爾有聲信不擊而不考能大鳴而小
鳴始則含胡慷慨旋復亮詘紆開若往若還徘徊其間
周其舒望奉於長青遠暢作浮空以紆餘更觸物而劇
亮入林叢肅在水湯湯泛盪淺瀨聯緜蹙蹙竽夜鶴怨竽
彌若寒猿悲竽更長餘韻春容隨風悠揚遠於洞庭浮
於蒲湖梧楸紛以蕭瑟蘆葭蒼蒼及夫夜已艾兮
弭靜山無人竽月兮初肅肅而自淒復硠硠而虛響其
迫窶隱淪學停文圖鑿圓而作要貫勇在於橫撞洞然而
來合毫思於一扣嶽上瞳曨星漢移松楓颯颯風
吾欲不書山鐘之狀何歌於此詠於斯

觀鑄鍾賦

唐 羅楚賢

陰陽作成于天地爲爐陶甄無類兮品物昭蘇上法下象兮智者紀圖終宵盡日兮工人製模圖之如何情專思苦苞之如何爽少缺土金堅以爲模度窕掇而成規矩設楹閒立扉戸通虛無以廢疑索鬲之有主尊鬼氏之安規錯說宮之信鼓青蓮妙異兮蒼生所怙檀施如山兮統觀如苞回旋周章兮烈氣激揚飛廉呈巧兮燄聲赫怒沸沸渭渭於日光霍爍燐亂青熒蒼黃玄穹之星夜落焉可作樂赤城之霞朝起無以比方疑崑崙之飛燦吸晴天之太陽聚徒侶走匠石煎金齊煉鉛液青白之氣畜精粗之氣適伶人奏樂以先導法侶焚香而接師顧觀者擁踵以奔騰畏叛者連袂以辟易開竇泉注踰模口鼎圖伶空而成功乃踟躕而方閣擣插開長總曳衆力共舉杜制歸禪關之清淨亂埃宮之塵禮合棄疏之文旋起熊羆之勢懸于簴鼓于宮氣凌空中充滿塵窗蒙惟良匠之鎔鑄尚其如此況鴻鈞之陶治行乎至公

洪鐘賦

唐 謝良輔

昔者皇帝度六律和五音章伶倫之士總金石之鈞將合樂以敬今俾洪鐘以平心當其形器作坯工進太房既列風臺伊震泰明謀以立象範撫不假出良冶而成聲函圖得儒宝以受氣動以發生尚羽大擊逢雷小鳴

穢浮爲之疎暢沉伏由其震驚如戰韻以待扣每登懸而惡盈若乃長鯨似小猛簴爲狴崇巒勁糾練磬潛越九乳形矣信音節於九州而鑠存焉更分儀於日月虛而不屈應而無窮廣典之器焉音之雄欲其能鳴幸春容以大和冀乎聞外必鈞鳥也有中不誇乎窮髮之墟實美乎帝臺之宮備聲考之無厭敢略宣於國風

鼓鐘于宮賦

唐 李 程

徵鼓鐘於前聞誠修身之善喻始自中出終能外布此夫暗理必彰善惡之由將以審音不失洪纖之度擊之于宮聲無不通乍超越以迴出竟周流而四充聞之者足可以自誠聽之者於焉而發聰若然則處暗室者可

無良而可恥故能分清濁韻宮徵將有感於動心寧取樂於盈耳故君子之聽鐘非其鏗鏘而已

簨賦

漢 賈誼

考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睢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戴高角之峨峨負大鐘而欲飛美哉爛乎亦天地之大式

六街鼓賦 以勤心對耳所非之道為誡

唐 王履真

惟道路乎此有其紀綱在昏曉兮用警於行藏設彼鼓節以為人防俾守度而知禁戒順時而繩方觀其四門洞達允達攸長不有司則政或以荒不有式遏則人或以數粵惟聖唐作法茲始岐路分職里閈對峙萬井

如綦三條若砥樹矗鼓也罔不式遵命虎賁焉各慎所履日入於酉俾於行者止斗回於天警夫居者起惟其度數自合銅龍之漏節其晝夜不失金烏之暑豈比夫繁於手亂於耳而悅彼妹者乎每司辰而不懈必候時而後動聲欻壯而旁殷遲通氣雄雄而中遏煩愈通迓廣陌莫卢于靡晨應雞鳴夕催人歸牛羊下時迎暮煙而斯發河漢云沒伴曉色而漸微此乃宇常有則守矩不違一厥人乎人慷其信齊厥政乎政絶其非不然者則是或見說下無所指使六曆時謬萬夫聽駭是知街之設也所以通達幽深鼓之懸也所以發揚聲音豈獨警其當路亦用革其非心職是司者爾罔不欽無先

天今以欲敗度無後天今則人匪恍別有養蒙以居惜陰為實遊藝鄒魯觀光咸鎬每聽喤喤之聲實樂平平之道敢課虛而進牘聊體物而摛藻

敢諫鼓賦 以聖人求諫之意物諫之道為誡

唐 白居易

大矣哉唐堯之為盛鼓者樂之器諫者君之命鼓因諫設發為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臣於忠信致其君於明聖將俾乎內外必聞上下交正然後為一人之慶賾其旨知君上之無私酌其義知臣下之勿欺獻納者於焉直節諮議者由是正辭故蹇蹇匪躬道之行也鼛鼛不已聲以發之雖言之無罪而擊之有時始也土鼓增革黃桴改造外揚音以應物中含虛而

體道不窕不漏白工人之作為大鳴小鳴隨諫者之聲考苦乃宸居誥誓聞閭洞開陰陽闔於天闢鼕鼕發於帝臺既頻夫欽其容宛丘之下亦象乎殷其雷南山之陰音鏗鏘以鼓譬容與以徘徊倣於帝心四聰之耳必達納諸人聽七諍之臣乃來故用之於朝朝無面從之患行之於國國無居下之訕洋洋盈耳幽贊逆耳之言坎坎動心明啓沃心之諫且夫鼓之為用也或備於樂縣或施於戎政以諧八音節奏以明三軍號令未若發揮喜怒啓迪諫諍聞於外以彰我主聖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忠下敬稽前典敘彝倫諫鼓既陳諫聲乃騁對善旌而俱縣義之與比將謗木而並忘慮必有

鄰是以聞其音則知有獻替之士聆其響豈獨思將帥之臣嗟乎舍之則聲寢用之則氣振雖諫諍之在鼓終用舍而國人

諫鼓賦 以聖帝之心為心 唐 王起

先王懼五諫之或蔽四聰之有蔽爰立鼓於朝得為邦之制臣之數也將宣堯衢之詢求之誠君之聽焉是叶從繩之契所以臨下國所以承上帝豈斆斆於金奏之間坎坎於宮懸之際亦既成止居然可分契無私之路彰不諱之君猛簴趯趯以特立直言謇謇而必聞聽其音知有諷而有諷察其狀亦非聾而非聾借如明明哲后輔

以賢佐懼德化之失慮政刑之墮必佇斯音用補其過乃有閭閻之閭誇誇如林或匪躬自致或造膝來箴叶帝閽而九重猶遠獻工誦而一人且深於是伐茲靈鼓殷商雷聲氣作拔抱雖假下臣之手聲聞鉏編終沃大君之心豈表識於作礎將思度於如金誰謂再而衰響不可過誰謂三而竭志由是達防口之政多懇通耳之言載渴引使天居大音所儲志惟勵乃仁則依於得夫賢悔善旌之所進箴於闕殊詭木之所書自得與一言而廢止何必諧八音而樂胥方今堯舜在上伊稷為政皇建極睿作聖而百官尚箴七臣猶諍用設之為舊典亦表之為新令念茲在茲是訓是彝藥石必納芻蕘不擯君惟無過願歌之而舞之遺鼓也高懸寧不考而不擊

數里鼓賦 以聖人立制智昔研精為韻 唐 柳宗元

異鼓鼓之設也恢制度於天邑佐大禮於時行即行聲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鉦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若乃郊廟之儀毘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而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聲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遵巧智而攸新招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春芸木偶應異途途之人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同德乎禮典鼓考聲克正於時巡雖道有環迴地方險易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幾而有為載考載

聲所辨於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觀其妙矣敦測其微細觀其徵矣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窒而有制於以明龍御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儀亦可紀紫微之星次疎玉漏之刻而應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義是研鄰敏音之坎坎陋促節之闐闐妙出人謀巧由神假時然後擊膺廣典於今茲動惟其常契周文於古昔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山業以成成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愆於素可舉而行宜乎騁異妙呈筆精圖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刻桐為魚和石鼓賦 以成鼓樂萬 唐 闕 名

物不可以智識念斯石之何為匪茲梧而不克況乎鼓與魚兮非類吳與蜀兮異域何合應於自然奮而不測刃乃霜落鱗非錦擢擊溫玉之形鏘鏘屢出哉擊陽之榦唯唯可觀叩宮寂寞而大音斯發中經訇而餘韻不殫是知同聲者其和易殊器者其應難逢逢之韻且千讙讙之音相萬不擊不考矣呈響亮之功大鳴小鳴豈抱沉潛之怨運之虛終應而不窮覩之者謂聲存視聽之表疑之者謂音在鬱蓄之中練響而洪纖皆答化氣而遠近必通初密如於縣古倏忽於暗空非誠貫可覽將神交所感孤生之質徒效用於汕汕可韓之姿終奮響於坎坎嗟乎石之為鼓也發於異鄉桐之為魚

也來彼殊方何終歲寂寂忽盈耳以洋洋自得於懸心應手豈待乎玉質金相潔鳳之稱餧罷在藻之用何長和之不止音亦無已詎微冥應之言適諧響答之美相須以成事有類潛籟相應以成聲寧限道里則知審音斯發者不可誣懷聲思摯者不可孤諧千古之善產為二物之合符向不過張司空也知其蓄靈響而已夫

唐 張仲素

玉磬賦

容有觀光於樂府見玉磬之騰英嗟至寶之朋契如截肪之曲成挺十德以為美諧八音而作程韞櫝來施尚秘璘玢之色在懸以和乍聞清越之聲當其磬師來求玉人爰格將古樂之是備自他人而云獲追琢既成磨

碧載白掩妻清之瓊珮洞開華之水碧然後張之清廟奏彼朱宮懸築簴而其容轉麗偶笙簧而其韻皆同明半規而似月發異彩而如虹鼓此昭質暢矣音律練響而鳴球可諧還和而浮石非匹燭鮮華之溫潤含正聲之縝密惠而好我為齊路以是珍藏或俟時殊泗濱之自出至於擊拊孔皆備虞韶而克諧清明可貴表尼父之忘味於以宣古風於以揚邦氣越羽籥之繁會聆鬼神於琴瑟豈獨質類冰凝響與風舉混金石之華清光不昧較隍池之寶美價斯騰是知叔之離而三代尚紀子之擊而千古攸稱則知夫樂之所屬本於化俗方將審音以知政豈在雕金而鏤玉麗矣哉荊山之珍于可

秦洞庭之曲

洞庭行磬賦以美而有度為韻

唐 閻名

水效珍于將應時而出珍于水于見可寶而逸當入用之晨豈可藏於密所以次其崖岸露彼真質清明內融符彩外溢宵舒夜度追分蟠兒之輝旭日朝臨下映皎人之室皆見其處幽遠誰見其中明媚皆知其隨波誰知其抱器郭家籍之不我遐棄觀其璞將有營工其獻情（原本闕二字）規模可定劃割方成色先芒而白氣溫潤而清是營是琢且見其能照載考載擊乃知其有聲夫如是守靜而素豈不以有文而明因得之乎名曷觀之乎器嘻同流不知誰念茲而存茲識者未觀寧寶之而存之

宸旒徐方維則泗濱而見呈祥聖代不同三獻之疑況貞以自持涅而不緇堅以自秘毀而不變既成何用之顧宜作當人之寶而敷陳雜衆類而朝見向若不合宮徵之韻不叶雅音之績聞之者謂為空言見之者謂為怪石則以日繫月徒勞盪於風波自秋徂冬難覩覩於採掇焉可見哲匠顧盼良工追琢奏曲者想乎箕箴審音者訓其清濁故知泉文者必有時藏器者不終否理代之音既作移風之義斯起若不聞大韶大濩扇詎知夫石之為美

泗濱浮磬賦 以水中見石可以為磬為題

唐 閻名

禹別九州磬浮泗水為下不昧雖深可視或浮於淺其清如砥含鮮白而未泐歷過流而增美日月莫逝水石相攻形潛水府律與天通值君子之深識調聖人之大中僊六音以繁會與四氣而玄同於以布聖理於以宣王風配以閭閻之位應乎亮則之宮伊美石之潛處隔清波而迭見僊混眾流不逸顧盼詎辭泗水之濱寧受徐方之薦安可配貢鎮而備清縣乎泊大君之御寓乃乘時而光宅作樂以應天象韶之成績設業設簴擊石拊石德音橫於履載至理彰乎損益鳥獸以之率舞祖考於焉來格固宗廟之發用豈泥沙之棄擲夫人之度物物無不可制禮作樂實忘已以愛人漯川清深亦披沙而求我不以為碌碌不以為瑣瑣將使致中和非以

娛密坐速堯心之克讓豈鄭聲之與福當其人之未知確乎安卑無小無大極幽而不隱不擊不考含和而莫移動符於有德靜合於無為不然者何以別清濁於是考存亡於斯降天神登地祇該夫和之至者樂音之清者磬天地之位辨君臣之分定苟失是耶以害直忠若於佐故君子之所以理躬

孤桐賦

于肇磬賦 以歌明君之為頌

大哉聖樂天知命憲章文武昭宣孝敬遊道藝之門觀魯衛之政知禮文之述作繫王道之衰盛將有託於知音故先擊其所磬俞如始奏泠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律中乃節而信清引而越以長何一氣之立則將此景從非為悅己作於朝而君臣同和聽於家而少長咸喜不達情者莫究其理不賞音者莫知其旨非有為而作焉苟樂而為國喻斯道之行如磬之聲合於

制度發以清英應小大以隨擊將原始終不可將迎伊物情之滯隔莫不由此而發明謂為藝以吾不試語之道而知吾志固非繫而不食豈止垂之如墜曾見訪於長弘反受嗤於荀簪彼往而不返欲潔其身如樂之無節則可奪倫叢有味於反音耳無間於日新何沒沒於隱者亦硜硜於小人忽忽也審音居然大辨動應而導暢

處中而獨善使石聲無定則我心可轉初末明乎弛張庸詎識乎深淺一雅一鄭正聲久遺子擊此音亦屢歎之唯聖有作圖教命變乃知樂正雅須復在於明時

笙磬同音賦 以聽之初者異 爲韻言爲韻

晉 班 肅

清明廣大之謂樂度均節奏由乎器既克諧於五聲諒同歸乎一致汶陽之孫徐斯有洒濱之浮磬云備吹噓爰發捭拊遄至等輔車之相依契歌詩之必類同夫影響常動靜而俱隨象彼壎篪每應感而不匱聯翩並奏聲音相和用不殊方予唱而汝和動而相躅固無偏而無陂列其容異簧猶之共器會其理若涇渭之通波載清載濁貫三才之合樂若浮若沉叶六律而揚音將九成而備曲比二人之同心如言行之相顧成乎德協冠鐘鼓之送奏樂彼欽雅韻復與時則若舞鸞鳳和聲互應斯乃如鼓瑟琴音之作也曲無誤者候適合度鏘爾中雅寧有顧於周郎自不惑於子野訢合皇王之化跡混同車書於天下遠而聞也謂羣鶴和鳴於碧空近而聽之如屬樂調韻於春風鏗鏘間發要妙無窮類金蘭之堅芳美而取媲配文質之彬郁和而且同何異夫羽翮在於同聲相資在於同志磬燿衡之並用謂相待而成笙章紅之自節則以同而異原夫律呂咸在吹擊惟時異同旋而樂只可終始而從之兩器玄通鳴簧與幽石相感二音冥合竹聲與石聲相追審至樂之盡

笙賦

晉 王 廙

其制器也則取不周之竹層城之匏生懸崖之絕嶺邊隆峰以崇高延修頸以充首厭瑶口之陸離舞靈蛟之素鱗銜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鉛鑪內藏合松蠟以密除蔇形丹以發光

笙賦

晉 夏侯惇

噬萬物之殊觀莫比美乎音聲總衆異以合體匪求一以取成雖琴瑟之既麗猶塵尚於清笙爾乃採桐竹蔚朱密摘長松之流肥成崑崙之所出抑揚噓吸或協或吹撫拈捥按同覆互移初進飛龍重繼鵾雞振引合和如會如離若夫經蔇約殺足使放達者循察通疎平曠足使廉規者棄節中管泠瀝足使貪縈者退讓開明爽亮足使慢惰者進弱豈衆樂之能倫邈奇特而殊絕

笙賦

晉 嵇 含

河洛之寶有曲沃之懸鏡爲鄒魯之珍有汝陽之孤篠馬若亟鼓黃紛款之聲浸淫靈液之溢喁喁亮亮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器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剖生幹裁斷黃設宮分羽經徵引商泄之反論厥焉通揚管橫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合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基黃鍾以壑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拊羽摹鸞音以爲聲如鳥

斯企翻歧歧明珠在咮若銜若吾修短內景餘籟外
透駢田獵攄紳鯨參差於是迺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
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
泪淚援鳴笙而將吹先盥嗽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
鬱以怫憒終嵬峩以凌詭又嘐愰而繁沸罔浪孟以惆
悵若欲絕而復肆惻徹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愀愴
測淢趣舋煜煜況淫泆盬嚘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
勇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
舞既蹈而中輟節將無而弗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
奏而列坐泣掎繼翩以震幽簧趙上箭而通下管應吹
喻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悽亮顧躊躇以舒
緩蝦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
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
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爾迺引飛龍鳴鵾雞
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
妃歎而增悲夫其慽戚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
也含嘲嘽諧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抒劫悟泓
宏融裔哇咬嘲嗻嘽諧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磐折若
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徙擾樂闋日移疎客始闌主
人微疲弛絃韜籥徽墮屏簇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
顏耀幽情披黃包以授甘傾縹貳以酌醪光放儵其偕
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恢而投琴況脩琴瑟與奏箏新聲

綏曲奇韻橫逸榮緟歌鼓網羅鍾律燭燈以炫夢
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大不踰宮
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遞
不遍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敎彼政有失得而化以
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
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笙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
能總衆清之林衡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
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笙賦

唐 李百藥

馮南都天才豔發含章挺生既研精於舊史亦流悅於
新聲佩銀章於東洛分竹使於南荊芬盛德於蘭蓀獵

香風於杜衍縱論文於雍笛留神思於和笙容有高於
郢都者聞結風之妙曲預高堂之歡宴捧長袖而善留
絕飛纓以增盼重風翼之次羽爰寫音之清轉請體物
而味言寄風流於藻絢君曰然勉出自西河奇籌生於
南國山川載挺之異班倕擅思之德固常人之所知無
假言而至於曲引繁會之美才人妖麗之則實有
動於會衣席陳解而祛惑塤傳芳於風雅將永代於刊
勤客曰唯唯惟八音之遞作總六律而相旋徐疾短長
之依潛寒暑風雷之所宣清廟象功則協武播於金石
良辰歡宴則鄭衛流於管絃豈無求於變俗將區分而
在焉於是玄英在昊青陽戒律雲構蕙授風生蘭室柳

佩翠而辭寒梅舍香而受日始覺華樹鶯啼早不信雖梁燕來疾縱勝氣之遒遥春光而怡逸命郊驛以迎賓爛華茵而促膝玉觴厲而不爽金罍注而將益佳麗新妝徐步長裾風揺裙佩日照釵梁慣同環聲乍出閑房時顧步而疑進或翻飛臨而欲翔雅千金之重價婉二八而成行發繁絃於流徽動浮磬於清商舒披蓮於舞席散垂藻於歌牀獨仙吹之容裔將凌雲而抑揚見秦趙之音劣識巴渝之調下掩衆枝而奪氣諒聲高而和寡歌狂會於楚謡詠承筐於周雅既駭聽於吳札亦留神於晉野婉婉鴻聲皆皆鳳鳴或萬殊而競響乍孤嘯而飛聲清則混之而不濁濁則澄之而不清實當無而隨流睇而眺愉應微頃而悽愴挫玉簫之清管息瓊筐之虛唱落遺響於梁間望纖腰於掌上既而重門半掩高宴將終歌餘音於霄漢遏嬌韻於房櫳遠而聽之若近而察之譬瓊枝玉樹響亮從風信絶俗之神算何變態之無窮爾乃綺帳垂紋行散亞雲斂楚妃歎獨婉孌於枕簟既藉寵而橫陳恣深心之秘龍燭華連理解兮鴛鴦之弊終起長歌於清夜寄微意於春風歌曰新聲繞自知舊響會應移願今賤下吹

變作一枯枝重歌曰爲想雍門歎當思執燭遥不惜妾身難再得方期君壽度千秋

壎賦

唐 鄭希稷

至哉壎之自然以雅不僭居中不偏故質厚之德聖人貴焉於是挫煩淫戒浮薄微孔氣人之事業暴公之作在鈞成性其由衆籟隱時自得於規矩任素靡勞於丹臒乃知天合成亦天綻既數有以通無滯固無以有用廣遶連寸長匪盈把虛中而厚外圓上而銳下器是自周聲無旁假爲形也則小取類也則大感和平之氣積滿於中見理化之音歆揚於外通而不逼遠而不背觀其亞五聲調六律剛柔必中清濁無失將金石以同功豈笙竽而取匹夫知樂既會於燕姬相親命嚾瞍爲衆人應仲氏之篤自諳琴瑟雅俗者之鼓無相奪倫嗟乎濮上更奏桑間遂起大希之音見遺俚耳則知行於時入於俗曾不如折楊之曲物不貴人不知豈大雅宇道之無爲夫其高則不偏約則不和是以柱乎台觀而文侯恐酣乎蘭室而武帝悲政者宜宗立樂者存旨化人成俗何莫由此知音必有宇以盈之是以不徒忘味而已

壎篪相須賦 以樂記同聲後改作高韻

唐 許堯佐

彼壎篪乎謂何同律呂乎相和苟論功於鬼樂載有德而同科遂使乎之足之候清音而屢舞伯氏仲氏諧雅韻於升歌疾徐共節長短同氣

今雙起爲合雅而諧聲故殊形而共理然則大篪諧奏美矣德音之音嗚壎獨聞同乎以水濟水是故變通可象節奏斯呈兩韻方舒我則腐之以疾我音斯濁爾必德之或清荀同方和助化故異氣而成聲信可以發揮韶夏協贊和平故得舞獸呈姿豈繫於拊石嘉賓展禮不讓於吹笙且壎資土以辨類虡假竹而成器土容質可以待素心竹聲清可以滌煩志是則相從以和律相因以成事苟洋洋而在聽諒醇醇而自致且彼鼓鍾于宮未足論乎異同鳴琴自手且何議乎先後豈若宮商並奏律呂相宣調五聲不資於繁絃應八佾無違於折旋樂則既爾臣亦宜然壎之得旃載期於有蜻臣之

主必致乎無偏唱和之功備矣鼓賛之道存焉故能振三代之風合九成之樂彼眾器之雕飾此羣聲之煩數又安足擬壎篪之純質論聲音之清濁

金錞賦有序

梁簡文帝

舍弟西中郎致金錞一枚周禮云鼓人掌六鼓四金以節鬱柴以和軍旅以金錞和鼓金鐲節鼓注曰錞錞于也圜如堆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淮南云兩軍相當鼓錞相望若古之禮器飾軍和樂者矣音奇而賦之其辭曰

有錞于之寶器實軍樂之兼珍伊前古以爲美成名者之匠人採赤銅於靈溪若夫鼓以陽鑄

皆之陰炭是鎔是刻圜以象規形之可觀以妙聲之遠聞譬洪鐘之虎紐學章鼎之龍文至於冀闕先列金石俱諧八能效技六變程才觀雲龍之髣髴望威鳳之徘徊沛縣留三日之飲平樂有十千之杯捏奏第之峻慨伐晉鼓之嘽咛皆能協宮和徵節往還來宜奏有序度曲可觀節金鋪之非德噪商鼓之易躁應南斗之鳴琴雜西漢之金丸若夫伏波出討貳師遠征蒲昌對戰孤竹臨兵映似月之運羽飛如鬼之去莊軍魚麗而齊上陣龍騰而俱行望烏雲之臨敵聞修風之入營壯士赴屠良馬絡鐵野曠塵昏星流電擊日侵山而欲隱霧陵空而不滅望水色而知寒聽音聲而識節雖此時也盡角已竭胡笳不吹刁斗暫拍金鉦虛置何爲和之不啻而吐聲之悲雄乘制六師之進旅警三軍之武志嗟吾弟之博物實愛奇之已深識且鑒於鳴石貶肯臨於菜金如陳器於柏寢似出鼎於汾陰豈寶玦之爲貴非瑚璉之可欽昔武部之一扇乃銘功以述心翔元嘗之五熟又刻篆以書音況茲贈之爲美而古跡之可尋聊染翰而操筆終有鬼於琢琳

記賦 以五音書論 附焉

唐 李 程

自然之器記也可觀宜標名於曲沃竟入用於案府將以驗遺聲追淳古聽自分乎雅鄭事有動於三五俾夫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九十四

輯選者議官起居注館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音樂

琴賦

漢　傅毅

歷萬物而將降觀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以特處踰遠路而遠遊圖盤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劂逶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琴賦

漢　蔡邕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本冷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協之鍾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推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琴賦有序

晉　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

閑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須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沸為貴麗則巍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體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緻敘所懷以為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則盤紆隱深崔嵬峯品玄嶺嶸巖岸峭崟丹崖嶮嶷青壁萬尋若乃重巖增起傾窶雲覆邃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藻神淵而吐溜爾乃顛虓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觸隈鬱怒虓休洶湧騰薄奮冰揚濤前洞瀉蟹蝗相紛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遊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璿翕赩叢集累積奧行於其側若乃春龍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王醴涌其前立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綠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

榮期綺季之疇迺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嵎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遵若凌飛邪睨崑崙俯瞰海瀆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窮時俗之多累仰冀山之餘輝爰斯嶽之弘猷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騶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與慮思假物以託心迺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通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旅法班倕騁神鍥會裹厠朗密調均華繪雕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捧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慘亮何

聲代起歌曰凌扶搖今志瀛洲要列子今爲好仇餐流
瀣今帶朝霞步翩翩芋海天遊齊萬物于超自得委性
命今任去留激滄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闋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頹攘皓腕飛
纖指以躡絲紛徹蕭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
桓氣養從容祕器閑奮逸響雲亂牢落凌厲布濩
半散豐融披離斐韡爛奮奔驒英聲發越采采棻棻或問聲
錯糅狀若詭趙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乘後卒同
趨或曲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離而不絕時劫倚以慷慨
留聯而茂踈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
逼拊搏景諧間不容息瑰聲偉彈不可識若迴閃舒
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暢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嬉
順序而委蛇或乘險投會激隙趣危嚶若離鶣鳴清池
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縱緣離繢微風餘音靡靡
猗猗或擾擾擾摽摽繚繞繳微行浮彈明嬉瞭惠疾而
不遠留而不滯翩翩翽翽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
和鳴鏗鏘中節感神動天若衆龍翕習而察之若衆龍翕
多姿又善始而令終時迴旋妓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
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迴旋友生以遨以遊觀圖登
重基若景林翳華芝臨清流賦詩嘉魚龍之逸豫樂
百卉之榮滋理童華之遺摽悽遠慕而長思若迴華堂

林愴傷心含哀懷呼天不能自禁其原樂者聞之則欲愉
歡釋抃舞踊溢留連一唱三歎盤桓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
怡養悅念敘穆玄真恬虛樂古葉事遺身是以信惠施以之
之廉頗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
辭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顓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
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歲日用而不失其序人動
物益亦弘矣於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
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鷟於
庭階游女馴禽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蚊行之衆類
嘉斯樂之敦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
之所貴亂曰情愔愔琴德不可測分體清心遠遊難極于

良質矣手調公世今紛綸會冑寔衆藝今識音者希鼓能珍予能盡雅琴唯至人今

古琴賦

宋 陳 襄

客有琴枝之琴號曰太古之器樸今不文淡焉無味痕交結而盡生色斕斑而塵蔽疎絃危而不奏瑤軫屻而幾亡時至道之難行展知音之未至凄凄然冷冷然故獨以因時而遣意洎乎夕照西流蒼梧半陰對明月之千里上高臺之百尋爾乃容妙慮開沖襟撫玉柱揚清音不獨解吾人之慍將以平君子之心太丘子乃輾轉不寐振衣而起徬徨於流水由是納中和鋪修靡審樸署之遺韻達真

紀之妙理忽然不覺至道之入神而大化之陶已別有宛洛佳客金張貴侯今主歌今邑詠朝歡今夕遊設瓊漿于綺席張翠幄今青樓莫不弄秦聲歌郢曲吹女媧之笙黃帝之于文之絲竹然後酣酣乎醉鄉翕翕乎歸軸又安能審雅操之微妙聽丹絃之斷續而已哉嗟乎大道既頹流益行雖歌吹之滿天徒管絃之亂人方今朝廷寂清天下化成願以古人之風變今人之情以今人之聲則斯琴也可以易俗而移民而斯世也可以肖僞而歸真

琴賦有序

元 楊維楨

天台蔡仲玉以琴訪予水南山北樓希音逆洪而無近世新聲之變蓋蔡君力執古道而深造樂情者也於其別也作琴賦以贈

伐孤桐兮龍門斲靈梓兮泗濱配美木兮陰陽繩朱絲兮金徽玉軫兮倫成綠綺之雅製兮君臣準遺則于泰峰比正律兮伶倫於以御夫至人蓋其理中和復清真宣八風明彝倫感天地動鬼神秦漢不能聞其郛而鄭衛不能入其淫者也夫自虞歌卿雲襄祭不宣東市絕調高山毀絃黃鐘擯棄正始沈焉鏗咬遷變下俚嗤嗤乎野排田連起能傳其不可傳吾子佩焦尾象前賢嗤子野排田連起千載而非後追太古而無前得非痞萬雌而雄鳴鵠凡翅而孤騫者耶爾其餚酒登盧熏燕饌清風介朗月拂素雲彈白雪朱絃既絕玉指作操宮羽相宣角徵參發雅韻侯永長歌起節鳥款款宴鳥屑屑蕩鳥喬喬菀鳥咽咽綿鳥如縈攫鳥如折泛鳥如沸刺鳥如竭煥若春溫霧若甘霖繁若榮蕚葩若蘭若枯林高者拔鳥而峻下者濕鳥而沉急者矢鳥而激緩者紆鳥而深央央坎坎巉巉愔愔鏗鏗磕磕粟粟淋淋如冷泉激澗籟動谷鳴如巫山夜雨隴水秦聲如村翁野老之嬉笑如鶯喉鴿語之咿嚶如大風訇瓦而軒磕如晉濤鼓譟而湖湧至若詳其曲引則優柔溫淳長養俠渾郁乎南風之薰也融怡和順溥博沉潛洋乎流水之潤也愴悦坎凜悽惻怛愔戚乎履霜之慘也憔悴祂傍徨低回摧乎別鶴

之哀也其愛也深其思也長其樂不淫其哀不傷滌煩
夫聖導和養康懲躁寬郁立懦摧剛可謂至德之精音
而三歎於一唱者矣已而中聲五降均曲成調蕙弄向
德焚身之一中今躬忽見屈殊不知焦尾爲珍竟獲伸
於多識至矣哉感知音者願是做而是則

無絃琴賦 以清徹為韻

唐 王 起

陶先生解印彭澤抗跡廬阜不矯性於人代笑遺名於
身後適性者以琴怡神者以酒酒可忘憂琴無量琴也無絃彙
星徹於日下陳風軫於風前振素手以揮拍循良質而
周旋幽蘭無聲猶庭除之芬馥綠水不奏流舍後之潺
湲以爲心和即樂暢性靜則音全和由中出靜非外傳
若窮樂於求和即樂淫而和哀知和音以徵靜則音溺而

靜損是以撫空器而意得遺繁絃而道宣豈必詰玄鶴
以奉舜驚赤龍而躍泉者哉如是哉指載撫以遥以和
固向風以舒嘯聊援梧以安歌曰樂無聲兮情逾倍琴
無絃兮意彌在天地同和有真宰形聲何爲迭相待客
有聞而歎之曰樂也優者惟琴君之聖者惟舜精八音
而見重五絃以流韻故長養之風薰而敷和之德順
無爲而天下自理垂拱而海外求覲伊德音之所感與
神化而相參圖以極天而蟠地豈惟自北而徂南然則
琴備五音不可以闕絃爲音而方用音待絃而後發苟
在意而遺聲則器空而樂歇先生特執由心之理而昧
感人之功俾清濁不聞於小大宮商莫辨於始終攄之

深舍之愉促空韵而奚則角爲民徵爲事和無聲而爲
遞稽厥古以自異實詭代而違同孰若同靜華以發外
合悟和而積中傳雅操於心手播德音乎絲桐俾其審
音者悟專一之節奏知變者美更張之道崇先生曰吾
野人也所貴在晦而默理若夫廣樂以成教安敢與夔
而同風

五色琴絃賦 以言有南薰之德 唐 仲子陵

絃有五色而播蓋出乎舜宮方理之而登於壽域故制
此而歌夫薰風黑與青閒青與赤通或以白而受采或
以黃而居中本乎朱襄以至陶唐因加而自七至八以
少乎惟宮與商事匪因於蠶餌或不由於蟹筐圖客以

登先約黔黑于從歎於若黃及其鄰巴所彈師文所學
流連昭曠繚綢繚遵莫不因其靜好生此和樂張伯牙
之號鐘合師曠之清角八音克諧今自比五色相宣亨
有以盤固聲以至用終假色而爲美清音從內而發和
氣由中而起奏激楚則引以結風歌陽春則雜以流徵
或向虛窗或臨積水影歷歷而分形聲泠泠而過耳直
其能屈鮮其色而受汙惡以紫而奪朱常恐新而
代故大白若辱有以見至道之源小和必鳴有以昭儒
者之度宮姑洗則草木潛發歌黃鍾而川池異泛泉魚
滉瀁以躍鱗雲鶴婆娑而拂羽至如心有所感聲成於
文既爲章而爲物本有臣而有君哀而不慘樂而不分

若萬物之情性和二氣之絪縕別有鳴琴在笥徒籠其
觀木繩則直色然後取像同聲之不遑願乎亂之以
武

孔子淳文王操賦 以書有知人前 唐 薛勝之

文王有聲性聖能審初彈唯操知德音而有懷稍奏遺
音覺儀形之可稟黯然之狀已究錚然之響可尋述而
不作載好其音德必不孤諒前聖合於後聖道乃無二
誠此心達於彼心其神也邂逅相遇其慮也罔或不欽
則知蔽四方而氣正加一絃而義深曲引參哉調吟皇
矣穆穆乎順帝之則洋洋乎令聞不已同聲相應雖千
古而會徽音異日而論猶萬邦而聆遺美所以聖賢不

遠古今一揆且將合於心豈獨盛乎耳既而溫故知新
若聖與仁千里同風自冥契於風韻千年一聖當間出
於聖人王指迴軫朱絃應律遷八風而吹萬迭五音而
不一既而文德在茲以寧王道宥密斯操也必俟後賢
吾無間然陟降因我而著昭穆因我而宣符盡微之言
無毫釐乖於是叶同音之理豈合度差於前是謂惟神
所受繼聖之後自得於心匪傳於口稽帝謂之意勤止
豈無非天縱之才生知何有無音不合無德不宜翼翼
之心因心而會亹亹之善蠲善而知師棄於是作而言
曰子聖人也與文王而同規

鍾期聽伯牙鼓琴賦

唐 林慮山人

天賛厥德惟伯牙與鍾期一則能清師曠之耳　則能調園客之絲悋易象斷金之義應詩人伐木之詞審爾律呂不爾瑕疵何干歎子之見遇使二妙以同時且琴者所以約正榮邪弄者所以協情和性必藉其手敏亦假其心靜使音無所容於姦聲安得惑於鄭若然者信可謂能彈而復思乎音聽能彈矣若播於往古善聽伊何奏難鹵莽所以協律之六應聲之五故將中感於天地豈惟外合於匏土不爾何貴鍾期之聽何尚伯牙之鼓絕想二子徽音不瑕冥合匪愨於郢匠絕弦万超於瓠巴賴爾能聽知乎有嘉苟解捶宮以按徵豈勞樹羽與崇牙乃若敲禍恢珠當年入賦合絲桐之響希爾促柱雅琴顧惟小人之遠得迴君子之心儻能順聽伏仰訴於知音

鍾期聽琴賦有序　　庾　王太眞

昔曾侍記金門屬吾君就道久之事寢歸墩寧省窮服古詞思郭林宗傳曰貞不絕俗隱不違親賢哉斯文生人常格然限世旨不足每論嗣自咎及耿坐虛館疑神定聲於公假寐如聞琴韻當於清彈以詩書同乎知音為難感鍾期善聽因賦是以廣意

成連伯牙以傳曲忽覩師文子春而移情俟艮知轉化靡感鍾子期故有空山之谷清淵之潛幽人髣髴絶粒茹芝憑高梧引長飈激楚窈究流波遥遥陽阿布濩結緑參差高秋風冷遠浦霜莊素月滿繁星稀雅調閑逸流風遠吹鍾期當日傾耳志之怡性愜靈中矩應規躊躇四顧俟其偉而曰聽商則知愁霖春零闔角乃覩豁華秋榮羽發則寒生朱夏徵來則暑移玄英陵厲翕忽消息竭盛君子悅懌導心和平斯實庖丁投刃而節應郢人運斤而風生者也夫其高張絶絃韻清調苦悄悅惻慨一龍一虎猛將之逐虜冰雪採蘭蕙蘂嶷兮崇山勁若寒雲烈士之諫君時政燕趙望江漢行路難杳無畔

淋漓沸渭牢落岸澳遊子之悽愴微末振滌橫流悲宿昔心悠悠煞煞牧豎登孤丘哀引南音一何楚囚與歌百里又喜子莊應事能移體物聲愁或飛而不遠或摧而不留悟悟泠泠窮微達幽一偶鍾生之聽妙極而不周於是蘧蘧啞啞昭昭咨音有至而乃發發當及乎此時乃理雲和焉成沛感天地動神祇玄鶴鼓舞鳳凰來儀風雷並雲而隨黃帝之所聽豈伊代人疇敢以窺鍾子元然收聲反視流吟不已感崇之至精得音之微旨伯音之鼓益曲有此嗟嗟蒸韻盡美矣

朱絲繞指

達者觀物而自識卷縄而象直白能受采知成用而可
修樂匪在音遠款中而有得琴絲縄之為物託質以
自植幸操張以一伸任縱横而取則故能貞而守正動
以全真合玉和以不屈抱孤直以誰鄰若剛克以自致
諒柔立而有音齊達人之履道比君子之修身久而莫
渝豈紅紫之見奪動而不撓非糾纏之為倫當其兌水
初滋勢如泉理女工爰作視其所以如疑積微於秒忽
遂立質於絃紀察其本同成經以自綸喻乎時素直道
以如砥挂端標以有準持正色而為美將配德於清壺
願齊名於直矢故能從縄作直因物寓詞句一縄之可
法將百行以為師義足仰而象矣理自中而得之直可
自作吳感鮑君之與色非我行從與鑒子之悲將動挺
而自守庶回邪而不欺俾夫取象師心必由斯道考朱
絲之外物得素尚於中抱奚水鑑之足徵拒韋絃之是
假觀夫正不與奸色偉勸吾人之聿修直不為虛聲枉
俾吾人之取象故能名昭樂曲義暢人謨鄰在梦而不
理賤為直以統汙願起微而自正終守直以不渝足以
詭良材而轉雅操端循質而翰通途苟中正之可進願
從繩而已乎

失將絲賦　　唐　庾承宣

絲之為體兮柔以順德絲之為用兮施之則直從其音
而不改成其音而周忒故君子體直以為象履中而立
要豈委曲而取媚將動挺而維新既端懿以難匹想高
張而莫倫初未形紅兮信任其舒卷既比夫矢也諒難
乎屈伸寧懼不合於衆而改操不同其類而易貞雖立
質以假物立音而因人敦夫慌氏之功辨夫園客之養
非繞指以可悅將如絲而是仰志士以是而興歎詩人
因此而取象清廟之瑟非我而莫聞空桑之琴非我而
矣響惟直是與惟端是求亮節斐然以從俗恥紛若以隨
流天心保貞側媚見而用悔神道助正謇諤鑒而無憂
信乎去邪以受福執不顧正而身修閒其色兮未嘉素
其質兮孰美信執繩而直繩是若固矣而渥丹無比
欽衆之好我矣之而正他知代之惡邪直之而有以非

埏埴心器貴乎時寧三思而有贊諒一向而無疑道在
斯而為得文舍此而何之古所以嗟是非而莫分怨邪
正之難考多好任情而婚俗鮮能率性而行道何不墜
朱繩而獨異與羣類而且殊英英雖偶其道則孤儻斯
言而是當又可得而已乎

昭文不鼓琴賦　　唐　吳冕

息絃於大樸玄同忘琴音今至人守中道不緣情則
去聲而外寂德惟抱素故合和而內融於是見高士之
心出常人之境其養貴默其使尚靜及卷懷而克順反
不鼓而是通蕴藝如何玄德廓他知迷則達用晦實多
虛張不理俾指節而交黜入於脇心曲而同和且

人心靜爲常琴心虛爲主將寧體於道極亦守器於德
宇壞之無故常寂響而有餘用之則虧乃舍音而莫吐
故白適於胷臆亦何用於角羽顏子所以如愚昭文由
是不鼓近情好樂尚德養空罷奏南音悟人間之客寄
不操三峽體山下之泉蒙斯惠柔之古者竟生白於仙
宮夫動極則靜音繁不復守樸外眞舍虛內肅施絃罔
舉則見素而如絲沉聲莫發乃繁根而猶木因雅韻而
不奏識道情之所蓄此則恬然誰與寂兩自虧希夷既
遠妙理難探栗里無絃淵明則矯王門碎實安道更熟
是以飾外者貴其體備虛厚內者尚其包含於戲琴心騷
解幽響何答於以閒和於以虛納十指攸措咸制動而
是宜五音知常各處寂而不雜故琴默而美昭信仁靜
而道合

戴安道碎琴賦

唐 黃滔

拔塵俗之能琴其誰不欽戴安道之檀名斯異武陵王
之良義稱深降使殷勤將召來以聆雅越持誠懷慨憂
擊節以示句若想夫名利莫羈煙霞爲賞澗松雖聲於
梁棟野雪不侵乎羅網吳山越水韜物外之清光蜀軫
虞琴播一閒之妙響香區區何人戚遂白屋忽驚於
鵲鳥朱門欲俟於啼烏有平生探樂府錚鏘之妙爰
敎一旦剚俟門憂擊之徒於是貢出月窓毀於蓬戶擲
數尺之鸞鳳頭一聲之風雨朱絃遂斷類冰泉裂石以
丁零王柱交瑟誤隴鴈驚弓而飛聚使者爲知宣言大
非且異鍛珠之義寧同碎斗之識陌上迴塵走清風於
玉殿堂間釋手章素節於金徽於時野客相高時人或
陋梧雕桐斷以寧顧漆解膠離而莫救至若池亭夜月
之景巖谷春風之候逈當野岸皆思流水之曾彈靜對
庭蕤徒從幽蘭之不奏向若投綠綺以無意緬維城而
有情亡一時之高蹈移六律於新聲則此日知音但仰
躍魚之弄碧山煙露寧留藏豹之名則知藝至者不可
以簪笏拘情高者不可以王侯致終挺特以驚俗不斯
須而辱志於今人語其風孰不挹當時之事

魚琴賦有序

宋 梅堯臣

丁從事獲古寺破木魚斲爲琴可愛玩潘叔治從而爲
賦余又和之將以道其事而寄其懷
爲琴之美者莫若梧桐之孫枝夫其生也附崖石遠水
涯陰凝其腹陽劑其皮卑無漫戾而沉實之韻資噫始
其遇匠氏也有幸不幸焉故未得盡厥宜其於不偶若
陷於庸刻中刻詩加尾及蕃宛然而魚日擊而椎主彼
齊衆之律今則磬聞置兩而四馳粵有好事者竭來睨
之取爲雅器製擬庖犧徽以黃金絃以縻絲音和律調
乃升堂室嗚呼琴今過與不過誠由於通室始時效材
雖甚辱竽於道無所失今而決可以參金石之奏焉無
忘在昔爲魚之日

琴賦

元 熊朋來

庖犧氏之創物乎始弦桐以爲琴象離三之虛中兮戴九梁而洞越弦大行之五十乎不勝悲而半析浩朱襄之飄風兮擊五弦於士達暨三之爲十有五兮重華作而增八濛有番弦乎或二十而嬴七必五五而乃定乎與天數以爲一紛弦樂之殊名兮皆倣此而後出夫是以稽樂器之尤乎莫敢疑大而度長歷炎黃而陶唐兮爲咸池之大章韶以詠而永言兮聲依永乎磨歌之明良及周爲雲和乎友之以龍門空桑想夫制作之妙伶倫吹莪后夔拊乎曼龍度左公輸斲右其長爲黃鍾者九兮倍其九以爲首也其商爲頌瑟乎其宮以爲雅奏四方立揭卧滴竹亂木檛白虎之爪黃金之撥能使師曠瞶瞍已拙但見吐芭蘇蔡優裸程以助其喧庶都曇腦荅急由悲箑以奮其喝斬觀其指法則奉箏多撮琵琶多祖後多壁抑琴多擊窩比於琴家之俗吟按抑氣若一弦一柱取聲於自然而不假弄手以爲力也絃緊易先於寬他弦行世而寬不行爲是棄其祖而爲支裔之從權其根而葆由斯之萌也若通道詞仙呂託異人之黃授而律呂每混於俗稱怨湘哭顏疑斟琴之避徵而曲記例闕其徵聲又歌若一弦七律諸調皆在焉而隔八之弦自相生也然而箏笛之耳未能聽古淡者見操琴而已疲章句之備僅知守詁訓者閱歌詩而耳升歌示德舍瑟曷以又不觀於周公之禮經乎飲射賓燕禮盛樂備登歌在堂間歌在陛或以瑟二或以瑟四堂上備歌惟瑟而已若迺騶虞貍首間若疊奏鄉樂惟意二南先後燕有房中五絃樂學有宿雅之肄教皆三於瑟而他弦莫備此古人之所甚重今人之所駭笑者也自韓非之妄倫俳人之見擯秦蒙將軍剖之而爲箏易京君明實之而爲筑近代作古意浸泯若迺絲聲之器遠數之莫能既侯氏之坎坎師延之靡靡嵇阮寄嘯之具秦漢鼓鼓之戲於是六合百袖絲桐亦改其制太乙天竇弦柱各出其新意吳蜀楚之聲不同平清瑟之調淫異厥有鳴弦金縷左抱右擊檀槽銀妝孤柱四隔立揭卧滴竹亂木檛白虎之爪黃金之撥能使師曠瞶瞍已拙但見吐芭蘇蔡優裸程以助其喧庶都曇腦荅急由悲箑以奮其喝斬觀其指法則奉箏多撮琵琶多祖後多壁抑琴多擊窩比於琴家之俗吟按抑氣若一弦一柱取聲於自然而不假弄手以爲力也絃緊易先於寬他弦行世而寬不行爲是棄其祖而爲支裔之從權其根而葆由斯之萌也若通道詞仙呂託異人之黃授而律呂每混於俗稱怨湘哭顏疑斟琴之避徵而曲記例闕其徵聲又歌若一弦七律諸調皆在焉而隔八之弦自相生也然而箏笛之耳未能聽古淡者見操琴而已疲章句之備僅知守詁訓者閱歌詩而耳升歌示德舍瑟曷以又不觀於周公之禮經乎飲射

莫我好而吾琴之僻於是采孤桐兮南山之陽致文梓兮北山之北本以黃鐘度以周尺遂練朱而繅絲錐繪錦而貫質小弦之纏七十餘二大弦之絲八十有七初促柱以高張作試手而拂歷始往萬草之食載歌寤寐中夜以思乎涕淚漣漣之服但聞詞詩之聲莫知弦指之力逮手熟而習貫益心悅而志傳爲之歌伐檀若有斲輪乎河干爲之鼓考槃若有叩槃乎山澗方且陳抑戒以自警聽衛門而無閑賦白駒之逍遙諷淇澳之瑟僩和鳴兮中清寄散聲於咏歎共赤松而遐均異湘靈之悲怨僅流魚之能聽付貍鼠於不見諷閭情以自欣慶僕人之見訕遂乃避俗塵而韜銘足弛弦以回鷹善吾琴而不鼓思悠悠

乎待三亂曰皇哉肇琴韶以詠兮姬孔歌詩琴之盛兮瑟遠詩存歌不傳兮孰能諷詩惟朱玄兮勿求諧世我思古兮解弦弭柱羨皓文不鼓兮

清廟瑟賦

宋 陳 晉

文移於兮其神在天廟以安之兮於穆其淵玉在新邑予但攝政之七年八鸞鏘其來會兮亦以祀焉合聖兮諧合節拍相嘉雖兮不懈益處士濟濟兮駿奔走執豆邊籩夫基子鎛磬在懸有瞽有瞽升堂琴瑟兮疏越朱絃坐之西階之上兮使之奏清廟之篇歌者之一唱兮三歎商絲聲獨以運兮人聲渺緜淡乎若太羹兮酒之玄泉耳所入兮神之聽也專洋洋其上兮見者愀然後

存庶兮歲兮且千遺音此作孚兮尚搏詠之有儔微夫子其孰知兮以之冠三頌之顯自浴沂之一鼓兮寂寥塵編人心日以靡子鄭衛噪蟬中夜以思兮涕淚漣漣誰爲我瑟此頌兮寫予中之悁悁

清廟瑟賦

元 馮 勉

荷歟瑟之良材兮鍾天地之粹英紛柯條之暢茂兮蔭風露之清冷立基下謀之既遠兮又咸英詔護其弗逮詵后愛之不遺兮顧工倕其安在際有周之盛德兮郁清廟之載歌將需材以製瑟兮宣烈文之至和若有人其采采兮雲翹翹而來下羌翦伐以待用兮豈曰倕夫矩度遵公輸之準繩兮超郢人之巧妙伉離婁以察微兮聆師曠而審調倖娃旦之制作兮仰穆穆而敬止俾聲洪以且舒兮懷嶽音其不已蘊祀事之孔嚴兮殫後王之肅雝若陰降於彼蓍予聲朱陽其渾融肇黃鍾以爲宮兮迭商角而羽徵二變音之既加予互周旋其條理上君而下臣民兮曾事物而有徵表前緒之耿光予昭白日之精波冷幽而我揚兮若鳳凰之鳴岐又正直而不流予若詠羔羊而素絲紛陽律既諧於陰呂予若雎鳩之在戾又小大之純如兮若信厚之麟趾宜秉德之無斁兮儼多士之濟濟也一倡而三歎以從兮信遺音之至美也想其鏗鍾兮鏘鏞洛磬予琳琅羣音兮翕張總大成而有章大樂作兮萬邦諧天闕決兮地根

胤百祥今畢集四靈今斯來蓋瑟列於堂上之樂其功則浩浩而無涯也容或詰之曰子不聞鼓瑟而合於軒轅之律呂者彼豈不歌於周文乃徒立於齊門耶子應之曰瑟之合今浴沂風今瑟之用今歌聖神之功今瑟子瑟子與天地相為流通今客唯而退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亦而不已有肹蠁之在天今建清廟而莘止既邊豆之靜嘉子復牲齊之濟濟欲感通而有孚今含音崇而執以矧清瑟之最古今又雅淡而相宜頌盛德而形容今告神明而在茲伊太師之所莊今列中樂而陳之惟茲瑟之所制今長七尺而有奇又尺八以為廣今抗高古以自奇既懿美而合度今匪聖人其孰為何朱弦之既疏今又流越而聲遲斯焉所以為異今故淡泊而音希差登歌而在上今與人聲而相依乃一倡而三歎今致清廟之至遺靈皇皇而假今若彷彿其容儀諒不顯而亦臨予詎有射於人斯偉後裔之精誠今承辟公而奉祭駿奔走而雍遑今供宗廟之有事或嘗雖之顯相今秉文德而一致罄精白於此心今闔清瑟而會靈貺之叢臻今故福及其後

昆既制禮而作樂今遂偃武而修文深仁浹於四表今美化固於元元延皇家之丕基今永八百之歷年實先王之降監予保終始而弗諼有為瑟於孔氏予故聖心之莫予庶俾之以自警予合中道於規矩彼操瑟於齊門今志欲謀於進取奈如意之不同今亦何慙於龜龜

元 張師曾

緊庖犧之造瑟今妙制度之玄功雖窈冥之高遠今亦相與而潛通暨軒轅之有作今貴簡易而適中與虞舜之以詠今感祖考而來從誠後聖之嘉尚今用崇祀而攸同懿文王之至德今固純

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爲平調定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伎雖工伯牙能琴於茲爲滕皦繹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此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晉賈彬

箏賦

温顏既綏和志向悅賓主交歡鼓鐸品列鐘子授箏伯牙擊節唱萬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始奏也寒澀疏雅若將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鏘猶沉鬱之舒徹何以盡美請徵其喻剖狀同形兩象著也設絃十二太蔟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分位允諧六龍御也

晉陳 氏閩縣人

伊夫箏之爲器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于野考成列柱成陣既和且平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騁虞與鹿鳴歌連軒而率舞鳳踰跗而集庭汎溫浮沉遥響發揮翕然若絶皦如復迴二列乃致聲盡由卓柴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梁簡文帝

箏賦

江南之竹弄玉有鳴鳳之簫禹洞陰之石范女有遊仙之琴焉若夫排雲入漢之美含商觸徵之奇罷雍祠之麗響絶漢殿之容儀別有洞濱之梓發斡孤峙負陰拂壁而懷芳奔電揚突而彌固巖風擡拔而無傷途長峰澀人羣字至乃命愛班翦而成器隆殺得宜修短合思和寡妙伎雖工伯牙能琴於茲爲滕皦繹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此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晉賈彬

箏賦

温顏既綏和志向悅賓主交歡鼓鐸品列鐘子授箏伯牙擊節唱萬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始奏也寒澀疏雅若將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鏘猶沉鬱之舒徹何以盡美請徵其喻剖狀同形兩象著也設絃十二太蔟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分位允諧六龍御也

跎跎時淹樂久覩飛花之度密看春風之入抱令花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譬輕薄之紅過蛾眉如婦憂睹成波情長響怨意滿聲多秦相思而不見吟夜月而怨歌笑素彈之未工疑秦宮之詎和若夫鈞等復發蛾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烏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於荊妃足使長廊之瓦虛墜梁上之塵柔衣鱗魚遊而不沒白鶴至而忘歸於是乎餘音未盡新弄繁纏參差容與顧慕流連落橫釵於袖下斂垂衫於膝前乍舍倚而移柱或斜倚而續絃照瓊環而俯捻度玉爪而徐牽見微嘲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長吟之靡曼雜新歌之可憐歌曰年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裙合辟惡香鴛鴦七十二鬱舞未成行故遲來偉落珠之好聲文君慕女之清角上掩而不前言韜輝而恥學實獨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

晉 曹 毗

嗈湯之桐簨虡標清泉潤根女蘿被條爾乃楚班制器寫妙指巧絃龍身鳳形連翩窈窕以金彩絡以翠蕤其絃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動質明虛置自吟於是名倡人命妙選安御新奇酌金罍發愁吟引吳妃湖上風起以平雅前漢藏崔而懷歸東郭念於遠人參覃愁於永逢

箜篌賦

晉 孫 氏 毓母

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於張瑟類琵取

孚笙爾乃陟九峻之層巖晞承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孫桐伐楚宮之椅梓徵班輸以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縹以遐暢沉響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旻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登華岳路險悲秦道難怨蜀遣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以頡頏愚馬哀絃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冉弱以麗沉或頓挫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摠徵以騁商

箜篌賦 以寺等已開馬潤

唐 閻 名

山有梧兮猗猗乍雲鬱而風披豈雅琴之獨得諒箜篌之可爲澡谷者取則不遠度木者形之又奇篌以姓而得堂以次而知考宮商之清濁合韻曲之低昂其製也心北端之清虛合辟惡香鴛鴦七十二鬱舞未成行故遲來偉落珠之好聲文君慕女之清角上掩而不前言韜輝而恥學實獨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

箜篌賦

晉 曹 毗

嗈湯之桐簨虡標清泉潤根女蘿被條爾乃楚班制器寫妙指巧絃龍身鳳形連翩窈窕以金彩絡以翠蕤其絃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動質明虛置自吟於是名倡人命妙選安御新奇酌金罍發愁吟引吳妃湖上風起以平雅前漢藏崔而懷歸東郭念於遠人參覃愁於永逢

箜篌賦

晉 孫 氏 毓母

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於張瑟類琵取

人情之不已且禮則常履樂焉可臨禮虎豹而不至舉
因心而乃發惟弘雅焉鏗鏘守之不變豈桑間與濮上
而能亂越恨牙琴之不知吳由瑟之自伐

琵琶賦有序　晉　傅玄

世本不載作者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
其行道思慕皮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
上之樂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序
也柱有十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
云琵琶取易傳於外圓也杜摯以為贏秦之末蓋苦長
城之役百姓弦鼓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
孫近焉

素手紛其若翫今遊警薄於高梁弱腕忽以龍驤今象
驚電之總光飛纖指以促柱今創發越以哀傷時游移
以動變今聲繳繞以激揚啓飛龍之祕引逞奇妙於清
商哀聲內結沉氣外激舒誼沉浮徊翔曲折

晉　孫該

琵琶賦

惟嘉樹之奇生於丹澤之北垠下修條而迴迴上糾紛
而干雲開黃鐘以挺幹表素質於蒼春然後託乎公班
妙意橫施四分六合廣柔應規迴風臨樂刻飾流離絃
則岱谷麼絲篷首天府伯奇執轅杞妻抽緒大不過宮
細不過羽清濁有敘動柔而不茹伶人鼓焉景響豐碌操
暢絡繹莊手風飄抑揚按拉拊摧藏爾乃叩少宮騁

明光發下柱展上腔儀蔡氏之繁絃倣莊公之倍簧於
是酒酣日晚故為秦聲壯諒慨慷慨土風所生延年度曲
六彈俱成絀邪存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滿而不盈沉
而不重浮而不輕緑駒遺謳代宗梁父淮南廣陵郢都
激楚每至曲終歌闋亂以泉契上下奔驚鹿奮猛羆波
騰雨注殿飛雷逝

琵琶賦　晉　成公綏

八音之用諭於典藝書韶九奏物有容制惟此琵琶與
自末世爾乃託巧班翰妙意橫施因形造美洪殺得宜
柄如翠虬之仰首盤似靈龜之負甲鳳鳴鸞臨樂則齊
木柱柱則梁山之象屏撓以玳瑁格以瑤枝若夫盤圖
合靈太極形也三才判合兩儀生也分柱列位歧數成

堅以傾耳歎和聲之入神爰詔百辟備序厥因於是大司樂進而稱曰臣以末學闇諧前志尋斯樂之所始乃絃鼓之遺事強秦創其濫觴盛漢盡其深致爰有達人演茲奇器參古今而定質擬神明而攄思慰遠嫁之羈情寫絕域之歸志既而班匠運能約繩將設求嘉木於九折剖文幹而綴分割香檀而橫裂木瓜貞桔盤根錯節於是鳳簫散而花開或絲縈而繒結徒觀其為狀也則象形斗極殊姿巧製隨良樸之修短任規模之巨細既異才而合體亦刻方而為銳惟適道以從宜故無取乎蹇滯若乃琢玉範金之巧雕文鏤采之奇上覆手以懸映下承絃而仰施怡則西域神獸南山瑞

莢屈盤扈嶺迴旋鳳池開竇撥以更運帶文緩而旁垂聲備商角韻包宮羽橫却月於天漢寫迴風於洛浦始聞絃之既調乃長弄之徐撫應緩韻之疎節隨輕身之妙舞悲紫塞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歡金谷之宴仲容暢竹林之聚至如七德昭備六軍凱旋詣戎麾而威遠合金奏而功宣詠燕山之巳勒美瀚海之方鐫亦有飛梁邸遊楚館開促柱之再調聽鳴絃之疎彈叶高文而自達飛羽籥之無算又如長河草綠高樓月下入小苑而看花遊上蘭而藉野泛澄波而蹔鷁息長松而繫馬臨清流而撫弦與殊方而俱寫其奇趨則柳揚嘈贊聯縣斷續行徐變鶴之吟清壯三秦之曲望南山之

遥翠見西江之始綠少年有長命之詞倡女有可憐之調願百齡兮眉壽重千金之巧笑遠乎嘉客既醉高宴將闌浮觴劇飲披襟極歡乃催絃而急調交酬獻之無端若以河而注海亦終來而始殫盖感物動神和心悦耳豈根本之可輩奚綺粱之足擬夫道以簡易為尊物以精微為貴嗟曰經之已約乃包含於元氣叶笙鏞之律呂參鍾石之經急於是鳳簫輟吹龍笛韜吟玄雲掩影白雪藏音故以暢皇風之威武悦大雅之神心者也

琵琶賦

唐 薛收

惟茲器之為宗總羣樂而居妙應清角之高節發號鍾之雅調處躁靜之中權執疎密之機要過浮雲而散彩

揚白日以垂輝其狀也龜腹鳳頸熊攏龍旋載曲履直破斜成圓虛心內受動質外宣磅礴象地穹崇法天侯八風而運轉底四氣而鳴絃分金等徘徊而月照玉柱

琵琶賦

明 袁尊尼

原夫琵琶之為技也按調流音依曲寫聲下上其手逆順自經始無取多宮填徵經洪殺會節要眇希清旅容動思皓志懌情處停胡漢近稽漢京信樂府之妙品絲屬之雅鳴非夫嬌唱嗟劇明姿盛麗皓齒素院玉瑩肪照糺激盈耳駭目注則不足以稱捵工而繩絕倫諧羣心而娛極意蓋絲焉肉亮器以袖宣色藝雙珍古今

共旃容有與於茲賞者乃賦之曰夫何有美之沃若兮
洵娟婷而修婥披芝房以稟秀兮絢芙蕖而濯華擅絶
代於名都兮掩衆姝於天斜曰予幼好此薄藝兮醜俗
工委巷之煩哇謂上客儻其安坐兮奄日暮無以爲樂
也援四絃而試一鼓兮久矣斯音之不託也爾其擅
祛出手婉約善容徙倚於危坫討絃淒淒態逸情朗嬌若
凌空乍襞良已欲放之紅鳳延頸以倚臉龍蟠體以當
胷鴈節遒縮而高張擅檀槽攏撚而聲融華表應虛以送
響回忘慕藪以含風啓丹脣兮場修皓倡回波兮閒積
雪絃之疾乎鳧鶴兮貫珠協曲留屢抑澁奏鶯也爽切赴會
驚也促拍寒冰也正宮鏗喤鳳和鳴也悠延細

韻竹留清也倏忽激突戰騎驚也素然止劃擊梁繚也
曲終有闋餘韻裊也四坐靜聽蹙不覺其醉之醒也爲
客復酌跋燭更衆俱傾所領闇辭多思歡聆乃欣超調洽怨樂
歌代檀號孤子發圓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
絶哀夫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腸理激叫入青雲慷
慨切窮士列弦節武殺發沉憂結呵鷹揚吒太一聲淫
淫以諧謎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
疾麥秀漸兮鳥聲譆兮名伯奇於浦陰追申子於晉城
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寒也縟則
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蘇館幹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九十五

紹興甘露官起居舍人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音樂

笛賦

周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篁異竦罕節間枝之叢生也
其處磅礴千仞絶谿盤紆陰陽不治蚑蟲萬丈磐石雙起丹水湧
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露生焉其東則
朱天皓日棄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
則涼風遊旋吸遠存焉幹枝洞長築出有良工焉名高
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

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雌焉於是斷之
卿於易水上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敏手迭以
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廡命嚴香使午子延長頸
奮玉指摘朱脣曜結齒韻顏臻玉貌起奉清商追流徵
歌代檀號孤子發圓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
絶哀夫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腸理激叫入青雲慷
慨切窮士列弦節武殺發沉憂結呵鷹揚吒太一聲淫
淫以諧謎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
疾麥秀漸兮鳥聲譆兮名伯奇於浦陰追申子於晉城
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寒也縟則
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蘇館幹

有奇寶兮博入通明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乎雙
林間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為世
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
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長笛賦 有序

漢 馬 融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
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郡舍平陽郭中有雒客舍逆旅吹
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
追慕王子淵柯亭伯康傳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
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萬仞之石磎特簫亭而竝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秋涤敖
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嶺根跱之槃阬兮感迴藏
而將頹夫其面旁則重巖增石簡積頹砰无罅徐靡傾
是倚伏庳窮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澮峭容巖寢蹇寢
穿波岡連篇屬林簫蔓荊森梭椉樸於是山水飛至湧
水澹瀕流碓投漾穴爭湍華縈汩活澎溓波瀾
鮮淪宛陰旋庆濕瀑噴沫犇遯陽突搖演其山動柷其
振者歲五六而至焉是以罔介無蹊人跡罕到猱蜼晝
吟麗鼠夜叫穴熊振頷特麏昏影山雞晨聲野雉朝雊
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嗤嗤譙譙經涉其左右
唬聒其前復者無晝夜而息焉夫固危殆盜囏之所迫

集315-091

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
絃更與繁手累發密撥疊重躡蹀揩反蜂聚蟻同衆音
猥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暫怠雜弄間奏易聽駭耳有
所搖眞安翔駘蕩從容閨綏惆悵怨慕靡圖眞赦聿皇
永索乍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紛縕播紆經宛蜿
蟺篪笳柳隱行入諧變絃汩湟五音代轉按拏投臧
遞相乘遷反高下徵每各異善故聆曲引者觀法於節
奏察度於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聽遺弄者遥
思於古昔慶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問居焉故論
記其義協比其象彷徨縱肆曠濩敞罔老莊之旣也溫
直優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遒光之介也牢刺捥戾

諸賁之氣也節解肉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縯紛申韓之
察也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務揩鈹慷慨暫龍之惠也上
擬法於韶箾兩籥中取度於白雪淥水下采制於延露
已人是以尊卑部節賢愚勇懼魚鱉禽獸聞之者莫不
張耳寇駭熊羆鳥伸鴈視狼顧柎躁踊躍各得其齊人
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
遊臺戴尸歸皋魚節其哭長勮輟逆謀渠彌不復惡前
賢能退敵不占成節郭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官夫
樂其業士于世其宅鱣魚暢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
於斯時也縣駒吞聲伯牙毀絃斫巴爲柱磬襄弛懸留
聽瑾瑜累科屢讀失容改坐撫掩浚

流漫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與
事既盟汗藏澡雪垢涅矣昔庖犧作琴神農造瑟女媧
製簧暴辛爲塤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鏤金鼚石華皖
切錯丸挺雕琢刻鏤鑽管窮妙極巧瞲以日月然後成
器其音如彼惟笛因其天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
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
皇聖哲蘧益見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
盛美忽而不講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
其弘妙其辭曰

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
鳴水中不見已蛇吟竹吹之聲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裁
以當商便易待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

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

笛賦

南鄰退食兮北里朝息門列長戟兮庭張吹臺琴簫半
徹兮四關缺暮庶止兮實宿爰來狎主人與愛客
偫珍羞及玉缸方見稱於嘉賓因得搜其所藏厥草創
自羌胡更尚本乎所苞伐竹之眞寫龍之吟宰匠於是
運制巧倫於是審聽采以材力質來正直是揮刀斧乃
約絕量齊裁定調刻宮剔商周統運同短長合得器雖
貽子奴庸性敖簡於制故知樂實者見毀抱明者自
煎伯無奠於所在始敢多於此焉原不脫二字何止將就其美
苟成乎名矣情寧理未改爲務得奉恩光滿君口手之

凄冒君懷衰之芳不溢吹噓端含雅正堅处守節虛中俟命有若違親事主適道釐政樹以風聲達乎天聽美其窮不易規管能有截柔指斜據丹脣上列引氣內填流音外泄更微迭盛將聚復絕及乎和暢平施百志熙熙怨悲作萬夫變變協宮商以節宣隨應變以牢絡俾篇不爲舞鳳謳不獨雞鳴無以振木歌無以驚塵諒發動之感運宣金石之足倫願磐能兮宅君之掌握願度曲于布君之禮樂儻不遺於實庭顧何辭於樸斲

笛賦 唐 梁 洽

笛爲樂兮人所吹虛龍爲神兮天泉是居何音聲之酷似而性質之本陳想其形謂同婉若聆其響稍異翕如始其伐蔡厚地因材制器四孔有加五音具備無煩乎鈞簧促柱有用於娛心條志乍從容而稟亮究律呂以精粹伊滿堂之咸驚疑在田之忽至淒清韻起方將樂以忘憂想象雲生宴曰物從其類庶可以分於繁會詠難異於同異徒察其合嚼奔放激濁揚清如泉水之或躍疑御曰以飛聲象乎鸞有逢逢之鼓疑乎鳳有噦噦之聲雖掌如不及莫之與京曷若高下自乎氣洪衰應乎手曲引如變於雲霄霧雨若集其前後劉累聽之而欲奏葉公聞之而反走非影響以因依實混合於妙有東南之美厥狀奮箎不因乎度土合木寧謝於玉質金和調逸籥管之音含宮扶之祥若降於天如聞於野

穆公簡于徙得其遊魂白雪陽春冥稱其和寡考終樂以自然信斯笛之美者當蘧易持龍吟似之季長每悲於洛客鄰人能感於子期入耳之初喜攀鱗之有所迴眸之際覩截竹而在茲是知夫揮絃鼓擊以洋洋轉喉紆餘之靡靡夫神物之相應者無能及此

漢 王 褒

洞簫賦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於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徙觀其旁山側兮則崛嵬巖崎倚戲遙增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窪窊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茂色之冠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扈蘧蘧而遥其未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而撣連珠兮聲礧礧而猗猗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泊以嶽嶸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喧幸得謐爲洞簫乎蒙聖主之寬恩可謂惠而不費乎因天性之自然於是般匠施巧夔妃準法帶以象牙挍其會合鍥鏤雜灑終脣錯雜鄰茵遊糾羅鏈挍鐫斲緻理比挍擢於是通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閭於白黑之貌形憤伊鬱而酷礚陸離乎之喪精竄所舒其思慮乎專發憤乎音聲

故吻吮值大宮商今和紛離其匹溢形裔荒以愼吹兮
瞑晤湖以紆鬱氣旁迮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遐律趣從
容其勿述兮驁合遝以說譎或混混沌而瀺灂兮猶若枚
折或漫衍而絡驛兮淪馬競溢林慄密奉掩以絕滅嚊
霣暖踔跳然復出若迴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
唧而將吟兮行鍵鈐以和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嬈
繞以婆娑嚼嚴以宰落兮票乍弃而爲他要復遮其
踩徑兮與謔譮乎相錯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
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科條譬類誡應義理彭濛慷慨一何
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誡應義理彭濛慷慨一何
壯士優柔昷閒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輷輷
綏緯被淋灑其靃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
今良醇醨而有味故會聚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
之而不懟剛殺彊處反仁恩兮嘽緩寬優兮翫豫戒其失鍾期
以聚敛兮或拔拽以奮葉悲愴怳以惻慌兮時恬淡以
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于違其類舋頑朱均惕復慧兮
然跖蹻博僄以頓頓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
員時泰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惮
悦罔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
悲之不知音者洛而位之故爲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
摯潏技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陶那腹腰者已
是以蟋蟀蚸蠼跂行喘息蝮蠆蝘蜓蠅蠅翊翊遷延徙
迤魚瞰雞睨番啄盤轉睽瞀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
風俗之倫哉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
流波泡湲汎連超濊道兮踰越踰連絕淈殄池
于搜搜學指道迂回踟躇若往若還兮名琅顏子優游流離躊躇稽詣
亦足耽兮顏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
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
音兮吟氣遺響盤縣漂檄生微風兮連延駱驛變無窮
兮

洞簫賦

南國之紀兮江水深中藏蔡兮天姥岑試一望兮見簫
完之參差碧雲翼其正色白日出其重陰每含和以自
守雖歲寒其莫侵於是遒使夫匠人陵谽森昧明曲宜
拳重巖閭豐隆蔽成枝之龍賁擬衡花之鳳鳥作爲洞
簫其聲窈窕瞭普之士純精叶至尤澹澹兮無營浩紛
紛兮紘肆識指敏手隨抑揚之虛滿曲折等分任吹噓
而猋凑雨其爲樂也則蘇羅稽詣而逸其爲苦也則瀏
栗別清而悽或嶰蜕以相從復淋漓而遠破有若層山
抱空而晴燭巨海涵虛而多沚是以君子聽之載其平
辞及乎弄王既好簫史亦出登翠樓之巍峩結紅羅之
旖旎蘭橑蕙餘吹芳花浴日對吟空閣之情復感神仙之

術若乃漢皇未曙周勃護喪哀笳左引盡翼前張靈遷
迤而就挽思徘徊而永傷悽其吻吮誰非斷腸故若翔
若止心中定矣若及若墜不遠其類趣從容以向空乍
倚那以內閟信大雅之紆直繹茲聲之開塞亟天地兮
同和孰能與夫偕極

漢宮人誦洞簫賦 以清韻獨新宮 賦以清韻獨新宮 唐 黃滔

王子淵兮誰與倫洞簫賦兮清且新麗藻上聞於天子
妍詞遍誦於宮人名價有茲寫札於御牋彤管風流無
比吟哦於貝齒朱脣斯賦也述江南之翠竹生彼雲谷
甘露朝灑瑞煙晴撲殷斤遠取於貞勁夔律乃知其蘊
蓄既而植物惟一樂工惟獨九重聖主俄聆於王韻金
聲兩掖佳人爭致於瑤編編軸校受相從彤闈絳宮始
喧喧而歷覽旋已以精通十二瓊樓不唱鶯歌於夜
月三千玉貌皆吟鳳藻於春風莫不魯殿塵魂巫山破
夢應教墨客以心死解得紅妝之口諷時時柱席驚飄
舞雪於羅衣往往蘭臺誤下歌塵於綺棟於時閒趙瑟
寢秦箏駐雲雨以咽咸英非春而御苑花拆當夏而幽
景清如燕人人卻以詞鋒而勵吻雕龍字字發於禁署
而飛聲泉噴香喉雲靡綠鬢豈貫珠之歌同調圓如簧
之言別韻遂使霞牋觸處不吟紈扇之詩樂府無人更
重箜篌之引斯則琴賦與笛賦奚過才子獲才人詠歌
體物之能有是屬詞之道如何一千餘字之珠璣不逢

漢帝三十六宮之可嗤詎啓秦娥方今天鑒求文詞人
畢用有才可應於妃后工賦足流於嬪從洞簫之作今
何代無誰繼當時之吟誦

吹竹學鳳鳴賦

唐 梁 洽

鳳惟應聖竹乃無情何截彼解兮之節而吹象朝陽之
聲音韻既生訶嘻嘻而成響宮商間起若鏗鏘以和鳴
昔黃帝揆日伶倫制律將分天地之氣以正陰陽之術
邈碧鮮西域而非妙得厚均崑山而無匹既翦既伐玉
澗之汭是分以嘘以吹金味之聲斯出貫時之容未改
作瑞之思孔將呼吸兮斷而復續疾徐兮抑而更揚散
漫於叢篠之間疑郊藪已集翫流於芳林之際謂庭梧
來翔此音既奏彼德可序聞軫宮而引商若命儔而嘯
侶遂使審音之士睨孤管而生疑考祥之人向高岡而
延佇既而合黃鍾制大呂作候不乖於晷刻分時先報
於寒暑遒韻蕭寥德音孔昭聆五聲而既備知六氣而
能調儻吹於紫閣之前何異巢阿閣之日如發聲於青
山之上可繼鳴岐山之朝且同鳳聲雖虛竹響有稟伊異
質之可用惟聖人而能審五聲並發疑九雛之互鳴衆
響難侔覺七音之異品今國家做不言而四時以遂法
無違而萬物如春竹兮任截鳳兮來馴至仁以調乎元
氣大信用洽乎生人由是律候以正其惟大聖亦何必
取鳳聲之竹然後測陰陽之令

參差賦 有序

明 王寵

余聞三鄉子美文子壽承皆善吹簫賦以贈之曰

彼江南兮紫管洞穿節兮修遒提會合兮象牙爛朱脣兮金鏤承公子兮光御發宮商兮清秋羌明月兮翔東美妙手兮中搞倚人竽燕後宮臨曲池兮伏丹檻吹激楚兮順物風寫嘯兮崇飄飄兮若逢紛予去故而就新兮四海焉窮寒誰留兮中止忽婉孌兮聲靡春實結予同心矣惜老兮君子終嘿悠予縱所之朱顏倏忽兮能不悲人生幾何兮露晞歡笑不常兮日月馳安得千秋兮永若期自昔兮音促薄兮蕩人心罔象相求兮窮高深神歸來兮勿周章彷徨四出兮恐弗勝聊逍遥兮浩容與哀中則兮

橫吹賦 有序

梁 江淹

驄騎公以劒卒十萬御荆人於外郊鐵馬煩而人聲色綠旌耀而士衛威軍容有橫吹僕感而為之賦云

北陰之竹兮百尺而不見日石硿礧而成象山沓合而為一雲遥遥而孤去風時時而寒出木欽柯而攢抚草蓁蓁而萬感故左嚮嚴石砌磴樹巖峯水汩汩鉦雄鼓及笳超感傷鴈與單鷹白山顏赤山趾西流沙經西極原野寥濶莽深人聲為馬跡沉寂然四顧增歔欷壑險結欲止而不能禁北竹方可為器通出天下之英音於是

帶以珉色扣以寶文易如沉水華若浮雲赤蛟紫駁星

為寶飾京關以為戎備至於貝胄象弭之威織文魚服之容莖山錫刃郢吳鉤鋒皆陸離庳象水斬蛟龍氣雲旂之遥遥處已騎之落落歐寥亮於前衛嗜陸離於後陳視聆眄而哀近顰嚬嗜而遠震奏白登之二曲起關山之一引吐哀也則瓊瑣失彩衛樂也則鉛垩生潤採菱謳而自罷絲水愁而不進代能識此聲者長滅淫而何吝

鼓吹賦

晉 陸機

原鼓吹之始蓋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英樂亮聖器而成文駭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飄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彷徨依違合歡嗜弄乍

數乍稀音蹔蹋於昏吻千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輸
簧嘈嘈而微吟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
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
馬頓迹而增鳴士攢慮而沾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坰秦
君馬詠南城枚乘山之遲險徼芳樹之可榮

笳賦

惟鼓蘆之爲物蓊蓼自然託妙體於阿澤歷百代而不遷於是秋節既至百物具成嚴霜告殺草木殞零賓鳥鼓翼蟋蟀悲鳴羈旅之士感時用情乃命狄人操笳揚清吹東角動南徵清引發濁商起剛柔代用五音迭進倏爾却轉忽焉前引或溫溫以和懌或悽愴以憀

戾或淫淫以哀厲或遲重以沉滯

笳賦有序

晉　孫　楚

嗈還北館遇華夏人於闕下之濵寥亮有感余情爰作斯賦

御長笳以遒吹嘯嗷嗷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舒節動遠響乎天庭爾乃調脣吻整容止揚清暢嘹喨皓齒發於丹唇引發徵若大廣陵散嗟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鵠之將雛乃翬翔於河渚

夜聽笳賦

晉　夏侯湛

超烏號乎南枝胡馬悲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迺百滯而發五音參宿溫圄靚妝吳嬌

嫚舞燕妙將軍勝敵行賞獻廟凱歌屢場筑鼓送奏前
營旗之太白後蹴踘之要泉千石一飲萬金一笑豈不
動於所聞忽飄吹之聲實乃有甯生未遇單練不完翁
子行歌樵路晚寒身歸家而塵遑妻去室而不安東眺
臨淄西望秦關星月不動注千山獨抱志其何爲乃
掩扉而長歎正則去國伯奇履霜椅花寒而不吐秋風
起兮吹霜天茫茫而正色鷹鳩矯而高翔痛所天之未
遇獨忍死而徬徨又若陳后初絕班姬早衰春苔綠兮
生階曙月皎兮窺帷蕙蘭無色簡芳歌菲立長門之幾
雪晛建章之高枝燕巢無景夜之如年哀往日之莫追此其
人間之然後增欷塡膺發恨銷骨流涕而不自持也之

茲聲之在宇宙特翳窮不過憔悴失意者之所獨悲也
彼其鳴噫朝暮者其亦安知之耶是故感不在物而在
於心山陽聞笛東市立琴闕胡笳而折骨掩琵琶而沾
襟慨所感之不亦何怨於無情吾聞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苟有記於悠久又安計於歲年曉天道
之有常乃能保於遐福彼趙蓼而嗟衰詠不取於聖賢
於是客主釋然一笑而起庭月既半角聲乃止

嘯賦

晉 成公綏

建平公子體奇好異徵世忘榮絕棄人事睇高慕古長
想遠思游登箕山以臨潁浮滄海以遊志於是延友生
集同好精性命之至微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
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
而遺身逕愾慨而長嘯於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道遙
徜手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唇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
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
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
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
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
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溶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笙笙
優遊和於琴瑟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
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元
陽於重陰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

幽故而將起由楊萬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敷驚而
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御氣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
極樂而無荒若遒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
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悲翔或紆詘而自反或徘徊而復
放或卑弱而委棄或澎湃而奔壯摧鬱鳴而溝通涸涸
晛而清飛遠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飄揚啾啾嘈作奏
胡馬之長嘶迴雪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離羣鳴號
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
悼驚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
隧猛虎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散滯
積而播揚蕩埃靄之屈滑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

俗若遊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倒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
藉皐蘭之猗靡陰修竹之嬋娟通吟詠而發散聲駱驛
而譬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
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華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
筑若簫磕碌震隱訇磕砰嘈發微則隆冬熙蕤騁羽則
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
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
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
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於
時繇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
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
食百獸率舞弗能足鳳來儀而拊翼通知長嚮之奇
妙蓋亦音聲之至極

擊甌襖賦有序

唐 張曙

宋玉九辨曰悼余生之不時也甲辰窟身巴南遊許漬
師部制史甚歡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巳江餞酒簇
樂以娛言聞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謳
處士絕藝也知聲余嘗樂以知化斯可以抑
揚淫放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

余曰不圖禹樂之至於斯酒酣試筆乃為賦云

器之而質今白而貞水之為性兮秉而清水投器而有
象器清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終應手以徵情莫不
敲蘭燈燔枹桴振縱橫詭不自絕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
生執為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合商
而譬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
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華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
筑若簫磕碌震隱訇磕砰嘈發微則隆冬熙蕤騁羽則
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
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
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
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於
時繇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
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
食百獸率舞弗能足鳳來儀而拊翼通知長嚮之奇
妙蓋亦音聲之至極

擊甌襖賦有序

唐 張曙

宋玉九辨曰悼余生之不時也甲辰窟身巴南遊許漬
師部制史甚歡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巳江餞酒簇
樂以娛言聞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謳
處士絕藝也知聲余嘗樂以知化斯可以抑
揚淫放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

余曰不圖禹樂之至於斯酒酣試筆乃為賦云

器之而質今白而貞水之為性兮秉而清水投器而有
象器清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終應手以徵情莫不
敲蘭燈燔枹桴振縱橫詭不自絕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
生執為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合商
而譬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
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華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
筑若簫磕碌震隱訇磕砰嘈發微則隆冬熙蕤騁羽則
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
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
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
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於
時繇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
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
食百獸率舞弗能足鳳來儀而拊翼通知長嚮之奇
妙蓋亦音聲之至極

擊甌襖賦有序

唐 張曙

宋玉九辨曰悼余生之不時也甲辰窟身巴南遊許漬
師部制史甚歡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巳江餞酒簇
樂以娛言聞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謳
處士絕藝也知聲余嘗樂以知化斯可以抑
揚淫放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

余曰不圖禹樂之至於斯酒酣試筆乃為賦云

器之而質今白而貞水之為性兮秉而清水投器而有
象器清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終應手以徵情莫不
敲蘭燈燔枹桴振縱橫詭不自絕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
生執為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合商
而譬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
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華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
筑若簫磕碌震隱訇磕砰嘈發微則隆冬熙蕤騁羽則
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
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
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
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於
時繇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
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
食百獸率舞弗能足鳳來儀而拊翼通知長嚮之奇
妙蓋亦音聲之至極

擊甌襖賦有序

唐 張曙

宋玉九辨曰悼余生之不時也甲辰窟身巴南遊許漬
師部制史甚歡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巳江餞酒簇
樂以娛言聞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謳
處士絕藝也知聲余嘗樂以知化斯可以抑
揚淫放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

余曰不圖禹樂之至於斯酒酣試筆乃為賦云

敲蘭燈燔枹桴振縱橫詭不自絕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
生執為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合商
而譬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
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華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
筑若簫磕碌震隱訇磕砰嘈發微則隆冬熙蕤騁羽則
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
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
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
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於
時繇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
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
宋玉延中間管竽楚舞妖徐奮袂曲折縈組縷淩下隴
底之泉鳴咽上洛陽之樓檣為隔渙而對語一浦花紅猿
梟樹以哀吟千山月午斯皆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灑颺
則水心雲母丁當則枝抄眞珠於是發春卉駭靈珠羞
殺兮鈿筆金縷愁鬪兮鬼嘯神呼時也曲闌酒闌煙迷
霧隔聲故步以宛獨音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去依依
轉首而相看脉脉太守曰講止良辰好樂還亭盥賦已
勞於進旗謳歌為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
春千里萬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
兮楊柳津是何況我兮擊柑者我兮慇懃回首兮漁翁
鼓枻去眸而思婦霑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糅
乎是非觀何簪兮陸參謂纓宜入醉鄉來自識英人之
際

盤溪歌

宋 梅堯臣

余觀今樂愛乎清越出金石之間所謂擊甌者本娭媠異琳琅入伶倫兮閒齊優其可尚者鳴非瓦釜律度合鼓非土缶音韻周和非塤篪上下應作非鐘磬節奏作而又氷質瑩然水聲脩然度曲冷然入耳瀏然猶有非之者曰善則善矣未若藍女之歌唉何則是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自然之氣況此曾何參於樂錄之目乎余辨之曰融結合於造化堅白播於陶鈞發和於器導和於人可以樂嘉賓可以暢百神安得絲竹謳吟之匪倫也哉

聲賦

張德昇

夫禮樂相成人之有生物歸乎理感在乎聲聲之所起其應多矣既闕鄭以來荒亦稱韶於盡美至若詩陳鐘鼓禮奏笙簧音祭律呂韻合宮商或婵娟而如絕或窈窕而復揚將曲盡而遒妙遇風吹而更長潛鱗競躍儀鳳來翔嘉此聲之可貴樂吾君之奉常則有思婦傷離芳年屢換織素實早清砧夜半堅鳴鶺而初合砌吟蛩而正亂何此聲之可悲使空閨之浩歎況復金徽遠奏玉律窮秋發風烈烈邊樹脩脩胡笳之互動看隴水之分流何此聲之可怨使征客之含愁亦有逃世無悶閑居樓記坐竹林忘形圖辟宿鳥之喧鼓震飛泉而噴壑何此聲之獨殊使幽人之為樂夫意存則言發則聲來順之則喜逆之則哀是以文君聽琴而悅

矣予期聞笛而悲哉何悲歎之易感使衆人之難裁客有吟者潸然下淚吾將不言安知所謂退失路而流落進無媒而自致思巫峽之猿啼聞洞庭之葉墜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儻知音之見許期厚德而相酬

聲賦有序

宋 張詠

聲賦之作豈徇模限韻者當秋蟲之為事也蓋取諸聲成之文王化之本茍有所補不媿空言爾賦曰

固象迷冥大人忽生混沌初竅咽然震驚二儀吐形萬靈吐英天機動制軋而為聲故形有美惡焉聲有小大焉伊物類之動作俟人事而克全至於大雷殷空萬竅吼風不為之隆品物底泉羽是動發不為之末末若久

聲與天通功與物長雄口吻之啓出於厥躬道機之張騰凌鴻濛其所闔者義黃唐虞繼踵而至宇宙陰其神造化俾其智在聲之偉也得不迴天而動地觀其得一之發清滿冷冷涼飆洗塵萬類聽之如憯而醒仁信之發容容奕奕呼道振德萬類聽之如日破黑曰禮曰義相迭而起鳴者警惕聽心清耳萬類聽之如愁得喜廣成五老聞石啓匱曰是何帝皇之聲也如此九道交訛華夷和歌舞動鼻息歡咍實多其在物也昭昭融融萬緣和同萬籟響空答天之功其在人也萬心氣平萬口宣騰雲門六英答君之聲故知五音八聲聲之枝歟金石絲竹聲之器歟若本不正而聲不清何嘗動天地泣

鬼神而有詩三五迭生異業同聲唱古寡應吟今得精
儀亭以之繁會時風爲之動清作禮者有周旋之矩制
樂者有大武之名故聖人之音盤如鏗金聖人之治濁
如流水加以商辛哀厥行無軌軼情慾滯空淫哇盈耳
民不知告政聲遠毀幽厲縱作心胡可度唱僻者輕脫
和僞者交錯鼓鉦之聲日馳禮義之風日薄王道民政
潰然投壑攻乎亡國之音聚爲終身之樂秦怪一聲天
搖地坑烘赫火烈荒茫海傾阿房輦材枿泉山迴紫塞
築壘訇轟震雷鉗聖愚儒曰海眯狐刮針亡命痛腦連
脛於是民失其業怨口譁譁野薄其農荊棒區風刑失
其矩民哀無所兵革填委死爲怨鬼故怨之爲氣也散
漠然投壑攻乎亡國之音聚爲終身之樂秦怪一聲天
搖地坑烘赫火烈荒茫海傾阿房輦材枿泉山迴紫塞
築壘訇轟震雷鉗聖愚儒曰海眯狐刮針亡命痛腦連
脛於是民失其業怨口譁譁野薄其農荊棒區風刑失
其矩民哀無所兵革填委死爲怨鬼故怨之爲氣也散

爲罡塵積爲屯雲開鬱六合陽靈不曛怨之爲聲也烈
風相倚怒濤轟起鬼哭於幽於神號於市川谷爲之闕聲
山嶽以之崩圮陳吳一呼而宗社瓦毀天窮地終醜聲
不已洎於漢磨牡高與光太宗繼堯開元嗣皇智冠絶
古氣凌吳蒼倚天憑怒即動溫於八荒按劒大呼即交
服於中方借力者獻助聲者賢良亦不能廣仁義於
遐表使道德之激揚播商秦之餘韻系唐虞之聲芳者
也未若我后凝神定思誠求理致與聖作則爲難於易
惟禮是崇惟仁是嗜叩乎杳冥清靜以聽聞古謬惑皇
心不平於以忠良是旌自是旨足以明徹海内於
之聲均物則隱息哀怨之聲厚施薄斂息流亡之聲四

人是別息貴競之聲徭狂是理息寬在之聲道德是守
息兵革之聲人勞是恤息雖斷之聲小人是遠息邪佞
之聲正音是奏息慈憲之聲奇衺是去息壯矣堯哇舜簫致章
漢之調下爰唐虞之頌輕浩浩蕩蕩無得而名異聲之
聚也揚溢昭灼上賢下愚既歡且謔鳥獸蹌蹌蟲魚踶躍
誰信千載之一時與有生而同樂余欲引聲而作未知
何若

大音希聲賦 以希聲爲大物理之所爲韻

唐 楊 發

聲本無形感物而音生彼寂寞與乎靜泰含藏於金石
之中緘默於肺腑之外喻春雷之不震時至則興比洪
鐘之未撞扣之斯大韻勝允合於人心玄同遠符於天

於物聲希者其響必大聲頻者其理斯屈常呼萬歲維
嶽有時而降神將異三人點爾無心於鼓瑟理歸若訥
事契宰詞旣不言以足教必於藝而可遺存亦不論馳
神於六合之外語不知默笑口於三絃之時是各從其
類也吾將一以貫之

響賦 以庭下雪比 唐 張彥振

伊二儀之陶甄覽萬物之生長爲隨方而可見獨不測
乎並響同夫道之無貫每憑虛而起象旣不覩其洪纖
亦罕知其尺丈爾乃依聲於發有待而生觸萬寂而皆
異會五音而共成隨人心之哀樂因感名而重輕至於
驚數萬變高罕千轉臨牧谷而恣多因歸風而去遠感

華鐘於霜曙思孤鴈於秋晚觸物類以成態託空虛以
遁形爾其細也草蟲鳴於溽穴至其大也震雷作於天
庭雖未拭目而不見時聽清耳而可聽爾其響發乎器
必聲有假故響有盈虛而響爲高下隨之則不可究及
之如哀可感信造化之自然亦爲知其爲者乃有厥處
雖羣窮極六幽而未窺鳴九泉而不聞願託響
於星翼希可徹於高雲

玉帛

玉賦有序 晉 傅咸

易稱乾爲玉玉之美與天合德矣在玉藻仲尼論之備
矣非復斯文所可論述

萬物資生王奚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
昔實用同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爲
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荊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爲石獨
見知於卞子騭千載以邀榮條一旦而見嵩爲有國之

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
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惟亦泣血而別

玉賦 唐 仲之玄

眇神珍之潛思察妙有之嘉生伊靈丘之產玉得天地
之純精起衆寶而恒美比君子而居貞含溫潤之麗色
抱清越之奇聲神光照庭高價連城瑜瑕有私而不掩
德美無心而自明爾乃太玄分儀洪纖是質瓊瑤琰
之珠靈結綠野黎之泉述五色相宣千名競出振鶴羽
以益鮮聲雞冠而增艷匪黍之足侔何純漆之能亂
乃堅以守正妙以通微潤不能易其色厚地不能瘞

其輝乍騰虹於白氣或見女以青衣山林孕之而含鬱
川瀆育之而連猗昭靈神之景命啓聖哲之昌期無終
設衆而獲偶渭浦投釣而匡時復有逍遥人俗髣髴仙
府迨醴流青紫臺結宇飛華崐閬之岫結影蓬瀛之浦
使人主齋戒旋乖歎揚磨磐規矩華睆文章琢之爲珪
下辨君臣之節合之爲璧上連日月之光既展禮於天
地亦分榮於殿堂垂纓珮竽濟濟鑒轄竽鏘鏘入管
絃而流韻備樽俎而合芳然而遲有屈伸時兼否泰當
其潛影幽阻抱璞荒外磁缺紛葆砂礫無大空泥涅而
不緇何風雲之難會嗟夫璵天下至寶必俟鑒而後知
苟非人而妄進則按劍以興疑故卞和爲之遯泣鄒陽
爲之銜悲夫物不可以衒賣將韞匱而藏之

唐梁肅

受命寶哉有虞

受命寶在昔曰傳圖圖自秦始皇有爲蓋取夫一世二
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於陳隋隋煬之
遇禍也宇文化及盜之而西實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
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
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
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切遷則
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
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否若昔實命
在已而悟心堙耳漸乎楚殆以負扆之[illegible]

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爲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
忿微覩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
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氏得之三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
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鴻名及夫秦始稱皇前平六王
爲龍爲光追琢成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始
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
以降殃惟陰陽之運行終授受而不常隨素車與白馬
歸赤精於路旁悲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
移戚柄實少蘧之遺寇成巨君之篡害雖拋地以慷慨

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殞覆歷更始與赤眉成庸檳
而不君卒亂長安初之定都雒爲火土以得之
遂祀漢以配天逮二百七之氣數爲火土之危既
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貼危既而赤伏道衰黃星北發
雲雷建也朝社稷遷去秦輿而漂萬入晉井以無及
莫茶以基之實功在武烈何與午之傾潰劉石盜以
自尊乾江表之卜年遂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
存失得由道猶之並吞始負險以爭雄依衛壁而來奔
惟大業之始阻由晉昏王狼呼以當路郊廟幸
而上望意之愛能於醜虜昊天有命眷我
高[illegible]

作萬物斯覩於斯時也充德扇結東周視鼈帝謂文皇
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
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轍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乎
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
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爲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寶
曰位位之升降唯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爲大於細
爲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
若夫符命之所加歷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
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
叨與僭亂莫不速禍而名危此玉也公路執持衆叛而
親離趙高引鹿設寢而身廢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免

以取之若答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
佚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荀思慮於廢
興故不既得而患失於哉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
物聖人用之曾哉大人建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鎮圭賦 以象德作鎮 公旦受大玉大璋之瑞 唐 元 稹

太子鎮圭十有二寸其長蓋在撫有十二州之域而爲
億兆之王圭比德焉所以表特達之美鎮大名也有以
示彈壓之彊以之徵守則有土之臣至以之郵惠則受
災之地康當宁無爲於南面朝日有事於東方乃會百
辟而執之班五瑞於來者作山龍之端表我則清光皎
然雜黼穀以成行爾乃勤則如也想夫形閟乍睽碧砌

生寅當玉座而高居狀中峰之冠瑤岫透鎮煙而迴出
意秋月之壓雲端是以聖后矜持庶寮瞻重安八荒於
術內故捧必當心握萬務於掌中故大不盈拱映冕旒
則璿樞星級問蔀散而瓊枝花簇豈獨使威儀可觀亦
以明社稷有奉美哉聖人之制器也靡不有類銳上以
象天方下而法地備采章以盡飾瑑崇高而定位夫象
色不可以雜旋依方面之正者準五嶽山不可以成寫
遐域中之大者有四盡舉凡而得一故相傳而莫貳義
存敬慎道在底綏詳觀組約是將操持俾經制之不亂
若繅藉之相維況國家備物繼周垂衣體舜自天有命
非因桐葉而封唐遂象握殷故記土行而執鎮豈惟傳

歷代之瑞實抑亦彰受命之符信也重曰圭銳也睿作
思而百志靈鎮安也安於道而萬物寧亦嘗三復斯名
矣所以表道德之維馨若此則君爲道之本器乃道之
形苟能據於道而依於德亦可執無名之璞而道遥乎
大庭

鎮圭賦 以天下大定諸侯各守其土作鎮圭 唐 蔣 防

天資四野君等萬方取威重以馭物在秉持而有章叶
和人神蓋先之於六瑞表正旒庶誠用之乎百王斯爲
貴也寶之大者琢磨有耀溫潤無瑕天臨靜謐以我鎮
歷乎寰中帝德休明以我增耀乎諸夏皓爾凝潔溫如
可觀繅五德之符采寫四鎮之峰巒其色正其容端乃

直乃方象名山而守固不瑕不劇配王室以常安豈不
真姿有奉嘉名天寵遠以視其凝命近以彰其端拱大
而不瑩禮經匪尚其文華執之不回聖人無誰其輕重
想夫始自良工成茲國器乎掌握撫寧天地邦有六
瑞而圭列其初國有三山而象包其四穆穆之儀是佐
温温之德斯備所謂天于是毗邦國是維雲虹發色冰
雪成姿玉几臨朝承德音而有裕金門曉闢布寬政而
無私是知岱華恒衡之高自此而增峻琳琅琬琰之美
自此而發奇形抱素以呈妍聲含清而取振當照臨之
際曾不掩瑜在韜韞之時寧忘作鎮所以朝九有接萬
靈奇姿粲粲衆彩熒熒大禹成功垂芳於帝典吾君致
之政見萬國之寧儒臣賦鎮圭之事敢大揚於王庭

信圭賦 以分和三事爲韻

唐 張仲素

瑟彼信圭諸侯是執當大君之辨等與五玉而咸集皎
以式孚堅如特立錫山川以爲瑞在享獻而增襲將特
比德以省躬豈獨退揚而進得慈夫潔白其質緝密其
文得儀形之是表敘羔鴈以成羣珪絶可磨不媿南容
之復性惟特達每勞宣代之分則而效之惟其嘉矣觀
正直可以行化取毀方於焉克已至若左右佩珩凄鏘
宮徵寧同乎信以守之豈嗟乎不我屑以韋弦可警琮
璧自殊乎尹旁達陽采外數因追琢以爲用詩小大之
合符韜以保焉匪沽諸善價省其人也宜賦以生易此
乃邦之令典孰可已乎捧當心而措於掌足以見古人
之象棄温閑而洞晶莫於以彰文物之形色配蒼示
不言之信神如此盟同明德之馨所以掌節是司藉之
乎繅與蒲穀而亦列冀邦宗之永保比楚玉之無瑕晒
夏璜之有考或以圭爲瑞或以象爲珍傳命自同於符
璽達情可括於君臣稽彼前典光輝日新念君子之作
誠宜近取諸乎身

六瑞賦 以辨成能者授之爲韻

唐 李子卿

昔先王之朝列位也宴以示慈惠享以訓恭儉故六瑞
之等差爲百僚之形檢將以守官有序而亦在瑕無掩
其質不昧特明乎等威其義則深兼管乎褒貶然而珪
璧列布方圓爲度奠彼憲章請徵其故旦五節之制以
瑞爲恒美王者有德而鎮圭是增庶存乎可大可久仍契乎不寒不崩追琢斯成伊桓伊信會朝是執
惟既惟時俾宜斯以式禮主于指設以莊能況不開一於
蒲璧固知夫六瑞之道斯弘若乃伯禹塗山千載攸仰
幸土肆覲普天歸往獻替之道若木從繩朝宗之心猶
風名著於茲之成儀是決惟惟之德音克廣徵往會之
有倫信斯瑞之所奬洎夫道德浸微君臣失義或求車
棄禮或舉烽成僞出而非正爲丘明所羞名之河陽則
文宣興刺九服自失其序四海莫由光被徒以被翟爲

好仇豈用我琓爲嘉瑞不休哉否不可終苴窮斯遠我
國家崇儀式禮敦本棄末三起衣荷再徵被褐執玉琓
翼其左右班瑞仍雪於造闕美其四時展禮百神允懷
奉琓以拜亦授鎮之力執云祈年而諧則知禮之所貴
莫先於玉發六瑞於周典冠二生於舜錄其難致也恥
應連城之價不易知焉甘刖三獻之足儻未達至鑒之
所珍誰辨混沙以雌伏者哉

琓璋特達賦

唐 協諫

稽上古之貴德考先賢之立言偉琓璋之特異同君子
之不諼是以先王之制斯器也不賣於瑛珉而采之於
瑉璠欲使執之者比德佩之者克念自然威儀式序而
有俟於磨礱嗟夫委質合章藏暉晦跡罔奇文於特達
韜善價於今昔棄他山之下未得輝乎滿堂泛渭水之
中誰復知其盈尺混清潤以潛穎託層崖而委積愛而
不見雖類懷寶迷邦和而不同終辨我心匪石諒夫石

惟縝密玉乃堅貞孕明含粹養素挺英包其蒙詎覩慈
于之色藏於密誰識訛然之聲徒觀夫明其內晦其外
諒可久而可大見其素隱其華若去奢而去奢形委順
而可轉心抱忠而無瑕閟然而彰同夫琡璿於水光而
不耀異乎金在於沙爾其玉方蘊藏石未磨礱氣中潛
以育德色旁達而示信庶於琢則水折而方流依彼
巖巖亦山禪而未潤照庶之光尚戴截肪之色空存昧
識者但見其含落精鑒者方詳其溫溫石不能言莫過
琢磨之力玉未成器難逢拂拭之恩則知至寶在乎藏
真至德惡夫自伐刻其心而白不受彩實其腹而閒不
容髮客有愛此堅貞想其清越歎時俗之莫覩惜輝華
之泯滅凜寒風之委其然後知至寶之成器允夫天下

如以不貪爲寶思琢磨自居感琓璋之特達期哲人之
吹噓

石韞玉賦 以副望作中列 中發外為韞

唐 白行簡

高山穹崇山有石兮玉在其中物不能自珍緜千載而
抵飛鵲寶所以爲異貫四時而見白虹積苔文而外翳
涵冰形而內煥乎有文既自抱其堅白孰分在璞將

之潛發儻見采於一拳庶無虞於再月

石韞玉賦以事和作中矣　唐李瑾

客有感物而憤激何彼連城之珍尚韞他山之石嗤宋人之謬好嗟予之未覩抱昭質而陸沈緘異彩而塵積則知時有興廢道有窮通以彼十德之美處斯一拳之中光未施於照曜氣潛發於如虹知識真者希故處幽自祕莫覩緣容空含精粹良工未過曷溢目之可觀高價儻來將無脛而自至其窮也類獨善以自守其出也比兼濟而爲利識宜取貴於人資琢成器也今用晦而明抱素含英慮以俟矣每懼崑岡之火俟乎入用自璘物產之精豈匿其輝山可名惜沖鑒之未臨

倏凡目之見忽往往在山而斯久獨蒙垢而未發麗質可嘉采實損華居其中誰謂因乎石藏於密非曰匿其瑕是知物變則通否極將泰依含章而混跡由因中而表外當今庶類時真萬物化淳地不藏寶山將貢珍豈使永韞光於散地獨埋照於窮塵願鑿石出於奇璞知乎希代之無鄰

石韞玉賦以事和作中矣　唐歐陽詹

荊山之石今玉在其中和氏未遇于追師不攻內抱貞明蓄珪璋而自異外封硫礪與砆礪而攸同紛爾千峰塊然一石居山而有類玉處胎而無跡昭彰奇彩象鸞鏡之猶埋特違英姿狀蟾珠之未拆疵草木之偕賤

豈泥沙而共積瓌材則韞精氣時揚結白虹於林薄浮清氣於巖岡多見已形空知六瑞之貴罕窮未朕誰分十仞之光混瘞嵌巖沈蒙翳同夫有智懷其有以若無侔彼不爭守厥屯而俟泰明其內晦其外將藏器以待知不干物以招害原夫石則稱堅而可轉玉則受琢而凝清日遇良工一則有順而無固時惟哲后一則無腥而前呈我唐之武建元成康紹屠獲王母之玉琯致淮夷之琛賁向華池而效色從温樹以流潤伊抱璞之未聞亦梯山之自進佳采粲耘黃金在沙必簸糠而鬩礫冀取實以除華雖琢儻行揮章希登顧問三獻之納庶免再來之刖

韞玉求價賦以韞玉藏德而待價者爲題

唐獨孤授

物有可爲之底憤彼玉也則良實而斯韞豈不以識貞或寡至真難獨白虹之氣莫通玄圖之英久伏精鑒頻期於卞氏無厭匪及於虞叔懷特達之性豈傷於山抱堅剛之姿寧毀於匱雪澤膏光陰中之陽工成六器色備五方是飾容采乎車服亦將頒瑞於侯王表其華同貞士之素履韞於密叶至人之退藏誠異乎石處而以居可比夫處實而若虛我則物之貴者彼宜力以求諸惟賢有孚豈名是沽佩諸身可以節君之步執於手可以息君之趨或稱之以琬琰或嘉之以瑾瑜韞匱如將於慢藏匪瑕之匿遵城備用之善價何膛之無是知接

神祇者必我之由奉朝聘者亦我之求雖含光之未發
信入用而則周伊入用也理均乎兼濟其含光也義等
乎獨善詎若韞鄭鼠之足喙寧燕石而莫辨有客感而
歎曰玉也者固可取貴乎天下令不售於人猶獨高其
價垂大賢之盛德非小禮之能捨故有偃蹇當時沈冥
委化必使反荊王之泣髮士官豈徒埋身而晦夜深惑審田文之見詐則美玉器而
沽美玉賦 以白圭時益
唐 白行簡

美矣哉有玉於茲不琱不繪藏則傷乎秘寶懷而
匿又慮乎失時是以露瑤華之炯爾就朝市而沽之且
以辨玉璞之名且以見至珍之道擢盈尺之燦爛彰令
拱之皓皓使思之者覩於貞清仰之者知乎堅好首六
瑞以為瑞排衆寶而稱寶然後厥聲載路厥價連城
十德以光代先駟馬以為君亦何必隱映其華韜藏其
美行於魯謂迷邦之士入於宋比趨鄉之子豈獨用為
厲神亦自以為厲已且時見玉而既重玉待時而以諧
獻楚之忠誠必賞求秦之價直非乖自可覆之於匱斂
之於懷間彼琅玕照淵追師之筍離於衣褐稗天子之階
享令善價不再良辰無幾兒遠於簪裾永疎於筐篚夫
然則玉工貽誚君子不韞韞藏之則爾能求沽之則吾
豈如委棄之珪亦當出彼巖石斂此規摛是
以百爾之行一與之齊永有玉逢價而更惜士於時而
自迷然則事有可而必行辭有為而焉說道既危而思
隱善求顧而無伐故沽玉者違於賜言待價者存乎子
曰沽哉於斯文而益開
良玉出匭賦 以君子時益
唐 嚴楚封

美玉於斯今韞匭未揚闕其質韜其光寧處幽而遂久
將發蒙之可望自必俟時矣若其隱伏寶實稀代安得
而益藏勿謂衆之而不見願使閟然而後彰比事詎同
乎剖蚌契已可侔乎釣璜其始也不琢而成效珍可喜
絢彩旁射寒煙溢起輝璞而山輝乍無受繢勝而虹
氣未已同被褐之內朗類守黑生之中美君方圖扃彼
執得而沽諸君價方提揚必同於盈尺之燦爛出矣於是至實將
良工審玉方正不偏象念孤貞之特達聊從
倚以待何前容之是思玉不得不發苟開物以為務
匭不得不開既而真質騰精弧光盈手貞非受采明不
容垢希成器而入用固比德而見厚荷拂拭於惟新志
流淪之永久溫其朗潤動有清輝知照庶而識之者異
將抵鵲而用之者非用如之何規模之下為環而循理
不盡製風而流韻相借在普退藏於密何敢稱珍幸今
顧盼生光終希善價乃知良玉之比也重出匭之義也
深雖寓言於彼而察人在今欲使出處有節貞方其心
無毀匭之嗟誠非肆志起生芻之詠寧懼陸沈則有報
匭璞玖器慙瑚璉儻雕琢之見嘉庶英華之獨善

良玉不琢賦 以文質並重為韻 假雕刻為辭

唐 崔 成

惟玉也稟堅白惟琢也散貞姿璞且無瑕可重其良者德斯有比不在於文之故以素為貴也任其自然之資則追琢其章不得以曲肆其巧特達之節不得以無飾而疑琱夫蓄溫潤以生輝見精神於照室發虹氣彰皓質欲磨不可矣清貞以自持美孔嘉在切磋而何必體乎智而其理以密合乎仁而其色斯溫既有求於剖璞寧不憚於焚崑崗成器之固念固全真之可敦嗤獻斗員來終見碎於亞父鄙成環可佩俾獲罪於叔孫含其章積其潤取從徙飾以變質豈匿瑕而為吝將奪價於連城笑如泥於利刃所寶者道不在其沽幸可貴於君子非賈害於匠夫汎木之文記其方今斯有他山之錯施其用于則無美可同於韞匵嫁匪生於掩瑜秉不磷不緇之道陋為珪璧之徒則知玉之美者是吾實也異宋人越鄉之患司城安得而使攻類晉侯外府之珍虞道固知而可假雖天子賜琨於朝亦琢亦磨語侯受瑞於國亦磨亦刻所以尚其名尊其德豈徒文被禍之懷飾截肪之色又有一拳可尚三獻未識侯覽者而求蒲璞善價而不沽

良玉比君子賦

唐 暢 璀

白虹為氣太陽為精堅其質孕其明下于誠之而曰至寶他山之石攻而挺奚融雪舉於潛澗洞冰彩而凝清彼其良玉焜煌煌瑩若既兼縝密燦乎其有文章積千金而比價掩十城以騰光將以配君子比皇王豈徒潤林薄蘊崇固而已哉伊何配之溫潤含茲瑕穢不匿貞心固持性自然也灼而不變質有餘也混而不緇溫以作德成我邦式天子展四時之儀庶官修五等之職珪以為瑞佩以比德上下有敘尊卑有翼既山水節其文玄黃表其色是主民也事也右叶於角徵君也物也左諧於宮羽反而規旋而矩其志不散其容斯取況居則設朝則結進退鏘鳴抑揚磬折禮樂之儀著非僻之心絕是則維身允固惟王不撤且駭難之珍騏龍之寶雖蘊其藻但修於庶心何補於王道豈若王之義也深乎博乎詩人以生芻取喻賢則高矣孔氏以佩環況德謙莫比夫故藏之瑞府偶之河圖奉之者生敬敦之者不超寸無棄於照庶得一獻而論都

青玉案賦 以雖之自然同物堂之為韻

唐 張餘慶

當羣物之具陳唯玉案而是珍青瑩自乎天產追琢資於匠人呈形而色有溫潤成器而道無繒磷由是功倍凡材貿殊琳琨當施設之不倦幸發揮而有因顧瞻之時受若色之增麗拂拭之後覺花文之轉新振彼高價膺茲美名藻其內而冰徹虛其中而砥平嘉韞積之資忽雕鐫而有立以出藍之色作治瑩而斯成美乎克玩

好守堅貞小大合度高卑有程諒當人而可託信在物之惟精廁彼華筵雲母之屏邊色麗置乎虛室瑠璃之總下寒生玉貌宜臨丹心可瑩成其高而有足歷其遠而有脛將以表青骨傳素心既捧執以來此亦保持而在今甘寢之時虛色而空憐角枕閒居之處凝光而但對瑤琴是宜君子之好用資端操質美而做瑕莫容色淨而纖埃不到況能坦蕩而為物以俟依憑而寄傚伊錦繡之段誠可見投此瓊玖之珍是宜相報平居之時中心甚夷當卓爾而空承簡牘忽識諸而遂映簾帷見賢之眼惟永日而觀矣比德之心可終朝而用之則知瑰麗之狀物無以尚欲臨時而共美固體物而先唱空

附識真之人將一鑒其劉亮

唐 敬 括

玉斗賦 以他山之石為韻

玉以至寶見珍斗以至平為器聚生合而成量瑩瑜瑕以表義鹽石而山谷增輝握樞而春秋定位祕以重璞攻以他山中虛有待旁達無間內倍殊璧外圓若環用之則稱物平施運之則含照自閒燕石既分楚圭未剖平準獻度良工就琢刻則為璋合而成榖口應吐納柄隨把握有異擊刁漢營避綬趙幄讓其遠通曾是悠溫特達垂名切磋有成炯光月吹洞徹氷清揣摩律度比較權衡法帝車之杓如軒如輊校斝量之趾不縮不盈至若劉項爭帝龍蛇起陸楚塞瞻烏秦原逐鹿羽輕漢上之敵漢厄鴻門之酷亞夫按劍張良獻玉雖碎斗以稜威終拔山而取辱比德者何慙功則多佩服惟允闔聰下寒生玉貌宜臨丹心可瑩成其高而有足歷其遠石用和既執契而不遠諒求仁而靡他爾以至公秉彝我以不貪為寶扣之則清越流響照庭以如虹價連城而無考莒徒玉卮無當冰壺見果而已是以在天成象在物可師立身而混潤無匹應用而盈虛有時當為國器藏諸有司若暴新之所執吾何以則而象之

唐 趙 昂

攻玉賦 以他山之石為韻

有美玉於斯有工人在茲玉待人而成器人舍玉而何之於是施其巧當其思事必堅心無陵虧再視再度以彙夫精鑿匪聚匪剋寧有於吾欺向無質直之性琬琰之姿特達人許青貞自持則大亟不顧天材或遺亦何知入之於火也不變其色投之於泥也不染其緇維彼良工見此多措直以為璋而作璧無枉纖毫皆知所適遇今晨之發彩裝入理璋察往日之屈蒙期分玉石於是虹氣干白雞冠與赤執之以禮故有藉而見文受之必莊詎成而不易苦於者玉隱於石玉無憚於可磨玄黃色山水騰波伯固時而獲賞敢輕議乎其他人未我知甘無言於兒輩相連將不索而謂何況乎玉之寘珉之多夫子有比德之歎下生為追怨之歌曰昔之玉在石石在山山空玉隱其間今則石為

錯玉爲環環亦獻于君解頗遂與生勞爲比與郗桂同
攀豈辛勤於道路徒抱泣於荆蠻

被褐懷玉賦 唐 王 起

玉者貴而絕倫褐者賤而無文何私質之用晦空寘懷而不分蓋以潛錯落蓄氛氳若俾斯待韞光莫聞詎見識於和氏而包羞乎楚君當其組織初成彌縫已備馬褐同色牛不齊類徒觀代藍縷配顑頷爲卒歲之資有禦寒之利殊不知雪影斯耀冰光所萃温潤潛穎特達藏器自同韞匱之室莫發連城之貴青蠅欲點碧羽翼而却還白虹始騰暉紬而猶祕是知玉人獲也用之則藏外不要而不曳中如璧而彰褐父得也舍之

璋隨於人誰謂無腆映於體乍若凝肪自有同夫蘊石亦何虞於越鄉我亦思古人展矣君子既效此而比德亦念茲而行已固將匿彩於主潛合音於宮徵羅泰趙之奪我則掩荆山之璧恥虞虢之爭我則藏孟棘之美宜乎琢磨是切高貞勿改映胃磔而發光雜山水而勝彩寘器而服之無斁閒祇而治諧有待信可以價奪衆珍名高四海然後被其惡衣歟以待時有老氏之誡無司城之辭苟釋褐之益始當獻玉而無疑

以玉抵鵲賦 唐 張 環

夫何荆山之崔嵬而美玉之在焉匪和鸞於郢樊子煙都以置珍獻萬乘而爲執則玉乎玉乎無復向時之泣

白璧賦 唐 杜 頠

羣王之山于昆帝臺之列仙乘瑰奉今永久事昭承于
潤於崇隈連壤石以增潛藥水而之瑩光於瑞

窮年青熒若水白氣如天剖以崐山之石洗以瑤池之
泉弄影長嘯薰風飛然知東夏有德而虞舜之賢安穆
清以出震服中和以御乾乃貶滿鹿與使者奉白環而
獻焉玉華晶潤玉理精堅矣光千以旁達向好一以虛
圓晶晶霜皎田田月懸分信於琦殿失皓質於瓊筵
實三朝之盛禮恒五玉而來覲彼昭華之珍于焉往延
喜之珪于誰場亦所謂歸有德之理功告大禹之成績
美矣哉撫運兮天寶至大素皓于聖人之瑞非天則莫
之與非聖則莫之致琬無苦而未匡璧有美而奚類以
和柔剛以配忠義能曰白羽之白軽只白雪之白肖矣
未若茲環之有用縝栩如栗而未已至德竭而周質帝嘉

亨而爲社宣哉隨時斡運與物終始若大政于揚大德
使吾君承于千萬祀

黃雀報白環以類之 唐 張仲素

徵睽明於異境開庶類之酬德彼黃雀之雖害還青矜
而見恃有德從之陋體無彩翠之奇色投林若臨萬之
惠筆地逢蟬噪之食情懷舊匿尚有啁噍之音自慈故
救難彰明訓之翼感之奚止曰楊氏子取於步武之內
宜從中第之裏全而育之焉知前言以洎養羽之再統方
銜思而足起黃花受露寧同食枳之恨白望來酬用記
封公之社古徵其事載詩歐雲表森詩之異志合漢史
之祥經條去之時既入聲而多期重來之夕方記狀以

星形稱仙使而報德何偉喜之可稱貞隱於光忽環
既受而晶熒且實然之好瑞以神告其潔白而就討諒
生成之是報想夫初飛葉然忽降花陰空城路遠穿屋
露深化未及於遐海幸知鴻鵠之秉志
實賴兒童之有心見知生白中神貺玄格贈祥符之
數四勝衆全之用亦百品晶月圓規規霜白溫其之色且
異連城之珍然若之形自類有虞之獲嗟天靈異之跡
出於無間或鵲織王印或銜金環曾未若雅子懷仁
祥舍致感彼君子之出處實物於遠坎環于四代五
公垂竹帛之可覓

握中有玄璧賦 唐 李 嶠

璧爲至寶握以藏揮契似月之色異俾如虹之氣徵敛
外之容豈曰寧予於時之理向乎知我者希故其
性比內融跡同天照形若將乎力素點影似因乎墨
妙見心之後任欲益而消智之間縱有光而不耀
退難於密邇亦不孤方期發色於斯矣豈務掩瑕而已
乎初疑堪匣新投尚韞如漆若橫脇未抵已怪得烏
懿夫藏點點而猶青映織織而有象或微疑其手澤竟
空勞於目想周錫玄之後不暫去身聆守黑而居則先
指掌不然何以久而不磷歐而雖未能如雪亦足
以踐珉詭剖乎石章作乎人似乎中而隱影若居外以
藩身飛之爲器之珍出也入聲而多期重來之夕方記狀以

能全璞温而執之何以不濯鼓默默而沈湎每發孚
把握始同乎懷而被陽恐久而袖化為緇雖存已之雖
鏤實賴君以保持古楊者或是色取者猶疑苟能執而
無失豈得棄之如遺乘君子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薄
山之目欲而誠之斯其見矣一時珍百代諒閨子懷
寶多棄寸新味出中之璧質清流而可愛

庾氏子能捐片璧遂息兩情誠聖人之
在於推誠所以庾氏子能捐片璧遂息兩情誠聖人之
圖域見智士之心權當其受惡所過長短相賊意各是
非事難姑息乃曰碎我此寶成君之德苟可易心固乎

唐 韋 充

難色信寶利害遂生一決之心下視鏌刀不顧千金之
豈於是置諸胸地投於此次堅確形駭若應手爭然萬點
星分善價之心俱喪死二疑冰釋力爭之意酌捐斯乃大
讓所加連城非實記十德欲求諸道不然安得勵不
舍之志在彼斯須堅必皆之謀於子懷抱卓世奇士克
已崎人解紛以遠出義於身故得割所愛成乃仁不以
利為用而以德為都況乎雪彩飛揚霜華奔進折裂無
幾堅貞失性如散天之氣忽若斷虫碎合璧之圓皆如
破鏡此既棄實彼豈息說則當路者誠可以稽疑立教
者固宜於希聖彼忠於絕絃難解於弄丸亞父碎斗
而增恚海客毀珠而成難徒步一理未息兩端易若格

物於恥勸人為美究其道不徒然想其心非幸再試然
莊生之說吾固知其有以

藺相如奉璧返璧賦以為題

唐 李 為

藺相如奉璧返璧賦以為題
有和氏今曠代之珍有閭生于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薄
趙在輕生以抗秦既獲我心仍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
能使乎於四封相如之是詠東山之詩考西郊之役巾
車脂轄匪朝伊夕徘徊悵望沈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
欲張膽而吞敵蹈虎尾而若閒過鯨口而無惕期一言
以復命得遵城而致璧苟大信之或虧豈徵躬之是惜
授使遠往不遑底寧望紫氣之玉谷出黃沙之井陘既
踈天府之地之遵雲龍之庭奉君方臨丹陛按青萍耀
基欲發寶而頻告令使者後進將恃威以逞之實既美厥終之一安乃敢且物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
忘武節之士有長責尚山之節斯役何大國之無良為匹
夫之欺伐不然者何以重寶傳之過秦為相如之慕簡
連城豪結良朋且告素言已矣復為趙寶為如棄
誠求之何咎於禍懷之已遠生易之質空存白虹之氣
不返

藺相如全璧賦

唐 獨孤授

昔日趙氏且衰為異秦所易夜稱割城以求璧果然必背

約而棄義將受其禍敢圖其利安定存乎變通得失繫
乎愚智籌量未決君臣大恐賴繆子之薦賢得蘭生之
餘勇語之不怍觀者咸悚庶將城入而璧留焉使趙輕
而秦重夫其壯節惟一至寶無雙奉草芥之使至虎狼
之邦於是秦王自以強可臨弱志揚氣高謂我匹夫不
難以制謂璧無足尚安得逃方坐章臺之中列萬乘之
雄羣臣陪位使者趨風因發檢以求璧燭寶氣於如虹
陳結觀而表裏洋光爛乎鏡吐圖色皎以冰空語未及
於前約實方傳於後宮果無有償城之意欲坐收獲璧
之功簡君乃採物揣情沈機內萌諭指瑕以復取遂立
言而未平撓壯心而激發抗英辭以疑橫怒髮竿聲瞋

濟臺滅明斬龍毀璧賦 唐 白行簡

璧之爲寶也至珍龍之爲物也至神蘊彼堅貞由是見

希於代神其變化胡可不畏於人苟以力奪我實則必
害及爾身原夫被褐而來襤舟以濟懷白璧爲利步佩
青蛇而自衛光連曉日若明鏡之高懸影落深潭狀白
虹之初霽孤耀纔移於渡口二龍欻見於波際將至寶
因此可求謂匹夫於焉易制徒觀其迅雷鐘鍔狂電翕
熠潛清瀾而陽景淺曝噴風雨而晴空變色施尾乃無
所逃逃特首則方軒薦食朱萍焉能施其術佽飛莫得
用其力滅明乃挺利劒整扁舟驅天吳比陽侯壯志奮
而髮植冠聳瞋目張而眥裂血流白刃下耀於淵宝紫
氣上衝於斗牛左絕其胆右舂其喉擢錦續之鱗鬻驚
波而乍聚乍散滋玄黃之血隨奔流而或沈或浮既屈
活而雨絕俄霧斂而煙收龍實最靈孰可以威而警璧
惟重寶豈得不爰初末既而洊波關齊江千璧非人願
保全而莫可人非貪思耀武而誠難然後韜神丘即長
路持拱璧而歎息盼中流而回顧豈不以懷寶者爲物
所求守力者爲人所惡且龍實恃力人惟懷璧爾實我
歎我非爾惜雖在時之攸重諒於人而何益聞老氏之
誡莫守千滿堂考聖人之清不貴乎盈尺遂投之河而
神固歎受毀於岸而人莫取有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
連環駱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則知動不可妄求不
可苟始則祈害於人終乃自貽伊咎胡不伏水府而藏
珠於頷照崑山而衒耀於口故貪乎璧者悔之

凶毀以棄之安能無腔而走嗟乎仁必有壽信千古而不朽

太公璜賦　元　楊維楨

客有浮乎東海之疆渭水之陽考申呂之封裔兮見大風之泱泱夫惟老漁之人兮寔韜畎畝而晉髮逝辟地於危邦兮紛獨守此矯節歲月不我與兮哀朕時之不當彼神魚之出水兮就從孚夫瑞瑞自夏后氏之名珍兮實取形於半璧曰大國之是錫兮非夫人之苟得何直鉤之寓意兮迴珍物之見貽具神工之成刻兮報在齊惟良弼之莫施曰姬受命兮吕佐之功之成兮知剞劂之用賚也韜吾珍而不耀兮時固有所困於塗泥迴三沐而三薰兮願一見知何玉人之匪琢兮成或謂此爲瓦礫之資紛招尤而獲罪兮重茲玉之不幸乃捐淚而長揖兮抱終古之深恩竟前賢之匪良兮嗟予命之弗時環璋進而砆石用兮反誚爾以爲玩差吉日以再獻兮庶或伸於一遇苟忠心之信修兮雖三刖其亦何顧懷茲玉以長邁兮乃復叩乎君之門吾固知衒玉求售之匪正兮將竭忠而欲言儻茲玉之足徵兮庶臣心之爲泰也苟一獻而遂舍兮予不忍爲此態也寫獨感此厥故兮豈曾過之有期信昭質之未虧兮夫何懼而自悲彼魚目之混真兮嗟莫察其非是蟹夜光之棄捐兮人孰不以此爲

貴嗟余生之未晚兮方佩玉以夷猶儻獲知於夫子兮
亦斯璞之是投少歌曰峨峨荊山莫南服兮輝輝良璞
光煜煜兮人不爾知爾無自傷兮吾將偕子朝明光兮

荊山璞賦　元　謝一魯

吾嘗挾秋空之飛仙夜踏太華之危巔鬪牛斗之消息
觀神光之燦然白氣殊虎丘之金精紅光異古獄之龍
泉涅其瑞質之明潤無乃荊山奇璞之寶煙乎是山也
派分南北之條脈界龍門之河似太行之演迤媲王屋
之差我北謁望於賈蘭西墜白於蓬婆鍾玄黃之磅礴
萃陰陽之至和孕粹質於山骨晦美材於嵩阿狀假色
於環尤紋布爪於仙娥斥抵鵲之輕識陋種石之傳訛

也方其深韜神彩匪衍精瑛土不泉而澤潤木不春而
敷榮抱雕琢之全器養天真之混成不求知於隋卞價
默重於連城保厥美以待聘類有道之儀形及至王命
徵材哲匠搜奇鑿崑岡之異產撫藍水而無遺乃窮其
幽乃陟其危忽至珍之神遝爛光華之陸離威暴贏其
莫攘資萬鎰其焉輸付良工而制器甘磨磐之靡辭湛
秋水之無痕瑩春冰之不藏十襲珍上方之璽五瑞輯
邦國之圭亦比德於君子鏘環瑱其相隨按步趨之節
奏則肆夏而中采齊若乃瑚璉璋瓚之器蒼璧黃琮之
類或飾朝覲之盛儀或潔郊社之明祀華治世之文物
擅廟廊之至貴於是琢斫磨礱玲瓏瑩玉質兮慘悽夜光明月南

託溫以蒙雲與而白虹晝見日出而晴煙曉蒸鏈彩漙
熹岡之啟合緯失夜光之明山暉而暖翠欲滴木潤而
寒青擁青瑣瑣琪晦形而隱質瑤琨琬琰遁魄而韜
英苟是璞之不遇終蓋山而銷寧幸卞和之賞識踣茲
璞而上升璞而知已重和還璞而弗輕肯韞匱而緹
匵嗚呼於明廷詎伏而莫拜奄御地而墾鉤嗟再
獻而再刖和泣泣而拱膺憲至璞之我厄蓋持此而焉
徵矣子心而弗翕益包璞而藏器副主之見知致良
工而起驚詩一穀之鳥棄玉石人衡平詩明識之一
顧實價重於連城嗚呼和不此寶故厥君楚不此寶
惟實善人謂此寶之遇邪故得以歸乎趙謂此寶之

不遇耶故趙得以反乎秦嗟秦城之不償賴相如之主人復全璧以我歸寧久屈而終信荷歟我元一視同仁所寶惟賢多士彬彬明廷列圭璋之間望朝著銷珂珮之搢紳玉堂之風月如畫奎章之瑤閣飛雲昂昂珊珶之詔煌煌席上之珍登賢能於天府徵黎獻於海濱各懷材以自見孰視而嗤淪愚生斯世琢磨日新惟善實以待沽保厥美於忠貞外璞質而弗章內玉德而存誠際明良之嘉會登風雲之要津叶閶闔之九重披琅玕以自陳

元文達原

荊山璞賦

客有仰觀乾象俯辨坤方睇翼軫之輪精知至寶之韜光步觜觿之故墟凜實氣之靡涼朝發軔於方城夕弭節乎荊之陽搞鬼神之姦秘藏眩神光之譚霍得美璞於崇岡覩其內炫綠錯陰緩盤絪瑤草蔣其虹光碧蘚覃其龍鱗散錄彩之庚庚凝孚尹之縕縕佑太和之精粹鍾元氣之真淳孰自異於璠璵夫豈混於砆礎匪琢匪磨匪追匪琢流吟矢之以詩曰璞楚產乎岳祇炳靈乎坤珍羌今紛此內美宣然天成德無媿乎玉以比德寧余好修不遐棄兮抱彼璞兮或三獻兮爲國之瑞乎

宋陳袁

樂箱賦 以古瑟之箱文爲韻

詔由禮制飾貴文爲嘉實主之致用資纏藉以成儀絢組交陳妙極彰施之度纕綦錯布光含溫潤之姿聖典遐稽儀順考謂玉器之攸重欲朝家之永保必有藉以承其璜異必有飾以加其文蓼莪華挺制誠資飾色之工廣萊中儀式蘊非常之寶焉作良具裁成茂規詔玉人而慎守飭典瑞以勤司莫不昭其文也禮以行之備三采五采之容中合瑞信分一就再就之式內掩瑰

奇其或朝有多儀國陳大事三分上下之等珪璋
尊卑之贊非繅無以成其飾非藉不能承其形木爲內
幹蔽瑜瑾以光昭章作外衣奐采蒼而色異蓋夫國有
至寶時稱大圭儻非加於慎重誠不患於顛躋故我制
藻率以爲用表禮文而可稽有方有圜式薦諸侯之瑞
按賓投介終高十襲之縅若然則昭備禮容欽承玉德
周陳藻績之制密蔽孚尹之色炳然發彩侔水草以成
章煥乎有文異錦琮而著飾故得規模煥備等數咸分
璧六玉而中度昭大采以成文彼武有韜橐但取包戈
之用使持英蕩徒彰輔節之勳曾未若保茲希代之珍
重兩連城之價欲節度以無越設纘文而是藉宜乎自
天子達於諸侯致等威而相亞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九十七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玉帛

金賦

唐

關名

夫五氣降於五行五星均於五德助天地而爲政體陰
陽之有則蔵圖八卦之文所以化成禹錫九疇之道由
其平直分宗別序正位辨方春青夏赤羽黑宮黃育龜
麟之體貌煥鸞鳳之文章物庶幾而盡善然後從革而
能剛若夫寅亮陰德發揮秋令帝少昊而爲主神孱收
而在正生水赴木非無父母之儀承土伏火亦有謙卑
之性兩其於乾道則使候入青女光垂白陸寒陰作而
霜露殺氣橫而風雨肅此金之節也爾其於坤道則使
麥苗含秀二粒同穎成於萬物複稼落於千株此又金
之功也爾其於王事則使出軍行師旋伏鉞所以征叛逆而敦明伐此又金之啟也爾其於人事則使農夫業就閒旅懋遷儲蓄郭家之重錢刀布泉之貴此又金之利也彼觀其山川含育之祕採掇工取之程鎔鑄陶鈞之術雕鏤磨礪之形非一途而共貫實萬象而殊名用之爲器天下之至寶用之爲量天下之至信用之爲幣天下之至重金瀨金潭金穴金谷金陵金城金坪紫山黃水、言之

對光石訶胡人之別渤澥水之仙宮西北荒之神鬥魚
龍雀鳥之玩鐘鼓樓臺之列皆異於明圖豈能窮於
縷說余復何為長貧若斯揚雄之產非廣季布之諾無
移嫌衆口之銷鑠嘉同心之見知命舛時泰將通復否
徒效拙於凌霄實勞工於畫水無體物之奇策失緣情
之妙旨太冲三都分從陸雲之笑孟堅兩京甘受張衡
之鄙

金賦 以至寶堅剛無所畏也為韻

唐 韋 岫

山育良金世名重寶當用事於素節實稟靈於玄造由
是司歲之士敘秋之道其神曰薦收其帝曰少昊相與
搜瑰異發鑛鋟取我於麗水淬我以輕鋌用爾之寒可
以革溽暑之候用爾之勁可以摧烈火之剛遂重其珍
遂宣其利披沙之狀成出從革之形悉至含宇宙則範
之以景名壓案區則鑄之以神器其難得也表累不棄
分錄是爭約人以懸市遠乎以滿篇國用築臺之禮賦
場鄣地之貲或三緘而永保或一詣而必行斷以同心
斯為盡善鏤於史口喻彼相傾是以王者之時令修曩
倫序況封畺用職貢有所垂衣宇滿堂之誡命相與作
礪之話則金為世出而示天與乃悚貪以恣擾重諾而
不捐鑽出碧石斷樸攻堅大有軌範小有雕鐫玩物既
奢其器用窮兵又繼於戈鉞則地將愛矣君胡得焉又
披贇池歷汀洲期往而有覿必東莊木之意深輔火之功寡傷水之問世疾土之處下以

金精百鍊賦 以至寶堅剛無所畏也為韻

唐 周 渭

有攻金之工今未百鍊之精鍮沙越水之表登楚山之
陽目眇眇而有待心搖搖而不遑工曰礦斯得鍊斯力
夫何器之不良乃名鳳胡遊歐冶計日淹速商功衆寡
我心天縱我力神假鼓焱橐以喧雷擊以星流聲有
火惟序載雜寒暑光融融而燄燄疑雷擊以星流聲有
往而有還若唱予而和汝始於一而終於百鍊既存而
鍛乃舉成利器兮為國珍自私家今獻公所於是礪以
越砥淬於江流樓鼠文於夏鉏射龍藻於清浮將四海
而是震豈千金而可求當赤帝之所提常間逐鹿為庖
丁之所得未見全牛金從鍊兮白受采知成形之所在
金中選乎史亦書念逢時之不易故鍊金者非鎔鑪而
勿用選士者非考歌而何於且全生土土效禎鍊於代
代作程豈上決則棄然霜鍔下麾而炯若水精為邦如
之何莫大於通變為金如之何必資於鍛鍊雖陋刃以
垂範詠申威而去戰俟袁宏之片言解燭之一見

披沙揀金賦 以求賢之道固千選亦然

唐 李 程

物有感者其沙之同流韜至精之未吐俟明鑒以來求
披贇池歷汀洲期往而有覿必東莊木之意深輔火之功寡傷水之問世疾土之處下以

遠不討大無間於洪流細寧忽於潢潦必回目擊信夫
川則效珍不假鏡臨所謂地不藏寶於戲未分美惡必
在妍媸當有期於慎簡幸無見於忽遺經營乎永昌之
日徘徊乎麗水之湄初若決浮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
剖蚌貫珠彩之熙熙一鎰而有待貫三品而方期
出輕連而沈潛自照別麗景而光見生姿洎乎沙之汰
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從革是寶必資
作礪自同選衆以求仁曾是滿篇未若觀擧而知道伊
昔識真者寡罕遇良工遠我於一撮之內混我於衆流
之中純固空知夫自守精英不得而外融與砂礫而雜
居則如雲積處礦璞而自異詎可雷同實既有矣況於

人乎夫辨之掌握尚辱在泥塗則將排碧沙涉清淺難
有愧於棟金庶不遺於片善今則藁鑒既朗膚將自媒
與公雅符於通論士衡猶患於多才不然者則愧寶而
退矣易爲體物而來哉

披沙揀金賦以水育之通同

唐 柳宗元

沙之爲物芒視污若浮金之爲物兮恥居下流沈其質
于五材或關耀其德于六府孔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
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琚璋而取貴豈泥滓
而有儔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滌澄而顧盼指掌而
探討動而愈出將去幽以即明混而不綱實飽堅而且
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滾滾之濁質見熠熠之珠姿

久暗未彰亦冀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余如遺其
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精于自實和光同塵兮合
於至道其遇也則散實夾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明道
若昧于契彼玄同儻或不棄何獲遽略然而發蒙觀其振
而彰故炯炯而見素不雷何獲出耀眞質而將殊錐處
囊而蜚光乍比劒拔土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爲美
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徒韜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
清淺皎如珠吐類剖蚌而乍分粲乎星繁似流雲之初
卷是以周詩作比而祈招即詠陸文可佚而昭明是選
若然者可以識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

善價員來捨以增光爭謝滿篇之學汰之逾朗詎慙擲
地之才客有希採掇於玄圃求實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披沙揀金賦

唐 庸 夔

賈之至者全實雜偽何異於微細每隨沙以沈浮不
耀其光以混污若浮金之爲物兮恥居下流沈其質
至識斯保不知實盪滌而顧盼指掌而探討動而愈
而夠翻混濁酌盈溢得之爲利雖云貨以藩身揀必
於精純是不貪爲寶道以之至行無違思研精既擇取
舍莫疑皆出同流孰謂異類分矣實堅惡盡可汰而
出之信多雜而不混何在小而見遺故得方以遐才比
諸振藻符至人和光之德明君子知微之道豈止匪固

於窮思濫於中懷至寶窮玄功披瞶施而不厭積貨產以未豐則情惟盜比而業與商同也徒觀夫敷彩汙塗涅而不渝外濁如泪中明自殊養正以蒙潛雖伏矣從人之欲道豈遠乎彼荊山採玉河上求珠刖雙足而未偶冒萬死而爭趨匪口能智是為至愚曷若隱而自彰微而可辨常保貞堅重匜冷精而展轉以是為德則和而不同以是求賢則舉不失選況今至珍必見朗鑒也開細無不察大無不該在虎眉而未擢求揀鍊而斯來亦何必披翻陽之沙方見為寶鵷見士衡之賦然後稱才

披沙揀金賦

唐 張仲方

披流沙之至寶惟良金而可求諒稟質以相混信韜光而莫儔處其汙而含潛其剛以產柔將陶甄以入用在鼓鑠而必收爾乃發彼眾形鑒然秘寶砂礫之下自守其堅明茫昧之中或得其精好逢通必取纔微同遺迷暗先以壯色先蒙塵泥之足亂豈玉石以生疑既乍明而乍滅在沙之而沃之同至人受污不吝等君子藏光以俟時且流形厚地晦寶玄遺厥貢取成於不貪旁求必歸於有道然後自寶惟斤三品惟崇美價初埏微明內融晦洗滓而不雜棄熠燿以潛通將韞賈而有異豈藏山之可同鎔裁無疲期必分於醜好捨拭相借固不能於庶藝俾精鍊以作範庶從革以成功亦何異夫才焉物表道出常途標百行以卓爾摛縟文而煥乎每和光而不睽居衆流而有殊善惡由茲必分真偽於焉可辨雖知己而見鄙本良工而妙選將永隔於下流且不遺於片善故用則拔之而可玩亦未之而乃未同至

金受磨賦

唐 李程

惟礦也有克剛之美惟金也有利用之功利久斯莊猶或失其銛銳剛固不磷是用假於磨礱不然何以興翬殺鑒礱后之聖金將有缺必假石以磨穎礱耆后若有遺必資賢而礪節礪行使範鋒無白圭之玷令德有黃

乃知利重乎磨損之又損爲貴君宜乎諫善人不善之資況今聖上欽明英髦迭出恭默思道昌高宗之可侔輔弼納忠豈傅巖之佐匹宜乎哉超義而超夔勗而自必

河上姹女賦以孤援　唐　獨孤授

坤載靈物母之者金實兼英乎元化耀方色乎少陰將善利以弘博豈雜行而洞深河之水配融行以表性女之質齊婉潔而爲心無塵而將無翼而翔靜波空而鏡閒動星駭而珠光體之則剛柔可易形之則大小無方爛其春冰若能解之以明庶用爾秋露孰能晞之以朝陽以登眞者尚其變色則爲黃爲丹矣神則九鍊九

轉驗此金訣求諸大化理契斯伏可得而長存致乖而飛莫知其所合乃有志超鴻寶心繫紫庭閱響岑寂棲眞盲冥蒜珠光之炎上陶素質之陰靈苟運丹可以變其骨非有力所能制其形飄然將駕夫雲蜻渺然或觴於瑤池望三山以增逝顧九野而興悲後天之術竚曾莫詣斯朝菌之旁竚不其殆而夫以見素隱以明推時究精理其必然玩常情以多昧伊姹女之爲美諒山經之所最且其受制黃牙可效於物寧若虛間終雪莫耀於代是將涉天漢者我道其津首雲路者我清其塵方乘化以適道數知夫所以能神

黃冶賦有序　唐　李德裕

蜀道有青城峨嵋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術干余者竊歎劉向累世談德爲漢儒宗其所述作根於聖道猶受信鴻寶幾曼時戴況流俗之士能無惑於此乎因作賦以正之

漢武帝遭世界承平百蠻以寧自謂德盛堯禹功高湯武闢昇龍於鼎湖乃甘心於虛佇有方士李少君詭詭丕誕乘邪進取盛稱化丹砂爲黃金可以登青霄而輕舉時董天夫侍側帝曰子嘗知其術乎仲舒進曰臣唯閒天地變化聖人統範方士之言以爲始誕至如圓方爲鑪造化爲冶鼓風爲橐陽爲火玄黃之氣絪縕和粹稟而生者爲仁爲智是以生寶寶審終古不匱天地

之統範也若是及夫堯舜之化大道爲鑪中和爲冶聲教爲橐文明爲火以法天爲造以積賢爲寶是以得其鴻名後天難老至於仲尼爲佐大莫能致猶鑄顏與冉抵於極摯聖人之統範也取類若乃不務遠德營信祕錄所年永久以極嗜欲斯則不由於正道無益於景福帝曰然乃罷方士而去之故得漢道隆盛令名不虧

鐵賦　明　黃省曾

有物於此生於大昊取諸流泉非規非矩裹方外圓非帛非粟日用首先不足而行匪翼而騫什伍以居背腹相聯虛中善受長於紀年好逑貪鄙恒遠聖賢芳者使穢樸者使姦與災合良昏智隔庸劇營務殖天下趨焉

舟波騎險鶩取孔艱巧聚必散廣益易顯臣愚不識敢請大賢乃謂之曰此夫肉幕周美而躬被文章者歟鎔冶陶範而銘鍊性質者歟逆求悖出身蹶名破求之不息老而益篤者歟充美者仇譽為戚單虛者密親且攜目曰飼臭淸以錫鉛作僞欺世而盛顯者歟千文成貫五銖為體凡今之人皆與終始是之謂錢理

梁 吳 均

碎珠賦

寶月生焉越浦隨川標魏之美擅楚之賢既登席而超翫亦綴履而升妍豈銜恩以赴時獨皎珮而騰天流淮激電甘海震雷明珠碎矣於川之隈視圜流而失轉見折水之亡迴斜龍宮之瑞飾粉靈蛙之神胎若有人子不可逢別奔淪之莫究但黃塵及寒煙聊歌曰王山之滸兮已濡幽蘭之草兮青雲之可尚當與砾珠之同棲

唐 王泰珪

明珠賦

歷泉珍以探美惟明珠之獨妍自然虛靜不假雕鐫光燭燭以照物勢規規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東海之上逐明月而虧全故能色奪瑠璃光射金玉鮫人泣吳江之際游女弄漢皐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自綠無脛而至有感必通去映魏車之乘來還合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絳網之玲瓏然明鑒不淪奇如何貴觀之則符彩益目捧之則分明盈掌使野客取於驪龍仙帝歸之泉周豈直水懷川增夜光晨朗而已哉偉夫宛轉周流冥淵幽物有求於我我於物無求是則文魚謝恩蚌我酬於漢宮垂不可避於金市有侯則知珠之為用久矣為用深矣一九則鶴贈於曾參九曲乃蟻穿於夫子所貴藏於寶匣不可避於金市有被禍之士懷而不厭敢向君以暗投請不驚於按劒者也

唐 張 隨

海客採驪珠賦

靈海向洶爰有鬼兮其深九重中有明珠上墻驪龍難犯之物兮不可餌希代之寶兮不可逢別奔淪之莫究曷禍厲之能從爰有海客貪然來遊利實誘衷舉無遺策乃藏而言曰見機而作不宗何獲我心苟專而至寶可取我力苟定而洪波可擘既覽川媚之容遂探夜光之魄伊彼勇者吁可駭也俯身於碧沙泉底揮手於驪龍頷下所謂明淺深斷取捨而已觀其發跡潛往登神默想俄徑寸以盈握俟光潭而在掌初解磧礫訶潭下星悲猶出連俯謂川旁月上鄙鮫人之慷慨殊赤水之罔象然則冒險不疑懷貪不思幸窮其實幸遇其時向使龍目不寐龍心是欺則必奪爾命以啖爾肌豈能蓄爾之不暇何採掇而得之想夫人不亦危矣驗乎事良亦淒

其則知計非兩久利非兩有必以其道亮自至而無脛
是忽其生奚獨虞於傷乎亦由貪夫徇財自貽伊咎君
子遠害雖儉是守故車乘見鬻於宋客驪珠垂誡於莊
叟於戲我躬不保雖寶謂何敝險不陷雖珍則那子產
常譏於狎水仲尼昔歎於匿河政則來格感恩則匪
他漢武帝受報於昆明之岸孟嘗君反輦於合浦之波
豈與彼而同科我驪龍之泉物不敢入緯蕭之子一以
何急其父乃鍛其珠易其習能往也可及不能往也不
可及

珠還合浦賦 唐 尹樞

驪龍之珠無脛而至駭浪浮彩長川再媚迴夜光之錯
落反明月之炯異非經漢女之悵寧泣鮫人之哀狀儻
既往莫究奚自偶良吏于斯來遇貪夫于則罔想夫旋
返之儀圓明可期潭如電轉粲若星馳光浦激氣蛟螭
映少辟異逮茲在暗而投誠則悲路人未墜波泉而隱
亦皆表帝晉無為於出處今棲德幸於沈于中規是以
特表珠姿潛懷有意中合違彩上繫玄造配當時之養
養庶為政之美好真列郡之尤祥實重泉之至寶於是
煥清瀨種淺灣奔璀璨走獨狂豈能與石前却隨流往
還之遠波之下盈一水之間而已哉茲川于始明老蚌
于勿剖氛翳今罷笑瑰于其偶抱圓質而胥既揚衆
彩而未久方載沈而載浮而曷不玉非寶泉戒
貪實為國之司南誠感神德緊物在為政之不啼愚是
以頌其實而悅其人美斯政而述斯珍想洽洄於舊渚
念涵泳於通津則知美政不遠嘉猷入神故中霤皎皎
下沈裔淪薄則無顯磨而不磷詭丹泉之莫凝諒赤水
之非珍苟或疑此為虛誕願徵之於水濱

珠還合浦賦 唐 陸復禮

珠行誠亡與道為鄰政善感物生神私以務貪必
去土而匿耀光之崇儉則還浦而歸厚我政無累匪求
而至宛若中流昭然明徹三光而分色契一德而潛
致盈虛無朕不識之尸祝以出生往返有孚殊異奔星之
出使徒見其表計莫知其奧自覩映水之新規謂沈泉

勿以珠爲蘊蓄勿以珠爲珍好且是滿而難盈且說邦而難寶幷守之而勿失在開那以存道

珠是合浦賦　唐　令狐楚

物之多竒珠爲珍通其貨而齊乎人纔拔沙以晶耀俄錯彩以璀璨珍避無厭之心去在他境踰克儉之政還乎舊津緜是觀德孰云無神相彼南州昔無廉吏富期潤屋貪以敗類孤漢主析珪之恩奪蒼梧易米之利溢源既啓真貨斯閟從子舊而不遐諒天視乎有自孟君來止惠政潛施欲不欲之爲無爲之爲不名其珠珠無匿而至不移其俗俗如影之隨形其狀也上掩星彩遥迷月規榮榮蓁蓁與波遥逐乍入潭心時依浦口鷺泉鷗之初疑馮夷之始訝依於仁里天亦何言富彼貪夫神之所不涉下竒泥閟翳光而自閟映石華之皎皎雜魚目之鱗鱗豈比貴帝之使冏象玄珠乃得闕生之說秦王荊玉斯還緜是發潤洲蘋增輝岸草水容益婧澤氣頳好川實效珍地寧受實隱見諒符乎龍躍虧全非繫乎蚌老豈惟彰太守之采仁可以表天子之至道觀夫杲耀外澈英華内含飾君之履竒豈不可照君之車竒豈不墻猶未遭於采拾尚見滯於江潭雖舊史之錄與前賢之談終思入掬以騰價永得書紳而厲貪於惟明時不貴異物徒飭表者招累而捷珍者難屈是珍也居下流而委棄歷終歲而墜營望高鑒乎閭投幸餘

商丘開泳得明珠賦

專心所愿偶物皆成若商丘之泳得明珠於至精以荷眷之若將乘虧之榮曾細侔之不假執招延而有情惟此爾者古之愚也存己性之任真謂人言之無假守其抱朴之意不知玩人之事信河水之深曲是實珠之所宅泛泛日呼萬丈之層淵絶岸排雲抱千般之險地無鳥獸之敢近豈泥沙之可得何長舌之見欺遂投身於不測膺勝於忘容之欲足時於馮夷之域奇淪未達覺圓質之當割淵潛無底見孤光之上逼於是握照來之珍曲室之淵星彩環身當大陽之益照期衆象而繁新虛白無瑕榮瑋華而納景清規半湛炯水狀而流津足使君常者繁異軫薄者居厚瞪睢盱之祕目鉗訓虎之关口不行鼠竊之賊無勞巨蚌之引超萬頃而一合由志無而忽有徒非他能道在至信苟志哀之克孚實誠見諒之共建胚用心之疑惑必在物而多吝故書無可否精求乃獲泉非合浦尚謂出其明珠地北荆山圓已營莫崇璧彼秒山於海飲羽於石皆非自然之致力繫取而後道

西域獻經寺珠賦　唐　吕穎

西域遠方獻經寺珠精之天志中重寶之帝鄉豈不以至誠感而靈必自順無疲動而神珍藏不然何幕有於中

土而走無脛於外羌彼珠之靈積陰之魄稟金氣而堅
圓韞河圖之耀澤布指而小大無差日湯而纖毫不隔
迴夜帝漢初月象漢英圓明爽曙欲晨高星自花其孤
白信琴方所秘京帝代難致奪夏璜以爲美齊楚壁而
猜異非記天光以對三助皇明而照四積石峰峻燉煌
路遠恥輝於海資之中流晶於白日之晚將爲表龍旗
而汎舊郭必將詩池臺而望宮苑弥不知以萬邦爲寶
者此獻則違以三德爲寶清此寶則非價越千金我當
俯念其十注先令之子吾將皆照於九圍乃遂沈泉而
反樸俾其塘川而日輝且立德者性儉之本作貢者亦
土之任司牧而獻宜不編於夏書爲器成之尚有干於

時菜苟奪山川之精魄是廟而露之恩澤所以前代有
訓不珍異物寄庶事論而皆嘗求蘇則者一言而
自屈豈若我全明德體大迪照耀也不假隨侯之珍貞
靜也自同周家之寶由是化中國而及外夷如風之被
草

象破驪龍珠賦

彼津之叟兮愛子何多辟驪龍珠兮心亦匪他爲教誡
之大旨荷嗟乎其義則那夫此珠者寶之至也產乎北
海之重泉在乎驪龍之頷下海茫茫兮不測龍呀呀兮
若關當求利以輕生固沒皮而直透潛行伏踴既驚且
覩賣鬻死以餌鯨幸一寶而匪寇父兮言我子則告之
曾是憑怒無然小慈斥其珠而不納乃命石以興詞且
龍之得水變化無已奮迅而江海沸野一噴而雲雷四
起攫擊山石碎裂林木靡不遇蟄之時必爲齋粉矣
於焉抗手勃然瞋目當欠執云於汝寧貿罪寧論於十
斛固而假之星芒逆燭雖有於照奈亦無譏於毀匱
豈不知貴於瞳發價重連城之可以求富獻之可以
取榮將以詩孫子慎檢而行平室苟倫之路安和性
命之情不然者固象得之而何重天吳得之而何輕如
此則南華之道尊真經之教貴以珍輕重之戒以帶夸
矜之累俾龍全難得之珠人獲不貪之利揚風激俗淳
源化被酌斯事之寄石鑒可以用之而無蔽

投人夜光賦

士有作吏君之具臣王無能以諸手貨不足於置身暗
歲月緝屋塵爲大夫寧能以取貞得徑寸之寶
時投於人恐魚目以相亂乃龍頷以取真得徑寸之寶
是千金之珠未掌照爛晶光動激體有象而至圓色無
取而自保若陰雲則如積雪高秋之夜月孤上長河
之晚星未能比符遠湛夫散光掩趙璧十城之價合
吳鈞千戶之鄉不假琢磨自無白圭之玷匪同銷鑠乃
越黃金之剛顧輝君之掌握而獨君之殿堂必將光輔
上台儀形大道懋建車之采照晒夏璜之有若遇物則
遵從人攸好飾春申之食已非難得之貨還太宇之邦

蓋是不貪之寶傳可歷代賞無澁尤復喜鑒於明哲敢自陳於暗投勿以無媒按劍而相拒勿以無屈委地而不收同作貢於楚國而便契於陸侯俾悵寶之君子盡銷聲而莫遊

蟻穿九曲珠賦以連一事以寸為限　唐楊濤

蟻穿九曲珠賦以連一事以寸為限　唐楊濤

蟻爲貿乎微物珠有竅而盤迴九曲是繫雖九曲而可穿當迴曲以洞徹絲莫能貫俾有條而不紊蟻可知先始蠢蠕以中出稍連鄰而外延豈不以內彼馮輝曳茲織縷容小往之徑乍見規行之迂入惟追典窮螢質以誠難途非屢試觀巧歷而可數宛轉而進榮紆是尋似登所阪之崇如出重泉之深始九折以漸遠終入微而有以蟻同蒼而可見如遥遠而未已苟非委實而出如繞指隔青紫而在內進必東身絲抽緯以貫中行之安得如示而展矣詎屈若茲周流出之當曲轉之中才可容髮既旁通之後亦既牽絲苟柔弱之是引則縈而匪匝違規規而如一求蹊而投彼夜光出室而曾非時術茲蟲也小而近智故可以穿無類之質

級珠爲燭賦以有光無夕深　唐王棨

碧雲初合子金烏已飛深宮欲暝兮歡娛未央因緹明

珠之彩將爲列燭之光出寶篋以規圓呈姿璀璨入鄰籠而豔發香照熒煌當其竹箭迎昏簡林向夕司短氏却采火之燿宇藏吏燭之魄然後榮縷花抱籠紗霧隔亦猶燎紅幃而對霞電恨可得焚椒房而煥瑤席風來不動晨四座之清飆夜久逾明貯一堂之虛白由是質擬瑤琳形圓玉列流彩非其人火曰火可謂乎自然而然若出於器爲龍劍於玉宇從蘿蛇口幾驚蛾撲於瓊筵觀其布質閨干合輝晃明分荐而清夜星列迴棨而宴軒月上疑學交映曾無見欺之嫌燭燭相尋誰起偷光之想莫不揚彩金屋增華桂宮幕以煙綠布而談紅翠盤如曉杯盤若融孕芙於瑠璃寬裏淪精於雲母屏中是以名稱夜光功參庭燎妍醜無隱毫芒必照故得結綵昭奩之宵不啟蓍龜之卦且飾庸者於義尤修爲簷者其功未深曷如倣此圖紫資予照臨遂使或怨長宵得縱秉燭之樂有君幽室不生教晤之心雖則魚目難儔金缸非偶終罹好實之諸不免窮奢之詬燭乎燭乎今儻執智以爲之視隨侯而何有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玉帛

空青賦

孚 江 淹

夫赤瓊以照燎爲光碧石以點綴爲色咸見珍於東國並被貴於西極況空青之麗實挺山海之不測其所處則峻獻層石龍穴龍壁素岸成雲賴砂如磧外隱青苔井草內伏玉枝瑪瑙鉛鉛合生磐礎堅英自非索檢覺危乘量履蜥蜴奇能得厠於軒宇接君子之光儀於是寫雲圖氣學靈狀儕寶波麗水華峰豔

山陽谷之蔚菴泉西海之草炎州之煙銀臺之烏穆王之馬都廣之國番禺之野皆咫尺八極鏡見四荒雲煙始出日月乾張若夫定古之世汗漫窈微惟此青墨所以造之至乃器燦軒室蔥鬱殿雜蛟龍之文章發麟鹿之炳絢騁神形於鐘簴舒怪物與雷電亦有曲帳畫屏素女綠扇錦色窈窕綺質曼衍點拂濃薄如隱如見山水高象丹青曲變成百鎰之可珍亦千金而不賤踰楚之夏姬越之西施超妃燕后秦娥吳姬溺愛靡意忽老心註代青聲爲藻飾方施紅華與素儀冠衆寶而獨立信不之而無虧

魏文帝

馬瑙勒賦有序

馬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

陳 琳

王粲並作辭曰

有奇章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岡棄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蓄陽精之淑美稟陰靈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般日之流光命夫良工是剖是鎪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爲圓沈光內灼浮景外解發文采接連嘉鐍錫之盛美感我馬之首飾固芸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籍彼朱鬣奉勒用成駿居列時煥若羅星

魏 王 粲

記述漢之寶法論士人之采度爵乃他山爲錯荊和爲理制爲寶勒以御馬上之

馬瑙勒賦

魏 文帝

遊大國以廣觀覽奇也之富實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馬瑙勒因安象形雖亞雕亞刻成爰應規辰性順德御載以節勒因安象形雖亞雕亞刻成爰應規辰性順德御於馬瑙勒文采之富信莫臧於斯勒美而賦之命世嗣之駿服表綠驥之儀則

車渠椀賦有序

車渠玉屬也多出西國其俗寶之

魏 文帝

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龍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稱稀不謬洪纖有宜

車渠椀賦

魏曹植

惟斯椀之所生於涼風之淺淵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暉準三五之滿圓帶朱榮之巖崖繚絲綸以肆采繁繆而以相追刻鏤珪璋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殉百萊而莫希於時乃有萬厚神后廣被仁聲惠茲義而重使獻二寶於北庭命公斡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榮而不落若點成蒼蛇蜒龍征光如歊雷影若昏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朱之聰目內炫瞿而失精何明君之可悅超羣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閒宴酌甘醴於斯能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而不忘

車渠椀賦

魏應瑒

唯茲椀之珍瑋誕靈嶽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藝碧條以納曜翕朝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裔曄豹變而龍華象蜿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鮮聚卓度詭常細縐雜錯作圓乍方薛連繁聚散列成葉莖丹流綺下碧玉承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車渠椀賦

魏王粲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真飛輕縛與浮白若鸞鳳之翻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龍鱗而不雕理修達而有文雜玄黃以爲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瑪瑙椀賦

魏曹植

翠羽流文不常其色不恃明於清質與世推移特殊自出非金非石鶴之點漬似流龍之割刻士衛譽之雲永中郎盛其馬勒於時北園清夏東陽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沈葉而亦香輝明風而引短鴻出泥而飛長副君海濱岳峙紙落金鉦被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賜貢出崑崙之仙丘鴻即宣州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俟君子之閒宴酌甘醴於斯能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而不忘

車渠椀賦

魏應瑒

唯茲椀之奇寶不同於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掩乾而包容設步以清源接尾於況中陰陰陽以潛耀與心氣而通靈風包神載智管慎乘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缺）背負蓬萊爾乃遐爽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望廣千億徙漠荒貽福葉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燁龍嘉斯寶之兼美封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鏤采不假乎藻繪豈翡翠之足儷配屏象之能逮

瑪瑙椀賦

晉潘尼

覽方貢之被珍瑋茲椀之奇流沙之絕險越蔥嶺

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記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
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暗開風
之崔嵬顧玄圃之蓊參於是遊西極望大荒歷鍾山闕
燭龍觀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喻世之良工纂
玄儀以取象準三辰以定容光炊日曜圖成月盈纖瑕
周扈飛塵靡停勢燦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
澄水不能喻其清圓過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
不緇寘茲稅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異以內徹
清醴瑤琰而外見

水晶盖賦有序

靳學顏

西亭子簡子會景之亭出水晶盖焉命曰子能賦諸賦
唯唯而賦曰

有太陰之凝魄抱玄英之至質發坤藏於重艮托哲匠
而三則既騁技於刀鉏巧天然而弗飾元精既理於焉
從規馳若遺景駐無載疵方宜凌厲乎鑒落就執熱而
不融胡浮溫之在掇光有質而能容若乃瑤宮燕宴桂
館嬿娟闔琉璃之甲帳綴明月之高懸幽蟾散馥素姬
承盤挹上池之靈漿酌明水於金仙席之玄菌薦以蒼
筤覆之冰穀繫以霜綸澄望若空扣泠然含有於無
匪色而妍惟德其物御惟哲人

琥珀枕賦

席獨孤授

琥珀爲枕兮可保而持欲加首于金窓是資況無用於
寢戈之日固非全於枕轡之時在實難求不藉金之堅
也其脆易破無勞斧以斯之豈爲我寶用安爾止況將
展轉之狀用效通中之府分好惡於千歲之安定因柔
於一人之指真役金杜相如之璧則非不隕霜鋒子雲
之珍焉是大其鑒然始覺瞳定錙銖詎論乎大
小考多少未極于精微異色旁分寸涣然冰釋虹光中
剋今盈圃星粲然後霞彩斷角勢逢豈同摘玉之流去
彼取此殊異毀珠之日詩是與非美夫節彼用物視其
豐約始如席上之珍忽辭封中之藥念刮骨之痛兩將
東手於兵勿在抗首之時我則曲肱而奚若故遠於患
無或不良即兩端于乍疑分實摧一角于尚可合章在

持其自然乎與心慊視與目全美寶擢色以臨之飛芒
乘虛而陟焉此見幾而作間不可省彼因感而應道不
可傳故能異質胎合殊途玄通播形的皪透影玲瓏似
予月含桂以貞明泉涵藻而映淨雲發彩於虹玉竹乘
陰於鵲鏡虞都尉見而言曰昔者楓丹岸綺松翠山衣
膏淪甘壤珠孕清淵全其真詎蜂巢之所僭守其樸寧
鵠卵之能希進乎黎已一薰一蕕而竝採德以緊物拾
蕭拾艾而同歸且珠之於寶也至貴芥之於草也至微
不以貴而點管蒯不以微而替守詎君無謂我弱為丹有徵君之流可乘
有耀君之踈是照君無謂我弱為丹有徵君之流可乘
物猶尚明人亦詎只若夫初之偶蒹葭長公之俯青紫
芥得珠以成美吾乃今知然乎至矣

瑠璃牋賦 以"□□□□"為韻 得"□□□□"字 唐王棨

彼惠膺之麗者有瑠璃之製焉洞徹而光凝秋水虛明
而色混晴煙始月針臨蟾之毛髮寒矣鮮麗如逢滿
窗之初客凜然始夫創奇寶之新規易疎寮之舊作韻
辭不足專其瑩螳翼安能擬其薄若乃孕美澄凝淪精
灼鑠棟宇廊以冰擘房櫳烱其電落深窺公子中眠雲
母之屏洞見佳人外卷水涛之箔表裏玲瓏霜殘露融
之樹終以明珠之實何幽茂以凌秋獨青蔥而照日亦
有王家貴戚石氏財雄爭豪世上侈氣胸中視珊瑚之
內盈庭花木依然玉鏡之中故得綸戶增光綺堂生白
若芥運如意以成氛彼煙之易碎之又何請諒無

靚粧之舊所疑素蟾之新魄碧雞毛羽微微而霧穀
旁籠王女容華隱隱而銀河中隔幾誤梁燕遥分隙駒
比曲檐而頓別恐生實以終殊迴以視之誰較潔兮斯
在遠而望也則依依而若無由是蹏泊如懸飛無礙
光寒而珠燭相通影動而瓊英俯對不羨石崇之館樹
列珊瑚豈慙韓嫣之家牀施玳瑁如是價重瑣闥名珍
綺疏微紗惟而冕朗連角簟而清虛倘徵其形王母之
宮可匹語其巧大秦之望焉如然而圖以奢亡位由修
失帝幸為象著於前代令尹告玉譬於往日其人可數
其類非一何用崇理貴兮極精奇置斯隱於宮室

珊瑚賦 唐仲子陵

珊瑚生矣於彼滄溟稟精於天地之氣擢秀於魚龍之
庭含九泉之滋液百寶之神靈在涅不緇既同象玉
之榮有枝無葉亦如晃樹之形當其萌芽欲成根柢初
結同堅冰之有漸發全火之潛爇瓊枝碩茂鐵網森列
實欲日而玲瓏映重泉而昭晰海人於是方舟以進拭
目而觀奪夫密網出彼清瀾奪白虹之氣光逴赤玉
之艷色儻伊何有通於琁珀其色則兩取類於難冠及
夫漢帝思仙神君降質堂惟大小帳有甲乙楹以珊瑚
之樹綴以明珠之實何幽茂以凌秋獨青蔥而照日亦
有王家貴戚石氏財雄爭豪世上侈氣胸中視珊瑚之
若芥運如意以成氛彼煙之易碎之又何請諒無

補於經綸徒見稱於祥瑞今也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斂
雲物之容不書於策斯珠玉之腥而沈於泉車有龍首
鬱衡不以珊瑚為柱馬有乘黃茲白不以珊瑚為鞭故
雖古人之所貴猶吾君能舍旃

通犀賦 以色理而堅致文自外來 虞 王 損

犀有異角其名通天外經挺以孤聳內清明而自全匪
刻匪雕既含章而無曉如追如琢亦通理於未然當其
遠徵披備琛貴得自烏滸之野斷以龍泉之刃瑟兮素
理如線之狀既呈灼爾清光似玉之形方潤豐下銳上
勢圓質峻儻成象以表奇必駁雜而取信明微以驗分
剸是資美勝截肪之日珍逾割蚌之時素先的而中

貫玄彩規規而外浴良玉無瑕既呈奇而異矣白圭有
玷斯配美兮遠而故其分堅貞比金石光通上下色潤
膏澤透掌而纖要必分窺天而秋毫不隔況本精粗蓄
細溫依稀象物皎潔成文或似雙魚映綠水而搖亂皆
見偶成孤鶴翔碧霄而羽翮斯分則知變態不恆衆主
難惑笑人情之用矣豈天意之貽厥故能貞而不変明
而不昏奚奇文之炯炯暢美質之溫溫則貝有文兮不
必為異義列卦兮何足而論究其所然徵其所自雖常
情難得之貨益造物偶然之意何異夫筆誤點而狀蠅
蟲食葉而成字若然者則文犀之美故不足為瑰異

漢 班婕妤

擣素賦

若乃廣除懸月暉木流清桂露朝滿涼襟夕輕改容飾
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
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致弱態合羞妖風靡麗於是投
香杵叩玫砧擇高聲爭風奇悟周虛而調遠柱由貞而
響沈散繁整而浮捷節諧亮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
本任落手之先芸從風斷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暫
舒而長卷修長袖於妍袂纖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
縫庶見跡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夏恐芬芳之易泄書既
封而重題筒已緘而更結

擣練賦

唐 魏 璀

細腰杵兮木一枝女郎砧兮石五彩聞後響而已續聽
前聲而猶在夜如何其秋未生於是搜魯縞擇皓腕始
於搖揚終於凌亂四振五扳驚飛鴈之兩行六舉七舉
遶彩雲而一斷皎高閨而如動度遠城而如散夜有露
子秋有風杵有聲兮衣有縫佳人聽兮意何窮步逍遙
於凉景容與於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素巾兮青

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擘長虹而乍開凌倒景而將越
是時也餘音未畢微影方流遶遶洞房半入宵夢窈窕
閒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向子期以�official笛增
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況兼乎秋扇南昌舊語東魯前
丘昇黃綬之堂論文謝眾賈入哥王之廟擊瑟齊由顧君
無校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

織賦

梁 張 率

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於翻機自帝虞而觀辰雜菜火與紛米攀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締綴與其依放龜龍爲文神山成象總五色而極思精雞紈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爲形既縣華而稠彩乖密照而疎明若春晨之揚藝似秋漢之含星已間紅而韻紫亦青玄而裏素閒綠竹與蒨杜雜青松與芳樹若乃前幕之女宛洛少年冥影自描窺鏡自憐極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貸於升墀亦徘徊於青閣不息未而反本吾謂逝雜乎流簧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

唐 張 何

粵惟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鴈橋風暖犀浦花新臺墠繁囀長楊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山川可珍歲時不殊於荊楚彩勝有類夫咸秦晚景彌秀晴江尋春即布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迴文之重錦蠶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蔬安花巧窗寫庭蔘而不欠凝山鳥而能悲績緣蠻嫁運頃蛾慕疾乍誰披而成段或模蠲而成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沈傍清泥朱顏始映珍篋方啓其始入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彩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注百化從雨新洗爾乃嘆林崖出泉洞運日徐轉和風緩送稍變迴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遷嬌鶯欲弄乘春景而方收侯王正而入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爲禁柳紅作宮花能使衛射榮障夫人飾車郎官居而列宿守木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楚綠豈非細穀之與輕紗

迴文錦賦

唐 張仲素

昔竇滔之于役從軍伊小婦于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思恨織美錦而成文挑萬緒之蓓蕾採衆綠之細蘊腸迴而絲不日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始也輕蕙心蓄藻思披而繡出其終也重疊循環而覽夫言豈一端宛轉而求則韻皆君父苟別既久怨心有盈錦霞駁而增麗詩紡靡而綠情自發於巧心素手何慙於墨妙筆精當其用寄遠方臨風載聞跡類雕蟲文如委蛻既連珠而復貫又迴理而不絕是以居人言念織萬恨而在中君子置懷字三歲而寒成是絳是尋攻乎織紝宛而成章見色絲之麗永以爲好表美人之心儻或以新而代故豈殊面古而榮今翦敝不同愁閨目而等耀彩章自異懼讒口之見侵況復委篋多年化塵千古方嗣于如在復燦今可觀藻豔皮旋環迴圖盤四愁而難解換五彩以相鮮猶或酬編段勝彩戚貴以文自奇鴛衾之價贈乎達無營鳥足之傳且物在人亡留思長想謂其文之著也可卷而懷謂其製之非匹豈玉案之虛往

迴文錦賦 唐 皇甫虔

彼美人兮懸隴雲念臺上之征客迴機中之錦文千里馳心十年誓志相關山之廷夢託丹素而垂意札札鳴杼紛紛積翠校皂緒而龍迴錦披雲而鳳至情生萬象功歸一致綠為芳草怨王孫之不歸紅作仙花發美人之幽思懿夫達其意者在乎誠寄其藝者貴乎精顧異物之可賓諒同心之所成雜披而芳樹搖影煥爛而明霞近榮振素手以鳴機蘭閨霜集蛾翠蟬而續緣紗牕日晶激鬢鬟而含丟以研精言乎詩謝女慙乎清切稽六月生則知妙極十全才先一紀既以彰其意亦以表乎義而不忒方百花而迴別心唯念遠矜績縷以同營字即類乎錦卓氏服以妍

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潛之虹分亭研斯成既呈妍於泉客垂衣可仰欣有奉於明君啓瑤緘而默視方霧穀而難擬離披超彩臨王物以蓮舒榮間生姿映全門而震起固將俱其所異孰能識其所以投燄焰而靡燎爲厥澄清流而不雷於水泉夫然寂方至捧篋員來臨虛庭而障倚俯門户以昂眄翻而誤起鳥盼睞以爲迴物無情而自感化有孚而斯應以文爲貴寧同卷伯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非同禹貢不謝堯時封天庭而照燭向麗景而巖峙窮海嘉冰鑒之底貢彰遠緒霏微發色不惟圓容之絲既而煥彼文章作爲編載方可重於遠人宁有識於靈物

水蠆賦 以題爲韻 唐王起

蠆北極之宗分有珍靈之處冰亟柔桑之是食匪幽室之是憑記彼崐峨且不寘於春煦拍其曳曳自有樂於陰凝既違燥而就涇知同類而殊能瞬其玄律窮芳歲暮百谷風出葦川水回遊片片之凝光映重重之積素十攷之間分浸浸何勞六尺之內宁涓涓正注既苦寒而不改宁載清而是務觀夫如臨如履紅之管之闡皚皚之瀆水吐漠漠之輕絲朱綠曳而愈出繡散成而是寘逸宁有章豈宋女之能得超然獨起信夏蟲之所疑沐高泰津組織方注匪綠於盆匪懸於井蠆事登矣必因之而前冰蠶說來焉將取之而越境豈比夫風庚之

龍之水派川館之春而後羅紈是績筐莒攸陳固在常而可悅殊自遠而為珍是知化之所被物無不臻德之所加人無或阻託茲賦以極思臻皇猷之煒敘

海人獻冰紈賦 以四美即物不歌而頌 唐 韋執中

景彼員冰今阻夫窮海庶貢冰紈今備諸渥彩產非中夏故致用之所貨來自殊方表深人之斯在然則鑒雖土育紈實人力裁鱗角以成質剪或屈或伸因冰雪以爽容而匪雕匪飾作九服之上貢應五方之正色雖寒暑鮮次必藉至陰之時而風土所宜則異中和之域既生既育是準是則詠因時之所致實希代之莫識所美夫得之旨誰所貴夫遠而能即亦由我后洪化浹洽

風遲被方五帝而可六比三王之可四是使貢獻遠物德格異類爰發詠於絺界踐涉遐而款贄獻上地之所生稿篋篚之云泊亦既覯止侯其孔臧不灼不濡將火寔以比義戈矛戒緣豈檀花之足方既同練雲紈而交設又似仙花暐曄而含芳問案龍以發色集翡翠以為毳若蒼蒼不貢昭昭室之壞法今冰紈入獻覩邦家之況乃大混一車軌茂育華夷何則不遠其遠獻茲在茲既貢紛於改沛亦多歷於歲時標為貢首雖一時之可不獻於君所知四方之咸敘是則其求匪易其用何玆儻見加於剪拂庶暉光之日新

歙人貴納賦 以流之寧止加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 唐 馮宿

歷代賦彙卷第九十八

青賦

經筵官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加二級臣李鼎祚等奉

前編修

服飾

冠賦

唐　趙良器

之所福順常者神之所福況于在位之庶寮可不整齊而敬肅

進賢冠賦

唐 趙良器

天道幽今日月爲久聖人作于衣冠爲首彼將照臨萬有孔將書稱穆君后見以明王代賓君子學于總朝廷之要惟進賢之冠十七旒上夫七德梁之三又取夫三端三美于威儀禮楷行營平東帛戔戔知人不易行之爲難將欲略隱逸責實脩設爲忠貞革貪侈爲廉質則以正御下維居高壓危以虛制有統持滿何溫動法道靜得一自代節經爲此名無止今鑒彼天秩從以賢能有意於賢不言而信不用於權俾荷寵祿者賢賢也政先亮直屈而爲用信之而又立若因物授理易人推遷非德不休智也非禮勿動慎也唯賢必舉義也任爲無爲順也已四善而世濟其美別九儀而尊司其信元黃因試有績于人言爲大夫者資乎能賦則流問以證物試不立言以存務將欲存義終則用之不窮將述功之懋則物無能措詩云服之無斁吾以斯文之爲度

進賢冠賦

唐 于伊躬

惟冠之制惟賢是崇而出賢因冠而通成於人

而易色榮上林者安可能遠久要不忘維弊必加於有德是以惟儒品雅叶袖布之清遠象與皮弁而齊衡且夫賢能有意於賢不言而信不用於權俾荷寵祿者賢賢也政先亮直屈而爲用信之而又立若因物授理易人推遷非德不休智也非禮勿動慎也唯賢必舉義也任爲無爲順也已四善而世濟其美別九儀而尊司其信元黃因試有績于人言爲大夫者資乎能賦則流問以證物試不立言以存務將欲存義終則用之不窮將述功之懋則物無能措詩云服之無斁吾以斯文之爲度

進賢冠賦

唐 梁 洽

製自軒皇表名冠在首而垂用政理賢而莫成伊始時之初功莫先之發明古人所尚永代作程豈比夫歡聚弱殊乖王霸彼旌武而貽咎寧比德而同聲念茲在茲侯其偉而山有木工則度之君爲政賢必進之不自工以生態政得人而冠故君子進退以禮消

息侯時時既清今為賢是急賢既進今其政必立總六
官而謂何嘉此名而可挹容有門之而言曰或標之多
或珥之焯所謂二者莫如進賢去從珥於聖日願效試
於明臺敢預弓旌之名無遺管荊之才

貂蟬冠賦 唐侯洌

冠表朝容飾崇工制示動悍而貂文既緝彰清高而蟬
翼對緌所以發宰臣之盛次武弁之樊配紫綬而增華
入黃桮而轉麗突而弁同松茂而拍悅貯龍翔而微殼
而花擢引雜錯之光足見乎以文為貴分動搖之影識誠夫居危如安麗則無莊彰而莫殫彩列如星衛
女何榮於會弁用當帝喜相堪嗤於濯冠所以類鼠
言質薄而風在自舞舊規於卻敵笑遠適於章甫貂
之責誰憂換酒於晉臣之清是用加金於漢主故能
堅處鉉往不奪五綴不足之時狗尾何續從有續而
用短甲如生柔而韌曲深以從輕灼灼而自為首飾炯
炯而能使心清至矣哉蟬者食潔居高貂者內溫外悍
蓋飾新衣元不散發令安於級者王何以尊藉舊業
而新高金張益侯將進賢而並美與交譖以相資承柱
後之名是表禮無遺若冠侍中之首從使人皆見之道
光漢冊事合秦陽寔乎新用之以明義

彈冠賦 王起

及貴高冠是加於首將服之以入仕遂道之而去指纓
坡不采知榮已之為先法股是從明干祿之非久豈比
衰之而無用在之而勿有也當其貢公不仕王陽未榮
風永扇布重九三樂積歲月而無色混風妄而莫望豈
知點級月偏重神拭則光生益以斷金之人未達於清
世涪況之士猶勞其赤誠是故置之而有待藉之而勿
營洎夫大漢登庸伊人有許同松茂而拍悅將龍翔而
廣舉於是取章甫而吉曰完者旨之歸人之規盛服將
朝此為大者結綬從仕易莫由之吾方策名於丹闕委
質於彤墀領將盡節以為表豈導污而見嗤及解彼珠
纓溫於玄指豈久要之忘信素從政之有使捨舊彩以
增新振等埃而暫起由是發光經正容止朝廷濟濟具
瞻其人也始於初用表夫君子則知碩量之所包賢
人之真一矣踐之異夫仗不其貴也同夫拔茅則前位
相先者以匪彤而是鑒合契者固彈冠而有感故
能致其結袖不要指蒙將紹會於玄髮期入仕於青雲
豈比夫委于灌以入朝是得賢相屈生彊於幸沐方佐
明君

雀釵賦 晉 夏侯湛

覽嘉藝之機巧特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環異
以表奇布太陽而逞法妙門象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

之從相與說婆飛寵並修飾理衽襟整服飾黛玄眉之
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盼開步轉袂翼翼特煜監以相
濕常道近而侍假昔先王興道立教崇沖讓以致賢不
留志於華好

山水洵抱賦有序　陳江總

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祀降賜何以奉揚
恩澤因題此賦

溫時來之寵沐振長纓以祛書志性與之文章侍相娛
之絲竹解女蘿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參
體鐵繢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前成寫倫邊之徑復埒
行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蕙蘭節開四遠之組意勢百慮之

迴皇窗飛空而浸霧爲照月而倚弦龍風鐘之易近對
冰雪之疎賤若董奉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班賢之
已振媿治衷之爲妍譜衛珠之有報荷墜履之無捐

五色比象賦　以官秩之貴有品類賤有等列望之
聖人以玉命之施可謂非旌表而知出而爲知出而自殊宜車服之有別於是招
繪素之賞名彩筆之徒程亂目之衆色寫外物於百夫
以侯伯子男之服爲飾以山龍華蟲之象爲殊莫不煌
煌熒熒熠熠煜煜青爲山兮巍巍而孳峻赤爲火兮龍
熾而含煙紛米以純白而璀璨宗彝以太玄而黝儲綷
而爲羽則振迅而對飛暈而爲龍則跨騰而相逐蓋上

古之禮制未富令之法服必謂美妙無盡精微有餘俾
桂月之規縱麗天而莫勝碣海藻之質雖稿文而不知
實道巧之與比信取象而靡虛豈徒用別於泥職蓋垂
或施於象車繇其創自於心成之在手或大之者不遺
其美眇小之者不失其妍醒此實權等於真宰功齊於
妙有所以作國家之程式軌王臣之印綬歷萬代之恒
規經百王而共守不然者法實紛糾制有允休何必假
其彩色之炳煥於君子之衣裘合九章之物者則寫非
五等之服者則不故往代無救明君立制一則爵命之
易辨一則制容之昭麗宜乎嘉其義重其事在威禮而
因易垂後代以永示信哉表德之爲良亦美作者之深

意

衣錦聚衣賦　君子制服节裁正以時棄衣錦之特尚必尚聚以相資
衣異要以成飾故威儀而可持異彼銀環有以文爲貴
者同夫絺綌必特表而出之容其所以未將有旨願無
代惡僻共證美衛詩既作且賦於碩人之篇匪服是加
則哈乎彼其之子異狐裘而黃袖比綠衣而黃裏蒙戎
縞而不陽龍渥彩之可擬彷彿今若豹安之藏霧隱映
今似珠光之遠水從有美於潤然載可詳其厨矣故服
之無斁終然允臧當斐然而入用慙學製以見傷知我
者謂我隱敬文章不知我者謂我倒衣裳曾不念順

之則理的然而云自類韜光不耀孰云欲蓋而彰比乎
增喪後素紛爲寶不有外者何以混其色不有內者
何以畜其藻雅衍含章之德不忘盡飾之道服既美矣
人亦宜然等誠明之道合同出處之義全亦由絜矩之
士窮而不監益貞明體恬澹昔有喻於讒口何以自明
今不衣而夜行寧惟遇暗是知大象既分先賢後文德
爲道用靜爲躁君不行時貴退藏於密匪同庖服之奇
自與黃中之吉彼無獨窮今於平歲此成章不俟今終
日未若賦衣錦之製衣爲終身之自律

華落賦 有序

陳江總

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貺垂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

貴發貂以增暉之之品未釋文轂而影度階戈恨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鄒吝撤君子小人之道蓋醒之殊私吟賜田之薄測銀杓抽之汽駭旦之落而不工淫河間之好古自隱始而思隆蓂維之有媿庶恨昔而克終

西域獻古光花賦以來火貢之爲雲南國

唐獨孤授

魏矣外區實生珍異彼靈獻之則獲製良菜之斯至聖王之所未覩獻令之所莫備叶朝宗則來白金方應中國而色當土位意者以烈風之声興洪海之清塵德動天而遐方內款入貢而貢獻足徵方啓策以進語如

執輕之不勝颯然舞風翠雲之光可奮龍夫堯日青嘆之煙徒稱故其背崑裔踰弱水亟九譯越萬里豈殊俗之所貴信希代之爲美直千金者更輕稱狐白者非擬雖況以天冶無易瞑其之性燎以束薪獨異焚如之理斯乃動聽驚視孰知其然者矣夫物有難測必思之而不成事有誕當亦推之而可驗何異綺鼠毛以爲布引龍鬚以成絲齡於火而自若弦於弓而有之況能禦寒涼以效用表楊襲以呈姿可服以登備皇儀而飾朝禮至尊爰御光紫極而雜丹墀遠使赴人捧罷以求退王母收環而論經費公乃拜首而稱曰休哉聖君之緝熙且天地不愛其寶豈我夷敢愛其私乎詩念委裘之有

貢府修服之生稱表德於君子小人酌義於夏山殷大伊篇勿之成格其德風之在我於是天子曰俞彼則獻其可

唐陶翰

朝臨皓雪且狀乎寒披鶴氅晚安朱架又象乎高懸王
衣雖質文之可別蓋貴賤而同歸故崇侈者取貴而尚
戒奢者含貞以非刻乎從損而益工兼素朊德之攸親
豈惟物新晏嬰相齊以推奚孟嘗獻秦而獲珍貞休利
乎蓄玦海陸生千妄人儻苴道之無替遵芳於後慶

千金裘賦　唐　雍陶

良治之子今不隊舊規製珍裘乎巧意無貴非一狐之
成此直千金而在昔蓋以表盛服之麗者舉高價而美
之儻以負芻如當市骨之日知貧酒偏宜買笑之時
如其選擇亦求粹白資衆毛取華腋極貍製之狀殊豹
飾之跡俾揚湯鑒之有加欲衷要而無數紉鍼訢就振領
提裳乍掩孔雀金歎翠暈有斯而死不於市衣此而坐
不岳堂何必厭武帝之時人來西域受平公之處鳥下
東方宜乎在簡見珍尚蒿非貴將示美以爰御豈敖寒
而乃衣時新節周乃三十年而尚存俗競奢妍乃十萬
軍之所費觀其皓縗新潔輕埃莫雪巾幣之酬猶少外
飾之策儻添日影遥臨豈見犬羊之易雪華傍射自宜
狐貉之兼爾乃取而裁論其衆亦猶多士稱於衣取擊
材構於時棟豈比夫告樊於黑貂珍燠於青鳳然則乘
惡衣之義生侈服之心既傷三德之數徒稱千鎰之金
所以披鶴氅於王公獨標取潔於雉晨於晉帝用戒奢
淫況乎衣裼可以備卒歲袂續足以禦寒夜何勞寶劒
佯貧豆要驪珠同價委此蒙茸之資被乎勤儉之化使
狗盜之人盡息其偷詐

布衣賦　明　袁　定

遡皇初之淳龐兮葆真素於洪荒尚結繩以爲政兮
有事於永章中天啓文明之盛兮作繪作服而山龍藻
火之煌煌垂衣裳而治天下兮野老歌白雲之鄉漸憂
上下之無等兮爲之別服色禁僭侈而弘制度於無疆
自古風之漸渝致衣流之濫觴冰紈霧穀下逮俳倡與
臺隸卒被服耀光物力由此而倉絀人事因之而改常
但思衣服之榮都而遑問道德之允臧也則見夫公子
王孫朱纓文轂盛冠劒之陸離袂蘭荃而芳郁狹邪則

之犧牛而兄服之不衷賈禍湛憂如胄適足致誘聚酲
益以名尤纏綏是何法服思神德今鮮膺惟布衣之士
竊然環堵之內野墳四之導搜神先則古聖賢是謀斯
誠不倚勢而貴不藉財而富而足稱爲人物之第一流
也乃士風士習之澆異士氣士節之哉殊畢自工妾婦
之術高亦貽元龍之虞簣猶早引於逢被國是爰分其
蒭詰則古今之變有可得而詳夢者爲伊處士之橫議
今陰陽任其舍闢離合憑其縱橫公卿執轡而虛左今
侯王推轂以郊迎朝宰迂士之蒲節基垂上相之纓乞
憐昏夜而騁人白日今從之人以成名此固富貴利達
之萑心而自開布衣之極榮也乃六國既滅李斯相秦

偏生簡逆鉤而接鬱共讎由莫今宜逢彼之怒
而雪秦始之一統江寧頓盼長其聲價
登於甘於首門發廟及商之楊務今宗山斗於三君汝
南月旦之榮芳千其與今自夫免以脅聲此已從尚名節之弄芬而無慨布
衣之莫京也乃能高接王侯之朝延西州豪傑而深恥不

杞彼道學何負於晉家自偽學之網一設朝署爲之一
空彼士子崇觀夫京華自同文之獄一倡太學於焉欲
封蛇何云投諸見虎之中踣踱廣養之下固頓我馬
之黃食給稈子荀若馬通此真偏流之浩劫而布衣之
桎窮也窮斯濫濫斯災思求活以苟全遂改頭而易面
由往由實之可惜今思一長以自衒爲奴爲隸之不辭
公其他人之我助已超極虹之勢今誰不謂古之士
也貴而今之士也賤若此者非布衣之能負人實人負
布衣之稱而有慚於在昔之名彥吾嘗思之矣五月披
裘者何人千羊有澳於負薪之不貪帶索行吟者何人
千羊有懷於啓期之樂天堵完而歌商頌鶉衣百結而

貧也若兩者可人千羊豈於朱門之賢裁難解紛亂
是千金者何人千羊有懷於鴻毛之輕於是其聲價
之重羊而且慕於管門發廟及商之楊務今宗山斗於三君汝
南月旦之榮芳千其與今自夫免以脅聲此已從尚名節之弄芬而無慨布
衣之莫京也乃能高接王侯之朝延西州豪傑而深恥不
貧也若兩者可人千羊豈於朱門之賢裁難解紛亂
是千金者何人千羊有懷於鴻毛之輕於是其聲價
之重羊而且慕於管門發廟及商之楊務今宗山斗於三君汝
南月旦之榮芳千其與今自夫免以脅聲此已從尚名節之弄芬而無慨布
衣之莫京也乃能高接王侯之朝延西州豪傑而深恥不
貧也若兩者可人千羊豈於朱門之賢裁難解紛亂
是千金者何人千羊有懷於鴻毛之輕於是其聲價
之重羊而且慕於管門發廟及商之楊務今宗山斗於三君汝
南月旦之榮芳千其與今自夫免以脅聲此已從尚名節之弄芬而無慨布
衣之莫京也乃能高接王侯之朝延西州豪傑而深恥不
貧也若兩者可人千羊豈於朱門之賢裁難解紛亂
是千金者何人千羊有懷於鴻毛之輕於是其聲價
之重羊而且慕於管門發廟及商之楊務今宗山斗於三君汝
南月旦之榮芳千其與今自夫免以脅聲此已從尚名節之弄芬而無慨布
衣之莫京也乃能高接王侯之朝延西州豪傑而深恥不
貧也若兩者可人千羊豈於朱門之賢裁難解紛亂
是千金者何人千羊有懷於鴻毛之輕於是其聲價
之重羊而且慕於管門發廟及商之楊務今宗山斗於三君汝
南月旦之榮芳千其與今自夫免以脅聲此已從尚名節之弄芬而無慨布
衣之莫京也乃能高接王侯之朝延西州豪傑而深恥不
貧也若兩者可人千羊豈於朱門之賢裁難解紛亂
是千金者何人千羊有懷於鴻毛之輕於是其聲價
之重羊而且慕於管門發廟及商之楊務今宗山斗於三君汝
南月旦之榮芳千其與今自夫免以脅聲此已從尚名節之弄芬而無慨布
衣之莫京也乃能高接王侯之朝延西州豪傑而深恥不

堅之清風朱紱長纓任九棘三槐之連級卧牛衣而飲泣今負英氣以不表寧却衣而凍死于衆清操而愈厲必服之無斁今而後可以歷險易蓍得失不改其儀一如結之致我非惡錦衣而逃之是有分焉不可以苟譬而妄棄也雖然布衣是甘靡遑草木同腐乎曰非然也儒者明體達用之學行則著其事居則明其理綜成敗於古今日精研乎經史補葺往代之遺文垂為後起之藝軌不朽惟三傳諸子紀雖志行不逕往哲今恒素修之自矢竊陳編而討覈焉

服蒼玉賦以象天配五色惟春也蓋然地孚萬物惟王也堅為王可久

唐 獨孤申叔

昔君子比德於玉色蓋聖人形象於天歲暨

爭上色其奮矣東方木德之令蒼本靈威之紀順其色

緊氣服是宜飾其容佩以蒼為天品焚于其瑩如碧追

琢于其手如蚊實同法服不敢違於先王有異象環獨

見用於孔子若乃太史告立春之期天子迎東郊之時

映乎玄冕節以采芡若生芻之色畫于出蓋之安孳

垂組而溫潤羣矣繫衡牙而左右流之質且異琼終乃

磨之無玷色雖匪白猶謂湿而不緇故能問五王先四

服混玄景曜黃屋微白虹之皎潔對蒼龍以照燭豈非

哲匠之所逢他山之所攻操此溫如之質擇其善者而

從得佩之服之於此琢之磨之於彼齊璧之獲薦異

白土之見毀色膺時用寧俾終茶之玄彩非染成詎比

奪朱之紫矧乎四氣莫先乎春陽五位莫首乎東方九

有具瞻其尊也帝皇萬物成賴其大也穹蒼我迺應春

氣之德順陽和之日為帝執成克所以標嘉名於時令宜乎

四美而具宣冠羣玉之俊

載垂楷模之無極

山玄玉賦以

唐 沈 達

佩玉之設所以導容止節威儀惟山玄之在御配組織

之標奇山以表名取玄山崇之德玄而載色且昭玄默

之宜含珠姿於雅操保貞規於珍連

城表質美制衡準之用以楚琥之失臣取于載肪自

衣帶振序簪紱森升亦如珮之
惟儐重於王公則知其律度修在禮斯泰非夫陽象服
錫鳴璆何以廣山玄之瑞於諸侯者哉

珮賦

唐 胡遹

玉有環珮所以節威儀珪璋所以應朝覲貴乎特達則珮之為用以得聞珮之為服以禮進退取堅以縝密亦體柔以溫潤其彩炯明流鏘數之華其聲清越金石之韻豈止法先王之服戒乎太夫抑以觀古人之象原之帝舜由是表尊卑之飾彰朝覲之時適用品服之義昭而天下治荀衣之葱翠因定容象環琫琫於宣見斷偶物以升榮助荀衣之葱翠因雲於公侯進退而為容卿士俊仰而超踰若珮也幸朝

佩不垂於帶不設於旁進而於左退而於右御者不敢當道而過前驅者不敢橫馳而犯之

衛牙昭

唐 閻名

玉產頑礦埋沒於山谷作羽儀於君子思我王度服之
哀已玩敦相喻品命不淪貫以桃花之綬錯以明月之
珠時也朝北極歷天衢明王成耀金鋪徵音生於矩步
繁響起於風超滄巽為君臣之榮觀遠乃賢哲之令
國亦何必製於長坂折瓊枝於遠區然後為美乎
別有楚臺神姝超國名姝嬌羅豔毅秀色鮮膚振鳴玉
以亮響踐瑤階以趨聲珊珊兮若有無姊齡齡兮意
愉愉翩躚躚兮望坐隅欲從君子禮之洵乃歌曰佩玉
慈兮德音發中規矩兮聲不歌馳驅以其思敬慎善考
不亡兮長歲月端法服兮臨軒君后觀兮萬方謁
唐 麻不期

容而必周虛徐互振寂寞相求洞晨照而彌微驚微風
而更幽原夫製彼奇形韻茲良玉雖杳杳以特盡竟遲
遲而潛續唐以成章節而應曲重輕莫雜恒寔轉而下
垂左右皆調每玲瓏而中觸由是孤光屢進片影頻輕
駐齒音而乍默值逸勢而俄成方將應組綬廁瑤瑾應
疾徐而洞徹順激射以鏘鳴故其備以分音玲然自我
當待扣而逾寂匪雕匪刻動法天旋溫如玉色可
衆夥徵衡牙之微旨然後知古禮之不墮

古君子佩玉賦 以事理作者 比體而引

唐 裴 度

伊君子今何師遡淳古而繹思儼然有章相威儀於樂
只溫其如玉故切磋而佩之縕富是比貞明所資追琢
自舟水取諸之圖君來美質我則表溫潤於元容臣聽
好音我則動遵涛於步武結以紳帶綴以環組使威之
者在物而思統服之旨居今而行古豈比夫詩人無文
贈藉佩今夫君駿人著美幻齒蘭兮之子是以嘉其抱
素貴以合真想見白虹之氣思聞清越之聲發凝神兮
既昭我述鏘雅韻兮其行是以欽愼使度循禹人
情至若斷以爲壺徒玩其實執而爲器徒莊其狀豈若
用之有方垂之無必侯君行是以欽愼使度循禹人
珮動則泠然之律是以古之君子物有其辜溫恭可象
環瑱其緌既覩容而生敬諒播往以傳芳然則貞玉之

卷

象環賦 以謙德爲事 德爲高端

唐 沈 仲

佩服之設惟德是瞻夫子之服素而博夫子之德稱而

廉式制象以表諸儉豈無王今體乎謙謙而伊何服用有創舍寶佩庶以彰其無位制象環實亦明其讓德匪玉今亞金是雕于是刻取其葵身之益奮其截肪之色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相彼玦矣謂其玦之有離前此環今體其環之不極因良工以表器奉聖人以聘國苟炯戒之斯存昌威儀之有忒於是不師爾制爰始我謀錯落增色晶明克殊寫金規於顧兔掩素彩之隨珠崇其五寸之範輝彼十圓之軀貴其文于我則文而能潔謂其曲也我則曲而不諛既圓體以就滿亦虛中而應無服為身表環為佩器若禮義之相須豈周旋之暫墜將以體象其法理亦以循環乎志意雖章前以為飾騰組紱而生植蔚禮紅以留規若水容之故事明夫素王立範象豈因箱必使動容有則蔵規合倫得禮容之不逸著盛德之日新環之質今取其終始同遺象之益也取其貝白可珍體之夫于之歷聘周流似夫于之從時屈伸象環之制今其義不淺誰揭之旨于因斯而闡道崇受物用能寬而有容理貴適時體如丸而任轉忝明試以效拙敢獻賦而薦善

唐 趙良器

履賦

朝廷今赫曦冠劒今遠遒惟斯履之所用得禮容之盛儀級珠綦以崇飾遵玉趾而更移其始造也佳人逞忘女工妙選爰斯功之始畢出閨庭之試踐跗転步以相

拾指奇文而爭術若乃相國承寵尚書見榮歷形階而曳響上王殿而規行出郡楹奇則簷前燕落入朝表異則雲際鳧驚運蓍絲以示儉曬瓜田而見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潔其容色圓其表裏偶管裾末以為榮踐泥沙而以為恥其義異其貌芭曳踵則輪軌不斷接武則塵迹相重其取進也每迎前以啓路其守謙也常庭下而翹容其受用也既虛中以待物其順人也亦應時而曲從是以加其絲飾廣其文繡所以表威儀光領袖宗廟祭祀非履不行揖讓周旋舍履何就易履者禮也吾聞斯文之不墜

孔子履賦有序

元 楊維禎

按晉武庫火累代之寶及高帝先聖履漢高斬蛇劒王莽誅翟義人以為厭丁厄數不知履可焚而履之道鉅萬劫火不可焚也孔聖人之履與逸臣之戚並室同珍司馬氏失若是之弊矣宜火之焚戚而有以累履也

孔子履賦曰

大聖之履與夫文綦惟玉趾之所蹈豈遠異夫協周公之赤鳥或過廟之躍如或去都之削迹或審步於雙圖或遲行於故國美是履之必俱隨仕止於久速去之五百年兮歷嬴劉而典午赤帝子之手劒新室氏之首顆何並室而同珍

失嫩忍之去取俾纂述之餘烈累神明之步武吾又哀
司馬氏之遠德而何尤其武庫也嗚呼履之篇可灺竿
其別永存履之跡可屈今道萬世而長伸故放四海以
布軌極厚土以蹈跟嚴尺寸而不頗垂百聖之所遵行
帝道而帝履素臣而臣又何與漢三尺而共弔悲玉石
而同焚彼有衛文豹於乾漢結色絲於鳳陵爭霸者之
遺跡皆王法之繩繩編明珠以養客借長劒而上廷羌
倜儻而攻錯匪先民之攸程織仲子以傲祿納東鄰以
橋名葛銑論於魏俗草又建於趙靈提嶺上之雙景翥
雲間之雙鳧進地橋之所遘黃石之有無是又佛老
氏之誕幻吳帝雷壞之殊途匪聖之堂吾何升匪聖之
路吾何趨雖瞠若乎其後于始吾行之弗渝也許曰青
紵赤繶履之造兮由仁行義履之道兮履可化兮道不
可橋兮非履之實推道以為寶兮履矣君子亦允蹈兮

豹易賦

唐錢起

麗哉豹鳥文彩彬彬豹則離虎膺價與君子同身故
得飛聲入楚見賜留秦冀者胡為隱霧而不下今復何
幸對雪而迎賓蓋因庶者之復成於匠者之手苟當時
以為用雖殺身而何有於以履之美且無度既居下以
禦濕亦迎前而啓路花映香塵光生玉步借使登朝廷
列臺閣規矩不改會同自若投其跡必陟鶯鶯之行取
其文不改犬羊之鞹詩人歌其事春秋美其名舍則止
用則行揚漢蒼飛遠分鄰令之術入朝曳響近雜尚書
之聲夜糾糾葛履一則固窮一則晉起制度
首出憲章俱美嘗試談論其茲易而已士或覽之而言
曰象以齒而焚龜以骨而兆況之豹也憑巖穴以逞欲
以爪牙而自衛而有用於人竟以皮而戾一朝寢處成
此斑偉夫斑文散采氛毛蒙密映鶴氅以凝暉臨翠被
以曜質於斯時也不可說悉亦有刻意未參畢秩東郭
之曳履長穿王生之結韈何日思蔚然而一變歌豹易

豹易賦

唐錢起

易几雜工寫真能亦天縱觀矣奢以則之衆目所視
異哉信雜爾巧有說其訓此青蒨無其真亦總總其麗
功容而彩射金虎象貌而教偉玉砌諒服玩之惟奇知
伐靡之無藝微夫至理也庶威儀不忒匪古訓是則甚
葛屨之失禮同韜冠之敗德何役智以宣騎乃自躬而
刑國噫先王立極念茲在茲服有常度行無越思何爾
易之豹飾雜珠綠與文貍若昭其素無乃簡亷是易也
君子歎之觀乎異狀斑然復周慶霞起煥爾文質當其
踐履知我者謂我慈居下流不知我者謂我親承玉趾
則知物有所歸天之冥數惟豹作易毀身思過惜其有
美而來亦以禦寒之故雖雨雪而盈尺俾陽和而在步

不然者寧踐於斯路客有感而言其文也何麗其用也
何薄當畢步武之間徒異犬羊之韜飾被已慙於翡翠
爲裘恩羨於狐貉別南山之霧以奉進趨同鄴縣之鳧
願翔寥廓

豹舄賦以兩通用
四韻為韻　唐　謝良輔

惟茲舄兮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於君子其
用也見美於詩人伊昔大匠未知含章可久棲止隱霧
或羣或友且申威以肅寧畏險而挺走豈知獻狀於
獠者之身入用於麌人之手敏手既至光華增媚兩美
必合一朝成器信常功之嘉猷爲盡飾之美利苟實善
之在我甘殺身而不黙曲直裁成威儀可觀若向也獸

而今也爲諸侯所重楚子之翠玻有先王者攸宜周官
之赤繶無數左之右之作合乍離每唯命以進退將有
異於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愧文
彩之奇故尚言之曳履聲則有音中郎之倒屣義亦爲
美雖借足以同方豈能文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
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實怪於規行矩步滯皐縛之自
惜飛鄧縣之可慕顧實上國之階墀冀吾君之一顧夫
材俟時而進用時俟材以求索彼微獸之有章亦飾躬
而制作慕公孫之几几耻滑稽以交錯幸參鵷鷺之行
無雜犬羊之鄰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亨對斯文而不
怍

錦褾賦

唐　温庭筠

圖裏花春雲浸月新趨桑織女之東足嫵婉婦城之結
瑞碧音綢約鴛鴦尾扇頭鞍稱雅舞履號遠游若乃金蓮
東昏之潘妃寶屧臨川之江姬翠鈿金蕊之步妖盡
實苧蘿之施羅裾紅葉之豔豐附蹻錦之奇淩波微步
皆陳玉趾踩踧而容與花塵香跡逢石氏條窮寵而呈
姿擎箱回津鸞菡郎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永持
重爲系曰珧池仙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瓊釘上雲
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
莫悲更衣林高蓋側碧泉晞風玉聲

錦帶賦

前　李摯龍

彼都人士上谷少年翩翩鹿原當是賢連文綬是英
俊之域綰好名器景緯之家三朝豪舉五陵紛華莫不
肺肝共遊意氣相加爾其冤蓋如雲騎從如水持簫埃
盡拔袂起予涎近與邁言千里思美孟姜在齊之著
押招魂似匪我往則然青春予期李衰況白日今西
馳程君手今淚念悵軒車予來何遲忽嫮目予盼笑
容復易中予思怨移紅洞房羅幬情悵蕙蘭鐙酌瑶漿桑
間詩芍藥章酣朱顏發娭光始容與以微動予體陂陁
而精蕩顏薄怒以相難予旋席迫而態暢爾乃下裝金
恣歡情沉湎日夜極欲所營乍百草今鹽陽又羣芳予
素秋胡鴈鳴今憶故鄉遊時返予動離憂幾抗軸而北

發重瑪然而且留若乃聊城控急邯鄲被圍射書則紛
難立解寫符則旋魏焉依回繖迅赴媚子頓連轡救就
道繼繇去閨送復送今遠山曲行復行今大河限飛雪
掩野悲風北來扶血相對灑淚街思妾居齊右君家荀
門掾于法今蒼王玦捐余佩子贈王孫於是願假須臾
似行未辭何以報之錦帶幡而方其織下泰川之機垂
諸燕市之使賤縷繡於輕殿繁陛離之長鋏容于逢于
翩翩獵獵於是引如霜今幷刀剖五色今紛擒作若彩
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絕垂碧濤鶵鵝于鳳凰羽
翼今垂傷令黃河今如此帶置懷袖今天地長女如束
素郎亦青衿雖縷思之乍分庶離緒之可尋羌良會于

終合將永結于同心於是行領徘徊引躇遲延痛一逝
而異鄉恐芳華之坐捐駐征輪于不顧望行塵于窗櫺
虛漠漠而無見別既照以方新居人閒梅遊子馬嘶蕭
搖搖以空運形怳怳以長盼撫此物于準曙昔欲往從
之誰爲匹

歷代賦彙卷第九十九

酒賦

子猶瓶矣覩沆之居居井之渭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酸不入寂水滿壺不得左右牽於繆微自用如此不如
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爲國
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酒賦有序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等
旨編纂

飲食

酒賦

清者爲酒濁者爲醴醴清者頑駿皆剋肩立之
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落璀同物而異味款
殊才而共侍流光罇醇甘滋泥醅醴兜成綠瓷兜啓
且筐且漉載簋載奇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
則沙洛渌鄧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闕中白薄清渚紫停
疑醑醇酎千日一醒智王酣國綽矣多暇名嗜嗜之臣

梁鄒陽

聚畜畜之貢安廣竺列蹲屏綺爲席犀璩爲鎮曳長
裾飛廣袖奮長纓縱橫兜得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焉玉几
倚王屈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餉羣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
頒益爵觴右曰宮申旁亦徵揚鄉名飼社夕醉遠朝酤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漢揚雄

酒賦

子猶瓶矣覩沆之居居井之渭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酸不入寂水滿壺不得左右牽於繆微自用如此不如
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爲國
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晉曹植

酒賦有序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渾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兮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稽生以醞而辭楚侯飫戚爵而輕秦其味有宜城醴若醪酎清或藏久發香馥夏成或雲漿川涌或素蟻浮萍爵乃王孫公子逆伏朝翔承芬以接意會陵雲之豪宕無方於是飲者並醉文錯宴大舞或叩劒而歌或擊壺而啾翕或奮縱橫讙譁或揚袂屬飛或歎鷺駒駟駕或稱鄭舞宋師於斯時也賢者忘賤寶有忘貧於是輸公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泛觴之事紀王所禁君子所斥

王粲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杜分享祀人神式宴拜其五齋節其三事酌元清各異彰文德於廟堂協武義於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豈沈湎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賦功業而敗書毀名行以取譏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罹益固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意話言湯首屢舞譚易作孽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

惟賢聖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庶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人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滄蠡萍布芬香酷烈播殊美於聖載信東既不顯於皇詔乃潛淪於吳邗往逢天地之香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於聖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為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既節五齋必均造醞在秋告成在春備味溫和體色淳清宜御神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無旨美味之者棄事忘榮於是糾合同好以遊以嬉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罍於南極列行觴以次流獻酌元清以約進錯酢膳之珍羞羅俊乂於廊廟講道德於清閑洽日洒而陶主稱洪恩於下民反衢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誥感夏禹之防微儀狄作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賦功業而敗書毀名行以取譏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罹益固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意話言湯首屢舞譚易作孽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凝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經得天真伊人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斯言於益篇

宋蘇軾

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蘗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滿朝日之暾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須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補夜光之璧不可以飾焉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元

濁醪有妙理賦大東　未　李　綱

中山松醪賦

宋 蘇 軾

始予官潛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炬松明以記浸散星宿於亭皋鬱風中之香霧若許云以不遭豈弔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汝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萬烟文章之糾纆萬節解而流膏暗作厦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厥煙之中免罔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妄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玉也之生肥非內府之藻羔酌以漫籐之沈豹為以石盤之霜蔡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爪尺欲繫案以誰何山豈窟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猶遂從此而入海眇翩天之雲霄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時話而劇飲風爭檻掣而歌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餉歌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酒子賦 有序

宋 蘇 軾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予窣其醅之滴以斟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為賦之

米為母麴為父蒸羔豚出醱乳悔二子自節口餉滑甘晡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論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

昭醒而歌之曰吾記程酒之初泣于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今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腑於蓬室今龍雛鵝之毳毛味盡益其春融于氣窾列而秋清自我晡腹之爪罌于入我四中之荷杯曦朝霞於霜谷于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今與百榼其坊齊游物初而神凝于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酧二子之勤于出妙語為瓊瑰歸懷壁且捏珠于袂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于殷空腸之轉雷

洞庭春色賦 并序

宋 蘇 軾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宿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敖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聚王之達觀寄遨想於人寰嫋嫋今秋風泛天宇于清閒吹洞庭之白浪滾北渚之蒼灣揭佳人而往游勤霧穀與風輦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粲以二米之禾籍以三春之管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滴潛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鉦夷款木門之銅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腴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髮蠻鼓巴山之莊猖叩林屋之瑤閬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淙進范蠡於渺茫弔夫差

之悍鯨屬比簡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鶯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剛之

柳子酒賦

宋 李 綱

伊南方之碩果枲炎輝之正氣實石緻而睟文膚脂凝而膩理厥中楊然自含天體釀陰陽之細縕蓄而露之清此不假麴蘗作成芳美流糟粕之精英雜黍豚之乳髓何煩九醞宛同五齊賓達人之啾吮有君子之多旨穆生對而欣然杜康當而愕酒謝涼州之葡萄笑淵明之秫米氣叅豐而春和色溫溫而玉粹當炎荒之九秋寄美人於千里不費鮮罌以介壽社破紫殼之堅圓剖氷肌之柔脆酌彼霍樽為茲妙味吸流凝而咀瓊瑤可忘憂而一醉

簡秘書賦

元 好問

望鄧州光莆為于吉安邑多簡牘而人不知有稧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訪仲祥簡其實亦未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宻者固已失之矣貞佑中都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蔕已乾而汁滴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祕一朝而發之文上多有所述令以屬子子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食人紋蒲桃釀封而埋之

未幾成而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萄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蔓千年實其無涯飲清秋以春煦於至美乎胚胎壹天以美釀而能于出遺法於湮埋索圓象之玄珠篤清明於玉衡此不假麴蘗作成芳美流糟粕之精英雜黍豚之乳髓何煩九醞宛同五齊賓達人之啾吮有君子之多旨穆生對而欣然杜康當而愕酒謝涼州之葡萄笑淵明之秫米氣叅豐而春和色溫溫而玉粹當炎荒之九秋寄美人於千里不費鮮罌以介壽社破紫殼之堅圓剖氷肌之柔脆酌彼霍樽為茲妙味吸流凝而咀瓊瑤可忘憂而一醉

梓子雲堂吾無後知在梓上潛玉味薄而醞稀搖殘天下之酲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安得紅顏之士而與之同心齋既以天而合天故無

足接跡而至揖予而前曰子何葬色之如是耶衣不寒乎食無飢乎衣食粗足思慮何居得非天氣之乘烈膏發之號呼生與儕輩洗爵莫舉提壺挈觴汲爽底之新篘沛醅飲之宿嘗法酒人之佳製造重釀之良方名曰軋茵機而色如酎所以札索麻而氣微香卑洞庭之黃柑而列肆之瓜蔓笑反淳之采石薄泥封之東陽觀其釀器扃鐍之機酒候溫涼之殊甌一器而兩圖錯外環而中實中實以酒仍標合之無餘少焉火熾既盛鼎沸爲湯包混沌於釜水鼓元氣於中央薰陶漸漬凝結爲於連瘣頂溜盛滿於四旁乃瀉之以全盤盛之以瑤椑陽溢動若雲蒸而潭微如霧融而露瀼中正既竭開覩笑而命大酌山觴之王人但見顏睨羅餘歡淋漓亂我邊豆屢舞獻酬生狀生性穿笑飲酣敬側勸我飲醉若有德色謂曰黃公當此之時會一石與長安酒家之百倒黃公當此之時不敢不飲不有古語乎欲飲酒者與公當此之時不敢不飲不有古語乎欲飲酒者與公當此之時不敢不飲不有古語乎欲飲酒者與

堯之曰酒者玄醴天之甘祚時和歲豐家給人足麴蘗以時湛熾絜熟以之享神神降之福以之祈年年登五穀朋酒斯享親戚用睦吾試與子禮飲是昌有核具陳杯盤新沐罔俗未已春陽煜煜箕吾賦於祭凡記鮑樽之相屬

辭賦有序

唐 皇甫冉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搢紳處士余嘗爲沉湎所困因作辭賦寄嘲任山君君嘗心逐於夢境墮於煙六府漫漫沉湎於酒有晉之七賢心逐於夢境墮於煙六府漫漫四支縣縣遂隨津亭陶和藥鮮遺天地之閒大失青火之消煎寂寂寞寞根蒂復樸居若死灰行猶驅轂慶

嘆今無停百鎰焉不覺機發而動魂交而瞑合文字之詩味反騷人之獨醒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懼於雷霆偶四韻以合莫詰一元而太宇鉅集氣散竹柱海已百庵森復七情紛拓風謠人藝矜詩鼓咢馬之鬱鬱息有兮未裁蘇門子聞而笑之曰子之於道其猶彼至人者天地根性情虛被帥是務脫遺累區升大象心冥太初故大患乃失而至道可居也乃今假荒惑之具沉耳目之機其解須臾憂患繁溢中心不可損外患生之爲疢爲毒爲狂爲醫員責之道陰陽戾違束乎亟醫殿乎有司辱身滅名腰肺注支狠狽招徵爲大人嗤不得盡年玉色先衰曾不如觀無所時使人困苦

如斯

中酒賦

唐 陸龜蒙

書編百氏病載千名將有寓於九死詩無敢於餘醒隱閒落月枕上殘更高吹問而無聞夢將成而不成心悄悄日曈曈愛靜中而人且語愁暗後而雞已鳴才遭翻攜適別恩情屈大夫之獨醒應難共語阮校尉之連醉不可同行氣縷支頤神雞色沮前歡已誓於枕挪往事空經乎思慮有盛卓犒伶之伍我願先登有殊狀放杜之君臣能執御幸當枚酒村平麴封培仲植碎甕頹先利美椽次削鳳龍褐虎賢者字敬畔去待鑿鑿者不要相逢欲何還既好而人歎分榮富寂寞之境別有妻京之

試蚊簟試摛窮笑莊周子化爲蝴蝶實是憑虛客曰無
鯖能能珍微風可折豈比夫榴花竹葉之味鄧水中山
之碧必能骨酥頤消鈍制從兒前覆乃後車之誡獨
行爲衆人之得不然已特受教於聖賢敢忘乎歡伯

卯飲賦　宋張耒

張子晨起落然四望千林霜曉四顧寂寂先生惆然而
不自得顧視壁間若有物焉短脰魁肩兮長喙旁啄而
椎鬐上直也雖未知其何祥而津津然有喜色矣於是
童子趨而進曰是有客曰鮑生者願奉先生於頃刻先
生欣然三揖而進之蓋其氣盎盎測而浮乎其聲瀏瀏
和而幽兮其質碑醲敦以柔兮先生曰嘻矣子之不敎

也今日乃知從子之游於是體之粟然寒者溫心之鬱
然若者散已大忘於寒暑尚何有於夜旦揮麴生而告
之曰嘻旦旦兮旦旦與君周旋既導君以辰良又餞君以芳
醑而可乎超坐對曰斥子之泉吾泉出兮揭吾之腹君
腹實兮酒復之廩嘲何啻富于於一日兮

醒賦　宋趙秉文

心君乎危弦身倦於風鼓琴其作惡相之容
其欲與安得尤物之蓄爽析朝酲爲可憐若夫蒸金芭
之馥馨膾玉纖之芳鮮蛤酒熟而口哆蟹糟醉而腑圓
之頹玉醒座上之逃禪自薰閨五憶之
皆足以扶尊前之頹玉醒座上之逃禪自薰閨五憶之
外及洛筍與坡仙或耳目所不察蓋亦畧得而言焉又

若酪水水融山梨涼堅剖西瓜之蜃卵烹北蔡之蛟涎
亦足解五更之得夢快一嚼於冰泉至若蓴羹之和鄂
萬之醬牛魚之臨鹿尾之漿海東明鵝安西尾羊鴈以
天保二年秦王殺以紅牌飯以黃粱然後薰以松風鮮
眼之湯然以清泉黃粟之香已而敲龍蕨雪筍擘鳥絲而
操翰墨竹淚黃山掬玉塵如談水霜却弓彎而謝珠貫
屏水淺與山長笑五七於竹林追獨醒於沉湎翛然汗
出釋然病已亦可謂彼此一時跨鶴於維揚者耶

茶賦　明顧元

稽天地之不平兮胡何爲乎早禾菊何爲乎遲笑皇天
既孚此靈物兮厥地惟下國之偏多嗟上
林之不生如睹茂苑展瑤席兮藻思開靈液賜名臣留
上客谷簾幃宮女嘲汎農華滋芳津出臣品先衆珍君
門九重聖壽萬春此茶上達於天子也滋飯蔬之精素
攻肉食之膩腴發當暑之清吟滌通宵之昏寐杏樹林
花之深洞竹林阜堂之古寺乘槎海上來棗錫雲中至
此茶下被於幽人也雅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惟是
淵淵中有碧泉流舒鐵如金之鼎起涎似玉之瓶輕煙細
沫露然浮爽氣淡煙風雨秋夢裏還錢憶中賜綸巾神
祕而爲求

煎茶賦　宋黃庭堅

洶洶乎如鬬雲之滃滃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雪

主欲其可口而味永若椎投而不通苦口利病解悶遣
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勳者也余嘗為品直論
茗因錄其滲煩破悶之功為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
廬日鑄如綿芳甘則幸餐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
失睡亦未足與語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洁翁曰味
江之羅山巖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
梅嶺夷陵之壓氈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
者亦可酌兔禍之既淪魚眼之鼎若也或者又曰寒中
蔣氣莫甚於茶或奇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雜
蘇之與胡麻洁餌於是酌岐雷之歌體參伊聖之湯液
節附于如博投以救萬仙之毫去穀而用鹽去橘而用

盡不奇名未而佐以當春于又不為雅
於是有胡桃松實芝栭之良助以固太倉而堅作強
果味亦屢實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參
損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
士之略嵇初會時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歌歌
既作盈齒味可屢歌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陰治與
人安樂實至則煎去則就稱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
周之胡蝶

瓊芽賦有序　元陳旅

瓊芽之名大抵草之無物以花數取重於流俗至用為
藥餌為烹飪之滋皆不以蠹芳藥之珍自基本草以來
至今世始得因遵道以所貽者見知天子何其遇之晚
也余惟物之不遇於世者多矣固有一無所遇而竟已
者而不欲以他技自行至晚始一遇者亦可悲也余年
四十有一始為國子助教天曆二年夏扈從至上京因
過那生飲瓊芽而生徵予賦其義曰

繄神界之洞淵兮余嘗莫焉孫征朱光嫣陰而復暘
今瓊芽怒抽實滿于郎纖纖擢穎于之瞳瞳今春頃筐以
取盈盍酌之以為盟今復生之以為美友野茹以雜進

今玉食厭於葷腴人得吐胃以當春于又不為雅
利以上下不能以生之暗室今顏與世而相違戶
腰艾葉以節物以風之閒蜜苗之純嫩于曾不
學已其所長乃至廣厦夢花醫林頹珍載盛以文
竹之筐貯以石之礎滄之以檻泉燦之以火延廣延
納霜遲其色升丘寶器媲其潔而已且暫于此留
東軒于分斯奇也乃若海雲餘瀝張宴廣漠鮫鮹龍於豹天廚牛羊於珠澤西命進于瓊
芽得臨於玉食富貴時也金沙紫筍龍安騎火乳雪
仙掌蒙頂麥顛皆於邑以終色世選列於下位夫何一
幽人于攬孤芳以維紉撫年歲之既晏兮恐繁霜其並

苑余氣餘之所在今競實車以先馳或以近而易與今或以遠而不見推或捏瑜以來毀今或羣萬而非瓊以媚世者之識可恥节則寧抱吾素而委蛇

茶僧賦有序　宋　方　岳

林子仁名茶齋曰茶僧子爲之賦

秋崖人問茶僧曰浴爾佛子多生糾纏今者得度以何因緣豈其能重譯陸羽之經飽參趙州之禪也歟業彼灌莽翳於原田扶種族之蚤落引苗裔之蔓延繫有尼父之歎磊若壺公所懸彼鄙體之擁腫而瘕大者君子雖器之而未知其敖賢哉刻而中或刻而漫士操取飲於夜涧鳥勸行沽於春煙魯未若爾出家在許氏之後

而成常在毘耶以駐足之先也試嘗爲培除霜茁提擢出山衣戰鷹事於春歌山童歌雲外之曰野老掬雪中之泉瞬太上座其少住與竹萼者而留連嗽冰玉之一再授文字之五千無後莊筆掃卧瀉山研未嘗不歎曰奇哉此僧之精研也

杞菊賦有序　唐　陸龜蒙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悉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硬氣味苦澀未辨菊杞惟菊偕寒至經霜雖甚駢羅其生實多爾杞井杞去而不顧怪先生之善善豈故山之如有先生聽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採而食肥或采而曝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載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湌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

一飽而吝廚索然不堪其憂出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登園求杞菊食之問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可嗤先生誰使安坐堂上辱太守前實客之造請後綠鬢之翅走朝衙遲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覽草木以証口對案蔬菜與筯嗜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顧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如有先生聽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採而食肥或采而曝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載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湌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

根庶幾千四可南陽之壽

後杞菊賦有序

宋張耒

余到官之明年以事之東海道建水遶水令葴僑以蔬子暗先生後杞菊賦示余余不達世事自初得官即不欲仕而親老家苦貧僅十升之粟以紓其朝夕之急然到官歲餘圃荒三徑甕無儲粟日忠秫數嗟自以無聊生者猶如是則余而後可以無歎也

有逢四坦張子居官童子晨鳴有駒在門張子迎客平生故人子致其勤謁客以飧擷露葵之清英芳霜杞之芳根芬香滿前無有盡客慍而作謂余曷然張子始

歎終笑以言曰維爾分則余安子閒之乎勝西先生為世達者文章行義德滿天下出守勝西曾是不飽先生不盥賦以自笑先生哲人太守尊官食若不厭況於為不論是豐歉謀其他語卒余說子無哉宜笑之習賢賤貴禽永之來不得則志益簡寫之中宵神物主司下人不問亮發夫德不稱享昔缺勞不償貴者罰余身甚微余事甚殘卿道遠於指高庶自遠於人患客謝而食如膏如飴茲山林之所樂余與爾其馬之

後杞菊賦

宋張耒

張子為江陵之數月時方中春草木敷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花柳之是問眷杞菊之青青爰命采掇付之

充人汲清泉以紐烹五味而不親甘脆可口對其芳香而不足以前陳飯已摳腹得食而客屑屑者曰無長先生之嗜此昔坡公之在黃州也客有問者曰無長先生之嗜此昔坡公之在黃州也客有問者曰無長先生之嗜此昔坡公之在黃州也客有問

高疾赴急時御一召下咽二歎時在下邑頗多歎難
空言之厄固不輟歌追念昔日啜菽永安

菜羹賦有序

宋 蘇軾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者蔓菁蘆菔苦薇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易而可常言乃爲之賦其辭曰

嗟余生之福迫如脫兔其何固殷詩腸之轉雷聊槩餓而食陳無曷豢以適口荷鄙疏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葉與瓊根爨劍銚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適湯漉如松風投縠豆而諧匀覆陶甑之穹崇罷花鬴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飲桂之芳平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始柔而畢爛而膚清信淨美而甘分登盛盂而薦之吳乙昔而景餐助生腴於王池與五鼎其奢珍鄙易牙之效技超俞跗而策動沮彭尸之爽惑調竈思之嫌嘆嗟丘矩其曰吾聞仲崇幸而亟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志曰腹之爲歟葛天氏之遺民

宋 陳與義

吾聞陽公之田不耕爰播盈斗可使遶牀黃雲陽之淑氣孕天地之至精蜿赤蛇之腴煌屈白虹之英驚山木之澗發冒朝采之餘榮遠百嘉之澤書候此玉之豐成王公大人方以不貪爲寶爾素王門堅斑雄三六共采晉乃登載於老生老生囊中之法未試腹內之雷久鳴寒石晶以自溫搗冢腹之彭亨泰江活其波濤遠望興以松聲俄白雲之張谷亂雙眼於晦明擅人間之三絕色味勝而香清捧杯盂而笑領供戶牖之晴斥去嬾殘之竽晝棄接輿之菁收奇勳於景刻化未落而體輕凌鷹八仙拂除二彭見逢萊之夷路接閬闔於初程彼徇華之大夫含三生之宿醒汙之以蜂蜜辱之以羊羹合當遠少之矣同傳考俗之鯖歎超然之至味乃陸沉於聲首豈皆能於我遇亦或卻而或貪起接華以三叫馳蛇蚓以從橫吾何與大火之逆庚蓋以慰此玉之不平也

餅說

晉 束晳

若夫三春之初陰冷尚寒氣猶凝重則餚饌宜設麥食方甸純陽市駔服絺飲冰蹙蹙而涼此時而所營若乃厚壯周風設制大官枝分條散而溫則起漫可施元冬猛寒清氣之會凍凍鼻中霜從口外兌虛解戰湯餅爲最然皆用之有時所適方也苟能其火則不能善其可以通火夏終歲常施口時從用無所不宜雖宰丸乎爾乃重羅之麵應飛白雪肥黏筋韌流液瀉澤肉則羊膀豕胳脂膚相半簡如蛇首珠連礫散盤枝本奉綾切判幸柱拉末椒蘭是灑和鹽漬豉擣和膠料亂于是火盛湯猛氣

然作振衣振裳握捆拇揗麵薄離於指端手縈迴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電落龍無進肉餅無流麵妹嫕列款薄而不綻弱如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垂涎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盼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賦有序

唐 陳子昂

鹿尾賦

甲申歲天子在洛陽時予始解褐守秘書省正字太子好正直天監默默或以道惡強梁天亦茫茫此仙都之司直宗泰容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酒酣共賦席上之食物命余為鹿尾賦焉

天之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變化兮如絲之棼或以神者歟雷雨作解彼其名者歟蓋海若之黔首馮夷之黃丁者歟今日之簌不門不辨奏刀而玉明校腹而金生使營糟丘義不獨諶是能伯夫子於酔鄉脫夫子於慈

歐陽子能親稚真實泉之偉望於儀狄之朋乎言未訖有白衣吏書部曹共往起論而至矣請入視之訥其在室其容之物予迎分之曰汝二尚之齋邪抑九江之系邪於江淮之珍異海門西湖之風味汝故無恙邪小之為彭蠡之放大之為子年之類尚與汝相忘於江湖之上邪於是延以上客酌以大白曰彼吾天上之故人託遺法慶吾之孤寂客復曰我復酌客忽乎天高地下之不知又焉知二豪之在側

玉山賦

唐 王泠然

歐食安樂兮不易明說君子行之兮斯道不閉英髦俊彥兮機務告結歟華堂洞開兮綺饌齊列豈珍陪芳鮮丐

蘇山高絕原共所營妙實難名味兼金房之蜜勢盡美人之書素淨冰澌而泉起玄冬涸沍而體成足同夫露結霜凝不異乎水積永生盤根趾於一器擬崖夢於四明庶狀相類高深殊致或峻或危其勢參差隨映陸離制要窮巧若行疏條治而裁將以繼其所據匪徒為以徒設詞有裨於有助者也

形盥賦 唐 歐陽詹

形盥似虎岐峙山立流則百獸最威盥乃萬人取給合二美以成體何數善之能及厥貢惟錯將晞昏以俱來充君之庖與昌歜而入薦載其義可嘉其美可頌魯崇晏寢周公罷寐以作和羹傳說登用而若美景初霽多事佳人假益益而將施物色而不遺映金而不蔽符綺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芳一本一枝時物之妙致片花片芯得造化之助和日在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以半綠草連河而欲碧主有志孝堂居班白命閭可續年知暗惜研祕思於今閨同歌壽字珍席賀於新綺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芳一本一枝時物之妙致片花片芯得造化之助和日在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以半綠草連河而欲碧主有志孝堂居班白命閭可續年知暗惜研祕思於今閨同歌壽字珍席賀於新綺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芳一本一枝時物之妙致片花片芯得造化之助和日在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以半綠草連河而欲碧主有志孝堂居班白命閭可續年知暗惜研祕思於今閨同歌壽字珍席賀於新綺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芳一本一枝時物之妙致片花片芯得造化之助和日在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以半綠草連河而欲碧主有志孝堂居班白命閭可續年知暗惜研祕思於今閨同歌壽字珍席賀於新綺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芳一本一枝時物之妙致片花片芯得造化之助和日在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以半綠草連河而欲碧主有志孝堂居班白命閭可續年知暗惜研祕思於今閨同歌壽字珍席賀於新綺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芳一本一枝時物之妙致片花片芯得造化之助和日在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以半綠草連河而欲碧主有志孝堂居班白命閭可續年知暗惜研祕思於

翕然乎造化能變而窮且其為水也有上善之稱其化為鹽也有美玉之崇豈其清泠之水動變若神為代之寶致邦之豐伊昔煮海為鹽以稟乎天君以和羹之用商以貿貴而遷是知水化之利可貴哲匠之謀可研若也代人所貴此貴為美恒濟古今應乎遐邇求之者豈倦乎疲勞功崇者可不由乎此致夫以水同君子有流通之利或涓涓乎而處於藪泉或浩浩乎而偏乎淮泗或在河而則淡或混海而則鹹國有鹽而且禁家有鹽而不匱條山一實萬邑之滋使印成者將貢於玉闕俾華磉者使我域求之東西負重南北奔馳豈不用有潤下作鹹在乎一變鼎俎既徵長筵美餚五味廢之而忘

餐廣座得之為珍膳況水為柔德能乎神化皎皎如霜依依照夜莫不因水而生遇水而吒恨久處於冰泉思工人之一假且天然此物成化特殊匠之所變絕代稱無豈伊水園匠是乃能窮乎變化況乎人得媒寧肯守乎一途或金門獻策或積代英儒感物而賦在乎見設仰鹽梅之美用思窮達於高衢

寒食散賦 有序 晉 嵇 含

余晚年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

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求於衆術窮禍適以弗損漸丁寧而稽日爾乃酌醴操

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神人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於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食梅賦 陳 暄

翹無林而止渴范留信而前嘗賜一時之名果遂懷核而矜莊昔詠酸棗之臺今食酸味之梅眼同曹瞞之見形耳異韋誕之聞雷胸既咽而思飴杖問欲死而想仙梧非投壺而天笑等王孫而客哈

服胡麻賦 有序 宋 蘇 軾 一

始余嘗服茯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茯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蝨一名方莖黑者為巨

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茯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茯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必求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辭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思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茯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與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蒸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兩廬兮世人不信空自

劬今搜扶異物出怪迂今橋死空山固其所乎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蹲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咸又不爛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邪

元 戴表元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爲胡麻外白中玄嘻微心之良苦微日御而周旋朝舒翅以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閱旦旦而不怠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是物其有識可比義於戎葵惟太陽之委照曙一物之得遂彼芃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輸勤於昵或致展轉於遐暉迹其華粲粲以淡成緑亭亭而直致陰田刺以蓋屬膏湛淳而珠婧疑本質之過含宵受温而包祚屬過暝以不傷表孤卉於衆悴且其花本近仁闇明近智點約而不移近信在困而能恭近義故論胡麻者以爲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良醫之籩衍依飛仙之服餌此物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屑兒心堅鐵石鬢髮不改蒼然獨立流雪夜於黄泉乘陰陽而固結象烏獸之蹲伏類龜龍之明發外勤思以解紱中潔白而純密上灌井之不犯丁嘉瑞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游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

宋 蘇轍

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況能生人乎余既汩沒世俗意念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柏爲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淪之去其脈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辭曰

春而榮夏而茂惟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閒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兼朽茲固百草之微細與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葉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漫薄與時變遷朝菌無

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胡他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么末假吴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鵙而升天則亦幸勤於闇谷之底捐以籍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屑兒心堅鐵石鬢髮不改蒼然獨立流雪夜於黄泉乘陰陽而固結象烏獸之蹲伏類龜龍之明發外勤思以解紱中潔白而純密上灌井之不犯丁嘉瑞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游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

何求而得食

飯苓賦

明 祝允明

僕少自三河歸蘇臺過首陽道徂來陟降崇巖經行喬林憩息旅舂因遂幽尋忽有見者塊壤堉起光氣離奇計以英英之雲覆以夭夭之枝恍兮忽兮不知其中之物爲誰也有仙人雲中來刷地而去迫而問焉仙人告曰其爲物也出自松根本乎膏液天和融毫地氣騰蔚凝脂之所滴漉始焉聚沫終以成質積雪結皓靈砂貫赤柔匪若酥堅不及石非附木而稱神未營膚而名珀此茯苓也言已而逝僕恒識之昨日友人彭城子來謁請賦飯苓僕曰子之飯奚如也曰始冀

嗣府后衍修齡按玄經於炎皇旨隱訣於初平遁察靈餌柔植英或食棗或噉生和雲蘂帶月入鐺剉膚乾蒸集露共甌浮浮兮蒼霧之滃興徙視乎皓霰之溥瑟或異製而單饗或他劑以佐并於是垢腐刮焦府榮股肱盪中氣豁蒨完元滓開通神明將翔九冥而翬三精焉徵苓之勳亦宏哉僕曰然此亦子之讓辭也未究乎績吾聞李生拾遺於郊人陶子受餉於蕃辟趾萊園之寵有嘉必牛溪之負斯極也彭城子腸枯文縐膚鉛日曝盤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一月幽馨蘭茁盥理環玦淵霧授德商倡詣業故其喘咿以道而服食以時匪損其疾乃觀厥頤寧含雞步周薇勿朵頤於漢芝乎英國者既舉其旨歟易者亦受其幾

和繁華於叔寥兮保明哲於希夷敞志意而彊氣母兮康強醫於七之遺柔元精而上征兮詣洪化之無私挽喬聃而遊五泰兮與義炎而一期即仙人之所告也吾與爾摩之

老饕賦

宋 蘇軾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曝而日燥百上下而鼎鑊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滴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頗如李杜彈雨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鸞翔引南海之波瓊酌涼州之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目編纂

書畫

書賦

晉 王僧虔

晴雪虛而測有思治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塵毫以手從風揚挺氣妍瞻深功爾其緊明敏婉孌絢蒨趨將搞文斐綿託韻笙簧儀春等瞭麗景依先沉若雲鬱輕若蟬揚調必昂華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耶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緜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柔規而騁勢志逸檢而懷放

草書賦

晉 衛夫人 王羲之 王獻之 王僧虔 虞龢 羊欣 宋 武帝 齊 高帝 梁 武帝 陶弘景 蕭子雲 陳 後主 隋 煬帝 唐 太宗 李世民 張旭 懷素 李陽冰 韓愈 柳宗元 宋 蘇軾 黃庭堅 米芾 楊泉

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若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緤體之細徵散委曲而得宜乍揚抑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蹤踵而相承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波婆而四垂或背翥而承望或上下而欹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而自披其布好也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擭藻如春華之揚枝提墨紀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流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移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谿砌如

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連書賦上 有序

唐 賈 泉

古者造書契代結繩初假達情爰爭競美自時厥後迭代沿革模散務繁源流遂廣漸備楷法區別斟酌於我唐天寶末國有寇難府庫傾覆散墜閭閻而興復京都所司徵購得其歸者蓋寡矣余至德中往往偶見祛積年之遐想該此生之新觀雖欣鄙夫之幸遇實為吾君之痛惜恨流草莽上達無階固記彼而圖未願詰諸而善價然為監臨動靜公私貿遷徒暫披終歸他室今記前後所親見者計今朝自武德以來迄於乾元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成

額幷世所傳搨者不敢遽推一皆略焉其辭曰

嘗考古而閱史病厥目而貴耳遂動庸而任人捨輸墨而由己則知親勞延想如見君子量風雅之足憑奚卷舒之能已古猶今也斯得矣鍾六藝之末曰書而四人之首曰士書貴士以為用士假書而有始豈特長光價於一朝適容貌於千里王羲之傳論自衛夫人筆陣圖出而後人名曰衛夫人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蔡邕當代稱之俱遺芳刻石永播清規籍之狀也若生動而神遇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紳結絡通則搜樹離披斯之法也馳沙思而愛古立後學之宗祖如殘雪滿溜映朱楹而垂冰莫木含芳貫綠林以直繩伯喈三體八分二篆榮戴彎弧星流電

轉儁邁植骨聳峻極層霄奚漢之三賢余目驗之所先石碑頁而云亡紙可卷而保固史記秦漢之三賢余目驗之所先

夫為帝祖偉哉於王手隨日觀翰墨之外仁賢是優重到安元嘉華輕則矣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居重而行輕是處尊而好戾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成帝則生知篤學若悟通諸是使畏魏青疑過藍動力外爽古風內含芳烈而行而作故掣波循利創質畜怒杜詩作伯度時君重而立名自我

發硎刃虎駭鵠跱需夫喪精劬客得志元曲作元高工一曲作的龍詞其人也今見行書批評第廿四紙共七行真草孝武不親不矩氣有餘高體無所主

元之瓌蹟高于上之雄神量識文儒才範古真或寄詞達禮任道懷仁或伺則鍾琴平視衛臻如晴郊馳馬維岳降神

人之首曰士書貴士以為用士假書而有始豈特長光價於一朝適容貌於千里王羲之傳論自衛夫人筆陣圖出而後人名曰衛夫人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蔡邕當代稱之俱遺芳刻石永播清規籍之狀也若生動而神遇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紳結絡通則搜樹離披斯之法也馳沙思而愛古立後學之宗祖如殘雪滿溜映朱楹而垂冰莫木含芳貫綠林以直繩伯喈三體八分二篆榮戴彎弧星流電

轉儁邁植骨聳峻極層霄奚漢之三賢余目驗之所先石碑頁而云亡紙可卷而保固史記秦漢之三賢余目驗之所先

夫為帝祖偉哉於王手隨日觀翰墨之外仁賢是優重到安元嘉華輕則矣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居重而行輕是處尊而好戾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成帝則生知篤學若悟通諸是使畏魏青疑過藍動力外爽古風內含芳烈而行而作故掣波循利創質畜怒杜詩作伯度時君重而立名自我

發硎刃虎駭鵠跱需夫喪精劬客得志元曲作元高工一曲作的龍詞其人也今見行書批評第廿四紙共七行真草孝武不親不矩氣有餘高體無所主

道叔素淳遍俗全姓名石執多識風度而不足元子憚
其威武吾徒遵其軌躅
密織圓露輕蔽沈假曲曝峻猶尺水之含泉象小山之
擬萬仞 季初則隱姓名展織勁寫拘
共傳實能之盛猶踞牙鈎爪趣蹠陌穿 巨源正書朴略仍餘染翰忘筌寄情得魚
筆雖巧結字未善似漸陸之遵 叔夜才高
心在幽憤允文允武令望令聞精光照人氣格凌雲力
舉巨石芳逾衆分 季龍有聲古貌
磅礴雖無名驗舉附張索如凝陰斷雲垂足一鶚
遵古效鍾叔豫高蹤雖穠密而傷浮淺猶葉公之
愛畫龍龍下窺北堂 積新之美更覺雅恭名齊
遊少墨妙所宗善筆則鷹揮隼擊工正則劒釵刀鋒媿
征夏葛垂任緻盤薄是稱元況
郝三謝之盛八王之奇至如強骨慢鍾遒足難追斷蓬
古而老落紙筋盤分行羽拖如
森森古容 無而不有猶莊周之上世俗誰偶 彥先尚質
十二 越石偉度耽耦韜翰墨如飛樹而愛人似鬧鼎而在德
峻類鷙斜迴駿原草則古質紆如落翮摧枯 彥先
骨閒媚精神慢舉如解山登朝混迹雜處 叔夜
一紙 行 孝文剛斷謹正援毫古雖拙利今稱且高如貴
胄之躍駿武貴之操刀
草態解筆墨無在真率天然忘情翠崖之飛廣
厦小魚之戲大海 望之之草繁

牛之虛刀達士遺蹟乃推無爽毫髮云爲任興所適能
事雅量未歸安石至夫蘊虛靜善草正方圓自窮禮法
拘性猶恒德之仁智應物之鑒鏡根其心懼景興書輕
于敬寒盟津而振土捐智力有餘病
六行訓
琅琊茂弘厥初衆能之一乃草其書將以潤色前範遺
芳後車風稜載蕃高判有餘類賈勇之武士等相驚之
戲魚有于敬倫蹟存目驗以古窺今調涉浮監尚期刊
冀鴻漸芝蘭香染與兄揚而弟真將奢也而寧儉繩繩
宜爾傑出季珪露鋒芒而器伉而路慢傍禮樂而無檢猶搏扶
搖而坐致超峻極而非階
旨遠少之如虎奴而百獸陰風加而衆草靡肯緊定刀
神明合理雖與酣酌事異仰池水武未書節乃盡美
猶以爲登泰山之崇高知羣阜之迤邐忠乎作程昭彰
衰貶無方機不短織不長信古今之獨立豈永學而能
楊幼子子敬創草破正雍容文紀翊祖武定能遠妍而
多狀勢由已而靡鑒天假神馮造化莫竟賢雖之乎
百中偏悟何慙乎一聖許二公者能知方祁氏之奚午
天性近周家之文武識一字而萬殊且合規而孕矩然
而真蹟之稱獨標侯侯忘本任心余所不取何哉且得
於書法失於背古是知難與之庸性樸言可以爲證斯主
矣謝氏三昆尚草特峻猶注飛澗之瀑溜投全
事雅量未歸安石至夫蘊虛靜善草正方圓自窮禮法
拘性猶恒德之仁智應物之鑒鏡根其心懼景興書輕
于敬寒盟津而振土捐智力有餘病
琅琊茂弘厥初衆能之一乃草其書將以潤色前範遺
芳後車風稜載蕃高判有餘類賈勇之武士等相驚之
戲魚有于敬倫蹟存目驗以古窺今調涉浮監尚期刊
冀鴻漸芝蘭香染與兄揚而弟真將奢也而寧儉繩繩
方言某而我愧比校文而彼榮
參放之而先鳴之結束體正律力專成猶棟梁富於
合抱巧匠斲而未精高利訊薄連屬敬傾猶鳥避羅
而勢側泉數石而分橫王之王羲
如棄元常猶蓂大階之葉莫掇秘府之芸芳自是雄妻翰墨具在
於漢初雖世偏薄而鄉幾右賢
僅攀乎一枝之厚矣正逸趙石之羈束輕浮森
於秋杪狎羣鷗於水曲
躬鍾氏餘風壯利纖薄守樸知拙
百中偏悟何慙乎一聖許二公者能知方祁氏之奚午
天性近周家之文武識一字而萬殊且合規而孕矩然

隸欵實纂草沈輕元常高風能疎徑逕狷不考擊之鈸
鼓含律呂之音聲（及草而紙洪一十行）君祖馳聲藝苑令譽寫草而草遺其能作
僞亂真而未可覈據正企鍾而悠遊草師王而莫著與
夫敬仁道羣（王僧或拔茅以連茹猶銳意鵬舉致身鷹
薦（張芝字伯英敦煌人善草書下邳人家有其書名重一時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若遺墨猶帶真淳似山林之樂
道非玉帛之能親（如淳曰宋元子言因人委質以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道羣閑慢氣格自充始習新制全
疏澀而猶憚如浴鳥之畏人等鷺波之泛岸（宋文帝敬道羣
守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敬道
就記銳思毫翰依馮右軍志在變亂草狂逸而有度正
和之啓末坡有位之書觀其色定是巨麗載兆虎變高躅
者或以為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模散而分形器務成
而立賦頌（宋武德樂法令古初見荅道
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若遺墨猶帶真淳似山林之樂
道非玉帛之能親（如淳曰宋元子言因人委質以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道羣閑慢氣格自充始習新制全
疏澀而猶憚如浴鳥之畏人等鷺波之泛岸（宋文帝敬道羣
守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敬道
就記銳思毫翰依馮右軍志在變亂草狂逸而有度正
和之啓末坡有位之書觀其色定是巨麗載兆虎變高躅
者或以為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模散而分形器務成
而立賦頌（宋武德樂法令古初見荅道
敬便於性分宏逸生於天機衆妙總而獨運凌所師而
小簿壯若已而不紊猶轂轉疏徑呈猶不考擊之鈸
鼓含律呂之音聲（及草而紙洪一十行）君祖馳聲藝苑令譽寫草而草遺其能作
僞亂真而未可覈據正企鍾而悠遊草師王而莫著與
夫敬仁道羣（王僧或拔茅以連茹猶銳意鵬舉致身鷹
薦（張芝字伯英敦煌人善草書下邳人家有其書名重一時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若遺墨猶帶真淳似山林之樂
道非玉帛之能親（如淳曰宋元子言因人委質以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道羣閑慢氣格自充始習新制全
疏澀而猶憚如浴鳥之畏人等鷺波之泛岸（宋文帝敬道羣
守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敬道
就記銳思毫翰依馮右軍志在變亂草狂逸而有度正
和之啓末坡有位之書觀其色定是巨麗載兆虎變高躅
者或以為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模散而分形器務成
而立賦頌（宋武德樂法令古初見荅道
小簿壯若已而不紊猶轂轉疏徑呈猶不考擊之鈸
鼓含律呂之音聲（及草而紙洪一十行）君祖馳聲藝苑令譽寫草而草遺其能作
僞亂真而未可覈據正企鍾而悠遊草師王而莫著與
夫敬仁道羣（王僧或拔茅以連茹猶銳意鵬舉致身鷹
薦（張芝字伯英敦煌人善草書下邳人家有其書名重一時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若遺墨猶帶真淳似山林之樂
道非玉帛之能親（如淳曰宋元子言因人委質以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道羣閑慢氣格自充始習新制全
疏澀而猶憚如浴鳥之畏人等鷺波之泛岸（宋文帝敬道羣
守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敬道
就記銳思毫翰依馮右軍志在變亂草狂逸而有度正
和之啓末坡有位之書觀其色定是巨麗載兆虎變高躅
者或以為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模散而分形器務成
而立賦頌（宋武德樂法令古初見荅道
敬便於性分宏逸生於天機衆妙總而獨運凌所師而
小簿壯若已而不紊猶轂轉疏徑呈猶不考擊之鈸
鼓含律呂之音聲（及草而紙洪一十行）君祖馳聲藝苑令譽寫草而草遺其能作
僞亂真而未可覈據正企鍾而悠遊草師王而莫著與
夫敬仁道羣（王僧或拔茅以連茹猶銳意鵬舉致身鷹
薦（張芝字伯英敦煌人善草書下邳人家有其書名重一時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若遺墨猶帶真淳似山林之樂
道非玉帛之能親（如淳曰宋元子言因人委質以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道羣閑慢氣格自充始習新制全
疏澀而猶憚如浴鳥之畏人等鷺波之泛岸（宋文帝敬道羣
守自著也師古曰楚令尹名正打草書也十六行）敬道
就記銳思毫翰依馮右軍志在變亂草狂逸而有度正
和之啓末坡有位之書觀其色定是巨麗載兆虎變高躅
者或以為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模散而分形器務成
而立賦頌（宋武德樂法令古初見荅道

龍潛泉符彩卓爾文詞粲然南平王導宇休文帝第四子今見梁書本傳名位止書侍中休茂齊
沖已工決則長於用筆結字短於精神骨力柱重可觀
運用未極猶鳧雛鵠子初備羽翼後見三謝兩張連輝並俊若夫小王風範骨秀靈運块
利不拘威儀或類猶騰激矢電注雷震淵客龍驤正色如幽閨女德禮敬士眉目思話辭容緩步婷婷任性工棋師羊過青
似鳧鷗鷹鶩游戲沙汀並心輕兩王靖及宗師
王愛古法有所屬疏疎秀之飲翰謹束如仙童樂靜不
見可欲循常由衷通俗企彥琳之
猶伺遠茂度之軌躅共茂豈門二而得三同出吳而入蜀

得師皆過其合時髦騁而莫展徒望真仙
而非實爾後王羊代興眾虛餘風彥琳敬叔尤執厥中
孔則參於緊連痴於散逸偏起單之餘窺手及肩猶望嚴
心想度其風傳競其豐利又都等氏織圖克成骨力猶
雅詩彩圖密乃誠莫貳陵友凌師都亦其次雖愉無金
價而珉實玉賴之字敬叔江侯僧安建利而
敬從徐孝克字良工傳並不失仙人不知姓名書二十卷宋中散大夫孔敬叔撰
姓名並正仍書二十卷紙共二十八行淮水茂族敬弘不墜胡朝餘風翰墨兼至既
約古而任運亦遺能而獨駿猶創埏垣於昔人全其略
而成器三敬弘潮郡人事梁朝歷官至中散大夫今見其姓名行書一紙共二十行道力草雄圖神不窮壯自躬之體格
疲逸少之遺風猶立言而道出世驗証乃夙夜在公
質通力會稽人宋孝興令今見其姓名行書二紙共二十行齋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
絡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倍處揮排于敬昂藏犖拔勝
草負正猶力稽牛刀水展龍性高道安傳附北朗王及安樽即位
忘穢厚而無法度淳和而善不已猶君子自適順時行

筆力而有瞻詣莫顧程式率由舊規能騁逸氣未忘童心
若橫波東薪注盈襄深 武帝紀建元元年令見于令見
世祖宣遠象賢豈敢仰英規而無功超
能知未善心遠蹟通家風若遺古則翻翻雖有力而無
體將從眞而自美猶土階茅茨儉德之始 史記五帝本紀
于令見書名行書
于良則
忠良自我名揚老成不虧和雅允臧若窮隱肥遁志做
侯王 晉書宇部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人名索引 非禮不
言從容始昌如頤德君子道義難量而盛德有素筆精
源長 徐孝穆集箋注卷四 向書人名索引 簡穆父子載茂餘芳僧虔則
肩邻陵而去秦 簡文帝 謝靈運傳論 宋書卷六十七 謝靈運
幕鍾不瑕有害徵景喬而合古 晉書卷四十四 晉書人名索引 梁則高祖
抑亦杞梓 梁書卷一 梁書人名索引 蔚先
忠良自我名揚老成不虧和雅允臧若窮隱肥遁志做
侯王 晉書宇部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人名索引 非禮不
言從容始昌如頤德君子道義難量而盛德有素筆精
源長 徐孝穆集箋注卷四 向書人名索引 簡穆父子載茂餘芳僧虔則
肩邻陵而去秦 簡文帝 謝靈運傳論 宋書卷六十七 謝靈運
幕鍾不瑕有害徵景喬而合古 晉書卷四十四 晉書人名索引 梁則高祖
抑亦杞梓 梁書卷一 梁書人名索引 蔚先
合童蒙文勝質而融寡明容衆而理窮猶巧匠琢玉心
愧雕蟲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 文苑傳上 新唐書卷二百二 文藝傳上 世調
恒規而步往出衆格而靡繼如寒路蓬轉摩霄鳶唳 張協
思光逸才揮翰無滯超實光之力從僧虔之制越
則拘檢靡伸如倫德君子清朝士人 徐孝穆集箋注卷四 向書人名索引 王則謹促有度筭
若橫波東薪注盈襄深 武帝紀建元元年令見 于良則
能知未善心遠蹟通家風若遺古則翻翻雖有力而無
體將從眞而自美猶土階茅茨儉德之始 史記五帝本紀 于令見書名行
于良則
忠良自我名揚老成不虧和雅允臧若窮隱肥遁志做
侯王 晉書宇部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人名索引 非禮不
言從容始昌如頤德君子道義難量而盛德有素筆精
源長 徐孝穆集箋注卷四 向書人名索引 簡穆父子載茂餘芳僧虔則
肩邻陵而去秦 簡文帝 謝靈運傳論 宋書卷六十七 謝靈運
幕鍾不瑕有害徵景喬而合古 晉書卷四十四 晉書人名索引 梁則高祖
抑亦杞梓 梁書卷一 梁書人名索引 蔚先
合童蒙文勝質而融寡明容衆而理窮猶巧匠琢玉心
愧雕蟲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 文苑傳上 新唐書卷二百二 文藝傳上 世調
恒規而步往出衆格而靡繼如寒路蓬轉摩霄鳶唳 張協
思光逸才揮翰無滯超實光之力從僧虔之制越
則拘檢靡伸如倫德君子清朝士人 徐孝穆集箋注卷四 向書人名索引 王則謹促有度筭
岸柳未先春得地連於河潤 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令見
人物表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行狀指之南昌
第名行第一紙八行 希秀之績敬叔之倫
筆力而有瞻詣莫顧程式率由舊規能騁逸氣未忘童心

雅開利視夫彥昇構率製而無法任智懷而足憑猶注
懸泉咽凝冰仕齡字茂遠捷銳足以自
給彥和連環迅不可及如過雨之奔簷雷飛燎之赫原
隰傳昭字茂遠北地人有成才名官至尚書令見晉書五行 茂遠捷銳足以自
十一行朱丹字彥和吳郡人中領軍右僕射今見晉書一紙十行 文
海緊快勢逸氣高未忘俗格銳意操刀猶樂成名於朝
野嗤遒迹於蓬萬王羲字逸少琅琊臨沂人晉成帝時為右 季和慢速風
規所屬圓轉頗通骨氣未足昭約字季和陳郡人晉成帝時為吏部 季和慢速風
名士見晉書八行 文
磯纖潤穗正利草輭蔣橫流姿容美好若其抑阮裒殷
庶幾同塵似泉激湍於懸磴木垂條於晚春阮裒字思度陳郡 庶幾同塵似泉激湍於懸磴木垂條於晚春
史今見晉書五十卷式 惟子深與惠連總景喬之幼志俱親拂毫
同陪結字深正穆與惠連總景喬之幼志俱親拂毫
歸文華拉見草正促門師元嘉何至遼廓使鉛刀之均
洛無利而則佞諂誰與別其羅紈且欲同乎篋笥王羲之字逸少 通明高爽緊
自然捉閫宋文帝創元所嘉遐軌不讓真仙猶龍海
窮顧奮聚雲天肩吾通塞行乏天性工
任力或滯猶齡知短風高昇流靡制正始中何晏鄧颺等祖述老莊 快哉伯武心
弘曠迅快放誕可觀利疾連著輕乾若星居僻泊木夏
穆盤旦弘農人仁厚有胡昌押反 蠢懷約任已作制若孤陋儒生
辛勤一藝范懷約字元則南陽人仁厚有胡昌押反 爰及陳氏霸先創業
盤桓有威牢落無法等王師憑怒桎虓攻劫噬文場而

集315-175

永興起出下筆如神不落俗慢無慙世珍然則壯文機而老成與貞白而德鄰如層疊級步高謝風塵篆隸兩聖體多物檢如彼琰琬琳琬其琬琰之干頃皆四文恐無成於書虎將有類於效顰雖價重衣冠名高內外滎陽後學而得無罪乎 房文略則雅而和陰虞琴瑟之音作洞庭之樂別有意表非言象能盡夫本朝前輩以仲將為冠冕逸少為龍虎將有類於效顰雖價重衣冠名高內外滎陽後學而得無罪乎 東之效虞琴薄不建少保師楷菁華却倍超碩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類 房文略則雅而和陰乃說精神之氣會臆餘波若蘋萍異品共泛中河 房喬宇 王僧虔 庾肩吾 書品 何人名諫丁官至尚 陰鏗太常卿 殷公王公兼正兼署大乃若則小非無據

蛟螭蟠於壁鳳凰翥於雲書題二牓而狀在歎百川而身去 殷仲 王僧虔 庾肩吾 書品 何人名諫丁官至尚 陰鏗太常卿 殷公王公兼正兼署大乃若則小非無據 房文略則雅而和陰 房喬宇 王僧虔 庾肩吾 書品 何人名諫丁官至尚 陰鏗太常卿 殷公王公兼正兼署大乃若則小非無據 王秘監

似手拘素屏及黃絹則多勝布實負薪莊周之寓言於從政乎何有 東漢初人 何人名休字休烈 後漢書 可之湖山降禮任容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林之絢彩實一望而富是汪容有閨高逸韻遠解朝服而歸鄉敘寬棄而歸閑 王秘監

廣平之子令範之首姬妃鍾門遠遊王後武都先蠶累葉數千敬元帝得門寵侍中簡穆異代同文於孔門而升堂顏子之不壽中興伯喈如在況和之美古今遠代詔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少許當聖代而莊方 散騎常侍則八分 王秘監 庾檀凡策閭閻之 散騎常侍許昌鈐苑文房徵育賢而少許當聖代而莊方 王朝宰相人名休 庾檀凡策閭閻之 王秘書少監 庾檀凡策閭閻之

風千紙一類之字萬同如見疑於冰冷甘沒齒於夏蟲 孫過庭 書譜 唐人名虔禮官至陽 張長史則酒酣不羈運軌神澄回眸而壁人古書畫品錄 張長史 無全粉揮筆而氣有餘興若遺能於學知遂獨荷其顛 孫過庭 書譜 唐人名虔禮官至陽 張旭吳郡人 右率府長史永興縣開國公 張長史 稱張旭吳郡人右率府長史永興縣開國公 錄宜官售酒于欲揮帶迟想適觀莫能 孫過庭 書譜 唐人名虔禮官至陽 即揀金而披沙 孫過庭 書譜 唐人名虔禮官至陽 毫芙麗自是一家幼弟司邇并書八分中興伯喈如在況和之美古今遠代詔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少許當聖代而莊方 王朝宰相人名休 庾檀凡策閭閻之 王秘書少監 庾檀凡策閭閻之 温良

之德書畫兼美誠依仁以遊藝同上善之若水 王羲之 十八字帖
雅精李將軍世稱高絶淵微已過薛少保時詩美潤合
格不珍右丞二體字摩詰畫人詩通大旨此作小本山水
詩則小王維畫則大李將軍世稱高絶淵微已過薛少保時詩美潤合
格不珍右丞二體字摩詰畫人詩通大旨此作小本山水 史作御惟則必俊世
業階乎籍篆古今折衷大小雖殊文如固高而瞻遠術川
陸而必見 史惟則 唐陸大夫白工詩 吾家世業趙郡李君擇
山並鷺宣父同羣洲於宇學古今通文家傳孝義意感
風雲 李陽冰趙郡人父雅門藏城令家世任小篆復出門外 文化調開如虎
加龍動利貞突見行而集文字 立人日員
勝承千旭工詞翰善畫人物山水 本也 詩話之夢得詩家之甘蔗也 述安君
則快速不滯若懸危得勢三原君則施婚巧密似垂楊
唐宋諸家人物山水 宋信李璚謁美中州
庭犀 山西人 二
宇學王而意氣宋祖法度 張氏四龍名揚海內
中有雲霄沈夫少對左掌風規下筆斯在 吕公臣
鎮相雖自是一調維則筋骨乾枯終是精神愉快 名錄編於司
小楷尤更巧妙 張旭 唐人 世稱其於
外黃公名成於許安西蕭散自得 宋信李璚謁美中州
手閑目瞥瞬息彌年比夫得道家之深旨習閑風而欲
仙 宋元豐七年十月 馬家劉氏臨效逼斥安西蘭亭貌奪真
蹟如宏妃遺形於巧妻再見如在之古昔 秦林蔚馬氏押署
則逕倡權以長松挂劍尾滿寒如盤石臥虎 印驗則王斯
繁多乃懷元常珍稚少乃延祖門祖 八歲通書學於衛夫人 史作御惟則必俊世
八法文時有何妥近視能正姓名是其倣古恨連書於
至寶無尺牘之行伍 史作御惟則 陳隋大夫白工詩 吾家世業趙郡李君擇
胡書 唐下 金錄蒙守少能全一多 印驗則王斯
不越四圖署年名家模望地得獨行龜益 立設實泉
右軍書 貞觀開元文止於二 陶安東海徐李所私
僞製書何歟劉鄭門庾貽彭城金部中 鄭周印
異 相國 萬言方寸對圖所類 張氏永保 任
博 武帝 郃陵王博而未至 書品 或有斬於楷古詩
下考數公之若稱多約傳而立 吾兒則書包 百祖衆賢

言而未備敢直筆於親覩非偏譽於所嗜也我小司空
韋公曰述職該藝府才同史筆茂族挺生聖朝間出若
乃聞異聞之旨接片善之勤則必忘疲吐握不間風塵
所談石砌觀成市所寶而增價爲珍小擅聲於自我大
推美於其人彼凡百而馳名既往遇此公而其德唯新
可謂千載一時孤標絶倫矣及乎驗德力之
工拙知古今之優劣余稽古而翫能固假能而有說匪
徒姓名記錄面首超越相質披文虛空歲月者矣是用
相如慕藺撫新蹟而忘慽豈甘賜也望回抱遐心而結
舌次冀乘清出處簡展名節其或萃傳歲
契貞淳雅興閑關以隨和古風喟卷以襲
人不然者何爲獨而忘怡悅何志乎所觀
又何極乎備宣若乃流暮前代效績當年録軍機而刊
括鷹集述國命而發揮貂蟬通親友以感篤啓告謀以
聞天接武波委嗣芳而可傳彼金印玉璽豐碑貨泉盡
篆制而八分問矣正楷與而蒙草行焉不可量乎所觀
者將拭目而衆別輕言入掌而百憂寫爾其藤苔縑穀
衡理蜀幅花麻黄約細箱紺緑論壓而通臺亡文
保持而遠完緘卷
以文戰
取迷伊他貽笑鄙賤則有烏絲標首紫璽露
而川流並觀光於後哲速珠玉之無脛可行略而言曰

而好升時更悲素色寒久狀玄豹之霧隱規雕虎之風扇雖置水彌旬移裝屢遍益深沉於直質乃容易於覽見嗟乎恰不疑於古疎取憑假於俗眩誘浪情於末與棄凡實而留盼何其妄哉寧知立法而虧真作德而還淳忘情是悅代有其人必也易肯以時變受彩無欺敬洽和之妙道得潤軟之成規用超調通候時以成疏踈密苦樂殊形異宜易古上約下豐始增末祿古今不侔沽將實名位充合離故斯著校於地或陟老均端足使其夷或鳴砧妄帖然後呈妄居而探尋源流志通肥遁緝合前載躬不問明齊短長閒結分寸誠忽忽於或躁祛恨恨之遺恨至如虹蒙絲帶鸞舞錦裙標青閨綴文出之衣素檀心體盲金映銀

終舒素貌斬無卷香作多比節類又難詳備若乃見稀意欲雖可喜而崑山片玉詭久厭充雖可寶而統前致風競舍故而易彼詩視審而聽聽或莫識於匿迹或喪真於矜工影哉耳設訝矣目窮固既原乎識量遂鼠別其淹通已分流而茲在徒並鶩而爭雄博易假使作僞心勞亂真首出睽目童幼摧殘紙筆終人寸步無瑕以投材士斷腕以全質期稍勞於得表期振訝於始卒于歌之竹在兵曷可無其一日高誘注夫喻大始於事畢方崇極於類聚況物著公器賞推善主異清白而北弓裘豈孫謀而紹宗祖抑如堯禪舜舜命禹道必貴乎聲同天籟視而德輔歸可保於授受塵白玉而鄰海故

經行誌官起居注原官府原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書畫

畫像賦有序

晉 傅 咸

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定見其潔血殘肌之形情以悽然至戚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辭曰

惟年命之遒短速流光之有經沒世而不稱責立身而揚名既銘勒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重

覩卞子之容形溢泉流以而下灑血面而激響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藏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證璧

繪事後素賦以素質五色成文之在考工記

唐 張仲素

畫繢之事彰施於文表其能故歆采而設雜其采故後素而分通茲潔白之光綜彼深淺之色始其布漫終若組織成小龍華蟲之美實曰當仁後黑黃蒼赤之采固無慙德間精微而不亂蔚明麗之相得昭昭以著郁郁斯興發采狀而逾出映繁文而益彰奪朱紫今不能爭其妥汗白黑今無以損其光於以界道斯能辨方昔實

瞻之在前昭其本始今爲本者居上爛以主張素爲繪事後施從古禮於繪也義實斯取其素也同至淳之得一其繪也合比象而爲五理衆者寡予惟汝明無使輝華自混庶使憲駁難非處厥昧之際遇物皆呈雖欲勿用曷其有成乃知作繪者惟文是務言詩者在理爲貴故得盡節之道不愆於素探周禮冬官之職諧衛風碩人之詞爰造事而乃曉幸全功而勿疑質不勝文孰謂何先何後白能受彩有以顯之倒之胡未至而取前豈辛獲而能期不有分布孰爲文彩恒起予於後進啁已斯存苟棄我於已前人文爲在美矣夫繪事之義所以刊爲邦家之光

繪事後素賦以題

唐 關 名

穆彼作繪閩諸色工增乎華諒以文爲質分乎像示非素不終惟繪也成文不亂惟素也尤執厥中蓋以昭聖人微論前君子飾躬豈分黑與蒼赤列山龍與華蟲已哉古人以盼倩之姿彰敦朴之俗知女得其禮不專於舜華士有其容或同於冠玉言詞爲藻等威儀爲朱綠自可果行不回持禮自昌而布采者以質相從爲素者以絢相陽借如荼公之繪飛蚓也蟠蛇騰驤非素則其勢不揚漢氏之圖明丸之禪焰粉花非素則其容不彰是以閒其文彩布厥玄黃譬瀑布之界道如溝滕之畫疆然後五色成文班間而不雜運方圖物賦鼎

而可詳且無文無質其比如藒何貴專一之琴瑟不雜不亂其間如緻自同流中之圭瓚既黜緻而無遺亦聽縣而不動原夫染人獻色工人始謀巧心方暹濡翰方流似切地之無礙統綃綺之方油入衆色之中自分文質發臺衆之表如別蕙蓀且殊受采之性寧有奪朱之變則知素之體也眞繪之色也修守厥貞白雜乎麗靡理衆惟易既以一而處多守樸不雕迭出此而入彼將繡鏤而奪麗組織之所擬別有彬彬向就屬屬行諸志惟厲及仁則依於期實漢之振枚假詞賦爲莚廬讀孔聖之言繩云由已承卜商之問終媿起予

古山水賦以

唐 沈亞之

拒滄臣之高思今信走乎以啃祇迴箱籍之暇筆今賦他山於遺圖指現孫於吶口今若含冰以咀蘭惟古工之迹化今啓靈峰於無間勢崚嶒以特起互騰排而上千翼參差以玉立供凍綠以攢攢於是須以長嘯森以怪木流泓瀲灩蕩煥沒乎綠澤治妖詔於陽谷低昂靖嘆乎陳卉殷夢雨神雲今潛而不出忘情志乎歲曲綠鮮青雜今事幽澀細澗綠流乎洞貞岭山之人乎夕忘寐而坐忘興惟紺枝乎黃葛暖草被崖艹垂綠髮翻翠翔翠相迴征今振鉦部繡錯以明今啸羣酸雖裂眥吻今風號穴怒參而清今山中之木何彫榮

青出於藍賦以花色鮮中英華從外而揚

李 程

藍靛嘉色青出其中諒究本而不異由入用而靡同渥縣而不動原夫染人獻色工人始謀巧心方暹濡翰方流似切地之無礙統綃綺之方油入衆色之中自分文質發臺衆之表如別蕙蓀且殊受采之性寧有奪朱之變則知素之體也眞繪之色也修守厥貞白雜乎麗靡理衆惟易既以一而處多守樸不雕迭出此而入彼將繡鏤而奪麗組織之所擬別有彬彬向就屬屬行諸志惟厲及仁則依於期實漢之振枚假詞賦爲莚廬讀孔聖之言繩云由已承卜商之問終媿起予

古山水賦

唐 沈亞之

拒滄臣之高思今信走乎以啃祇迴箱籍之暇筆今賦他山於遺圖指現孫於吶口今若含冰以咀蘭惟古工之迹化今啓靈峰於無間勢崚嶒以特起互騰排而上千翼參差以玉立供凍綠以攢攢於是須以長嘯森以怪木流泓瀲灩蕩煥沒乎綠澤治妖詔於陽谷低昂靖嘆乎陳卉殷夢雨神雲今潛而不出忘情志乎歲曲綠鮮青雜今事幽澀細澗綠流乎洞貞岭山之人乎夕忘寐而坐忘興惟紺枝乎黃葛暖草被崖艹垂綠髮翻翠翔翠相迴征今振鉦部繡錯以明今啸羣酸雖裂眥吻今風號穴怒參而清今山中之木何彫榮

畫山水賦

荊 浩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

訣之山腰雲塞石壁泉寒樸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野看雨誤樹觀頂頭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夷者嶺斷壁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磴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迸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稍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社知山水之勢縣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觀青蜀分賓主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觀可安斷岸頹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村水闊處征帆林窠疑壁纖毫露鋒展霜花以雲薄隱松煙而茶農於窠處店舍縣虛古木根而蘇龍臨流怪石嵌空而水不可為之處見不可去之蹤處小斷之間義亭有怒石

誤筆成蹏賦 以題為韻

唐 謝 觀

曹氏之蹏因誤而致既失手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從宜善奪真而不異原夫裂素疑壁纖毫露鋒展霜花以雲薄隱松煙而茶農於不可為之處見不可去之蹤處小斷之間義亭有怒石大白之上污會難從白是潤色成功從權善補遂手見宮營之狀疏筆長覺覺之羽作若蛇蜂之居壁復類蟠蛸之在戶然而回元素絲不失毫髮件止樊之貌類附驢之妄當似是似非之前吾與點也於一頷一盼之際默而識之將起枚生之說那虞翟子之悲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蛇目而貴陀映織綈之古囊螢處中附麗細組之間臨為將上嗟乎巧以飾詐假能亂真始自不材之點俄成有用之身捷捷幡幡誘識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遠輕綃而色新已而吳主是臨奇工斯布左右歷覽徘徊周顧觀許人止棘之體絕王思立筆之怒迷避逝之所致無算橫而方喻將特模於手

成了莫知其筆誤鑒夫污不足諱瑕豈難除知過善改
巧思橫舒卒能珍賞翫之不失成奇文而有餘彼田夫
之禾李景山之鯉魚方之不如

誤筆牛賦以

王獻之續畫蒲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點應機而
牛則真成用是飾非既擅一時之妙持功補過爰垂千

唐 黃滔

載之名當其圖扇羽輕素增雲薄掬金管以如翦露秋
毫而似削莫不佇思翔鸞澄神丹鵠臨風緬想滿輪之
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煙暈著隱映瑕匿依稀
漆濃既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易從南容之玷難磨空
傷往事曹氏之緝可學逸衆奇從於是運手揚成隨宜

演出斯須之真落之所寓刻見下來之智筆為鋒也無
勒賁劒之年畫作池焉豈規鑿田之日則知負藝通神
至功驚人遽從急就無而入有依背偽以歸真況乎為文
暗馭移花新兒輸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尚對逸興
食角之固足令依絹安恨飯未動思坐驚踐葦之處立
驗放桃之地手觀而執劉同殊衣惹而飾繒異異經年
不去寧生舐犢之心終日長閒豈有駕車之意所謂取
象於斯稱工在茲雖根蟠芒而到此終持妙跡以加其
劉復首尾曲盡毫釐莫遑示不用於秋深之日目無全

於縷斷之時桓溫乃佛拭增驚周旋載顧徒見奇於手
巧了莫知其筆誤大凡遊藝之人無不卻壹而歸污

徵君洪崖子圖賦以

唐 歐陽詹

矯矯徵君居出行閒朗咏老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
英時傑好奇筑紀寔偉圖畫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豈不
以寤材習技我輩跻俗之工厥道全真彼有至人之節
者也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畫是山中之意全移物
外之蹤入室終寃知裂繒而畫出升堂始睹疑在野而
相逢賢默如言如行實止讓織以垂帽草青青而藉
履洋乎令聞略晰得其所由厥矣儀形髣髴知其所以
原夫贊達作範丹青之程將模前而示後必體物以歸
成服唯易表容實心莊對冰雪之顏觀蘭薰之縷暗識
伯夷之潔遠游慶仰之貞知身已謝看畫如生矜且復

莊若此辰之有感會之與欲同在日之無情形如植以
亭亭炎如風而鬼臨諸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
物方乎峰初露神駭觀以自遠身悠悠而不繫庶之
心矣准督允感救圖畫於是日得夫君於此堂乃知君
之於德也大畫之於工也長畫非君無以展其妙君非
畫無以揚其光物有相假不其韋彭後人事之美惡論
功庸之夥少伊畫也可以利智者之先性君也可以作
真人之表者也

圖畫功臣賦以立定國功為韻

唐 錢起

先帝之革命也應歸運而大義舉獲仁人而鴻業集及
乎計伐錄功日不暇給寶玉不足以勸賞故茅土是封

鼎不足以昭宣故圖讚是編傳厥象於繪事壯業盛
於天邑龍武之臣忽投雲而歎視肢肱之佐乃捧日而
山立何性肖而若斯在昔庖犧未定天有彗兮厥眚
御國將頹弛人心如亡王室如毀唐圖受籙明徵在于
保大定功克成伊爾由是十亂輔主三傑制我敬敬休
命克贊聖功掃乾坤之塵翳來同璧王道清夷乃念茲而
七曜再朗迴地軸而萬寀在茲既艱難是毗亦四方是維享其勳力嘉彼令德楚
我武之旌成顛爾默之剛克宜其藏勳庸於盟府圖寫
劒於紫掖則是繪也其麗不侔卓哉羣彥丹青庶炳列

宋 蘇 轍

墨竹賦

與可以墨為竹視之良然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其
弛散柯布葉建冬而遂性剛潔而疎直妾婦以閒嫻
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抗一氣於草木嗟壞同
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于研青松之
煤運脫兔之毫呼呢嘻振混綯綃須臾而成譬乎嘗

騷曲直橫斜穠纖麻高窮造物之晉思賦生意於崇朝
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曰夫子之所好者道
也故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盧乎修竹之林視聽
漠然無繫乎予心朝與竹乎為游莫與竹乎為朋飲食
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
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潛
乎自持秦乎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
眇捲舟以終日笋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遶絕澗谷
而蔓延散乎蒙乎意至若蓑笠之餘斤斧所施山石
荜确荊棘生之蔓非袖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
而益壯身已病而猶奇彥風蕭蕭怒乎隙穴飛雪凝沍乎

陂池長與木之無窮結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
之後凋乎無可惜之憂遠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為
記到竹之所以為竹也知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
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乎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
修竹森然維天造之無跋亦何以異於為客曰唯
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
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為之者異則其為
于之記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
唯

宋 黃庭堅

劉明仲墨竹賦

于劉子山川之英骨毛粹清用志風塵之表如秋高月

明游嶽鞏墨龍蛇起陸當其餘巧廟作二竹其一枝葉
條達惠風舉之瘦地筍筍夏筆解衣三河少年聚生勤
剛春服楚楚俠游專場王謝子弟生長見聞文獻不足
猶趣人輩其一折幹假寒祈雪不屈枝老葉哽強項風
雪巖齋之骨成塵臺寒猶有生氣鉏汲黯之不學揖淮
南之鋒於千里之外予劉子陵雲自許筆研翁者多故以
歸我詩觀謂何黃庭堅曰吾子於此可謂能矣猶有修
篁之歲晚枯榦之發春少者骨梗老而日新附之以傾
崖磬石推之以冰霜斧斤第其當高踏穆至於來昆仍
雲組練十幅煙寒丙昏迺為紀事之蓋陽貨有若之似
夫子市人議之顏回之異聽門人不知蘇子曰世之工
人或能曲盡其形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意其
在斯故語外論之梓人不以慶賞成虞痏瘝不以萬物
易動天其至也為之喻於水仲尼之妙於語蓋因物而
不污吾私焉若夫燕荊南之無俗氣庖丁之解牛進技
以道者也文湖州之得成竹於胷中王會稽之用筆如
印印泥者也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妙萬物以氏
象必其胷中洞然好學者天不能擊其肘劉子勉旃

靜華君墨竹賦　元　郝經

甚哉物色之有異也不為丹青不為麗錦不為泉石不
為卉木墨於用而形於竹開太古之玄關寫雲臺之幽
獨儲秀潤於掌握貯冰霜於肺腹足乎心而無待於目
備乎理而不備乎物全乎神而不徇乎俗蓋達者之有
天趣而以貞節為寓也若一葉一節施奎粉澤舒為而
布煙慘舂而綴雪以規規之形似幸他人之目悅是里
恩之效彈丸足以知萬物色之說竹有竹外之形墨有
墨外之色故與可有成竹之論坡仙有心識之訣而穎
濱謂解牛斲輪心手俱滅而後至乎超紀詎膚陋固滯
者得厠其列也於乎靜華琴書滿家雄侯玉胄振吐天
葩幽閒貞一塵壁無瑕素寵先而高蹈緬逸志於雲霞
甚虛室之太素曾不喜乎豪奢故其坐雲軒佇靈宇凡
蹤絕天籟舉吞八九之雲夢小渭川之千畝沛蕭蕭之
神寓植歲寒於毫倦揮腕中之全竹走筆下之風雨忽

墨竹賦

元 袁桷

屹書林之蓬清襲空翠以膏沐登芳之交拊猴榮芝而不肉化蒼煙於寸頴蚊森東其寒王有客叩門指而言曰天天申申吾不知其親惘惘款款吾不知其怨懼獨立之潔矜徒三則以自敬是有童子擁篲以前曰東南之美以植則箐大晝斲椽小焉烹煎曷拔其清執麻其生麥西摧東山崩谷竭取億及种莫知可名惟我先生念茲磅礴探玄窟之大和布靈根於眇邈取方諸於承露和不死之至藥寄遺迹於須臾遊玄冥之餐虛故其凌風出塵扇兮如神承春飲鮮從于如雲疾埽却顧歷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疑崑崙以訪藥冀蘇門而聞嘯然後存浮景之勝觀快長午之清猶歐冶之鑄郢人之斤也且客獨不觀夫鑑之與形嬿娟觀其乍起忽作如響復笑鼓煙億露西陰吐照榮紆幻乃足以核萬物之情望南山之崔嵬目九日而不瞬邑好奇以御奇良以解夫謏聞者之慍語未具先生振衣坐忘與客相顧春泉以副一笑而去

竹坡圖賦

元 戴表元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鄧李仲寔圖之劉源戴表元賦之其賦曰

吾聞楚江之濱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土植從古昔而已云有一俊人宅居其限風煙徽遠雲霄去來緊緊乎若環羣自東前麾幡而後羽騎脩脩乎又若蘧廬遠舉凌貝闕而登瑤臺於時雪止筵敲風微帳罢接鼓吹羅樽

曠撫羣陰之蓼安眺故丘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靚卉皆已辭消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鬱然高出乎氛埃則豈不可爲臨文感慨顧景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商物之於形久無不化金銷石糜川堙山鏟而況工力之所轉移塵土之所覆藉曾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爲乎欲尋兒首之留連踵牛山之悲咤乃有倜儻奇士恢硬通儒瀟以秋冕之毫寫以冰繭之腴寢玩食閒水擣陸趨內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之娛觀其乍起忽作如響復笑鼓煙億露西陰吐照榮紆歷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疑崑崙以訪藥冀蘇門而聞嘯然後存浮景之勝觀快長午之清眺主人於是容形返息頹然如醺賦微言以三作期記老乎此君

蘇李畫枯木道士賦

宋 黃庭堅

東坡先生似王而心若橋木立朝而意在東山其商略終古蓋流俗不得而言其於文章則華實黼黻醫國則雷霈和秦虎豹之有美不彫而常自然至於恢詭譎怪滑稽於秋冕之類尤以酒而能神故其籌次南遊醉餘蟹白取諸造物之鉅鑊盛用文章之爼斤寒煙淡墨權奇輪囷挾風霄而不粟觀萬物之皆春龍眠有隱君子見之曰商宇宙者朝徹於一指計諸中者心醉於九九言其不同識也歲鵬背而莫蒸鼠肝而腹果

然言其不同畫也彼以瞠瞠盱盱我以踽踽涼涼則擬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娑成陰與世宴息於其盤根作黃冠師納息於壖若新沐而睎促阮成以赴節按萬籟之同歸昔阮仲容深識清濁洞況於陸無一物可欲右琴瑟而左琵琶陶治此疾不淵不獨是謂竹林之曲彼道人者蒼蒼竹之節以玩四時鳴槁梧之風以名衆竅其鼻間相然蓋必有不可傳之妙若子也寄棲社以神其批顧白鷗之樂人深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猶桑以飴老就簪紱而成禽莊生曰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矣況乎慶土之渴心

東坡居士墨戲賦

宋 黃庭堅

東坡居士蒼龍於管城子指先生之閒作枯槎壽木叢篠斷山筆力欲宏於風雨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如印泥和枝風葉先成於胷次者歟蘇申畫迅六尺寒動草書三昧之苗裔者歟金石之友質已死而心在斷泥郢人之鼻運斤成風之手者歟夫惟天才逸羣心法無執筆與心機緯水爲水立之向采視其胷中無有畦畛吟八哦珍龍者也吾聞斯人深入理窟

讀研麋筆枯禪縛律恐此物輩不可復得公其謹衣十襲拂除蛛塵明牕棐几如見其人

東坡居士畫怪石賦

宋 孔武仲

東坡居士壯長多難而處江河之濱或夕休於巖或朝釣於野或釣於水之濱或耕於山之上頎然八尺皆知其爲異人觀於萬物無所不適而尤得意於怪石之嶙峋或麥埋而孤起或絕清而羅陳端莊醜怪不可以悉狀也蒼蒼磊磊磽磽礎礎以驎彼造物者何簡於此賦形者何多也蓋合之爲一氣散之爲萬貌非尺度所裁量斧鑿所增損乃知夫點耽以心虛爲無象以感將有疑於神也乃需元黃開幽思以心虛爲無象以感倡移睽息於千年託方寸於萬里其醉墨淋漓藏於人家散於塔廟者蓋有年矣一日止前騶款荊關解金龜置紫綬而蒼頎瘦骨傑然如長松之臨歲寒舉酒而屬醋仰屏而獨言曰吾之智中若有覓我實兀欲出而未肆又若高馬太華乍隱乍現在乎咫尺之前亟命童奴長紙萬幅濃研染溪之石磨翰扉之兔睥睨八荒運移雲煙不知泰山之覆於左慶鹿之與於前亦不知我在此而人之旁觀一揮而就若固蓄之胷具乎指而目注之意足如生武昌之別之間是時翛風號怒寒氣充斥日臨西雲倒出乎崢嶸悄乎如鳥雀又感其聲寫修織與森蔚橫斜出之將下泠然若幽泉之可聽乃有霜顱鐵面之翁瞻若有親卷之懷中居士無吝色無矜容淡若忘也豈以爲彼取之有限我應之不窮哉同之曰文者無形之畫畫

者有形之文二者異迹而同趣以其皆能傳生寫似爲世之所貴珍居士之文俊偉閎博紆餘姣好矣而又欲從丹青之妙憂以此娛情歟以此寓笑蓋將以貫誼陸賛之春凱之之畫摩詰之筆蒙之乎一身故其動之爲風散之爲雲斂之爲秋舒之爲春是何其視聽食息與我略均而多才與藝如此比余之所以心醉乎斯人也

墨梅賦 有序

宋 釋楚範

王舍人宏道家中蓄花光所作墨梅甚妙戲爲之賦

水蒼花而春暗村窈窕而煙暮忽微霰之灑衣驚一枝之當路蒂圓紅膏之蘸色染薔薇之露素風飄其徐來暗香滅而復著待黃昏之雪消看東南之月吐何嬋娟之殷勤獻清妍之風皮方芸閒也如華清之出浴嬌風裨其轉顧益天質之自然宜鉛華之不御也及其落也如朝陽之泰山學迴雪而起舞乃仙風之體自輕非外爲之繁能摩也怪老諢之游戲幻此華於緣素疑分身之萬年每開春而奇遇如行孤山之下如入朝川之湄念遠塵之種性含無語之情緒豈君王寵我太甚致我不得仙去者耶

墨梅賦

元 歐陽玄

伊江梅之受命泊與落其相遭灼天地之太素亂水雲于春高方三冬之搖落索蓁木於秋鹿悲迴溪與轉巔發孤映於蓬蒿之外皎玉切而華膏表萬有以獨聖誰與子今同袍何佳人之黯然阻煙霧於林皋豈皎潔之冒污抑輝光之在韜彼翰墨之託寄亦何異乎風騷撫尺素而大息心臨遠而忉忉何以慰乎空谷滌林中之濁醪感外物之變化謹內志之持操物交物以不染我與我而焉勞世不辨兮吳尤已或戾乎焉逃與昭質之自虧從見笑於繁桃於盖花其何有懼天下之沿沿吳附意於守墨以傳誨於兒曹

樂水圖賦

元 袁桷

東坡先生脫遠遊之屣求勞絲之衣與黃冠師足坐息機臨清泠之淵翹巨楹之陰意將言忘其得在心飛泉琮琤寒源杳深悲塵寰之囂伶奇填而莫陳將以善

效奇混六鑿於一噫信天地之不私匪深於水者其能若斯翫玩王孫之游茲壽五采於素絲聽之而無聲即之而若遺若然者欲以未先生之所樂無異畫餅之充饑

隱居圖賦 有序 元 秉楠

陳子築居虞之山復給隱居圖蓋其某水某丘之雅名署於其旁以寓朝夕不忘之意屢徵客辭指以示若挽而使之游從於其間也間嘗秉楠曰夫畫以紓境畫之所不能及者吾鉏知之而不能數與人言之且境必有趣趣之精華非言不傳言不停也子其為吾摭名以發其趣楠不敢辭乃賦之曰

陳子倦游江湖整駕言旋顧瞻先塵徜徉里門四壁寂寂翛然維藩翊閭之遺迹嚴中堂之猶存弔零落之舊史撫行徑之芳蹤於是葛枝而喜喜極復悟悟而言曰人生世間智慧不可持玩不可恃三家之市其行跂跂四達之衢其言妹妹一以巧為媒一以貶為居吾懼其獨立而誰與超捐軀以占兆於唐山之隅若質而華若訥而明缺者加玦環者如琥和其陰陽築室繩繩被以杉松藉以芙蓉塵世之喧啾脫龍坤之清明爰命雅客展以輕冰之楮化以五采之顏緻宛春容烹以碧玉之鼎論以雲牒之茗神清意寒語爽心冷蓋將忘塵世之事而深以內省也相彼雙門圜荏羣山清風常來客去不閉圖書自娛鄰社莫干有堂宴閒扁於嘉名悼白雲之何往悲先友之日零瓊樓舞空清號萬變默坐以觀翕忽施幻寰天衢之出日駭青紅之紛披遵江越而遐征朝抱慈槃君神凝吞消

坂嶺濛濛而人度露凄凄而葉顫念哀鴻之相求時遺
我以好音緣小野之横岡花竹儼其成陰悵舉世之莫
從歌風雨之苦吟乃歌曰歲將晏兮莫留過故居兮懷
憂山坡陀兮四屬吾杖招兮以屋懼世德之爾隕兮習
肥遯以蓋穀駕余駿兮屏營耕石田兮腹果究出處之
何心兮幸余駿之來化爲我語山中之人兮吾將歸老
乎其下

廬山觀瀑圖賦 有序 明 姚綬

成化十有四年戊戌秋仲姚子時得吳興趙孟頫所製
李白廬山觀瀑圖尺紙而匡廬五老宛如目擊妙入神
品國朝鉅公縉王縉映誠古圖史中之奇品也爰賦以

爲前驅
衍山高而澤下兮乃形勢之自然夫形與勢兮有脈可
之勾連一氣通乎高下今曰澤曰山高山而源今下高
而泉其爲源泉兮噬山澤而爲瀑兮惟匡廬之山今名著
于兩間其泉瀉兮山之巔曰爲瀑兮匹素是懸其實
幾千百仞今而下走乎長川洗五老之蒼顏破香爐之
紫烟又將截飛鳥於半空起層龍於深淵時來飛雪天故
鏖垂蟠蜿於瑤天故其流也旁數百里而衆延蓋弗知
何山之泉而可與之比肩語其潔也則如温潤之玉語
其直也則如矯激之絃若夫歙歙於迴風兮既飄林之
浪雨兮復委淵之涓涓又豈銀河喻石梁

而倒於夫乃雲濤眠餐陵地圖勝矣匪人曷宣
地因人勝匪辭曷傳昔有奇才是曰李白號長庚之星
精誕耿光之赫奕世或擬之以仙今果自天而下謫敘
天孫之機杼今於以二乎組織翟翟乎不可得而掩兮
約文錦之五色偉雲漢以爲章兮倒景於東壁埽人
羣之粃糠兮發源於陸沉或庶幾乎其有得之全璧之名見丁范斯文之傳直於
高將軍而奴視兮列烈敵於河間兮燕飛於昭陽出君門
自來夫中傷風不留於阿閣兮燕飛於昭陽出君門
而即萬里兮滿擒連天夜郎舉得縱觀盡暴于洞禁宇
於八荒吐天葩於一時兮歌闌莹之芬芳茫乎其無津
涯兮步騖臣仿乎長
之日鴻飛冥冥嘯嘯喁喁于何者得聞乎夫子
無那公的有以沾枝乎來裔彼荒唐於鯨月兮從相國
於茫昧幾五百年而於若義弁兮爲山水之所共鍾
是秀於相芸祿兮起有元之士薪以文章繪餘而施之
朱鉛兮發天機於藻繢始舉是圖紙僅尺餘紀尋丈於
方寸宛山水之與俱白嶽崔嵬生氣之鬱紆若
雪映目若風飄裾以騎從之相忘以天地爲莊周鼓王
維之逸駕老蘇軾之憑虛追我郭公之鑒賞兮抽秘
思於石渠一唱三歎而有餘音兮來滿堂之于于樂乎
端人哲士兮揮袖而克舞乎走趨不玩珠之難剖兮以

播以興蓋靡止適情於玩物抑亦可以醒心而起予乳
曰不有匡廬之景予曷能來白之傑視不有白之題品
于執歷廬阜之勝況不有荼梯之鍾鼓冥會于執什妙
理於毫端不有好古者之什襲于執保是古壁之克完
惟于後人曰惟歲之未之古人等而上之夷考其行以
尚友之襄志之成其無殆而

岱宗密雪圖賦

明 姚綬

蒼與秦岱維嶽之宗鼓冥洋超鴻濛走鼈嶧奔龜蒙于
乾元而直上奠坤維於大東肆墟柴以致望曰吉土而
井中克程巖乎周禮登禪畢乎漢封既天下之爲小豈
齊魯之壯隆伊何矣其崔嵬柳流程其尊崇曷微求於

崗巒亟幻感於空明谷風扇而春煦海日生而朝紅閶
壑紛乎其爭流臨峯上其相通披豐草之委翳嘉木之
蓊蔥於是有密雪同一色斂集雜業歌
[illegible]俯徙流泉明滅僕夫疲其
役查客人憩其傍穴高乃牛羊下來飛鳥迴迷同迴
巖高平望深迴紀通堂還遠眺晦皎長風之玉樹若大
地之瓊肩若夫廟貌孔碩朱甍飛翬是泰光之珍瑞
清景之依稀羌若墮梨花於夜征沾柳絮於春衣全城
盪而失色銀海眩而生輝於斯時也劍曲之舟未返洛
陽之梳方安又豈知伏宗地位之若是其寬政盤旋起
伏羊薛贊吃仰止是圖行止斯千哭攀跡之周由於今

事人從觀在昔黃鵠山樵爲州郎官高古意趣什之筆
瑞照九寔著始克告完由點染之神妙度布置之艱難
前修有著宛丘後人仿像安護綠野如新洞物情之靡
常庶理數之屈信昭焚弓之得失讀楛矢於無垠學維
雲東仙館所峙其中庶明儲古圖史壬寅卯月爰記得
此喜而作賦貽續先士爲岱宗以歎隱壽作者於不死
烏乎維嶽降靈生周申南屏翰於國岸嶷於古萬生賢
哲世步其武如樵鴻淪研穎是伍發祕藏於庖犧首履
歷於神禹追朔川之源閱北苑之藝圖故予觀天機
之流動特良工之心苦予蓋將自游藝而充廣收造化
之宛府

北關圖賦

明 馬中錫

周綱解而莫理今哲人時而弗華念上士之同慶于
西入于西沙紫氣浮而青牛駕而德車風冷冷以
前驅今青牛駕而徐甲刷於前塗今關尹出而
以爲御今天高浩其無涯徐甲刷於前塗今關尹出而
稽首五千言以留別今億萬世而不朽詔蒙莊使接武
今摛廣成而程其手落編樊而神守今玉篆流而鬼泣
琅函貯而寶藏今金鏞繡而珍襲與六籍同千古今覬
秦火之一爐而誰拾豈山川曾載今冥蛟龍之窟而俱
蟄夫何再傳而至河上公舉後世遂流爲異端嗟千生
之既晚今弗從躬御之而返其和豈中國固亦樂境今
至人隱焉而土安僕道可伸於宗周今寧不勝蟻封之

呼韓不然容以造然星今相刑述於香檀胡為強衰老之曜曜今涉萬里之度漫漫蓋釋氏以西方為極樂今學仙者亦受其鼓簧耶推所學以彼附乎甘與之並峙而頡頏吾固知幻說之英迷於洞識乎迹乃近似於相方夫說肯外形骸以究衷情今同宜分爭之雌黃豈慨慕於西周之全盛今思訪尋於舊都厭濁世之朽穢擇居而慎所如夫尼父不屈於九夷乎當欲觀海而乘桴嗟吾道既不行兮彼都人士莫來蘇神龍衰鳳趨舍固自不同今同自於公卷近而走飛性所近則莫能以畫同今不專於言跡大而指玄徵冀易以疲神之道乎謂君子知尚貴之義及識史之戒止足乎則又指殆辱以為非予既詞服古訓今敢詮步而或違無斯圖而永限乎舍吾止將安歸

五松圖歌

明 楊守陳

客有厭華封之棄掌慕栗里之盤桓賭三徑兮何許渺雲海之漫漫與懷佳人欲審厥象一史檀檀侵宏之常始解衣而盤薄庇長松而從容麗墨成而是色生風物滿堂之無掌見數子於雲泉之杪度谷之中取徑捨近比肩文阡若喜而方親若怒而相詬其數則滿百去三盈七除二增戰國之一喜丰宗門之小亂竟陶氏門氣之常衰氏棄之公邪韓范之妃風歐陽之再龍者邪或曰此先歲之大夫也猶有春秋之遺韻二代之芳

能北司門友祠部李君景和攜此本求題因模倣舊遊用以寄白而才疎詞拙不免爲大方家所笑輒附此以志媿云

瀛東子夢遊寒山之下暮江之濱沙長空之靜唳雪霽東浦景象蕭然之奇萬籟寂寥之趣而王翁欣光景以三分于乃冀然公亭亭門君指江娥而起管之煙斜忽青白之鼎時願締好而超默然而喜悟紅管之煙斜忽青白之鼎時願締好於一時請致頌於二子若夫動節外資虛心內悟隨晉賢之數士早蒋遲之徒三撫班管以含情攀龍有恨延琅玕而結秀抗風無動求有冰骨籍客織心自守操山林以終老之愛水仙而爲友千苞異味終爲調鼎之貢五

夢覺之足云也

楊梅圖賦 元

吳人沈石田爲楊梅寫生綠葉數顆朱實纍然即而繪觀天趣溢發如江南盛夏見其熟時也田南山使君購藏於家永以爲好今應登賦云

維茲珍卉稟精於陽嘉后皇之錫類眷鶉火之遐方履赫曦之炎景沐裏露之休光丹都郁以即次綠蓼蓼而合芳羅圖揮而外朗敘圖於而內藏始的皪以璀璨或婀娜而低昂遥若美脸明應候綠刺未脫丹實已殺吳都疏漢有豐其於絡谷包山輪囷纍屬或絳如綃或赤如殷或青如蜜或紫如玉鴈者如然鮮者如冰

出荳兵的是歌花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高[illegible]之[illegible]
孔堅寸不拔分[illegible]
[illegible]於王國[illegible]於[illegible]
從樂廣漠之居松篁煙之障照寒陂以容與對幽蹊而舒暢恐也鞅以來仍[illegible]
江城擊壽筍發告歌[illegible]曰佩聲[illegible]
霜震多卷同盟今保貞吉世炎涼今將[illegible]何瀛東子亦依歌而和之歌曰月昏昏今波浩浩喜乾乎今悲雜糅謇三良乎望不極悵迴首今空梁空歌累相顧而散餘音尚閒羌宿酲今未解顧塵緁今方設託丹青以寄[illegible]

而靡要蓋天然以成性於是孩童嫉女遨遊不掇擢織
指於羅袖攘王腕於跳脫扶輿猗靡拂袪成削撫鈎簫
之未盈盼祠祭之漸薄點素業而成絢互月成而相謔
若夫中使宣言上供見督揚翠華之羽旗挽黃龍之飛
舳欽厥旄於下里致款誠於上國寢園經薦天官獻新
內廷過賜波及羣臣含桃辭籠素柰失御穉李懃出札
杷寢加於斯時也孰悲其不遇又若公子愛客廣堂豐
無酒穀醉飽宵主俱倦而斯果在側莫不眩日而侈心
貪取而爭美覺煩憒之去體喜清芬之下咽然果木之
珍適口充腹苟為無厭名曰嗜欲軒生之制命鑒老
氏之知足聊用賦而庶幾之庶可以蠲乎殆辱

明 何景明

畫龜賦

有匡氏之殊紀超丹青之矩度寫仙禽以逼真陋凡鳥
而不顧想意象而經營運情思以馳騖假孤致於墨華
得高標於意表象羣龍之負圖以明姒禪風翎而刷霧倚紛
而聳頸引青林之雙鶴步芳洲而鬚鵠真天然之神概
偉哉斯之獨雪考仙經之遺篇鏡手曠以化胎書掌引
而延年志清迥而內虛儀潔而外宣音獨吹以閒野
翼一飛而翀天見樊繁而恥嬰仰海嶠而思寒翦翔翔
於玉林夕飲冢乎丹泉振玄圃之中秣閬丘之蘂止必
擢地動不妄遷協雲籥而清嘯蹈蛇驚以遊旋厭倉鵝
之喈喈淄白鷺之涓涓豈能言之鷸鵡非好殺之鷹鸇

畫鶴賦

明 徐渭

朱冠縞衣四池墨綬鉦鼓晨昏尺金昨夜顯長喙易渚圓吭鬬天秉寒廟之高抱小蒼莽之微審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癡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桑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閒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難惜異如工反書終身之玩爾其紙筆和鉛微精名巧或磅礴而能存衣亦鋟盈而令草知仙羽而髣髴於青田揮柬顛而希冀其丹墀則宿翮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案黃樓酒價全憑橘潘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縑紛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珠梁數丈輕銷方注瀑一雙語燕忽驚行處孤雪今

短趾頓殷荔而低昂方袖翻亦將當而引吭屬以為真儼致花之移變久而始覺誤集蹄之蒼蠅然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唐 趙良器

印賦

域中四大得一者王混同區宇端拱廟運元功而莫測故神用之無方穴處巢居時尚傳於朴略結繩刻木化始漸於昭彰暨夫扇澆薄事征計知慧出而下有大偽忠信興而上失其道聖人以智周萬物仰觀上古淳化於往初發鳥迹而爰造是緣至堅之金鑠至巧之性方圓設象以迴合雕錯得宜而瑩淨其迹恒其體正其若者是效故有聞於至乎王者見而故不待於嚴令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巧藝

釣賦

同

宋玉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上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頃王觀而王曰其善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綫餌若蛆螾釣如細蚊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桂蚨釣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青泥上則波鉤玄洲因水勢而施技頡之頏

之委綏收斂與魚沈浮及其解弛也固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荅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鉄其餌非蟲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鉤祿利為餌四海為池高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迂哉說乎其釣未可見也玉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罷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鉤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勁矣輦生寔其澤民悅畏其罰其釣可謂均矣功成而不蓋名立而不改

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汲淪魚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今荅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罾右執樞竿立於潢汙之塍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足不出乎鮒鯽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復勤獲不當貴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據禹湯之修綸投之於漬睞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為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釣賦

晉 潘尼

抗余志於浮雲榮余身於蓬廬昇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修竹右綏飛綸全鈎屬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湧游鱗橫集錙銖見捨值鈞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習雲往颼颼光飛電入璀雪表文鱗發蓋已獲其數十且夫緡炙之新前旅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意於不可紀乃知華夫脩此海鯉雷割星流芒散纓解和高宇紅趺之飯精以落采五味道洽鉉氣芬芳和諧安體之恩誰志

獨酌論賦

唐 李君房

維綠伊絲體道之要茜之綸可以為垂釣之綸綸之微可以精用釣之妙繇斯輕竿之上莊弱深泉之微曼長風而若絕度晴空而引罷割杜為餌寧取乎五十之牛懸樓為綸奚期夫三百之釣觀夫其釣不釣玄之又玄

在河之洑期道為筌且夫綸細如忽魚潛在泉振而不絶則其動也直深而能致是其靜也專隨驚波而乍緊逐潛流而曳引時髣髴而如見忽漂揺而將盡其細雖爾其用頗深三尋豈勞於人手百丈自發於泉心神之凝不覺魚之得給之細亦隨釣而流芙蓉之裏浮長川之浩浩疑空外之游絲習波中之弱藻斯綸也異園客之功斯釣也得詹何之道釣術既臧唯道能方其竿不攙其餌非芳中之者功多於金鏤引之者道叶於漢水信可以迈彼滄浪必釣乎深先玉瑱信可以投於志荃得魚斯謂之冥助魚既得兮心亦冥收織婁乎旋迴汀將大釣於方圓葢啓流之大

竿

釣豈舟魚哉況乎

詹何以此繫白舟心遊水府樂垂釣以放志存大川而忘筌何三見故簡逕汀依極浦下纖釣而任運念紅鱗而必取原夫綸抽獨繭餌貪蟻甚荊篠裁本迈萬頃之閒投百丈之深不爭之以手而爭之以心蓋以釣於魚也無情魚於釣也冥體期不中而有中信難遇而終遇自得釣深之旨誰明引重之故觀其躍濤戲瀨掉尾揚鬐視吾釣為非釣翫吾絲為非絲果害之以無物逆吞之而不疑所以入其口挂其頤據洪津而曾不旨潘靜宜赴也恐巨力而難乎逆制動必隨之欲棄

唐 周鐵

末棄相去氣所牽之默計於輕重纔之間知其出麦互以明制強者道之弘以削鬬柔者死之徴不然則焉得綸甚微而不斷魚至大而不勝勢窮則龍莫之衛護氣作乃波興為之沸騰我望王而方進爾力盡而何能此達宇委彼休用壯沈釣鴻出於水面整貿已充於舟土國大且異於任公識時固同於呂望設使卑情待物切有於無則手也從操於釣何魚也終樂於江湖吾當不躁不競不驕不矜不趨垂竿於仁義之域鼓枻於道德之鄉然後悟玉兎悟今烏當直鉤於人間之底豈獨屈

投壺賦

前鄭淳

古言語侯閒於天子之宴則知正容辭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修其容貌整其盛揖拜之數凡設而弗皆同各而弗慕者尚遵其惟故焉取不可久禮大於義而否則投壺所吾則投壺所吾則投壺所吾

攻羣職圖弛左右舉校效奇數鈞列置功等稱善告賢
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校不稱增是自遠雖往有功
義所不貴春秋貶羣亦猶是類也若乃援矢作騶累揆
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技
者也柯列葩希亟罕亟稱雖就置猶弗然矧迺絕之所
投惟益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寔作詞心術於混冥適容
體於便安紛縱奇於龍舍顯必中以效觀悅舉坐之耳
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惡可窮詩

晉 庾闡

藏鉤賦

歎近夜之殺鈞復一時之盛望以道生為元帥以于仁
為佐相忠篤誠而不啓目朗令而不暢多取決於公長
乃不審於大亞勿墨守而審亮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迹
而可疑意定於心之情以先時各銳志於所向
意有往而必乘策慮而不忘退然歎於獨見既相顧
於罔象夜景煥燭流光西驟同朋海其風退對者催芒
連射忽攘袂以發奇探意外而求迹奇未發而妙待意
會未而果能定空拳之可取手舍珍而不捐舒猛而
增明從固朗而心隔壯顏變成寒容神材比為愚策

晉 蔡 邕

彈棊賦

榮華灼爍等不韓華於是列象雕華選質西厥文彩
陰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板掣兵棊參驚或風
諷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雙六功無

春秋所箴剛優勁勇急進急推惑阻隧我廢敗立君子去是過循不及

彈棊賦　夏侯湛

嫮深宇以舒情遊衆藝以廣奴觀奇巧之環麗律彈棊之賛華陽之石或炳焉龍澤或分帶斑駁或發色之黃或敷的鮮白悉魯匠之精能頓工心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嶷嶷形方降而底矩規虛霞以條鎩爾乃延良人洛於彫錯形方降而底矩規虛霞以條鎩爾乃延良人洛坐際隆局施輕棊列徐正捽往來必有中而告懇相形投巧左撫右技項纖指以長斜因握掌而發八陵追駿落歸趣援勢紛交鶩而踏合乘流密以追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緻橫捭捶擊應無方倫若天顏惜情厥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過實機藝之端首圖先子之所歡也

彈棊賦　盧諶

惟古人之衆技必有託而觀智既垂誡以爲制之不能而不累見小人矜捷之爲狀也下方廣以法地上圓高以象天起而能伏危而不懸四隅威聚四達無偏居中謂之豐腹在末謂之綠邊棊之爲數也各一十二肇其始在於茲戲觀乎局之爲狀也下方廣以法地上圓高以象天起而能伏危而不懸四隅威聚四達無偏居中謂之豐腹在末謂之綠邊棊之爲數也各一十二肇其始布也各以其類乃分其位環合相承歸北爲次其始連

其爲局也不假山之璞不用鑑田之質元若玄龜之起嵎若繁星之出幻隊員使明信但分類而旅行處參差而列峙皆見役唯貧是演賊不向奉鬬不齊連壁之者起程十循萬仞徒觀其所歡也

彈棊賦　張廷珪

夫人其有才藝多端故用先動靜萬變精妙入神心與心計行隨意新作氣若增崇故用之而假歡元之上猶超登而旁擊受敵者橫陳乎九地之下守臺置而歸仁行必假道房必擇鄰衝危以陷其而先若登壁更生乎一秦至若狂生俠少使氣爲主顧懷將恢動趙規矩競緣局而斜衡每隔矢而曲取既向角而散亂復當中而攢聚苟萬一之偶中何輕狡之云數曷若恬和之士神有意運豈棊布而興來亦乘運而情遣步和容

而取則兼中敵而爲善務專一於道术寧苟貪於席卷
或聊假以喻大或有逃而知返夫局勢將畢觀者逾樂
兩敵相持三顧而作畫去者箭飛分索者星落時四關
之鼓然若萬里之清廓

彈棊局賦

唐 閻伯璵

西南之美有華山之礦石焉厥貢之珍有荆山之象盛
焉於是工人創器軌物備敎豐腹上圓規根下矩憑陵
衡隧掎角師旅發號啓行兵基法乘赴敵電影亂飄
風左特右角爲象焉雄易心而行俟擊而動奮以武怒
貫兵餘勇作威以襲威厥陣以承權建氛桓桓謂我馬
之旋路長紆綺猶邨音之盈天馳交級而退旅尚彼
終制敵以緣意原夫製苔星誕程如雲岸映垂壘而敵
合埒轉中於霄散示之以明攻疑師以設疑謀之其戰
象觀兵以靜配克乃思於通理取不由乎強幹或應爲
而不爲或當斷而不斷邵夫慮通敵而未非智者見機而
已歎連連接接必成其勝行歷歷登壘何畏三魚以保險伺疏而
逃政以周流勢不競於奔竄諒棲遲以保險伺疏而
長歎良工飾法以修身小人恥射以作誡登烟記於博
奕吾是以藏之蕖翰

圍棊賦

略觀圖棊今法於周兵三尺之局今爲戰鬬場陳聚士
平平而故知當猶者無功于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請
說其方先據四道于保勇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
離雖馬首兮連連鳥行跱度開置于裏細中央邊閣奮
翼兮左右翱翔道狹敵衆兮情無遠行慕多無解兮如
聚羣羊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于路將內房
利則爲時于便則爲強厭於食兮壞決垣牆堤潰不塞
兮泛盪遠長橫行帥亂兮敵心驚惶迫兼蓋雜兮煩棄
其裝已下險口兮整置清坑寫其中黑兮如鼠入囊收
死幸于無使相迫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策兮
於言如髮乍疾乍上且赤別白黑紛亂兮於約如

葛雄色文備兮更相度越守規矩不回兮爲所唐突深入
貪地兮殺士卒在壞相救兮走後井沒上下雜遝兮
曰面隔閉圍合宇敵兮所對嗄咽韓信將兵兮難通易
絕目陷死地于救兄權謀誘敵先行于往往一室捐忿
妻食兮三軍七卒馳逐爽問兮鐘鼓相聞密商度地道于
期相益結愛延連問于如火不救而未非智者見機而
往浸淫不振兮敵人關深迫役踐踏兮闕張自失計功
相除于以時早說事留變生于後拾欲疾晉略害之兮
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

圍棊賦

晉 孫洪

命班輸之妙手制胡昜之三木取象於四方位呼軍

乎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賢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
算奪授奉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棋弈乎中原於是
擾炒思奮芒籌玩服色尚駢駒旅進旅退二騎送驅翻
翻馬合落落星數各晴歌以發情運變化以相符乍似
戲鶴之干霓又類狡兔之繞丘散象乘虎之飛覓聚藪
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綺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
絕落眇望翼舒翻翔容奕彎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奄
遠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慕是陳靜昧無聲潛來若
神抑舒之役戍于之賢也或聲手俱發誼譁操擾色類
不定交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登軾望軼其亂可
取也爾乃心點奔說勢使拒謀揣手誠數朱顏妬嫉然

局不弘席子不盈握秉二儀之極要備衆巧之至權若
八卦之初生遂肖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崔嵬
雲起龍從浪傳峯岑山結沓如露分靡若清夜之列宿
動若流擊之互奪殿未結而催予旋首不得窺其門扃
覆亂而不惑研桑不足譏其源或設死而稱枉枭陶不
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愛不足以之謂亂云勢親
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乎一以貫

晉 曹攄

圍棊賦有序

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為本
引兵家以為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
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辭曰

目無斜直道不曲而方建浮雲排徊寶勢之無起兵合而不類亦馮河而必危疾
無成術而好謀非智者之所為進疑心而猶豫志無成
而必虧今一棊之出手思九事而為防敵謀斷而計屈
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窕不助彼而為強不讓他
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出行而促
劇疎勒而逶遲甚白璧之固虧或能化而起貪或有卞棊已布
而獨悟勿脫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冤或有苦戰未必能平用新雄
咸致損令名故戰有所不攻地有可不爭克而已走左
右前後善有翻覆多取於亡謀著銳以斜取必居業以

自牧警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隳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東箱井欄既見知於暴日赤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奪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跳步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毋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堰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

唐 吳大江

碁賦

奇謀入妙巧思泉湧雖一枰之可羙起三隅而忽然似將軍之出塞若猛士之臨邊及其進也則鳥集雲布陳合兵連或長蛇而易去或鋭鉗而難便開馬眼以防後

張虎口而進前羣魚似玉石之相飾紫紫若朱星之麗天區其深思這慮知白守黑以仁義為反道用謀為明德或意在東南而偽擊西北類行藏之通變同陰陽之不測於是且戰且侵不情不平應行絡繹魚陣縱橫寧扶危以救死不貪敗以喪生或偏攻於略地或專命於用兵或輜輧以成劫或宛轉而入征雖勞形而竭思固難得以言名及夫雄有決疑多勝寡思忘物而不定心沈吟而未下名不可竊智不可假千慮萬計復何為者行必量力動則相時其措意也屢巧其通變也多妾既得之者榮失之者辱此終而未已彼壞而詎足馳神不竭應運無窮勢出心外命在手中圍初開而復罷

路欲塞而不通伊仁智之可說豈造化之為功使夫離婁喪瞳線首迷衛公子罷宴而驚視樵客入山而忘出

勝棄賦有序

明 朱應登

沃庵子以棄海雄一旦得其理矣夫藝之不可使班於人人也譬連錢之不能俱上於稜也故曰學基不定不勝其糊然則沃庵子其達定理乎稱勝棄賦云

覽斯戲之主旨會二儀之方局東二儀之極要列四象之殊俗審吾意之所投迴若干之在掬始周章其未盈終恐弱以相屬靜含神理動則愛連希微之奧旨趣衆功之至壁整奇正之兩途尚息乎道間繁每生於功遙智恒炳於機先頻戚萬之千覓擬神龍之出淵信

尺蠖之已屈迅狡兔之將潛神既周於維防數周遷於參伍彼彼誤之記詎過之恬惟寧每生於尋蝱而自補從智力之區宿故進退之維旅然盛名難居大言不詹即多取而自負必遑劬而遠忘或宣辭以揚已亦近誇而非慝故馬融以貪作戒陳轸以智自全庶執卑而擅美固明哲之所度

四維賦有序

晉 李秀

四維戲者衛尉擊侯所造也畫紙為局裁木為棊取象一元分而為二準陰陽之位擬風雨之策而變動云為成乎其中

世有詰人黃中通理探賾索隱物建始造四維之妙

戲邀衆藝之特奇畫屋尺之紙局乃莊衆下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行詰屈連延絡繹或閒不容息舍基則獲圍成未合騎基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象戲賦

庾信

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凝陰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於是縱閒既開丹局直正理洞研幾原窮作聖若扣洪鐘如懸明鏡白鳳遥臨黃雲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局取諸乾仍圓上玄月輪新滿日彙初圓模用林之華蓋明堂之壁泉坤以爲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中畫亡靈鳥獨明況乃策遠仁壽行樂徵音永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鎰汗氣月落柱垂星斜柳陰猶愁樞撓嫌疑渥渭顧望迴慈心情姊妹衡離忽當雪而取禾

握槊令人謂之長行也斯博奕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行詰屈連延絡繹或閒不容息舍基則獲圍成未合騎基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存賦曰

夫何一枰之內于而取之多端六藝之外今其爲功乎實難定四維則地理攸載背而見鎖於升降寧假貴於琅玕物以羣分故玄黃而不雜關必遇敵惟蚌鷸其何歡彼千變之吳隼任雙頭之所安遂使象牙在手馳骨登盤爲無窮之轉循環反覆不能者且其廣凡幾分數不過六參差宛轉相持首尾俱屢形敗而成患故能者養之取福則荷角相持首尾俱屢形同是氣凌貢肯狀七縱之奇功在一擲於餘掏或撫龍而驚盼或登身而助遠以臨敵之旗鼓同在師之耳目幸成是而敗非類吉凶之倚伏多迴君子之慮以實小人之腹爾乃啓行前指要然自能詘彼策之無算謂非假易持不競之勢我謀之足似豈知夫否終則傾力乘鬆勝之道累開六閒而不通圍一子而爲貿乃欲進而賈害翻後世而復利無以憑技而顯類無以定寒而启桑實反掌而變生亦隨手而時異至若畜人欲寡智士謀深不蕩其志以平其心北獨巧於往迹移情於今是知行必有恒事思不久聲經略循循善誘或欲退而修前或謀疾而吾後必應圍無險而不

六或吊壯而可攻或示蠢而難扣不幸災以矜伐妄鄙吉而何咎鮮小前而可觀彼多詐而焉有其故柔亟反憒勇必豪斷聚或一旅分爲數段始霧委而雲集忽風解以冰洋皆應物以卷舒亦從宜而合散雖觸類而則長維吾道之攸貫足明夫正而不譎取又非貪全同坐隱斯爲手談必由理勝豈非言甘雖小失其笑爽亦大來而莫慙然則終多喪志吁嗟士今不耽

漢 馬融

昔玄通先生游於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槍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葩紫罽出乎西鄰綠以綪綠以綺文梠則瑤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攻含精于淵不細不洪馬則玄扉象牙是礎是礩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筵令馬爲翼距蓂爲策勳矢法辛數於是乎施黃戚公侯之儔坐華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槍五木散九齒勤民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圖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沛請試一叫十虜九雉磊落踶跂并來猥至先名所射爲負者沈悴

漢 薛綜

戲穫蒲頭賦以高祖白馬事

在衆藝子所尚伊槍蒲兮自久招郡郭少年命諸葛新友分曹列席促膝舉酒循賢博奕耕取適於解頤乃貴先鳴故決爭於蒲手終日以閑連宵戰酣不拔其旗且

唐 薛 悟

賦有序

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警暗蔽寡免奩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圖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聚其指歸以明博奕無以尚焉曰

漢 邊 韶

始作奩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猶土設簀袍空桑之琴質瑟之化上古所就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基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象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嚮方折禮之容也洪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地德順也然則塞之爲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於天陰陽在焉取則於地剛柔分焉施於人倫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爲法式焉

打馬賦

歲令云徂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等組具陳已

宋 李易安

行揖讓之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興樗蒱
逐鹿實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齊驅襲騄疑穆王
萬里之行間列子黃帝楊氏五家之隊珊珊珮環審方格
玉輅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錢之碎若遇吳江楓落燕
山葉飛玉門關門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似惜蹄泥或出
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
閒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廋叔之奇
亦有緩緩而歸昌昌而立鳥道驚馳蝗封安步敲嶇峻
坂未遇王良踢促鹽車難逢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
在天心存戀豆志在著鞭止踏黃葉何異金錢用五十
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衆其殿最運指

揮於方寸之中決勝負於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
情游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止渴稱蘇秦競之心畫餅充
饑少謝騰襲之志非關實故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
故知幾而先退或衛枚銜進已踰闖塞之艱或奮勇爭
先莫悟穿壁之陰皆因不知止足自貽尤悔況為之不
已事實見於正經用之以經義必合於天德故足休大
叫五木皆盧擲酒一呼六子盡亦平生不負遂成於開
之師別壘未輸已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
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役正當師袁安遣右軍
之禦也

導賦

明 常倫

欽定四庫全書

旨編纂

巧藝

正都賦

傅玄

撫琴瑟奏簫笛吹風吾擊鼓奏新聲理祕舞乃有材童妙伎都盧迅足絙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屈忽跟挂而倒絶若飛墮而復續紆曲杪竿首安隨紆曲杪竿首安隨紆於是神獸奘立圌巖奎婁靈草蔽庭嘉木成林東父捧西母使三足之靈禽列仙竝唱能虎嘯而致仙公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

而安氣委可意而入心

勤政樓花竿賦

王邑

皇上朝萬國宅千[illegible]歲之令節御高樓而賜歡應和風爽以天澄和氣充而盈滿出乎花竿侔夫如山之重如鍾之直就其質以百尺待其文以五色肝短蒂以詩眾候鏗鏘而取則高吾乃在乎衣底發迺乃出乎人力於是玉預直上金管旭催頴影而忽升[illegible]而下指樓臺整花鈿以容與轉盤袖而徘徊瞻空仙之踴山片雲時映若仙女之飛來別夫曲終示危垂危中矩八方勞觀億計如堵載之者弦腰迴旋者豐下繁智巨獻於聖主歲於今勞則社泰

而花擢可貴人設有人行之要而為[illegible]之歡情而大階以影正對重樓而當出之分高陛不[illegible]來從其明[illegible]而盧分之鉤翼之[illegible]以如王營輕身[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是伐鼓雷響鳴金星[illegible]初降晚月行於城之表時[illegible]合從正殿以祖北之曲場而未匝勢欲傾掉力如[illegible]天地之振動樓臺之反垂臨人自正分百思不通處險而安平西司是水豈有象於為動終[illegible]聞北風其涼我則嘆之詩恐[illegible]鑒不崩則知薄食[illegible]有其[illegible]

揚王庭超木杪爲城中之大見天下之小哂伏波之銅柱遥居海裔陵漢武之金莖揭出雲表惟我皇而念昔遠角貶而存之非爲作奇伎庶竟之誚木可爲非爲作無益庶舜之舞干可持使遥裔者仰止守立者方斯臨下則正而不諂在上則高而不危夫是跨越古今標格寰宇間之者寔趨瞿躍見之者足蹈乎舞非副日之表可傳非凌雲之梯足數將揭焉以山立或拑之而林聚故知斯竿無親惟力是鄰雖盛德之在木必先容而假人欲爲柱兮承彼大厦願爲機兮當彼要津既呈材以效質樂我王於萬春

漢武帝後庭歌辭賦有序　唐　高無際

臣無際才非馬卿位叨歲問爲祕書監博陵崔公晝歡暇障而得一觀皓齒蛾眉編於後庭歌謳之觀樂焉考古之文苑惟歌謳之職未有作況歌謳者千秋也漢武許千秋之壽故後宮多歌謳之典今圖觀斯畫而善前名臣略不歌謳之漢武後庭歌謳賦以歌之詞曰

大哉漢武兮尊一人域中無事兮天下皆秦比泰今欲東巡風雨時若兮六宮肅謐外無金革之警內馭玉帛之邊王母呈瑞地之圖素女授延齡之術河鼓效職於永巷洛神貢書而入室當是時也初度棟燕之辰未屆觀蓬之日斌泰服競新裝臨鏡臺耀殿堂態遲千金之態香珠百和之香下珠樓迴玉

砌並伍徐出叢三逕袂照綠池而嬌多步晴天而影細妍于雅佳兮麗爭擊桃李之花競說閒以紅綃叢嬌亂立以招進一態嫣媚而上踰年龍伸而蠖屈將欲上而復低擬纖手以星曳騰弱質而雲齊一去一來蹋舞空之花蝶雙上雙下亂晴野之虹蜺經如風徙如電倏忽顧盼萬人皆見香塵凝以牽空珠汗集而光面時進時退以流以遨類七絃而七拾期必高而時高第以其至樂靡辭其體勞徒覩其天仙步虛飛鳥頡頏飛鳥不離於羽族天仙不舉而自上漢皇由是開昭陽臨未央歌虞舜誠幽王知所以失知所以昌容六宮之閒曠耗五絲之衣裳念一朝之罷織想十月之寒霜傳游者有禮乃報而不荒宴寢有節乃樂而不淫欲習夫采桑必令動也無害何必勞而有妨詔宮掖慕共姜克勤筐筥之事繼美葛覃之章則知漢武之德與堯舜而齊芳於昭聖王兮穆穆兮皇皇

拔河賦　唐　薛勝

皇帝大誇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戲鏖會令壯士千人分爲二隊名拔河於內實耀武於外伊古同今書稱於麻宵爾於紉成臣索兮高輪圍大令拮兮長千尺爾其東西之首也派別脈分以挂人智協而力均敵敵立長旌居中作程勁過羌於所誌知勝負之候平於是勇士畢登篙聲振騰大魁誰立麾之以肱初勘怒

而強項卒畏威而伏膺皆陳力而就列同拔茅之相引
睅目鼻肩壯心憑陵執金吾相紫衣以親鼓仗杜史持
白簡以監繩敗無隱惡彊無敵能成若吞敵於胷中慘
莫莫莽又似拔山於肘後匪勞凌兢然後一鼓作氣再
鼓作力三鼓兮其繩則直小不東兮大不東允執厥中
鼙鼓逢逢士力未窮身挺拔而不動衣簸蕩以從風鬪
甚城危急逾國慶履陷地而成趾汗流珠而可掬陰血
作而顏若渥丹脹脈賁而體如竇木可以棹落日而橫
天闔觸不周而動地軸執云遏敵還廷相持蓄縮而已
左兮莫往右兮莫來秦皇鞭石而東向屹不可推巨靈
踢山而西峙嶷乎難摧繩縻作而將斷猶匐而不迴

大夫以上俯跲而忘食將軍已下虓闞而成雷千人拄
萬人咍呀奔走坌塵拉雜起坎山兮力不竭信大國之壯
觀哉嗟夫虎賁矣爲決勝在場實勇矣爲交爭乃傷彼
壯士之始至信其鋒之莫當泊標紛以校力奚繩度而
就彊懦絶倒而脰仰壯乘勢而頭捨紛縱橫以披靡麻
救剥而陸梁天子啓玉帳以璀璨散金錢而坌煌勝者
皆曰予王之不承王之寵光將曰拔百城以賈勇豈
乃牽一隊而爲剛於是匈奴失節再拜稱觴曰君雄若
比臣國其亡

內人馬伎賦以文彩動人爲韻

唐 李 翟

皇帝順時觀武乘暇會羣臣縱羣於庭如蜚鴈附于

官翊聖教星拱之垂文於是時也嚴霜翦木晴空淑雲
都人士女雜沓繽紛或側肩以馳見或奔躍以樂聞衆
觀迭改羣心如待於是湜洼神駿森逸足以翻翻宮禁
名姝耀雜妝之彩彩莫不蘇懌寶校玉珂金泱挾刃明
霜來仝被鐵琴撫仝伍拍戛接作三漫之挑戰壯六
軍之校閱翹趾仝整之上電去而郤開委身玉鐙之旁
風驚而龍騫人矜線約之貌馬走流離之血始爭鋒於
校場滉瀁鞚於仝坪若乃楊葉既指珊弓斯彀百步應
的七札皆透天顏微怡雷鼓旬奏白羽忙於手折幽井
愁於伎陋於是竟拳毒瑁簪髮心目愕眙形神隕越屈膝天庭稽首稱臣問荷臣子之忻戴若譯人以啓發

曰天臨有唐撫紋萬方文德廣洽武義大揚且柔婦之
克妙豈況夫之可量於是三公卿士王舞足蹈歌湛露
之詩依詠天保之作叡乃言曰斯伎也義同七德名冠
六藝性便習之至精在敎導之發應是知物無不學學
無不承我皇豈不曰非婦人之職任蓋欲以激君子之
磨鈍

李丞朝宴觀內人馬伎歌

唐 敬 括

夫何至德之極于越五帝而作君先柔遠以服外庶寓
縣而同文若乃寅奉上天曠洽兹道來遊信濟自朝無閑
殆由是修樂以省風慮永言而

潔冠劍性序奉天子之風儀笙鏞以和得先王之制節
奏既已雅樂斯闋然後罷朝宴百寮與者耆於是旁
分美人下徹金奏王勤來習瑚弓並鼓鴻鸞龍翥却漫
略以驍騰左旋右抽突絢練而馳上下艾多狀蹁躚不
歇香汗與桂條爭筵麗色比桃花競發應繁鼓以頓挫
煙層疊而超起何登降之迴悍乍迴旋以抑揚寶釵耀
日羅衣沐香乍倏忽以變態亦終然而允臧徒觀其匯
疾匪徐以舞以蹈旋中規而六變沃若動合節而萬人
鼓譟日既遲昏聖心攸憩帝王所以固壯觀而戒逸
遂居安而若屬豈淫樂以惑人見終朝於鄭衛

唐 王 邕

已循求也展轉紀於分前求仁而得仁述上有嬪徒以
行於道嬪以立於身出紅樓而色妙對白日而顏新曠
古不作於今若使俾昼作而皆倦擅奇能而絕倫於是
楊袂疊足徘徊踟躕進退而有旅常競競而自勗終
鬬于似珠人顰于似王下則曲屈之宛轉上則神仙之
結束無習斜亢怕爲正前芒不離足足不離手全
而神仙欲下舞實劬劬竟狀來投方知吾君但武之日
修神仙之術但欲揚其善教豈徒悅其教貴訓藝色于
可輕使宮女于程功而出疑履地今不辰其地設騰虛
今還踐其實當是時也華筵盛萬人瞻仰洛神遇而
恥乘流飛燕逢而慙在掌裁看而動息成度紛而來

唐 胡嘉隱

往修而復止於雲自何微妙之
氣起賦
氣之爲毬合而成質仰騰躍而
心規矩初因方以致圓散手頓挫
足之有便知入門而無必時也廣場春寒寒食景妍交
爭競逐馳突喧闐或略地以先驅或涼肩之足貴傳毛非
之功混成之會雖無倡而是正旋之會雖無倡而是正
取奚資爵矣之文實愈可嘉且養浩然之氣觀夫渾兮
無覆塊若有形方勞拏攫曾匪寧其幷本也許子之
蘇始挂其隧地也魏王之蘇斯零擢欲繕於溝壑將不
出於戶庭智不待乎扃鎖妙乃存乎包裹堅殭斯致難

吐內之在急管高弦信盈耳而自哀念修完之是急
如穿壑之已可勿慮長塗安貨捧合之則簇豈疑需
之與詘蘇而復上指重舉之可思彼跳丸之與蹴鞠又
何足以加之

唐 伸無頗

望仗賦
維南呂分律之秋而我皇子秦之壽鼓舞令節慶洽神
意也與衆共之降賞成列服也德之稱容今已之悅觀
八佾則羅執生塵髣髴而髦則麻衣如雪結龍旗舉舞倫
攸序奮若天險之難升忽而復足而復阻來旨匹去無
倡空中玉步望雲霄之峨峨日下風趨見羣衣之楚楚

足容捷貌容恭鳥斯企雲相從瞎瞎今映朱樓之花萼
煥爛于開甲帳之芙蓉橫竿却步疊卵相重續人不能
窺其影謀士不能指其蹤既如阿閣之舞鳳又如天泉
之躍龍徘徊反覆交覩奪目擁金騎屯編數高詞論者
族談多才藝者心服既得擅場其能未央應鼓或躍投
繩或翔婉孌于弄丸之臨蕭史仙妻之別劉綱凌波不
足矜其術行雨未可比其方煞後知海之深則孤植可
泛河之廣則一葦能杭不奔明月不趁高唐食君之珍
膳衣君之製袞喜千秋之令節願獻壽于天長於是衆
變格行無力獻百姓之心傾四方之國掌上失妙宮中
沮色所寵者寵其回眸所好者好其正直視履不擢柔

嘉往則故知我者謂我從繩不知我者謂我憑陵繩有
地蹙藝有庳與因會歷定倚伏相仍如臨履何疑何
喜信吉之從凶則聖伎之從繩則正惟伎可以為制節
繩可以為軌究厥監不昧在此而已豈徒貽玩人喪德
豈徒悅彼婐嫮皆于明后居高視卑創物成規此乃堯舜
之用心使吾人之載喜慶賜必周將順其美來嫣婷去
輕盈奇伎今忽還天上而不可見繩繩于道之遠今不
可名

樓下觀繩伎賦

唐 張楚金

惟千秋之令節啓聖壽兮無疆詔百辟以高會於宸歡
而未央地勝樓闕天清氣涼禮容克備樂府新聲翕詠

智昔熒熒煌煌伊曠古之未有豈名言之得詳迺有侏
伎特異呈材累至動不勤物用非假器觀夫立象蓋取
諸意本自宮中之傳名為索上之戲被庭美女和歡麗
人身輕體弱絕代殊倫被羅綺與珠翠錦瑣筵與錦茵
其綠線也橫亘百尺高懸數丈下曲如鉤中平如掌初
綽約而斜進竟盤姗而直上或徐或疾乍俯乍仰近而
察之若春林含耀吐陽葩遠而望之若晴空迴照散流
霞其格妙也窈窕相過踹蹬却步寄兩木以更攜有雙
童而並驅還迴不恒踴躍無數驚疑落安然以住雖
保身於萬終恃君恩於一顧節應鐘鼓心諧律呂履冰
谷兮徒云臨無原兮虛語是時齊韶鼓響趙舞袘色絲

絢谷而沮勢九紘遇而抶力方言寰海清太階平兵革
不用兮國無征風雨既洽兮年穀成上曰可崇人看以
育大則有害藏之義小則無角和之名固端拱而成理
豈繁物而為程者哉

遠檀童兒賦

唐 閻名

卓鬼之伎不為則已為必雙擊鼓目駕俗驚耳觀透檐
之兒信其無矣雲竿百尺繩直規圓推有力者掣之若
前傳傳就日亭亭柱天鬼魅不敢倚其影鴻鶱不敢翔
其顛此兒於是跂雙足戴兩髻頭身而直上若有其超
盡竿而並立若餘其地人以為艱我以為易人以為恐

之爲下空裏似蒲且之繳落雲間不識者謂之尚奇好
絶自取殘眠爲之悚心爲之寒怖甚盧矜之勢不敢
仰看庸詎知所爲之竿暗相扶所恃之術私有牽掩都
盧其若無顧藐戲而足晒屹然中駐餘勇不盡於時也
解雀散鳥逃龍走魚跳劒俯呪刀口嗤一場之內獨
雄雄如乾而天春偏及天須賜喜曰其絶人有如此其
服人有如此豈止秀羊之兒抑細特羊之士特若不定
或掉而或傾雖自彊何咎而何恃乃迴天札題其兩
絶降天自當其變之前也誠則小哉可以感於知已

都盧尋橦賦 李白

彼修竿兮可立天中有都盧尋兮百仞竿輕若風始發
仁思定於智宅初其善誘無倦厥終所仰千尋於天際千
自有翻雲之勢孤標上聳危懼以疑思貫勁挺以無倫人
風以動之形影難條乘高周陛臨廣衢以搆望騁赴村
而自異揮雲端之纓鉄似欲升天跨檀末之鼓若有
餘地徙觀其走望踊躍輕如列仙形翻碧落兒動星
杳杳難分宛在朝天之外亭亭迥映金高眾木之間其
態可喜其功不測既富貴以獨立每緣役而至相好以
駭觀於人手迹近上意必有孤直幼

鴻漸情非叙係既翻身而自下漸託質以彌高迴垂花
場見千丈共意開簫非須借心是仰若升梯之已踐類還喬之可上每所以
太守按助觀賓戒于子之言先賢之勿罔

吞刀吐火賦 唐 王棨

奇幻惟俾伊人得名吞刀之術詐妙吐火之能又玄
却逢能不害于周室是成統前儀警其飛鉄手捷
原夫自天然來非當由素學吹日焉不明之神矣有非常
之妙術初呈粧內豆吹毛之紀會敢指鉄石
之成可出於是吐神者動人行乎當今有而弗

集315-211

亟王庭之伎吾謂呑詞鋒者爲是所以安處先生終去彼而取此

競渡賦

唐 范 傳

楚之人今有舟利於涉者節以檝師而競馳因汨羅拯溺之事爲江萬載之樂以娛黎蒸以移風俗故歲習而無窮爾其月維仲夏節次端午則大魁分曹決勝河濱鼓舟以爭罷建綵標而競取率來掌自於北津所居眇期於南浦選孟賁烏獲以用壯研川后天吳以潛鱗重輕莫異於錙銖先後不在於步武外希得鳥之稱內約疇庸之伍降等以列能故士庶爭如堵於是鳴天鼓振流鏡高挑紅旗作於一鼓理櫂者伎儛於大呼之始發若已遠而慢忘在夫妓於駭鼓日正亭而懈怠退無風爭於救生鳴鞭吹竽上貽天籟如伏波統於江湖建旌列率俯映黑雲若五利術第於仙師於渾沌攝弄奇以晉駭恠滋而下逸靈參合掌手齊力應勍敵之我先莫逞舍於瞬息乘輕若在於風馭處疾互飛於首飭的的性正審流鏑之向齊擬捷翻然鼠驚鬼之操異技動竹以交撾各庶幾於獨赴向背適中勝負仅分一策焉之旋渫一如龍之曳雲始差池以接影忽復趋而殊軫曾不移晷俛然戾止去孤標於部黨爭距躍而赴水有麾竿

事總卑夏之異搜爲狀記之能類

射雉解顏賦

唐 吉虛舟

昔賈氏守其容似鄙伊室家今中心莫喜將非匹以爲念慮無能而是恥自初笄之歲終日低眉因獲雉之辰有時見齒原夫他室是託芳華正春謂妖容之可悅顧以難親自西自東每相期而反目不言不笑常厭以長神爾乃釋恨無方從權有計因如舉以舉芒逞若神之絶藝執弓挾矢期應手以無遺果志恒心冀迟眸之一睇已而健馬路疾中原草干想媞媞之未覩聆戛戛之初鳴花顏怡怳以徐駭錦翼翻翻而忽驚遲遲而滿月將發盼睞而橫波以青由是執增情鼻趾神望

極是走白羽綺張丹臆陌容處縮以與憤慢臉嫂娟而
改色彩光遠落初莞爾以難持飛鉄洞穿莖嫣然而不
息及夫廣陌將暮征迹遲鳴弱動挺以風響澡翰超
穆而血殷盼么麼之凡妾於焉改貌散低迴之醫志由
是鳴顏向使恨蓄雨心功彪一箭終悄千而莫釋寧堙
其之可見委絲蘿之弱性沒齒而難忘慘桃李之穠華
終天而不變是知陋不足恥藻識可優嘉五善之殊妙
解三年之積愁然後知一笑之難得豈止千金而是酬

春湖美人騎馬射 明 潘雲赫

隨鴎子當暮春之初與二客來遊虎林值春雨初霽遊
人雲集乘興至昭慶寺忽車騎從寺門出約可數人中
有一妓支策手挾弓矢與豪華少年俱其色殊麗隨鷗
子瞬視之乃燕中故人素素也隔面四年矣而其貌轉豔
天地間一妖物耳逶迤作春湖美人騎射狀以美之其辭
曰

惟芳春之佳麗山濃淡乎得宜水興波而混漾群鷗盟
而垂紋草迷迷以隨流草青青於階墀收潮光以及目
挹嵐翠於簷楣鳥弄聲乎音喈喈魚上下乎春池乘小
艇於湖中央恍涉三汊而疑九岐有美人兮天一方忽
再再乎來斯身娉婷而妖麗乃皓盼而翠眉既洵美其
豔逸復窈窕而凝脂翩翩若亞山之女亭亭如洛浦之
妃駕騑驂以駐聚挾弓矢以試奇倚棄華之少年與並

出於火宜得一賦耳

無炎炎而為一兮乃泰淮之所望借萬炬以為舟兮縱
水嬉之更端度日外之化兮火分水欲熱而火欲寒融
則卦龍之蠢動兮首尾股之無故而交積散則鶴鵠之
作伴兮先左右下上於其間觀其宛蜒與喋喋兮或萬
沉而往還俄篇數怒生於鱗羽之內兮樓臺帝而轟魚
歡彼舟中人之惘悅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恐其迴環
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永自天重日火水
齊兮星月爭聲光莊爭晴調晏兮照幽穴兮潛怪恒
于晦明達兮作津筏爭彼莊魄爭宴滯於兮

紙窩賦

唐 宋

代有遊童樂事末工飾素紙以成鳥象飛鳶之戾空翻
竿將度振沙之鷺杳兮杳光漸陸之鴻抑之則有限縱
之則無窮動息乎絲綸之際行藏乎掌握之中其翰非
遑其羽乃疾弄輕影昂素質俯瑞池之臨河學雲鳥之
就日詭狀萬殊奇姿非一擊吹而頻驚入增塵而乍
紛攜玄而玩玩其上同綺翼之遷喬其下若馴雛之
就喚虞羅獲免莊激莫憚野鵠來遲而仵飛都人相視
而指看歎乎幷沈得勢真假相亂殊不覺鸞鵠之被籠
蒼鷹之受絆六鴻尚退於宋都大鵬猶沈於海畔彼無
識而無知亦易足以見喻但仰峯運不能自為無仙鶴
九皐之響三鳥之晨雞五德之奇零落修忽悠揚暫時借聲
衆心不出於簧籟且依之月向事有攸往供筆陣之掌
起詞華之賞故莫載於風文而反圄於鷁像因人而進
爭路而長圄不齎於時須依屏之竿何夾

紙鳶賦

唐楊譽

相彼鳶矣亦飛戾天問何能爾風之力焉余因稽於造
物知不得於自然原其始也謀及小童徵諸哲匠參倫
造紙公輸獻狀理纖篾以體成刷丹青而神王骰然而
乾彼羽翼遠漏而引夫因吃磨紙殺旦讀云理論產塵而修尚集霧明秋光而乍分

指輕寫而所眩觀夫至精惟一至小無朋豈假乾之於用在良工之所能不食而安終有殊於徂怒窮高是處亦何異於繇井原夫作者經之其勤至矣積冲妙於靈府假鋒鋩於纖指蓋以神遇寧將目視因乎有用之質造彼無間之理何則周之一愛若傑跳之儀止伊竹間之猿父大小相殊相木抄之猶細依憑酷似若乃微物類較能不貫盈心者未驗其精微巢蚊睫者自然之妙有庸知造物之意暫假斯人之手校左生之賦方此由心驗韓子之書誠荒謬口事遠前古名聞至今雖幽通之不測終髣髴而難尋然因緣為狀固成其麤質乃觀候在棘無異於喬林蓋同稽於神化而中出於人心斯

語可數心能白盡雖

木人賦 以同物王羽[illegible]

唐 林 滋

[illegible]仕人今[illegible]從長實以來王想具體之初既因於乃難乃斲及抱材而至效知其為棟為梁原夫始自攻堅於奇假手雖竟已於小巧之下乃成人於大樸之後來同碎地臬趾而根柢則無心從刃于在芒鼻運斤今同遺兀若得木君之共處然非土偶之貴曲直不差既無盡於今日短長合度寧自伐於當時莫不脫枯槁以前來投膠漆而是進低回而氣岸方肅佇立而衣裾屢振穠華不改對桃李而自逞芳顏朽質莫侵指蒲柳而前驚衰質既乎鉏而足踣必

左旋而右抽藏機閟以中動假升粉而外周生本林間苟有參乎之美立當君所何慙柴也之儔是則貫彼五行超諸百戲誤穿節以蹉目疑發幹於奮臂如令居杷梓之上則芬馥非難若使走湯火之前則焚軀孔易進退合宜依然在斤既無喪無得亦不識不知跡異草菜其言也無芳情同木訥其行也有枝可訶時令生成潛因習熟難則判身於斤斧為若守株於林麓宜乎削爾肩刻爾腹既有亂於真宰寧取笑於周穆

唐 宋 言

雞伺晨而風不滅人衆於而鬬將可國效長鳴於項刻排大難於荒須通敢諸身宿晝情而莫測出於余口及王喬之降鶴退騎以好鬬念國門之尚閉君臣相視方曉衆即之見夜與同於木雞託身之計下客無名潛來獻誠君獨方垂於虎口臣恐詩教於雞鳴於是厲揚負氣鶩立含情週夜達天未變沈沈之色撗着鼓聲因為喔喔之聲雷聽真如遠聞酷似高穿紫塞之上落入黃河之裏一鳴而宇吏先驚三唱而行人盡起洞暗滿座皆默默以無言散入荒林漸聞知馬如龍而莫追雖成敗人皆不疑重門似洞以俱閉師曠之聰誠難辨矣從治長之於是考智誅寒龜百舌於士子誠重士於君分亦君人之義門之百

二難逞狼心笑磨客之三千不如鼠口既而播美盟鄰名聞上賓暫解咽喉之急永爲心膂之臣想季路之危冠相侍未可任泰皇之利器欲學無因豈非志在酬恩居然遣響清濁如一高低不爽遂韓音之類應若同聲開反掌之門易於覆掌始知戰國之多才是貽賢之道

廣

木貓賦

元 陳樵

惟木貓之爲器非苟取於象形設機栝以得鼠兮配貓功而借名謀哉稱之字義貴乎實依人以寢處豈貓之偏可爰兮見鼠之深可恕鼠罪不可勝數兮大罪在害夫吾書聖賢所以心天地命生民兮多噬嗑而無餘

外篇未與器兮開穴倉而全肉雖侯指以豈其惡兮誰良貓漸可藏其族孝良貓每雖畜兮食不可以無魚戎紀膏而不捐兮遂設謀夫窒機外画板以四周兮柱關捩鳥豈敢逃款情哭訴重不哭若訛兮下算盛夫難羅妙在分寸時而梁碰聲震屋梁之活整兮微首簡而蟲擊鼠冥行而冒入兮危機動而微命畢聞響而再設兮或一夕獲禽之三四笑哥舒翰其矣媲然哭以機心爲受械之役亦固機械而觸夫機心海鷗之閒雅而猶然豈能忘人仁吃嗜而不能初用之多中兮專三用之則否毋乃指鴉宰以相吉語兮儘機張而釘飼木砧墓誤而詰朝全看點兮於外而不入其中得非機械之亡第兮豈若良人之守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五

經筵講官起居注居事府居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仙釋

仙賦有序

晉 桓 譚

余少時爲中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邠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有仙端門南向山署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以須眞矣

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吟則納新天矯經引積氣閉元精神周洽晶炁流通乘凌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見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靈飲迎乃爲青龍驂赤螭爲歷階亦爲之摧藏有似千鸞鳳之翔集於朕葛之宇泰山之靈吸玉泉食華之漱玉漿飲金醪出宇宙與雲浮遊翱翔傾崖觀滄洲而升天門馳白鹿而從麒麟周覽八極迄俺華煌汜汜溫溫隨天轉旋容容無爲壽極乾坤

列仙賦

晉 陸 機

夫何列仙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固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開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嗡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餐芝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爲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則昌容弄王洛宓江

妃觀百化於神區觀天皇於紫微過大華以息駕超流
沙而來歸

水仙賦

梁 陶弘景

滌漫八海流汩九河中天起浪分地瀉波東卷長桑日
窟西斡龍策月阿迥若童關不望石門已開夢江出漢
浮濟達淮障渠水府包山洞臺姥芙之所游往琴馮是
焉去來或窮髮送鵬成池浴日隨雲濯金漿之泳追霞
採建木之實弄珠於淵客之庭奏綃乎鮫人之室此眞
貴矣至於碧巖無雲綠水不風蒨軒引鳳府斬駕鴻上
朝紫殿還觀青宮進麾八老翻指四童拂洞陰之磬張
玄圃之琅酌丹穴之酒丹穴之酒酌於淵安期奉棗王母汲

地紀旋麗日羽衣拂天北共笑吳及秋水至層峯架山
谷迎封隗來素王言遊奇於河侯之舟出實於驪龍之
川夜光燭月洪貝亮星閨黃帝所以臨百神也登山石帳天后翠幕夏禹所
以集羣臣也泯嶠文錯上貫井谷窮漢理碧橫帶玉氣
浸湯泉於桂酒涌滴壑於金液崩沙轉石驚濤亂流
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間馳驚壺口之水乎
旋綢運極九六數翻用謀西漢受事龍門小周也汲汲
會嫣前乎陰鉅鹿再化爲淵清河渤海三成桑田益二
儀以周悟眺萬兆以流連念自安於幽居論逸於鵷鶵
年皆松下之二物又奚足以語仙哉子衛有生之造物

同莫靈於在人寧不踐武於衆帝入妙門而自賓苟洽
形而無曉與變蛾而爲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
若士於蒙谷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厲柱索龍威於
洞庭迴九玄於金閨溫三壽於玉清更天地之弱固終
逍遥以長生

九宮賦

黃 香

伊黃虛之典度存斗文之會宮醫華蓋之嚴整依上帝
以隆崇握璇璣而布政總四七而持綱和日月之光耀
均節度以運行序引宿之規擬盛衰景以煌煌歷天陰
之晦暗揚玉石以均明鏡太清之容廣幼元靈以北坎
助太歲而統常[illegible]

以宣物表駐晷以考時[illegible]以交神象伸律以順
等仁陰陽而出玉房揚五嶽而朝六宗對視融而督勾
若萬里而以成降聊逍遊以徜徉仲旌崑崙而蹈碣石踰
丘仁之峻太行貯熊羆而蓁棘相[illegible]
[illegible]北至幸丸河而放華越以蓋屋[illegible]
營魂魄而服靈寶繫業度而騁根車而駕神馬驂騏騄而夾窮奇使載女娥乘王良而
御三台執兵而奉引軒轅乘駭驤而先驅於搖豐隆騎
師子而夾轂各先後以爲雲卓左青龍而右白虎前七
星而後騰蛇啟太一而聚葬神趣突惑而叱太白東井

軼鰲而揩梁碧砌以捎擊四微塵於千道絶引者
而警躍蜚尤之倫珍璘而妥斑糊垂金千而建雄戟操
巨楚之礛琴直佩機而鳴宋徽弧設張而外嬰柱矢持
若以岸巾迅衡風而突飛雷震雲峯曲而土空山龍夜
得而踐踐虺走札場而像指梗槩略覆而突列蛸橋肩
屈而却裘箕叱恭湯而闕蜮蛇扶譬礛而抃雷公褰擊
缺而挂勃矢言無旂而推鴻鍾聲淳淪以純命四海澹
而拓地梁辞太山而斜高高吸洪河而罩九江登崑崙
之麓壁闕天門而門帝宮享嘉命而延壽樂斯宮之無
窮

凌霄賦

晉 陸機

挾三光之容微於流谷之等沮疑余節以遠模風扶搖
而上下回顧迤迤於分山有莊仙而投軌訊情累以遂眷
豈詩公之云既判煙宅迴騰星丰天步而無旅詠凌霄
之無窮永終焉而弗悔矣答曉而運流日月翻其代序
下雰之之而迎卜良晨而復舉陟瑤壘以投轡步玉除
而升與

入道至人賦

宋 謝靈運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弘智遺支
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宅笔荒帳成
煙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牖積氣
氳而爲峰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塵境以貞

擬何落落此胸襟

丹砂可學賦有序

江淹

咸曰金不可鑄僕不信也試爲此賦

性靈鬱之少折乃人逕之多憂雖淫辭精思云爾

與兵鱗吞悲成於得失衛衷樂於春秋煥如星絶黯如
火滅星絶難光火滅可傷故從師而問道冀幽路之或
暘則神宗之無緩踐雲根之不於訊名山及石室驗青
采與丹砂搗五難之重滯擊九仙之輕花故抱魄寂處
凝神空居泯邈深晝窈冥重虎魄炫耀而可見聽沈寥
而有餘於是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綠色輕霧陽於
彩旁倚變化於心識汗漫恣而無極架

穆天子宴瑤池賦

唐 張仲素

昔穆王之御天下也蕩志思玄凝然歎曰予欲周遊訪暇閒之羣仙既而棄八駿以為乘與六龍而並驅謂升天可盡享為海內之巡行池無疆漸出人間之路弱水已踰層城是赴洎夫展王母之容貌見列仙之軒豁式以孤竹為用不疲偶化鵠而並書欽若扇物資乎故鄉之光野滿極望瑤池甚水容之漫漾蕩日杀以忘差時高而不窮期則罔倦庶全載美於解慍德之宜昔軒后必聞乎順風其或倒影駭蔽衣容喬莫逞乎遠近洲汪駢羅列儀蕩蕩五雲冒芝田而不散樹珊三島坤珠樹以相隨金液是嘗玉杯是挹桃杏之花蔌香蓬瀛之倡遙集遊仙可戀覺天路之日長誰令念舊體人間之景急嗟予道不可則理難其形且復泛神之與

滿常全接虛固然初習習以遐邁幸時諄諄以思玄假不
奸分節之八音而成應福能致矣旬有五日而方旋想
乎上下無間乘凌有託既冲天而輕舉亦觀徵而惟寧
鄒蔀史蘭臺之鳳軼王子喬山之鶴道之云遠將自保
於逍遥時不再來因以翔於寥廓

玄宗幸西涼府觀燈賦 以題中八字爲韻 王 棨

昔在明皇帝名葉尊師當新歲月圓之夜是上元燈設
之時帝謂京洛他未之於是請宸遊憑妙術將越天宇俄
雲舉揭翠華而屬疾不假御風之道倏忽來虛如因縮
地之方遂迴駐蹕已覺夫關龍途盡河湟景新到眷雜

等夷明菊未凋酒凝空出入於仙禁復許旋歸乎海岫
常漸羽服相違而遥異君臣益荷鴻私欲別而情深故
舊於是營厨馭斋宵衣千竹之雪鴈將去一片之閒雲
欲飛有異二疏出都門而惜別寧同四皓指商嶺以言
歸指青霞兮藥便勞遥執終節兮橘僮先遣道尊而不
顯名位德重而如加獻冕當九重之宮裏思山之意則
深及萬里之途中戀闕之誠不淺既踈而斗轉玉繩渴深
銀箭漏迴未臣於庶眷莫不混跡於皇和光貴賤亦由風隱形於衆鳥衆鳥莫知龍匿影於羣
魚羣魚不見伐而歸思潛鈐皇情不留勞藝而方新遊
鄱斯須而已在神州稍異穆王至自瑶池之會非同漢
武來從百谷之遊一自風滅陳紅空迴羽客塵昏鑒臺

之草煙暝秦陵之柏空令思唐德之遺民最悲凉於北
夕

詔遣軒轅先生歸羅浮舊山賦 以題中八字爲韻

唐 王 棨

帝以先生久駐長安應思故山新恩而綸綍云降舊德
而嘉猷許還今朝北闕之前已辭丹陛翌日南溟之下
再落玄關始者蒙谷傳真羅浮隱耀造悟澹之深域達
希夷之衆妙來親玉輦膺再禮於鵠書去憶石樓契初
心於鳳詔詔曰朕聞軒后求其大隗唐堯師乎務成雖
則臨治皆思養生是以深殷延行安車遣迎久處影閒
恐譽池魚之性永懷碧洞整忘雲鳥之情乃曰陛下頃

鶴歸華表賦 以「人民非是昔城郭」爲韻

昔丁令威登仙索微念故鄉之久別化靈禽之一歸翻瑤臺而遂下見華表而堪依淒涼而舊跡猶存徘徊有懷寂寞而故人誰在悵遊望難飛原夫托王孫以潛遊歷丹霄而暫憩聞閭天之逸響駐虞雲之遠勢延思慮於木末俯問閭於煙際光陰可惜歲序有異於當年丘壟相望凋落徒悲於晚歲既而人事難尋俄成古今野遊榛亂埋墟草深岐路之黃埃不已桑榆之白日空沈眷戀無窮誰識孤高之翹非悲傷莫測空聞哀唳之音至若似帶烽震情深恨跡迴而終阻不動盼睞而圓吭暫針松檜蕭蕭偏是幽魂之宅蓬蒿歷歷今爲誰氏之家

少別廣城長思故里似有求而不見若將飛而未起任仙界之長日痛人寰之一時之親識安問存亡窮累代之子孫莫言終始始知日晴煙暖思悄然別離而塵事不一俠客而芳春且千那水飲啄自惡腥羶歸處而云安適中而封樹連延笑彼乘軒不離乎金閨言出言歸路迴降於逵天已而卓爾無聲起然行者思吾杳之空際徙亭亭之高處迴朱頂以長望羣鳴而永慮蓄恨無窮怨矯身而飛去

王嘉賦 以「元氣有神禹錫」爲韻

上清中元聖立教存書示人以玉石爲至精之實論道於強名之真使其之歸於本近取諸身保長生於氣母王

不死於谷神妙訣靈訣虛皇之說清紫府之內服瑜不藏洗丹田之中璇瑤比潔連來有詩配金石姑射有顏如冰雪詳其與天地相終而莫知寒暑易節時所未喻茲焉在列我是以紀庭廬之位論藏府之官得之於此甚易求之於彼難覺以所以自審性命於焉內觀專氣致柔則順道而同敦道性於百骸乃知化自仙形爲神明不見指象帝於衆妙安問存亡理於先後三門啓其戶牖精神自成於渣宰寵辱不驚於紛糾同美玉之韞匱我其寶守以隨珠而彈雀爾於何有以取諸其懷致於道孔昭日可通於兩耀神相應於百骸乃知化自仙形爲神明不見指象帝於衆妙安問存亡理於先後三門啓其戶牖精神自成於渣宰寵辱不驚於紛糾同美玉之韞匱我其寶守以隨珠而彈雀爾於何有以取諸其懷致於道孔昭日可通於兩耀神相應

者非倏爾去焉將窅冥而齊往忽乎來矣與罔象而同歸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捐明聖滌仁義索之�concerning失之孔易將在乎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難得也劇乎剖巨蚌之胎其難求也甚乎伺驪龍之睡妙乎哉不皎不昧至明至neglect將致之於驅致豈求之於躁求性滑則遺若合浦之徙去心虛潛至同夜室之暗投然則動為道樞靜為心符至明不耀至真不淪察之無形謂有而非有應之有信謂無而非無是以立喻將為至寶強名謂之玄珠名不徙爾玲必有以不凝滯為圓以不炫耀為美蓋外明者不如內明之義純白者不若虛白之旨藏於身不藏於川在乎心不在乎水夫唯外其心顧其

神韻其先貴其真詮之則淳獨遊於嶌薇之側臨乎赤水之濆而在於彼物之表非冥默珠者無以得其真夫珠之為義豈只貴道亦以比德將求價而不收同君子之否塞況其勞於斡置提而為則懷思欲報照乘斯德計明哲之所知寶於之而不咸

唐 趙宇

悠悠中有象賦象賦之一事

悠不可視無是無非恍不可聽希夷杳冥於不可為之內有不可狀之形則可徇其悠悠於無是無非之間見有若存若亡之象似菖蒲之秀則可於不見其形同合浦之珍知有而難期入掌且夫視之不見將謂虛聽之不聞將謂無則虛無之內有圖象之珠及夫視之可見以為真聽之得聞以為實則真之外有強名之質故

於是捐聰塞明離形去智兀然而心無所適漠然而體無所寄在宥而同乎太和守靜而成乎簡易不自矜伐而人受其賜斯則不違黃屋之間而得玄珠之義豈同夫無胫而走有類可收百金擬價徑寸無傷丐假物而則是在身心而自修揣之不得何訣詬之能致視之不見豈離婁而足求且夫珠以精真比道道以圓徹況珠豈瓦礫之能雜圓聖賢而不殊是以似之者將千里之遠照懷之者如三光而莫逾況國家騰凌義軒鬱映文史重光累聖抱一而理自玄元而得之傳我皇而未已傳之謂何無為是宅得之曷若徵賢選士契本圖之寫言悟玄珠而有以況人能弘道豈遠人體之則是任

之則淳獨遊於嶌薇之側臨乎赤水之濆而在於彼物之表得其真夫珠之為義豈只貴道亦以比德將求價而不收同君子之否塞況其勞於斡置提而為則懷思欲報照乘斯德計明哲之所知寶於之而不咸

唐 謝 觀

就無而求者理則謬焉執有而求者理亦不然寄精於
從無之地韜光於入有之權其象也虛其體也玄謂曖
今尚默謂虧今復全其方不中於矩而規不中於圓自
索隱於心契可忘形於意筌靜以神觀黃帝得之於三
月反於目聽列子寤之於九年然後含兮如容浩兮如
海處混沌而不殆成胚渾而不宰先天地之始已塊然
而生後天地之終尚澹然而在何者爲在何者爲生
萬物兮吾象不顯成萬物兮吾象不呈謂之有兮無朕
謂之無兮有精故道我者非常道名我者非常名及夫
爲五形六位此皆非其象此乃象之器自可外廢其境
內存其至一聆老氏之言曷無爲之不致

鑿混沌賦 以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言乎地兮不濁謂乎天兮不清物
我俱亡妄元希夷之際玄黃未判因標混沌之名有南
海之帝曰儵北海之帝曰忽有過於茲一言相發伊人
以況龍貪息溢養親爾則耳目口鼻俱關將欲謂爾聽
以真音聲於爾明以分日月流爾準而通氣會爾咪而
容齒庶議既成胥用攘襍額眷胜真隨手而二之二
之日視之茫茫三之四之日聽之鏘鏘六日而穹竅鑿
息七日而臣曰箕張於戲奸僞茲始回邪作矣中明役
神外物攻已一彼一此無休無已適乎道德哉而仁義

生冰由形兆分而混沌死暗欲悲哀聲豪譽豪遷然寐
覺劃爾形開日月星辰強配陰陽之數輪轅機栝爭楔
曲直之材徒觀夫執仁斤義斷剖圭爵析清濁役伊
殫乃之器入彼軟弓之樸勢騰凌聲滯滑靜者迫而動
者天融爲河而結爲嶽目知楔能成器器成模分木能
生火火盛木焚蓋所爲聰明昏而勝負交戰智勇昧而
是非糾紛夫如是又安得二氣凝而不流萬有來而不
神吾欲寂唱和於聲響緩文章於翻覆然後棄爾見而
阻爾聞復歸於無物

夢游仙賦 有序

余昔夜夢寫游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仙其
辭曰

杳漠漠兮昇絕浪雲灣九天兮超崇門星記晛以指白
潤咽泉於錦礫石榴笑而纖蛾喜閬導余而就好止蘂
紛萬之芳原忘龍音於遼耳目各遒而多適吾超超其
樂也銀墉兮桂闕天漏晻兮上玉室卷紅幕兮發繡戶
中有人兮結清素語瑪瑙兮情綿綿迴穆須以一顧皆琦眩而融治爲
鸞鼓娥司味和苦酸嬴吹既調夏湖紡合吾飲食兮其
吾後園乃稱詩曰白日低兮春塘滿紅華兮草茅短
芰結帶兮行舍綠設遨遊兮遵往期又詩曰穆光酡兮
昏緑縣瑪與久樂萬年表留連兮其未央吐芳意於荃

言忽發寤以無覩魂迷念今情既誦人生之皆夢孰云夕非而晝是馳詠想之悠悠兮軸吾情於萬里

夢游仙庭賦　唐王延齡

葛稚川見素抱朴傲世忘榮循潔白之道吸元和之精泊乎意朕飄然體清於時秋風蕭蕭秋夕凜凜野提垂幕山童薦杌行史之間乃安斯寢神俟爾而通感妙不知其所在紛落落而上馳若沈乎天外為白鹿鼓斑麟飛翠蓋騰紅輪橫絕南斗超凌北垠出意墟以騁志過滄溟而問津呵風伯叱雷父鼓天門謁天宇五一之居今金碧堂同蓬宮不見陽芝珠殿地雲屏亟廊色列列萬物之所競惣芒芒以成章前旋莊卻後祖羽衛蒼龍

吹笙管風為舞河鼓鳴乎東南北其大較也若乃羣山之所盤薄珠庭之所競惣芒以王堂映以朱閣靈怪學之患假合真智何土梗熱發聚未而已則我之身與百骸俗長亡重險之中乎思欲冲三清出五濁乘陵虛極與造物者為伍笑有由矣嘗中夜夢飛昇太空若有以招拔排三山紫煙生白雲開徑蹇夭矯翻縣縹眇可見而不可攀至大靈草自然珍木不死餐霞嘯波乘流蹈虹或隱山林或游城市斯實玄都之能事也歟既其云已洪崖先生方睥其容領其頤曰中州之士也不行遲出秘訣約真期提華池之水唱天關之前門不遊唐屏氣稟命之學請啟品分從容坐定然後語吾今過舊丘唯見

唐書滿屋皓月生牖步化窮極無迹難求豈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不知周也周與蝶夢為莊周滅意者天理之紊照以玄魄之稚雙童今何日再逢上清兮何時再陟掩空館而愁臥撫長懷而歎息

老氏稱吾所以大患者為吾有身大哉聖人之知微乎生老一氣之暫聚耳有天地之和自然之力以運其行止節其天壽非智力之所扶明矣而舉世矻矻莫不保持形骸謂為己有特執迷妄住而不返小者懷禮樂竊忠信以貿譽大者盜天地之權至於忘身道德之棄皆此物也予生於浮而長於妄汨沒當世與羣動俱不智不能進形於聲名之鎖鏡屈於寵榮及其世界顛倒萬物反覆始反照收視以觀身世然後知一生之患假合真智何土梗熱發聚未而已則我之身與百骸俗長亡重險之中乎思欲冲三清出五濁乘陵虛極與造物者為伍笑有由矣嘗中夜夢飛昇太空若有以招拔排三山紫煙生白雲開徑蹇夭矯翻縣縹眇可見而不可攀至大靈草自然珍木不死餐霞嘯波乘流蹈虹或隱山林或游城市斯實玄都之能事也歟既其云已洪崖先生方睥其容領其頤曰中州之士也不行遲出秘訣約真期提華池之水唱天關之前門不遊唐屏氣稟命之學請啟品分從容坐定然後語吾今過舊丘唯見

而奔波絢爛輳輓兮王帛鏗鼓之駢羅霍焱夢密兮心懸天地而火馳蒼黃兮得赤終也而失繼之百骸與日月並馳五藏與哀樂交戰羲和未弭轡榮枯紛萬變何生涯倥傯兮憂吾降此中州馮世道以上下若涉水而無津兮與吹萬同其波流況世緒块圠兮如棼絲之相繆見辰極之低昂兮知杞人之殷憂願兔呀以餘月兮天地閒而雲愁鳳鳳楚其故巢兮遑舊國以失儔塏塏增以上薄兮麋羅紛其四州吾始未知六合湫隘之若此孰與吾兮遠遊豈無太清之路兮夫何浸浸而迫遒望帝鄉而低徊兮微白雲與之皆浙登予神於廷夜與顥氣期乎無垠眞境洞以上實望見碧落天地如掌洞開八門別有萬象亭亭物外表化貞上身世雙遺獨與道在其往也況兮若遊魚振鬐而泳清川岡兮若翔鷹得順風而緣秋天忽不知乎誰之身夫何爲者采入空界七曜在下問乎津於是津指見茫兮麋徜徉以延佇若有人兮絳幬指人間以唁予曰鳳兮鳳何德之瞬天圖柾若以禮義梏若以事機蓋支離其德而迷乎物累促遑嗣可得而籠樊兮孰云夫五色之自異天運地載剛柔生焉千變萬化如環無端彼興廢與往復同大壑之波瀾將令歸根明徵其源則吾與若皆幻也又奚暇旰於英間幻未始有封物未始有疆成則虧進則傷無汩而知

乘夢以奮飛薄至虛以上實望見碧落天地如掌洞開八門別有萬象亭亭物外表化貞上身世雙遺獨與道在其往也況兮若遊魚振鬐而泳清川岡兮若翔鷹得順風而緣秋天忽不知乎誰之身夫何爲者采入空界七曜在下問乎津於是津指見茫兮麋徜徉以延佇若有人兮絳幬指人間以唁予曰鳳兮鳳何德之瞬天圖柾若以禮義梏若以事機蓋支離其德而迷乎物累促遑嗣可得而籠樊兮孰云夫五色之自異天運地載剛柔生焉千變萬化如環無端彼興廢與往復同大壑之波瀾將令歸根明徵其源則吾與若皆幻也又奚暇旰於英間幻未始有封物未始有疆成則虧進則傷無汩而知

無易而方山立其中央善汝行當汝藏道將自光吾在大羅之上玄都之所乾坤爲家日月爲宇噓吸元氣太虛之下尚一乃心勿謂道阻遂乎無窮吾願見汝奉眞誥以自省兮五倩愁其增熱哀攀龍之無階兮思遇天之曷月未知去下方幾萬億兮退將返遵吾歸轍循玉虛以下降濟銀河以中歌馮東井以俯視識故國之城闕千門萬戶遙如蟻穴百川綺分五嶽羅列覓舊山與喬木纔依稀而明滅見伊川之大道鞠爲戎秋歷陽故人半作魚鼈衆之奔命於市朝者如紛紜飛馳讙譁蚩蚩蠢蠢蹄踵肖翹陸雜若蟻聚壞絮蜘蛛之乘游絲吾乃今識羣動之變態兮笑然倚長空而笑之亦既

予欲無言侵哉游世聊以窮年

白日上昇賦以習道經字為韻 唐 黃滔

天上神仙人間作焉青囊有術白日昇玄能拔跡之如是非稟生之偶然明明而飛出寰區其誰不駭去去而立臻霄漢成道矣先斯人也學至感通質離寒暑揮毫而金簡初載端筆而王皇有作綠迴而龜臺鶴浦奚動勤求參差而羽駕雲裳一朝輕舉當其瑞景融融圓虛碧宮有煙霞今數處有情風兮盤旋半空兮瞬塵眼誰原道風俄然泰軒后之龍朝辭水上忽爾控王喬之鶴晝入雲中滅沒孤飛翩翩莫駐嬰於復現一片漸高於綠霧何門積學損俗骨以輕輕此日登真

瓊池而步步莫不極雲路逗天津崑丘入境闕苑尋春瓊樹之堪花有主蓬球之宮閬無塵翅首仰攀便接蓬壺之士低眸俯視大窮閻市之人得非龍虎專修陰陽之一粒則必風居而坐曰久習甲戌今無比聖堪為折角之流尹非龍何如苦豹隱者并塗冥契浮邑名賢之三島遠另羊腸之九州不能比矣每虎變音近可方語我名躋四大之間五靈斯會我道配二儀之際三友非疎故能作大匠之宗師開無為之妙旨惟尊道而貴德自反古而復始比於或躍之靈萬萬乎其聖如此

浮丘仙賦有序

宋 吳儆

黃山在新安郡治之西北百里而遠山之麓有廟祠浮丘相傳黃帝嘗錄丹於燕山故名浮丘黃帝時人事遠

不可考然浮丘之爲仙見於列仙傳及古今稱之者甚著黃之爲山烟奇偉麗眄海内諸名山無媿又產丹砂及諸神仙久眄之藥則浮丘之所嘗至若居之無疑番陽洪公爲郡之明年作亭於雉堞之上以望黃山而榜曰浮丘其客延陵吳某嘗從公其上裴回四顧慨然長想窃謂浮丘之祠於茲山舊矣前乎此君是邦者爲堂爲亭取郡故事以名者略盡獨浮丘之名留以遺公豈偶然哉因爲之賦以代慶生之祝其辭曰

客有道岷峨下巫峽歷九疑登衡廬襄羊乎鼎湖美門之屬而無得者將赢黃航海指蓬萊方丈瀛洲之山而問津焉或謂大江之南浙河之西有祕福地仙靈攸栖黃帝表號浮丘揭祠焉用遺近而遐篡信耳而即証客乃釋棹登舟物色輿圖朝發朝乎勃解夕弭節乎山隅乃攀荆榛陟堆埼臨絶望俯清溪穹石林立碧砌錡突若山峙錯若基置鋭音譬植蹏者虎踞飛瀑散流狂波跳沫橫潰逆折濶瀑澎湃其上則有青壁萬尋疊嶂曾凌日彩朝爛影霞幕蒸龍靈砂之發實蔚溪流之變繽紛訊汲而盈負柴血凝而星沈其陽則有徑壑奥實營律壇娟中隱燭龍安逕虞崩崖石坎流有泉瀹然挹之玉潔探之湯温旱焦山而不竭寒凝海而不冰以沐則髮澤而神悅以浴則愈瘕而散陰即立而仰視則危峰挺石旅列青冥或數若蓮

華或擊若鑪薰或撒若戴冠或韜若鼎足或蟠若抗旌或植若劒戟或肩若友朋或匊附而不倚或中立而不傾或類若下隕或企若上騰或崇隆以極壯或剛耿而孤撐或崔嵬龍從以傑出或刻削崷崒而爭衡軒者輕者奇者偶者背者向者旅者疇者銳者夷者偃蹇而駢者翼扈而怒者嚴厲而動正踞肆而盤礴者叢出爾立環詭奇嵔惕心駭目羌莫得而紀名於時凉風暮肅白露宵零空山無人天高月明若有雞犬全石之音起於煙霏空翠之間雜以飄風流水之聲遥颺欵弃若遠若邇乃經宵寢緑荻崎坡奥鬱達希夷曾言嵔其特起臨蒼塵而敞庭鑿金壁以飾瑞盤玉琫以居翔之偏旅進於東序青琴宓妃昌容連眷陽都雲英之屬欽立於西榮其餘妥眇都閭龍翼連娟蜚襳拂羽垂聲摩閶的皪温態駢羣戍於前後左右者不可殫述俄有冰姿瑩潔玉質清瞳寶冠暉冥佩煒燁覓佩瓊琚而出者旅東之賓立西之侶酌流瀣之英羞屑瓊之蕊恒僕俯伏以次而進吹緌風之笙擊靈鼉之鼓歌雲瓶碧森之詩奏霓裳羽衣之舞鏗鉤悠揚搖翹容與蓋非厘耳之所得聞而塵目之所嘗覩也客乃屏立竊歎問諸執事者曰此浮丘仙也耶曰然曰昔相如稱列仙之儒吾小澤閎

形容甚癃者殆是乎曰不然天地以不息爲道至人以利物爲德葆其貞以自固安其居以自適侶龍蛇與草木睯其形於山澤譬社櫟之不才徙增圍於累百若茲仙者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積而爲道德舒而爲文章散而爲利澤萃而爲功名三公之位不足以爲其貴萬鍾之祿不足以爲其富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不足以爲其壽雖亭亭物表之姿皎皎霞外之質不受膏粱之滋而爾民固已肥矣奚其癯客於是恍然自失再拜而起追明而疏之實八月九日也

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五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六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仙釋

紫元賦

宋 葛長庚

客此身於寰中兮如鷄鶩之樊籠妙此道於象外兮如鴻鵠之飛翀劃混池於咸池兮呼飛廉而鞭豐隆謁元始於玉京兮騎汗漫而遊空漾帝宓犧而圖華胥兮參汰兮女嬉奮而塊衡嵩衆陸而臣有熊家太極而亭寢兮南華僕夔曠而戚幽師廣聘而錄飛肉兮坐鶴脊以凌南華僕夔曠而戚幽爽兮驂豕車而鎖北斗兒羲和而嫂后羿兮縛妖星而斬流虹友羅睺而逮太一兮誦梵雲而履剛風醉瑤池以歌洞章兮曳王母之霓帔臥琪林以聽雲璈兮借玉皇之羽觴嗟大道兮久聲數空華兮無窮混紫陽之甘露兮滌五苦之夜魂鼓朱陵之丹光兮煆三尸之熒蟲與造物兮翱翔並元氣而始終同大鈞兮笑語歡太液之玲瓏以枸杞兮爲膳芋飢以靈阿之紫芝兮爲醞兮釀以眞皐之赤松擷寒泉兮踞古澗枝飛霞兮遡晴空製八錦兮尋偃月戲五禽兮舞中弓張公酒兮滕珂珮兮訪太微黃裳之翁兮仙朱橘之功叩天谷兮臂赤鳳御玄淵兮馭神龍況九氏兮長五解以云遊海瓊君兮助大方其難逢追箕鑒

今跳入玉畔之庭弔倪仝子横涔流鈴之衡闢曹吳仝
認鷺鷥鷺華池仝植芙蓉咸音已魄子瞿雲死達磨何
之子盧能春雪深子二厥傳雷震仝五其宗梗拂詰默
仝饒彼去之皮體格喝體用仝灑夫人之心胥谷神無
聲今與氣以相似禪河有涯子問津之不同付萬物於
一嚲子毀五帝於靈臺了三世於半偈仝整百神於絳
宮控泰珠仝抉雞卵笑埳壈姑仝憶神農踬哉大玄子守
之以賓微哉大易子養之以策南柯歸來仝雖孔神而
如幻蝴蝶栩栩子剖蕃雜而大通策三足之神烏仝縹
緲於空碧九鳳穆穆仝八鸞噰噰聲太霄景雲之鐘仝
驚綻閬苑金花之紅凭三叙之朱樓子望萬象於足下
而蓋太虛於目中如是而謂神霄之右卿青華之上公
者也

金丹賦

宋 葛長庚

身未欲搞心灰已寒願飛昇於玉闕必修煉於金丹乾
馬坤牛衛丁公於神室坎烏離兔媒姹女於真壇蓂莢閉
散郎清朝聞士使扶桑青龍奮翅出火而華猷白虎飛
牙入水天爐地鼎三關造化之樞機月魄日魂一物盪
陽之精髓鉛裏藏土汞中產金龜乃子文蛇乃午象兎
爲卯畜雞爲酉禽四象五行不離乎戊三元八卦當爰
厥壬朝既屯暮既蒙六爻有象夜必復晝必始萬物無
心由是三性會合攢簇元宮二氣升降盤旋黃道惟一

味水銀繞變黑玉故七返朱砂乃成紅寶珠橘瓊榴交
梨火棗普天白雪翻翻紫府之清飈滿院黃花隱映丹
田之瑞草吾知夫抽添何物採取何地生殺有戶缺圓
有時以浮沈爲清濁之水以開隔明動靜之基養正以
抱一持盈而守雌舉世無人能達此者終日枯坐不知
所之恩生害害生恩房壺見昂主中實實中主十度回
箕旨謂大道無言內丹非術玄珠垂象而陰裏抱陽德
嬰兒結胎而雄中含雌質君臣之間先後悔吝夫婦之
外存七山言丁位之心癸位之張甲宮之女庚宮之畢
刑德生旺雖有吞泰沐浴潛藏初無固必棄材勦兩東
西南北以歸中火侯城池二八九三而爲一如是則烏

極河車百刻上運華池神水四時逆流榮衛實昷而鶴
火鬼井精神衰現而玄兮斗子母玉蓋身化心化兄
弟塤篪福修慧修六晝動交見晦朔望弦之變二至改
度有螟蟲水旱之憂真人宇宙妙縱橫溪山歸掌握玄
專古專自古仁義大隱小隱從今宮角風悄悄月娟娟
片雲孤鶴而長嘯一聲編書遺後學

燒丹寶賦

明 李東陽

龍集戊戌星杓指申玉扉薦東金陛汎塵南州封君當
弧懸之旦納夢之辰翠織蒭龍乎霧鬌瑤環雜遝乎雲
茵野饋庭筵山藏海珍鳩杖主進錯然而前陳有一羽
客兌宴繡裾其容徐徐其步于于手幷一器委諸坐隅

封君曰此物奚形而焉取名胡為而至於吾庭也客曰
昔者堯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鋳器工倕操作是攸是
斲爰究爰度乃采青丘之勤賜雖山之腹掘海陽之脩
糜蕪嶺之堅潰貢聞之涅副上申之谿探石髓於神峰
泥蠧黙於帝壑類玉榮於崋山掏沙礫於虞渠眇窮硃
瑮鉅撮碔礝流垣阿紛抗岸婑璞幹旋蟻磨撐拄龍足
外陵內膏下承上覆其形則非鼎不處不頗匪溝
以全匪黙以動宛死為宗直埏為柔弗酢而醫弗寤而
眉翹不滿於羊羹膏不沾於鼈膠易牙之所不能用歐
冶之所不得取奧藏乎廣成之室神投乎安期之手吾
豈敢私持以為壽封君曰嘻則然矣何名為丹其方孰
傳故就與宣於以貶我又安用為不曰其用則錄日著
月紬坤藏乾妙奏物性晉移化恒其物則於女嬰兒皓
虎蓄氣俗分陶合會于其中其法則炙之以離坎養之
以巽為之敷設乃酌鼎之赤泉咀河金之藥木圭霞
山髮為之敷設乃酌鼎之赤泉咀河金之藥木圭霞
實以為餐之油穰以為服益有翼靈氣於兩肘瞳仰景
於鼠睛摩劍狀於城門算運籌於海屋者矣封君笑然
而笑曰有是哉惟厥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為經三寶為
利調劑為飲魚炙為飼音液刀七鍼磨砭物攻表病防
輔正為備有一缺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算龜齡靈箭能
脊不窮而違不色而瘁固有幽冥報其機衡沖漠司其

割制者也吾將以大塊為鼎元氣為爐陰陽為炭水火為
著焉朝晡作息為抽添之候勉勉孜孜為閲閲之符咀仁義
以為華嚥道德以為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
諒茲物之足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
助鄒衍之談餘豈奇貨之務寶春高情之是與望賓階
而再拜謝我匪而藏諸客亦起而拜曰不與敝物以實
華宇公既交貺亦復受祐願公眷壽永錫純嘏維百千
禩為丹竈主

憩仙樓賦

宋 葛長庚

巍乎高哉斯樓位置上接層霄下臨無地宜羣仙之所
居日觀詠以為娛與造物以遊遨有青天兮為徒曉日
曈曨卷上真珠十二闌干悉如金鋪翠煙藏山乍有忽
無晚風現至珙林扶疎明月初上天衢虛徐松竹起舞
自然笙竽樓中仙子於此時也玉鐙金鼎妙香繞衣與
即舉盃酔即賦詩詩成大笑惠神獻祇仙子自樂問天
何時至如霖雨宝簾千巖顯晦平田萬頃白水互盛一
望冥茫如江之匯星月交光空水澄霧下視女青花木
蔵翳滿城樓臺飛耀天際及乎夜深露凝草木表無
雲煙沈斗墮與彼晝開玉雲在檐飛鳥啼歇落花麋鐵
仙子呼青童命素娥擎盤為余舉白眼視朱紫未許
塵塵高眇吟情其不極放草聖以舒豪覽江山以慨想
望虛無兮高遠嗟光景兮如流覺青春兮婉婉於是歎

六吏檄五官竄三尸於太淵誅六賊於崑崙命風霆歸奉絳君延義娥於大庭友堪與於無始烹天得帝錄道取髓蓋將把八空之氣御九極之風呼玉鸞以爲轡使瓊英以爲答者也故開斯樓於焉與懷夫樓之北巒然高岡則任敦於此乎仙樓之南紫氣在望則何氏九仙於此乎得道樓之東鹿徑就荒榻洞猶存樓之西怡山翠峙增空井寒彼何人斯有志者事竟成也

末
葛長庚

鶴林賦

浮虛空以爲家子森萬象於其庭養混沌以爲子子游乎冢帝之先跨八極以翱翔兮迓神風之吉蕩步大方以汗漫兮采琪花之嬋娟潛九龍于駕素月街八駿兮

受紫煙上挽天河於碧落于下挹夜光於黃泉吾將襲曰鶴而過扇實兮勒青牛而旅于閬鳴玉融之簫于大極鼓雲和之瑟兮舞胎仙登崑崙兮訪軒后之金樞接九疑于見舜城之玉鈿緑洲綠縹于鳳巢蓬萊清淺于桑田讓五芝之髓兮入昊天而駿觀掬八桂之漿于流華池之涓涓黃元眞人兮乘太霞羽鈴之珮紫虛元君于控夜光九丹之絃左扶桑于右廣寒入天谷于出太淵此心兮秋鵬吾身兮冬蟬草羅鄧下元之牒兮精爽於華漢翻變羅蕭臺之籙于遊青霄於玄元玄玉樓兮窈窕唱霓裳于蹁躚月地雲階兮青鳥不來霞酌煙闕兮紫邊依然呼惡來于玄冥從阿香兮役鳥婿

飲九醞以酩酊兮坐斷廷康之始劫撫三花以舒嘯于

問訊龍漢之初年錄日月于煮熬璇璣聲雷電兮驚萬天蠭浮丘之背兮拍洪崖之肩喚漆園之夢于究鹿苑之禪智襟兮全易物我于純乾吾族兮大庭乃祖于有諏若有所得兮出華陽之派吾從所適于乘海瓊之船窮其奇兮來於衮鉞爲我友兮其惟偓佺慰曲江之蒲于鞠茂陵之草倫大有之桃于耕太華之蓮以洽海而爲硯兮命盤古而使磨字宙以爲碑于名僊忽而使鐫契屢空兮芳蓀悟一唯兮社鵑大道死于羲皇泣不周崩兮女媧鳴哀大禹于足脈笑和農兮長禮宴瑤臺于問王母以索笑酌金波于顧問老之垂涎使帝座于嚴

陵孫文星于衆家綽學錦兮好琦之根何如編蘭帶兮射雉之鳴誰偕已矣夫築大古于蔡城圍與造物于下芒田蕪鬼松鶴兮自然之長短桃姬梭鬼兮何有於嫉妍悲紅塵以思脫于蟹須笑於谷于指蒼漢以言歸于放赤子於大千夫是之謂紅乎蓋太清之散吏而紫府之剩員從南荒之鶴林子焉

麻姑賦

宋
葛長庚

片雲老仙杖五峰而眠無人問夢二十年白玉蟾從桂林道衛山下大江以西登羅浮而拜之有黃冠師鄧道軒會雖齋江道遥小集道遥山脚麻姑之去遠論王蓉其猶昔脩稚川灌丹之泉駐福磨道館之地丹崖翌

遥接太清碧蚁紫瑠風清月白樹色暗盤泉舜琮坪上
齊雲之峰按垂玉之亭花陰臥白犬松籟雜黃鶯雨滴
檐牙之溜風拂樓角之鈴有鳴倉庚有伐丁丁霜晴老
芝木煙苑多桂爷詮碧蓮之香漠空四海之暗鄰柳者
花面不成笑筍角厥拳聊自仲池水成文以羅穀海棠
落辭如魚鱗喈鶯語燕不可聽矣昔者黃花姑戚姬南
直從麻姑之魚軒眇天風今轔轔飯雲擘麟飛筵生春
鸞娥歌賓雲之曲王妃舞紫茸之茵但知笑吟終日于
不知有黃昏之人憶昨夢歡前塵顧安得景從龍堠以
覓盾於鴛帳之下賦詩於鴈塞之前往閒驅於以水飲
隊圖南又聞紫虛夫人以桂花與陳興明西王母以蟠

賢歲覺倩守魂無德以懷之若夫先生鴛後鶴羣壓天於
氣欲以歌仙地悲浩以疾狂及緊行不為香索之下吏者
子姑有耳無未聽姑有心寧不取百則報豐隆駕飛廉
以終其身叶東皇而女於瑤池問南烏北冤於海濱哥
爽以獨浮招明以相洪辭玉珮于丁東行太空兮逕冥
鴻醉忽醒醒忽有所思不能無所賦遂策清淺于將桑
曰矣天地未判之始父母未生之前曰不然又何從而
有昆明之劫灰

疑仙賦有序

宋 李 覯

觀家盱江其西十里則麻姑山頗太師吳卿有記存焉
少北則麻源謝靈運詩所謂入若子岡是麻源第二谷

者也其山水清嫵與神仙趾迹相附著在人口吻吾母
初無子凡有可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二道士奕棊戶
外往視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及覺生十
餘歲從先父適田間宿東郊既寐有人以書與覺方制
如牘表用黃其目曰王狀元文集夢中以為游公之文
也就學以來果不甚曾或時閱卷恍然憶念謂曾讀此
書再思之未嘗見也墨筆著數辭雖未善觀出自然不多
勞力私心喜幸以所從受頗靈異而不敢言今茲年三
十有八矣乃用自疑作疑仙賦惴者不言仙益忠乎傷
肘舍生以學之者也苟異於彼宜無害賦曰

噫噫仙乎為有為無為天之居為地之廬為山之固為
水之都為古為今為智為愚為榮為畏為肥為膻與人
類乎與人異乎將天下之利乎將一身而已乎既匪聞
而匪見我焉知其所如繄我之生卓犖瑰怪地氣殊絕
神依合會導愚心之超躁紀古人之畛界舉或無高博
或無大厖豹天之遺音宣慶雲之凝彩意靈物之所佑
幸達成於當代難得而易失者時哉青春走乎責受催
衛金丹而不售撫道殫而衛哀然則何為而生何為而
來已矣夫高高降神生申甫收拾中興謹聖主長度入

子既守壽春覽郡圖得八公山故老爭言山上有車轍
馬跡是淮南王上賓之遺耕者往往得金云丹砂所化
可以療病因取班固書葛洪神仙二傳合而質之嗟乎
人之好奇而不貴實也尚矣而洪又非愚無知者猶憑
浮證僞況鄙人委巷語耶作詆仙賦

惆玆俗之鮮知兮徇悠悠之妄陳常牽奇以合怪兮欲
矜已以自神操百世之實亡兮唱千齡之僞存彼淮南
之有將兮固殊刺而殞身緣內篇之丕誕兮眩南宮之
多聞謂八人者語王兮歷倒景而上賓餌玉化之神藥
託此語乎青宸王負騎以帝虎兮又見誦於列眞雖長
年之彌億兮舁幣俚而念愆念斯事之吾欺兮斯反復
乎遺言號聖仙之靈棄兮宜常監德而輔仁不是察王
倍責兮運引內於天門已乃悟其非是兮胡為賞罰之
汾紜宰仙者之回惑兮無以異乎常人圖為墟而嗣絶
兮載遺惡而不泯故盛傳其遺金兮證跡石之餘痕武
安陰語而前死兮更生僞鑄以贖論彼運詐以罔時兮
宜自警於斯文

栖霞賦送道人還山　金趙秉文

粤有人兮棄芳華跡城郭兮志煙霞賦言歸兮杳何許
蹇遲迴兮徒延竚貝闕兮珠宮撫滕上兮絲桂高情兮
天外歸鴻靈宮兮王紀玄都兮寶藏祝君王兮萬壽侍
玉宸兮天上辱莫辱於多云樂莫樂於無求望白雲兮
歸休三年胡為兮此淹留朝游兮山南暮游兮山北徙
倚兮亭上聊逍遥以終日日坐兮清暉臨深兮翠微西
山扶兮曉釀秋水樂兮朝饑山近兮多雨雲昏昏兮承
宇煙消兮霧散見恒茂兮遠樹斷兮天開鴈翩翩兮
南渡忽人歸兮鳥盡但空山兮日暮日暮兮浮雲滋目
極千里兮傷心悲山中人兮歸來白首不歸兮何時亂
曰山中人兮煙霞宅翠羽簷白玉額有友麋鹿兮侶猿
鶴飲清泉兮坐白石山中人煙霞未青天成幄白露成
帷風為襟兮月為佩挾清暉兮遨嬉忘歸山中人兮煙霞
詔異落手兮酌毫舞蓬萊山兮在何處乘清風兮欲
歸去

望洞雪燕賦　明　宋濂

伊空洞之拔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旖縝其盤空兮蟠
鬱氣之葱紜章貢挾以北流兮會土脈之滋腴穴遥通
於龍翕千勢蜷亘於巒孫信地維之奥宅兮為靈眞之
所都則有白鵬羽人黄堂丹士開王為房鑄金成泰仰
高帝之布帷燒赤霞而啓筒悼下土之塗凌剛風以
遥度惟彭城之仙子兮式嗣柯之遺軌謂靈奕之可觀
子意翻翻而遐舉兼翦鹿肌之花屨約芝田之蕊巾割
湘雲之枝磬點彩鵲之尾傷胡麻之未飯愛白石之堪
煮踰洞真之石扉借修月之寶斧期緼笙之下臨兮庶
綠文之可授於時玄冬居朔氣交水腹堅金華高二隹

夜語獨鳥畫韜莽六花之聚白合溟涬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闢太素之神苞奪人目精兮若流汞翻空而承定一白無地兮如燭銀炫燿於霜皋瓊林玉樹璧穎聯綴於晴梢乃陟瑤磴乃佩冰樾條柯頓亡於春煖鶴巧級於膚中寒而生鮮指屢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采方長不折王屑隨聲而輕隨霜莖倚雲而初積東以九真之赤藤附以千年之苓晞既逍遥而詠歸忘蕉鹿於今昔歌曰我采橉兮太濛之野萬樹玲瓏兮玉光照夜孰能相從子與電莊而俱下於是築石竈繙金經養神火鍊黃寧汞生水虎之窟鉛出火龍之窩液承太一之珠機運元華之精憑添坤之計券植鄧鄂之丹城建伐毛而洗髓攻險樂而陽凝種芝於瓊玉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袷佩於椅門集鵷鷺於王廷白簡霜飛纁衣春明近一出而待斧使九夏之生冰定乘風而來歸寸於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寸遠真凡之異捏王若西鄰之子沈酣籍箪屏龜香曙笙火花春禧陌舞楚娥館歌秦黃塵遠南華之夢敲屐嗤東郭之貧樂鐘鼎之遺豔厭煙霞之近醉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熟齊出處於一途肯變志於屈伸世續紛兮麗以新蠟代薪寸傷芳辰翻海水以爲霖兮曾莫灌夫游塵孰不化爲胡蘇寸依華棬之飛文丹琴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樵歌之遠響兮寄

綠綺於秋旻歌曰若有人寸在蘭屋止白虎爲使陟崇墀止皓羲迴駕敬天範止虛白內朗絕纖瑕止仁斧義斫龍鉏鳴止鵝膏亟施痂弗形止翦彼薪樗扶松柏止養賢大鼎熟以烹止天下爲公大道行止迺風屹立思盈盈止

滄漠賦

明 張宇初

粵太初之冲漠兮紛萬彙之資生發混沌之始鑿寸列儀象以爲經根動靜而始畫兮進奇耦以五行曰圖書之是則兮立三極以權衡時俯仰於浩渺寸互消長乎生成維二五之妙合宛厤環樞而內凝絪緼以埃壒寸煌煌而惚恍莫虛靜而恬通寸求玄珠於象罔湛一泰之空曖寸儼雲蒸而霓朗抱規中以潛淵寸廓淳游以洞灌旋乾坤之復始寸協降升以轅轄曜陽谷而適皇羲之晻曖寸御六氣之豐蔚貫離明以實坎晦寸乃弭節而運一息何周始之無端寸曰宿滿而有冷期莫厚而退舉寸由乃味乎諮眞松喬矯而壽考兮奚稽柏之與鄰彼豈信儉生寸潛崖谷之藉辛志冰霜之高節寸眇幻有若漏塵豈紛華之謂美兮滒靡微何由論慨予生之蹇鈍寸徒留志乎昔芬漫先訓之紛糾兮愧余中

之莫伸怡徜徉樂大化今蘋蘅橘之隱淪棄記說而釋
策今叩鹿鳴乎閶津絕桑濮之螢嘒乎大音浩乎若閒
胡康飽之見實乎又何顧乎商敦慨枘鑿之鉏鋙兮若
胡質於蒿薰向可春雄媚乎每希榮而欷悴執不固乎
異操兮仰老列之猶貴伊揚雄之守玄乎且美根而密
之矧屈子之遠遊兮亦中存其瀕氣潛沈淵以虛待乎
聊歎鑿而徜徉遠炴燎觀隅隈兮宜殉潔以蟬蛻惟賈
誼之哀鵩乎了死生以委慮歎若遇厥泠風乎造列缺
之何繫外爾躬之附贅乎豈為物之蠢蠢薄晨星之寥
落兮徒餘光之衍漠悲埃塵之阨陋兮獨惶惶而憯惻
翊蘭佩而欲遺乎寒薜帷以寨釋睎芳蘅之欲追乎邈

高蹇而咋咯餐露華於菊英兮感貿盛而形踏齊物我
於稀米乎曠寥達而莫拘仰威風之高翔兮曷德輝之
惜還璧啟篋之陛躅乎騎轀而靡軼將求之以叩丹
丘兮詎知無言之玄默

陳眞賦

明 蔣德璟

削慧館眞雪貌鳳紋衫舍蕉氣展嘯松根饑煮石桃簡
香味勺金母不知以兒倫閒挑解人言此客仙半笑濮
狂冥美安汗漫跨雲倒迴羣星暗換或誤蟹熊亦謝癡
鶴夷然當之似誘還讀遂乃荔柯結幔蓮花洗杯空青
琳詰瑪瑙雲開勞日組月吸雷拘雷方暄一哥皆別還
來糅丹為飯伏氣成胎常西方朔倫非仙才若夫食螺

就空便了亦去四無人聲惟石與樹嶺似鷓鴣洲如鸚
鵡亦復晉儂不如箕踞念古高民有名無事精以實身
緒為衆茹寧能上天子軀生翅新儂位卑骨傲難侍石
桃點頭余亦徑醉

廣宋宮賦有序

明 汪仲賢

按唐逸史異聞錄所載明皇遊廣寒宮事語多不同然
皆怪誕不經之辭也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則有可推
者蓋日陽精也主乎離月陰精也位乎坎日月運行而
寒暑生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次生寒而得名也歟世
言姮娥居之者豈亦以陰柔為陽剛之配故有是說猶
乾父坤母之義也歟故託為奉娥之辭作廣寒宮賦

夫何素娥之逞媚兮爰託身於廣寒質圜圜而外融兮
心焚焚而內安念蓋宮獨弘敞乎匪刻構與丹樞互青
雲而上寢兮棟虹而中橫靈星外峙兮泰階前平并
木東杭兮兌金維蒼桐墅壑以交映兮垣墉周乎列星
豈工師之巧思乎惟太一之玄精虛豁洞達兮晃朗宵
窗照耀無方兮高明有容規天以為度兮環凌以無疆
炯素肌之瑳瑳兮流光芙獨處此中宮寧感
四時之代序舍柔安而溫靈德乎朝晦藏而宵暗月兆
譽而胎魄充兮識盈虛之有數鷖爽籟之潛發乎向清
颸以延佇露方瀼瀼呈白兮霜又凄其盈宇盼圓靈既
雪凝兮顫柔祇復冰積甚兮光以無眠兮含聲輝而欲

滴何默默而靡言今悼羣類之生生粤陽明之和煦今
亟陰翳其焉成志專專而靡他今物已遂而居貞豈宮
居而寂默于不貌飾而情更慭長位茲北坎于配離麗
之明明彼晃曜與桂樹今固無取乎此也幷玉曰之玄
霜于執謂長生而不死也昇妃窮藥上迭今既慭謀而
匪經啓皇託以夜遊于誕惟歎夫童冥僞極一理於天
人今信吾廣寒之有徵辭曰日月運行寒暑生今一寒
一暑歲功成于配日惟月秉陰靈今厥靈伊何匹妃惟
貞兮父乾母坤柔順以承于位坎處中厥宮實名于內
宇不渝蘊玄之精今洞濟六合德耀斯宏于嚴渠娑容
夜堙秋凝兮特歎廣寒懸象著明兮

鹿苑賦

高允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照大明
以御世瀰靈夜以淪沱扇仁風以迴被暉姬文而築苑
包山澤以開制植羣物以充殆寫四民之常稅暨我皇
之鑒統誕天綱之明獻追鹿野之在昔與三尊之高義
振尚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
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冥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
即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絙飛梁於浮柱列荷華
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暨對跡道
場之塗迴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實靈祇之協
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昌仁開重門以通往澄澄

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蓮花樹以芬敷滿醴泉之洋
溢祈龍宮以降雨俾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
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藏之洞
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
雞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晦而逾顯伊皇輿之所
幸每垂心於華園樂在茲之開敞作離宮以營築固夾
墟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
目玩藥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耆耆年以廣德樂生
生以延福慧愛內隆全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
諮賢以問道詢茍莞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
致謁奉請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
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緝雲之
上升沐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萬俗涉玄門之幽奧禪
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
鎮躁覩天規於今日尋仙哲之遺詰悟二乾之重陰審
明離之並照下享靡於兆民上克光於七廟一萬國以
從風總羣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永揩心於冲妙夫
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遑遑逢捨桑之始曙願衰年以
懷傷惟負荼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自著

淨業賦有序

梁武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并獨往之行

乘任縱之心固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
百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昏虐下墜奴亂君子道消小
人道長御刀應敕梅蟲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
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
服不定示見無方於時蹇小疑其神異乃爵之華林外
閤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
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戮之害功臣受無辜之
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主尊極用其詭詐
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
纊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
百姓懍懍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

報酷言奏及至於弟姪亦惟其禍遂復遣柜神與杜伯
符等六七輩使以至雍州就語軍師欲見謀害衆心不
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貙虎器甲精
銳君親無杖便欲東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羣小畏壓
禍三不弔況復奈豎乎若默然就死爲天下笑俄而山
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
然大號建牙竪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移永元二年
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翳漢竟陵太守曹景宗
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
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艎前義等孟聿事竝
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尅定江州降款始熟田

胄望風退散許李諸士猶首歸降獨夫旣亡公生殺
息便欲歸志園林仍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
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
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
作賦曰日夜常思性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
不終負扆臨朝冤旒四海昧旦乾夕惕若厲朽索御
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
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
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
朕君臣義已絕然後埽定獨夫爲天下除患以是二塗
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寡宰衆

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
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畢至方丈滿前百
味盈俎乃方食輟箸對案流涕恨不得以及溫清朝夕
供養何心獨甘此膳且爾說食不啾魚肉雖自內行不
使外知至於禮宴羣臣飽腸按常茶食味習體過黃羸
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腦孔彥穎等屢勸解素乃是忠
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社稷有云劑
心攪地數片口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
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復
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於時四體小
寒二月印劉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

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
澄之云官昔日食飽那得及今日食飽菩提舍笑搖頭云
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於時久不食魚肉亦
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痛華默然不言不復語問
猶令爲治劉澄之處酒飽菩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
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爲方不服醫藥亦
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障既不
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
解悟從是已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
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處外物以動欲心攀緣
而成情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
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騁目隨色
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翫七寶之晶瓏
著華麗之窈窕耽治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
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
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
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
尋或亂情而惑慮或惱耳而埋心至如香氣酔起觸鼻
發識婉孌追隨氤氳無極闇靡爽飛如鳥二翼若渴飲

毒如宍被刺舌之嗜味聚塵無有大苦臧獲莫不甘口
啜食衆生虛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惇亂明行罔
慮治身之受賙以自安治美目清揚巧笑蛾眉細腰
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澤酣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
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無邊塵緣善想旨起惡詮如是
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俱
老隨逐無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
終不能改造否相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
虛枉令踈實橫死妄生神祐以治福社前輪折軸後車
覆軌欲國禍家亡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已皇天無
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與不取不受不貪

如王有周如竹有節大矣哉之在也若芳蘭之生春淤
泥不能污其體重香不能變其真露霑集而添流光風
動而生芬多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
違自與道而爲鄰見淨業之爰果以不災而爲因離欲
惡而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惠累已除障礙亦淨如久登
水如新磨鏡外照多便內見兇病已除客塵又遣自性
三途長乖八難永滅上善既修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
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持操如石投水莫迕於心心清
冷其若冰志皎潔其如雪在欲結其既除憒憂異其亦
滅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而永別覽當今之遒小想後
來之英童懷荊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存躬修聖行其不

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
強而梅勇乃道勝而爲雄

玄圃園講賦

曰天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感信昌符
之在焉於是上照天下漏泉輸国之氣吐煙日月之景
揚圖乃聖武之龍柔載爲宗於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
長發而明社若重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
列曜播洪鐘於脩雅去茲永福來即東朝文物是紀聲
名是昭發玄章於秘績靡青綖於翠翹鑒約那而垂藻
茄和鳴以承籌載錫其光令聞令望容情惟悵讓嗇庶
庠性與天道言爲琁璿亭詩史遑集禮易翔翔義華各水

降升工則青雲升氣雲霞發彩金華琳碧燭銀硬石藻
玉蒲白井瑕流赤屑以玉樹蓮蕊紫桂香楓篁箭含仁
桃枝育嘉妙草的蒙靈果垂葵長卿寒翠簡于秋紅蕖
戴雲而吐雨木鳴佟而起風中有蘭渚華池漾流湲淳
激水推移頻望杳冥倒飛閒之嗟峨漾釣臺而浮迴張
翠帷於鴻船迎引旅於雀艇鳥則杉雞繡質木客錦章
戴勝吐綬鸛鵲鵠鶴香鷺鸞紫鸞鵠鵝鴛鴦風鳴日思高
廣浮長內則錢荇菱華出蓄散葩建律玩巨石潰滄碧砂
雜筵比目累綺紅蜆漂青綸之裝折蕩碧組之纂夢銅
龜受水而獨涌石鯨吐浪而歘華所以結園築之壯觀
新芬像於此部於是清宮廣闕宿設宵張華燈增耀火

事其職賦金相模玉式世既開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壽之域矣將奉瑤宮之軟陪雲樓之載福穰穰委如山長莫長永無極

修心賦有序　　陳江總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於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處昔莅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詒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陵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消日月曉脩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筆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固可知矣嘅泣滿翰豈勝營結

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槩焉

嘉南斗之分次牽東越之靈祉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紀蘊大禹之金書錫暴秦之石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閒筒信竹箭之為珍何砥砆之平值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實稼章之舊國成黃金之勝地蓬寂默之幽心若鏡心之遠尋面曾阜之超忽遍平湖之迴深山脩徑寒水葉浸涯挂猿朝落饑鼯夜吟果叢藥苑桃蹊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遭迴面江源之重杳泛流月之夜迴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噪雨鳴林而脩颯鳥稍稍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通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

喜園迫遷樂樹扶疎紆行藉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庶幾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暫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愁如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已鐘風雨之掩霧僊雞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接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私自憐其何已

孟蘭盆賦　　唐楊炯

粵大周如意元年秋七月聖神皇帝御洛城南門會十方賢衆盆天子之孝也渾元告秋羲和奏曉太陰望于圓魄皎閶闔開兮京風嫋四海昏兮百川晶陰陽肅兮天地眷陬離宮清重閒設皇鄙張翠幕鸞飛鳳翔暎曜俊傑雲舒寶筵布翕赫忽霞陳法供紲孟蘭壯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青蓮吐而非夏赬果搖而不寒銅鐵銀錫琅琳琨珬吠以甘泉之玉樹寘以承露之金盤寔章三極儀形萬類上寫廓兮法天下安貞兮像地殫怪力窮神異少君王子喬曳若來王女瑤姬翩翾蹤今必至鳴鸞鶴與驚鶩舞鷁雞與翡翠毒龍拏兮赫然狂象奔兮洗醉怖魑魅潛魑魅離婁明目不足見其端倣匠石洗心不足徹其奧秘寶紛紛氛氳三色成文若榮光休氣發彩於重雲備衆象煥煥爛爛光洛旦若合璧連珠耿耀於長漢大其遠也天台鬱起

繞之以赤霞夫其近也削成孤峙覆之以蓮花晃兮瑶
臺之帝室施于金闕之仙家其高也出諸天於大梵其
廣也遍諸法於恒沙上可以薦元符於七廟下可以納
羣動於三車者也於是乎騰聲明列部伍前朱雀後玄
武左蒼龍右白虎環衛亞羽林周雷鼓八面龍旗九旅
星戈耀日霜戟含秋三公以位百寮乃入鳴珮鏘鏘高
冠岌岌規矩中咸容裔無無族兼無錯立若乃山中禪定
樹下經行菩薩之權現如來之化生莫不汪洋在列歡
喜充庭天人儐而同會龍象寂而無聲聖神皇帝乃冠
通天佩玉面冕旒垂目紘纊塞耳前後正臣左右直史
身爲法度聲爲宮徵穆然南面而觀矣人伎初會四

影高懸上妙之座取於燈王之國大悲之飯出於香積
之天蘭藍寶味舍衛金錢麨爲山兮酪爲沼花作雨兮
香作煙明因不刹大福無邊鏗九韶撞六律歌千人舞
八佾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麒麟在郊鳳凰翥日天神下
降地祇咸出於是乎上公列卿大夫學士再拜稽首而
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散元氣運洪鐘斷鼇足
受龍圖定天寶建皇都至於立宗廟乎圭臬纘楊文楯
山藻藻棁昭穆敘樽彝設以觀嚴祖之耿光以揚烈皇
之大烈孝之始也考辰耀制明堂廣四修一上圓下方
布時令合蒸嘗配天而祝高皇孝之中
也宣大乘昭聲聖光祖考登靈慶發深心展誠敬形於

四海加於百姓孝之終也夫孝始於顯親中於禮神終
於法輪式蓋美矣周命維新聖神皇帝於是乎唯寂唯
靜無營無欲壽命如天德音如玉任賢相惇風俗遠佞
人措刑獄省遊讌披圖錄損珠璣寶菽粟罷官之無事
恤人之不足鼓天地之化淳作皇王之軌躅太陽夕乘
輿歸下端閨入紫微

興唐寺聖容瑞光賦 以天生聖人相輝映爲韻 唐 李子卿

中國之至聖乎西方之大仙凝旒爲出代之日立極是
分身之年不然者何以垂其拱而鏡清四海建其像而
燭耀三天故知有相無相而與合冥聖後聖而兩全不
儀形乎何以表三身之義不容範乎何以寫萬人之意

乃命鬼氏立法冬官蒐事寫真於會玉之庭鼓鑄於布
金之地炎帝司火飛廉扇吹九天下觀百神勞伺聲激
射氣思凌殺商而風雷忽起而雲霧蒸波旬下回祿
昇榮寶刹炉金鑪忽見遥而泉噴遂煙消而氣昇圖相
筑闕謂太陽新吐真質山立乃肛凝初凝怡然花臺耀
此金容臨容若動慈眼如睹清淨而青蓮始春圓明而
白月新靈光然照夜瑞有應於周王像乃見時夢言潮
於漢帝既營珠額仍輝玉毫見之者宜知極樂之近仰
之者誰識須彌之高心遂得於真正身豈有於塵勞乘
流者於焉捨筏滯縛者於此操刀夫其發靈光凝瑞相
異色傍射清暉遠暢陽烏自耀於暘谷之中燭龍滅燄

於鐙山之上自有頂而咸靚歷恒山而遠望赤光照室而多慤紫氣度關而應讓於是百辟奔走萬姓知歸佛慶而香雲自遍著人而花雨如飛莫不請施璎珞願解寶衣期誓心於相好聿求福於光輝由是我皇之作也與聖同軌與道合踰降其象使天下有所觀播其光使天下有所睹不言而人化不欲而人足泛今整潮之濟巨川煥乎重昏之照初旭至矣故法王之教將萬代而嗣續

招隱寺賦

唐 劉乾

其始穿竹田以行崎嶇詰曲十餘里而後至草木蓊翳猿狖下來空谷無人水流花開寺門東向趾古構新茅

茨接於碧天畫棟見乎蒼山澹乎吾慮凌影空乎人心憩予何來之晚也寺之東南山氣森肅泉名虎跑石泓萬斛色若潰藍聲如裂玉下注三坎雷奔雪輾匯崖赴壑而不危附川到海而氣足嗚呼奇哉古人之文流出肝肺混混而不竭者甚有似於斯而今也不在於僕舊聞有昭明太子此曾養晦讀書於此安得起九原而與之言哉忽然天風吹衣林木清肅仙邪鬼邪萬竅怒呺之驚氣吐白虹之飲滄海神火之晶燭大千而洞毫髮衛龍象而蕩氛腥涌舍利於支那之國燈珠現於不夜之城神五色於變幻噓七寶而寒腾洗然蓼於太一尊之如龍悅鳥語之禪味悟我生之無始舉佛書之揭諦

波浪將警覺而靡醒惟菩提之見證開覺路於光明一燈一佛無滅無生萬燈萬佛無量無垠瑠璃為地日月為莊社羣蒙之業障界炬火於迷暾化外內於明微冥萬類於清寧若乃光照忠賢之臆輝生詞客之鋒幻致文殊之現欽迷王謝之蹤靈光亘於千古流轉託於無窮山川炳其精采元化混於濛沖曖茲燈之傳度溢上乘之攸宗剖慧珠於淨土開明鏡於頂空挹回光而索照曠萬象於虛中借玉毫而燭世期了悟夫玄同重曰江之與今卷阿興之流于迴波表中流今浮圖冠人天今崖域參實炬于森羅散天花今瓊波照迷方今消羣魔集金仙于贍蒲陀桑田海水于若何法輪旋轉今萬

勒不磨

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七

御定

旨編纂

覽古

登臺賦 有序

晉 陸 雲

永寧中余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乃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今冀聖宰之威靈肅言詞而述業今乃眷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今登崇臺而上征攀凌坻而遠睇今迄雲閭而少萼爾乃徙倚丹墀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翮嘉生民之豐贍今望天晷之蒼蒼歷玉階而容與今步蘭堂以道遙登紫庭之芳塵今駭洞房之迴軨聲迢遞而遄征物今傾寇冠率而凌霄曲房榮而窈眇今長廡迴而蔚條於是迴路遠夷遂宇玄芒深堂百室層臺千房闢南牖而蒙暑今啓朔牖而履霜遊陽堂而冬溫今步陰房而夏涼萬舍委蛇於潛室今警風矯翼而來翔紛譎詭於有象今邈悠忽而無方於時南正司火朱明幣遂縣車式徐曜靈西墜暑乘陰而增炎今景望淵而眩昧玩瓊宇而情厭今覽八方而忘忽銳隨雨館之常規今鄰鳴鵠之嚴節仰凌晞於天庭今俛旁觀乎萬類北溟浩以揚波今青林燠其與蘇枝條細於毫末今視嵓畢乎覆簣於是忽焉俯仰天地既翕宇宙

同區萬物爲一原千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日彼區
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令何求
而有質於是聊樂近琉溥言徜徉朝登金虎夕步文昌
綺疏列於東序床戶立乎西廂經駘盩以披藻兮揔芬
馥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兮悲昔人之云亡馮虛檻而
遠想兮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歸泰
登之有情兮惡荆臺之忘歸聊彈節而篤言兮長辭逝
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廢興而永懷隆期啓而雲
升逝運靡其如頹長發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龍飛
兮踰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欽若兮鑒靈符而告禪清
廟以觀厚人之澤以爲侈靡斯實累之水悉人之力以爲榮觀
卵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俚語有之曰川竭則瀆月
盈則匿善歟由已吉山何常劉諒主之賜劒若步川兮
無梁以禹稷越以木霸越以木霸而受狹客自南鄙觀
乎二漢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庇目於寥廓曾藹然而
參雲聽逸度而冷故克慮而爲鹿而爲羣高天放曠平湖爽
籟爽爽林興花花極浦悲旱鴈於海風嘯寒鳴於江南
況復閒柔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蕙亂秋思芙人
兮何處獨慢邪兮竟誰從名遂以身退顧與范子而同
舟東吳王孫有睟其容用少爲唱曰中心不必兮子音
何爲懷直道而踈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以訊跡旦
垂釣於江濱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花園之不及冀來
人之與歸者也

登姑蘇臺賦

唐 任公叔

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
興亡余小子不敏嗣守斯職既以身濟洪流又以辯
覆軌乃憮然而嘆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今踰時感斯
宇之基爲洛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押
主中無霸王靡戎振旅始闔閭以信威終夫差以極武
左與勁越同壤右與強楚爲鄰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
暑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雹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
板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范中天而特起因土累以臺
高宛寂立而山峙或比象於亟廬之峰或倒影於滄浪
之水悉人之力以爲榮觀厚人之澤以爲侈靡斯實累
卵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俚語有之曰川竭則瀆月
盈則匿善歟由已吉山何常劉諒主之賜劒若步川兮
無梁以禹稷越以木霸越以木霸而受狹客自南鄙觀
乎二漢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庇目於寥廓曾藹然而
參雲聽逸度而冷故克慮而爲鹿而爲羣高天放曠平湖爽
籟爽爽林興花花極浦悲旱鴈於海風嘯寒鳴於江南
況復閒柔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蕙亂秋思芙人
兮何處獨慢邪兮竟誰從名遂以身退顧與范子而同
舟東吳王孫有睟其容用少爲唱曰中心不必兮子音
何爲懷直道而踈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以訊跡旦
垂釣於江濱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花園之不及冀來
人之與歸者也

晉 孫楚

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以峻峙實雲氣
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於太清薄帥鄣之叢臺
陋楚國之章華邈若莞以亢極豈奉樓之能加至乃宮
觀弘敞層臺隱天伐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侵倡
角鳥鳥之聲蜕着蔵白雲之舞紛淫衍以低仰翳脩袖
而容與

姑蘇臺賦

崔子勤學少間與客游於橫山之下有臺巍然出於塵山荒基峻級高切雲間荊棘爲之蒙翳麋鹿爲之迴環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起此其遺址也余乃倚杖而立喟然而嘆曰蓋聞吳王之築斯臺也受鄰越之貢竭全吳之力千夫山吟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建立佩茂苑於長洲帶滄池以朝夕自以爲天下之奇觀也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楹白璧之檻龍蛇刻畫燦燦生輝而今安在哉於是與客傴僂而上抵其上之絕巔快四面之遐觀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水浴淼其名銷夏亭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娃之宮麾曰響屧徑曰採香者吳之別館西子之遺跡也其東吳城射臺窺視其西胥山九曲之達至於與樂有城玩華有池走狗有塘鬬雞有陂猶不足以克其欲也又修苑臺以爲娛嬉鳴呼雕楹鏤檻者丘墟之哀也九層百仞者汙池之漸也琁臺作而夏亡瑤室考而商危章華成而楚衆叛阿房出而秦人離斯喪亂之必然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酌醇醪賦珍羞置酒若淮泗積肴如山丘其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飲食宵旰於建始之殿返葬於壽陵之北旁龍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三百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衡枚仆鼓忽焉臨悵日暮而西望見松柏之成行聆歌舞之相向異哉

宋 崔鶚

宇而夜寐是以橫塘之浦僅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之築未就而句踐之城已踞於是尺矣詞未竟客悵然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邈矣悠哉蒼煙今滿目舊事今飛灰幸江山之不改今後之人當有鑒於遺臺

古銅雀臺賦

唐 張鼎

伊昔三方列峙惟魏宅中五都分設因鄴爲宮北走邯鄲南馳廊衛河澶於是聖武欽若蒞戎締經國之初構立濟世之元功受命而創洪業取威而定羣雄土德王始炎靈告終天滅漢曆圖封魏公黃星徵於分野素秋建於茅社識良日今御靈壇坐千乘今馳六馬錫形弓今張海外受金印今安天下不飭不戒無以壯哉

戰雖必克安亦有捐戰可以力勝愛難以威全撫四子
今現斷念六宮今漸連何壯圖之天闕而閨思之嬋娟
紆曲念於弊履昏戚德於繁絃非達人之所繫豈至尊
之宜然歲月其除君王安在出入三國芟夷四海號謚
殊徽質文異彩及石氏之謀帝位高歆之竊神器雖脩
舊而增崇竟移時而改代銅龍噴水似落九天金鳳銜
珠終淪五綵我君遑遑行指鄴旁弔古太息馮高獨傷
東郊道今蕪漫西原樹今微茫露窟吒今泣蒼蘚風蕭
梢今悲白楊救樓歌罷畫閣銷香胡笳亂發嚴坑鼙起摧藏
井幹滅今有遺梵殿垣毀今無華構但見蓁蓁萬林生
復看鬱鬱龍闕雨霽幽戹月哀雜狄宿莽撥骨危巢

覆墓半皋兔今拱木生寒紫陌昏今黃埃奪言人壽幾
何留光日易遒士壯以投弔衰以悲弔效明遠以作歌歌曰銅雀
蒼蒼雲古起清風切切有餘悲試憶望陵三五夜便是
西園明月時

銅雀臺賦

元 郝 經

天斷漢結誕植姦孽莫則揭曹氏猖狂銅雀
巍巢阮崑崙開孟門巖三臺見三山蔽霓斷雲縷雲襜
而走六龍折角徙覺顛地頹空碧發金鎔直外隆中壯
天骨柱天崩激千里而怒長風如此之富如此之雄石
操之心猶未充俾漢之天爲曹氏天漢之國爲曹氏回
漢之民也曹民歎漢民之宗

煜煜宮之蕾賤兒益棋一爲晉所居嗚呼天既不有漢
而誰與當有天則魏之爲魏亦昭然矣奈何
魏及不務可作真帝遺君而生拱北以漢臣欺世而死
任西乎噫欺人者不自見已不欺人人不欺已魏欺漢
作是臺而不能居晉欺魏篡是臺而不能保臺乎臺乎
果孰居乎不欺人者其永居乎

劉 詵

建安十五年曹操作二臺於鄴高入雲漢其一冶鍮爲
鳳凰置爲固名銅雀黃初元年操死臺成未十年計其
馳騁兵間觀游之日復幾何哉遺令婕妤美人朝晡上
脯糒朔望作伎樂世以操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畫家

事仆於纖悉乃平生嗜偶死見真情為其心之陋也或
者謂不然以為遺令藏其所大欲而徒及家事乃操之
微意實為漢賊而發耳此固足以窺姦雄之
心然愚以為操之不逞顯白於世久矣求九錫備儀危
諷陳郡董昭以勸進特以清議未忍遽之歲月間耳不
謂不得逞於隴漢歸未及洛而沒蓋平生心事竟不得
遂故流涕不自制而寄愛於幼子少妾焉觀其欲嘗設
妓樂及使人嘗望西陵不能割生前富貴如此而肯為
威德事乎陸士衡以為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頃於促路
斯言得之矣使其未死彼固不能忍以待其子也又豈
孔北海荀文若之清議所能劫哉作銅雀臺賦

出相州以西豫分濟洛日之榆堤青山如浪而四走分
麥田而陵陵飛鴻去而杳杳分寂人家其掩扉荒敗
磔之草生分為銅雀之故基問興廢而下馬分故老告
子以不知嗟阿瞞之鷹揚分偉一代之雄姿以迴天倒
日之為力分聚何強之能支攬英豪以自翼分才各適
夫所施無麾盾而作敵分亦橫槊而賦詩由恣氣之溢
出分傲甲兵而笑嘻搜六合之名材分起銅雀之崔巍
俯雲雨之在下分招飛仙而遇之高鳥度而畏金碧分
行人睇而愁思啾絲管於天上分天風散而浮雲悲席
不溫而介馬分曾登覽之幾時哀短日之不待分徒以
施乎總帷執姬侍以莊薛分又孰知其雄心之成欷以

公子而託人分豈願於牝嶸成妓樂以娛死魄分固
富貴之未忘豈不知在其子分誠一念之未償奄天運
之至此分銷平生於哀腸嗟後來之議論分舉不究其
所藏慨睨鼎之旋踵分曾不如鄉子之長西陵曖乎高
原分莽疑塚之蒼蒼高臺落而為土分曲池咽乎蟇螿
獨遺死之在人間分尚磨涅而不緇斯人之自樹分
固其功之孔彰何羣雄之蠭起分建業由立已之未公譬吾
身之來盜分又以摧盜而為功矧不可以控搏分未若
東子厥衷耿予心之躊躇分託餘悲於林風

銅雀瓦賦有序　　楊維楨

金華劉仲章得是瓦於思□□□□□□□□□□
背有銅臺字左右篆銘有浩劫記云艾城王文叔為洛
川守得此於灌水允謂古匪設故子為賦之
客有向唐氏甄名京自都下與會稽楊先生論交先生
曰子能高而舉去合而分愠戾雨露歆避風雲將溟泳
聖涯嚮嘯道真其出處得失之大故亦可得而聞乎甄
曰唯唯惟漢建安大將軍操恣天子威艾夷羣盜瞻彼
雒京宮室咸燒瞵茲鄴土新厥層構殆將追始志於燕
東談詩書而訓甲冑也子泥塗之人稼穡是利大鈞有
造適用於器以為大采則坯太剛則氣和我以丹鉛膏
我以火齊不剝脫不砥礪而出光登金爵翼然歆以特峙孰埃昔

高吾之承魏恩者亦不薄矣先生慨然曰與枉而撓寧直而播蹈海絶秦耕野傲燕彼臥龍所不事石蠶所不爲非許月旦所評之姦乎子不登明堂上靈臺則已而何立鼎峙乎中州冒九錫於其間凌霄漢其若此故不如監門而抱關甃曰馬既負乘雀亦告災嗟我駕侶碎碟飛灰有幸不幸瑣沉璧埋解予逃難設何取材陵遷谷易甘遯不諧趙八百其曆而起我於深水之涯太守拾遺如獲渭潭太史審象如見傅巖青黃溝斷律呂爰焦千年瓦礫一日瓊瑤陶弘通誚摟滿絶交歎者包羞端眼獻嘲直等如社飲鍔淬鉛泓然所藏咳唾成章誅姦不死發德彌光非吾斯文之一大昌乎先生啞爾曰

大節一折萬事瓦裂雲斷其侯蘇竝其別吾子既創高危宣悟明哲毀券削名堅照食潔又何聘凡席之貴貧筆削之直老忠義之研磨將何辭於孟德子殆爲銅臺之罪案於顯獨無泚而面獨無墨乎甄色如土不敢作聲扣之復鳴曰甄實頑鈍未周規矩多壽斯累憑壁而賈閱西陵之傳舍僅四紀而弗有含金筆之仙伯復流落乎誰手忽暗投乎渠儂孰爲漢而爲玖分甘與破甑同羹而老麴同朽投膠漆以自堅又爲卯金氏之友也先生蹙然曰汝補漏於一方孰與同文於天下也賣恥於故國孰與尸解於九土也取笑於騷人孰與忘言於老圃也義士絶餐孰回西山故侯不名孰奪東陵爲子

計著野雞拔尾林鹿悶聲又何起鼓足於半士志折脅於客卿魏既失之而弗能有黃既得之而弗能留自謂求田而問舍又烏強而依劉徒知三獻以爲實未知一毀而解仇者歟已矣乎器以名而累形今名汝盜而亂實非夫人之具眼今執封緘而謝蹙豈擲地而金聲今猶未忘於瓦礫割款識與瘞文今庶還初而返質孰乃駭然而起退而徵中書生紀先生之纂述

三臺賦 有序

元 許有壬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偕明初馬徵君遊三臺明初有長句既次其韻詠歌不足又作是賦其辭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廓淑氣無長泥庭宿積

葉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軼趣賞秩事登步壹青露之芳醒從白著之佳客乃度清洹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歲庚寺乎氷井峙北舍鳳距南銅雀巍巍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歎欲法我衛不能繼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陽子曰嘻昔有途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歐則驚慶而出涕蓋人心天理之所同況怒真人而履其地因其迹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嵩已冒夏侯何稽舜載御堵咲葛如餡誑叔以疾拒客以泥睥睨一世崖然雄欺掎椅河之見異卒莫逃子將之譏謂興義以寧國致羣材之景慕

爾乃劫遷乘輿地尊天畢鼎倫攸斁大廈以隳及乎袁
尚既敗審配亦摧黃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鄴領冀州之
牧中天植不臣之基虐害幾人之稱王乃居之而不疑幾
簒幾杼成茲崔嵬子午梁貫仓出仓奇三山鼇戴雙闕
鳳飛連甍複道相爲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
熙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
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十眸羣萬景於一時卷山河
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倡酬諏咨登高能賦
家有陳思父子故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撫
冲弱之季豹顧施孌之蛾眉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之
漣洏痛富貴之長違盡露其情狀彼一牀之八尺容

幾許之總倦要肘糯於朝晞旒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
遣履詛槃瑣瑣於屬纊其橫槊賦詩之雄發壁載后之
威奢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伐不蓋獸定於主鼎鎖譜
嬪於幽闕望西陵之若存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
愴霜鴈訴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絲急管
其間不間事往迹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
欲媲槃萬年之爲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恥
於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爲趙燕韓魏齊之張本固之增
修重困乎吾民幸疊嶂之不鏟俾秉惡於無垠今吾與
子效小兒之擘劃申欺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胷
中之磈礧且以酔漢室征西之非軍魏家創業之武帝

子以爲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
酈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貰矣然詠則以心論言
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
唯有社康於是引滿擐壺與盡而返回望三臺渺蒼茫
乎醉眼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唐 張 式

燕昭以齊魏黷武楚趙專征地僻援寡城孤勢輕體未
遑於安席心每寄於懸旌外務嚴以示懼中旒慨而不
平欲羅天下之彥總海內之英爰築臺於國以尊隗爲
名知夫喬林之木可選他山之石可轉將在物之非珍
謂求覽之不顯苟白駒之可繫且設而

臺實招賢之餌空悲霸業之雄不覩溫觴之自異乎哉
歷萬古而共觀信諸侯之一致後之君但守燕昭之位是以千乘雖貴一士雖微必禮之而後為用必求之而後能歸不可誘之以利不可劫之以威固酌古以遒意惜臺平而事非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唐 獨孤授

戰國之分裂寰區境削兵抑者不惟燕乎昭王乃畢身以勤德懷霸業之遠圖伊取士之或異及成功而莫殊抗珍臺而臨稷石廟賢略而走幽都表之以高居尊之以厚禮曷云成土木之弊適以備股肱之體於是雲連山峭穹崇窅窕架块圠以上馳飾金寶以內照泛易水之深景蓋思潤屋之謀實不足貴遠得利國之

斯賢豈能輕所以士爭輻湊而取重時之德美傳萬古而罔窮清是則成於俊上符於臣節崔嵬下瞰於王道非昭千乘誰文侯忠良為心未敢一言得乎有虞信為所謂南金置而非重北方何而自強來側陋以崔至歷磻道而可常乍滋天風還如斯地之簪斜臨鄴邑更刑有準聲教可則若周室之稱電似殷器而在宗可仰權策實自於一夫綱紀更張威刑遂加於四國豈比夫鉛崔矣於魏日棄華侈於秦時顧沒雪之不若積瑤而方之今與燕非匹惟唐接踵康衢絕扣角之詠反商誤笑之豈梏賢如可得下白屋而寧辭故九

黃金臺賦

元 楊維楨

懷芙人兮天一方曰燕然兮故邦耿寒照兮析木黯雲無兮武陽瞻崇臺之千尺兮敬弔昭王南山松柏兮度材孔良載拔載掇兮築兮厥土燥剛上干須洞兮下鎮鴻厖出沒塵霧兮蔽虧景光增黃金之改觀兮徵具瞻乎四旁吾不知壯麗之所出兮曰聘士之皇皇嗟甘棠之手孫兮胡蔚蔚於蠻貊鍾嚕之之遺禰兮受強齊之控扼嚆若巇虎干威若雷霆吾沖之嗣祚兮哀力單而勢輕弔遺黎之疾苦兮衛前人之憤烈思英雄以共奮兮庶國恥其可雪千金一鄒兮聘庶之珍尺璧非寶兮寶於仁人市遺骨以招駿兮繽龍媒其奮趾劇不名而自至兮鄒聞風而亦起殺妾質以駿奔兮爭來輕於千里蓋一試之感激兮固非黃金之所餌也寶鼎九廟兮金城四壁大邦懷勢兮小邦畏力振吾旅於臨淄兮迫窮寇於寧臺兮故鼎返於磨室洒九京之宿憤兮誠一時之偉績也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兮瑤臺以侈亡雲夢蕩千騎盤兮姑蘇爲乎內荒戲馬都於刓印兮銅雀泣乎分香哀章華與望海兮踵神明與相梁編以金玉兮絡以綺組羅列乎林兮錯落乎國國士一空兮禍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兮增激古之慨慷去千載如一日兮今金之臺至今其有耿光嗚呼噫嘻望碣石兮山蔓蔓涼風蒲兮易水波訪故址兮何在招望諸兮不來徒高臺之巍巍兮曠千古而可懷

明 劉定之

金臺賦

眇平野之坡陀鬱孤臺之峻起無置金之遺藏有定鼎之雄峙匪偏安於一隅實建極於萬紀但見夫天垂蓋以覆迓荒日碾轍而行高軌軫太行以右盤面長河而東委參差繚繞萬雉之城兮附以民居之蜂蟻嵯峨巖巖雙鳳之闕兮守以周廬之虎兒煌鉉晶熒樓殿之入雲兮盡文疏而結綺玲瓏雜沓車蓋之滃霧兮悉紆緋而衣紫振勝地之麻常兮今既足以踰初而賢哲之總會兮彼亦奚能望此偉燕昭之好士兮亦戰國之賢王思攬英而結俊兮期財富而兵強崇九仞以立館兮傾半鎰以承筐是宜其光用啟而昏烈光然吾考其所薨今豈相文之裁方役靡生之白骨於蓬蒿之墟至今咸趨嗣而命駕信望諸之材武兮宜取威而定霸奚君臣之齟齬兮卒委去而生幾虎爭而龍鬬兮競陵奪裹遲終不免於督亢之畫較其所建立兮亦不足爲管晏之亞噫嘻兮可遠想而長嘆哉光岳之合而分分而合英雄之生而死死而生幾鴉噪而狐鳴金臺兮顛然礙湖風映夕陽藤蘿挂苔蘚荒以閟此世之茫茫迨夫道泰時寧乾清坤厚堯舜文武於焉握符闡珍周名臯夔於焉鳴玉曳綏德與臺尊業與金富而凡覩光之士擢秀之駔皆欲仮日月轟

雲[illegible]但使斯景託墓寫丹青之手吟咏宮商之才也哉

問津臺賦　唐　鮑防

惟歲臨乎甲午余經參以遊陳見歸然之故臺沒路隅之荒榛側聞夫子於此問津政問夫子何負於人栖栖夫子魯不容身乃洸然而出涕耶託離以自申玄黃之初萬物爲銅形象既著造化無功匪伊無功不宰其中禮樂之初崩壞未正詩書既出夫子無命匪伊無命不耀其聖向使魯同季氏齊等田常貪浮雲之不義忘夕露之浚濩豈無十室之邑亦有三家之堂奚自衛而反魯每困窮於路旁浩浩其天茫茫其野遥不見於文武遠不違於虞夏彼通津與九道故無得而知者已矣夫于時乎時乎逝皆鳥獸之群混異沮溺之徒霜雪昏其大澤荆棘蔽其通衢撫川陸之嶮難憫人世之崎嶇方太公迷殷遇文王伊尹迷莘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處昏濁而遂七永追想於遺跡遂投弔於寒荒

望思臺賦　唐　陳山甫

漢武帝以惑亂生聽衛太子以危疑出奔始誤誅諫之巧長遺覆育之恩高臺有悔過無門裁裁九層已斷興哀之目眇眇千里不歸幽憤之魂嗟乎望以窮高思以及遠爲父之慈靡及恨而莫失爲子之道既乖慙而勿反當其版築初設土工畢脩旁窺日轉下視雲浮所

以取其遠無不鑒近無不周芳宸表於曠望表玄思之殷憂豈比夫相梁爲耳目之亂通天窮汗漫之遊流盼無厓增懷永久意來思之可待念追悔而終不事殊子仗空引決以自傷跡異申生諒爲孝而何有悲夫見危致命有去無歸誠一朝之忽斯極豈三年之恩可違於是跨層高之杳杳屬遠思之依依俯滂雷之音常思出隅而望斷徒勞乎積財厚地累土長空想遥遥於玄圃悲寂寞於青宮鑒失聰明將後悔而何及臺高雲漢自貽咎於無窮原夫義絶君親禍由臣僕致兩傷於疑忌在一言之所黜是臺也可以申鑒於後王豈徒處高而

縱目

望思臺賦　唐　蔣凝

路入湖邑臺名望思幾里而雲瞻累土千春而草沒餘基仙掌一峰遠指江克之事黃河九曲旁吞武帝之悲昔者漢祚方隆皇綱失理因巫蠱之事作有證邪之禍起宮中既得其桐人臣下皆疑於太子龍樓獲謗方備副以難明鳳闕無思遂出奔而至死保傅徒爾園陵在哉千秋感悟萬乘傷摧齊誅子糾以無道晉殺申生而可哀於是憑大野築高臺目極心存知繼體之何在天長地久庶招魂之一來緬彼沉冤登茲極望英靈無髣

驕情魂丘隴有蕭條情狀見舜井以洛嗟念嬴博而測
馆煙昏日慘全非望月之中鶴唳猿驚不在通天之上
嵽嵲嶵嵂何裨死生非唯滅天性害人情抑亦傷國體
敗家聲臨百尺以凝眸終天曷覩向九重而含恨何世
能平鉅然事出妖說妄生結搆宜北闕之聽君命奚東
宮之有私闕子臧在側折人比鄭叔何殊商洛非遥此
事亦芝芻不救往昔於今陵高谷深遊鹿而征人舉首
悲君而逋客傷心曰子曰臣可念茲而誡勵為君為父
宜到此以沉吟且王者為找中之大太子是天下之本
何周公之不法而秦相之可損吾欲碑庾園望苑使有
家有園鑒此臺而不遠

唐 陸 贄

傷望思臺賦

桃野之右蒼茫古源草木春慘風煙晝昏攬子轡以躊
躇見立表而斯存乃漢武庾嗣勳命地也然後築臺以
慰遺魂吁自古有死胡可勝論苟失理以橫斃雖千祀
而猶冤當武帝之季年德不勝而惡及浮誕之士蠱至
詭怪之巫巒集忠見疑而莫訴讒因隙而競入志嗜欲
之生疾意正詛而是罔將搜蠱以滌災統膚瘠之嘉臣
嫌何微而莫售冤蜚毒而冥伸構儲后以排斥引異宗
與睿人旋激怒而誅克竟奔湖而滅身異哉漢后因姦
邪之是訪俾家嗣而罹咎彼傷魂之冥冥故築臺其何
有嗟爾庾嗣盍入明以見志遂與戈而自棄諒君父之

世益記其意而亡其方令遥作痛亡之篇庶幾君子
何以哀斯人哉陸贄也

思子臺賦

余先君官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官彭輔碧山人與其弟
沉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學其議
論彭輔舉賢良不中弟子疑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常見彭輔
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述晉惠反覆哀切有補於

宋 蘇 過

鳩兮巽稍久而自理遷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
念君老而孰圖兮嗟内食其多齟獨三老與千秋兮懷
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沉冤
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聊或慰夫
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矣之不諫魂焭焭兮其
歸來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
高之贏系兮視其君猶乳虎胃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
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農雖殭王定
制惟愍懷之遺胙兮實迫二於漢戾顧屠后之何知兮
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祭故臣之幽契仍築
臺以望思兮蓋接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

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徐徐九疑而襄百蠻
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冀
做令鈴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
其地甘泉咫尺而不迫兮與式薇其何異一既上配於
秦皇兮又百比於言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
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於前人
而莫知後之視于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聖山之朽
骨而況於金孀之獨夫乎自今覩之三后一律皆以信
讒而殺子暖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
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主之龜策自建元
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

宋 朱 翌

孳柯川而西薄發清興於孤篷覺水石之益隘疑滄江
之路窮入壺中而天高沙煙露之混濛三老刺巖篙絕
力殆猶踞香林八節之峻而驚夫呂梁百步之洪也循
江而上古木千章山如掩扉水若奩鏡雲氣往來而舒
遲竹松聲度而悠遠而望之物象之平淡豈腴也其
下必有石蘊奇璞湖溫夜光不然隱士高人之所棲止
游從者邪忽兩崖之對峙岸高仞之蒼穹舟人指而告
予曰此漢嚴先生子陵之所從釣魚者也罷槳落帆淪
湯注茗再拜三嘆顏若千古之高風昔西京之中微動
新室之簒興封豕長蛇恣吠百姓之怒號天絕地
無以抉其憤憤之胷倬白水之真人忽乘龍而馭雲傾
天河而洗六合回炎曆以再新天下定矣棄戈垂衣
永拱乎晏然端居於九重思我良友未知何之披羊裘
而釣於澤中者是耶非乎安車前迓玄纁及門三聘而

來握手道舊考文叔之心猶非天下之至仁也四五年間沐雨櫛風親冒矢石躬擐甲冑則亦貪夫黃屋之至尊樂夫天位之甚崇取神器如此之力又安肯捐天下以與賢故其曰使眞成帝尚不可得其視唐堯許由固知必不能同也下而三公之位加以大國之封與絳灌屠酤三公之位加以大國之封與絳灌屠酤以並列則吾將乘桴而入海又安能俯伏跪起束縛以鬬轍轗華轟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枕膝且臥而文叔不曉聊加足於帝鄉在天固以爲客星矣下視世間亦聚塊積蘇爾時出光景不意驚動夫漢庭諸公也惟彼東南有江有湖有龜有魚放意乾波之外吾生蓋已有餘矣風晨月夕竿線在手不避世以爲高不錄形以爲久

優哉游哉深入鴟鬚之窠而得計鮒鯉之藪也有潘子之老人以垂白之衰容釣其釣而莫釣特見夢於非熊使文王開丕顯之基並十人經濟之忠豈先生之好異蓋不能作僞於書章敎民以相攻也嗟世路之愈迫慨弋人之慕馮終結茅以爲郎日香火之是供虎泉白石間此言於樂天曉猿野鶴計不怨於周顒也

宋 滕岑

釣臺賦

有磐其石屹雙峙兮石形如埵匪層累兮萬木森森衛其址兮其上圓廣平如砥兮高摩雲霄下臨水兮仰者日眩登者悸兮問問此境伊誰始兮漢士光名莊其氏兮後易以嚴避園諱兮中原俄擾身轉徙兮愛此山川遂家此兮二石乃其所游止兮釣以寓意非垂餌兮維時炎運偶中否兮眞人起捉天子璽兮掃兮掃除六合清無滓兮披蘿剔壑求梓杞兮棟梁之負歸器使兮先生實爲天子友兮物色尋訪得之喜兮屈帝之尊與同寐兮庶幾吁俞共理兮翻然往歸隱幽窟兮我則棄彼非彼棄兮嗟哉先生此何意兮自漢至今孰可企兮相彼影附權與勢兮蒲服奔趨比奴隸兮睢睢盱盱希嗤涕兮舐痔車而不恥兮矧夫故人登寶位兮談笑可得富與貴兮澹如不聞亦不視兮與世相去幾萬里兮紛紛稱頌高其節兮猶以光明舉日月兮安庸議其處與出兮無異井蛙談溟渤兮先生二言在簡冊兮其言千載猶炬烜兮懷仁蹈義天下說兮阿諛順旨要領絕兮人孰此言比渠決兮始能無媿於臣列兮此而不知餘何說兮我過臺下來拜祠兮身爲聲利所羈紲兮欲持何顏見保叔兮客星煌煌在天門兮虔土胡爲涸其潔兮汝自穎泚腸肉熱兮

宋 徐夢莘

釣臺賦

釋耒舟之維纜兮爭婺女之長風循陶臯之棄駛兮先耆日之飛鴻忽重山之故勝兮得于陵之遺踪羌舍舟而徑造兮歷釣臺之穹崇昔光業以對時兮面馮袁之幽宮四無人之深邃兮白雲簇而晝封故先生之釣此兮曾謂於斯鋒觀昔人之棲隱兮豈誠心於遯世排

天門而無豐隆兮遂乘超而遠逝荀左右爲之梯級兮紆青綸而焚芝況故人之龍飛兮亟蓁鰷而掉扈崇文叔之久要兮握赤符而御人託儀容以搜訪兮冀物色之可循幸羊來之一來兮略陛楯而情親維紳笏不可以羈縶兮亦振鷺之爲賓何倏來而決高兮堅素履而莫臣豈仁義不我與兮卒卷道以周身抑鬱敝非所好兮寧擁蒲以自珍吁吾知先生之有道也始文叔之謹厚兮寔姁姁而多愛撫一勝於乾坤兮笑羣雄以如芥視天下之莫我揆兮遂昭然而自泰彼馮敬通之賢且碩兮妄一眚之爲外惟三公論道以密勿兮柬以吏能之煩碎阿符讖以自說兮漸正道之蕪隘非先生疇膺

於寔庭兮孰祛夫帝心之所大故以吾身爲羣兮步泥塗而雲之不留視此輿於富貴兮若浮鬼而焉求視貧賤之驕人兮非勢利之所譬加于足於膚兮不少跼於昔游欲帝知先生之不屈兮則凡有德者不可踰儻疑量而不諒儻兮庶象容於九州非先生之要漢兮實爲漢之遠猷盍觀層臺璀璨何久豈金柱之益因由高風之不朽歷漢唐之千年配不刊之岡阜彼童羖與牯蘇非不高而且厚曾歌舞之未終紛狐兔之交走錐物理之成壞端夫人之自取嗟子行之未已冒名利之塵垢仰先生之清節覺予形之甚醜將洗耳於寒瀨酹蠡祠之杯酒借先生之竹而坐先生之臺殆與之相爲先後

釣臺賦

宋 陳燮甫

泛富春之極浦過桐君之所廬山澤翠而綠繞溪瀉練以榮紆平林絕岸或斷或屬朝霏夕靄乍欽而乍舒滿聲激煙峙之下嵐色貫雲岫之間忽一峯之森然鬱蒼蒼而倚天粵殿先生之舊隱負巨石乎雲端踞此磯而坐釣抗斯志於當年高風作塵不可幾及于遺踪逸蹤至今而獨傳方其披羊裘於澤中兮甘肥遯而自悔光武物色而聘之兮遣三反而始至吐危言以戒侯司空于不改狂奴之故態傲萬乘而特故人兮動星象而周有愧竟揣衣而去之兮今老於丘壑而不悔惟卵金之中吞兮賢哲括囊而遠禍鴻漸正道之蕪隘豈眞人翔於白水于爭幡然以赴功名之會何先生之遠引兮了無意於斯世豈時君之不可料于以立志之近隘潛往牒而知其心兮蓋有感於斯時嘗欲從而鄙之庶于過功臣之禮或虧謀三公以吏事兮絕之法而示威輕鞅易其守長兮聽語言與舉詞近臣或摭摘無據牽曳於其前于蹈矯枉過正之非朱浮鍾意之屢以爲言兮成納忠而盡規宜先生逆料其必然兮抗高節而豫警之逆律貪而立朝兮共扶漢祚而不遽衰也普渭濱之釣璜于釣功烈以輔興王之基閭里釣而不綱兮釣道德以垂萬世之師濮水釣而持竿不顧兮釣高尚以遠塵俗之羈兮先生亦寓意於是兮釣氣槩而挺然不可攘也遂倡東都之士輕

外慕今俱耿介以自持也則知聖賢所遺雖殊今其特立以表世者舉非偶然而為也故此屹然之釣石兮千載聲觀瞻於桐江之渚也

釣臺賦

宋 范浚

歲辛丑予東歸今凌壽江之沙漏引帆席而朝發予夕次乎嚴君之祠惕仰高其若存今捨厥意而明之曰先生之遭世今會炎正之中徵夢傅分之孽虐今方悖道而窮威率誅忠正而任殘予紛紛亦車之四馳蕩三綱其弛絕今誰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今靜游釣於淪漪值赤符之膺運今矯白水之龍飛彼羣雄之疏附今猶譬猿而窓期何故人之視素予翻固拒而宇辭惟

先王之高介今氣吞市之世視彼君房僑何人哉予獨何人哉仗我自忘而旋隨荃不察于之口投今寘狂奴之是歟視漢車之來思今類被毀而遺非寒儒仲之耿耿哉當之貽譬伯兄願脩於初服今幾愧蹇而見擯既嘗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為乎遭迴寧超起以遐逝今亦安能依世而突梯意先生之達識予不降志其由嗟吁嗟嘻大時難必今其運運山崇崇今遠芳不泯名益陰于何千萬年敖頹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宗兮

宋 程 珌

予與客泝富春之流入新安之區舍升卯山將遊乎嚴子陵之釣臺客曰詩詠考槃易嘉肥遯洗耳波長嚼薇味在或荷簣而歌或濯纓以哦或薜北窗琴或負南疇未或逃去無名或歸來適意或記以酒狂或隱以詩貞或賁育泉石或生死終始今昔之士何啻千百輩卒與微塵斷梗以俱盡而予獨標榜獨到於今耶且吾與子幼而學壯且行之草野晤裘翻然來思而又烏取乎隱者之所為乎予笑不答客亦不言遂相與攀躋側足登乎釣臺之巔拂蘚以危坐訪幽蹟以選觀壁立巉巖之石下接魚龍之淵淪萬折而忽千遍象緯於曾閣其旁則重巒複嶂氣象紆環雲濤霧縹接舍其間鳥啼晝靜泉落宵清古與由莫能未泯予翻固拒而宇辭惟

幽懷臨風空江谷響其下則萬頃寒回伏奔翔接擾層波三軍騰蒙川后恐靜素綠地江日薄沙晚風帆浪稽一行投吳草綠汀長煙時秋也悵天之開碧曠危崖而笑語起老蛟於淵墊頓足望于八荒使人飄飄然而氣逸於是解鞍酌酒晉酹於先生曰嘆哀乎之不帝今人人蜀蓑以未官與天子有窪江之青今乃老百年於釣竿山林鼎食各有意今未易論古人於形骸之間既而與客醉臥於石舟人驚報潮來船發

登釣臺賦

明 王世貞

己巳之秋季月稍魄余所偕遵晉全華指蒼之伯指相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覽古

八陣臺賦 有序

宋劉望之

余與客登夔子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恨世議者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辭曰

蕩孫臺之蒼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雜離其斑斑紛棲鷹之未翔山嶼異而更態水雖波而不揚瀦徙倚其不去會變紆之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容哉告之在漢之亡有人超然默而南陽其似阿衡樂未渠央感大耳之至意姑留倪而徂征又似子房初未有意隆準之老也及其既作亦不能已乎時足既反夜未明子忽一龍與一蛇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訂來雷電下空璿扉小兒敦嬰狄終能折江知坐向必東覓我卒乘取彼山殘中原有於焉愛宮韜我不往取高帝在天衆謂卯金之不可知而況夫子之賢也運去甚寫血繼之非公實愚愚者不知自古聖賢亦行其義立之不濟已知之矣相夫子之所立固已無窮而不貲彼不祭父子鳥雀大雛之竊食雖甚麼而不害其鶯疑愍世俗之隘陋徒願聽而漱淡請舉酒以酌公混一笑於江麋

金趙秉文

歲辛亥之孟冬今余解印而南歸覽全趙之形勝乎弔
荒臺之故基太行卓走以南來今漳水改道而東馳伊
川谷之變易乎矧人事之推移獨歸然其崚空今意神
物之所護持問父老以陳跡今猶有雙塔野花之詩也
噫七龍捋漦虎戰以龍爭乎譬事勢於連雞或爭桑於
延敵今有以酒薄而名園朝膏血於秦漢之草野今夕
暴骨於齊魏之沙隅亂生靈於刀几今決一旦之雄唯
得地不足以贖民之命今忍勞民而築斯方主父變服
而事威武乎固一世之雄才收中山林胡爲未厭今又
窺秦室之狼豺歸來置酒延眺八極乎俯不見蕭牆之
孽災噫翟犬之夢兆今識百年之厲階何茗華之新寵
今晏起毒之孔熾厭離宮別館之秋隘今起高臺之崔
嵬笑章華割愛之徒恨乎又況采林與茅階築路紫紆
以雲疎閣道行空而欲度委石於雲端乎悅釣天之
夢未迴下仰望而不聞分歌風起而聲哀金與王輦君
王來賀乎左趙女而吳姬郎吳姬郎奚在趙女空悲朝
夫極而東隨採雀殺於離宮乎豈憶熊腊與豹胎父
子死於一朝今人亦念骨肉之瘡痍也古往今來日東
月西駕歲華之既逝九牌興亡之奕棋獸趙國之城郭今
變都成邑而變骨成灰漫平原之池館今高有榛丘下
者荒陂狐兔穴於丘陵草木深於宮闕地兎葵燕麥蔓
伏今天荄蒼而鳥馳沈顏寂聽心傷思悲但留餘像之

哀今太史推測司土度量靈龜食墨以協卜坤軸效異
展洪規肇丕謨示無私修一代之制作妙大智之設施
宏大撫千年今旋土暗之痛疲也古往今來日東
世猶可追像而興起也想夫天啓其衷地廓其哀高山
是旬京邑是基屹崇構之翼翼列朝市之孳孳開皇猷
其十里王澤霑乎莫窮皇風蕩兮未已覽天宇之
于兜於一朝今人亦念常肉之瘡痍也古往今來日東

靈臺賦

元 尹貫道

憩岐周之故墟步靈臺之遺址彰老樹兮千尋淡寒煙
其十里王澤霑乎莫窮皇風蕩兮未已覽天宇之
宏大撫千年今旋土暗之痛疲也古往今來日東
世猶可追像而興起也想夫天啓其衷地廓其哀高山
是旬京邑是基屹崇構之翼翼列朝市之孳孳開皇猷
展洪規肇丕謨示無私修一代之制作妙大智之設施
爰命太史推測司土度量靈龜食墨以協卜坤軸效異

而呈祥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占龍見而致用建昏中以
鋪張固高原隰積土爲岡萬巧思今班倕運神造于夔
襄繚版幹之平平勤卷築之鏗鏗程土物之有等議遠
邇今有常協羣黎之子來會衆志之是將成鳩工而僊
事畢輸力而莊莊鞏堵峩峩今中天奔走業今排陽混鴻
濛于六合臨宇宙今八荒匪計而設匪謀而良詵成功
於不日若靈異之無方爾其司程獻成繪圖奏功典瑞
呈測候之規太常詔啓行之容玉軟策駟馳之範八鸞
展和鳴之噰噰道生春華路薰風千官擁仙仗之肅肅
姓慶呼嵩之同乃登靈臺乃望氛祲於時庶務浴日五
嶽捧雲瑞靄穆郁元氣氤氳鑒景物之休徵齊節候以

和平錦霞貫斗則回竟於寒青氣藏漠則萬寶告成前
至治之有象文生意於無垠天施地化與羣從和欣載顧
載瞻迺詠迺賡瞽聾奏清廟之瑟樂工呈韶濩之音匪
暇逸之是徇聊舒眺於高清若其白鳥翻霜林之翼赤
鯉戲碧藻之鱗則鹿濯濯今卧芳草之翠祥鳳噦噦于
翹梧桐之鳴觀物性之自然成冷泳乎深仁如日之照
如春之溫如天地之造如雨露之恩妙潛孚而默感爰
及乎冣息而政行然後知聖明之德積仁今故靈積靈
今益神圖之而莫覩其際除詠之而莫可以言形也悠悠
往事得失如旅彼瓊宮瑤臺固已翬爲圜蔬莽爲萬稽
鉦鼓髣髴老亦莫知其所矣洵靈臺之蓄崇思往聖之

述結益佑姬周之至德宜垂令譽於千古

靈臺賦

元 劉耕孫

攬余轡今西往遡余遵于岐周稅余馬今靈臺駭余目
今遐之阪繁神聖之制作今圖靈妙而巨測念畢服於
康田今亶不遑乎寢食豈一臺之經始于顧弗恤於民
力歌遺音於周雅于良有感乎文之德美化行今岐之
西汝之墳今漢之涯歌麟趾今詠騶虞龜在藪于鳳鳴
岐駝遐思於八表察氛祲於二儀匪工築今是耽匪盤
游于是嬉爰始今爰謀契于我龜經始于勿亟庶民
今子來振百堵于皆作殷萬杵今春雷突九仞於倏忽
崢六合而崔嵬鹿濯濯今靈囿魚躍躍今在沼妙川泳

而雲飛感天機於活潑協萬物之各得於焉今詠續於
樂于詩歌此樂於翁薨亦印卯其大小
盤今和鳴于官今紊從時游觀于節勞佚溥聖化今宣
皇風偉三雍之並建等世室而增隆眷余生乎百世于
竊獲襲乎中古嘉聖謨之丕顯今履周道而踵武陋東
都之制作今僅名存而實非望斯臺而增慨今敬文王
吾誰與歸

歌風臺賦

元 劉詵

辭有發於慷慨今讀之千載而猶壯迹有淪於湮微于
覽之千載而猶悲況荒煙野草僅足以泯英雄之迹而
未足以泯其志朔風枯木不足以激烈之志而猶足

以想其奇于嘗溯呂梁望黃樓艤舟乎泗水之汭弔古
乎羲帝之域想披山者爲百夫之雄而挾義者有蓋世
之勣方喟然而未已客有謗予曰徐北爲留又北爲豐
又東北爲沛歌風有臺炎劉之興於是乎在盍亦少游
目乎千乃涉百步之洪赴六合之役至則登臨故墟俯
仰陳迹訪父老而訊之曰茲非會稽還師慷慨傷懷者
耶酒酣擊筑令兒習和者耶茲非游子故鄉魂魄猶思
者耶是臺也肇迹何年豐土誰手豈佐酒故人創之以
爲湯沐之榮耶抑後世喜事者築之以寓懷古之情耶
戴白堵立對語辛酸登高舒嘯芥蒼煙無嗟夫三代之
下得天下以正者馭清若高帝者乎而今安在哉方其

提三尺劍一呼風雲之會而成之改號之兄爲之萬點迨夫歌
於斯也功臣顯帝起陳兵之日思士分晨望四方若人知其情盡乎道
舊之歌而不知其悲過乎失群之哭雖然桑梓海塵今
其猶有存新也山推石裂子其志猶可識也路四百年
之緒業今皆寬仁大度之基也胤嗣民於塗炭子又豈
知榮一鄉誇一時也哉加海內今安不可以忘危也以
四方之爲憂子又豈兒女之所悲也彼沐猴之畫繪今
曾何足以與於斯也

露臺遺基賦 有序 元 孫 蕉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

以詆之

騶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隱於修岡屹
若環堂徘徊山下問於牧者對曰唯昔漢文爲天下君
守以恭默民無怨焉天下大同帝駕而亭經營相視茲
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斡於帝思既命
其吏校之經費下詔曰朕以涼德君於萬國唯日兢兢
如蹈春氷高祖惠宗肇我邦圮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遠
夫朕躬孰敢加隆列席府財以經此臺周爲靈臺成乎
子來文王以升以考休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章華雖

高楚民亦勞靈王宣驕淫不節民既攜貳王遂以死
豈朕不德斯役實與爲財嗛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
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毋令嚚之比其基者平平歌而
去之且曰彼遏天分鼓淫樂塗之艱艱此靈臺兮蔽秋草
之離離已而已而世無此兮吾孰知其是非

陽春臺賦 吉序

明 與獻帝

宋文帝永嘉元年毛詩萬壽曰賦者敷陳其事而
直言之也夫事寓乎情情溢於言事之直而情之婉雖
不求其賦之工而自工矣屈宋雖騷歷千百年無有識
之者直以事與情之兼至耳下逮相如子雲之倫賦上
以甘泉等篇非不宏且麗然多斲於詞費於事而不足

西數十步許而有山凡然迺舊陽春臺址當書官僚登
之見其山川獻秀雲物紆清誠可樂也而或樂紛心修
惡乎莫治以圖報哉因賦其事以自儆而情之妃否雖
予亦不之知焉賦曰
鑫斯之盤盤成明顯以康乂于遹世王之相襲匪軌度
之式遵今蜀山川之國邑于仰祖考之丕烈于膺金冊
其煇煌受赤社之介封于宅楚壤以恢疆聿司空之告
成今奠玉簡而辭天王于大江以戾止今撫形勢而鎮
定乎一方堅賢哲之多士止今陽春臺之佳麗嗟郢
客之歌陽春于曲兮其和人之不作今豈無

來者之風既超臺之麥兮言內兮華豐采乃其無紫近
日月之末光于照臨以開發兮啟之精采今煙錦
綺之相盛庶峰密於天外于翠盤如羣鬢朝漢水於
沃田兮萬里而名遠齊木林林而前蔚兮排貢室以
松柱鳥歌以翔鳴兮曷禁弋人之媒孽慨榮華之色
之詭實兮振古初以迄今紛智愚之異趨于予不郎其
何心或遭讒賊而常已今欲回君意而自況或時若女
而匪誕兮款規君於荒淫或奔吳報楚而悅及貴雄今
寧忠貞之不卒或倚秦牆而乞師今充宗臣於漢庭
或陰諫醒兵兮柔從君而自別或指方城而望終惡今
莊賈威之矜伐要之實不足以恃于是王道斯無閑混
王司之莫辨兮閭誠偽之不容髮併是非以煙銷兮惟
之見其山川獻秀雲物紆清誠可樂也而或樂紛心修
惡乎莫治以圖報哉因賦其事以自儆而情之妃否雖
予亦不之知焉賦曰
鑫斯之盤盤成明顯以康乂于遹世王之相襲匪軌度
之式遵今蜀山川之國邑于仰祖考之丕烈于膺金冊
其煇煌受赤社之介封于宅楚壤以恢疆聿司空之告
成今奠玉簡而辭天王于大江以戾止今撫形勢而鎮
定乎一方堅賢哲之多士止今陽春臺之佳麗嗟郢
客之歌陽春于曲兮其和人之不作今豈無

王司之莫辨兮閭誠偽之不容髮併是非以煙銷兮惟
其之見其山川獻秀雲物紆清誠可樂也而或樂紛心修
惡乎莫治以圖報哉因賦其事以自儆而情之妃否雖
予亦不之知焉賦曰
鑫斯之盤盤成明顯以康乂于遹世王之相襲匪軌度
之式遵今蜀山川之國邑于仰祖考之丕烈于膺金冊
其煇煌受赤社之介封于宅楚壤以恢疆聿司空之告
成今奠玉簡而辭天王于大江以戾止今撫形勢而鎮
定乎一方堅賢哲之多士止今陽春臺之佳麗嗟郢
客之歌陽春于曲兮其和人之不作今豈無

新陽之統今營于心之悲情勤勞以保障之無怠今庶幾
前人之恩惟肇皇謨於不拔今屹如山石之不傾焉
流天澗之滾滾于光玉牒之縣縣正皇休於億千萬載
今益直一臺之可儕評曰皇風宅厚對享封國今臺觀奇
麗崇極極今盤薄勞制基搆慮今居今鑒古勉輔翊今
恪度殫心酬聖德今
輪臺賦
出玉門今千里覽輪臺之故墟望燉煌而漸遠逝張掖
以猶紓聯昆漢之外藩駐車師之攸居殷斥鹵以難籍
羌柔耒其焉如若夫青陽改候協氣盈暐顧塞口之猶
寒凜朔風而颼颼舉趾則蒼鉏不入播種則黍稌不收

豈福負之不足惜哉今於邊陲又如霜夕寒砧關山夜月徵邊馬今思歸寧居民今能歌披襟而廉戈鋋之役備蓋藏而應輓輸之竭務廣地今何以棄干男今何幸置亭隧今何勞利錙銖今何愚乃有炎漢計臣征和策士已快意於捷伐遂動心於耘耔謂夫神武所加幕王庭而若驅豈其聲教所臨不桑田而孔美於是擬滄海朔方之置比狼居燕然之封期逾迎於一中願常試乎三農夫以不毛之區冀有秋之獲是其為計也以貪而成拙以比閭之夫慮戒嚴之地是其為計也以言而就凶幸天心之厭亂翦主計之從容曰予借侈以高視今恠封疆之故也苟曰封陷其無急今何必名蓋禍也

於是翩然動色欻然遐思傷心於桂海水天之日絕意於征西馬鬣之封寧關關而東西南北自在毋動遠而妄荒經留皆離蓋罪已之言即稽之禹湯而不啻其實知非之念即數之伯玉而不以為遲夫一輪臺也昔何以開今何以棄顧未獲之他泉圖之恠鼂錯之勇畧少衰抑昆明之雄心頓異是知欲無封而不蔽蔽無極而不明彼秦鹿之竟夫孰晚節以俱醒將漢祚之四百非一悔之所營思詘輪臺一詔暖若鄒律溪若南薰邊氓挾纊以如親父老須臾而願聞是有終之盛節而垂世之至文也回賦其事而繫之辭曰昧昧塞漢伐張兮始開終置卜與亡兮惟兵不祥戢之臧兮生財有道無太康兮寧將介鱗易衣策兮西域都護廣地荒兮今日是禱聊悔無央兮自是漢祚厥靈長兮收之桑榆永為芳兮

粵王臺賦

明 黎民表

白露既零玄霜始積草木凋傷山川閟寂感京臺之忘歸登城陴而中惕慨然增思捐膺太息與國亡王累轍重迹豈徒咎陶之不祀庶幾爽鳩之弗宅而已哉則有強秦定霸勤越守偏五軍摧而弗利睢祿却而生捐翼死南海佗據龍川占王氣於東井規閭位於瀛壖於是思華風陋魋結箕踞餘役徒隸乘黃屋以稱雄改金墉而創制日不重明世無兩奇思盲丘於故墟壯雄心於游說

簡南面之儀薄邪宮之禮陝夕室以重模擬郎臺而增麗崔宅矣以當曲西勢轟道雲連雲重軒霞起赬壤密石之工井欄榮猶之麗鈐暑閨之華藻梲雕槃之侈固已窮渾海陸而炳煥萬里且其璿攀縹緲曠望芊聯橫棟象郡却瞰龍編控以虎頭之阻隍以鮫人之淵送金極於窮髮散若木於虞泉凄風而纖埃不起赫晷則紈箑常捐信可以紆煩理滯而樂死忘年徒想其初春始秋宮車以出佩玉圍於丹符載羽輿及寶瑟靡前如虹樹羽若日彈飛繳生梅霍射疾組練蔽乎天庭金石殷乎地室款塞洽鯤海之計舉酣露狼槃之秩靈曜既西歡燕乃畢目眞心怡志騎氣溢詔劉項可與並驅曹蕭

曹何足爲匹雖麾伏於鸚鵡終兇決於爰絲呂祖咆則
閉關反距代龍興則奉書要質道之汚隆惟其順逆旋
万三主盍馬遂衆鬬入侍楊女來歸乾侯萌於鸚鵡
曜戎與於龍漿終軍受冠纓而畫策楊僕汎樓船而出
師三關席捲馳介交馳石門爲櫓槍之壘貪泉爲鴈鶩
之池煙焰焚其城郭棟柱繫其傾敧茫茫眇域我馬生
之雖有白璧紫貝之珍翠羽明珠之賄離題黑齒之首
豁越著梧之侶曾何益於摧敗哉嗟乎乘時者先奮守
險者喪當龍洲非表裏之地爲溟豈百二之鄉卜洛者
處其中入關者指其吭彼晏安於江介夫安取乎久長
然而窩圖者百祀紆制者五王豈不以蕃蔽足以自衛

探賁可以重強使呂嘉悔過而內屬南武裂地而分爲
安知不與句金乎競爽而自底於敗七雄天運之匪忱
亦人謀之不臧諒霸卓之當戒矣高臺而愴傷哉迴振
策而去曳屣歌商以訏謀結之腸歌曰春風起兮春草
生萋萋草歌兮秋露零英雄去兮山川在羅紈盡兮臺池
平天時有代謝人理易虧墜林光迭已毀栢梁行又傾
彼蠻觸之戰鬬兮安能使余思之怦怦

唐 杜 牧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到山川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
日騎蜚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
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

館娃宮賦

唐 黃滔

吳王殺地今吳國葑城故宮莫問今故事難名門外已飛其王督座中纔委其金觥舞榭歌臺朝為宮而暮為沼英風霸業古人失而今人驚想夫柱殿中描蘭房內刻丹煙刻楠之珠制釦砌文軒之龍狀如從渤澥徙蓬閬於人間若自瑤池落蕊宮於地上繡柱雲稽飛蛟伏蝸基向壁徵徘鉤捲參差碧樹之珍禽夏語綠窗之瑞景冬曉吳王乃友伍相肇西施珠翠簇來居玉堂而須洞笙管摧出登綺席以遲遠觸物窮奢情愈惑欲移楚城於雲際擬墾殷池於檻側花頭繚繞欹樹翠之春光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曙色殊不知敵國來攻搆戈矟空虎怒石琴平蛙深宮而笑辭龍田烏萬而卷飛而況笑璩旌旗之壞王礎而旋成蘚石恨留山鳥啼宮深湮階而便作麋堰玉礎而旋成蘚石恨留山鳥啼言去之春紅兮寒碧悲夫往日層樓之最古瘦香之而同銷笑倚山而杳自高高遠塔應宮殿成塵逕之烹浩浩月在穿銷怒潮之滿已而西日怨怨東之浩浩松楸而駢作荒隧車馬而飄通矣道彼陸居受宇之君宜鑒丘墟於茂草

館娃宮賦

宋 王阮

況乃王之北堂得館娃之小築從先生而遊焉撰夫差而悟也吳山之前欲沈而以喪國固

為醫之養生捐其良醫逮疾作於中夜惜藥石之不
知志士仁人所為太息於斯焉蓋常反覆於此篇謂棲
蠡亦可晤也句踐方明舉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以此衆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女為是可恥之勝
哉始其土城海濆自君終焉五湖合歡其臣青溪之典
不正金谷之義不立悠悠扁舟遂其全璧使之陀鼎中
之魚而羣涉頓之路驚返耶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謂
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太庸士目
既挾夫誰納忠可辜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責躬乎語既
雍然相與斂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爾悲風

館娃宮賦有序

宋 范成大

靈巖山寺故館娃宮也余少長江南感遺事而賦之
洿西山之南去今幾霜崖余少長江南感遺事而賦之
踞虎而跨龍半紫崖而砥平訪館娃之故宮是謂逸王
之舊逞有堂皇之道何為嗟乎決蹏慢賢胥之忠吾吳
終始之說詭暗養虎之役患毀屧女使免脫追嘗膽之
謀成焉知其為釁之漸自宴以賈禍非天為之孽方其
窗宋蛩蛩莪欽飽佛士於前庭起三年而報越范
甘心而一快兮何初志之英發及其見棄於姑蘇遑遑
代而大懟後宮恩而乞憐或救圍於臣罪當是之時又
何其億也踵禍福之無門曷令思而昨賢復千載之嘆
點莫不鍾咎於導始固尤物之移人抑有可得而言

益嘗觀於若人矣奸大而欲惠敵常而棄舊狃會稽之
得意謂周鼎其喑手閉齊竅以長瞎甚遠而疾驅氣已餒而猶鬬外未寧而內憂東略之而
西否思閉河以頓兵徵婦屋而致寇亟歸視其四封蔑
一夫之能守是猶望郢之築蟬不知黃雀之議其後也
然以戴兩之旅衡行四方攻靡堅敵戰無距行事便時
利如經乎無人之鄉若也未聞大道宜其窒塞而志荒
次有臺池宿有嬪嬙左擁修明右撫夷光築二八以前
列咸絕世而清倡嗟宛紗之彼婦乃獨幣於興亡蕩龍
舟之水嬉擷香江之春芳載夕焉以俱還棄遊燭於夜
長盛金鐘之亡石徵酒也於舊商歌吳歈而楚舞萬

訴於君王恨星河之易翻嘉來日之未央錚銅壺之鳴
悲嘯急烽之林芒碭落宮之生愁梢夢之不祥歎高
陵與深谷委盛麾於蒼茫所謂玉檻銅薄朱簾椒房理
鏡之軒曹屏之麝香煙燕與露墓紛日暮之牛羊兄捧
心之百媚君矜之餘妝者哉今則雲雨之巔仙聖是宅
現為墓浮琴室松濤封古苔於井幹雲雨暗芳於月穴木
鐸呪以清厲金聲隱其篇琴彼方外之徒龜鼠而嘆屈
者又安知往古與來今方枯禪而縛律扣渴驥之拂坐
見前山之衙日

咸陽宮賦

宋 陳 襄

周失王綿秦受天數始皇崛起狼心奮怒六國并吞黑

旗森布分諸侯而立郡縣銷五兵而造鐘鏞混車書一法度陸謹水慄之所來嚮航琛貢之所屯聚於是遷豪徙富雜邦易土擇彼隆隆然制是宮也蓋莫得而殫言始其辨吉日由舊章坦隆基於四隅鬱華構於中央分左宗右社之規矱正面朝後市之紀綱順陰陽之開闔倣太紫之圓方由是入九貢之貢詔六工之良度材用之經費旅珍產之非常雜要督縕以分其曲直公輸剞墨以形於短長運斤風於斧斤架文虹於棟梁藻井燦兮瀼葩競芳鄂綽綷譽兮金舒文翔羅玉階兮彤庭儼峻宇兮雕牆朱紫炳煥以相發下以被其土金璧崢嶸上以飾其端其高也侔列宿崇崇其大也出冠山之朱堂顳

顢昂昂複道邐迤相上屬乎渭川直走於阿房是何蜿蜒詛詘連縣不止秋霽之雙立壓金城之百雉被卿雲以上覆馥天香而特起巍巍乎若高浪之奔架蓬萊而直上盤盤乎若巨鰲之出戴靈山而遐峙則有千庭傳呼洞門方軌披廣路之三條列金人之十二上下端直左右環衛執王帛者來朝結銀黃者近侍如雲靈之上縹緲而摩肩臨淵之間成帷而舉袂聞之者修爾而歎望之者儼然而畏其間浸威容殊形詭制鐘鼓喤喤有二四之列衣裳楚楚有三千之麗珠玉金翠衒其珍組織文章逞其貴而又植苑囿開沼沚草木蕃廡厥朱實之離離魚鳥遨翔清流之委委朝夕之所娛樂而不知其晦明寒暑之所隔閡而不知其啓閉既而窮後德盡浚風目倦五色耳亡四聰將欲慕神仙之峩峩況天下之洶洶謂上游之迹可以拍肩於洪崖謂積學之致可以問道於崆峒由是擬丹臺之壯麗造秘宇之穹崇飛甍舛互連閣交通冥乎二百餘里杳不知其所終然後巡於隴西封於岱宗紀德瑯琊之臺列爵大夫之松伐湘山於既仆破胡城於已攻故乃儛彩仗坐瓊宮建靈旗之五丈排法駕於六龍文武肅儀而在下嬪嬙樂乎其中詔予釣天之樂冀乎妙舞之容左殽右藏兮百品殺桂酒兮千鍾喜氣文盛歡聲一同而皆醉啟山呼而淚洽現天書以爲榮自以爲子孫帝王之業

垂萬世而無窮泊乎時遷更迭基扃一空戈林釣渚棲巢異外正殿珍臺崇構中項羽西歸二三世之秦風已蕩高皇東起四百年之漢德更興之有天下也提劍符御璇極撫百姓於醇粹樂產生於休息故宮室之作無傷民之利興作之所不勞民之力軒軺合宮而昭儉唐堯采椽而示質總章合掌宣室乃建於宏基畢室與居夏禹遂隆於聖德若乃商受喪乎瑤臺夏桀殞於瓊室夫差一去遊姑蘇之鹿麋晉武既亡生銅駝之荊棘斯皆聖人以節用而興邦愚者以宣驕而亡國且強秦虎視蓋民宸居華域如建瓴之地無以極其險隘若秋荼之綢無以加其苛刻收大半之賦

歛棨詩書之典則而復開宮禁之宏址啟生民於重役
農者失其耕婺女工廢其紝織上天爲之震怒四方爲
之沮色又安得延茂其邦家而興隆乎社稷嗟乎源之
澄今先必清木非固今枝必領始皇去竽沙丘既平子
嬰滅今咸陽已幷歸赫赫之漢祚今爲帝畿之三成又
何必指東門之界竽柱立石於滄溟者也

宣防宮賦、并序　宋　劉跂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曰

元封天子既乾封禪決河沉壁及馬塡慨悲歌河塞築
宣防之宮燔其蓋臣乃無曰隤茨竹兮延宣防塞
兮萬福來顧於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于朝進而跽曰

君王既乾符安地宅靈岳崇云亭雷行焱馳一嚮四
海力餘氣盈委覽於至於人庶遺智天不愛社石城
金甌屹立亭時則又經廣輪度棟宇裴回領略心解目
觀八荒九維千門萬戶沉嚴神麗奉帝之府於是荏翠
華宣二醫饋川流洁長歌砰哉沛君心和惠去喜至無
所復加可謂樂矣然臣竊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胥胎
不治少焉顏曰亦有說乎朝再拜曰主臣蓋聞之大川
之源發乎昆侖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積石而沉游
包渾淪與俱遊羌壘壘其徂征千里一曲萬里九折盤
瑋熹晃呼洽汤滴滴長波激激迅湍莽不知其幾何
逶異派而同關已而略廣武循大伾轉沛樂洛積爲委
輸漢沸出乎地上悅莫際其爲如粤若神禹繼道作德
農者失其耕婺女工廢其紝織上天爲之震怒四方爲
之沮色又安得延茂其邦家而興隆乎社稷嗟乎源之
澄今先必清木非固今枝必領始皇去竽沙丘既平子
嬰滅今咸陽已幷歸赫赫之漢祚今爲帝畿之三成又
何必指東門之界竽柱立石於滄溟者也

垂天之翼橫海之鱗逶隨隈隩曾不得摶翰枋而迾蹄
涔翫翫熠燿靡所容怒震整雷電擊哉已脫冤益以桃華
之流駭乎竹箭之馭瀺灂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
程垂駿法雖鉅之防橫鍵牙之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闕
竹落千繩挾艘而下發乎端牛蹏若踶馬縶糧齊山徙
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爆爨於長平之禍
累堤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
逢今夫呼吸潮汐關寢丘源洲潭浮空雍沮旁穿井乍
甘而撤舍麥未槁而培根何靈龜之下伏寓三峯乎層
巔表泰紫之嶕嶢陋雲光之蹄然長封爲扃土鍵石鎖
守如靖函葉萬不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弔枝葉茂而本

撥財之力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啓離宮而落成却兩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牲戢長慮於一笑起駕望而憑陵神開意定澹然無營語未既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與臣朔逡巡却立不謝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言

歷代賦彙卷第一百八

欽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九

臣陳元龍奉

臣汪由敦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覽古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擾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懇懇而思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悟日月之遒邁兮恐歲暮之將臻徙倚以遨翔兮聊逍遣以自銘惟初九之潛龍兮勿用處乎深淵懼不逢於聖世兮嗟舉動之不先惟天命之不可期兮遂自強而不息利貞情以獨守兮遺榮辱乎一節

目今荊山之高峯路遠遠而修迥今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悟日月之遒邁兮恐歲暮之將臻其未極篇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曜勍敵之徒懸兮若今吳井渫之莫食步遲遲以徙倚今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翔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惻愴以感懷子安坱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胷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懷盤桓以反側

登樓賦

晉棗據

悽感客之遠思情慘憫而悵悵登茲樓以遐遊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實帝王之舊疆挹滍沱之濁河廣通川之清漳原隰開闢蕩檮夷藪桑麻被野黍稷盈疇觀禮義既度民繁財阜懷桑梓之舊愛信古今之同情鍾儀悽而南音莊舄感而越聲豈吾人之狹隘能去心而無營情感戚感於下國意乾乾於上京

晉 孫 楚

登樓賦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榭之五尋從明王以登極聊昭日以娛心涇渭汩以阻蕩卉木鬱而成林晞朝陽之素暉映綠竹之茂陰臨空泰墳於驪山覩八陵於北岑營燕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

登百尺樓賦

晉 郭 璞

俯依青川仰睨朱楊體象紫氣氛氳幽若扶桑白日爲之晝晦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芒氏之所嘆撫凌禮以遠想乃日極而肆運情眇然以思清感日夕而潛悟高臺之隆崖奇亟咸之孫字美二也之氛氣紫霧而霞起異傳嚴之幽人神介山之仙子猶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嗤王室之泰泰方搆怨而極武京神器之遷浪指緼琉以譬主雄戟列於席於戎馬鳴乎講柱寤茗華而增怪戮飛馳之過虎陟茲樓而慢古

迷樓賦有序

宋 李 綱

煬帝作迷樓於江都鐘鼓嬪嬙不移而具造今舊址存焉因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實帝王之舊疆挹滍沱之濁河廣通川之清漳原隰開闢蕩檮夷藪桑麻被野黍稷盈疇觀禮義既度民繁財阜懷桑梓之舊愛信古今之同情鍾儀悽而南音莊舄感而越聲豈吾人之狹隘能去心而無營情感戚感於下國意乾乾於上京

晉 孫 楚

登樓賦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榭之五尋從明王以登極聊昭日以娛心涇渭汩以阻蕩卉木鬱而成林晞朝陽之素暉映綠竹之茂陰臨空泰墳於驪山覩八陵於北岑營燕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

登百尺樓賦

晉 郭 璞

俯依青川仰睨朱楊體象紫氣氛氳幽若扶桑白日爲之晝晦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芒氏之所嘆撫凌禮以遠想乃日極而肆運情眇然以思清感日夕而潛悟高臺之隆崖奇亟咸之孫字美二也之氛氣紫霧而霞起異傳嚴之幽人神介山之仙子猶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嗤王室之泰泰方搆怨而極武京神器之遷浪指緼琉以譬主雄戟列於席於戎馬鳴乎講柱寤茗華而增怪戮飛馳之過虎陟茲樓而慢古

迷樓賦有序

宋 李 綱

煬帝作迷樓於江都鐘鼓嬪嬙不移而具造今舊址存焉因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實帝王之舊疆挹滍沱之濁河廣通川之清漳原隰開闢蕩檮夷藪桑麻被野黍稷盈疇觀禮義既度民繁財阜懷桑梓之舊愛信古今之同情鍾儀悽而南音莊舄感而越聲豈吾人之狹隘能去心而無營情感戚感於下國意乾乾於上京

晉 孫 楚

登樓賦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榭之五尋從明王以登極聊昭日以娛心涇渭汩以阻蕩卉木鬱而成林晞朝陽之素暉映綠竹之茂陰臨空泰墳於驪山覩八陵於北岑營燕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

紋刻於當年而垂戒於萬世者蓋同出於一轍也我作斯賦以弔千古之非而爲後來者說也

太白樓賦

宋 張 頴

惟風姿之苗裔千秀異始於虞羲分徐方以啓土今迺任國之攸基暨成周之郛城今屬東魯之封內建季任之處宇今至戰國而猶在既郡縣之遂置今仍舊號曰任城顧漢世之多賢今繫白衣之垂名余登樓以四望今觀山川之不改潮沂泗之清冷于盼景澤之杳靄伊誰架茲棟宇今謂太白之曾游時賀令之稱賢于後斯人其誰倘想勤醻之歡樂今況莫雲之在目斟王佩之璆鏘今美荷衣之被服傷孔壺之不可作今歎中行之莫與聽謌詩荷蕢之忘倫于茲幾超絶而可語指鏑仙以詔謂今九青昭之高明取生意以表名今亦曠世之雄才製史氏之新述于以莫知其志也世囘濁而獨清今宜高潔之不可效七毛錐而混迹于益蔡言人之風流寓混塵之異尼今窮白比於莊周瞻青山之時懋今覽鏡面之勞清欲攀其美木于夕欲望宮而仰浮雲於大虛今疑薗雲而乘風游鶩景而凌煙今追高躅而莫從倚朱欄而悵望今天杳杳其無色俛清流而興世今孰與爭席

登樓賦

明 王守仁

歲丙辰之孟冬兮之扁舟于南征凌滄川之鴻壽兮覽層樓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藝俟夢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鼓鼓而夢異兮乘風月生輝於采石兮留景於嶽峰蔽長空于天兢兮渺匡廬之雲松曠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窮于維非白之偶兮孰予眞之知我美後人視今于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宵以眄盼兮圍千載之一哀昔夏禮之頭覆兮尹逸乎莘之野成易之立賢兮重盜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兮維寔人之揣而聖哲之匡時兮夫烏曷尚杜而宣後當天死以鎮銘兮夫烏曷得而局促問元之紹基于亦皇皇其未理生逢時以亂列兮固亡臺駘闕而容與夫何慕自於天之遊兮孰能知其奇世而固然陳夫子之故都兮帝余弟之廟堂之傾遂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沈酣而遠眺進吾不愚於武丁兮退吾將類光之尊歌突趙號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述管仲之輔紘兮孔聖與其改行佐魯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觀夜郎之有作兮橫遠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羅悔而弗摧吁嗟其誰

無遐今抗直氣之為難輕萬乘於稱夫子固孟軻之所
嘆曠絶代而相感今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今
世益阻以周容媒婦安以馳騖今又從而為之吮癰賢
者化而改度节兢規曲以為同諂曰嶧山青今河流瀉
風飈飈今塵平野感高樓今不見升揖紛于樓之下舟
之人今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淑者

明 開名

光嶽樓賦

粤惟東郡視博名區星躔角室之度地稱海岱之都有
樓臺峯上冲十軸欣名光欲望莊里衢龍于天矯恍如
龍奮於雲表前軒盪雲又若鳳竚于離陽縹渺晴空恍
神鼇滃海山之駕曈曨幻景起虞淵現靈蜃之氣瞻彼
[illegible]

[illegible]

藏矣據魯魯而繫望期茲樓矣帶河蓉而帶紆把秀凌
霄而對峙攬虛衡嶂以排圖中天華闕兮移來紫極廣
庭亶屋兮陸落平蕪與二鼓天應以輪運募收運神巧
以斯與關基一方號地元黃上[illegible]信模若天地壯九坎臺高百仞
走烏兔之靈曜蒸雨露之膏潤仰瞻像觀以突兀丁臨
闕闕而危峻莫厚土兮鴻廳荷蓁兮堅物脩天柱兮
營苗庶幸益兮作鎮榛人緣基以僊功飛閣芙宇而時
旅想其枝形坤軸勢應上台筮史占日黃道宴開雪山
植磬班斧刃恢相採新莆松伐徂來徑圓方圖度良量
仲宣賦逸志詠留樓憂民事奏王笙來仙吹題鄭崔暢
詩思宰化出震從嶽居擅方域之尊表極名邦並樓亦
奠重鎮之位光昭無窮厚址天畢況自鄢城中樹政令

次惹仰人觀風民瘼是專登斯樓也鑒觀赫焉布千里
陽和於治境昭一輪明月於中天衣食怨咨調和寒之
與暑雨鴻厖轉徙輯寧家之有頼連衣冠文物之輻湊
財貨車馬之駢闐舫艦迷津會廛市而藏商賈詩書比
屋絃里閈而鼓誦結髮聲教四達名播九垠裨益邦政惟
樓則然誠有光於泰伯迺保佑於上玄錫爲萬民之福
消除四境之遠永鎮東郡于萬斯年屈指幷數矚麗
何冀斯樓之成焉乱曰三垣麗空鈞天帝居樓逼星辰
九河舊墟留塡建節襟趙帶徐據鎮無疆郡賴慶餘億
載伯仲於九嶷眞爲藏宗之壯圖

豫章攬秀樓賦 有序

明 湯顯祖

正南洪州舊司之樓也是爲寒雖攬秀西儲群章暮
湍存焉仰荅天穹昏旦之代無爽俯和民紀旬宣之政
有序家由天人爲乃赤烏示舊寧祇告新革不日而已
孚景有時而又否也伯嘉禾陸公四明王公相與謀曰
休哉功有主而可倍事有一而得三斯樓之設時汶是
司寧以吾屬宮邊未之羊杜實至燕亡或假倫乱天有
沙城柚仙之路遠在數里膝閣帝子之洲近隔重關非
期便人難以卜夜徵寧就此一臺之基增爲三成之制
尺尺足以容體尋常可以發志出不娭於久大迷三劫
於設險利用大作莫便乎是者上下俞同時物會貞賦
取帑餘役以流備令信工赋汶月而就剞劂並舉重復

[illegible]在大夫之後云爾

若夫圖書上計之省樞璇布政之宮蕃北宸而拱峻[illegible]
南夏以成雄正經途於一軌極高閎而有聯金城遶雪
於兌西玉漏擾梁於震東取陽陰而定體亦登降而在
中制豈懸於飭樸時有適於污隆象除舊而布新事有
約而助洪政自公而燕喜禮賓遊而會通勝寄攢羅於
一舉意匠圖回於再重允規隨而命作叶和會而勸功
引章貢之瓌材集臨汝之精工乃作高門爰及遺苑土
緣剖而星下木層升而致美下如甕以穹窿上若堂其
瑰瑋隆碱懸施繩斲兼持高以危挺鋪以密砥重欒承
而窈窕枝穿複以玲瓏乍井幹而宿斗栱丹藻以流虹
迫慶霄兮麗空豈有事而後大革取新而不窮地嚮奮
而迓祓天際列而上豎華燦爛以准則度几筵而裁容
疎刻漏於蓮花吐信晷於杵風寘亮者資其察貞觀者
頼其同謹戶牖而知時倒衣裳而在公且三爵以興言
會羣龍之高馭承交質以宣勑暢遠心而釋僚仍攬秀
以楊危臨辨章而脊物諒所覩之多秀豈吳餘而遑及
判休明於昔今豁懷抽於聞見方外内其具賞期露蓄
而兼善紛慘悢以孤遊夜溫沖之餘春遲九日兮晴令
期倍三山兮登望鼈沙城出谷其將晚勝閣共檻而亦

約雲曦於湯馬開玄圃於陰霊啟呼而勿壅公實成
於具僚擁官聯而上祝立增岳而正容悅靈區兮勝地
迫慶霄兮麗空豈有事而後大革取新而不窮地嚮奮
而迓祓天際列而上豎華燦爛以准則度几筵而裁容
疎刻漏於蓮花吐信晷於杵風寘亮者資其察貞觀者
頼其同謹戶牖而知時倒衣裳而在公且三爵以興言
會羣龍之高馭承交質以宣勑暢遠心而釋僚仍攬秀
以楊危臨辨章而脊物諒所覩之多秀豈吳餘而遑及
判休明於昔今豁懷抽於聞見方外内其具賞期露蓄
而兼善紛慘悢以孤遊夜溫沖之餘春遲九日兮晴令
期倍三山兮登望鼈沙城出谷其將晚勝閣共檻而亦

舒覽夜飲其厥厥儼新構之渠渠清酒溢而山光疑纖
歌揚而浮思紆時則簟茵冷流於風律節慧螢於霜鐘雲
南夏以成雄正經途於一軌極高閎而有聯金城遶雪
於兌西玉漏擾梁於震東取陽陰而定體亦登降而在
中制豈懸於飭樸時有適於污隆象除舊而布新事有
約而助洪政自公而燕喜禮賓遊而會通勝寄攢羅於
一舉意匠圖回於再重允規隨而命作叶和會而勸功
引章貢之瓌材集臨汝之精工乃作高門爰及遺苑土
緣剖而星下木層升而致美下如甕以穹窿上若堂其
瑰瑋隆碱懸施繩斲兼持高以危挺鋪以密砥重欒承
而窈窕枝穿複以玲瓏乍井幹而宿斗栱丹藻以流虹
迫慶霄兮麗空豈有事而後大革取新而不窮地嚮奮
而迓祓天際列而上豎華燦爛以准則度几筵而裁容
疎刻漏於蓮花吐信晷於杵風寘亮者資其察貞觀者
頼其同謹戶牖而知時倒衣裳而在公且三爵以興言
會羣龍之高馭承交質以宣勑暢遠心而釋僚仍攬秀
以楊危臨辨章而脊物諒所覩之多秀豈吳餘而遑及
判休明於昔今豁懷抽於聞見方外内其具賞期露蓄
而兼善紛慘悢以孤遊夜溫沖之餘春遲九日兮晴令
期倍三山兮登望鼈沙城出谷其將晚勝閣共檻而亦

舒覽夜飲其厥厥儼新構之渠渠清酒溢而山光疑纖
歌揚而浮思紆時則簟茵冷流於風律節慧螢於霜鐘雲
晶暉其斂色露凄凄而向濃霄皛皛沙含虛於近阯灌吟寒於遠峯歷階茄而去燕遵
龍龍沙含虛於近阯灌吟寒於遠峯歷階茄而去燕遵
反宇以來鴈援山中兮桂枝耐江上之芙蓉迫年爵之
冉冉騁天宇之容容蕩芳英於蘭苑懷盛人於菊叢陶
頹然於刺史嘉辛爾於柱公折萸房而醴警蒲辰而
切衷紛想於遊袂超延佇於巖棲俊長雲之婉孌若
飛雨之空濛蹤苔茶而恣親良蓼蓼以葱葱鬱葱兮直
下西山兮若畫測地象於神州輸全方其款跨上都隱
屏於太行中土開靈於少華後拔地以常然此瀕江而
潤化啟延陛於夜漏出清都之高宴千年而不淫工則
千年而不淫工則括地為址委宛為畔深深遼遼浩浩
無涯之謂元元萬邦之極以超繪迴風於紫塞上
而兼善紛慘悢以孤遊夜溫沖之餘春遲九日兮晴令
期倍三山兮登望鼈沙城出谷其將晚勝閣共檻而亦

舒覽夜飲其厥厥儼新構之渠渠清酒溢而山光疑纖
歌揚而浮思紆時則簟茵冷流於風律節慧螢於霜鐘雲
晶暉其斂色露凄凄而向濃霄皛皛沙含虛於近阯灌吟寒於遠峯歷階茄而去燕遵
龍龍沙含虛於近阯灌吟寒於遠峯歷階茄而去燕遵
反宇以來鴈援山中兮桂枝耐江上之芙蓉迫年爵之
冉冉騁天宇之容容蕩芳英於蘭苑懷盛人於菊叢陶
頹然於刺史嘉辛爾於柱公折萸房而醴警蒲辰而
切衷紛想於遊袂超延佇於巖棲俊長雲之婉孌若
飛雨之空濛蹤苔茶而恣親良蓼蓼以葱葱鬱葱兮直
下西山兮若畫測地象於神州輸全方其款跨上都隱
屏於太行中土開靈於少華後拔地以常然此瀕江而
潤化啟延陛於夜漏出清都之高宴千年而不淫工則
千年而不淫工則括地為址委宛為畔深深遼遼浩浩
無涯之謂元元萬邦之極以超繪迴風於紫塞上
而兼善紛慘悢以孤遊夜溫沖之餘春遲九日兮晴令
期倍三山兮登望鼈沙城出谷其將晚勝閣共檻而亦

山之延四百其里雖發地而厭原默匡廬之徒委浥山
帶以坡衣迴屏風而疊綺輪囷接香鑪之雲滔液下清
溢之水勢遠而危鶯崢嶸麟夕陽於半江宿初月於
層崖映松樹而氣芙渠嵐霏而色滋日射則陰霞委金
雨過而生煙拂覽岸明消而翠寫風增翮而紺瀨江女
窺而繚霧紫幽綃鮫而巖戶移白鳥光鬨於壁崢舟人
影映於沉暉遂菁葉其可悅動冲容而倍姿擁名城而
論都極敞顯之南戒巔除雄成於漢首武陽式廓於江
外水實接龜而潛洩囷勢鑿龍而抗會湟洫繚牆而布
遠樓觀儲胥而備大比志物以維屏特俠翊而勿壞動
迴廳而佇想步循環於襟帶故其內眄則東西湖水滿

沉日月鑑池之煙霞揚鮮龍門之風雨自出長橋度以
殿雷鎖院開而雜蜺東二渚於淼孟淚大明於濟碣水
花淨而香遠風色迴而態溢幸民士以思瞿必都人而
秀發時逸客於三洲唱淩波而未闋遠百花今霞滙約
九津今雲泄緣渠流以周迴記十門之約節蓋宜遠樓
以西逝迴負闕而旋蜺東決散盱章而脈清會宮亭而勞折
卷八郡之風濤立二孫於喉咽信東南之都會備西北
之門闕豈太真之識福將昇元之氣歇大中潛而龍起
建炎噓而鳳瞥自中逝西宮方所治巍峩約繹文樞武
眡建中臺之龍節設行馬以聽麾既鼎立而置參亦岳
峙而分司受官成之統總裁氣脈之機宜大府承而望

縣異壇祠蒼而庠序徵物色音華之所莅止明謨風愛
之所棲遲訓恪則宵嚴於祈署務閑而晝倦於鈐扉通
溝勢減徑衢綠陌參差流離朱邸有蔚啓北維寧詠南
而國委騰晏於歌吹帶劉宗之磐石怵章山今采銅疑
扶疎千屬籍席芬英于獻猜跨文明於淮益屬宗師而
綺正收茂才而路闢被儒素以矜華朗慧滋而秀奕時
節物以斯凌係國風而咏適罷聞樂之層嵌食衣稅之
舊德扶輿中央精華商皇山液而流川暉而朔責相上
將公卿丞郎或蒞杵而楫棘或須蔬而圭璋騑緋夾廖
嗣鼎承箔偶必大而無隆交累試而益詳典則獨藏於
望國風夜時映於公行必百世而猶祀在式微而亦張

故老歌詩成章講章通連門素經營圖常七族奄而魯
是八註於而天衷冠喜策於本朝襲祖豆於其鄉月旦
重於汝南科目號于商皇聚星與通德謝喬木而相
[illegible]
如時代遠作而無[illegible]乃[illegible]
之風[illegible]
聲展戒而校年物[illegible]而神震德今流量煙璐珏以殖出軌祀鈐而見吝步若以稽詣
路門干而告後比物乃之[illegible]華[illegible]
之芸往取資生而適韻然伯貴不踰於周度[illegible]得於
宅訓業方岳之理靜忘[illegible]識之徵此文市銀於以卓慶賈

亦廉而亦信民日中而自退士三倍而無近却服御於天邪劭康功於田畯惟江之壖厥田十千雖水耕而火薅職善坊而固泉懸穜稚於歲杪視黍稷於昏前怙寬鄉而償瘠趾樂郊而趨先適斯樓之倚徙厥高眺於天田原隰素而夷衍樂郊而趨先適斯樓之倚徙厥高眺於天牧以無忘望杳花兮輕弱訊泠風兮陌阡意民天而遠想豈煙景之留連若乃湖圩宕迭五百餘里黃荊白沙松蒲桐子柘葉長玲桃花淺水疊蓮芙於蒲稗唉鷺鳧於鯉鯉列漁步之攸界繫澤梁之所抵風鮮景明煙消水平鶯鳴櫪其如織鼓釣絲而互經拂鷗翎於旅鴈雜漁唱於高蔦畫欵煙乎樵舍夕汎桂於吳城喜多魚而

獻公佐京酌於軒趙之倉州今歲晚莞江亭而獨醒對理勿公事自慰室風於南軒題題紅行客禮亭流紅文木友來會於此禍秀升之章句析音文之經史鏤道程於圖緯紬次宗於玄旨若題若記若說或哦或倚企喪棲而遠想循伏檻以流思汰塵津而空清引芳坪而蘊滋類矯指而角鮮寔交頭其取師江山有與文之助風雲為接武之資龍門自大獨彼雲陸鹿鳴於華心安薇司馬樓中之撰結戍世表之威儀江湖瀲而猥天採章拱而見奇皆我公之攬撫獻王書而款駭長有學道之伯高德之倫蘇潛堂之文

敖衆三百以為羣處孺子之式閭倚一木而自珍來遊來歌載言載欣仰吳會兮傾言子俯滄浪兮弔蘇苕豈風流之遂遠緬容與於青雲世何流而不波路荀方而必塵章之門兮慶芾章之流兮波逝毓元命於江湖瞻開神而演秘蚊宮啓靈龜乎真君沙城表識多乎聖人撝雲仞於西峯結飛容於南津撫城闕以逾故展空明而互新吹笙之臺暗鵲文簫之宅氤氳側控鶴之玄景挹寫韻之精神渺仙尉兮難即挾丹華而散雯睽伶崖兮有覿響天樂以鳴眞庶仙人於樓居故延庾而挹辛西山之陽不死之鄉西山之陰無生之林渡江之旨奇特遠路之笑滿越西江之水無盡南岳之風有鸞下雲

居而振幡過上盤而往掃聖而冥兮體常露凡情盡兮境起鬼坐盤中兮何言講空空兮何物相與說黃龍於山中宅舟設於大壑喚栗從乎語際點韋丹於靈徽樓說等而予視論寂寞而何設領玄釋於簪組玩今風而古軟記江陽之傲說當寄言而設端曩神明之鱗萃今蓋油之空寒諒獨往之能事洵絕地之匪難乍遊而以成越炎人寰而詎安閑吾流兮閱世寒川逝而獨詣南上瀨以忘疲朝通津而必暨樓艦分風而轉鷁鏡鼓枻韻而浮吹路八達以如絲坐交衢而委轡瞰四方之都雅極宦遊之體勢公應接以餘閒客周詔而有寄或雅歌兮投壺試清唱兮舉袂足登高而送遠具成歡而既

醉乃至放臣淚國遷客思鄉赴建康而不果適交管而
未行亦有賢士失志遊子迷方觀遷謝而多悲感留滯
而自傷一登樓而慷慨冀宣寫於毫芒客也無勤聽我
勞音會計之司成賦是欽日至而鍾石斯起歲獻而漕
腥載敬絕控引以無期灌天淵而在今則有兌士頌於
星淵檀檣廣於山林流粟委於沙磔籌策高於崖峯艫
柁取於魚鳥邪許殷乎茄音旗幟拢於荊吳謹嘉徵乎
晏陰見軍國之有行慨塗泥之所任戒驕譁於水次安
積睿於潢潦時我公之約飭往聽矚以迴臨喟民膏於
庶士悚國賦之恒金延少內以捐頃屬都官而獻斟約
古有稻粱之色刑民無醉飽之心鼓枻發而念遠棹歌

齊而思深思深分太息倒景兮西夕秋志激而彌亮風
候始而無射視流華於衣先動寒妾於暝色紛下執兮
暉閣汁傾霞晞兮參門啾感投衣于謝歡煨炳華燭于
重登迎宴翫而更酌承湖海之下流振涼天兮北河
意佳人兮南州月微皮而澄席風析木以宜秋發淳樽
於新豐遵河鼓於宵蔣絕天潢之閣道奉紫微而披廓
宛衡殿其在南正杓攜於龍角轄左右之煌煌輔帝車
而軌若偶少府於關梁躡天階而用作步飛光兮意折
想壯武於豐城何千年之寶氣得斯人而夜明河魁載
西形如載筐津梁在中號曰文昌王臨川而集計揆余
生之草鄉草木落而自出風雲與而詎央廓藻秋其在

歡娛而伏膺會大往其何極肇方來而載寧善諸公今有作處微生今樂成蔭層霤之耽耽對清佩之盈盈景斜延於夕佳趣遥攝於秋屏目煩燎而下盡興澄歌而上征商飈卷而户洞暗河低而坐傾悟挈壺之戒曉憬通鬢而遐明樂燕胥其匪報激高歌乎列星歌曰山巃

嵸兮江遠遠結飛樓兮含翠微雨陽貞兮流音微鼓淵淵兮漏遲遲宣明政乎發嘉德宜登臨兮受光色來清籟乎眷兮昔江南西兮永無極

明 胡儼

滕王閣賦

繄仙李之盤根布柯條於區宇既命爵以錫圭遂分茅而胙土惟滕啓封寔允會皇來豫章督郡開府山川秀靈人物蕃庶麗斗牛地兼吳楚據百粤之上游壯雄藩之重輔朱門書戟號令肅乎風霜綺閣雕甍詩書被其弦誦豈藍東南水陸之都會古今人才之淵藪宜乎王公之所臨處也想夫瑞居多暇深宮晝長圖書既厭琴瑟倦張中心不怡積思浩穰乃命輕駕肅寇仗高牙駿乘黃俯郊郛躋崇岡六轡總總八鸞鏘鏘膂力既強弭節高岡江山相望變乎蒼蒼既游目以騁懷遂欣欣而樂康於是戒梓人程匠石相陰陽表區域真方位於高明燔笘翬於蓬藋杞梓之良材斷巖巒之秋骨締構費於經營精神妙於規畫歸然傑閣功成不日觀其臺榭凌虚簷牙聳飛碧宙瀟灑彩檻迭際平沙兮浩浩無長江兮滔滔氛氳於物表接莽蒼於天涯遠煙接兮凝黛空翠生兮襲衣碧瓦華棲青山隱隱丹檻藻棁綠樹依依錦纜牙檣兮璀璨鶴汀鳧渚兮參差至若春日載陽花明柳碧素練澄江長天一色黃風島嶼妙矣寓於落霞野水蘋葭葭亂白鷗於飛雪晴鳩送丰山之夕陽征鴻橫千里之明月地位絶湫隘之炎歊房櫳通高寒之凜冽四時朝暮光景明滅於以晏樂於以游息或憑高以暢神情或望遠而書雲物帶彭蠡之渺茫挹華峯之秀特列皁閣之雲屏倚共崖之丹壁控五老之紫鬚吹凋庭之玉笛春雲夢兮八九曹不芥蔕於胷臆寔從光兮羅綺陳簟

鼓咽竽歌舞新迺行雲兮動梁塵王頁配兮玉杯側美人醉兮嬌豔春一旦事閒人去物換星移樹猶公之榮蔵賢王勒之文詞朱簾垂兮雨冷畫棟翥兮雲飛對樽前之草影目檻外之波馳滿處授簡蓋已太息於當時余心之舟幸江擊榜南浦訪故老以遺踪指蒼苔之斷礎古木號兮西風芙蓉悴兮夕露壞槨鴈飛詹煙螢語宿草迷堤殘碑仆土佩玉兮鳴鑾音塵兮何許徵江上之西山見君王之歌舞桑采采之黃花空蛺蝶兮相翔繼三王之文雅擅後來之韓愈抑思巴山之故事與丹楊而並峙竹色兮松聲淒涼兮杜甫余乃浩然興懷門出悽楚樂極悲來豈惟斯故追往事於亡陳亘臨春與結

綺譙香風於沉檀極人間之麗美何啻百倍於斯閣終
亦凋零而銷毀矧楊氏之四香又驕奢而侈靡彼氷山
今莫悟竟何足以比數並漂搖於瓦礫而同鞠為榛莽
矣獨可間之禮樂暨東平之微嫩著藩屏之良規流芳
蕃於青史顧瞥香之異途徒感慨於千古

蓬萊閣賦　明　潘滋

厥惟登州在昔子星分虛危地接瀚海出日之方產
蓬之水泉有溫湯城曰不夜於是寧州開煙霞之洞文
邑築望仙之臺庶幾遇子喬於緱氏接王女於天台者
也於是楚之客至齊者言於齊伯小人以吏事聘於
諸侯無所辱命則必觀蓬萊而歸矣齊伯曰諾敕旦惟

差條仕胥會宿相就明發車載建霓旌羽蓋步自刀魚
之寨經於沙門之宮重嶺嵬嵬以仙仡連岡閒閒以靠
崔嵬迤邐以層升周寥寥而徑至覽檀巒之祕偈靚蒼
蘚之繪事薛蘊約韻以倩倆總總睽睽以膛旋象罔洞
仙以窈窕鼓蜿蜒路而駢闐於是鳴籟吹華鐘撞肅鼓
妃訶海王開乃置酒於晃嬛之室息燕於逸遊之軒可
瓊漿之灌灑疏石華之蜂蝀為抵為遹或履或船三酳
三酬既沃既沾於是停杯俟潮配酒臨浪極目空洲舒
縠流潾氣泊漂以不風天清冷而無雲夫何馮夷撫霆
陽侯噴捍淫淫洩洩鼉鼉瀨襄漢澎澎湃湃流沫迸岸泊
磴曠以傾騰岡崛吻而相咂紛盤渦以歙雪剡怒以

謂客曰今日之遊樂乎客曰樂則樂矣然而有所聞者未之見也有所慕者未之遇也潘子曰何謂有所聞者未之見也有所慕者未之遇也客曰昔蓬萊之仙有安期生之出乎瀛麻姑之降蔡經比而無之是虛名也有而不見是虛行也二者無一焉而可潘子曰異乎吾所聞珍生侯生入海求仙者是方士之督也文成死樂大誅明天下之無仙人者是武帝之覺也今吾與子之登斯閣也有所見有所遇矣太公之興於營丘尚其功也魯仲連之辭封爵高其志也韓信之軍於濰水屈其謀也田橫之入海島服其義也孟子述先王之遊觀止邪心也仲尼之欲乘桴浮海示有為也今聖人在上百臣

成能天無烈風海波不興歲豐人足訟簡刑清於是致白雉於越裳來商愼之桔矢內外向風遐邇一體然後作為雅頌陳之清廟告厥成功書之竹帛以垂無窮此蓬萊之實也若夫流連之樂神仙之事何足多乎客憮然避席曰吾乃今得聞先王之風願敬受教無他請矣

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九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十

翰林侍讀學士加一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覽古

項王亭賦有序

唐 李德裕

丙辰歲余東遊公館亭畔瞥然遠覽因觀太尉清河公刻石美梁氏之材募其屈於天命且曰漢祖圖起之時生計非輔張所出余以為不然矣自古聰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疑火咸陽失策中之固還主炎喬傷義士之心是天違人需圖驟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策東制區宇錐數敗於

斗常有鬬中為舊王嘉秉以義動天下雖項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蛇出鴻門龍潛天漢始降志於一人終甲戌於四海則篤張之計不亦遠乎余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能錐固而其實是不測虎雖雄而其力易摧一把一縱宜乎更起然藏舟之岸焉知繫馬之樹望命矣自昔帝王以干戈創業後之劬此地固作賦以弔之

盛大高原徘徊始曙前識纔舟之岸焉知繫馬之樹望牛渚而著然歎烏江而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人世之何遠息項氏之入關接秦圍而割據恨八千之剪滅葉百二之公固咸陽不留王業之

項王亭賦有序

宋 龔 相

余今烏江之明年職監公務往來境內遺迹將欲驗古事察風俗恨其兵火之餘故老尤滅無復在者而前人遺迹往往化爲榛莽狐狸之巨矣獨項王亭去古寖遠於邑爲近余每登眺焉一日詣客至其上讀唐李德裕所爲賦序楚漢興亡基乎應天順人與不則然矣而余嘗謂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若夫魏晉之與皆假唐虞稱禪代大率恃詐力竊名器篡竊取之其實逼奪下至劉裕蕭道成之流如蹈一律覆宗滅祀延及無辜可爲流涕若楊堅朱溫直盜賊爾固不足道也豈非所謂不仁而得天下者哉夫項王之起年二十四不階尺寸自奮乏援而平秦霸天下

廢立王侯政由一已無所爲有異於高祖然以曹掾司馬懿乃視王眞偉人也余又覽觀山川想追騎雲集王以征兵接戰英勇不衰前享長顧呂馬童之時其視死生何如耶列之氣而凜而在邑人廟祀至於今不怠者豈以王之亡秦與漢之功大而得失自我不爲姦詐篡竊眞磊落大丈夫也哉故余作賦以誰之大抵君子論人或責以備或推以恕非苛然者余豈敢與衛公異也其辭曰

括蒼襲相暇日與客登項王之亭顧覽遺迹喟然歎曰嗚呼盛哉二世之末天下思亂豪傑一呼雲起從亂當是時也燕趙齊楚不立王孰能起會稽亦從民望得孫心於武以爲人共主而項之勢力莫敵秦寧而殺蘇角絕甬道盍以慕裕示三軍之死志畢破秦軍而殺蘇角絕甬道而虜王離時蒼天而動地山陰日月爲之敲齒侯人人喘恐膝行轅門而莫敢仰視章邯舉軍以降爲諸侯所以兵而從之入關不留永緒東歸裂地王約而王諸將天下利柄惟我所持何其盛也哉及夫起元時漢以兵未罷戰衆陽陷死推鋒蓋於是諸侯悉遵圍南下之四方急始悟楚人之多從於是

出臨江不渡留駐報使又何憾也客曰子知楚漢之得失乎不在於兵而在於得人不在於強弱而在於得民心之淺深當其屠戮子嬰火宮室坑秦兵殺我帝於郴陽專王約之不平漢皆及是約三章而去苟法拒牛酒而恐費民封府庫諭郡邑而不私其財期在於變秦兒讌張佐其謀韓彭將其軍無素書之弗用推赤心而示人此楚漢之得失也曾何咸憾之足言哉孺子曰今成敗得失是非其間紛紛蓋不容喙嘗請教之其敗者未必皆非其成者未必無可議也嗟夫項王卓偉之才英烈之氣使膺天命而有成乃踬跌而至此若曹操之與司馬懿以鬼蜮之雄貪盛

賊之智考貞且柔而窮神品皆敬傅而後已或百年而遂驚方哉伏后而尸曹爽抑可見其無君子意其為得失又安足計以石勒之胡雄猶逐鹿於當世不忍效夫數千孝孫之非義嗚呼噫嘻得則為王失則為虜由魏晉以觀之王雖亡今何負此顧呂馬童而講若死生固亦不懼矣彼分香而飲粥又何王之可依也客逐絨默相視動魄一客在旁莞然獨笑曰二子新則新矣然未達夫理也楚漢競爭若蠅蚋晉若蛙千載是非得失今皆安在哉徒存史牒莫考真偽自古及今如我與子登斯亭而悵然弔往昔以流涕漁夫樵婦之所經行野老祠官之所祭辭亦已多矣莫得而記也今夫二子臨覇睇視

不忍舍此亦何異臨川而歎逝也子獨不見夫青山白雲長江明月耿耿長存滔滔不絕初無古今之異治亂之別是亦理之所在也於是引吭而歌曰山若蔑兮江湯月盈扇兮雲飛揚是非得失兮兩俱亡顏然而卧兮適乎無何有之鄉

越州山陰縣西南二十里有蘭渚王羲之謝安王獻之謝萬孫綽許詢支遁王薈王渙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王操之王蘊之王恬之王珉之王珣之王穆之王胡之王藍田庾蔚之庾友庾柔庾倫庾龢庾統庾希庾蘊庾爰之郗曇郗昙郗愔郗超郗僧施謝尚謝奕謝萬謝石謝朗謝玄謝川謝琰謝混謝邈謝綝謝鐵謝靈運謝惠連謝莊謝朓王弘王曇首王僧達王微王僧綽王儉王融王寂王志王泰王暕王規王錫王錫弼王錫義王錫智王錫胄王錫寶王錫慎王錫命王亮王詧王誕王薈王薄王謐王劭王勔王勃王勮王勱王勵王勰王勸王勉王勤王勵王勰王勸王勉王勤王勵王勰王勸王勉王勤

乃俱集而同嬉寄飛翰而傲八極今託高宗於賦詩或短長之兼就今或數語而爭奇獨可疑於獻隗之長才今何乃竟日而無一辭豈欲託於晷冥今寧甘受於罰忽者欤所以藏宝抵掩仰服指奇跡者往矣也且益州危嵯神州之陸沉今莽宮門之銅駝自一馬之既化今泰百年之江蛇弔誓江之無人于落日淡而水揚波灑新亭之囚淚于邊故陵之山河誠談玄之誤國今千載為之悲歌村當時之悠悠今玩杯酒以自多覽光景之留連今忽不知其莫奈之消磨彼諸賢之淪胥今亦孰知其不可惟右軍之蘊美于回獨立乎江左曾内史之兄淹于鬱酒酣之孤情之敵於殷掌之上指勝於談笑之間比昔賢則過之者欤斯人而備矣余將亭於此俾其登之者識旨一起於此天下奇才能雄圖之不

高出處以在我庶死生之依仰今彼豈歎老而嗟衰詠歌之有寄今詩以遣墨而見奇彼敬宗之何人于頗之不能一既今留以遺墨而見奇彼敬宗之何人于頗以今石兄之信乱驛之英雄今既六合於一笑曹周舍之不論今仲興亡於不易乃瞻懇於末技于沉不忘於茲妙烟玉匣之深藏今徒以為昭陵之禍名作茲賦以為傷今遊長風而弘嘯

黃星既隕火井重炎孔明志在電掃荊楊席卷許洛布風雲而進其德業固名斯亭曰述賢考其陣法則方以八環一而為九焉陸遜之以破蜀以六包一而為七李靖遵之以平虜蓋武侯之盡部伍節制所重者勝所忽者敗所以藏宝抵掩仰服指奇跡者往矣也且益州分鼎峙在坤維而武侯以區區之蜀莅政至公董武乃信賞罰之精誠伸令出之勇略令施竹帛不繪而垂徃蹟於鐵不寒而照方其麾揚上國虎視中原號將開風而奪心壯士望塵而破膽雖精銳之衆者堅壁而受令稱骨鯁之臣者安節而包羞之敵於股掌之上指勝於談笑之間比昔賢則過之者欤斯人而備矣余將亭於此俾其登之者識旨一起於此天下奇才能雄圖之不

杯想英風而信在驛之英雄今天假其年則禮樂攸興天命有歸兵甲何力無用大筆之高長且遠陸谷已遷尚有典型猶存毛之於而投錢登壇定民誰窺竅之種漢室故地思專美之奇者簡制可忽節之權華閥當方面之權昔勤勞一攬那今步趨難上登壇維世孔明方躬耕之時定計於草廬之中不出三分之主安能縱七擒之首喧自古英雄之士時命不過其名名成而無聞者恒哉賦曰

江之傍志馳許洛欲揚荊楊按井宇九宮之法本河圖
八卦之詳數橫負黃曲折應行雖云蛇勢實曰龍驤其
始也若有若無於倘恍之間終也判三韻而不爽縱七擒之所長資
一時之談笑猫千載而芬芳況夫才兼管樂政點申商
蜀則久日魏則秋霜馬民嗟於布帛魏人困於財狼於
是幷瞽東下譙應西方折曹氏之牙角挫仲達之鋒鋩
至今秦隴耿其市幗柔益詠予甘棠論高節則勝樓巖
之入夢卻負鼎之干湯推治體則蕭何爲政之咳唾子
產遺愛之此擬量行事則用兵如晉文之示信教民如
周誥之成章觀施設之有與刑罰以節金鼓木牛流馬

慨然有慮乃作賦焉其辭曰

稽天飛燕遵循宋奔中夏壯觀華於金源鬱天居之宏
麗開陸地之海山忽悠悠而皐走見虎踞而龍蟠建瓠
永於可與浩不知其反洞流沉量萃旋神軒乾東城紫
府幻出虛寥吾性復華之一島實元乎其間崑崙之顛
海風怒拔扶桑而落結水面之青蓮巖巖磐磐偃
立屏顏蔽如蓋頭寇日對而卻走偃如鰲背負月窟而
橫高寒瑤光樓起金碧約連蜺覓飲海頡地頡天華陽
九州之處遠萬百年之盛傳房理與慶雲佳氣郁郁芊
芊時屬清平天下晏然倒淮南之戈而制楚柏崩統萬
之角而安西安神武不殺而日躍於平泰信誓既結而
無事于開遑明夫自性不容以六花用於晉李請以六花
復還一人高共於兵上無所名而生潛清之燕大臣優
游於一二品行高而宰物之成萬物約化而無間四
方之民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遵往而息義軒收萬方之現說
民而指北不更號而忘士不告而明而賢民日臻喜而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之謂乎和孝文駿乎慕士宣王
乎吉此平天下之宗歟遵往而息義軒收萬方之現說
書元土之識所好青雲之士現泰鈞天之管紘御長風
於絕頂望遠壺之飛仙開八荒之壽域正一氣之包孕
踏斯民於仁壽而君臣享焉馬摯斯民於遠樂而君臣享
焉孟浪瞿郁上格於天舒愉粹暢下達於泉溶斋手洋

歲癸丑夏經入於燕五月初吉由萬寧故宮登瓊華島
徜徉逍遊時有

殆三十年見始終之全修九龍之飛去墮神鼎於羽淵宗沉社偃而乃屢遷鑪則屢遷竟不能永其傳功如是德加是不克負荷一舉而棄捐孰爲之司而使之然周金原於冲蔡昆一鳥於蒼煙悲風射關枯石荒殘瓊華樹死大液也乾游子目之而與故故老思之而淚潛蓋餘思烈烈膾於肺肝雖死而若生雖亡而若存有與析津同流箕尾共壽者雖曰假山而實德山也彼虐政虐世昏君暴主以萬人之力肆一已之欲剋吾乾坤穢吾山川維曰石山而實血山民欲與之俱亡卒聚而蹴旃寧不愧於茲焉

三公山下祠賦有序

孫該

趙國元氏縣西界有六神祠吾視其一焉在陘山之陽即三公祠焉崇堂既廢危閣亦摧軒臨萬仞之壑土木彼丹藻之華是時焉日永日久宿棄庁名彼故老訊之舊與云樑宇初創與七十載三台耀靈實降甘雨大山以育形神不以無形爲主若乃歆茶於上而動於下公曰禱於多方蔑婦利其常穢亦芸郎之所以記歷葉之遐迴庶人紛其約器今行祓禊以往來當其受釐寄余今日亦欣厥之齋才何茲母之洞鑒今識智係於虛空豈一飲之足報守定乃周急庶母榮今曾曷足以知此哉

忠愛祠賦有序

晉 楊該

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一白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灘爭湍起戾衛石會谿高岸爲谷嶢屼阻磴榛林棊條過途迮蹊行者息駕步趾於斯陟大蹄登岑周跡爽塏歷朝陽暉華殿之顯敞覩應門之將將神木鬱萋百堵周乎洞房進排閶闔顧盼堂聚極列峙丹飾煌煌千礎浮跂夭矯騰驤累層岌業齊載長梁敷山藻於前拔級攘枏以采章文綺朦其紛鱗洪範睦以彼揚爾乃逸迹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遑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祀嘉旨備詳陰祚顯應徧澤圻疆曾此士女樂彼豐穰

唐人或分公合一書名二公山下兩祠疑

明 程誥

歲中吕之初律今余膏江而指淮揚風帆以北邁今越重岡之淡廻助楚城之嶕嵲今知江之不復作今訊王孫而誰棄於是歷瀾迤以謁祠今思猶拑潛而棄戟祝豈以雲衍今垣道舊而傾頹舊壇嘷以聚雀今荒祠而野狐之門芳皋之廣行今注玄河之邊迴商人紛其約器今行祓禊以往來當其受釐寄余今曰亦欣厥之齋才何茲母之洞鑒今識智係於虛空豈一飲之足報守定乃周急庶母榮今曾曷足以知此哉

明 李東陽

南昌王公得仁在汀州歷府經歷推官有惠政滿邵賊作慶著奇績且畫瘁成疾以死汀人作忠愛祠以饗之東陽從公之子今翰林學士大韶先生觀碑傳詩頌諸作得公遺事為詳因託谷語賦其事公之先本謝姓中更變故學士先生始詗於朝而復之然汀之人猶稱公為王侯今王侯云者為汀人道也其辭曰

客有出中朝使南服諏民風訪邦俗過臨汀之墟駐龍山之麓見祠宇之巨麗睹亭碑之高蠹乃剔蘚揮垢睨立石讀之讀未既有父老數輩提幼攜穉鬻氈榼酒盤黍豆荔蹏踏升堂偃僂伏地敬拜而與清焉出涕容容而問曰爾何為者父老曰噫此吾故侯也壬子之秋侯

來宦遊二十八年自蒸登叫心在社稷愛流海隅人亦有言靡德勞酬客曰可得聞乎父老曰昔者旱魃狂虐餓殍枕藉侯哀憐之發粟賑救全活無算我蒸黃歸我之逃民之戴侯若禱嬰人肆騎仗語譁譁讀卒施虐法殺戮厥本在中流砥嶕嵲之不可動慮之不可却民之翦矣若墮得綆若病得藥兩造具伏庭文挈條左牒右書微入芒穎細寫錙銖詭譎喙雄吐寃懷奮撻民之過侯若鑒而與若乃山谷晴黃池沸蹻夔躩走題駐羽書馳檄腑血塗地塵路衣斷空城晝閉邏浸爲飲煮革爲食塗多餓莩官有餘積侯發公粟若啓家簡愚民被脅從惡如逝仗諭福禍若

誨子弟乃翼我官驅死士揚義旗操利器軍門一袒從者如堵城震山裂雄軍氣海風臨陣貫勇鬬帷授計摧堅奪心訪降斷臂應之者瓦碎蓋將乘勝長驅刻期取質獻俄明堂銘功合匱而鵬鳥外至營星下墮九原有知飲恨而斃噫嗟乾坤茫茫歲月如馳我耆我耆侯童兒或殞或亡僅餘其幸存者散為流移我田我廬我食與衣朋從徙游孫詒子嬉被活我者非侯而誰我不祠侯而又誰祀哉客乃俯而頌仰而歎曰嗚呼孰不民社得舍是道苟不寇當皆素而餐內積怨用外生釁端或瓦石相擊或矛戟交攖或面背殊相或死生異觀故兒定止北走千百世其無譏於是父老皆歔欷望若有感於斯言也有歌於是者曰丁之山今誰使為本汀之水兮誰使為源侯之德兮高且厚侯不見兮傷我心又有和者曰汀之林兮靈為沐汀之田兮雨為澤侯之德兮安可報嗟汀之民兮匪伊草木容乃重為歎曰吾明其起江左德門是望王出太原槐陰載堂人定者天賜功厚者宜根於是書末則茂沒之深者流則長觀物理之有數信侯門之必昌歸而訪之則侯之子已立於玉堂之上矣

屈原宅賦

宋 晁公遡

余入蜀之初嘗至於秭歸之山有漁者過焉指其墟中

而告余曰此吾二閭大夫之故居也余聞而異之問途而往觀焉則牆屋頹垣無復存者山川滿目而荒煙野草之間斷岸絕岡依稀彷彿猶可想見其大概於是慨然太息以悲夫人之興廢何可勝道也因為賦之其詞曰

悲夫秋之為氣也蕭條而可哀送將歸之遠客兮臨清江而揮手山蒼蒼而遠望林莽莽而無情水波淡而煙生兮夕陽下而漁舟

虎豹嗥而鬼嘯兮淒風勁而悲流搴長林而無見兮隔秋水而相求

懷故都而不見兮徒徘徊乎山丘

坐茂草以嘆息兮涕橫墜而霑裳

悵寥廓而荒遠兮時曖曖其將昏

雞棲於桀兮鴻鵠在梁

蓬門不啟兮蓬戶半摧

雖有輕暖兮誰與同安

雖有重裘兮誰與同溫

雖有好音兮誰與同樂

雖有美色兮誰與同悅

惟古今之一致兮豈人事之異情

獨守此而不變兮又何往而不成

客有吊於江上者余既為賦其事矣既而歎曰楚人之所以亡與其所以興者皆在於是也暗呼悲哉獨何為然三五方之異俗而各以自傷今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逝以與世俗相忘乎顧此又非吾之所能為也

深居獨啾啾其怨慕子思君臣之合欲生豈不能力爭而強諫今死而遺其忠發而放行苟宗國之顛覆子吾

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今焉夷教之以上詩
歷九聖而見帝今帝不悳偽而不能救悼瑾侯荀而無
所歸今獨惸惸于中洞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
哀子孫散亡安在況復見兮高堂白子之近今千載兮
世念我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豈方以
爲圓鼠勉於亂世而不能去今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
於玄宣兮彼乃謂子爲非智爲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
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今豈不足以免
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不全乎全身遠害亦或然今
嗟子區區獨爲其難今蓋不全中愛以爲賢今夫我何
悲子所安今

屈原廟賦

宋 歐陽修

喜奈今物情哀之而不見今日民懷之千祀嘉遺子
復能作宛若昔兮何所今之人之莫知之千祀嘉遺子
生何喜死何疑哀今何所之今魂何來野茫茫兮山
嘉九周山有長思今可蔓以芳草兮萬以御爲今采陰爲
爲之新伯騁作以御爲今采陰爲于參乘悠然歐于之
強死今法然高下而不禁孝于以登天帝五分古人
其若林悟伯哀以太息今嵩行爲于百歐歌古風有是
今予又何怪于當今獨有屈子之不然今夫君郡下之
展舍彼其所是之不同今又安可以諛于君前而擊楫

前洞觀歷世今鮮或能然以孔光之素貴今猶折節於
薛賢徐榮耀於一日今甘醴辱於千年生為諫臣以終
身今死為怯鬼於黃泉聊發隅以善喻今非吏僕之能
宣我思古人寧徒沸泗之連連

寶鹿賦 有序

元 任士林

成宗皇帝臨御之明年陞奉化縣為奉化州於是始興
復文公書院於寶鹿之陽既成假祠吏任士林賦以落
之其辭曰

紛萬山而起行兮氣蜿蜒以沖融東赴海而將窮兮勢
糾結以益隆又折鄞而東行兮有開元之故封出雲南
之廿里兮摘青標於秋風歙項之右股兮乃益崇其

西膚比大白其志走兮莊南山而膚空下廣行兮為誰
高丘中疏論兮虛而通忽隱見其蹤起兮實雄抗乎
一[illegible]知白而守黑兮處於牧豎之蓑笠又不
而素若之不文質彬彬兮其猶可問也於是訪昔人之
今而夢根天上之年諫乎其猶可問也於是訪昔人之
所蹤今得嘉定之故址[illegible]而存兮地
地迴蓮蓬蓬迴斷松梓棟突兀其凌雲兮門開而出
日水抱曲而吞江兮玉橫陳而築筆先紫陽之舊祀兮
有白鹿之初訓瞻申申之燕居兮立青青之彥俊以游
以息以講以習時風乎其詠歸兮[illegible]日彌

書其鎮卿今望卓乎其如立曉道不擇地而存兮地
棄賢徐榮耀於一日今甘醴辱於千年生為諫臣以終
身兮死為怯鬼於黃泉聊發隅以善喻兮非吏僕之能
宣我思古人兮徒沸泗之連連

峽山寺賦 有序

元 任士林

峽山寺者名梁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迴落悉
從梅竹下過渡口至山頂石道數層齋房浴室渺在雲
漢神龍二年夏六月予投棄南裔承恩北歸結契山門
周遍精舍為之賦焉

峽山持舍端溪妙境中有紅泉分飛碧嶺若乃忍戮臨
危禪堂枕江莊嚴寶戶蓮花照踴銀函獅子之座金刹
風風之柱野鹿銜而屢馴山雞愛而頻舞千層古龕百

何門無僧舍多達一枝棲鵲忘失於措樹涼風生於
高竹仁人共天善俱有花雨與香雲相逐法侶徘徊應
房宴閑心猿久去悟道時來走何為者窺身災野旋施
[illegible]無常向何業而酬因今
何緣而免此生往過而追受昔來忘而須臾即撫躬以
南矣寺無曲以留傷心矣今而知忍辱為國本之效速為吾生之津梁

登真興寺樓賦 有序

宋 蘇轍

李夏六月予聽與張戶曹泛舟而遊真興寺晚登寺後重
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鶴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
五丈原上有白雲如覆蓋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

集315~290

與歟曰可以賦此賦曰

步六月之徂暑今迎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遠遠今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于孤墅特起於蒼茫南望遠山之參差今奔走相屬而朕駭無集其雄高今惟太白與南啾林皐府以扶拱今浩合沓而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今忽瞥怒而狂驤交首以窺頭今紛絶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今天勁勁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今白鷺歸以翱翔象乎其彌遠今聲斷絶而復揚眇將沒而猶見今飄若仙人之不可望嗟歷踏於何所今徂南澗之決決回東望夫修陸今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今涕橫流以浪浪雲块圠其不起今若

覆釜而在上徒一日之再午是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今夫皇帝陵谷千里今增異日之感慨追古事之茫然今悲人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亡志於忘歸乃明其何益於五丈干仗與原其

覽古

登樓賦

晉 歐陽建

登茲樓以遐眺兮闚層軒以高盼仰天塗之綿遠兮俯大壑之迴環原野闊以修遠兮川陸紛以經營遠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朕駭無集其雄高兮惟太白與南啾林皐府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瞥怒而狂驤交首以窺頭兮紛絶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勁勁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象乎其彌遠兮聲斷絶而復揚眇將沒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嗟歷踏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決決回東望夫修陸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浪浪雲块圠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徒一日之再午是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皇帝陵谷千里兮增異日之感慨追古事之茫然兮悲人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亡志於忘歸乃明其何益於五丈干仗與原其

登龍岡賦

宋 傅亮

靜晉定以永今即駕言以寫憂案想靈而風彰秘余懷而景留於是面臨北澗西望荒陬比宇連甍出榛四周眺江都之實滋究川塗之迴修以異狀忽已去流乘清滑以浪浩翼調枚而命仇信道生之有所何忧迫於人兀

山陽城賦

唐 劉禹錫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遐終於此堪奮而作賦蓋

我止行卓實沛於山陽之墟是行與豫忻春度之氣兮馬如踏昌遠於四百之墓而伍丘夫育利器而倒持兮曾何鉏刃之足釣兮王迹之幸基壁絶維之再敷魏氾陽與鄙上忙蛇發而龍趨痛人亡而事替終此

地焉忽諸嗟乎積是而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茅茨武乃穫桓靈之欲從心於香藝其祆燄遠獻而焚彼伊周不世今數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推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鳴呼維神器之至重今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國徒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耳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臨眺荊江通暢樊漢前施以陰壑鼓鼓而峻元龜

唐 蕭穎士

登故宜城賦

嵽嵽野茫茫其靡極何人戶之亞勘農青春兮始交又白

日兮將晚悲世事之變易兮日宛然其猶存之衆漠漠而無象以空虛而懷舊執不設兮而誰與望江漢之悠悠兮徒延佇於蘭皐之未返鳥寒泉以空啼永蔡其已意悠然而長懷此土門四海而兼天下方將主之右臨尚未遑於戢兵山戎之外虞重葉代之尊征整督薇之實窮千日之精陸陸幽冀水接滄溟其爲盛也入師長於庶洽出董率於連城寇婦降於王垂餘子起乎亞卿睢盱則決日詠柔荼栗俾冀魏之境漢之威也移南國之屋蓋晉之柔也北門之捍犀今方嚴之仁明惠久要於平生幸

寫依而復宿旋載筆於斯時仗節乎南紀假四牡以
尋行屆情悵而訴諸乃楚邦之遺城昔漢皇之標季間
諸侯之釋位聞景升之是牧歎興廢於茲地其後綏懷
劭楚抗衡強弛框九域以高視為一方之行庇亦謀猷
所賴而致也於時寇盜聚生民失七賢雖避世才亦
擇主有臥龍之奇英視江漢而睇宇遺劉后之倒席聿
疇咨於草莽若游魚之在水尚三顧而後語其忠也亦
將稜威漢沔用武荊楚伐時觀釁終然義舉然後包幷
河洛遷於陳許之郊配天不失成斤說中流之顛覆故
宏算而乘風信雲長之寡謀亦天命之弗與猶復廓邛
峨之險奮實漢之旅鈐敦陵慍關輔致中原於旰
食然英之靈猶沈江漢而景慕其易名於
忠武不亦宜乎仰其高而知其德俯其
之云亡仰瞻高而知其德俯其
漠然無象兮安放髣髴為兮差池雲有迴兮
歸哽其何兮悄遲遲詠蒭蕘慈兮莫護維九配兮安施

登襄陽城賦有序

唐 蕭穎士

亡臨河城賦有序

亡男孝巖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遘厲疹有
加無瘳憂悒迨逾一紀故不復仕而風標俊傑文史清
鬯則君所著別傳詳矣男於予有教誡之恩使為大字
皆資訓誥既而射策桂林校書芸閣首冠知己名利翼
氏之力也天寶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遺書於人間越來

為大江之上流今於備敵焉不繁顧謂將之凡才豈衆
曹之敢班欲身當中原之一面今事便時利一葦濟乎
濤瀾嘗是之時兩觀萬雉縹闕應門內雍燕趙之容外
屯貔貅之軍笙鼓鐘之喧閃旗旆車馬之繽紛固已
包裝川澤震耀山原安知夫千載之後陵谷易位夫何
遺珠與玉屬此遺迹之將圮於是與客休於祠宮披
榛蘇之微路嗟牛羊之入室固牲酒之不具與客悵然
至歎而去

過驪山賦

唐 徐 寅

六國並於秦秦皇還化塵塵散而為漢路在而今
人古人但見愁雲暗樂嘯聞哀則楚囚之南冠也
改而制禁定新愚閭司寇則逆債登臺秦暴則焚書建
國喪瑕於人合法莉後於亭德兩曜昏翳九圖傾側
扶桑喪里我鞭石以斷通漢海發重我驅山而受秦豪
家亡骨數噸七雄三農百穀以休務卒錢實金而獻功
九州麻葛望望以交滅楚無辜超越以亡秦宗有子
今生作孝區有臣今爭敢忠九野分崩作兆民之主
詔令吞盡方行天子之風星噴九霄城長萬里血染草
本皮起蛇豕將欲手捏天刃足拽地紀拗虞舜而短善
堯污殷辛而長夏癸禍從殃催川拔欲摧金陵之王氣
起阿房之役亦所以燎其經籍間祖龍而匿寤逢巨魚而必射不知望夷之北未觀沙丘之
厄又何謬歟天降圖錄言勦其臭謀猜嫌賊詐夏桀盈禍胎必膺

彼田窓兆斯陵闕猶無六宮以列葬豈言蔓草之榮骨
嫌示儉於當時更寫奢於既殁勤高河帖玉聽珠蛟窮泉之日月縹囊層層不騫不崩斯高
之猴舌方滑劉項之雲雷忽異軌道一軌皇威漢家之
主驪山三月火燒秦帝之陵今則草接平原煙蒙翠嶺
想秦史以神速弔秦陵而恨永等清宮覩銅雲兒作皇
唐之勝景

驪山傷古賦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夫為國者宜建宗社廣敷善尊
其威靈儼其容貌其惠也遠次其仁也普悼言靜而可
以底綏言動而無所虧撓今則陛精性一保萬人是

試紀之氣假仗靈神之應幸徂意靡察於妖于尚勞師以備胡人且愍於荼肯我獨憐此扶蘇廢五尊之丕烈任姦邪之逆謀前欲稱始帝而歷萬代幸宗滅而身屠王祿盡矣誰定其危天之所壞人不能支說同信於望夷安肯從於悖斯生且苓其遺令死徙華其葬爲嗚呼驪山之陵其屬幾年上周五里下劍三泉蠶珠璣之布襲畫金石之膠鬲匠人勞而不償反生埋於思延俾冤穴而塵積牧豎焚而火連嗟拔山之壯氣成秩木之寒煙享祀輟矣晴相逾焉百二之雄藩莫守數仞之丘墳魏然何德之衰逸伯繫之徐貴何力之競爲劉矣之著穀枝葉所落本必先顛茗折衆復胡能所全是知不有處也賦前人

唐 李德裕

余居人生壁戚所樹江湖間理幼之地則有池存焉感其至重之心亦有終身不遇歟者無窮振鑒雖人亡幼去而猶感其天也兒時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況埋日多往昔紫氣衝星時人莫識矣已亡而氣存實乃隆於敵國既沈底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風雨之會尚假雷生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覬晦而難測我不自振之而誰當朽壞之中靡受菑苦之餘說宣英主用之從橫指揮內以靖諸侯外以服四隣爲東序之秘寶備有國之光儀於不知既而長鳴玉匣躍入濠游化鋒鍔今會迷煥精光今陸離垂尾滄波對鯨鯢之族矯首清漢警江海之祇昔時在狱今成廢池寶帝素於該地人載懷而孔悲況子那溪水涸赤堇山閉巧冶既沒作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儻存知者誰氏惟人代今去不留嗟雙劒今焉可求

三良冢賦有序

魯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先王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季月吾自遵汧渭出於陳倉之間於古道傍得三良冢心甚哀之弟泗者久之乃去而作賦曰

唐 閻名二

[illegible]晚步[illegible]東雷震雪佇花少就蓬中野路踏居此古墟野人曰即車氏之冢方驅聖君班如久而吃曰吾當讀魯史矣古者秦氏大於穆公出師則寧[illegible]則霸西戎大邦服其禮小邦畏其雄謀已慕賢士求不能勤王不爲盟主者何居以滅天之良喪人之特乃夫仍系一朝而陷可哀也哉宛其三子遭時遘遭主已薄世身皆靡全指冥茫而爲期撫陷穽而坐指方惴惴以臨穴且哀哀而號天從有言於寒原莽蕩千里迴眺無

垠上執憲德下傷幽魂往驗攘樹脫劒山門擬野芳以
爲薦汝行潦而充薄矧今情之猶悲諒古恨之潛吞死
石不作吾誰與言代事浩漫人壽爾天言念君子中心
悄悄泉生人之云勤起永夕之莫曉歸去來兮不可留
且悲吟於黃鳥

哀三良賦　元　楊維楨

訪西戎之霸国兮屆岐堂之故墟過秦泉之古墓兮欷
有弔乎三良曰子車氏之伯叔兮實百夫之稱特既委
質以事君兮雖殺身其不惜然君子有不死兮死不以
其私貴以義而制命兮豹不治感一言以自信
今誉九土以同軌哀三仲之長良兮異乎顥之從運何
詭隧於斯源初想化時閟色終之
[illegible]

詞子之弔君兮又聊良而無遠百士十人之同死兮不
當補而庸之組武索之陋風兮亦秦人之家法傷王靈
之不承于肆請使之拿殺後龍山之從事兮海鳧鳥以
深藏詔德音以從死兮知秦德之不長嗚呼古無殉死
今秦實不仁良不可賤兮徒百其身黃鳥兮嘤嘤哀良
之死兮不如無生臨深穴兮穴已平霜露降兮天無情
豈吾又而敢弔兮激天籟而悲鳴

沉醉賦　唐　王　棨

元記立功銘表始終欲播美於萬年之後豈於一
水之中剖彼貞姿餘烈必期于不朽藏舟壑兮名庶
及於無窮宣不勞於立石天之旨兮立石之旨兵

以不踐俾中心而是惕將紀乎竹帛時移則令聞應亡
若銘以盤盂代異而嘉聲恐寂然則千古無壞雙碑可
憑博約之辭既著雕篆之功亦與有美皆述紅分不稱
一則置彼高山謂高陵爲谷一則投茲深水厓深谷爲
陵且言曰水以柔而虛受石以堅而可久終此恒而彼
見彼若泉而此阜不曰我若笑淪漣采於日前庶知我焉
諒昭彰於身後既而高岸爲泉長臨而星落殷白浪以雷聲始視其文徒嘗憂於沒齒終窮其理
乃知叶於流名由是影動梁泉響通谷莫不誓波神
駿永旋靈龜將負以此踐陽侯流覽而心服無鑒是日
誤墮淚於斯源初想化時閟色終之
[illegible]

無聲自停河水之思波尚走崑山之嵐翠猶鮮但覺
溫克惠而莫記芳不改更惜川上時移而茂詞難遷然
則伊尹之作阿衡姬公之爲大宰莫古之芳猷克著元
今而美風未改是知哲若美於一時語自流乎千載亦
何必於盛烈沉埋豈稱欲功名之長在

磨崖碑賦　元　楊維楨

指衍汗之聲史乎訪古蹟於岐陽睹中興於大雅覩其
萬仞之青蒼儼見宣王共呵護乎曰須中興之杂立今摩
森鉤畫今蚊龍蟠磐嚴鎮宅義今日光王室兮紀
小今誰學未能去雅未遠今光儀倍加當天寶之末路
今步[illegible]兒今[illegible]兵今積渭陽之戰骨髙

青黎以西狩今疲馬嵬之荀活創既犯於怒鋒廿環又
何尤乎污血嗟靈武之收兵今何履位之倉皇祚殆危
於贊皖今機不開於毫芒荀執溫清之小節今才匹馬
而北方則千尼而萬旗今肯復致忠於荒塗李郭之
猷謀今徇迹遠之大節成王翼其小心今尚書奮其英
烈羌收復之不時今倖四三之俊傑撫夾道之黃髮于
復見唐之日月瑞黃河之清流今凱京師之汗血血上
皇以來歸今瘼長夏之歡聲歎南內其不祥今起膝下
之天兵使權臣莫敢其鼠璞于何李父之貸刑嗟財亮於厥
家于又何律君臣於庶廷北殘碑之墮淚于與東雨而
交零至考領以仰瞻今垢磨石之小斑用魯史之筆法

今言唐虞之歌太唐之跡奉大唐之恩幸今異瓊琚之賞辭宣
復來之墨客今刻石之是非也亂曰已矣于國不貴於
無雄今難貴配於禾五王持兵今唐室再興胡封冢
之泉余于感此其業候幸六聖之遺祚今復鑒與於
兩京宮歷齊天竿作武丁臣結頌今佐唐光明鳥
呼休哉配迹風雅今製作如經紹日月之重光今垂天
人之休聲希吉南以作頌今又何羨乎臣結之名

元結

曹娥碑賦

昔趙壹之徇國今甘以死而為生身雖殞而心不傷今
同之野為國殤夫何娥之眇齡今亦前修之允蹈彼忘
死以為貞今吉凶俱烈以為孝惟娥之烈烈今智能年之

未笄當吾父之善泅今習婆娑以為戲陽侯忽其不仁
今哀屑波之墊溺娥啞啞以哀鳴今旬七日而罔食扣
龍之宮不得其戶今化精衛而銜木開於毫芒苟執溫清之小節今才匹馬
今奮軀身於踊擗鳴呼惟仁足以殘肌今明足以鋼志
誠足以開金石今孝足以動乎天地風濤為之拆裂于
蛟鼉為之四奔抱父尸以印出今儼膚髮之猶存課江
頭之長老今泣孤舟之過客抱遺骸以祭告今異鮑生
之刻木嫡完父於傷櫂今婿代父於醉津緹縈氏之上
言今除肉刑於特恩曰予中人之可企于垂拔俗而絕
倫嗟娥之為教于習緒葛以為經豈師傅之風詔今誦
烈女之遺風惟純誠之天出今奮百代而獨立宜廟貌

之永存今表暨於江邑元嘉之元祀今得賢長於
八百前脩以垂華今樹穹石於墓趺追古雅以述作
今比百京而共吟深石陰之詮語今伯贊美其非譽夫
何後宗人之孟德今悲盛稱以莊馬摩道傍之殘碑今
感水流與幼婦三十里之汶智今曾何足以為師昧個
商之大節今契長短之設辭彼小兒之舐犢今又何尤
於德祖酌大江以為酒今攬江花以為脯告英英之孝
娥今及逝逝之瞞前彼主將其可奪今動吾衷其英英
願效清流於東江今流遺芳於鄴土嗚呼銅雀鹿八
西陵狐鼠耿孝能之長存今照江月今千古

宋 羅願端

登黃鶴之高樓今欣徒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今有
正平之遺處有垂堂而示戒今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
鸞鳳之脫羅網今寧洛罔而鎩翼尚存無罪而戮一介今衆
必爭先而誅讒士猶此而不恐今時亦直脩而徑行
寧知嗟夫妄虐公今使之魚肉而甘心指建康之事勢今
鵝之一賦使英雄初鉏良心今難頗困苦而終敖惟此
客以授我今宜相與尸祝之不暇兵在頸而迫救竽奔
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忘身今終亦無以自全北
坐昏驚悸而失箸吾聞死於漁陽之捲掇今何預乎鸚
莫其爭鋒於是服以百寶之室今發以千鈞之弩乘風
雲以奮旅竽指白月之大刃斬長矢於天狼竽誅宏昌
若鼷鼠竄山林以南緯今迎父老以載馬霜吳越而奄
是矢之羅治今豁月景之晦蒙資要離以斃血今誓干
白劍兹矢之末亡今留全吳之經工今
實取乎赤菫之劍奮神威乎豐隆今鼓神講於祝融書
任席今實神机之功奇觀開矣以存台今超漢渠而想
貫穿乎胷臆之間今余想矢之經工今
發於水犀慣一矢以加遺今歐海若使不得真西民於
故老指以告予今曰錢王之鐵箭也若鼎水之號弓今
羌至今猶瞻瞻也力開平之四裸今新沙築以成堤陽
侯不受吾職今新洛罔而鎩翼尚存無罪而戮一介今衆
發於水犀慣一矢以加遺今歐海若使不得真西民於
任席今實神机之功奇觀開矣以存台今超漢渠而想
白劍兹矢之末亡今留全吳之經工今
實取乎赤菫之劍奮神威乎豐隆今鼓神講於祝融書
是矢之羅治今豁月景之晦蒙資要離以斃血今誓干
莫其爭鋒於是服以百寶之室今發以千鈞之弩乘風
雲以奮旅竽指白月之大刃斬長矢於天狼竽誅宏昌
若鼷鼠竄山林以南緯今迎父老以載馬霜吳越而奄
有今兒一時之羞武也吾嘗觀計
之休馬心誤蹏鼓以北下今東昌之干兵波躍檜如慶
忌今溪壁山如巨靈鈐望景而辟易今羌敦得而與京
菆持滿而一發竽心金石以貫之海若為干退舍竽豈
人力之能回遁知卓山而泉湧援戈而轉日一沉勇之
歟竽羌不遠而庆也敍漢皇之武略今決敵竽以興歌
楗淇園之竹落竽焫鷹殫而為河彼秦王之雄發于傅
虜箭以肆考脫突厥之虎穴竽危長矢其殺何故知吳
越之鐵箭今可與貫虱之書楛東房之雲竹歷百世而
不磨也客有坐滄江上而和之以歌曰三箭今天山壯
士歸今漢關一箭今海帖左江右湖今按以篤慕占斗

氣兮江之干泣鬼母兮雷霆狀山逐飛劒兮劒上天些
故國兮三千年

漢林賦　元　陳櫟

于閩周南之詠文王三矣于德化有源修身刑家厥所廣及江漢之浮宜廣漢之詩人必推廣而讃美謂德廣所及能感化乎遊子世有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之所及其用兮之德之純其本體維南兮喬木德化苟欲通乎正道何可外文德之純文所以文純亦不已今喬木喬木兮參天森森兮林之林兮豈果蔓蔓之木真寔存廟食於蒸嘗此程氏兮故疆教何爲兮從黃噫嗟悲緑成林自有不林之林兮豈德木茂而根深彼偏林與書林非真林兮之可見矣所之林林兮蔚盛德之符哉廣明識妖冤句興孽有唐弗君黃入其室東踏齊魯南躪吳越通城爲墟戰野成血玉石俱魚陬池闕鼠穴當是時也玉帛之所不能陷鋒鏑之所不能折解圍無外黃之兒拒難無鄄鄄之堅仁民天下諱兒類故元兮多

始其辭曰

柄蒙子退食玉堂顧瞑昔鄉乃閱禹貢觀職方考地志披山經檢國史按家譜星喬林於舊墓弔古蹟於蒼茫續祥里之故事得墨典之嘉名彼草兮孔碩莽修竹兮叢生根連蜷以糾結葉連立兮靖榮物隨時而並秀人與地而俱靈乃有偉吏出晉地臣在梁樹家聲於閥閱存廟食於蒸嘗此程氏兮故疆教何爲兮從黃噫嗟悲哉廣明識妖冤句興孽有唐弗君黃入其室東踏齊魯南躪吳越通城爲墟戰野成血玉石俱魚陬池闕鼠穴當是時也玉帛之所不能陷鋒鏑之所不能折解圍無外黃之兒拒難無鄄鄄之堅仁民天下諱兒類故元兮多

哲宰僞姓兮曾裘庶長兵兮不發國免禍於巽辭豈甘心於前鄭假物於喬嶽遷產於齒類山築樓兮莫辰竹深濃兮不識改存事已往兮名揭嗤彼朝兮弟遑奮我陬兮靡七俗之無知苦難前而易誠可勝惜哉於是探脊鈸之權乘春秋之管剛腸豹之士結怒髮爲之變短氣益泉之下涸樹之是依思名棄之勿前豈名姓之足爭實乃正之相舛汎氛埃於舊城揭日月於華扁還趙璧兮秦庭復王田兮漢版植綱常於已墜洙泗於既湮雄於既死民九世之餘讐曰千鈞於一髮慷世忠之遺風每爲恨兮不淺幸此地之猶逢恨吾生之既後於

曰嗟乎有是哉物換千星馳朝遷今市移江山是今人
民非生紛紛兮死辭雖好不識今惡不知嗟吾曹兮徒
爾爲微太史之爲賢吾儂儂子誰歸諒靡德今莫相匪
吾人子獨私拂莓苔今古石掃蕪翳兮荒柯勒銘辜今
篆籀修組簋今戚儀既乃命酒酹地呼山靈而告之景
若表而開明地若闢而平兎林柯若起而天矯七石若
增而崔嵬瞻虎豹之炳蔚聽熊羆之咆哮彼鬼怪兮安
在蜀汝蠡公足慈獨勤德之未泯與文章而相輝客有
好事者聞而爲之於歌曰歲千星兮易遷使古今莫知
今埃于七吾又使存今嗟嗷之人子勿我設于前以遺
我孫今

邱菅 撰

按河南永寧縣志云禹治水功成神龜負文出於邑之
洛川歷千萬年其背文不變迄作龜窩以紀之
其地舊之東北有泉窟窿然而存于恐未的乃爲舟往造
繁信信之然不敢以紀之

民居之前有溪溪之圖爲今朝宗橋屈而客四卷之
是而萬年今世時未改廬井已不可得而故邦及其舊
爲云先若是山川草木之故君之遺跡自后稷之建
而詳周平高之舊老乃知古農君之故邦及其舊而
天去質成於文王前也嗚呼知周之
知公劉之啓土古公前然民之肅王季號勤王之烈王
冀冀之文王得奔走御侮之賢輔三天下而有二猶臣
殷商受而蓮三之所也信其德之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十二

經筵講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晚古

楚辭類序

序曰登高能賦謂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日觀非歷覽無以寄其端之情非高遠無以開厄鬱之緒是以騷人發興於臨水柱史詮步於登臺不其然歟蓋人稟情性是生哀樂思必深而哀必怨望必遠而遠必傷千里開年見悲春日一葉落足動秋襟坦蕩怠惰馬知大川而永息高岑喜在色陟崇阿以累歎故惜逝感時忌眾之怨也悼青春之遠之傷也傷則感遠而悼近悲則戀始而悲終全節弘人且猶軫念苦心志士其能遣懷是知青山之上多悶悵之客白蘋之野斯見不平之人良有以也余少歷艱虞晚就推擇揚子甘泉之歲潘生秋興之年曾無作從之榮顧有池籠之歎而行藏莫寄心事罕并歲月推遷志事蹉落栖遑卑辱之地寤東文墨之間以此為心心可知矣縣北有山者即禹貢所謂岐東之荊也茗荈駢阪可以遠望今目領之暇蓋常逍遲仰范八小同時萬里悠悠失路之悲不堪其集也歲暮云莫遠于鄉校筆慨然遂為賦云

吟乎之然高山之與雲霞同色而漢草風烈而鳴泉對
蒼花之寒日蕭蕭之悲蟬若獨處而無語吾凝眸乎
八表於是歎遠情之寂寞感未歇生遠情於北表起遠恨
於天末窮登山之長雲平野開恨遊禁之浩茫憤怨之
切已款秀長相似若有亡固非吾而已孰信無泉而自
傷獨余情之增歎悼人事之多戚曾浮促之幾何而思
緒之縈也忌何長之不入心何慮而不攢維感目之一
致終寄懷而百端若乃平原春兮千里春晴山蒼蒼兮萬
里新遊故鄉之處所戈矛之榮雪晴奇言而靡託思
假翼而無因徒極睇而盡思終天性而傷神或良大高
朝炎氣冷河閒黃塵滿道吳宮燕還對落葉之驚影怨

千山之飛旗兩乃永已無見山吾不聊憩軒之寂寂
信遠客之悠心臨長晚風之狄唳聞分烟不寐
疑茹勤兮此夜忽又之哭野蕭條空山寂寥目鄂鄂而
遂日指部戰馬於沙雨路通傷太羅兮南曲訣意送兮河梅晚
芊蔚之漫漫睹遠山之重疊迫化然直視嗤矣魂門形許
橋木已植心與飛蓬不飄至如龍上從軍漢門已成荷
羽翰急要覲夜走暗塞雲蕭蕭開樹甘理影於異域
暫回首於歸路魂近今邑里日斷今煙霧步將前而復
留望欲罷而還顧觀驚塵之欻起見征羽之將度泉石
愴而增咽行旅悲而失指亦有衣思婦織錦愧人看
杼柚今無色況李分作不云今還無期妾心今私

自悲高臺四望杳無極天涯一去何盡時天涯兮縣縣
問道路兮將幾千朝朝暮暮綺閣思前長懷此恨終永年
若夫翦蔡失職之人放逐流離之客羌抱恨而誰訴塊
纔志而不釋於是窮深阨天溝流褫漢屬恭悼兮時改
遇火京兮節換莫不睹草木而孤絕向風煙而永歎故
夫望之為體也使人悽愴伊鬱惆悵不平興廢思慮震
蕩心靈其始也同兮若有來而不致也悵乎若有待而
不至也悠悠物場似出天壤而涉雲莊逡逡巡巡若失
其守而忘其真羣感方興衆念始并既情格而思引亦
目受而心傾浩兮漫漫終永性而傷神或良大高
然後精迴睨亂神恭志沓冥濛總集莫能自止雖剛悍

武力之夫法度容之士執不討成失殺戮綱遺紀惜
忘憂之貞海竹山之文可遊左江右湖京臺之樂難忘
[illegible] 秋公石志今綺疊傷顏山川以永慨歎山月
而和吳老乃幸公富則於明山孔宣悶然於曲阜王生
臨走而思氣親子荅高而白首惟夫作聖明若寓和敦
厚於性色故客喪精廢寢故望之感人深矣而人之
必皆至矣必之今終無始感往悲來沿未形而至造思
繁興於生哀必歎嗟者所以易情而慨慷達識者所以
疑慮而徘徊者也

楚望賦有序

于既謫於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繫乎

唐劉禹錫

天者陰伏陽騁察乎人者風亟氣密是以囂塵於浮利於浸昏城之麗藍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全入因道其近遠所得弘大望賦云

翼翼之野祀融所司陰迫而專專實生滲天滿而零土浪而泥氣竿淑清今注氣瞳瞳中人之體今爲瘡爲瘵以隨修頹今利居高於物外我卜我居於崇之陽宛藩落麗旌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發樞眸于不遷坐陵虛無歲更周流時極陰舒萬象起滅森來睨于檐軒之外羣山龍從岡陵靡陁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物蔚森聳露夕霞朝望如飛動蒼無之下大江湏洞支流合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南陸而行晦月宋晝晶風發榮土高

盈庭石氣沙虎軒軒鳥舞於盤高世及收潦滔如酥醴白石碧劉影羅生鎮未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縣與宜於南況之春況冬而行晦月宋晝晶風發榮土高知高下之異物三星昏中共宇植物既以氣英實歸高居莫敢爭在日與天參祀神崇化幷圖方相面遊氣香冥興辰發品陳飾摩形詩樹同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昭明流台之氣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浸沸翔禽踮喙垂翅曦赫歊陽極反陰二儀交蒸下上相歊雲與天際歊若車蓋凝暗未睹頻息雷霆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變空萬夫皆廢懸雷線絕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

登鮮升葉星房獨耀川原夕月既望曜於丹泉上鏡下冰清麗灌煜宿麗潛芒獨行高躍皓一氣之悠悠潔有形而溫清玄杳微明以裘裘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徂征金霞掌于海墠昭星方楊針漢西悲蓼枯如墮半沉層潤雜鳴斬而晨鳴今日莓蒔以騰晶動植瞭今已分山川藹乎不干復人寰之前畢勾浩浩以營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香之夢還猶彷像而馳精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脈故道朕則行爲廣斥水禽蔣數引吭伸翩紛驚鳴而夬起絡綠翠於砂礫時當北風振褊揚埃翥於盤高世及收潦滔如酥醴氣委積第宴文案楚雲以容態與鳧俱來寒谷冥宜民生其間谷里之日晃昭三閭以成話德伏皮而構祠投粗枚以鼓戚紫鐘斷而如蟻蟠木靚深孽妖愚之祈年七扈於嗣敬祗擊鼓賦時延河旁水著萬誠致祝唐堯敬授在日與天參祀神崇化幷圖方相面遊氣香冥興辰發品陳飾摩形詩樹同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昭明流台之氣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浸沸翔禽踮喙垂翅曦赫歊陽極反陰二儀交蒸下上相歊雲與天際歊若車蓋凝暗未睹頻息雷霆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變空萬夫皆廢懸雷線絕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

登鮮升葉星房獨耀川原夕月既望曜於丹泉上鏡下冰清麗灌煜宿麗潛芒獨行高躍皓一氣之悠悠潔有形而溫清玄杳微明以裘裘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徂征金霞掌于海墠昭星方楊針漢西悲蓼枯如墮半沉層潤雜鳴斬而晨鳴今日莓蒔以騰晶動植瞭今已分山川藹乎不干復人寰之前畢勾浩浩以營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香之夢還猶彷像而馳精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脈故道朕則行爲廣斥水禽蔣數引吭伸翩紛驚鳴而夬起絡綠翠於砂礫時當北風振褊揚埃翥於盤高世及收潦滔如酥醴氣委積第宴文案楚雲以容態與鳧俱來寒谷冥宜民生其間谷里之日晃昭三閭以成話德伏皮而構祠投粗枚以鼓戚紫鐘斷而如蟻蟠木靚深孽妖愚之祈年七扈於嗣敬祗擊鼓賦時延河旁水著萬誠致祝唐堯敬授在日與天參祀神崇化幷圖方相面遊氣香冥興辰發品陳飾摩形詩樹同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昭明流台之氣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浸沸翔禽踮喙垂翅曦赫歊陽極反陰二儀交蒸下上相歊雲與天際歊若車蓋凝暗未睹頻息雷霆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變空萬夫皆廢懸雷線絕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

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閒人逸爲末作求金渚淇淘汰瀘
濤流注瀆沱繁光熠燿含貿來貿發於懷握無莫而飛
潤於豐屋晒耘耔之勤悒徒胼胝以自鞅我處層軒日
星迴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
臆說兮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
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閽遠莫遠兮故園舟
有檝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悅
臨高以觀物

弔屈原賦

漢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
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殞厥身烏虖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跖兮謂蹠爲廉莫邪爲
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
瓠兮騰駕罷牛驂騵驥兮驂蹇驢兮章甫薦屨兮漸不
寤逝兮夫孰知之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襲九淵之神龍兮汹汹深潛以自珍偭�given以隱
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制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雜
沓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曾唫山人于兮曩安宅斌曩正直兮反誅爲殃昵比上
官兮子蘭爲誠忌讒嫉正直兮故都今墟曾不知變
化兮又何以爲舒使麒麟可羈兮豈異夫犬羊般紛紛
其雜沓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以銷身兮使神龍失其所蔚蔚深淵而自珍偭�dden以
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制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雜
沓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以銷身兮使神龍失其所蔚蔚深淵而自珍偭�dden以
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制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雜
沓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以銷身兮使神龍失其所蔚蔚深淵而自珍偭�dden以
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制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雜
沓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今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
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弔屈原賦 有序

王守仁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
而弔之其辭曰

山鬱悽予江夜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
湛椒酹兮弔相纍雲冥冥兮月星微晦氷崚嶒兮霰又
下纍之宮兮安在紫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嶔崎紛糾錯
兮梗枝下深淵兮不測穴頂洞兮谽谺谷谽呀兮迴窓
窅窅兮哮虓雨黿鼉曝予虎交嘖念
曩之窮兮北走四山無人予誰與徘徊

鼠兮依飄有沈鑿忽兮雲中龍折曖霧兮暖風橫四海兮俟忽馳玉虯兮乘雲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蒼條兮莽蒼林木茂兮遠去兮無窮憤故都兮蹇局亂曰日西夕兮沉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葉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懷騷賦有序

宋 薛士隆

觀競渡而得屈原之所以死作

汨羅騷客見屈平以忠不容而卒葬於魚龍之腹也憤江水滔滔兮恢臭中陽桂枻蘭舟兮沂洄翱翔周章通國兮社里傾出蒜奠炳明兮象龍偶濟簡櫂綠結兮招祭先生兮古回環兮顯允人之故誠蹇產乎心兮緬懷瑤郢騁異伏箱兮鬻駘駑駿縶以為白兮珍寶甘蠅

時交獲蘭兮將註與明城蓍蔡其蝘鴟兮美被離於衆魂繫邅迍而而蘊結兮蓁思心之所如兮著龜今舟沉於積羽繫直木之致斤兮信夫君之有取堯祖舜時人自為家謂楊光兮字雲浩而炎點忠衷之昌被兮不自知未曉頗即居陽而俟傑兮黃沙之茫茫拔高丘之松柱兮冀輕之折軸根於北土鸞鳳翔於千仞兮來下棲於荊棘梟鴟兮同豬鬱於人食鄂渚徜徉兮思要眇之故步永懷流烈兮問高風於競渡時移世變地蓋遷而牟蓋遷兮孰救其愈勤飄風發而白雲飛兮蘭舍香而自焚重曰嵽嵯峨前介西兮服昌被玄鳥梭兮子胥鴟夷比干

逝兮遵江沅汨脩永世兮崇芳言文在羌兮人吾歸知何有兮一旦蹇離憂兮申旦不可再得兮聊逍遊兮容與

幸大明之燭無疆今門不能以容刀戒百錬之剛化而
繞指今雖至陋也願初終乎所操

弔軹道賦有序　唐　王昌齡

軹道者秦故亭名也今在京師東北十五里署於路曰秦
王子嬰降漢高祖之地豈不傷哉余披榛往而訪之則
莽蒼如也夫以戰國之餘天下創痍又困於秦使無所
訴罪在於政而殘乎嬰嗚呼殺降不祥項氏之不仁也
遂作賦以弔云

長林之墟荒草無垠蹲踏訪古隱軒如存耆老曰此秦
之軹亭也莫不悲泣而傷魂我聞中原板蕩歷數更造
來爲都邑去爲郊道化育人寰盛德攸保其有簡覆車
誅作賦以弔云

之[illegible]過故陽以崩倒陳河決而日深終滅裂以蕩埽
今者行京育兆之色前未成聖人之大寶貽之哉不
義而強其弊必速徙以金城千里介以萬軸九圍既夷
上慢下黷東也[illegible]莫返白帝先哭是以少丘閒福劉中迸
氏共敖踢元大事去矣寧內洶馬雷驟颰起自非踪先
王而膺道德亡無能而及此五星夜聚漢瑞未亡白馬
素車降於道傍非子嬰之罪也而投身於項王悲夫以
暴易亂莫知其極且閒追喪而霸楚無乃兇義而事國
東城引劒亦其宜哉至於后稷啓周三后光於成
康千有餘年猶復慎終如始爰作頌命宣文武之重光
詔默難於執政乃尸天主逆供高祖內輔魯外

舟之周之所以磐石相維數葉鴻[illegible]執與夫諸侯子弟
甘心賤臣身死國滅如火燎薪設使雍州爲與伊傅爲
斡當初索之不馭豈龍虎之能馴不其然乎賈生聞之
於是讓東陵故侯曰昔王子有殷墟之歌大夫右周廟
之作子秦人也豈無情哉卻平乃太息久之且爲歌曰
道不虛行今史鮪沒位吾寧范伯之徒與感夷齊而多
馳麟鳳遠去龍則死之河水洋洋分先師莫歸往者不
可逮來者吾誰欺始退身以進道曷爲言而受非彼蕭
相國知子乎布衣

戰彭城賦

宋　孔平仲

秦失其鹿羣雄並爭劉項之鬬自爲鍜鋙相拄以勢相
塵以兵彼方徇乎北海此乃龍乎彭城惟彭城者楚所
都也漢王乃爲之居之收其美人寶貨是資置酒高會
楚仁未知此勇何施虎之出穽其穴入盜瞰之室
而百萬兒項[illegible]之怒[illegible]裂磬若雷震目如雷擊引
千鈞與萬敵定必雄於一決或馳或射或擊乎聲
動天死者如藉流血丹乎睢水棄甲曳兵乃似愛
無噍類塡不留迹長圍三匝漢軍失色咄呼以項王之
勇天下所聞喑啞叱咤坐生風雲而對漢王猶能之性
與夫弱人糾合之軍內外[illegible]總主[illegible]紛紜不超田大之
擾死豬鳥之投畚然而大蛇之分爲二東井之聚者五
數極亂世歷歷眞主以鴻門之會項莊之舞尚不能得

之肘腋又安可徵之於軍旅俄而大風北來發屋拔樹
揚塵蔽空走礫如雨白晝冥冥漢王遁去則天漢之不
可勝也蓋可睹矣至於榮陽之擊四面廣武之中吾指
未嘗不拔自幾殆脫於垂死且項王之益一世其氣不
為不盛而扛九鼎其力不為不多及夫冬會垓下夜聞
楚歌騅也不逝虞兮奈何豈非天之所與不可得而廢
天之所利不可得而害故羽終於自剄亦自知天亡之
而非戰之罪也吾嘗緩策乎陰陵之道秖駕乎長安之
都弔遺靈於寂寞悵舊迹之荒蕪以為彼慄猶賤者
固已亡矣而覽仁愛人者又安在乎乃知起者必至於
滅有者終歸於無此古人之所以致論蝸角而輕視軒

冕吾與夫莊生之徒

觀士戰場賦

元 許 讓

客有好游者氣含雲體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遊
謂皆始於足下遂躡纖子長之跡至於
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江河絶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
險車駭或騁或驅突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討景物之虛曠
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倚山陵前阻大
江紛蓯莽之杳藹薄叢之蒼蒼縱一瞬而莫際眇乎
其數十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度數量豈古人有
事於此遺迹尚存乎涉若周迴隱隱若城郭之瀰迤峻
隅已壞而堀土成岡類垣斷續縣延將百雉類乎築甬

道以取突於永倉其汗下而斬積者蓋皆池而今墮毀
襄敗頓朽腐而僅存其彷彿猶刀折戟消刓而何有乎
鋒鏑是時也林木肅肅原草未黃風飄飄兮吹箭日淡
淡兮光光四顧而無人裁欲去而彷徨就熟路以驟
駕兮久而至於野人之籬落合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
為古之戰場也感慨前修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
忍去者累日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竈綴壁壘守則負險
攻或背水料勝敗之應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
雄角力於兹地也於卒募兵部曲精粟破俎甕而成糇
稍翼刃劒而雪牛精貫犀之上高摩秩屬勇敵虎捷
若兕前一鼓氣作三令容高壁堅壘破石雷轟神壽奮戈

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唯此大造固可期井經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圖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平之福於是舞干羽於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懷忠賦 有序

唐 歐陽詹

丙寅歲臣受謫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開龍逢墓焉昔聆其風未嘗不迴腸隕涕觀夫堂壘心又增傷遂寫憤於言爲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今用殲殄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苦莽有道併命委溝壑之卑若千里之遙遙浩如麻伊先生之謂歟爲詩以弔之所加嵩披圖於往載每廢

卷以與嗟篇條舊邑莽蒼空發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英墓也又一信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龍豈虎銜之共穴風實仁雲實義之同列惟玉石之一焚分永皆信之自別是以賢人心競昌言不改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賴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功不如人使與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飄飄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慢慢而填膺庶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諸葛臥龍賦

宋 田錫

天厄成漢天下大亂姦雄競起以圖霸豪傑爭馳於良算江東有孫權之強禦關中有曹瞞之勇悍惟蜀邦之險阻飛潛動植皆圖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平之福於是舞干羽於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懷忠賦 有序

唐 歐陽詹

丙寅歲臣受謫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開龍逢墓焉昔聆其風未嘗不迴腸隕涕觀夫堂壘心又增傷遂寫憤於言爲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今用殲殄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苦莽有道併命委溝壑之卑若千里之遙遙浩如麻伊先生之謂歟爲詩以弔之所加嵩披圖於往載每廢

卷以與嗟篇條舊邑莽蒼空發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英墓也又一信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龍豈虎銜之共穴風實仁雲實義之同列惟玉石之一焚分永皆信之自別是以賢人心競昌言不改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賴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功不如人使與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飄飄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慢慢而填膺庶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諸葛臥龍賦

宋 田錫

天厄成漢天下大亂姦雄競起以圖霸豪傑爭馳於良算江東有孫權之強禦關中有曹瞞之勇悍惟蜀邦之險阻飛潛動植皆圖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平之福於是舞干羽於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懷忠賦 有序

唐 歐陽詹

丙寅歲臣受謫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開龍逢墓焉昔聆其風未嘗不迴腸隕涕觀夫堂壘心又增傷遂寫憤於言爲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今用殲殄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苦莽有道併命委溝壑之卑若千里之遙遙浩如麻伊先生之謂歟爲詩以弔之所加嵩披圖於往載每廢

卷以與嗟篇條舊邑莽蒼空發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英墓也又一信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龍豈虎銜之共穴風實仁雲實義之同列惟玉石之一焚分永皆信之自別是以賢人心競昌言不改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賴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功不如人使與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飄飄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慢慢而填膺庶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諸葛臥龍賦

宋 田錫

天厄成漢天下大亂姦雄競起以圖霸豪傑爭馳於良算江東有孫權之強禦關中有曹瞞之勇悍惟蜀邦之險阻飛潛動植皆圖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平之福於是舞干羽於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懷忠賦 有序

唐 歐陽詹

丙寅歲臣受謫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開龍逢墓焉昔聆其風未嘗不迴腸隕涕觀夫堂壘心又增傷遂寫憤於言爲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今用殲殄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苦莽有道併命委溝壑之卑若千里之遙遙浩如麻伊先生之謂歟爲詩以弔之所加嵩披圖於往載每廢

卷以與嗟篇條舊邑莽蒼空發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英墓也又一信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龍豈虎銜之共穴風實仁雲實義之同列惟玉石之一焚分永皆信之自別是以賢人心競昌言不改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賴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功不如人使與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飄飄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慢慢而填膺庶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諸葛臥龍賦

宋 田錫

天厄成漢天下大亂姦雄競起以圖霸豪傑爭馳於良算江東有孫權之強禦關中有曹瞞之勇悍惟蜀邦之險阻飛潛動植皆圖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平之福於是舞干羽於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懷忠賦 有序

唐 歐陽詹

丙寅歲臣受謫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開龍逢墓焉昔聆其風未嘗不迴腸隕涕觀夫堂壘心又增傷遂寫憤於言爲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今用殲殄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苦莽有道併命委溝壑之卑若千里之遙遙浩如麻伊先生之謂歟爲詩以弔之所加嵩披圖於往載每廢

卷以與嗟篇條舊邑莽蒼空發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英墓也又一信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龍豈虎銜之共穴風實仁雲實義之同列惟玉石之一焚分永皆信之自別是以賢人心競昌言不改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賴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功不如人使與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飄飄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慢慢而填膺庶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駭於蜀帝王其心日月其日張飛關羽爲吾之股肱趙
雲龐統爲吾之爪足今鼓爲雷霆之威甲兵爲風雨之
速旌旗爲飛雲而常舒鉄鉞爲逶蛇而難觸前則飲於
渭水後猶箭於斜谷觀其奮首於魏施尾於吳將欲騰
躍於秦京與鎬京窟宅於東都與西都然後以燕趙
魏爲河海以荆襄楚越爲江湖故得窠中波駭海内鼎
沸馬超韓遂之流袁紹呂布之類若蛟螭奔走而喪膽
比魚鼈沉潛而屏氣豈謂天鈞吳以牛斗之分賜魏以
咸鎬之國賜我以坤維之地俾我與鼎分之域既天命
之所授豈人謀之能克漢江宅江亦足宅其西南梁山
劒山亦足門其東北今方欲修其德迹其藏將上請於閻

旨不轉其魂兮非神物之陰衛今既萬夫之舁力想貔
豺之對壘今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今算不出
於八奇賊之望而走乎甘市圄之受縛按渭濱之所也
今實島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國今肆獯蚩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今徒生
尚父之六弢乎佐牧野之陰今既萬夫之舁力想貔
靈之向血鄧賊爭於庸儒今彼謀生其又何法茲八陣
之尤覺今軼軒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今又神機之
所造歟中營之告變乎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
今掩文精之暗鴟呼西望眠哦今南浙錦江山川相
繆乎地老天荒欲弔父乎醒吾能招謫仙今乎子長訪
魚復之砂磧今弔廣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今

宋 周紫芝

亦以發吾文之氣則

前三賢贊 并序

蜀館三人獨逝西湖放棹扁舟麋猶孤山之下風夜久
而無聲月將墜而始出仰而望之遠跡仰高
風之遺迹即其而歌嘆之時秋鼓蘭舟之桂槳今採
歲之芳洲夜點其未艾乎騁白鷺以麋相望舒
芙蓉乎芳洲夜點其未艾乎騁白鷺以麋相望舒
之始駕今昇素魄於海隈整余冠而仰睇今即余懷乎
中流望君相於山阿今善三士之高標雖出處之異致
今亦分路以揚鑣維香山之忠正今耿直節於中朝忤
摩而見逐乎指新井以崇蜀彼西蜀之老人乎抱素

之非遠咄聚篇而一歎今歎三賢而現前像
格二鼻孫亦之發祇

唐 延陵 吳 兢

延州季札吾望人于其賢又表其墓大史遷發其仁心
慕義無窮其知札矣逸代傳任者獨以爲聖人貶札咎
札不爲亞聖而故子或以訣所國生亂吁是說也頗計
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尚焉知春秋者哉札自以諸樊
爲長庶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州于皆庶也豈學於越
三兵而立一季庶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兄三伯仲
俟餘太伯仲莊之奔季子棄室而耕者正也及壽夢卒
而欲致位於札札之見絕國已非光僚之必待於其

後故剛執始終之志又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謂聖人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憑以為善惡之斷求經之陋者也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尊於上此謂名為貶得乎余作悵延陵辭因復置辨使談經者不失聖人之旨則不枉乎季子之道者也

昔三吳之開國今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今聿到夷而不從嗟後之人弗率今將自同於啓我去諸姬以日遠今十有四葉而稱王夫何巢之逆德今又鍾之以順嗣誕博物又問覽今仍約中而典理識周之所以於周公孔子今美不讓夫東鄰過睿晉之大邦今豐多其功與好真曾宗禰之崇崇之崇崇于真之好善而不擇猶繩愆於厥所今危夫人之與神交故受授於非其所交于律千鈞於一髮苟奸國於不義今寧于成之附節果訛貶于諸樊于闔焉于歲吳天曷啓乎季子今抑尊喪其夷孫悲上國之俟歸今賴先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今進鱄諸而退以待也鴟夷載於江中今漣鹿上乎蒐宮問七王以何在今歌至德之貴風遵閶門以千丁今成特書之頌言也矣

吾詠以白心今比徐君之踪跡也

弔伍君賦有序

元 楊維楨

吾讀伍員事未嘗不悲員處父兄之不幸而訖至倒行逆施益大不獲已者而世多之以為名不可也當員急於反讎遂不顧忽售吳光而進鱄諸殺人之父以報已之父彼州于之子則將何所報哉此員失也而況父兄痛仇費無極也無能有兵於費而鞭墓以仇君益失也用逆料後日為吳之禍徒以秉其言之明故予作哀員

辭鍾過其孝而多其忠云

竊獨悲夫論人之衷部今甚楚子之熊居朝吳已去今能出蔡朱何關乎師之不幸今與讒而為伍君一過已多今漂及城父嗟奢二子今一死一生死不可以莫之人之知哀子而不宿去高時日已容以必復乎鄢王靈以兔死之前已今忘腹心之巨毒也土分治已失其宋也知反掌之急今行之倒而施之逆也三傳尚論其忠今保先君之嗣也棲越子於會稽今遺靈姑之恥也何甘鎮之卷而黃池乘成簡今忽姑蘇之在目也到七士以何益今知貴亡而同匡迫爾東之乞死今始地下之慙矣已矣乎門以人而張子亦以人而亡語之亂邦誰一不察夫忠貞今剖外迷而內荒訪晉山之

遊廟今聲烈烈以稱王怒濤忽其殷足今此一靈馬於橫江

弔闔廬賦　明　王銓

昔闔廬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芙丘慨往跡之日湮兮曾不可復求峰忽分以環合兮浮層臺殿閣以相繆忽乎岡之坼裂兮劍池淪而淇黑僧莫測其所窮今仰不見乎白日雨塵霧之杳冥兮又儼戚而斗絕信天造之險戲兮爲神怪之窟穴將其沒而閟其深而不先覩鶯而衆從呂政之雄略兮力驅石而填海吁破山而求之兮竟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不信兮謂往牒之我紿歲正德之協洽兮劍池忽焉其枯涸何昔日之淵

淪今金山徑之嶢嶋俾水旱之常數千菲予心之所度石谿窈而雙劍分類其門之頡駁試往造乎其間分將舉武而旋却始沮洳以忽明分諒欲退而不可候湊踵之可捫分森怪石之欲墮豈潘鑒之將滅分若有俟乎玉樂之吳王之物化分求駭鶱其不見想頂池之洗塵今丁有土晃與金鳥彼榮郭與屈諸分証此語之而紛殆神物之呵護也剛驫一劑而昆露此施點然而復開分尚千年之仲閟今忽一朝而墜山之弦項今役會稽之妖珈鋼南山其猶有隙乎信多藏之爲害獨空空今以保全乎

固茲丘而增慨

吳越弔古賦　明　吳寬

嗟予生今好游泛扁舟今夷猶渺江湖今萬里脩然往今不可留榮世紛之混濁今惟山水諧其風心覽九州之博大乎吳越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跡今逝去此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高深今郎登臨以上下清暉娛人以忘歸今亦惟懷賢以弔古念姬周之叔世今二國始霸而圖王都壞之不相能今數勤兵以相當吳吞衰以爲強今不既計夫所生與存亡謂雖雪恥於夫椒乎卒致夫穢之行成會稽而不悟今羌自以爲得計孰知鴟鳥之匿形今將以肆其擊茫茫四十年之有吳乎果行史臣之得歲噫嗟直臣疏今佞人見親自古而然今匪獨語之與負國滅亡而不救乎詎全妥之於天殷

鑒之不遠今何無疆之追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今欲與師以攘取未能厭而不可得今屈爲楚之臣虜雖復之有先後乎亦奚異乎吳之末路悲夫花落今故宮草生今荒臺社稷子墟麋鴟飛今麋鹿來恃強力今爲國雖智與今與衰唯有德之不可忘今歷千載其猶新嘗與吳越之異祖今定百及兩與泰伯逃荊蠻以讓國今任滄水以爲已責高風邈其不可及乎萬世猶沐浴其膏澤臨清廟今下車奠椒漿乎進趨適於越今之句吳歸來吾鄉今遵先哲之坦途

感柏樹賦　有序　馬祖常

光州孔子廟庭及宋司馬光祠前柏樹皆先子集賢府

君治光日攜祖常手植諸也今二十六年矣倉卒翠蛟森列左右祖常蒙詩書之澤忝官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天曆己巳正月以謀葬得請還先又蒙聖天子不棄螻物恩依舊名以疾未行與疾瞻仰孔子廟庭無慙羣柏潛然感思作賦以見意焉

唐 蔣 昉

寫言

草上之風賦 以若干之句成篇

草緜緜兮罹霜露兮發發分乍靡而分其取象也散芳馨於知己其為義也合政令於人君豈惟動之而委順抑亦播之而有聞觀其徜徉代起敷拂無已轉綠蕙而影亂時光兆青蘋而文搖秋水夏涇鬱蓄積蘭芷翹然而動普有澤於荊王冷雨斯來令不乘於列子翻翻翥轉嚴莊在莞莞而可說習習而無遺敲以幽深

諒有條而有理在乎原隰長之而食之或徐或疾順天作則大以抑其庶斐細以蔚其幽默分手萬象蓋吹萬以吾馳繫於一人詎畫一於同德不擇乎高下不棄乎步武掌敷榮而重偃翠翻花而灼灼駢紅連縣九野被麗千叢倚伏候時小人之心猶草衰榮不問君子之德如風莽眇予衷悠揚茂苑風何草之不動草何風而不偃翻杜蘅而芳氣自遙歷高艾而清聲漸遠是知風高說令之類草為眾庶之徒方以俟其披拂固有過於榮枯立政則斯為大矣騰芳而就不宜乎故舊其化者知神之造觀其風者知國之道將有宜於八方故寫形於斐草仲尼以之而取譬宋王由斯而奮業鍾異代而

殊時竊敢據於懷抱

風偃草賦 以上之化人乃如是焉高顏 唐 羅立言

人之化兮從政之所向草之偃兮隨風之所仰大小覃及道均乎廣數高下必加義存乎滂暢將成被於榮悴匪有阻於遐曠感之化靡自苻於順柔動而悅隨豈因乎用壯如雲起於龍召若臣和於君唱豈蕭條衆芳之間翱翔激水之上而已美其抗處有前應物無私播生成於萬族順爽涼於四時殊剛柔於岡坂以盡仆歷原隰而無遺觀聽其音時自南而北狀疎隨左之而右之泯蘭叢而影分丹領轉蕙圃而光拯碧莊有感而施不獨芃芃其麥翩翩皆長寧遺楚楚者茨則知草之偃風

威之所藉人之理上政之所化不然則何以喻德君子比訓小人佐天地之化育助雷雨於陶鈞當稿葉辭條我則激凄清於霜久及晴川鮮凍我則散煦姬其陽春豈直落餘花於黃菊翻碎浪於青蘋至哉凝顏松桂偉哉貞心蒲蓮不行而疾合帝德之無方不厲而威若神功之有宰並君令所以為此聖人於焉嘉乃觀其匪疾匪徐或吹或噓僊夫曲者必直勾者必舒庭柴晚飛墜井桃連如是則草非風不靡人於瀛而池荷夜轉瀉珠露以圓非化不被故取鑒者用於斯觀政者必於是況王者致理與物化遷敬授人時乃何風不順式乎惠澤則何草不玄既殊拔木之日斯齡偃禾之年時風行之義可以

知其教焉

歲寒知松柏後彫賦 以貞心勁節為韻 唐 裴度

窮陰忽至品物盡萃惟良木之殞性乃貞映衰林而蔥翠挫勁風而凌厲修條之自異諒本心之堅貞映衰林而蔥翠挫勁風而凌厲修條之自異諒本心之堅貞踐李徑問別葉之互飛松磵拍陵見修條之自異諒本心之堅性以無易託斯時而不類雖彼萩之霜再三斷蓬之風數四徙凜凜以終日竟青青而在地鑒夫春夏榮滋我不競於芳時秋冬淒冽我不改其素節逈分郁郁之煙逮映霏霏之雪故其桑榆種其前後杞梓植其行列或蕭瑟以枸空或離披而修折何在昔而相混果迄今而旌別觀夫陽曜以芳菲為事陰凝而肅殺為名徒運彼以寒暑豈吾我於枯榮斯乃時異不能累其質天指不

能損其貞下故有氣亦合風聲於是振奇枝而易識在灌木而難并故蒼然以殊致豈蠢爾以叢生異其鬱鬱秀色亭亭高孤產二儀之內我獨後彫處羣木之中說云共賞當其黃落方可瞻觀庭有棲今彫陰見枯槁之無色滋茂悅之有心愛日照而逾靜嚴飆吹而轉動或出衆而標奇或處幽而表正雖結跟山巔植軒屏如全真而幸性容有擇木務材感衆歎盛悟標勁無永由蚍蜉之歌愛堅貞不淪發風雨之詠松兮拍今猶君子之志行

直如朱絲繩賦 以題為韻 唐 薛芬

物有正而可尚者其繩則直如砥之平如竿之植不舒

卷以隨用終勁挺而立極有旨哉爲天下式且取其直也故能爲道之逕旅爲義之遑蹙爲人之端操爲政之權與於以方內君子所如未從之則正君受之則聖猗歟猗歟原夫被物之際作巧之時運工人之手績寒女之絲是尋是尺經之綸之其爲用也不資於善結其爲與也蓋取於無私以之爲準也則矯枉有度以之辨物也乃去邪勿疑大者遠者念茲在茲俾夫貪者慄慄智者兢兢其爲舉直錯枉當有事於從繩

白受采賦 以質其不已成此素而爲飾

唐 獨孤授

白者物之正色采自人之發揮有善政之功何不合執必遷之性詎能非所以投質而丹青必應改作而玄黃

莫遷玉色可移酒變美人之貌素容可化塵緇遊于之衣始以潔白爲佳無文是寶流行於一揆之絲遷移於五彩之好假乎異物奚謂莫知其他變而從宜匪曰不恒其道是知白之美者采必加諸始謂不忘其素終成求婚之虛潔其身敢望於潤色汚爲桑扣訶其文如露變盤中之文氳氳而作結雲改封中之色爛爛而曆舒然知素以爲貴文而後進素彼涅而不緇從我動而無競知其白不足以含章美其文必滋乎彩潤豈舊染於姦色因物有遷自委質以成文非我無信於是推其嗜好窮其妍不虛白爲文藻之宗絵事爲朴素之後坦然明白佩此以飭身婉而成章是期乎假手若以考自然之性明發彩之功率其容知變以爲義形於色不雜而爲忠英英之雲抱日之文何染鑿鑿之石補天之力何工如以素質莫問奇文是啓耀之以不懋之文居之以勿敦之體可黃可黑將與墨子之悲或素或青未易殷王之禮不然者何以麻衣雖白今采服斯有如雪之潔今如濡己受黔生白鵠之羽赤點青蠅之首發顏色今不辱其身雖堅白今莫失其守歎夫明斯理者然後知吾道之不苟

土積成山賦 以質其不已成此素而爲飾

唐 閻名

彼山之峻兮稟氣而成此山之峻兮積壤所營何人功之稟聚致丘壑之崢嶸始假一抔已見進吾於往終成九仞還宜景行而行當其卑性作勞因高立趾將覆簣而可久念稱天而有徵道既長而彌專力維勤而未已於是資地勢建土功區區而日不暇給砥砥而樂在其中以不拒物爲心周成高大以不讓塵爲德遂至穹崇所謂從微而至者有漸而必通致峰巒而因人立跡俾造化而與古爭雄故得日就月將夫長地久小既貪於次舍大豈遺於培塿區辭形德將欲必致於雲霄所冀道成亦以兼容之妍不有始有卒乃勤乃勞依依漸長日日增高以力爲謀比大不唯於能耳將勤脩學成功豈謝於牛毛是謂積小以稱奇裒多而爲貴既稠疊於委輸亦縱橫於經緯則聚米者故不足云累臺者於斯

殊未所以塊然凝質卒爾成妄千峰可數五色無遺以此驗巨靈之神誠為怪也以此想愚公之事亦可凄其別有十載旋勞三冬幸是常負荷以相勉每勤求而自揣所冀必成無虞中毀倘若因我而出雲庶亦降神而在此

滄浪濯纓賦 以君子貴乎自用及時為韻 唐 閻名

滄浪之水今伊楚之濱汗漫蕩漾今清冷斎淪漣粒三湘之淺浪從大別而派分澄澹清景離披曉雲彼美人兮何其獨商歌以思君覩斯水之洞徹惡吾纓之垢氛將濯其纓亦潔其巳遂臣遊客漁翁樵子吟以楚以歌鼎詠伐檀而莖仕哀靈均之濯足笑許由之洗耳載泛載之

浮曷云其已泊夫白日始晞青天收凍千尋湛而見底萬里淨而猶帰羲磷磷之良小鳥鷹鷹之纖草蒙紆滿敘遷迤洲島與既遠今情亦關緩再濯今身亦漂于彼灌矣乎水之寫于彼漂矣君子之身滌我滓穢去我埃塵且潔淨以精微又肆志而王神敦與夫澤畔憔悴空皃悲於楚客心之憂矣匪與朝於詩人已焉哉士生今忠於不立朝聞夕死道之所急偶滄浪之且清豈於焉追悔始之能習易戴山處詩稱維繫歲冉冉而不留雖追悔而何及辭曰滄浪之水今微楚辭臨清潯今庶昌期濯吾纓今有所思幸我生今及明時進德修業今已矣投茅棠征今良在茲

飲貪泉賦 以廉心為韻 唐 胡 權

吳隱之推節南海停舟石門遇貪泉之廣陌若旨酒於予懷由是飲固謂所戒考者舊之言云注茲而難窮地理或飲者而能移性原公乃斯言已察其事惟審十目所視表執心而不回一勺之多道舉盃而就飲重言曰所執在我寧由此泉寫泠泠而反同潔己持惱惱而過甚門川皆淡相資漸旁沱於德澤清廉是守何汨沒於情田將正浮俗而去彼觀濫觴而在此臨川而不覺起子命酌而甘從幸兩盈利即揔思以盤旋健筆忽飛寫緣情之綺麗既而城臨俗鎮塵靜邊空閭境而皆知鄙化四方而廉不惑風量比滄溟能茲清而引濁心

如曰不可盡也而要終當其境接迷荒都惟幽僻山川而多谷表表乎未和心心乎不厲適公之云遠人不顧適藏而以保時之俗變不飲而名乃益貪心東盡而皆曲不之曰有貞潔清之飲而無錢莫使人飲而蕩志而王神敦與夫澤畔憔悴空皃悲於楚客心之憂矣匪與朝於詩人已焉哉士生今忠於不立朝聞夕死道之所急偶滄浪之且清豈於焉追悔始之能習易戴山處詩稱維繫歲冉冉而不留雖追悔而何及辭曰滄浪之水今微楚辭臨清潯今庶昌期濯吾纓今有所思幸我生今及明時進德修業今已矣投茅棠征今良在茲

水木有本原賦 唐 高 郢

木生大不窮於林林權千丈之高而成泉木疏而有日山松之性稱閩源長而千流不窮本原木貴

以垂陰無假惡木渴者飲而滿腹何求盜泉故樹善於人人懷則甘棠不朽泥愛於衆衆泰則德水長懸方將成不言之躋廣利涉之路俾出幽之鳥仰喬幹而能遷未齊之人因餘波而可渡烏豈木之所擇非擇木而不棲人異水之足鑒亦鑒水而取喻徒悶其移栽處北不能苞貢於王國尊業之東是以賠回於昊穹木誠恕於南枝常得地而專美水豈忘於西土乃凌雲而獨崇用不用耳非結根之有異高莫高於將聞源而實同葛藟猶能庇其本江漢所以朝其宗固宜大樹蔭麻而千牛可蔽洪河浸潤而九里旁通寧效有奇而不可休息於其下至廣而不可游泳於其中者哉則有青青翠翠鬱鬱秀耒立洞洞細流鈴靑可挹靈源莫尋性虛舟之不繫同大道之無心每驚急企檣木之遠下望思波之流湜

虛舟賦 以未心為性題名 唐 樊陽源

玄理可得冥宗可尋性虛舟之不繫同大道之無心每悠悠而去住恒泛泛而浮沉寂應為徒必澄淡而方息在物無競信風斯而莫侯體合道柢來憑積水本流謙以處順寧遇坎而斯止類善行之無跡似至人之虛已或沿或泝非假功於檝師載沉載浮亦奚勞於舟子若乃景絕遊氛川息波文蕩漾無阻迴還不羣則鼓枻者未足與議摧撞者不得而云故曰動以貞勝而靜為躁若觀其浮廣川之洋洋混長瀾之浩浩不拘同放曠之恢無著疆畛泛夷之道妹乎下器易盈可濟不通非曰不勝其任處靜安畢乘流任時浩然獨逝遨矣誰追想好風於曲岸遊巨浪於中流且及時於寂寥哉棹何從喧矣是無爭於觸擊緡讓焉得維之是則虛其舟川得以寧虛其心人寡於欲既與道而冥合契亦無情於相鬬苟思理之未忘諒無驚於寵辱

胡越同舟賦 唐 袁不約

胡越異方分言語不通之遠遙相遇今商舟之中詞形殊而類別偶居況而永至自遠而懷土之情則異貌然一葉濟川之計斯同始各自天涯俱來波際指遙程於空闊紛遠思而容膏南冠羽服俄迕以相親孤棹片帆杳悠悠而未安危日擊休戚心期當波瀾之起處是非暗之呈時水宿若防不獨文身之俗風高儻便豈惟斷馬之思去乃奚徭來何處所不遠南北究為儔侶投足而作鄰遙集共歡風濤思鄉而何暇哀吟且虞悠阻迹也鈍狎心焉匪寧掬燈篝水之楔飄萍在浩沙之難測況沿洄之不停容與安流每欣欣而會意縱橫縣浪成愉愉以忘形蓋以風水多虞因依不間來非類

泰錄起泛洛之仙情匪親識無敵國之惠殊方何遠合志何深因託質於刳木遂忘言於斷金向若不同其利無得而尋長嗟縣邈莫副微音則翔野慕射雕之悍炎洲樂拾翠之心復安得同其憂患而計其浮沉哉於是察其事嘉其意諒極睽而乃合非棄同而即異永懷共濟之誠信無往而不利

飲馬投錢賦 以劉善計平為劉之舅 唐 王損之

昔人有暗室無欺行路岐涉清流之蕩漾指白水以驅馳乘匹馬而來念詩拈渴傾一壺以用投彼連將且水本無情人能若志俯瀍洛之上善控奉啼之小駒廉隅是切斗升之水無多重值將酬于母之錢盡棄湯湯

淺深歷歷五銖數之而忘其量也投之而無乃甚乎同濟河而泛壁異濁水以求珠隱全少之中遠於赤反落蘋藻之上混彼青蛙嗤乎利已則多潔身誠鮮在一飲而何損於半兩而稱善鬼驚下處對鷺眼而難分鯨鯢游時雜鯨文而不辨疑睫綠影滴滴波聲滿腹而自資行道陳泉而孰謂沽名郭況之家人儻來訶叱公穴漢代之貴郎或見猶認水衡浦激榮盈汀洲重疊吳酌貪而難並王不言而雅叶致香醪而一醉且之枕頭入巷淵以俱沉不濡檐葉澄明水底散亂馬前乍似揉金之礦何殊擅玉之田逐好利之徒無辭俯拾同貫珠之子幾誤窮宵是知恒志無傾常持不到將勺水之直自

勝飲水之操則墜銀瓶於井底思婦徒傷投竹杖於陂中仙翁可報賢哉項氏之心從吾所好

騏伏鹽車賦 唐 閻名

有騏于今維之豢索服鹽車今困於絕漠將發憤於一衰遂求知於伯樂由是騰傻步奮奇毛連嘶自若驤首弭高負調鼎之資空慙引重持向人之意終願代勞當其君遊燕郊蒼茫吳坂悲東道之莫及念北風之將晚既同踢踶載馳之用靡分儻遇知音千里之期何遠寧曳輪之是庶恐負軛之非名飲齕拈其垂耳驤駿奚敢以抗衡是使玄黃莫遇欽段無營汗血匪難一日有衍於用力求人未易二年仍恨於不鳴今也勞役萬臻

高名斯騰幹敬昌以行藏順奔馳而自得味恩寵之雖載衆盤無比管輕之由或有賤官牛阜用匪龍媒未在鼻於前端辨以驚馳夫如是則當於覩軌之下自然不遑於摩衍

管寧割席賦 唐 閻名

管寧園邊割稱奇賢行編簀以無現果還文而得一言如立信初云必有可觀美在其中終荷守而勿失矣執虛而莫見諒衛空而有窺注目每思夫破竹專心常切於主皮故得精神虛怠盼睞無虧辭或未分豈敢因小人所視言如有準安得謂童子何知事不可輕智難相

短暗夫隱霧之獸乃用窺天之管豈文質之不伸獨孤

明之所滿分形既內識規規祖遠惟中央坦坦然後知
虛心可達小智攸同毫釐必遠長短皆通投迹偏遇於
東周孰辨大羊之蹄有文而北夫西伯豈殊縲紲之中
是謂祈進吳爲未知不倦將希國士之容用當君子之
變羅因一目斯所視之無偏系於一源專向明之獨見
乃知蔚文者道不足舉俯視者智或防閒何微明之有
辨果偶中之無難謂容止可觀且殊室隙同軫近相鴻
更善通班信專美之獨嘉諒生知而何教流沸已假夫
觀止審像乃知其是故十年之學自分西晉之賢一管
之明更識南山之豹夫如是則履中不昧應手無疑無
覩覩之有以得專精而新之

後知未仁之可急唯知其昔之不

敬保弁未既 唐 賈 陳

察之動分敬德無時人之設教今質性是固顧升木
之易生從師之苦辛欲以程度使之緣循步步
漸而下學而上達次第不倦若造藝而依仁原夫引
生他計於道以知不言而化若喻於義指蹤在手所謂
等而不齊時學固心誠宣誘之孔易俾夫足容可騁迅
足無累笑視昆之五能務都盧之百戲初豈為其可走
險之翻翻幸若熊經忘陷危之惴惴則知天性自天而
莫改教幸性而斯在失之者進寸而退尺得之者師逸
而功倍從前之異規終後之異於真等故君子時遷於

物必省厥躬彼可適道吾方擊蒙野性比馴自殊於狼

自合於經首日居月諸勇其賈餘君欽口傳等文惠之
相好我方神遇覺良庖之不如若然者遊合道遙之事
刀合虛白之意使遊必有方刀何不利冉冉今雖不可
知恢恢今常有餘地方將解千牛然後踌躇以滿志

目無全牛賦 以虛心見明理

唐 王履真

著絕藝者積功而成窮物理者因心而明觀彼庖丁之
游刃合夫天道之至情運心術於妙用得玄技於惟精
相彼牛兮雖完體斯在於我目也而折俎已呈直不以
因功之深爲志所使庶無尊以合度投有間之中執積
就之妙既由乎月將操割之微亦休乎天理若動不導
豈任非由已則必受夫力劬孰能免夫日視始吾於牛

也肅革未充筋骨靡窮心無所措其利乎無所施其功
或皆區之原本遂照發之妥終動既多悔動而未通遂
三載以積用乃一朝而發案今吾於牛也察其博頎考
其小大不俟刃解自將神會定貴賤之骨若委地而在
前視血脈之膏雖表革而無外信功著而理貫乃道成
而情泰遂得不遑蓮鍔不合桑林騁之輕折如應手
讖讖之角割若恒心此乃變化斯探視聽靡滯矣依明
而咸見雖處幽而無暗夫人之脩業頗亦象諸能玄道
而理達則疑釋而誤虛別有技業目牛得同頎民取勢
行止喻依庠序窮學見賢思齊敢望惟仁是與儻王庖

之可待顧發硎而延竹

祓的賦有序

君子脩辭以干祿祿或不至居常以矣命感而遂通抑
亦莊生不射故焉祓的賦以喻其辭曰
飛衛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童蒲白羽之箭穫燕角
綠沉之弓帳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爲準必獲於壇上雀
無全於發中或曰人將觀德于盍呈功乃見於諸侯閱
之州序獻於天子臨乎澤宮自上而下陳其北偶歌鵠
處奏貍首其或少算從而進酒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
籍未將捍韋韝既無容以弦弧亦啓簇而抽鏃內審其
志外專其目程思其平去降其半遠李殘月於象再飛明
星於全最宜易而獲禽都捨巧而失的師曠之曰始

矣王庭之實問高先到其箭不反求其身乃杜門三
年絕去家人學之以氣記之以神秋毫如山垂心如鍼
高其小物申以慎貞從容君子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
加弦之所控不知引之而不發然之而送以無心爲心若
發不發所焉而遠發然而洞洞之者是爲中的中
之者細若毫芒乃能亞左臣右不留不揚絕心千之手
落判散亦何有四方是時也君子觀之貴其專一小人
視之多其中質九實之衆毛豎骨驚陰幽鬼神欽戰臣
深思可使前音慎面先零之部來南漠至遠於外君
不京庭夫以有形之器猶能破的況天機之弧大直爲
矢而不能破共克狄故事無務功理在實跡不射乃師

之益吾將爲益

射隼高墉賦 以君子藏器待時爲韻　　虞　敬　寥

養形玄豹今以隱霧而成文振羽飛蛾今因附火而自焚彼紛然之落隼識昧此而喪羣識不知高非小者所處靜爲躁者之君苟失度而招尤雖受龍而何云且夫長墉崇崇矗若雲峙飛隼泄泄倏隨風止曾不料其微陋焉更知其休否故疾惡之夫善射之子操弭角之弓謂白羽之矢縱穿楊之妙呈落鴈之美量遠近於見端審高下於規裏紛洞胃而達腕果裂素而破喙原夫剛鏃初架動弦正張引彎彎之月影迸的的之星光鏑毛羽之振迅挫容貌之昂藏審必中而復發固爲用而不

藏若乃處身順理投跡安時知窮達之有方煙雲足以翔翼貽在彀之決是則素有鴻志往無不利藏器者人獲隼者器失應弦而上激禽應矢而倚墜微隼諒比於小人高墉亦方於重位苟不戒於近處曾何免於顛躓士有五善斯在載羣有待龍龜之知未忘貫隼之識勿改幸文武之不墜希封菲之必采則知發矢有期覆翁俟時想大易之靈文微言可躡稽高墉之玄象壯立空抒既是則而是倣永念茲而在兹

射隼高墉賦 以君子藏器待時爲韻　虞　武少儀

羽族紛紛波飛隼分獨勁節而莫羣心耿介以騰踔毳

於庭乎而

茶路默

唐邵說

至道玄默真宗於素冥究其原歟知其故將假物以明象乃忘言而之鄰若茶在庭苟或觀焉之內以時而書設茶之間應酬而周布乃淩拳整忘蹄與筌與已薄狩命篤忘旋魚發發以隨波樂只君子得性怡於好之者徒於終日觀之者空起羨於臨川斯無虞於即鹿寧有望於寒鮮於嚴通有與慶門有道長美人兮如之何匪諧不見相如之何匪茶不見跡在兔兮跡可以忘情筌在魚兮魚既熏而筌可以息亦何異迷道蒲公輸

茶不見鮮之味役竿公子何為餌猪之類若然役者諒非起器在虛心而自適諒非卷懷將道道以孔皆然役莊周之言毛百設有漁人聞而許之曰是言也始

茶不見其志也亭於不射匿故有望同唐絕巧素智故能

鉤受必得在意固雖言象罔不言其道玄無用者木上之留則庶有可在象之罘何為役周祖徒觀於進退此情留寧藏於推移故曰因於茶筌為後覺設虛自得魚非筌知象味丹兔失而空閑先荃蹄脫而止足由筌於以求魚落馬載往方之行路故何啻於盈筐矣乘坐兔罷非閑於解罔必此寓意於茶不於筌兩貴象而求得魚之意象必也祛其意室其源丹無五穀道遵三惰居辱而棄鮮於嚴通有與慶門有實不榮熏鮮之味役竿公子何為餌猪之類若然役者諒非起器在虛心而自適諒非卷懷將道道以孔皆然役莊周之言毛百設有漁人聞而許之曰是言也始

以神遇將終理遣謂鮒介非菽豆之實以巨浸爲發蓋之淺然乎哉吾何必鳴榔而逝行

夢爲魚賦 以莊周夢爲胡蝶

唐 王 棨

梁世子以體道安居逍遥有餘宴息而魂交成夢分明而身化爲魚恍若有忘顧物我以何異悠然而逝失形骸之所如其初也湯湯寒城月籠涼牖悄爾人靜溘焉夜久於銀屏既設之所是角枕已敧之後遽因神遇能溺之質斯成漸覺形遥相望之心曷不是則髣髴川閭依稀浪輕始訝沉浮而在此俄驚異鼠以俱生恍兮惚兮何久何長懷綱之情由是涵泳無疑驗喁未已值良夜之將殫唯唯腹上之

松何暖在藁經張懷中之日舍我衍珠稍似託禪賴尾還紫鮮維前維羅而自遠有鉤以相親少際會去了安革春過周公而疑爲釣翼逢傅說而謂是漁人于時砌竹無辰庭梧有露既異爲雲之事空驚做雨之故斂成浪迹全忘杭上之身却憶浮生寧異莊來之趣其夢也何樂如之其覺也何愁若斯復是魚由我變抑當我本魚爲莊生化端之言昔時未信公子爲鼎之驗今日方知悲夫何事達然欲思成若良由塵世之多故難及深淵之或躍人羊不固上夢之中豈仁味梁之樂

任公子釣魚賦 有序

唐 閻 名

昔任公子釣魚經年不獲及其獲也衆人聚之公孫弘

十上不遇及其遇也帝王任之固知餌大則鈎大功高則祿厚魚也人也何詰似乎處其義以作賦曰

臨水勞神有士無人不顧漁于悠然坐石滑竒積苔鮮蒼苔斐斐竒石磊磊何失色契我心音藏丈人遊我願者龍伯國釣遊既爾人亦如此孫弘未遇買臣家貧海上牧豕江邊負薪常以雲霄自致燕室時人受侮不少守志彌真終逢擾攸俱爲漢臣典郡則還鄉衣錦作相而開閤迎賓則知餌大者魚大道肥者祿肥獲大則喜雖晚何悲之與人殊途而同歸

結網求魚賦 以綸竿垂釣東海之中海若觀而喜之爲賦

唐 王 起

綱則結繒魚方躍泉其結也賸而不失其躍也瞻之在前一綴一揖既克張於前目無小魚無大亦何逃於百川

是以揚聲振鬣噴沫慶延初求同於發筍終取義於忘筌於是當巧孜孜荒精屑屑細緝絲枲解紛結絶想江湖之相忘遂網絲之備設搖頴尾以游泳爾不厭深運素手以繽紛我思善結俾晝作夜日居月諸成茲密網念彼嘉魚庖犧之舊制無改良罟之新規有餘獻鮮蔑之時益爲謀始烹釜鬵之日此乃厥初且夫注目劬勞甘心健羨於結網兮何有徒唸喁而可見金盤既設無霏霏以霑霑錦質乍窺徒赫赩而戰戰若氣奮九戮網殊一面始結終設在藻而咸羅疎密由已卷舒從心此紛紛而不柔役役而方急亦何必不網而爲予豹斷罟而諫君臨其動則紛其力不窮事有類於

組織忘夫殊於經營是以在設網尚未想乘鴻而則能曷遊魚今不畏向若臨河廣恣心賞隨禍厲之淺深當鱗甲之來往出彼蒙鯤鮞豈比於之莊農禁鯤鮞豈比於之莊農禁鯤鮞豈比於之莊農禁

事亦叶於道若運動之不息則完全而莫保如或罷其紛紜任其顛倒則偶登梅之側宛若衛珠映莫蕭之中猶如在藻是知至人以魚小者固可喻焉其化而敦夫德善其烹而委之傳則味不愆道乃全將成其心齋之化無責乎獵祭之鮮且夫烹之煩而魚必毀政之撓而人不理魚不以煩爲責人不以撓爲美反覆無極必爲靡潰之道簡易不修自作玆彰之始是知求全者動不如靜務理者語不如默動之則一鼎渾渾語之則萬人惑惑想澈澈之微質不可而求俾浩浩之流風無由自息今聖人任一意朝萬國蓋以體玄元而得諸靜寂海而晏如豈徒以寫高極厚之內哉之於一魚者哉

高侯夫人承嗣賦

唐 高郢

巧乎道者承蜩之旨觀棋子有事斯竿今在手物我相絕暗欲應同彼不飛今焉待此將投于何工夫人曰我有道也十五六日累丸爲術稿木其臂朽株其質不墜者二則失之錙銖不墜者三則失之十一既累五而成若寧紀四而無必由是步平地之上入深林之下耳目俱營心手相假葉空密而皆見枝雖繁而不捨豈宁於丈將同江瓦或投三而兼兩或指多而既寡期於百日則喘徒之射乎當不可遠況氣鈍之弋者從飲露爲享蛻殼有期顧非鼎俎之貴肉何弱射之乾肩哉絕谷猶累凌虛亦危以無用之質豈有求之時始則長

將釣國而爲託異哉忽而客生所以忘者目注於盡大快頤者志在於黃雀斬長鯨而四海安如得巨魚而千里感於大一擧而捐兩固功全而利捐周不狩而獲多者不耕而自穫復詎彼老蚌含胎孕明鷸是翔會異逃罾輕出依岸而開合或蹙渚以飛鳴既相遇於茲地亦相殘於此生鷸以利喙爲銛蚌以外骨爲堅城鷸以蚌爲腐肉可取蚌以鷸爲微禽可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出必喪鷸之精並相持而坎難俱莫知其因并彼漁父閒而逆曰危哉二虫吾見兩命之將絕吾知兩力之已窮胡不潛泳於深水胡不棄高於大風何故拾鄙於波際何故落罾於

沈吟乃攜以俱歸釋此雙疾利其芙用取其形質鵝有
羽今彩映華冠時有珠今光照巨室雖假物類以為用
誠亦辨說之良術莊生寓語於前古是用廣之於今日

螳螂拒轍賦 以不屈當往來之轍跡阻東西之駛驚聞
蠢彼微蟲勇而不懼當往來之轍跡阻東西之駛驚聞
輕輕而虎蹲作蹄而狼顧見危致命方確爾而靡遷
唯敵是求乃毅然而增怒且肖形卓举植性強梁豈奔
衝之足畏非會遠而不當逸性喬柴雄姿敢昂拖輕軀
致命死地壯前跡若有巨防觀卧轍之時似當黃霸想
埋輪之處何憚張網其或翰設千箱御姪百兩方擊轂
之自速已振春秋而相向死且如歸路何能讓荀不折節

蜉蝣翠羽賦 以文章自遠
於焉与止昭其文章一見若以欣豈為知量其理可
如其生忽諧禍甚鯛悔之免危同戲鼈之魚行無逕撓
立必蹇蹇在聖人之經誠宜遠地非長者之轍詎肯迴
棄且蜉蝣微蟲仁鄙思拉薄而莫及喻歷溺而何
當不若履薄蹈冰智能臨深而附尾以非類蟲處頭
而蔽品言事動也別是蜉而可知向從巢焉乃斯形而
不逕微若雪動也別是蜉而可知向從巢焉乃斯形而
胥居當假息動必詰危捨螗蜩而莫捕蔑黃雀而不知
儻所據非據亦何斯遠斯謂豺狼之不若念也蚓而何
為且含氣之類求生之厚豈必賢哉曷云能不偶不陰
念自貽伊咎誠關轗之所加諒螫矜而何有奚必矜夫
理深居物情徒紛紛而莫紀固密勿而難明儻不載馳
載驅廣人之用當念無覩無軌遂爾之生

蟬蜕巢森睦賦 以大樂之明大
蟬蜕巢森睦賦 以大樂之明大
萬物生焉巨細相懸蓋之蜕今蟬蜕在焉雖受氣以具
體亦成形而自天取以比方寧借芳先之賦審其大小
理符象造之篇眇矣唐典生乎得擬而狹額見危致命方確爾而靡遷
類希夷之象性異俯視莫得見其形容師暗倪聽曾未
聞乎聲響既而遊元氣入無間兮依彼蠢而棲宛止其睫
以迴環日往月來朝我而因依自得景超暮見覺伊而
蜕息長閒由是拂曾蒙安居眄可賴喜榮乎嘗膚之際
惟復於成雷之會仰觀欣首謂如山嶽之崇旁睨其肩

意似震林之大注云云一字當作大真逸脚蟬今何憚居
之真品力明於花鈴詎知白基於意篇未能鵲起安肯
鼠竄笑鳥翻立彼蜚若之上亭同玄燕集於危幕之
時皇已之滿乃被生蚓蟲蟲處處頭附尾以非類蟲處頭
而蔽品言事動也別是蜚而可知向從巢焉乃斯形而
固宜思六翮蒙塵羣飛道隔仰察其生而洪纖則別論
其分而物我何疑似蓋朝生不羨千春之壽如蜩甘
無慙六月之圖悲夫謂無至道者多信有玄蟲皆少荁
逍音物之感未遠忘形之表若能效三月以齋心必見
新蟬而不小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十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寓言

以德為車賦 有序 唐 白行簡

人之德行分咫尺可尚戰諸身今運轉無窮苟規模之不泰在衷險以皆迷必有方靡假顏生之御成之在我寧煩奚仲之功原夫雕斲何勞周旋不礙得亨衢古道以方為軌直而共載情田而作路終自東自西周意高以設施任手用不由人動靜範而不違車乎車乎

書鴛之衣使同在敦之衣豈異指輪是何輕重無乖皆吳宮所織而兩兩而雙自久逸人不倦功訶其役卑不休見賢思齊豈惶乎挾詐而走莫小乍行乍止載疾載徐究其理而大矣敦其功而信肯捏詔之慶和陽精還同照乘黃霸之惠如時雨宛是隨車乃知德以節身為規車將載物是敦前轍善行而所去無跡遵迹而離遠必至功能以喻流水以察敦美潘性磬百媚七香而何異大矣哉妙才難問良工在兵曠簇而弭殊炙輕書仰而作記執紙之德維於五車度材比矣數生多於百兩之士有執敦維於踐戚德藻成塗時斯

以德爲車賦

以德爲車以仁爲馭以禮爲轅以信爲輪以權與人謀結旌而克陳帝力曰無推以皇帝守位以仁爲車以德爲馭以禮爲轅以信爲輪以權與人謀結旌而克陳帝力曰無推以行萬國吾衣而治發軔於不言而馮軾於情田之內不驅不馳終始效節於無爲之間自南自北夫孰奮即倫尚質去華量挂轡於王道之中自東自西行于道而四方是則同乎軌而六合包覆載遠達幽遐行于道而四方是則同乎軌而六合爲家是知乘王路者又何足比駕金根者失其所詩爾其代輸於自然之村翳輪用無爲之道鑒馭朴以作訓念韜毛而是保前覆後誡深成敗之足徵殊途同歸信

始終之可考伊平化之初俗女忘爭之德仁義記忘名以致賢考言先王設教之恒草道德仁義言先王設教之恒草道德仁義蕃老萬邦攸同九藩老萬邦攸同九職著以保賢於流水周行任道豈觀采於吾行無滯有重而利用不窮且工爲車兮脆而易破德高皇帝兮勞而啟成難功超乎大夥小哀天下皆肥力弱乎引重哀遠降可鑒而招禍美不稱而崇後爾則速禍以宣騫哀則去彼而取此應自家而刑國俾視遠而若近豈作善之定論功而施報

散輮以積膏而潤惟人以積學而才潤則浸之所致學則脩之乃來亦猶山輝蓋玉之處石川媚乃珠之在胎則炙輮之義斯焉在哉原乎其始方我髦士言物也火及則燃茲言士也用之則邦理喻研朱則其色不奪方扣鐘而其音不已故可以與理窟而爭深配智囊而共美炙之不竭夫豈同於瓶罄屈之不窮固有殊於壘瓠且國以賢興車以輮謹車非輮而安往國非賢而莫鎮脂膏內實宜誠盈於撲滿滋液分露信同功於河潤豈比燕以香而自燒玉思火而不變的非外取其物內滋其身則一炙可以就樂再乃於焉中貧亦何憫色無戚輝光日新比至道動而愈出方君子磨而不磷原夫伊

輮也貴以取路仁者也時物而成務亦何近取諸身願借喻而易盼如何其惟良在益而德澤而惠物在脂膏以無私若然者豈止滯軒以聽察固釣軸以爲期增而露之需治策莽而遊刷者哉

賦新如之何伐自中野藏用如之何俟夫賢者當就燥而未及固不材而見舍我取彼謁在浸浸以增高顯之倒之信多而益寡來固高岡之上徙殊曲突之下知附熱之足貪衆微光而是假原乎贍彼林莫爰發條枝綢繆蛇束負荷皆來始交積以發地俄重疊而如堆顧過何罰亦有舍音之器操持借用莫無來還之材匪伐

行於此下疑設燎於庭限入用能慰於散木待燃未枯於死灰幸薰灼之可近唯掄擇之所裁必能揚大君之光貪烹飪以調味豈徒發大宁之化祈請而以攘災觀其豐速連體積形內向功成觀熱化歸炎上催發生於庖人廢全模於梓匠曾不知縱橫長短之術成結搆高畀之狀犬牙交列來失本枝之形蠅翼巧成猶蓄運斤之望豈徒分弱幹弱枝之義留錯節盤根之餘異掄材而晉用似楷與而夏居幸婿久未息與獸炭熒如無之實難鎖送者於途行之雖欲勿用和美者焉能捨諸古人徵用賢之喻積薪為偶矣自我而爭先反忽焉而在後念採擬之所在誠高下而何有儻堅貞之可求庶

有心而不行

積薪賦 以

唐 閻名

漢少好讀書長而無所通謝絕門客幽閉志專理史見淺短積薪之言即知君臣有道之契乃廢卷憤色疎略如豈吾自覺耶公古人君德慙於往帝竟空盛無之用長虛弁稱之高尚是解雲林裂荷辭赴以時貢擬九九執計何處華之不與戴山川之名通積薪指入於心期後來空望其他惠積薪何薪唯楚與桂其採之也翹車載馳異搜其林慙其得之也良材盡取廢遺其巨細寘茂長爪之味通常喻此而共伸於秋冬之高處亦居上而先焚使芸馬前之物當歌人采而殺分求若生幽崖之仁乳若在之論不亡曰之言之斤

皇霸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宋 田錫

積薪賦

翹翹錯薪委積交陳後來者次居上先用者近熱相親仰之弼高或逢枚而帶葉勢不在大哈音故而從新其大也降鴻藉於東封視固白茅南至執王帛者萬國稱豆邁於虞吏禮容具舉樂章天備書稱柴望達上帝於外經詩曰新炊本周人之貴能爾雅往來析薪成帷載來北闕之下采自南山之陽華運錯雜積盈崔嵬但取裡宗之用不論瑰異之材豈如為山豈勉力於勤學寧嫡於寬不疲頓於暗哭豈能自言人或代之析理繁吾儕小人與彼其之子負荷以弟勝為眾多之

仰止區分不乏匠石代大以致身受人之知合不才而省已始柔木於山大匠丁丁今風雅之詩積之累之如京如坻遠望比屋之家是之受仰瞻伴累卵之危居中者謂不我遐棄在下者謂人不我知矣古人善喻下條其洛本入用之運運胡歟記於高單

大巧若拙賦 以題為韻 唐 白居易

大巧之小者有為可得而窺巧之大者無辰不可知蓋取之於與受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若拙其義在斯若乃捨材於山審器於物將於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前帶故動棟者任其自天而端為輪者取其因地而器其工也於物無情其正也於法

有程既遊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無所棄用舍在於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為而為因材利不疑滯於物公簡易於事豈朝疲而夕倦庶日省而月試知大巧之有成見庶物之無棄然則比其義取其類亦猶善為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捨工非刻削自得不矜之能器盡陶鑄誰識無心之巧眾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謂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過以神也郢匠之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升車器異把梓材殊用柱枘以擊固破圓為觚必待考度以分寸定刻方以規模則物不能

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可謂藝之要道之樞是謂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手且夫大明若蒙大盈若冲是以大巧章其末功則知巧在乎不違天真非役神於木人之內巧在乎無柱物性非勞形於棘猴之中若然者豈徒與般輸之道殊攸而校功哉

工先利器賦 以為事業所先為韻 唐 魏 式

工有智藝未名志在不朽乃言曰藝未達不可求以譜已器未精徒勞措以其手安得輕進自貽伊戚於是庶幾元動用為後誠旨遠之可尚實果決之不勞作畫先始本立道生範墨盡索斤斧畢呈慮妍媸之相違而或愆規矩審鋒銛以求鋭必取專精勤勤不怠砥

苟有營欲盡心於鏤鏤用度木於林衡亦如舟楫良然可思其濟涉未嘗利始得議其耦耕於其發硎可視以精爲貴不然何以能久用之不既驗樸斲之有辭惟剖剸之猶未究爰度無或不良揣八材之質淬百鍊之鋩然後切磨攻奇成至寶之美刻中度用巨材之長呈機巧以盡善豈盤窾之是將且斟酌不撓拾名實之適心而便手因投刃以擅柯向雕鐫非他施功幾何既適使固循爲心則器必殘缺若苟且從事則人亦詆訶安得不分班倕之玄妙就玉石之環磨觀夫欲展而能先礪其器以工立喻則人不二可爲庶事之規等比匹夫之志故曰用藝者儆戒不遠立身者得失由斯若幸而

溫進則人必兩寬是以君子不容易於所爲

運斤賦 以上下句韻 其七國五韻

唐 麥

道貴乎模物疵於妄爲講者必定於前執技者可以事上緊郢人與玄石能器合而神王堊復在鼻將欲表徵揮斨以斤何其用壯鋭分庶以離立亦持刃而相向於是莫錙銖慎取心運之於手將匪疾而匪徐恒之於心寧哀斲而爾假志而必中同引滿於彀中妙不可傳猶斲輪於堂下況乎器也利工也良壯前趾攜某訖以身運肩今臂可使以彼契此今此可忘迨其勢則代風人譬猷其石遞飛電分光欲琢夫妙在與其相故受刃者不爲股慄執柯者無聞手傷向使受刃者觀慄執柯者

動勤則必滅爾鼻而斲爾面豈惟破我斧而缺我斨亦猶朋儕見知工用可稱藝成道得合調諧聲豈同夫衆人過我狂夫阻之現庶匠于在茲得讓喪督繩而尚失以公輸創墨而循疑安能肅刃投虛必去乎蠅翼固柯在握不失乎毫楚是吾質也質惟其知音可托無乃後時容有多才捭雅好奇尚異猶拍既得頗讀古人之書鑿枘可規願行夫子之志斫木輸扁之術以運斤之事乃歌曰彼二子兮以藝相崇得一理兮其心斯同運斤在手誠可壁堅立不動神之雄豈重斤者妙共術堅立者知其工之見遺分郢匠無輕譽於成風

運斤賦 以上下句韻 其五國五韻

唐 獨孤及

泰圖俶爰志樞神王和而不留兵堅則銳之上此至起之何暨秉人情之異之於斲匪哲乎初有告備若且之亞既出鬼而入神亦千變而萬化可以迎夫差上下用之明友管鮑可以全文行之君臣於手將匪疾而匪徐恒之於心鼻之堅分匠之良于有度斤哉有長形若木分白若于成風今充哉上微微以震散刃賦賛以電光信之若雙美疑之者向倫其為心也以存其妙也更相吾固知青萍之術分空設公輸之巧分徒營實由氣同者合聲同音應揮手餘地固恒解牛之能忘性銘鑱宛哉伸鷗之興豈兩賢之相厄乃二人之

乎匡斧而方圓自從容有規而規模可觀誠再則之非
遠曷持心以當難是知選材於山操刃於手將散樸於
大巧是俾形於妙有則可審分寸定妍不脫故而圖新
瞻前而顧後然後裁成是在俯仰經營聚停方於坎坎以無撓
聿丁丁而永享既所持而審固其形而制形且勿謂
效之難尚俟乎繩墨勿謂象之遠仍憂乎差式左手將

如之內存信亭性之非遠

冰壺賦 以高如玉壺貯冰為韻 唐 陶翰

惟冰也有堅疑之貞性壺也有虛受之明誦周流之弱質託鎔鑄以成名直方任器規圓恒情對光禪而比色因擊和而馳聲冰假壺以為用壺含冰而韓清及夫歡呈朝晏之餘瑞表經綸之初尤荀吳之失對陌王藉之後卓既遇賞以為樂乃獲成於所如但觀夫推移在道澄徹如玉時見瑩而則明或將摧而不曲故曰冰貴於水器尊者壺固時而必用軍每擊而何虞若乃周將酬客魯欲藏冰損籍父其何代顧申豐而可恣是以用之者廣須之者多遇薛鼓而敲誦詩而何至時冰銷簡賦冰壺之盛事

王壺冰賦 以壺至潔玉至貞若君子肅恭其儀難見冰以風壯處寒而其實逾堅諒貞奇而可記超衆器而為先當其韜光幽山韞耀窮石藴深無而增實論泥滓而藏白如虹之氣雖無謝於雲煙祇鵠之知常見儔於瓦礫於是下生見而神動匠氏聞而心惜乃奮剖刻耀精明以玉之美作壺之形信無瑕之可用若不琢予何成以圭璋受盤盂訪結綠落白虹之氣詠生芻之束乃賦於此山攻此良玉刻之成器錯以成壺信以旁達忠不倫以虛而受用當其無及乎嚴律開陰氣升於黃鍾凝玄陰作寒礎一源共於索川韜晶以淩滿林

稍稍而來落日既暮今金閨欲夜一寒兮玉壺陳素冰滿腹清光照人臨象筵而色媚入金鏡而影新對之者暢慮觀之者清神能爾貪夫何假盤盂之戒有同儒士長爲席上之珍是以琢珠拳鼠趙璧動容瑚璉之器斯實爲之美人曾不足方其皎帶錦衾永安歌詩其陸離偉夫施物之美比人之德素其表兮其儀不忒實其中兮秉心淵塞伊烈士之指南固賢人之軌則

明 袁宗道

歲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暗王壺冰焉問於憑虛丈人曰斯何物歟曰斯之清瑩也方今客主無所憑借于其袖從思騁妍舒色轉而我歟之愚虛丈人三巡而起揚袂而稱曰僕聞王比德於君子水並深於神人山無木玉於石其質不盈尺照燭止及夫戶庭然而氣發歐於冬雲璞或蔽於陰崖或不礙而自明或屢琢而轉小玉質自泉冰並美合之則雙清離之則並缺不堅不脆不剛不柔不偏不倚不激不隨不遏不流不滯不垢不塵不汙不穢不淫不蕩不邪不僻不曲不直不方不圓不角不棱不鋒不芒不瑕不疵不疹不疥不癥不癘不疣不贅不繭不栗不蝕不腐不虧不折不缺不破不碎不裂不漏不窳不窬不苛不刻不忮不求不貪不鄙不吝不嗇不爭不競不矜不伐不驕不吝不諂不媚不偷不薄不靡不麗不華不侈不淫不放不肆不恣不睢不盱不怒不嗔不喜不笑不哀不戚不悲不愁不憂不樂不愉不悅不慍不險不阻不測不怪不妄不誕不經不恢不奇不詭不譎不怵不惕不驚不疑不懼不畏不葸不縮不懾不屈不撓不沮不餒不慚不忸不怩不作不為不事不營不造不飾不矯不揉不雕不琢不磨不淬不厲不礪不錯不鍛不煉不精不鑿不削不劌不割不刺不戕不賊不害不殘不忍不虐不暴不戾不很不鷙不悍不逆不狠不狂不亂不悖不惑不昧不淈不濁不穢不雜不混不淆不偽不詐不欺不罔不誣不慢不忘不忽不怠不荒不廢不失不遺不忘不遷不變不改不移不更不革不化不隨不流不轉不動不搖不震不蕩不撼不拔不脫不離不散不亡不滅不壞不敗不朽不腐不爛不銷不鑠不融不釋不化不變不改不移不更不革不隨不流不轉不動不搖不震不蕩不撼不拔不脫不離不散不亡不滅不壞不敗不朽不腐不爛不銷不鑠不融不釋

若乃置於殿庭列諸明堂彩龍衮色耀黼裳琬陳今韶猶弘壁設于掩光其或清廟肅穆主祖靜閟用昭潔拔式供清燕閒餘觀之璀璨添秬鬯之泔淡又若依玉堂近紫庭軸帙生之心席增明敬今清鈐璽之思脩焉遠閨闈之塵至若賓筵不落酬獻初行助綺筵于靜嘉枕錦席兮炎蒸夫何惜龍皮之扇不用冷蛇之縈釋肺肝之塵埃恒賓友之散情信使夜光奪晛明月攘慚隨珠失照趙璧讓妍刻畫非人工可及瑰奇似神工所完故能令對之者塵喘觀之者神清何涼草之可擬豈寒冬之能勝起彩質不盈夫尺寸照燭止及夫戶庭然已寬洪具錙乎閨苑而琴爭乎濕見者似已濯晛於

若乃竹心貞節之友清也秉玉匪佞而為亂曰皎皎玉壺冰于空復守貞冰匪玉兮未能潔塵冰假玉以為用兮玉合冰而轉清立方任器圓協情緣時呈象合光有形溫如皎如衆君子之清貞始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予曙於冰鑒之德矣乎微予鴻猷則冰自貞孰章厥美矣於是合觴飽腊敬薦上客庸佩王音厥之無斁

玉壺冰賦

明 黃汝良

乾坤融結玦扎精英太素異寓冰壺妙有冬呈玄武而温潤者則連城之美玉皎然而輝映者則玄冬之層冰或花長而為璣或止坎而成形或藏陽符而見寶或象陰

德而下凝或變風威而積雪載藍西崑與南荊斯皆稟
清淑於自然非人力之所營然而隨象賦質不相爲能
未若清標交映皎潔渾成玲瓏中結純粹外承姸朔鮮
妍圓滿淨瑩皓皓旰旰瀟瀟泠泠晶晶瞠瞠雙美是并
對之而神爽觀之而心靈臨華楚而色媚伴寶鑒而彰
明寒方諸之津夜月軼瑞露之滋金盤爾其狀圓之山
平丘之澤孕奇鍾秀精彩赫赤夜光含輝載肪吐白相
以下和之工劇以他山之石尚象準規虛中爲谷姿姿
內好不傾不坼儀象黃鞏成謎品式懸察結緣於是威
失爾乃涌以地六盛以天一罐以圓淵之潤注以靈潮
之液置以寶宮之室座墀不污氳氣寧

諡靜幾蒙滄無象於是等次元迈玄冥届節急景馳流
朝風薦悲庭猶狹而浸淺風起則而曖藹雪肅風以霏
雲未若茗而滅機履雪移侯應鍾司律一夜栗烈凍亙
內宵閉密以栗周其窈狀光朔敘騷駭乎次
凜冰未凜毫莫障月鉴齋凝蓋等條爾其爲
氣也潔泓清皆光芒直上而定絳約雪照燎亮修達晃
閒乎尹勞咽寒景遒今水晶繞流光射今雲母漿智砌
霜明差足狀其髣髴琴鼓琴映琴臺雪映琴可翫其色則誠況潛
凝清於一物碧落皎氣於蒼溝豈俗可喻其德規庶
高操能賞其神王於是則有阿閣制房務室陶堂王公
貴人高談巖穴

光又有文人學士藻雅芬芳句落珠璣筆濡海瀝紛
華而不享寄素業於縹湘揮條冰於冊府擬片玉於崑
岡顧景次寥抽絲對揚又有姑射之仙浮丘之伯練形
咀氣却粒絕糧餐玉露之屑渴飲瓊液之漿御泠風
而起忽若顏氣以徵往斯皆曰人而異超未若貞士之
所藏皦潔明明而澄徹皓鮮白而含章既堅貞而不渝亦
虛受以爲量員中規而匪隨守峻增而無傷絕氛埃之
點染精鑒別於微范蠡婷修與內美思勗德於勿忘辭
曰極北水天遠渺邈今寒氷無混珍曠今百川黃汙
豈無冰于納職藏疾煩濁今未若玉壺瑩乳激今冰
之承炎晷在今員閑環璇琅琚琢于吁嗟乎誠茲清

德吾所服今

王壺冰賦

明 李 沂

曾城之產崑山之璞激丹水之淵渝映瑤岑之塢掌迺
有良匠琢而爲壺內圓外方而孤寒冰乍凝玄冬
澡列置之壺中虛室生白其澄泓也落九天之銀河其
空明也迴三秋之素月幸容光之近照比芳輝於前哲
欽淮叔度恢雅量於千頃亦有伯起砥清節於四知偉
文正絕俗之標却珠王而不御高清獻出塵之韻以琴
鬻而自娛文祥抱潔然恒步憂以明志君實器守凝
定惟對人以不欺數公心跡煒煒焚如玉之貞如冰
之明皇帝二曜之景徘徊千古之榮

名吾將睎聲光於帝府曜藻采於莲濊豈徒續鮑昭之詠寫冰壺之清哉

倚天劒賦

宋 田錫

昔齊諧有志怪之篇言古皇造物之先形之圖克者靜以爲地氣之清明者外而爲天地與衆流而右走天與三辰于左旋馨二儀之睽閒諫億萬之相懸有古皇所佩之劒其大也若雪山之皚皚壯其光也若秋波之湛湛倚於穹圓高巍巍焉孕長庚於太極稱純兌於西偏莫辨靈芒或日明而月晦詎分剛氣或噓雲而吸煙夜吼半空化雄風之九萬朝披迴漢陋蓮峰之五千北斗莊於鋒鍔七星錯落長虹綰於轅轄而結以爲山川噫女媧斷鰲於海陽漢皇斬蛇於澤畫庚與所試者幾十圍蘆所寶者三千鎁鋣之與干將魚腸之與龍淵皆紱若瑣碎之品用非陰陽造化之陶甄觀夫煌煌煒煒上莫窮其幾千萬里錯星象而倒河漢憑精靈而寓神鬼雙虎負之景若白晝之明照幽都之厓殺機鯨鯢奔而龍蛇起又觀乎黯黯森森高莫訇其氣千萬尋鉾鋩而雪霜冷靈怪多而風雨陰若春景之和若秋郊之氛易炎天之與若寒谷之深可以莊於慕若木之炒鬱莫莫方史之岑所謂天之利器淬雲染而妖星流皎乎若黃河之冰立石未洋焉光於帝府曜藻采於莲濊豈徒續鮑昭之詠寫冰壺之清哉

雙寺院題論云周之利器結以爲山川噫女媧斷鰲於海陽漢皇斬蛇於澤畫庚與所試者幾十圍蘆所寶者三千鎁鋣之與干將魚腸之與龍淵皆紱若瑣碎之品用非陰陽造化之陶甄觀夫煌煌煒煒上莫窮其幾千萬里錯星象而倒河漢憑精靈而寓神鬼雙虎負之景若白晝之明照幽都之厓殺機鯨鯢奔而龍蛇起又觀乎黯黯森森高莫訇其氣千萬尋鉾鋩而雪霜冷靈怪多而風雨陰若春景之和若秋郊之氛易炎天之與若寒谷之深可以莊於慕若木之炒鬱莫莫方史之岑所謂天之利器淬雲染而妖星流皎乎若黃河之冰立石未洋焉光於帝府曜藻采於莲濊豈徒續鮑昭之詠寫冰壺之清哉

倚天劒賦

宋 田錫

昔齊諧有志怪之篇言古皇造物之先形之圖克者靜以爲地氣之清明者外而爲天地與衆流而右走天與三辰于左旋馨二儀之睽閒諫億萬之相懸有古皇所佩之劒其大也若雪山之皚皚壯其光也若秋波之湛湛倚於穹圓高巍巍焉孕長庚於太極稱純兌於西偏莫辨靈芒或日明而月晦詎分剛氣或噓雲而吸煙夜吼半空化雄風之九萬朝披迴漢陋蓮峰之五千北斗莊於鋒鍔七星錯落長虹綰於轅轄而結以爲山川噫女媧斷鰲於海陽漢皇斬蛇於澤畫庚與所試者幾十圍蘆所寶者三千鎁鋣之與干將魚腸之與龍淵皆紱若瑣碎之品用非陰陽造化之陶甄觀夫煌煌煒煒上莫窮其幾千萬里錯星象而倒河漢憑精靈而寓神鬼雙虎負之景若白晝之明照幽都之厓殺機鯨鯢奔而龍蛇起又觀乎黯黯森森高莫訇其氣千萬尋鉾鋩而雪霜冷靈怪多而風雨陰若春景之和若秋郊之氛易炎天之與若寒谷之深可以莊於慕若木之炒鬱莫莫方史之岑所謂天之利器淬雲染而妖星流皎乎若黃河之冰立石未洋焉光於帝府曜藻采於莲濊豈徒續鮑昭之詠寫冰壺之清哉

而施維絕遠是節帝之之畜志示天威之勇決粵有魁偉丈夫倜儻壯圍手執斗杓肩倚天樞唯四時與六氣爲一吸而一呼回眸而色動欲誅姦而氣粗於是冠青雲之纓佩黃裳之飾高步闕庭以直入瞻望丹陛而超日臣聞立大功者雖以奇奇多士舉大難者必用起起武夫於以贊經綸之策略戡寇虐之皇圖願得倚天之劒將以靜四海而清八區之天命者爲陛下顯戮反天道者爲陛下行誅俾萬靈永賴而不敢爲淫厲使百神畏威而不敢爲毒痡則下土無札瘥之患生民無水旱之虞真聖人無爲而靜理庶位有成而昭蘇帝曰壯哉斯劒也始以陰陽爲炭天地爲鑪

嵐山之衆寶皆索厚忠之積金舉輸敦風伯以司箕詔
雨師而合塗千英萬靈前馳後驅天老練日時之吉太
一詳鋭利之符然後鋒於道路於德鋸之以靜劑之以
默淬以明智磨乎審諦以天山之雪融其鞏以豐嶺之
霜耀其色其鐔所以梢於東南其鋒由是周於西北然
後脊中夏而刃外匡匣六幽而藏八極非聖人之大寶
不足飾其容非周象之玄珠不足憤其直墾五山而溝
四海資以守邦帶河漢而礪萬葛用之宣力今予賜汝
汝可佐皇王而衛邦國丈夫乃拜手而謝趨風旋詞曰
臣欣遭聖時幸至天墀鏊忠誠之有請還宸衷之弗違
持神器以寵顧敢不行之越思當閫授鈇鉞者得專征
伐陽彫淚者用揚明宜是中橐之節制奉皇家之典尊
臣有三事為陛下陳之粵有馮夷之神遁無厥司忽朝
宗之常道肆橫流而自私亮為之咨嗟舜為之胼胝幾
欲浮蕩我烝民汗滌我方祇臣嘗竊憤今得昧之其次
曰屏翳之神不貞其紡遏旱則密雨郊以含潤因潦則
憑北方以流注望之若為之韜明義和為之藏暉幾欲蒙
我融明之鑒全其節帝之非臣嘗哀怒今得刑之卬有
吞舟之鱗谷其口陵其頭自專乎介甲之族縱暴於朝
夕之池帆檣為之羣飛臣嘗慷慨今當
戮之此三者皆姦雄之大也積凶德而無疑陛下謂之
何如帝曰問外之事將軍裁之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
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廣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
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閭夏屋長檐鏤甍明潔凡技清嚴
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
舋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義炎樹同異辨是
分非榮譽樵株為之蔚蔚蓍龜毀理美化為瑕疵譬若蘭
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洲鴻鵠鷁鷁鼓舞於勃解之涯
於是齊王沛然來莞欣然是喜謂稷下之富盡海內之
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開仁
義之塗廣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

侯未殷四鄰文侯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
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
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琉玦亂玉魚目
間珠泥沙混者其泉黑莠茂者其穀蕪網而
失斂行者多岐而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
進大道蠭孤何以齊蹤於夏商孰能撥去
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
物威加海隅忠正修烈讒邪放疎行其言不必飽其腹
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粱錯肥而餐騏君之祿不
若荷鉏秉耒而為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閒室
風藻鴻腸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莫得之介民未治

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觀用賢之實也已

秉彝浮於海賦 李綱

鳳鳥不至鳥夷是圖瓠巵卒老於瓢擲遂決意而乘桴悼道不行已焉哉吾往矣好勇而義從我者其由乎蓋以道大莫容材高難用歷聘而無所納說立言而徒爲折衷長沮桀溺知津接輿過而歌鳳用於鄒魯循舟車易地而行窮於商周踐蓋徇已陳之夢曷若脫此世網滔乎海涯進退去就之在我打蓋盈虛之有時凌重溟之浩蕩閱萬象之瓌奇漠爾無求尒心凝而形釋泛然不繫乃神動而天隨挹不可窮之無何有畫所適兮遇萬里之長風夜何方兮瞻七星之維斗井蛙聞風而時汝所以震警河伯順流而望洋宜其知醜豈不以鯤險利涉慮可乘榮天命而無適非土仗忠信而其安如陵六合軒豁知乾坤之高厚入絃開靈觀日月之沉升寔由亭育無私含容善下渺無涯涘雖七旱而何傷來有淵源沛百川而皆瀉夫子逝焉吾道窮也蓋抱德以行藏豈留情於用舍去聖既遠餘風未休魯連感時而高蹈管寧避世而長浮風浪喧豗未若讒夫之險巇出沒尚寬寇盜之憂爰有罵臣竄投海紀談仁不死寸心丹而不改荷三顧之眷知雖萬死而何悔仰聖哲之風流庶其在六之前七

交難賦 宋 楊萬里

客有問於楊子曰蓂學於昇昇爲盍枝枝在昇則昇安枝在蓂則昇危孟子不罪蓂而罪昇子無疑歟楊子曰子虛之子不可以問太系言有不也周子之兄不可以謀夢寐言同覺也子以爲孟子之言無爲而作也耶客曰擇而後友其友端矣友而後擇其盟寒矣且蓂之爲人也薄乎人而昇何與之盍離射之俾與谷不足道也昇獨不與交而難之乎楊子曰客知其一未知其三也昔者孔壬詐堯畫寐誑孔衆以衆兄之道來雖舜亦爲之動盍天之生物有萬其品彼淑慝之不齊造物不能而之共同衆心於萬喙子胡旨甘而報予以鴆誑聖哲分於千昇何有分已其危魚而或遺笙擊幸與不幸孟夫孟子之於樂克恭其合符之未定令使梟鴞而爲埋與蘇公而同窓一引許殺師之寬一則責見的之敬竟孰能分於斯將一衆分就所嗜分人之生世就無明爵言合則金春而玉暢意違則冬凝而風休蓋亦天與之崇迫與之謀也若夫當之與居駐之與使思一背之愈已則剸目而相圖如昇者故可哀耳莊周曰不亡至此而不一得善命也夫其昇之謂乎客笑曰子言是矣吾則與於子矣雖自今息交以絕迹肋不足以辱一矢公等當去吾亦於此逝矣

苔蘚賦 宋 何耕

余承之成都郡丞官居舫齋之東有櫻樹焉本大實小其熟猥多鮮紅可愛而苦不可食雖鳥雀亦棄之感而賦之

始余至於官居盼茲樹之特奇榦擁腫以上達條扶踈而下披蔭露井其有餘知封植之幾時或告予以含桃出饒涎而流頤實薦廟之珍果必甘滋之若飴幸一熟之得嘗指發秋以為期忽春事之已晚訝子結之獨遲初頽碎以破蕾漸毓稠而著枝卵纍綴以適口乃苦澁而顆着類置膽於越國果如薦於周詩謝芳液之津津空殷紅之纍纍誤來集之衆鳥詎無知之摩兒感人事之大謬為累歎而齋舍或名美而實乖或表盛而裏虧或色鷹而內在或速公而情私鶯翰假於鳳鳴羊質混於虎皮安似聖以瞻測豈記信而莫窺若恭儉以脩國郎博辯以僞尸訣仁義其可樂視所履而舛馳儼衣冠於民上為貿譽之不為方治治皆是實一木之足悲

賦女貳吉席

元　吳萊

予春秋二十有二富優寵不得志固讀史記感甘茂貧女分輝鄰燭之語故作是賦以廣之

伊大約之共北兮數動植於八紘嗤女憲其居之下兮困苦而不得生惟室家之蕭索兮屬名難之永并空妾轉其寤寐兮魂惕惕如有驚顧儕石之不儲兮支牆屋之敧傾印鼠跡於床塵兮網蛛絲於門楹胡藍縷而不完今又機杼之無聲寒風之中人兮感促織之宵鳴掃敗奩之殘蠹兮舊鏡黯以羞明銅釵折其半股兮亂髮鬢之縱橫梧竹管之素緣兮欲濕而不行赤何心於組紃兮兒篤耆之能成挾故絮以假寐兮敢寒鉄於孤檠誰哀吾之窮窕兮幸自保其堅貞曉父母之鞠我兮容德之為嘉庶容注之為急兮可全乎雖衆飯其奚鄰彼鄰姬之織巧兮日覩妝以登樓級未鞮之兜直兮徑頭點益心之妖治兮學趙舞與齊謳佩階蘭以求媚兮承銀燭而歌送恨凡以獨處兮欲從汝以為謀細娛幸其可說兮重棄漬之貽羞寫予心於清水兮恐年華之遒暮甘蓬蓽而不恥兮豈蛾眉之足妒且絕世而特立兮遠傾城而弗寤運偃仰之或紊兮縱橫翠而周顧紛永夜之未央兮輕鄰金於行路苟力操乎井臼兮微隱德吾誰慕繫二南之發政兮由夫婦之所推化尚及於草木子獨不與乎婆利遠象與滯穗兮豈年登而時乂值卒歲之無禍兮何功褒之足易慨盛道之愈遠兮指古人以為期聊援瑟而一鼓兮遂聲之以為詩詩曰有美一人兮東鄰子耀金珠兮列紈綺珥翠姿飾鬢兮匪桃伊

李朝為春風兮暮則流水曰妍曰醜兮云誰之使見肘決踵兮我樂乎此樂吾之樂兮勿傷吾貧窶之一失乎金屋生塵固榮豈之匪望兮又何必怨夫陽春

起病鶴賦有序　元　吳萊

予少多病嘗作病鶴賦以自況蓋言訑然如不出口身退然如不勝衣後雖稍自振於時亦不克也然其稿已不存矣嗚呼予病久且痼其尚可以未起乎起之在我而已於是復作起病鶴賦并以示知我者

伊玄造之播物有九皋之靈禽棄幽心於藻質散綸翅與玄衿倚高丘之石室瞰遼島之清海眇八紘於一舉曠千里之遥臨然而山多歲陰野積冰雪老松無柯百草高殺圓吭寒喑弱腰摧折赤精眇眇緑趾雙蹠胡志向之殊宰尚先嚴之迴潔匪平小而異凌歷已參之窈冥是以前聴數悦後顧襟披投跋灌木憩影沙泜靜非馴接動若馬鷄徙徊蓄索踟躕險戯奈世氛之混濁憶天路之孤危望鴻鶴而不及鷁燕雀之陵欺俯爭枝於斥鷃遠絶軌於長離顧雲海之日隔窘稻梁之恒飢幸樊籠之匪觸豈矰繳之來施亦何恙之不已迺歷年而留益至若高步自怡嘯呼同侶拉颯思奮踉蹌起舞風生則虚曠露頽則淒楚翀青田之故巢睨華表之遺柱兔采薇於巖谷寧含粮於環堵知寒剥而竿逢鴻漸克以多忭啼胎化之尚然聴帝命而廷佇抗衆翼而不羣

友生負文章之綺麗絶論藏之宗祐一賜則明珠白璧再寵則三事九卿方解治之舊繫庶息我之前點無心於禄位終不日而蜚鳴大冶來鳳於樂泰宣尼致麟於文成翻援毫而興起又孰不仰德而聞聲

藥房賦　明　王禕

夫何美人之綠要兮窓好修以為常既昭質之弗虧兮又婷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況兮采芬芬其文章所處以蘭而樹蕙兮蘭為佩而蕙為纕寒薜荔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既所服之孔修兮芳華兮又申之以藥房何芳之絶世兮獨以新而為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紛繁飾以紈綺文杏煥以成采兮

琢幸夷而為楯槾木蘭之羞羞兮棁文藻其紛披綠疏
牖以杜衡兮白芷薜荔壁以江蘺桂樹饗其當軒兮陰圜圃
而成帷陳百草為庭實兮肆祀盈乎瓊枝襲芸編以總
總兮紲空桑之朱絲繫繁英與落芯兮飲流澌以自怡
濯逍遥以容與兮聊接連而俳仰撫荣華之未艾兮睹
蘂約以自況維芬芳之曄曄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芬
芳之馨兮所以表姱節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
潔之不忘苟所好之純美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
嗷嗷兮咸嫉妒而蔽明固獨而不群兮蘭芳蓀茅菱其盈
室彼惡臭與羣何物兮亦雜然而亮悼眾舍是而尚非兮
孰於芳其能祇何美人之玫佺子乃獨為此度也夫豈

假世以自異兮亦性芬芳修之不已安成美以當素兮固
非其心之所安也使苟名而無實兮又胡若是奉奉也
顧余生之侘傺子曾歷未乎安處塊獨守此敝廬兮蓬
蒿沒其眾路雖旋反之滿席兮情晏然猶沖漠外物一
無所御兮日惟德之為馨莫和同之中積兮致英華之
外彰徒累修以自表兮是未子之所能既好尚有不同
兮又孰禁子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娟兮夙與子其目成
欲相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為予筮尊兮
靈氛告予以吉占曰外好非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閒
斯語以邑戀兮恐佳期之遥莫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
桓而延竚何物以結言兮悵衆芳之已萎采芳洲之

御定歴代賦彙巻第一百十五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官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草木

高松賦 秦觀原作 王教作

謝朓

閲品物於幽記訪叢百於秘經巡汜林之彌望識斯松之最靈挺於巖以羣茂臨於水而宗生豈榆柳之比性指冥椿而等齡若夫脩幹垂蔭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閒即微微而方靜攬風陰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既竿眠於廣隰亦迭遞於孤嶺集九儔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總木之為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受謝雲物

含明江皐緑草被矣已平紛葉而凝照競新摹而拍英陵翠山其如蘭施懸蘿而共乾至於星迴窮紀沙厲相乘同雲洪其無色陽光沉而滅曜卷風颸之欵吸積霰雪之巖靡豈彫貞於歲暮不受令於霜威若乃體同器制質兼上才夏書稱其岱畎周篇咏其徂來乃屈已以弘用構大壯於雲臺幸為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顧懷若王乃徙講蘭室解佩明樞寥幽蘭於夕陰詠芳藹於琴朝陵高丘以致思御風景而逍遥敵冕之隆貴懷冷陽之寂寥邈道勝於千禩盤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為大實消滄之所歸聽衡柱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微嗟孤陋之無取幸聞道於清徽理弱羽於九萬慨不能今

高松賦

登雲臺以遊目極千里兮周聯豈山川之重阻兮物之態恠何豈松之植代罹脩幹於凌青霞而淪心前絶萬仞卻待千尋迴懸之層峯罹夕煌而暖景安神蹤之杳冥音若乃月起

柔荑而蘧疾結曖靈之愁雲黯蒼茫之寒日於是泉豈
零翠未墜千巖擢萬嶺悴獨潔固而不渝常猗猗而結
翠始見貞而表潔乃以叢而攢類流津感天地之粹質景陰陽之精貞根合水而踊固枝
負雪而更新既無懼於玄月寧有悔乎芳春含奇文而
養勁收高節而自珍取媲方和子嗤受封於亡秦本
絕希於雕刻詎有憂於斧斤若乃流膏可咀嘉實可薦
香有四飛味逾九轉延促齡於度隙駐生涯於流電故
餌之者日改服之者容變給羽翼而上騰排紫虛而高
扇起九坂而憩息周四海而顧盼信神經而最品寔祕
錄而精選嗟美材之無用悲仰路之崎嶇動莊步而致
阻投一足而必危傷地異之衆致他名工之獨知仰徑
寸而庇尺屈百尺而自異榮白雲以舒蓋接丹柱而變
枝蔭暉遠而澹景繞霞莊而經飈窮萬祀而不異歷千
秋而不衰豈云木之足歎亦前賢之所規何吾生之命
舛懷并誠而莫披心朗而無報情蕩蕩而不羈任俛
仰之自寘安黃雀之足慕玄鶴之可羨嗟蜉蝣之朝生
曾蟪蛄之不變

澗底寒松賦有序

唐 王 勃

歲八月壬子旅遊於蜀尋茅峰之間深澗之底窅
然有松焉蓋天材之奇偉地勢之回薄者也予以
羈旅之臣徘徊不得志於明代因感而賦之曰

集315 343

幽松賦　唐　閻名

惟天地之覆載屬日月之貞明幸雲雨之廣潤及草木之滋榮代何材而不用材何代而不生若乃地勢畢而路脩迴有孤山曲澗之幽松挺百尺而敷其狀聳千仞而擢其容柯斡天矯花葉芊茸枝橫柄鶴蓋偃盤龍蹙皮膚而文疊皖宏磊砢而谷深重伐人之所未見匠者之所未逢抱雅操兮積年載抗概兮佇時雍梢森乎巖之畔扶疎兮山之足稟二儀而自清居四時而常綠其孤高也則排煙而蕩霧其貞堅也則超代而越俗偏睹日而疏陰遂自然而孤直起喻有叔夜之材入夢表

丁君之藏澗底幸左思之詠歲寒榮孔丘之識偉哉嘉矣屬時代兮多杞梓其用無隔窺幽澗兮茂松柏梓待構而見須松堪棟兮希擇其文理也奇絕可以雕楹架梲其雅操也昂藏可以振雪凌霜向日貞心擢臨風足氣場深谷如蓁顧此地有材良王爾經過而歎曰帝德咸亨此松挺生公輸俯仰而顧曰王道利貞大廈用成希皇鑒之留盼感鬱鬱之餘情者也

念松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則孔北海故臺余因晚春夕景命駕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除枝似椶松葉如矍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質凝然有光訪其名曰

金松訊其所來曰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聞封植得地枝葉益茂敘其所自作此賦焉

青春已暮白日將夕經顏子之陋巷訪孔子之舊宅美珍木之在庭得嘉名於椶客纍擢本於台嶺近徙根於簷隙其柯蕭蕭自比於眞松其葉纖纖實侔於瞿麥風入葉而成韻露垂柯而流液不受命於嚴霜諒同心於寒柏含春露而蔥蒨映名於夕陽而的皪疑翠尾之羣翔若金潭之旁射雜爽籟於篁竹混晶光於瑤碧琪樹以垂珠而擅名全松以潛頴而莫覩亦猶處子在於隱淪奇才遺於草澤我有衡宇依山岑寂類仲長之清曠如蕭宰之窮僻植根此地似在崖壁殊楩柚之不遷同甘棠之可惜庶封殖於園林永愛蔭而無斁

晉城西南隅矮松園自昔之閒館此邦之勝槩二松對植皆枝四出高不倍尋周且百尺輪囷偃亞觀者駭目蓋莫知其年紀亦靡記夫本源眞造化奇詭之絕品也曾成平中奉鄉薦登甲科蒙被寵靈踐歷清顯幾三十載前哲秋始罷家司出守青社下車之後省閱圖訪故舊則冀之耆耋悉論拱立童冠皆壯老邑居風物謂目遷變惟彼珍樹依然故態竊謂是松也匪德以後周克固歲寒抑由擁腫支離不爲世用故能宅茲泉壤屯於斤斧向若負樑覆之材綽楔梁棟哉無餘

又安得保其天年全其生理哉感物興歎聊為賦云

惟中齋之舊國乃東夏之奧區有園游之勝致直廬閒之坤隅偉茂松之駢植傍緊蒼而紛敷廣庭庶之可蔽高尋常之不踰枝擁閣兮橫亘根盤紆徙觀其前瞻林籟却枕廉衙宅寶勢兮蔥鬱據右地兮膏腴類蟠螭兮攫神蚘訝騰倚兮虎貔將挈攫兮未奮忽伏竄兮爭趨色關鮮兮欲滴形詭俗兮難圖遠而望之蔚兮若搏鵬之出滄海迫而察之黝兮若方輿之永寶蓋盈同口之歸雲堆巖阿之宿露誠擢塵兮何多茂集翠兮增沃度朔吹兮感陬舍陽暉兮曖藹吾不知其幾千歲起毫末而碩大昔去里兮

離部輩綠條兮彷徨今剖符兮臨郡識奇樹兮青蒼林光景兮遒邁嘉歲寒兮益彰葉貌貌兮不改情眷眷兮難忘異古人之歎柳協予志之恭桑信矣夫畢以自牧終然允臧效先哲之底厲爭榮於蕪章鄙直木兮先伐懼秀林兮見傷幸高梧之垂蔭愧脩竹之聯芳篇作述於枳棘為心於枋媲周雅之踖地符羲易之異祥既文禮以治下而同方自儲精於甘實不受命於繁霜豈曰材之良兮梓匠之攸責生之全兮蒙莊之所貴用於鈞繩寧委跡於塵滓保其天性而毋夭受祉紛異趣兮誰與歸當去彼而取此

蟠松賦

元 任士林

渺堪輿之神氣孕東海之平巒紛百昌之甲宅儼孤松之結蟠根半觸以秀出枝萬折而回環允神物之附靈時靖首而盤桓瞰然鱗甲之四縱傑出頭角而嶸崛霧布暝合雲衣晝飛非鞘震而欲駕則既雨而初歸爾則童豎俛仰恍然劉累之馴擾風雨吟哦又似夫葉公解衣盤礴雷電至而驚駭也噫嘻龍為物靈不離鱗甲蕩日月越山淵不崇朝而六合何其神也桂棬禹宮之梁斲削雷澤之枝劒津之吏照水夜話長房之竹騰波自駕象罔求而不得雲霧集而時化又何其幻也而況乎青髮君之盤跚秦大夫之表宅

化之神說龍不知其為松松不知其為龍人不承澤螻蟻為宮龍乎松乎出冥間之雷車夫隱上之雨工松乎龍乎撫亭曲以一嘯山四立而長風

十八公賦

元 馮子振

長城之北又數百里記上京東北百數十里為躡林環山四向皆斥確沙嘘松低昂若鬼數十里為孤驛松一根所為古八百里黑松林者也又數十里為十八輩共挺挺植立頃領擘虯勢各合抱不令矢差高下小大不齊少分媲色於其間氣岸磅礴大似老人大父行下視蒼岡翠麓或傴或怪各逞倪嚴事無敬抗行頃年十八輩之二輩栽於據突則神物之呵

謖由來久矣今十六葉蘧然昂霄其二葉斧藪小寀
凡大德壬寅把黃後三日予道應昌始一再過之歎其
倔奇瓌傑有如此者無論南北萬里殆九州之表六合
之外自有宇宙以來未之有也其還薊京也語方外客
盧生曰吾行諸方曰十年所見五大夫之魁梧磈礧何
算未見十八公之眞面目生其爲我圖之生欣然爲貌
其韻度悉緣吾言如此其驛亭沙寨荒寒寥落之狀種
種甚似覩其圖者便應髣髴歎勒川泉蘭下當亦慨然
重太息於予之慕遠遊而實雜騷也遂爲之賦曰

異哉十八公之爲靈也宇宙之所未有耳目之所不經
六合之外九州攸并當聖元之億齡首大漠之涼阨社

榆茨其原朔河柳子其清腰黑鬢歙上之貊白角海東
之鷹山不春而綠木黔太古而藏冰洹朔其凝蹄林其
稱越濼京而迤羅困砂磧之礎磴居郵置之半道走革
棄之剩勝里八百而指衰筆參差而孰縢未廉秋而絮
繒卿卒歲而鶉毬長日顯翕遠陰沉青面碟砢而環肴
質扶疎而翮髻梯壕礫而欲島埰頑立而若陣其
羣有鈐其承根獨拔而無曹羣救征而勿周矜我矛
淒然誰亭亭長漢譯而舌予大夫藏汗之未曾我方何
扈蠭之九柞御駕馬之十駕降下
拯天休渴鄧而西奉對方而
太陰而劇詭於凌空而搓可
錯作漢於下弱神異詩文
包於蹙客寄短笛於孤傳
滕其旁蘿莖芳蓑晚醪其下芍藥涼葩淫

五百而單軀歐冶劒三千而一鎡夫然故措頭戴首於
遑迫愴恍之郊揚髻振翮於崖略讀恨之野吾從苔身
芝頂一根百出之上駢臂枝指而一一數之夫然後知
西都十八侯位次之元功未足以當朔林十八公矣絕
之匹也自有開闢即有此公被照吸雖羲皇憐點重乳
虞帝賦詠松石或云蟠木蓬瀛或云琪樹瑤臺或云珠
臯翠島或云金堂玉室或云鼎湖仙掌或云列仙儐羅奇姿張皇壇
璀交售其伎鮮虞其中如綺墨之有知拾歷公其誰從
枝不殘於霜妃之慘懍不撓於土伯之癘宛蜂殊形
與異態盎睟色與天宅吾不知十八公為松乎松之為
十八公乎抑亡是公而始亡是十八公而始亡是
公乎是公茫然請問其目客曰木公曾讀夢腹瑰文形
接而兆朕許綰綬紆而福祚樹偶然而附會筆至此而

簡牘名亘古而彪傳姓字今其芬馨
蠢如三十輻而一其轂皇其五而同
衆註莫可厥孽焉續堂血河之唐
無知之眠隸死不貸於鬼錄當陽突兀高十仞六今啊
讀於宛穉以寧完其右疾沒此老於廣莫之
揚作是公於大荒之東讀片言喚窻俗於爭競
註記弁法束如韜汝引如席汝舒汝卷汝沃
如八元八凱同立於巖廊之上如是其言說明允恕惠
共高也吾以丁亥之夏經乎房陽之讀明月溝谷之
喔徊下泰燕臺之延虎在廋寅身乘上已微榜笑暗穹
詩之神泉會孚圖仰中居之帝宅屋廬不勝其時次而
喑閻每訝其迴噴電蓋不勝其肩應而過仄長歎其空

一曲之芬或膏或肪之
於是歲行
何千古之埋塵應弓刻之筆清

公煙半細化之煤臭案餘寡鮮嘗之旅核三百六旬
之梵唄學酌竺鉢於終帽十千一斗之蒲器競瞰樓宮
於紫陌吾詢璟產之棟梁咸曰東林之搜索仍謂夢公
之術習即起書是卓歌圖中之家具休談伊吾選迹之
於烏號珀一根容二九之拄比僕木誰獨公之卓特髯
鱗相湊泊而雅號氛類願曠時而莫克吾始聽而眉揚
驟阸而胷烹足欲舉而虛跰臂欣駛而靡翻已而齒款
於識面之達官隨解於賞音之重客俾聲於上宰而曆
踵引手於名王而加額當時猶謂方仙紫蓋可以他年
不死近在故家赤沙夢澤之南何必孤館青松自以數
日增封遠步上界白海渾然之北乾元弼覆十八公坤
地不知重幾重數不我偶於與頗遠閒一歲而壬辰驟

驛埃而決歸俄世祖之昇成望喬山而獻歇聖天子改
明年之紀楚倡父更京師之職大德庚子兩霣兩載連
三暑之熇毒賦桑乾之式微壬辰之秋金蓮頓稱菊有
黃花澳其紵衣遂私覿之計想時分檣之第揮方是時
也商淳漸高短紋勿御鷁語言啾鼠相呴拉還入衛
築安留戍駕驚有越境之勞蛩蚌無出疆之懼木皮翦
三寸之朝歲告九分之遠緣是指涼亭順霜序昕閶
掣晴嶺翥廷危別兩驂駃樓瞻五鳳之翻翻岡聳五龍
之箕踞祿警幄殿而軒逕檜並苑牆而容與黑山一帶
丘巒營好神翰一障奇鬼神觀快悒遍而跌宕迂岑窓
覩而易行沮洳荒而下憊力難前禹貢之外營文

佔方磐桑而更畸襆院單特而罷
於舌人固偵候則假逶蹊於辮髮
之術習即起書是卓歌圖中之家具休談伊吾選迹之
寒昱奚異效勤桑蘭之完聚人生久知老會至之期客
路恰到始欲愁之處揮數纖都不復能樹圍則盈握厄
然雅禍條如折根龍利陰絮載長宵箭伐短怯筋犁牛
過之誤葉而駝首昂辰拔甘劇飯茹匪飲匪糧庶運猶
飯煨難繩承日月云屢偉哉造物鎔范陶鑄萬筲所養
材細蓄鉅道旁之屍誰於其庶須臾醜狀詘曲蹲踞負
載不貲秤力乃去彼揚矣昇而此徂遇荒涼餅左悽爾
根株地無前檐山無招抱渥有鴛鴦來亂絕
踪仝侶幼幸逢吹聚之日弱共哺之恩往還響將前復跛
倀舞童裳誰望推輪一犢一轅百車轔轔衛尾牽連弗
摧其輅命繫複姊驅駑逐羝層系遠紆裘始沒膝急澌
暑到暴原尋尺蓑鵬遐磧舟檝周誼亂流而度鞍影翼
翼智兒痛首祖福書溫平房無有覆上代覺上雨追漏
現前如案其顏雜火窓庭行立書青莎草綿森久覓碧循
稽至末條燒無極朝飄砂馬腹氛埋豈但眼昏揚塵
更紫書黃於里號昏共雜酷繫虐莊賴箕氛箋從蒼蒼范
范依水總草蔓帳撒星綸繪文簿狐嗷旋飽春和則露駭
眼醽搜搜詩美記好巴糜混路哦旋飽春和則露駭
原匝濕害則冰文潤發休京則陰岑

止普天窗瞻而瑠暢顧亮地鉦鉞而條縻綆縈午曦斜
而東箔撤蔽朝旭警而西櫺透明緑芳謝而雲散霧失
繡馥悦而川包壞幷左寒惟而下容旅進右推募而責
人步鄉溝寮盈而雀候蛙伺郊鼓易而雞鳧煮蹄嗷
登而駒乳迅曜蕎稌熟而雛哇狎迎骨徴骨兆而卦灼
俱験説人龜乗而壁鼠若生至若王家戚姻主壻舅甥
而為異味之助任逼連鼈腸之獻嘲緣糊綾藥而修銅
熏紫赤之麩鹽楮鏤危柔而衙綺錯鉇井之蠐苞鳴呼
汰奢異達陽舒矜宝箸焦萬頭晞慣枯於一鼠之剖割
珂華瑣瑛歌促踏於黒駒之志息蔡姬十八拍是増
世間見女子之悲恨望於十八公何羨天下宰輔魁
之懐情或額黄而殘照初林或啼鴬而修響薄福或桑
腮而柱倚曛盼或藕袍而掃蛾宿醒或悲歌而鉦貪温
枕或醉舞而袖黏溢能琲飛輪動海之襄琛書發崑巻
之篋羽翮来鷹鷹之島組織出鶺鴒之城寸珠而累千
駟之贈片琢而鼓十番之爭廃有斷勒幣負輯欧輿
撤抉踈跋禮模輯鼈婦姑單筒娌妯疎施相忘麻縷底
計羅敷首無紋羣衣不湯沐媼承宣而草茂使拾兒捉
鞍而竹引能鋏徙與薪而衒鬻樵爨於巌而市煤疎
敲雙履唱而徳色紛揃五綵鮮而撐腸秋鞍征夫遠而
疲蒲糗糒実閭嬾而渇殘脳盂繁温於尾扇之遺粒桑
貿於鞍峯之落毛鐘鳴於妖魅之愚現輒産於冥昏之

締交葺筋貫於貸線之錐札動萬勢於敵硝之木刀鞭
磬罄於積膩之覆袂為鬱曝於中刻之廊槽羣山一縞
而忌厚膚於漂泉塩窟之委積芳籟一噴而壅酸鼻於
違暝違昕之怒號沙葱可以為気蔫天十萬里倶忘竺
嶺之鋤割澤詩可以却穢龍方三十首不必巴江之爐
炮末地椒而為太羹之和恣紛紜蛭超之染指擷野韭
而為異味之助任逼連鼈腸之獻嘲緣糊綾藥而修銅
熏紫赤之麩鹽楮鏤危柔而衙綺錯鉇井之蠐苞鳴呼
汰奢異達陽舒矜宝箸焦萬頭晞慣枯於一鼠之剖割
珂華瑣瑛歌促踏於黒駒之志息蔡姬十八拍是増
世間見女子之悲恨望於十八公何羨天下宰輔魁
之懐情或額黄而殘照初林或啼鴬而修響薄福或桑
腮而柱倚曛盼或藕袍而掃蛾宿醒或悲歌而鉦貪温
枕或醉舞而袖黏溢能琲飛輪動海之襄琛書發崑巻
之篋羽翮来鷹鷹之島組織出鶺鴒之城寸珠而累千
駟之贈片琢而鼓十番之爭廃有斷勒幣負輯欧輿
撤抉踈跋禮模輯鼈婦姑單筒娌妯疎施相忘麻縷底
計羅敷首無紋羣衣不湯沐媼承宣而草茂使拾兒捉
鞍而竹引能鋏徙與薪而衒鬻樵爨於巌而市煤疎
敲雙履唱而徳色紛揃五綵鮮而撐腸秋鞍征夫遠而
疲蒲糗糒実閭嬾而渇殘脳盂繁温於尾扇之遺粒桑
貿於鞍峯之落毛鐘鳴於妖魅之愚現輒産於冥昏之
林光緒二十二年刻温宝高宝山堂集

天涯徒聞不稽之誕誦無證之奇裒掇斥日月擠排灿霞霰並海而如瓜米鄰地而成砂朔三度而倫桃騫萬里而浮槎鱗方仙之騎竹範瑞佛之杯茶年運而往物寀而佳獨是公之傲睨宛若士之脩揖德雲於妙峯拜老子於流沙蓋於吾其臭味兼不知其疵瑕心轉老而轉親歲飽歷而飽涉倦海桐之爆燕從宛杏之媒蝶貫四時而青青肯一飽其熠熠善乎諸葛孔明之言曰寧一利而一鈍遠乍凉而乍熱鐵石可裂意氣不折苟時情之好乖忍中道而永訣償遠遊之願望探造物之奇絕縱四世而五公難對峙而並列詣從此而啟盟要

誓言於生別他日十八公惠然入夢於海粟道人曰吾居龍鐘之郷雙鳧之窟其寂寥寔而飯麋鹿也不自知其幾絳縣老人甲子之旬矣微夫子之登吾覆也吾猶天天難失旦於若木之不得晨也雖然有一於此孤棲絕國之遠臣吳王於主對之能於抵壁門櫬吐芭含貌故讓匈狗厭陳吾安能從四表八荒之外旅進咸陽之市以自鬻其希世之珍乎海粟道人久忘形於寤寐猶劇口其嶙峋既見既覿不倫不類慢班荊之夷猶浩蜩木之輪囷夫事不身履目見而睨忌其是非物不心計智較而驅斷其無曰梓慎之蒙榮嘆八千之大椿殆典論之火流將改評於謬論吾方少女英桑比君其筠六荷郎之屏欣千橘奴其食貧清

五柳其僂軀益九蒲其仙身吾尚友古人於不爭春風之頂領又孰與十八公之爲靈哉吾於是號九垠叫大鈞可巷嶽迴川吟谷呻噓暝壑於久灰吹絃波於既塵繪精靈於墊堮借雨露於通津將怒鬚於畫虎睇衡髮於朝巇西響瓜涼南鴈既悶北轅狼胥之顛東筏駒望之潛僮有物之或雙化子屍以爲輪孰忖孰量孰喜孰嗔長或續之或者認以爲有餘之鳧脛短或嶄之或者又以爲不足之猩脣公乎公乎其幸而十八公也吾願其半雲臺三十六之席其不幸而忘其兩公也吾不願其垂太和十六子之紳有嗤其芽膏完澤勾挺膚寸於樊餘願不罹而爲薪即救斤而生息終聲壑之逶迤

悲二仲之求羊感九方之皋我年與共賒道與通均五生一一之物所以當兆兆之人元聖世之瑰材儼照朝之選倫表后王之嘉植共光景而常新臣弔古而爲文盍按圖而寫真如今換索當世莫擬詩柏而馳之俱未若歸之逸書起倫也

雙松鼠

明 王 鏊

雙松之並峙今一不知其幾碩今文章清而班論落剖蚌之屏欣千橘奴其食貧清

松柏賦　晉　左九嬪

何令辭之英蔚託峻岳之嵯峨被玄澗之遠流帶緑水之素波布秀葉之蔥蒨列疎實之離離馥幽蔼而永馨紛檢起以披離赤松逝其下而得遺文宴餐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南山以永寧

松柏有心賦　唐　上官遜

觀卉木之庶類而松利之異稟實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逮千亡而恒宣雲霄完高志於物外遠界冗於代紛其幹則直其理則文點受命於方地信無奇於此君於是歲暮風霜多歷年紀持本性而常茂抱幽貞而獨美太華之上森森映仙堂之峯台嶺之傍蒼蒼陰雲漢之水經冬不改淥汀南之竹筠乘春靡榮笑東園之桃李故冕垂於前聖喻德於君子去其動節可作門心之志

寓形宇宙類生我邦故將託葉無隔於心條豈同族指高根於陵北結高物以為伍託其死而始得是以後彫

結陰遮千祀而不茂采曰時乃一變

植高節未彰真心詎證詎託君子典車又無以手叢蘇

匪王孫之見知志欸人其何托一若乃春風起於蘋末美

景麗乎中園水合於曲浦草鋪露於平原成蹊徑亂幽谷鳴喧徒耿然而自樂時桃李而無言至於日窮於紀歲云暮止飄蓬亂驚悲雲盤起冰凝無際雪飛千里顧衆類之颯然鬱亭亭而孤峙貴不移於本性方有儻於君子柳柔韌以寄懷庶無虧於善始

四柏賦 有序 宋 鄒浩

廣陵學官廳嘗爲夫子廟今所居之堂即其殿也庭植四柏皆凜凜合抱愛之而賦云

瞻廣陵之寂歷兮高堂之崢嶸蓂草以如拭兮偉四柏之孳生蓋以固覆兮幹榮華而上征根盤薄而石老兮皮皴皺以龍鱗儼相得以成列兮何真氣之

不可凌豈高山之足平旁兮將以翼儲君而經營指度廬勝友自得於遠社兮方且做當世而潔清想昔日之巍然廣殿兮對先聖以交禁如子路再有公西華之侍坐兮端拱各好其素志之誠鳴呼余志主酬繆膺敎職獲與柏而相值如親炙夫盛德講習之餘將返之隙記弗暗於杯盤又兼忘於射奕必往來相陰兮哉其側綿日月以居多露聰明而有得其朝菜也識瑞露以冥云駐歸雲而凝碧其四時也謝霊芳之孤榮兮光之十分封雪霜而玉潤若乃夏鬱薰風而暑釋偏蟬鳴之十畦蔥茜設船平亭檻錦纜兒遨乎花今一本芍藥今上白刺之爰遶點黎之異地而置酒兮醒過而歌

馳曾此柏之不顧兮其青青固自若也豈以此自少而遂衰及夫時運遷往大帝無爲聚陽而折摧昔蕃鮮兮何在今寂寞兮空枝使當年之好事徒搔首以興悲獨此柏之不然兮其青青固自若也下豈以此自多而增奇嗚呼柏之所以爲柏兮其常德兮不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

柳柏賦 唐 李德裕

夫父天地之正氣老性松柏而已故聖人稱其有心美其後凋豈無他木莫可守邪余常歎柏之爲物貞若有

餘而華盛不足徒植於幽庭不得處園池之中與松竹相映獨此君有柳柏風姿翟翟宛若蓂楊而冒霜停雪四時不改斯得謂之具美矣惜其生於遐遠人罕知之偶爲此吠以貽親友

惟天地之生物幼賤哉而不私雖草木之末性皆榮春之有時感松柏兮自得經隆冬兮乃知常葉歎於窮節秉心終而不移觀夫竹嬋娟以含滋可蔭薪於臺榭故討植於園池嗟經幽壓或森森於寒壑或蕭蕭於神祠何炎徼之僻陋或珍木而在茲膏芊蔚於蘭若儻異地而置酒兮醒過而歌之希葉低垂若孔蓋

之[illegible]又似翠烟巢以羣禽翼而來徵合聲煙於夕景注零露於朝曦遠秋實之蕃行縱青珠以垂輝嗟乎材不可備人亦如此斯子張之容難盛柳惠之貞則虧有長獨之正色無息夏之風姿歎此物之異以幽深而見遺非金瑤林於塵外方玉樹於前墀望雲國兮無際思故人兮未期曾不得倚衡而泛瑤瑟攀條而獻茂實垂珠兮秋始蕃彼變化兮不測焉知非張緒之精魂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十六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草木

桐賦

宋 袁 淑

越衆木之蓊鬱信爽幹以弱枝寔裹素而表綠若乃根莫修茂跡殞心沖貞觀於曾山之陽抽景於少澤之東被籍今煙霞懷瑰今星虹儀丹丘之瑞羽棲清都之仙宮

桐賦

晉 嵇 含

植荷桐於廣囿嗟條忽而成林依層極而吐秀臨平臺而結陰乃抽葉而露始亦結實於是沈譽軒條而麗景流風而散音發雅詠於攸昔流素賞之在今必鸞鳳而後集何燕雀之能臨匪伊楚宮側豈獨嶧山岑遵高菜之難儔永配道於仙琴

桐樹賦應竟陵王教

王 融

梧桐生矣於邸閣之曾限儀龍門而植躡竹鳳羽以抽枝臨高風而散音發雅詠於攸昔流素賞之在今必鸞鳳而後集何燕雀之能臨匪伊楚宮側豈獨嶧山岑遵高菜之難儔永配道於仙琴

桐賦

沈 約

龍門之桐遠望青蔥奉嚴禮嶽或孤或叢枝封暮雪葉

映畫虹抗蘭橈以栖龍拂靡興而潭露喧密葉於風晨
宿高枝於鶯暮合影陽崖標峰東陸俯結玄陰仰成翠
屋作髣髴於行雨時徘徊於丹轂遶齊絲於碧林豈憔
光於若木

尚書省梧桐賦以託根帝庭時為諸
唐 崔 鎮

惟皇立極建都河洛會府疏庭珍木咸若偉梧桐之嘉
遇竟因人以勝託傾鳳翼於朝陽偶鴟行於秘閣貴有
常尊靜爲躁君花繁翼于幹直謀孫履素至潔體柔常
存揭日月以曜顏含雨露以流根豈與夫龍門半死嶧
陽孤桂齊萬籟而混吹合千歲以共色勁質冰摧而枿
人莫試高標屈折爲琴知音於賢烜論分理

於繩墨且問之以死生又焉義夫迫塞故至人以全身
遠害君子以自強不息失其理山林不足以棲生順其
道朝市何妨乎育德梧桐生矣自遠而至輕去無何之
鄉不居育過之地謂繁華今同人服媚吾獨後春而翠
謂搖落兮物情共棄吾亦先秋以悴不改節以邀利不
立名而自異必居常以待終於百慮而一致大年掩斡
持雲漢章簡籍貞勁枉橈信芳百果甲坼於金谷千林
花發於河陽實繁者皆坼材用者先亡我異於是于何
不藏布清陰於仙署複白雲於帝鄉旁連杞梓俯接琳
琅蔚金璋之氣色耀錦帳之輝光我封樹無奧無香
俟天年於社稷用當代於甘棠得喪奪致語默而忘吾

不知夫盤之德何獨褒而自出遷瑗之智何獨卷而
自藏復有前刻爲圭琢磨成器龍章鳳彩金符玉瑞平
君子之心戒王者之戲晉侯得之語侯慶至于野得之
玄鶴交鼻鼓信美於瞽日未若永厥仁履義我求
鼓德於是乎在疏相比遠相待以共彙征成而不宰譬
諸草木生植有時除惡務滋引之斯至權之
斯誰角弓今有什杕杜今陳詩敢告在位如何不思念
茲在茲庶事順施苟求夏陰與秋實無拔楊以樹芙

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
直蓉閣門小閤外亦有槐樹乃
有大平之美術惟今自之可在
之元華周長庶而開趾夭逍門
望也風之曲何偏於分其誰借
而安寢下堂立而推心伊春春
為一時之而遂節凱風於時天清和而温潤氣悟
以文治遂隆暑而逍誰謂此之不怡

唐 曹 植

美良木之華麗爰發貴於至尊清文昌之華殿森列峙
乎端門觀朱榱以振條據文陛而結根暢沉陰以溥覆
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疑朱夏而乃繁費陽精
之炎景散流耀以增鮮

槐賦

魏 王粲

惟中唐之奇樹稟天然之淑姿超疇畮而登殖作階庭之華暉形諱禕以條暢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蔭履中夏而敷榮既立本於殿省植根柢其弘深烏願栖而投翼人望庭而披襟

槐賦

晉 摯虞

覽坤元之產植莫茲槐之爲貴爰來庭而樹門膺論道而正位爾乃觀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雲翳翳扶疎上拂華宇下臨脩渠湊以夷徑帶以通衢樂雙棲之鵲嘉別擊之王雎泰樓敎於之烏夏憩雷鳴之鳥若夫龍升南陸火集正陽托茲懽陰暑無方鼓枹命風振

綠致涼明明過於八關今重陰踰乎九房

大槐賦有序

晉 庾儉

余去江部南歸洛京舍於高岳之下而植斯樹焉遂作賦曰

有殊世之奇樹生中岳之重阿承岩昊之純氣吸后土之采嘉若夫赤松王喬焉羨之倫迺茂陰濯綴其宴望輕霞而增翠垂高暘之清蔭苔其合眞抱朴曠世所希降夏后之皇室作唐虞之茅茨潔貽儉以矯奢成三王之盛者故能著英聲於來世超羣侶而垂暉仰瞻重軌仟於其陰

逸葉橫波流枝蔽森下覆雲沿上蔭高岑孤鶴徘徊宅悲吟清風時至惻愴傷心將馴軌以輕邁安久留而滯淫

庭槐賦

元 仕士林

燕山之陽南突之濱有大木焉其名曰椿蓋抗歲時而僅立揭造化之蹄跡者與相彼奇亭夷庚掌平迺睠箭村莞塢列星維陌巷之蕭蕭元幽人之柴扃有卷耳然關乎中庭玄雲構其堂宇秀色結乎軒楹觀其崇根碩本挺柯稠葉蓊蓊蔚蔚焉葦冥冥黯黯皮溜而肺瓠幹拂霓而冗遝等日月之氛陰控雪霜之氣風千尋引而表端萬鳥棲而影接蓋根柢之雄腫性也豈不美乎莊生之樗枝葉之榮暢時也又何歎乎王氏之槐耶盼老人之象章訪農桑之松柏或輸囷以爲奇或偃蹇以爲傑乾與夫時萬年而若是却石而彎第者乎何則雅竹珠連明松師附結諧根於地軸籍禾而尖而露想

笠蔽於怪岐列萬岡之層麓不見其極之秋於又何足以當年也是郭於是天翔其貞地隆其植實暑節其涼之見神時芙峻特醴泉夜注而人不能德以草木之盛期雲露而人不死衣以青黃朱綠之榮人不足以悅澤而陽春已告此可以俯視雷遷仰觀鳥逝平仲而永爲斯庭之贈尔也而依尊常之喬幹亦何足以與乎斯

忘憂館柳賦

明 教乘

忘憂之館高垂條之木枝遠近而含紫葉葉而吐絲出入風雲去來羽族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終足蜩螗屬鄉蛄吐恣諧草漠茶已日是於嗟細柳流亂輕

絲君王崩移其度御輦芙而記之小臣瞽瞭與此陳詞於嗟樂今於是轉盼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酏庶羞千族盈滿六庭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作鏘鏗鏗啾嘈雜嘽諧寂寒儒人英髦列席磊砢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逶撩

柳賦　有序　魏文帝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曰

伊中域之偉木兮瑰姿妙其可珍稟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氣運兮去冬節而步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固蓊茸而先辰盛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發育兮揚翠葉之青紛脩幹偃蹇以虹拄兮垂條婀娜而地停上茂綠而於散兮下交錯而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共而九成嗟日月之遷忽謇悒悒以端征昔周定而處此今修忽而弗形感逝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曜靈次乎鶉首今景風扇而增暖豐弘陰而降覆兮鬱茂樹而成林於是玄雲被岳重陰夾通塗與廣庭兮環清洛而帶城合精靈而寄生兮保休體之素景含暉泰液湛流朝露未晞是精靈之所經兮嘉樂而志歸夫其茹根據幽以依居者觀而弭思兮行者悅而忘歸豈徒大小殊性尺斟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美

柳賦　晉　王粲

昔我君之定武改天号而止作元平從而振軍植佳木於

司分應隆時而發育兮揚翠葉之青紛脩幹偃蹇以虹拄兮垂條婀娜而地停上茂綠而於散兮下交錯而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共而九成嗟日月之遷忽謇悒悒以端征昔周定而處此今修忽而弗形感逝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曜靈次乎鶉首今景風扇而增暖豐弘陰而降覆兮鬱茂樹而成林於是玄雲被岳重陰夾通塗與廣庭兮環清洛而帶城合精靈而寄生兮保休體之素景含暉泰液湛流朝露未晞是精靈之所經兮嘉樂而志歸夫其茹根據幽以依居者觀而弭思兮行者悅而忘歸豈徒大小殊性尺斟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美

以敷榮三春依其光景曰昨遷延在茲今日

遷客蓬戶常扃

柳賦　晉　傅玄

美允靈之無氣兮嘉木德之在春何茲柳之珍樹兮稟二儀之清純受大角之嶽祥兮生蒙汜之思濱奏剛柔而定體兮應中和以屈伸長莖垂而增茂兮窗葉布而重陰夾通塗與廣庭兮環清洛而成林於是玄雲被岳素景含暉泰液湛流朝露未晞是精靈之所經兮嘉樂而志歸夫其茹根據幽以依居者觀而弭思兮行者悅而忘歸豈徒大小殊性尺斟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美建本則固於泰山兼覆廣施則均於昊天雖天時而逾滋兮配生生於自然無邦壤而不植兮象乾道之屢遷

紛特靡以從風今若將往而復旋若乃豐葩茂樹長枝
天天門那四垂凱風振條同志來遊攜手逍遥

柳賦

晉 成公綏

宅京宇之西偏濆犢鼻之清渠啓橫門於大路臨九逵
之通衢愍行旅之靡休樹雙柳於道隅彌年載而成陰
紛蟬媛而扶疎

西掖瑞柳賦 以編時呈祥聖德感召為韻

唐 郭 炯

乾坤至誠草木無情神靈乘化而致理枯朽效祥而發
生當聖澤未沾故凡然枯瘁及天光迴照遂薦嘉敷榮
因萬物以咸遂與百祥而畢呈故得垂陰瑣闥之中固
本鳳池之側始孤標而類植作蔣弱而條長充西掖
之佳說迴春東門之柔色分數自異永垂不朽之名變
化無常日表新生之德載其莫生漸蔚幹聲惟條拂瑞
景而增麗裊裊社風而獨搖可以彰聖主之玄感可以見
吳天之孔昭舒卷以時隨格物之半死榮枯順理鄙松
柏之後凋見春布發生之令於天地而
不失其常在金木而各得其性眾皆畢出盡迎我則向
日而葵眾皆黃落萎腐我則感時而盛不然何以知至
德之動天運神功而瑞形聖者矣翠色菲菲異酒泉嘉柰
之芳新含濃濃同都郁郁柱之庭煙銷日暖紫雪於
宸居日晏春深雜縈花於席覓青翠蔽軒拂墀在
日月德高之時至矣共天降靈眡聖

為明證既得地而不雜衆流常託根而獨標美稱是知
天聽自人而應者也

柳賦

西掖瑞柳賦 以編時呈祥聖德感召為韻

唐 郭 炯

柳美西掖瑞彰聖時感巡遊之未至失榮落於先期雨
露所均常比中園之雲擾宮閫暫閉若無春日之遲遲
所以望車塵之行幸慰都人之忽思物或有憑神固難
宰生植不易地而殊榮孤影忽同秋而異色豈上天之
降鑒俾下民之是則於以歆忠臣之心於以彰大君之
德初斯柳之失常人未知其為祥秦原之煙景明媚漢
苑之草樹芬芳獨孤影而栖薄似永隔於風光無絮花
之似雪意當露之凝霜及夫天迴舊步木得其性千宮

捧日以輸忠萬騎從龍而翊聖依泉芳之已歇我得秋
而始盛豈曰異於常材實賴真乎景命偉六瑞發匪遥
成天意之孔昭德惟可覽結人心之幽感不然柳且無
情易若而生其若也當煙塵之晦其生也表氣沴之清
與時不偶叶聖斯呈政或可行風始知夫革動節無
所立歲寒徒稱乎相貞宜其侍風池而灑潤接雉尾以
遥榮儒有因物比興屬詞揣稱瑞柳於春宮遂揄揚
於天應

柳賦

明 徐世溥

溪頭柳發江上春歸有美一人倚心綿綠閣行煙暮折
而賦之寫閨園中夢蘇漢南依依早雲綠早黛北青遲

白門則啼烏爭宿灞陵則班馬常嘶勞勞亭畔若耶水
西所以笛聲恨別琴調傷離至如託根擢劍移植殿頭
翠袍夾乎馳道青瑣垂乎邗溝深宮長樂別館忘憂吳
娃恒歎梁王每遊發枚乘之麗藻憶張緒之風流斯則
柳之榮遇也爾迺淵明荒宅夜山庭先生表姓中散
匿名暗度杖履之跡遥聞鼓琴之聲斯則柳之高隱也
及夫軍屯細柳衛宿長楊旌旆十萬羽獵輝光但識亞
夫詎問劉郎叛兒以白花遮禍季弼以柳下釋強斯則
柳之武俠也若乃深藏朱戶長映青池垂露光浥往月
昱稀暮春修禊枝滿門楣蟬抱枉而不脫鳥驚繒而不
移樓上之素手遥出當壚之秀眉近齊舒舞楚圖之腰

悲傷子荷蓮大堤淚濕江門慕煙千絲漾春光於
萬里不見花於松柏語爭妍乎桃李哉

部花賦

晉 伍輯之

步江皐兮騁望感春柳之依依垂柯葉而雲布揚零花
而雪飛或風迴而遊薄或霧亂而麗霏野淨穠而同降
物均色而齊明

楊花賦

宋 田錫

梁苑殘春垂楊映津枝黛染以交引葉眉纖而開伸落
絮如雪裊煙拂塵輕芳兮就月為靨落白兮依風作神
當艷陽之美景過上巳之良辰其繁也六出之英未多

其藍也早梅之芳若何釋葉馳帶流枝逗柯浮朝露兮
散斜陽九重丹葉拂扇丹兮隨兩槳千里輕波是時孝
王多暇閑登水榭因悅柳之太柔賞茲花兮似畫乃顧
鄒枚憐其逸才命臨流兮就景陳綺席之金罍相如後
至居於右座欣麗藻之無敵若陽春之寡和衆賓目動
怯勝氣以梦消梁孝意怡禮奇才兮敢情於是授以毫
牋言容悸然曰寡人多幸知子之賢願以文寫興也俟
當場而試焉且昔楊朏之詩古人有之楊花之賦作者
多非可以運精研之思施絶妙之詞相如感主人之遇
援毫而賦盡華藻之菁英得飛花之態度以為漠漠霏
霏微風暖吹裛甘露於珠樹凝朝陽於玉墀乍若吳王

江宮水殿春曉落花已老宴客交飛郎又蕩然無覊紛
今交錯入殘尊之綺筵滿夕陽之畫閣乍如陳后失恩
長門寂寞梨花白晚寢紛散莫忘有時金屋徘徊珠簾半
開宵鋪牀之彩縷榮枯豈於二臺作若謝家深院寒景
相催暮雪方空氈飄四來至於湘浦幽深楚林葱蒨滿
黃陵之古廟撲蒼山之晚殿乍如亂煙之下落泉飛練
噴嵐西墮沫花相賤有時送客南遊垂楊渡頭未盡離
酒猶席去舟思夕宿之江館望朝雲之水樓飄兮蕩白
縈簷惹愁和鵾鵑以遥飛乎波渺渺伴舶艫而已遠晚
景悠悠翔夫春院深巖書眠閑寂橫南牕之綠綺委羣
書於緗帙氷滿相泥粘回砌以難飛風聚成規滾砌莎

而可惜加之碧簟銀牀梧桐影涼春光餘幾豔景方長當奕客以凝情飛來寶局值嘉賓之舉白吹過金觴有時簾幕雨餘池塘風定凝去忽飛幽而可詠褵墜英以相先桃落花而互映餘態重重妍姿弗窮大約含愁於夕靄惟憐委迹於流風值輕露以多掩倚微陽而即通是知有以妖冶輕盈為貴者雖五彩之毫妍不可寫雖數子之詞才難騁奇惟相如之善者致梁王之悅而乃命左史記言而右史錄之藏之寶笥以為柳花之詞

枯楊生稊賦 以青春光為韻 一唐 敬 哲

柔得乎剛則變化無方故能令老者以安分使衰者而再芳不然文之均矣獨棄其枯

楊徒觀其枝葉溫靡色帶韶光發枯槁擢豪芒直幹森於蔵浮於青翠高柯偃蹇疑於蒼黃豈比夫顛木責於攘材稱艮而已哉至如和風稍吹遲日久照淡清煙而暴靡合晚露而殷疑蘿苟非憶嘗狀雖死而猶生忽在鳴禽類先號而後笑是知心動於內氣變於形以類相感因時則冥或蔵生落落或孤峙亭亭映平林而迥秀倚長空而半青爰有翰林墨客懿此惟新就其上與時為春在陽當榮於枯木理代實資於哲人遂潛大道將期小伸相長楊以體物希百甲於茲辰

國子丞廳連理樹賦 唐 王履貞

盛臺榮榮兮洞豁以疎延中有珍木兮鬱森森以羊
羊始殊形以分聲終共理而連奉始信德以被物初應聖而效禹且學為教原丞為糾局生於學者表王化之大同植於廳者知官政而無曲亦所以據於德而遠於俗也樂我皇道彰我聖年謂為交柯乃尋本而無末謂為別幹能已離而復連依君仁義之國對君翰墨之筵俾為我師者如斯木之一德為我曹者如斯木之相全故瑞不虛然從化而止化不在遠行之由己有善必應語云草木之無知惟德是親異閒陰陽之至理可以載美青史可以表慶皇家人各有心我則合而為一物曲有利我則不避其斜夫如是則情可測也之則生瑞違之則成妖故曰禍淫福正直

涼物情之改往由人事之布德故得托根講肄之宇垂陰夭于之猶疎庭擢以為列偶仙杏而成行遠聖而生匪因乎日月以異取瑞為實說尚夫金王其相所謂光于春階允孫靈既不然者則徒聞其說孰究其狀至矣故觀一樹之仗同知四夷之內向

連理樹賦 唐 陳 諷

惟黃風之生物有穠李之表頒合連枝於異幹符 姓於嘉名交影齊容均和共榮涼全但之通感豈元和之曲成庶堅附離評生植之異氣殊管合體識天地之幽清考彼祥經珍茲善價昭一人之有慶表四夷之嚮化體符連理黃中之象攸存義用成跡不言之道斯備蓋

夫靈根得地鬱賢齊芳分條表異合榦呈祥膺含玉潤文蔚龍章雲交翼比影附枝強庇本根於仙族挺孤秀於仁鄉始則分形謂陰陽之偶數終而一貫表遐邇之通方是知玄本靈種暗符神用諒翦伐之爲重合拱連條允宇歌謠固耳目之所昭並甘棠而儕掩比叢桂之香遠則知瑞以感生祥由仁致覩政分而脉會契人事與天意將德茂而精通故駢疎而合異於以昭化警俗示人不二豈比夫草生堯砌空有紀於曆官芝產漢宮徒用彰於祀事自夫玄律發春東風薦臻齊數連萼之影共沐陽和之津想雙枝於棠棣感合體於君臣四海爲家豈必移根於上苑五色載用固亦發瑞於仁人彼

晉得華林漢生廣殿詠崇功而間出豈謙德而來見廼接記之見容恐光陰之不薦

李樹連理賦 有序

唐 潘炎

帝在上寓延唐寺有李樹連理上親視焉賦曰

惟彼嘉樹列星之精耀本扶疎當元光之降誕盤根連理應我后之文明天之發祥豈無他木必曰茲樹是光皇族所以並脩榦連高枝青房表異朱仲稱奇察以休徵不假終軍之識同於樹德寧爲簡主之知族茂宗榮盤根合理花之發也歌每亂於青春實之繁兮珠更深於寒水豈徒生於靈井植彼東園自感義以相待但成蹊而不言此乃與聖主之符表天家之姓一人親覩六合稱慶至若鍾山之實玉井之仙或正冠而垂訓或投文蔚龍章雲交翼比影附枝強庇本根於仙族挺孤秀於仁鄉始則分形謂陰陽之偶數終而一貫表遐邇之通方是知玄本靈種暗符神用諒翦伐之爲重合拱連條允宇歌謠固耳目之所昭並甘棠而儕掩比叢桂之香遠則知瑞以感生祥由仁致覩政分而脉會契人事與天意將德茂而精通故駢疎而合異於以昭化警俗示人不二豈比夫草生堯砌空有紀於曆官芝產漢宮徒用彰於祀事自夫玄律發春東風薦臻齊數連萼之影共沐陽和之津想雙枝於棠棣感合體於君臣四海爲家豈必移根於上苑五色載用固亦發瑞於仁人彼

橫從出奇佾如其合剖如其雜糅如其往故如其來天蟠騫龍摩天切空羅翼雲垂共搖下風輪囷無心隨之有本孔綜根元誰分混沌軒然而大厦成蜘然而怪蠣恕駢爪紛拏矗其八柱飛鳥千羣而咸棲有所翳繆束薪不堪以火盤根錯節而摧斤缺斧其圓也不中乎規不成乎矩樵夫視而弗顧以無堪而保其天斯所以通乎人而壽莫之數也若夫景升之牛主人之厩不善其鳴服箱孔也以不才而烹者何哉蓋豐肌而盧夫人之匊拳也斯落木則不然永天之苑得生於地不假乎人不離乎類不以直節爲高不以孤生爲異淩寒而不改其操連理而不

而以成其大

梧木賦 有序

宋 李 綱

閩廣之閒多梧木其材大而無用然枝葉扶疎蔭數畝清陰人寔賴之故得不爲斧斤之所翦伐蓋所謂無用之用也感而爲之賦形棄氣之獨不同也而其榦幹本拳曲癃腫口糞百圍之窾穴南有巨木其名曰梧下蟠簇於厚地上盍犀於高穹而露之所霑閩雷霆之所震聲日月之所照燭乾坤之所含容與衆木均夫何

卿非深諳其仰花荊雲非陰雨濯瑩今一塵不染風振空谷今海潮同音露下今鶴唳月明今猿吟擅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辰止惆然動中吁嗟斯木之異今有不遇之窮商胡不生於秦山之側秦帝東封會風雨之是避豈以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宮禁林九重賴親賢之是戲豈以卦國之瑞而翦桐爾胡不生於分陝之域舍彼召公未必以甘棠之蔽芾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而材之非常用之爲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爲舟楫則足以涉巨川之江洋用爲宗廟社稷之器則足以參鼎鼐文神明爲至德之馨香夫何默默無言古老云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下恍若夢兮心駭而目眩蒼髯偉人瞋目視曰噫謂子知我乃不吾知吾生於斯長於斯始於毫末至於十圍兩露不吾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期漢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柯葉顏色曾無改移過吾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爲樸樕輩待之斧斤之害亦幸不罹吾受天地造化之思孰有等夷子之不智而乃我悲使子處此復將奚爲吾非不知強自取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重儻匠人斲而小之能不泡然而悔痛乃所願比不材之枝同乎無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吾所能爲姑亦付之一笑寂爾之釋然悟曰達矣夫斯言可書紳而誦諸

經籍類彙輯林院侍講學士加三級臣朱奉
旨編緝

草木

文木賦

漢　中山王

麗木載生彼高岸兮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幼雅曲設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嘈啾鳴喈喈哉重雪而捐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斲斧伐薪爨若天門窈如地窦花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蟠虎踞復似鳳翔青縞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泉奉電屯雲薄霧浓容鷹

六藝之仁孝固徵瑞之必治降祖宗之遺德振奇木之青條結根擢幹蘂載生無漸弱莖猗猗綠葉垂垂處陰冬而念茂並並葉之者點底自然以旌賢諒有道之不掩

拆閣賦

宋　劉敞

圓方初摩純粹精兮剛健專直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栟櫚榮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外無附枝匪共旁兮密葉森翳翳兮濕潤可親廉而不傷兮雪霜青青不衰變兮於兮若身克已用不文身何佯狂兮沐雨櫛風發作兮南山邊其無疆兮被長失職兮蓁頂至踵尚禹胝兮五馭制爲屏風

永天乙式九方平陳其無華文色比金而有格質如玉而無分寶曰儉節約修竹映池高松植嘯風動籟兮韻出太始聲中黃鍾兮理類有得兮屹如平高山兮動若

晉　成公綏

許昌宮賦并序

許昌宮者魏武帝之所營作觀之遠爲賦曰

晉　李　華

而不刷

木蘭賦有序

安定三山有木高數百尺其下人不識代以爲籍餘一本在

漢末有吳縣令李韶行春見之息馬其陰嘈然歎曰功
列有志之書名載騷人之詞生於遐荒委於窮泰天地
之產珍物將焉用之爰成處衛禁其剪伐校本草木蘭
似桂而香去風熱明耳目在木部上篇乃採所聞歸理
疾多驗由是遠近從而採之斡剖枝分殆枯槁矣士之
生世出處語默難乎哉韶余之從子也嘗為余言感而
為賦云

泝長江以遐覽愛楚山之寂寥山有嘉樹乎名木蘭鬱
森森以茗茗當聖政之文明洛元和於九霄更浸沴之
為虐貫霜雪而不凋白波混其根柢玄雪蝕其枝條沐
春雨之灂灂鳴秋風以蕭蕭膚萊肌綠葉細蒂疎密

貨財高卑若殊如雪霜若是農勤勤松竹香濃鬱
桂宜不雜於人間超獨立於天際徒翳奮羊為斯捷堅
芳兮此身嘉名列於遐書堅質欲飲乎騷人至若靈山霧
歲時林棲當楚澤之晨露映同庭之夜月發青明於
瑤階奏笳笛於心骨韻衆鋒之空桐澹微雲之流景
草曰千山妻妻鶴既喫于徒復啼宵深林以冥冥覆百
例之交錯彼逸人之有所思懇芳陰于步遲遲般出獨
于人莫知懷馨香于將為誰惋嘉父之無良混衆木而
皆盡指畫類而揮斥遇仁人之不忍方甘心而勦絕俄
固抵於傾殞悼春華而寥落日而迴軫遠者有言
巧勞智憂養命擾擾人胡不求救殁體剔澤盡祐留無

吟山城夕陰相警香之不改歎微景之難夢於

子期賞音歌於素琴歌曰九景兮悠暮別離兮易久真宰兮無窮貞心兮不朽誠知異日重滋田氏之荊但恐相逢共歎桓公之柳

扶桑賦

唐 朱 鄂

木臨大壑名曰扶桑厥洪波之萬里在青帝之一方受造氣以生成那倫衆木挺仙才之秀麗能載朝陽塵外風吟天涯雨泣山晴而瑞氣初動海晚而潮痕乍濕千歲月標下界之無雙迴枝葉拂高空而獨立霧折煙蘿孤石泉長迎旭日先得春早若將原大樹之意考真宰之功不產奇異安分是同勿欲明秀我則與三才並起曰云化矣我則與大朴無窮卓出古今莫論貞

固當乾坤之上位瞰魚龍之要路至若王漏聲殘銀蟾影度收人間之暝色未通羣山貧晏庶之紅輪先經此樹露最雲驚珠懸能生王維麥隊寧辜茲榮豈若常材隨大一也之賦刻白如良載朝契言君之聖明巢之者不可得其窺霧之者不可得其噬陽鳥象擇木之狀晴虹作往乃之勢名大天下身高水際梢形翠於蟠桃病藍盛於月桂非海也不足以容其大非日也不足以升其高葉茂而雲垂露景根深而龍戲森畢沃無於尺土微邯林以秋臺巨影倒望天漢泉實起吹花以境鏡羅尋人寰罕剖性歌霜雪心藏正直故能立節而被滄溟未信東君之德

建木賦

廣都有建木焉大五千圍生不知始高八千尺仰不見蹟湯雷電震雲歷倚台日庶幾臺若木於魯每之遲暮未足奇者天收寸雲日在午位明白宇宙光皎洞秋旋旋搖大屋外青葉蔭元氣間翠幹一點之影落之於地故自正中左右仙公前後王童閑播風五雲翼之而斐發八景含之而玲瓏帝或白天而降天寧假羽翼帝或自地而還地不桑虛空以我有發陸之力以我有太階之功必我之由勿乎通如此見其真宰之意生巨材而不易上帝之心寄巨材而亦深不然奚至是哉俗人

生代重盛詭詞共或不關關之或不信境之絕信之或不往往之或不智之劣自非天竹洞徹神與明哲樹杳杳而何在身紛紛而已滅七有以廣都為帝王之宅以建木為台階之臣自謂未達仰慕斯人髣髴雲霄徘徊風塵若巨材之一見希謂帝之有因

章賦

唐 敬 括

東南一方惟海維揚爰有喬木是名豫章根坎窗擎天細影四氣煥三光蠭縮雲從貫離披翼張一擢而其秀穎發七年而其材莫當鬱夫倚劍衡連楚越迴合湘沅之涌芬敷吳會之關豔彰數而倚望垂泪滄浪而吹發清耀龍蟠朝濯明月之雲翠影夕皓巫山之月面其孤

[illegible]嘉招交董氏傾紺葉煙綠朱華日明掩莫靈之光僊
等若木之芳榮卉不暇植蔓不及榮總此衆美疇之與
京其下則啼飛猱遊暴武實兀鹿麋爪牙釣擊盤遊其
下蓋難勝數其上則陸鴻漸谷鶯遷孔翠曳寶鶴翩
翩翼翼日聲聞天巢集其顛動盈百千嗟乎不因不輪
有典有則其材也直空應實以自棄諒斤斧之未
識日者龍宮是構鵲觀云修磬山林之木應揆構之求
何獨不見千金而留為媒絡也闕為出處也幽為爾不
任大為賢而致尤今叢木之所忽吾亦為之心憂信如
將趙指於上軍秩長卿於下令良驗為駟車所伏谷松
為山苗所映以曼倩而等侏儒尚俳優而軒雅正鉦物

情之共爾故君子之於病向若廣君之林池无君之苑
園膏壤既沫鴻休亦覆門柳不可齋華庭梧不能獨秀
已矣之用之則哲抑之則流隨取舍之攸措何棟梁之
所任杜匿之窗望靡及江亭之庭月空深誰當從植天
池昨於冀成君桃李於

故木賦

唐 孫 松

窅窅冥冥至道之精[illegible]之無見聽之無聲伊散木其何
識迴沖用而保生夫其措跡隱深寓形偏寂青崕右聳
紅溪左圍滴滴之泉起嵌巖之古石貯含休以處
頹不祈祿而自適故其幹也詘柯盤魄蟲穿鳥剔其節
大节不可以為[illegible]擁腫論園范蠡生津其軸解兮不可

以為[illegible]空心兮若喪奉莊子不申理不中於規矩才豈
任乎斧斤似支離之有疾臣袁駒之入具日者泰構鳳
京其下則啼飛猱遊暴武實兀鹿麋爪牙釣擊盤遊其
下蓋難勝數其上則陸鴻漸谷鶯遷孔翠曳鶯鶴翩
翩翼翼日聲聞天巢集其顛動盈百千嗟乎不因不輪
揆之度居貞而時不恃而成不有而大白雲至止雜蘿
薜以成性清風來乎洒笙竽而吹籟異鶴宵集祥鴛曉
會陸士猷郭仙人衛蓋不過於匈夫何於害及夫郊暗
淑氣景媚風煙夭桃發乎穠李發乍揚芳以競妍睇乎
寒露朝變凝霜夜結擢梨剥兮翦拍摧落無情乎何折
動息無撓榮枯任節迨將契於櫬寧德以庶於明滅與

千尋木豈香於千日旨蓿蠲憂萱蔕蠹葉香菊芋眩
施日摩天想抵京同表裏嚴泉並流竹而喪貞成為名
而天年是知明不若默語不如默為善者難其道立行
者譬於德社[illegible]入夢而養之野吳曰言而自刻豈若聖
知雙遺形神而忘象不才以屈伸為樂於死生之分蓬蒿於無何之鄉與天地而長久吸日月
之明光蒙子休閒而歎曰吾且適乎其旁

唐 温 岐

檜有再生之瑞天符聖運之興柏葉而香藹相承隋道既窮
故發德於休徵原夫日將出[illegible]明星應其西織

微心表生於枯朽證定命於敗德之時長則繁華云竇
荐於茂處之地恐夫抗陳根而已茂聳修幹以方妍凌
朝而還宜宿露而晞而尤翦新煙以狀而方生莫之枯
楊若此以理而吟易若之儷抑昭然效殊祥以示後願
衆瑞而皇先哲於枯木侍栄夏而弥盛
冒雪含而不改存昌於安暫之際豈曰無心彰聖德
於虚現之間孰云扈受走日夫載光紫庭效社皇家疎
亭亭之柯葉擢鬱鬱之揮芘可以福之於萬古可以流
之於四裔是知層敷踰高峙啓聖何厚地之朽木報
上天之明命殁暨未落宮庭之狀數忽生明月初懸玉
砌之桂華復盛制夫貞節自持散芳氣而微

風乍動入重雲而當易感其不芳當百倍乎甘棠命青陽
客有生思明時身蒙至德弱時見於朕兆幕休祥於邦
國敢献賦以揚榮遂布之於翰墨

三 植檜賦

元祝堯

繄孔聖之喬木芳自天子之文章象三林以毓秀芳開
萬葉以流芳根詩書之正脈芳表吾道之昌長昔闕里
之故宅今尚後凋之松柏惟若木之柏葉松身分固手
之而不能釋諒因材以栽培芳在人物以如一元氣會
乎其根芳集條理而大成日月掃乎其枝芳揚文明而
上行映尼山之正色芳紛蒼翠之曾敷泗波之餘澤
分潤滲漉而不枯雲風鼓宮而紅庭芳產芳氣之藥子

八音噌吰以砰磕兮愈仆嘗而顧鳳翬以許圖兮
過千載以來下麒麟有時而出芳或遲茲而游豫彼春
秋之風雨芳超震凌以自揭後七雄之斬艾芳曾不足
動其一髮金石媲于共堅剛芳縱百秦而何焚仲左右
以扶持兮知未喪於斯文吾聞孔昭之杏兮配斯文以
永久何茲檜之鼎峙芳亦若杏之不朽信聖人之於萬
物兮無一物而不仁苟仁心一有所寓兮自當與天地
而長春建深根而不拔於萬古可以流
為期兮壽皇圖於無窮北極定而秉芳璧斯然
而成行狀桑路晰以譬曉芳條風發乎震方皇覽乎六
藝之芳閣兮照文運以再昌錄孔氏之子孫芳寵庭秀

而不敢忘行故實而愛其不芳當百倍乎甘棠命青陽
使發歌于起朱鳥復檄之其不芳當天所贊也亦神以化之
整衣冒而材之成芳待隆梁以為用矧先聖之親植
兮豈有土之所亟吒七十子而承挈提芳各抱甘而有
祕何梁木之既壞芳余乃不得與茲檜而同時幸壁藏
之亡慈兮瞻牆仞以有基託餘陰以延佇芳結芳條而
遐思衣前後之韜如兮性洋洋而在斯鉅材質之莫
兮亦大柯而為則喜芳依芳遊芳歌而不息歌
曰檜之根芳輪囷檜之節兮峭自屈及元吾不知其
幾春檜之古兮有神檜之今芳有雲雖元紘周益縣閭
千萬億載之文明

黃楊樹子賦 有序

宋 歐陽修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欝欝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計殖倘蒙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冀武之宮數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妝之鐘鳳盞朝沸銀牀暮空回已歲雜鮮青苔蒼崖翠壁林木臨千仞之盤澤下有驚湍之潰激澗非松亭亭似柏上陰翦翦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斷無路林高嶺絕倚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

尊而柏見鉴而可珍而蒲蒻乎日篆雲昏煙飛露商貞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藉冀山鳥之喃喃鼯鼠之寂歷無游女兮長嘯有行人兮暫息節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枸杞賦 有序

宋 史子玉

史子分教劒庠之明年日青跨月廢卷默坐客有告之曰茲土之宜杞根寔繁產諸洋林尤腴而美揆之本草明目養神盡試其味尋命僮僕則取之不竭食之既厭而昏者開聾者鮮矣於是作而歎曰是物也不假種植沾濡而露芬敷自榮其功效足以回光返照如此況出於篇之冀之長之養之者豈不足以備明時之采擇哉

有感而為之賦曰

當春用事肝怙勢而驕厥火痲壯用弗利乎眸紫珍乎麈漫望舒乎雲浮熒之平之濕之冷之計屢施而罔功書既展而復收其誰巧運乎金篦抑將乞諸其龍湫者也容莞爾而笑曰洋宮眩眩雲根萃止匪藻匪芹強名曰杞哉云羊乳亦曰狗忌其效伊何未易殫紀於以安神於以輕體至於瑩秋水之神而爛嚴電之光則又其效驗之細者也于居是間左拘右取不費一錢多取其數餐庶幾遠爾明為于之計不亦近而易行乎應之曰廣文一寒飯嘲不足信如于言載采盈掬因以比離婁

之日豈不負羿彀之覆豈不無然之兼得又何必空糜乎庳徐於是叱睦丁成僕夫撥荊棘之場探蓍蓁之區叢然而遠油然而遠或歷枝以騁出或附趾而簪碧隨取隨足不耘不芸蔓延布滿天矯現特有如蒙頂之茁而芽之方茁至若仙女飛空琴瑟駢羅歌遍霓時聞吹虎幸則高人逸士襲其醬而挹其味不幸則檻夫野叟爨之棄而斧之非也於是小摘為至大烹可期錯落琉璃之碎青蔥雨露之滋悶實庖之屢空笑盛饌之莫敘知燎南山之爨罷西澗之水潔蠲瓦缶酌中火劑登俎過熟噴香霧之蒙茸舉箸頓空覺餘馨之滑美混甘苦而爽口過寒涼而液

齒知舜飯之幾如胆八珍之鮮味朝焉咀英暮焉茹脆曾不論乎韭菘又何數乎葷豉殆不可無此君於一日又何拘乎去家之一思惜乎首陽之夫貪采薇而遂足商巖之老厭嗽芝而遂止秦人之炙夫何太俗相如之渴胡不嗜此哉已而心髓舒逸神情爽塏勇真水於玉池烟皎光於銀海客不干歎遥而謝之荷神農之知音悵離騷之偶遺雖則一草之微無庸多談感物悟理斯有可觀彼弗種而然矧種之者乎彼弗養而然矧養之者乎所以菁莪誦育才之樂栽樸歌官人之能行有枝葉可使芳風苗之去仁在乎熟深慙茅塞子之心維杞維莘扶而養之一薰一蕕疏而別之自本自根種而茂之老弟忠信培而埰之槃而飫之散利布葉日積月長庶高堂而蔽之先王遺言脩心旨無施不可如此則劒山之植物豈但收近效於

晉 張 華

杉社賦

高柏崎南大道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遇之則已朽意有緬然輒為之賦因以言衰盛之理云爾

伊茲槐之挺植於京路之東門得託蔭於田主旅爽塏以高居垂重陰於道周臨大路之通衢饗春秋之祈報應豐胙於無射歷漢京之庶榮喪亂之積逆朱夏當

陽箭謳蕭森征夫雲會行旅歸心輜軒停蓋輕輿託陰

古人向風而祛袂王孫清嘯而啓襟睎甘棠之廣覆福喬木之無陰

枯樹賦

周 庾 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鬱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斷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通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虎顛盼魚龍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盤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離鵠始就劇仍加平鱗鏤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若夫松

千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摧柘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禹莫不若埋菌壓鳥剥蟲穿或低垂於霜露或搖頓於風煙東海有白木之窮西河有枯桑之社北虛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治小山則蓋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枝本垂淚傷根瀝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敧臥頓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藪腐衣穿抱穴木飛瞬睒山精妖孽況復風霄不感羈苡無歸采能採葛還成

食薇沉淪窮巷無沒荊扉既傷孤落彌嗟變衰淮南子
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
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
聞而歎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
猶如此人何以堪

病梨樹賦 有序 唐 盧照鄰

癸酉之歲余臥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
陽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
孫君思遯居之君道洽今古學有數術高談正一則古
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其推步甲子度
量乾坤飛煉石之術洗胃腸之妙則有甘公各下閎安

期先生高謁之雲也自云謂皇帝時生今年九十二
矣詞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矣共語周齊間事歷歷如
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也然猶視聽不衰神形甚
茂可謂聰明博達之不死者矣余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
疾巷荺之性何其遒哉於時天子遊暑甘泉邇亦徵詣
行在余獨臥在邑閭荒無人代忽忽三月庭無
衆木唯有病梨一樹團欒數程高僅盈丈花實纍纍似
不任乎歲寒枝葉零丁纔有意乎朝暮嗟乎同託根於
膏壤俱稟氣於太和而修短不均榮枯殊質豈賦命之
理得之自然將資生之化有所偏及樹猶如此人何以
堪有感於懷賦之云爾

天象平運方祇廣植挺芳桂於月輪橫扶桑於日域建
太猶靈丘之上蟠桃生巨海之側細葉枝連洪柯條直
睿天地之一指任鳥兔之棲息或垂陰蔽蔽或結子千
年何偏施之而露何獨厚之風煙慘悽茲珍木兮離離幽獨
飛茂實於河陽傳芳名於金谷紫澗稱其殊旨玄光表
其仙族爾生何為零丁若斯無輪桷之可用無棟梁之
可施進無違於斤斧退無競於班倕無庭槐之生意有
巖桐之死枝爾其高繞數仞圍僅盈尺修幹平雙枯條
每叢葉病多紫花凋少白夕鳥怨其巢危秋蟬悲其野
窄徙衡跡之搖落忌炎景之臨迫既而地歇蒸霧天收
耀靈西奉明月東井急星飢頹孤影徘徊直形狀金筮

之的的疑石柱之亭亭若夫西海夸父之林南海聿龙
之野莫不擎霄佛日藏雲吐葉別有橋邊朽柱天上靈
查年生歲歲無葉無花榮辱兩齊吉凶同軌寧守唯以
外喪不修曝而內吞亦猶懷高賢佯狂君子為其胎
合置其憂喜生非我生物謂之生死非我死谷神不死
是謂牝門於茲理

浮查賦 晉 庾闡

有幽巖之巨木遒結根乎千仞臨共釣以秀直挺環奇
而特傷冠岑嶺以高棲獨蓁蓁於巖峻混全朴於不才
卓凌霄而絕韻故能紆餘發肥森蔚翹陽飄颻結華
裂水濺遒美賈於翠壑歷斯根於朽墟曳洪波於海濱

氛氳風而飄蕩旦駭波而乘飛溟夕舉浪而起奔潮吹雲霧而出洞穴灌炎石而過沃焦江河不能暑萬里不一朝

海上孤查賦　唐　獨孤授

滄州一望兮其傷實苦靈查萬里兮越在海浦何遭遇於聖日獨埋沒於重土島嶼雲深風慶歲古可爲萬乘之器邸匠未覩願作浮海之桴魯人無取不取其材又無良媒驚沙苔霧激電奔雷根柢折枝條摧勢窮兀兮半隱青樹色蒼茫兮漂生綠苔波濤灌注同泊羅之洲渚川澤畢溫類長沙之浦隈釣客登頓漁翁往來自然形變爲枯木心成於死灰誰憐在盤根之春當握斡之大廈之材濟巨川之資何斧斤之爲患使形骸而自失悲夫昔之繁華也如彼今之搖落也如此故知道不常泰亦不常吞物有萬生亦有萬死事既同於糾纏屈詎共終始彭蠡公之聖則大木斯拔表宣帝之興則枯柳還起君無曰枯查委之泥沙試斲爲仙杖薦於公寢必能夢棄香之神國安蒼生之庶品君無曰散木棄之溝瀆試剖爲機鎮登諸廟門必能縮苞茅之禮酒降重天之渥恩濟美前烈若苏後昆願君無棄於海上乘以登天朝至尊

落葉賦　唐　獨孤授

泉木蔡況歲暮秋深日黯黯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喬迭迴以架迴墜要枝以辭林睹彼搖落夫何蕭索形宛轉而斜違狀徘徊以斜却枝稍高而飛遠條漸疎而陰薄逗空以伴螢繞明月而驚鵲或散漫於原野或搖颺於林閣爾其下自幽谷高隕山椒葉何樹而不墜樹何葉而不凋擁玉砌以初聚走金風而復搖浮於水中似孤舟之淺迫落於山際若斷雲之已颺悲夫處園秋落何先榮而後死葉之致也既順陰陽之宜葉之趣也誠叶盛衰之理願歸本而猶未嗟微脫而不已別有寂意臥幽逸氣無偉鄭賓心以遐望乃觸目而增愁見一葉之已落感四方之驚秋觀體物之遒拙思軋軋而空泊者也

落葉賦　明　汪偉

大火既沒玉衡回標蓍微知於紂草板修柯以輕飛丹鳥行宵以含景玄禽望社而遷巢歎百井之何依永感時而早凋於是搖風金井之牀木落洞庭之波青柯江楓育魄後柯碧者爲母堅者爲窠空成雜節葉葉漸遜子夜雨初戀條以猶翠終脫然而別去忽紛沓以爭先漸悠揚而獨下或既往而獨還或已墜而更舉顛倒自適回旋次舞超遠若空如有迎水追波隨風容

與惜連駢而異分歡遊而相聚無根蒂以焉託任飄泊其何所悲與弔楚之騷人詩遽深宮之怨女圓者如錢銳者如斧刻者如圭平者如楮龍鬬兮摧鱗鳥銀子委羽翼溝瀆谷浮渠汎渚雖使黔首握籌子房借箸蓋亦莫之能數也若乃嚴霜之晨皓月之夕深閨懷遠之婦戍遽思歸之客莫不感之增悲對之太息夢撩亂以難成思紛糾其如積爰有松柏凌寒不殷表秀色於疎林揭孤標於空山獨心許兮齒人相與同乎歲寒

觀棊中答葉賦　明　李夢陽

屬遲暮以蕭索兮庭宇靜而簷倏覽宮樹之隕零兮哀貴賤而並凋發珍奇而永絕兮漫回風而吹梟撫金鋪以彷徨兮有雲翼而不佰馬長鯨之所接予修激響於青雲襲日月之末輝兮承天漢而永逝攬玉階而委身譬賤士之利賓效技實而照燭兮故聚會乎分散倚干分散倚頓思聚之見知即萎薾其何悅

食事生賦　有序　明　劉基

余山居數畝不蓄畢僮鳥樓息棄其上苗裔類日夕滋長舊本就荒余視而悲之乃募楚捷腰斧整升其巔剡條別根聚其道而焉之於是老幹挺立新葉濯如若蕩而脫身大敖去國分鈹之時用大矣哉作食事生賦

天生五材艹資土而成汝獨何為兮附麗以生瑣贅蛭

噉子枝牽蔓縈瘠人以肥已艹偷以長榮狀似小人之竊據子謂城社之可憑觀其陰不庇物材匪中器華不羞於几筵實不諧於五味來鳥烏之咮聒集蟲豕以刺蚝果被之而實萎卉蒙之而本悴擅甘棠昌能成其蔽芾豈無庸而有害翔睢睫之可置爾乃建修竿升木末運斤生風以翦以伐脫纏牽於喬竦落纖莖之緊屑剜蘚膚以除根斲去毒而刮骨於是巨蠹既夷新美載番迎春而碧葉雲滿望秋而碩果星繁信知斧鉞之神用寧能裕蠹以生患也耶嗟夫農植嘉穀惡草是芟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獨不聞夫三桓競爽魯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陳易位大賈入秦伯黔以亡國謀既售艹化為黃蠹焉木以高木敗焉國以蠹國鬼居肓而人殃梟寄巢而食竭冰戒乎履霜扈豕防其蹢躅諫前載之昭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信斯言之可則

余不可為之賦曰

翰林院之後庭有巨樹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糜朱者欲暴之庭患柳陰之翳也請余伐其最巨而尤老者

吳民輸稅於京郡告於翰林大夫曰吾儕小人供王之賦殫貲竭勞罔敢違誤顧玉粒之白仰赫日之暴之奈柳陰之周布諧彼衆柳鬱如車蓋斡

輪囷而離奇根拳曲而軸解惟條葉之輕盈若張蓋少
年之可愛時隨風以嫵人作妖姬之舞態豈舒禁雪霜
之歲寒安可作棟梁而雕繪異松柏之後凋同榛稭之
徒大胡俾其蟠據乎紫垣掩映乎黃屋倚乾坤之發生
占雨露之濡沐旁惟茂乎蘭菊既矜翹
而擅榮且衆凶而萃毒巢鴟鴞於其顛孕蟻蝎於其腹
落葉點玉河之清流飛花蠛金罍之上服況其陰影之
連接共浮雲而蔽天晝雖晴而若雨地恒濕而不乾嘗
吾米之頻暴尚吐氣如浮埃望梁收其何日徒困苦而
憂煎音叢竹以蔽庭而剪棘桃以譬廟而伐焉況茲
物之為害可使其據上地而長在欲晝屏去勢難遽然

敢指其最臣而先老老者請伐而置諸海壖大夫曰此非
吾力之所能為亦眞汰之所當凡物之生貴得其
地鼠穴社而不熏豺當道而皆遊然物盛而衰理所
必至況乎鼠與豺皆為眾怒而拔之併塡穴谷之陰
豺曷能為故國文杏則出於青牛貞松則棲息白鹿復
有香生楓柙才美楠梗松于古度平仲君遷周則召伯
所憩子夫則將軍坐焉莫不紛披實蔭倪晨煙風雲蔚
蔚動心堅含聲抱律黛色參天巢鳳無慮千年
故東海之廟以白木名西河之社以枯桑稱楊葉闢於
北陸梅根治於南陵象章以之名郡桐因之為號是
皆不盡之木永其壽命而為神人之所憑也次則徙植
河陽移根建睦菊圃綠玉之蕤金谷綠珠之選勤與臺

明 鄭 昭

木賦有序

小園植果木間蟲生不暇與治墓春之月衆芳競發
香氣襲人予往觀之或愛其枝葉之茂而忘其心腹之

之栽培窮昕夜之鋤耘燥濕是調腹心無疹花實任其開落春秋忘其近遠若夫孤山幾壤木雖有材風霜摧折牧豎撼排鳴鵙嘲哳荷蔽苔埋徒使存心負節淪沒萬菜外熏蕓香下佩塵埃桂剪亡而莫惜祠半死而誰哀至如柑橙橘柚之屬層枝列剡含液抱膚根柢何有於蝸蛭疾痼端起於秋臺幾微不剔至尋斧柯嗟斯木之受病遂付之無可奈何蔵藪是無初無種類胡爲乎生但有屑木之能曾無聲音之異命與木俱木傾則死惟人物之理一吾於是乎有取忌故妹喜妺妲已蠹商寮妲蠹周官豎蠹於漢唐使三季不蠹女寵則國祚固未可論漢唐不蠹宦豎則天下可至今存於戲天地之性惟人爲貴瑞厥心紐理萬類通居飽煖無所酬爲敗家凶國與蠹同歸物有小而戚大事由微而至著是用擬詞比之原刺

歷代賦彙卷第一百十七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草木

竹賦

晉 江逌

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於自然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俟天託宗爽崑列族圃田緣崇巔帶迴川薄循隰行平原故能凌霧風茂寒鄉藉堅冰負雪霜抗葳蕤扇芬芳於幽流以潤本承清露以擢莖拂景雲以容與栩惠風而迴紫

竹賦

唐 許敬宗

惟修竹之動芳仰望之自堂而迴想接霄山經而悲詠周詩稽山見知衛國之稱美澳湫園之賦奕池山陽之翻密葉三淳之凍喬枝雖有聞於昔諒無得而標奇乃徙植於廣庭委移根於禁苑亘莫草而界列綾體泉而右轉脩幹橫於松徑低枝拂於蘭畹對紫殿之初旭臨丹樓之向晚望威風而來儀佇化龍之爲遠爾乃春光變色夏景扇凉松枝藏戲鳥葉間殘虹上便娟而防露下檀欒而來風散歸雲之掩翳引落日之玲瓏疎從晨霜曉結濃蔭夕扇雪霰層臺寒生複殿惟貞心與勁節隨春冬而不變考衆材而爲言常最高於歷選

竹賦

唐 吳 筠

惟坤靈之播育何備物之寶繁偉茲竹之標挺得造化之清源契道合靈表貞示節葉森散以翠錯莖鮮脩而瓊潔爾其和風流暢萬象暗陳抱疇眩其密苑莫柳識於通津不郁馥以落曜但蔵翠而有筠亦未知為異也至如般氣淩焉疑霜藹覽乎楚之蒼茫窺衆林其如失冒冰霜之凋伍逾青葵以營密則殊可重焉故詩曰如苞書稱厥貢猗茲淇園美彼雲夢昔在軒后肇官陰陽俾伶倫於嶰谷伐脩竹之珍篁裁六律以協氣調八風而順常然後成竽簫以備樂其聲溫而彌長笙鏞以閒鳥獸踏踏諒自然之節幹昌羣材之可方若乃眉川

千畝山陽數林會稽方湖於碧玉羅浮比色於黃金上點點以雲霄下泠泠而風吟清陰王子所以嘯詠猗生為之尚尋召嘉賓及令友暢緑醑與之契美述盛之遠趣清寂寞之達心若乃夾澗江傍巖岫冬霜之況況掩巖煙之漠漠湘妃有揮涕之感楚詞歎防露之作或捉鼓吹之欽峯或垂天門之旁薄皆萬鳳之所翔集孔翠之所棲託豈獨蟬始於廣漠之墟亦有璀璨於蓬萊之峯結宵珠而熠熠花紫背拂皓絜以飛雪摧紺莖以碎鎖故列仙之攸憩匪吾人之所從也亦有化矩吳國成龍葛陂容人賢當青熊挑枝一笋明其脩副三節獲乎嬰兒榮燈纂以成書裁鬼搖

以表奇篁家壇以塵滅環石林以陰滋皆靈變之譎怪良難得而備知爾其衆彙非一則有簜箠箭箘箖箊箭箬筜篇之籍籍管筑篥之肅肅龍鍾雲母之扶疎箬箑浮色以繚煙篇簹綷文而繡錯方志之所遺載山經之所闕書安可得而詳矣庸不勁堅其性茂脩厥色不規而圓不操而直故高皇制冠以守位孝文記符以表職博望侯傳於大夏之外穆天子樹於玄池之側稚此類以彌廣匪斯文之可極也

竹賦

唐 閻 名

總羣籟以擇音歷衆材而簡實惟茲竹之珍勁獨懷貞而守一若洗文濃露灌影華池離離嘉實冉冉纖枝含

夕氣而拖翠映晨旭以舒輝淡淡煙霞之狀依依風雨之威森森綠竹猗猗淇澳碧玉羅浮比色於黃金上有棲鸞下有伏鹿於雲表脫輕花於霞外千仞未極其高十圍孰窮其大既終羣以標傑亦冠叢而矜最迴星影而封珠曉虹拂而猶帶蒙密柯布濃蔭葉白日射映葉輪夜接色淨潭深影況蒼晨白子層陰結長歌起清徵奏鳴弦理金墨溢而未傾玉山儼而猶峙試詩六籍咀嚼三史第玄照之根柢極天地之終始此乃至人勝集七千孫碩則安齒故語其用也則五誰十折紆副毫分榮九等於級扇結雙雉於箏文午搖紈袖時拂湘裙掩疑鉛之艷逸籠流靡之氣盒若夫水象制儀改商流雅圖徵有

有實龍吟而可寫乃曲終而和微非韻高而調下豈知
分光綺殿散影華軒淡雲霞之遠色露雨露之餘恩嘉
庭樹之獨忿跂彼李之無言庶歲寒而無易常耀節於

梁園

竹賦有序

宋 王 炎

小人之情得意則頡頏自高少不得意則摧折不能自
守君子反是竹之操甚有似夫君子者感之作賦以自

箴其辭曰

晦叔讀書南齋之上則巷作左文淙日棲梁以桑麻之
場帶以瓜芋之區略於西南萬竹蒼然下緣小曲澗之
潛其清可以延風月其高可以凝雲霓珊珊乎鳴蒼玉

之佩搖搖乎詐青旗之霓旌吟而切切乎余或之答若
不解其趣蓋夾者如惠孫孝子侍父祖而不違其挺
拔雄勁者氣敖色嚴又如俊客與勇夫其孤高介特者
格清貌古又如騷人直臞儒子雖朝夕吟嘯於其下曾
無以名其美而狀其奇然忘觀宇宙之中萬物均涵育
於一氣而有剛柔堅脆之不齊榮者必悴盛者必衰嘗
繁者易剖色麗者早萎惟松柏之有心及竹筠之有節
足以閱寒暑而貫四時春日載陽山川含液零露芋宵
濡意風今晚披或夢或條或苗或葉合英吐華天天怡
怡竹於是時清而不腴冬日祁寒天地積雪陵芋冰

淡或產鵁鶄之右或居露寒之東此皆金輿之所出入瑤輦之所周通

脩竹賦　梁簡文帝

有嬋娟之茂篠寄江上而叢生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雲母之名日映花罥風動枝輕陳王歡舊小堂佇軸令餞故人亦賦脩竹伊嘉賓之獨卧顧余躬而自恧

脩竹賦　元　趙孟頫

猗猗脩竹不卉不蔓非草非木操挺特以高世姿蓄洒以拔俗葉深翠羽榦森碧玉孤生太山之阿千夫渭川之曲來清颸於遠岑延人於空谷觀夫臨曲檻俯清池色侵雲漢影動蒼雲而集綠露朝霏蕭蕭雨沐紛紛以垂霜傲青而負雪若白藏載謝玄英肇切塞北河堅江南地裂覩衆茂之成性驗貞輝之獨潔抽幼線以垂綸擬同類之常棄非珠方之異節若乃宇生疾茂天長地久萬根爭盤千株競刻如女子之鈎帶似閶門之綵友恐秀而成危每羣居而自守何美名之天屬而和氣之冥受嗟乎道之存矣物亦有之不背仁以貪地不藏節以遁時故其貞不自炫用不見疑俱夷險之無易晒榮枯之有期我蓬蓽於岷徼遠萍流於江汜分兄弟於兩鄉隔晨昏於萬里撫貞容而骨媿伏嘉號而心死庶因感而長懷遂策情而勵已

慈竹賦　唐　喬琳

維竹稱慈幾乎有知九族敦叙孝友感儀是竹必孟五

培恩荅尊固護檀欒椮比如束之稠如插之密動節中
聳標振內實聲唯憂風影不透日頼宗族之親比同朋
友之連膝至若暮威霧往雷飛雪陶鈞無發生之理
松柏有後凋之期是竹也貴賀開芽筍然異紫蓮連
拔青筠紛上有倩老之情感簡親之養如受制於籬界
不旁侵於土壤而露之澤謝爾衆芳細葉未吐貞心已
長恥高標而迴出斯衷曲而不撓匪趨時於律候孝隨
韻於笙簧保無用而以道自將愧不才而與物俱昌苟
成陰於隙地作盛景之清涼垂曰夫歸緑瓜瓞子知有
子母邑邑鴻鴈羣如丈弟兄於家則疏財恤於國則
磐石維城因氏不分庭之荆聘家則應天之星莫不變
映實根急難鴻鴈新竹也共根連茹一本千莖年采轉
密歲寒編管一可以厚骨肉一可以敦友生於靈臺而
莫非信性彰慈孝而感通神靈

慈竹賦

宋 蔡襄

種植亦多強名萬象物拔其萃茲乃當天地之正氣有
異竹竿葉六葉慈名而葉被豈有懷於本根予何千竿
蓊然而環侍若夫吳郡名園三家新第連閒竹樹塘
靜水或薰風晝來或秋露宵墜日遲留今篇外陰移人
慢悄今屏閒簾起方且濯岐格而清琴足檀奈之生意
或超而舉者若堂有高年今勤素風而謀議或亞而側
者若家有令子聞話言而沉思悛如出門而事遠遊

今溢宿雨之清淚雍如奉危而介眉壽予慕春煖而怡
醉紫茸蟠聽馨兒季稱去者奔追迎者嬉戲疎者如招
並者如倚騅復貫千狀於巧筆曾莫形其髣髴借如秋
晚霜重今萬木凌稜而偃悴曦檢盡予塞月高堤楓丹
于楚江紫此君北東藍田之苗玉刻炎州之翠圃節
虛心今雖大約不能奪其志於是揖三荆於堂下結蔓
蘿於河湨襲氣同根之豆交聲承萼之棣顧威鳳之時
下亦孝烏之來寄設有用於升平備天聲發于太和備觀
此芳物悲哉遠人昔我從軍今南之海濱今我歸家予
西遊洛塵悵然於舊國舊都感莊生之論恭止乎維桑
與荄諷周傳之陳指白雲于天上採幽蘭而露新嗟碧
鮮之得地乃盡節而相親吾讀國德豈止乎千畝之渭
竇烏石之封君者也

竹賦

唐 閻名

有斐君子今胖以自始藝林篠於前墀觀以時懋所思
且面陸則陽笑猗猗而處渭向動則燠秘青青之在琪
問君何事生乎玆嬋娟抱節而無詞借而東南之美會
稽千里阻江阻河所貴則那至乃柯葉不二嗟吁此地
彼其之子賤目貴耳豈知孤者取稀物莫之依合混元
之休氣吸太陽之清暉長則尺準大可千圍有美莖竿
忘其歸更憶朝霞露未晞懸明月而影短帶疎雨而聲
微覺乎薦郁容與風生其意應知默定洪鐘律裴日能

令童子悟實方就而孫鳳食來枝或成而一龍飛去天
造自然含虛佩堅堅以保名虛以戒盈瞻彼標子人之
程萬類則改千等森在其在伊何增冰峨峨瞻彼磷兮
不可磨則知天籟奇兮由我起道生一兮得我始得之
者非取氣物而已

靜思堂秋竹賦　梁　任　昉

靜思堂連洞房臨曲沼夾脩篁竹宮豐麗於甘泉之右
竹殿弘敞於神嘉之傍綠條發丹檻翠葉映雕梁入房
掃文石傍簷拂象牀常生偶蘭桂結實值鴛鳳達性與
之至道偶斯文之在茲徽柏梁之有賦恨相如之異時

大明西垣竹賦　唐　高無際

嶧谷修篁移植仙堂左臨溫室之砌前對鳳池之芳一
生孫貞四時青蔭不空麗於夏色不改貞於秋霜保此
歲寒之容得蔭宸居之側繁雜全綠於北牖之下參差
疎八桂以獨秀與三槐而交密若夫制爲用也則笙可
以吹以篪充我飢腸陪玉輦於谷口斬益川於溫林之七
賢心唐溪之六逸異前賢之三徑敦于獻之一日況城
西幽閑堂北愉悅一安之報誰斬與晚遺形尚存先德
不違則又此心之所以思慕而憂傷也質當雖小其義
實大謹昔堂記式明孝愛或曰吟唯于誠是在虛心有
容直節無解古莫茂之勿剪勿敗

種竹記　宋　蘇　舜　欽

西郭之舍有池之南久廢弗治秋水涸汙萊有秫作人於而蒔
焉地不改闢堂不以爲書舊然不修時而有拂雲之意矣方其竹之始生自皮

綠葉秀脚雲雲與翠竹直節虛中羌來細風春生凍冬
森然萬叢及其應人而出樹之庭陛蔵莊之態困頓美
人之卷眄灑落之韻詞仙類乎其尚醉清暉時來振葉
凌柯積翠招搖蕭灑交加夜風列揚朦朧景月瑣碎今
清陰横斜竿錯節吾不知前日之蒼涼與如今之煩熱
也若乃天昊得助筆陰變暑蔭之以油雲沫之以時雨
翠鬆盤根平安爾所雅子承承方流振古斯又類物之
候裁固非人之所處也至若淵明之秫潘岳之花好樂
不齊咸宜厥家至人遐觀亟同匪異沈酣清芬各從爾
志則夫是竹之清風斯子獻之遠致也

宋 黃庭堅

對青竹賦 有序

余之產也蜀東南之竹之生未嘗間對青竹者也嘉州
僧從之包苴見貽藝之而成乃初識之惟範圍之內有
知之物一無寓無知之物一無窮一耳一目不能遍攬
也況六合之大奇乎感而賦之

竹之美於東南以節不以文也其在楚之西鄙攀慈慈
邊山綠雲也會稽之奇材任矢石蘄春之澤夏筆薦笛
浣溪漉血邛竹高節慈竹桂竿孝竹冬筍慈姑蜂谷筆
竿篦簟長石之山一節可航猶未極其現堅不常也故
吳楚無竹工非無竹工婦能織組之器兒能戲鼓之節
也今夫管管藏弄楔楔韜韜潛巴船百丈下漢矢百貫之
則律呂正簡八之則箕畢共制權門逸書於斧斤美

哉斯竹黃質墨章如山杼軸織文自當解甲稅枯金碧
其相歲寒在躬又免斬烹彼其文章之種性不可致詰
刳心而求之不可得劉根而求之不可得匪人匪天有
物有則惟其與逢萬共盡而無憾余亦不知白駒之過
隙

感雪竹賦

宋 鄭剛中

鄭子夜半習風過庭竹細響漸厲寒入茵被光在牕壁
晨興啓戶四顧皓然乃階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
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
固虛而自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
見高標固足之可悲余乃呼童子假長鏡之巨柄使盡
力令擊脩篁之東壓氣負荷于類積羽之將瓦忽奮起
今信泥塗之可救色媚其復淨節落落以難合寒梢
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質
松柏同條遭玄冥之強梁今雖抑遏而謾屈分解谷之
餘姿于終猶慕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枉其直復還
舊觀則又吟風而弄韻也其在人也初如敬歎之閹君
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冷則夫子之被圖原憲
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去朋黨遠消其氣舒而體開
則二疏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于正同
雪兮未止勿挾瀟瀟之勢孰見倚倚之美在物猶然人
冥不爾亦有窮卧偃蹇於環堵之間者誰其引之使幡

然而起

竹箭有筠賦

唐 李程

喻人守禮如竹有筠俾修已以自守同固本而相因操持彰於歲暮勤篤貴乎日新所以取彼後凋之色戒夫行道之人將以儆冬且見檀欒而守節比於蔵器詎可須臾而去身若乃清霜起籟翻玄律改彼衆卉之具落同受氣於真宰何蒨茸而自異乃嫵媚而有待苟常莊性實竹何患於時移不易其心志士當懷於道在豈不以和澤自潤表裏相質竹無改節人捨禮曷以法於時伊先哲之善喻作後代之元龜佥於禮者勤而行之苞本之時已包周身之防陳莖之敷更叶虔雲之期

當其冒霜停雪掩風磨諒青青而斯在何弁弁而易彼是知禮之於已如我有膚理無特立義必相須堅剛自持雖貫四時而莫改實亂不足矣可一日而或無嗟千皮之不存何以具其體心之不固何以謹其禮所以大戴之記足徵相鼠之詩爰啓君子之道斯其象諸示外以固執中而虛閑寒暑之不變榮辱之所如天損不侵地利空積包緑鋒而未改交翠葉而不易君子察於此者可學禮而受益

湘妃泣竹賦

唐 蔣防

昔帝舜之南巡不迴緊二妃兮心傷已摧對三湘之遥兮無際望九疑之作雲不開鬱幷誠而飲恨

摹緑篠以與哀淚浪浪而千重墮睫竹母毋而萬點凝苔斂蛾之怨盈臆如狸之班變色落紅臉而珠影半圓染碧織手纈文交織天絡嬋娟鳴咽潸然瀝青簡兮丹書粲粲混紅枝兮白露連連所謂精神遠而理歸其著悲哀集而物計其堅想夫萬里迎秋重江向夕引蒼翠以啟秘忽聞于耳委積枝巷依然之手兩點垂絲揮密圃之叢衆痕凝碧是知至哀必應有怨必通竹無情而發外淚有感而從中慷慨成行作洗龍吟之管攔墻遠節如交鳳食之叢寧類夫聲伯再悵其夢想楊朱徒歎其西東豈無芳菲渝其霑霢豈無名木忘其顧眄是以委棣欒寄蒨蒨來非鼓瑟王箸之奇處雙流去乃宋夫勃

穆之旅高一變之韶千歲猶為月理不昧於堅貞或有脩竹對潭中而錦落或成長葦茹空止而宛轉豈不以沸水指雲逈千越萬庶夫知我者謂我點點而成文不知我者徒曰青青而懷怨

杜竹林賦

宋 李知孝

步東園之清晚倚叢杖而踐霜底萬木之凋萃倒枯荷於野塘披霄徑之荒榛得暖眼之平岡喚起山林之夢理幽思之茫茫乃課園丁芟蕪翦莠剗荒叢蔭蕭疎剪煌煌古柳以偃寒蹊未得百尋丹楓屹峙其安靡靡之山四圍油油之雲相望作岩巒之一章聊逍遥而徜徉爾乃訟庭閒掃芳筵綺張屏金之輝延鄒枚而翱翔

陳豐樂之嘉頌廣飛蓋之名章起雄辭於座間快鯨飲而吞江導東征之明月送西盡之夕陽由平易而造理貴清淨之老莊返樸素於自然除繳繞於申商因人情之所欲順天道而布常無立的以招敵納斯民於凱康陰松竹而讀書期無愧於益邦

清　蕭大圜

竹花賦

嗟春色之澄明映陽流之波膚花繞樹而競笑鳥徧野而俱鳴殘陂草榮暄條絮滿矮路絲橫游蜂集而衛蕊戲蝶飛而帶英餉歌鷰始去而蘆生別有蕨薤繡箔繚綃簟文旖旎承露細若來風漢佳休節月桂臨葉作影翻於無沿時名留於瑞宮舉應龍於葛水宿鸑鷟於芳洞洛下七賢相賡二女傾翠蓋之踟躕凡蓮舟之容與偶僊僮僕人便嫁笑語拊嫩筍以含晞顧貞筠而命酌

宋　黃庭堅

苦筍賦

焚道苦筍寇冕西川甘脆恆當小苦而反成味溫潤縝密多而不害如棄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深而露而遊風煙食有以之開道酒客為之流涎彼柱班之夢永又安得與之同年哉人曰苦筍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令人萎而脊子亦未嘗與之言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若信退若眩焉下士信耳而不信目其頑不可

錄李太白曰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

欽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十九

紹興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草木

著賦

晉 傅玄

春通衢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脩茂暨商
秋而堅貞鮮霜而未彫與蓄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
道握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唯終始
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奏原野之篇條升雲階而內御
運茲堂於掌握又象形而易布信鈞深而致遠實開物
而成務

著賦 唐 虞世南

神著之用今試彙靈於自然惟神也通變之義至惟用
也祛敝之理全鈞深於三則蓍梗我而濱五十以學由先而榮天保之而
德必實保之而其靜會事易之重奇胡可比焉原夫質
稟純蓍分爰許覆云以表奇伏玄龜而克配佐爾
筮之貞吉說我生之遲遲知微知章而可期何思何慮
而或疑於是命彼筮人擇乎上春誠之而必致齋月探
之而是動其神感以洗心遂通論第之志敦之精學空
噬提策之倫禮事其儀易贊其妙探微幽賾鉤其秘要
旨多假一朝之能必叶貞神之照肝膽親貞詩無與京乾

柚著賦 以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為題 唐 虞世南

神著之用今試彙靈於自然惟神也通變之義至惟用
也祛敝之理全鈞深於三則蓍梗我而濱五十以學由先而榮天保之而
德必實保之而其靜會事易之重奇胡可比焉原夫質
稟純蓍分爰許覆云以表奇伏玄龜而克配佐爾
筮之貞吉說我生之遲遲知微知章而可期何思何慮
而或疑於是命彼筮人擇乎上春誠之而必致齋月探
之而是動其神感以洗心遂通論第之志敦之精學空
噬提策之倫禮事其儀易贊其妙探微幽賾鉤其秘要
旨多假一朝之能必叶貞神之照肝膽親貞詩無與京乾

遷變化而佰神明幽贊而生原始要終思盡性於大衍
知來敦往翼明彖於小成若我無以昭效法之道非我
無以稱作易之情於以致百慮於以類萬物象四時四
十九數而有常推三才三百六旬而不捨惟著之用惟
神是貴運不窮而效覺通其志而遂寧且提攜而成列
有底厎而協靈筮而後數布之而可辨生而成象審之
而必形何一卉之時育配十明之天級紅蕖之見鈔
鄙白茅之藉用則知夫著之可貴也焉類安能而共之
哉

著草賦 有序 元 楊維楨

予比年以來喪訟病患交侵並集貧陵益侯宗鎮屢為
予布筮筮之無以荅六爻異而作著賦且復作憂辭以
自廣此文字之心著也

密有宮庭千枝萬葉之蔚蔚若芝田之芃芃今仁心
宅焉分于朝入于謀筮之初分作元龜易神姦贊幽明
下宜於人上參於天百王分百穀之所資周室昌兮國家肸
蠁於此分龜筮協從志分韜以櫝帛
宜慶履分祈福祿 北席豐兮楷定數發貞悔兮粤
若宅策龔兮是占是實兆有常兮于初乎電至執短
長兮在上之元吉百王分百穀之所資周室昌兮國家肸
與必有祥兮神幾發動亦孔彰兮大哉聖人參天地兮
鬼神吉凶不相悖兮何智有所不勝人有所不遑兮盡

方者矩畫圓者規今嗟役枯莖物有所濟于爾有大疑
謀及筮竹我聞其言如醍醐今我有大疑所未明于請
索蔓茅爲余正今盍試考命顓閼生于湯虎據位孔卒
行于或弗寧司衰而七十食牛今或三葉皓首而七世
明貌今或死滅以賂而宮以幽十或捐印俱走而關以
投于坎好婬女惡孟姬于寶器庸敢擿天璣于玄秬焚
棄鉤吻以爲羞子吁嗟乎斡流迴穴紛推遷于禍福去
就我不知其然今於是靈氛喜策爲余占今卦遇玄鳥
曰道無憭于汝獨修潔衆皆貪婪于毋驚爾直而圜爾
庸于天其未定天幕幕其未央何所疑于遊遨自
然與道息今毋哀所不通確守而則今占言惟吉玄鳥

白今毋疑吉占服之兵數今

靈茅賦

唐 吕巖記

有靈茅之叢育棄擷之無窮之發生與百卉而同氣擅三德而異名綵縷條以爲旌
枝連莖以象任蓮葉垂以成蔭紫雜春開之長松翠亂寒潭之明菊不薦彭帝堯之儉縕
袍識子臺之服若乃蒼蒼匝地低昂順風或結衆於江
漢之渥或蕃苗於嶺嶠之中提芳心兮蓊蓊吐脩葉子
叢叢煙霏霏之所蓊蔚奉上之時見報云亭之兆升中之後因
知天地之文吾皇由是命太史詔宗伯議封山共勤石
備文物與禮器修王道與仝策使駕聖功登於九天靈茅
光於三脊使臣稽首稱萬壽以旋役

容衛之所藉實禮儀之攸觀紘衆美夫詩人結滔貢其
任土宜有意於遺芳諒無替於終古茅之爲物也賤尚
見采於先王士之所貴者道豈敢昧於文章慕朝宗之
涓滴對詞林而抑揚若邦國之是賴希寄心於棟梁

江淮獻三脊茅賦以國有瘋祥爲題

唐 獨孤授

茅有衆靈名之爲盛難百代以呈質終三脊以居正每
彰封禪之期如受鬼神之命生於古甽光七十之君獻
於今更表千里之聖出於淮甸來彼江潭使馳於北星
流於南棒執而有嚴奠翼緘縢而再四再三及夫覩至
尊呈大圜致於金墓之上啓於瑤池之側施陳而百瑞
慤容撫說而千官變色美其出有常地生必舊形非成
野鹿之禮宜侔澄酒之馨超常倫而爲閎殊衆品而實
定理言三分以叶通二之化體昔一類欲明得一之靈
隱見之時言證中禮祭採於草之狀悉皆兄弟之體整
齊而玉匣遥俾潔諸而現華旂啓應盛禮而居首表常
度而爲後道天格也誰有采而必獲可封爲級不求
而自有觀王者之得失知禮事之盛否且夫玉帛廣矣
何尚於茅豈不以貴薪三脊重歲六文始彙征於吳楚
終通藉於門包奉上之時見報云亭之兆升中之後因
知天地之文吾皇由是命太史詔宗伯議封山共勤石
備文物與禮器修王道與仝策使駕聖功登於九天靈茅
光於三脊使臣稽首稱萬壽以旋役

拔茅賦以靈茅頌征吉為韻　唐　路　湯

拔大易而探賾倡玄言之奇冥惟乾坤之文泰獲品物之流形惟卦也泰之性靈其用也潔身而白當春也應候而青或茂江國或生楚郊三春之異見稱靈茅刺其無禮詩人引之於絅東責其不入諸侯終貢於廛包不然者草則多矣胡著之於繫爻哉故可比君子喻物類惟人也能同其地人易心則兩苔茅分族則雙悴苟連茹以相依夫何往而不利是則傳其潔守其貞榮落惟運窮通易情道或屯蒙滋而露而育質時違振拔與遠類而共征確乎莫移以保貞吉用之錫命既著之夏典爰以縮酒又薦於周室異芝蘭之棄也將歷代而彌光

徵苞茅賦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韻　唐　路　蕩

荷彼菁茅挺生不雜穹壤以致潔與清明而相合荊人是職將有貢其香等蔡霍之有心尚思向日歲聿云暮霜風慘悽願言無沒之時不棄輕微之質

性不用其香等蔡霍之有心尚思向日歲聿云暮霜風慘悽願言無沒之時不棄輕微之質

艾賦　唐　陳　章

良藥靡達妙錡莫宣奇艾急病靡身捉雲名醫君臣得用神火振海固於有識氣絕息乎無假亭歷救而拍其鉗我搞而貽禍伊玄艾之寂寞於中野嗟千貞之灰與那燼迸御芳煙於苔蘭詎是以艾正而賤蘭妖而珍故言堯則榮對棄蘭則芳

艾人賦（賦得艾人）

孰彼艾于及此佳辰振至堂以衛物因善救以成人當戶而居惡勞言分結吾負牆而立甘菜色以安身異發能以求舊方止惡以知新原夫生亦有涯寂然沒齒盈腰雖賤於楚客螫臂若成乎扈鬼苟三年之疾雖云來

者可追而五日爲期豈復忍乎不以達頭赤取其容直
高日似存乎沢祖行止於百姓之病雖云具體而微育
材於萬物之靈心元聖所以作皇躬不墜邪氣可祓每
表先生之候善爲君子之防類宗則之初來一朝而獲
順夏正之蒸蓄久要不忘終晦虛而桂户爰拆實以升
堂想在野之時豈謂生無根柢及得門之後如其自有
肝腸列名號於氷臺載典常於玉燭免縄待而易惡因
草創而成俗以枝葉爲膚革之胞藉麻絲爲筋骨之屬
待時而用益彰性爾之能不起而成詎可比于毒起
自高菜之下處乎軒屏之前表百藥而首出展四肢而
脉連異苗草之忘憂說云言樹等鉤爪之不食爲肯徙

慈謁願瑞容森然屏氣迴匈徙而善御並木如而爲貴
蘚雪參雪衆宣開乎色者使領而暑往寒來亦見于後
生可畏故得擊蘘葉比慈筆未奇委質而桐君是録蔑
輻而介子相隨宜兩室家略簡計人之採不祈土地雅
同儒者之爲及夫氣散於中鬼萎於外弔時匪謂其微
福供思赤齊乎遠害斯人也而有斯疾見靈毒之靈艾

魏文帝

迷迭香賦

余種迷於中庭嘉其揚條吐香馥有令芳乃爲之賦
曰

坐中堂以遊觀兮覽芳草之樹庭重妙葉於紫枝乎揚
脩蘂而結莖承靈露以潤根丁嘉日月而敷榮陳迴風

以舒香流金氣之移清薄而遠揚來征旅而悦之是方芳之可嘗

迷迭香賦

潘尚書之麗草兮應青春而凝暉流翠葉於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寔兮弗見彫於嚴霜方暮秋之凄冷兮麗乾坤之芳英既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兮入綃穀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魏應瑒

迷迭香賦

列中堂之嚴宇跨階序而翳羅建茂蓲以埒立擢脩榦而承阿擢白日之炎陰承翠碧之繁柯朝敷條以誕節夕結秀而垂華於纖枝之翠葉布和種於中州去原野之鄙陋兮植高堂之廣庭承陰陽之靈化兮含芳曄而揚榮

魏王粲

迷迭香賦

旭遊方之珍草兮產崑崙之極幽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化揚豐輝於西裔乎布和種於中州去原野之鄙陋兮植高堂之廣庭芬芳曄而遠布兮流神惠之清風以徘徊柔莖白而光潤兮采發乎似孔翠之揚精

晉傅玄

槃金賦

槃兮槃兮翠青葵蓋蔥蔥而含黃樹蒨蒨鬻以成蔭氣芬馥而含芳凌藝合之殊珍豈艾納之足方榮曜帝寓香播紫宮吐芬揚烈萬里望風

芸香賦 有序

晉 傅咸

先君作芸香賦詞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旋使余爲賦

攜昵友以逍遥于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覆于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於丹壤于仰汲潤乎泰清繁華綠蔚茂此翠莖葉芃蔚以纖析兮枝婀娜以迴簇象春松之含曜兮蒙霜蔥之耀青

東天竺賦 有序

梁 程咨

中大同元年秋河東柳惲爲秘書監咨以散騎爲之貳謙校之暇情甚相狎監署西廡有異草數本綠莖疎節葉膏如翦朱實離離始如渥丹惲爲咨言西眞書號此爲東天竺其說曰軒轅帝鑄鼎南湖百神受職東海少君以是爲獻且白帝云女媧用以鍊石補天試以拂水水爲中斷試以御風風爲之息金石水火洞達無閡帝異焉命植於蓬壺之園此芸遷狀也然不復如向時之驗矣咨怪斯言誕而不經固窮歎曰物固有弱而剛微而章蓋其時也雷霆奮而翬翔其時也穴蟠而泥藏豈特默默也感而作賦云

地陝號東天竺蓋女媧補有蒼之缺公孫佩琅玕之策來自西海植之蓬圃飛廉爲之輸御馮夷爲之上宰於斯時也神聖未知后稷未播殊葉尚晦蕙茵伏芝混茵耳苓羣狼毒神禹所未識醫諧所未悉亦既擢質於符臬之苑獻名於通靈之室矣爾乃芳掩蓀若氣矜簣管密束霞緞駢羅星光菁茅海鳧不足以侔潔蕉茵黃陸不足以襲香摧瑣於丸間之上而容與乎三階之旁者也時異事改貌存質昧孰知無用之用而不爲斯世之所采暨蓀蕙萬艾王田植表則有播芬之弭樵暨載歌則有蓀蕙之悔文異溝中之斷音乘變下之桐心類冤友首如飛蓬豈非有意於上林之積翠

西域之物紅者蔵天竺嘉名曰萬物感靈姬姜在御不染元楚王頃襄夫人鄭袖妒而殺之葬於花鳥蓬宇門雲古露之所高白日陽春之下時天花風翔其時也穴蟠而泥藏銅荊化照僮質年之若其之人猶振於往席庶竜翫於沼私跡青箱而說詩

唐 陸龜蒙

日正晶今春鮪充鼎一哼之流恨無萬古之遺香閒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滿非洞搴其榮煙嵐滿而色摧其實雪延而腸光謂時牢愁于雲於高華若吟哀時

命旻倩由是摧藏情思矜年酒情畏晚胡繩繫忽以
駐曷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楊柳須臾遊衍陋君採芙
蓉仍勞贈遠豈如陰晴互出稚蟄相迎隈回風喜怨盼
鴻驚侍笑者青琴作號顧謂者碧玉為名偷粲積競榮
盈目斜波而水怯贊疊葉而雲爭蘭在口以時聞嬌如
連瑣蕙牽心而不定飄若懸旌契叩難申融怡自許石
能潛逸以求偶山亦浮來而命侶誓不為巖阿竹冉冉
孤生誓不為澗底松亭亭獨處於是欺皓本掩縮蓽房
紅者自破蒂縹者誰披望懷沙之浦詠遺褋之詞煙分
而麝墨猶濕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年可
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徐當广蕙

蕤子綠約蜂咋芸而先含恐茂而易落未若北堂公
子樹芳莖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苗煙治風條
翠龍不知溫傍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算伏枕上計棲
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吏蜀郡
長卿或文藻而築恨或調笑以哀情不同乎棄蓉裙而
霧悄象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皐佩解荀奉倩則席
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貞棲慣超前雖陳
酢而往思遠延却立終結抱而靡平淚滴堪穿腸迴好
繫無絲織怨以成段象酒酣愁而判劍江使射之孤燈
向壁不少凄迷張記室之少好當塗應還細麗景芳駘
蕩思已低摧酒疲於子建為使花困於靈均作誄何庶

石菖蒲賦 有序

宋 王 炎

千書室中有石菖蒲一本鬱然暢茂蓋資水石之清幽
以遂其性此物醫經所論可以延年可以成仙第人取
而食之蒲養其生矣然則為人養生者非篇之願也因
讀北山箱集有石菖蒲賦一篇三折四復詞旨妙麗而
與託高遠乃拾其遺論而賦之曰

老石嶙峋金鐵貞兮浮雲所根氣潛蒸兮下漱列泉玉

鮮鳴兮歷節盤屈託以生兮附堅沿潤密如積兮四時青青不改色兮烈日凝冰無能厄兮潛蓄幽馨如有德兮后土富媼載品彙兮其秀其英披類萃兮虬鬚者松負勁氣兮惟竹虛心古君子兮蘭有國香儕高士兮梅也如玉勝靜女兮得土則繁否則悴兮獨畏於石敦如蒲之精粹兮有荇蓴產連荷兮可薦可佽播馨詩兮亦有芙蓉媚芳池兮紅衣素蕊美且都兮下視其本着淤泥兮潔淨不污孰如蒲之清靡兮來自澗谷入吾室兮鑿石潴水保翁鬱之久無斁兮方士者流言可養兮一寸九節可登仙兮帝經君籙其言繙塵滌兮中心愛之心益髓將引年兮兮

然兮予乃獻疑進末菜兮彭聃長齡終亦逝兮喬松羨昇兮安在兮屑而餌之蒲何罪兮毀璞雕刻玉不幸兮枯骨抱易龜隕命兮破爲螢樽木失性兮彼美維蒲吾良朋兮前有韋編後黃庭兮全真育和共欣榮兮俊游龍兮杖杜亦詩人兮平歲淡然其忘情兮

瀕杜渚雜莊蓋今侍君堂殘華留連而擷豔却蓬蒿環而綰之不黃脫梧楸兮索索釣磻蓋兮渭濱環玨擁兮瑤簪兮長厲柳呈疎兮蔣荒荒兮荷芙蓉兮銀塔矯兮紅鮮燭然朱芾賁生兮蘚有物珍兮非富設傳盧之杜牧記剪綵之隋皇江渚多才藪抽豪而筆談班超合怨不卻扇而徬徨亂曰春花紅兮柱宇春草碧兮蓀弘益徵生兮秋穎乃借榮於春工根伴兮寒盟名托兮霄鴻彼游龍兮杖杜亦詩人兮焉採佳名於錦囊聊以貽夫庭蓋

歷代賦彙卷第一百十九

紅碧石講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草木

芳賦

晉 夏侯湛

寒冬之日余登乎城踦步乎北園觀衆草之安安覽林果之零殘悲繁條之植悴感落葉之飄飄於是芳蕤之時生被畦疇而蠭繁鑽重氷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合盛陽而吉茂在大塗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若無寧乎嫉爍音始氣於秋冬均貞固乎松竹

園葵賦

宋 鮑昭

風旭交開土昌允動芳塵晞日照雜依隴主人掃黃花拭葉枝布蔬禮玉折壞通畔脩直青蔵夷敞白莖繁蕃豚言理掌蒼東陌西行三莖雨足區既鉏乃露乃映勾萌欲伸叢牙浮故爾乃晨露夕陰霏雲四委沈雷遠震承雨輕塵徐來及晞疾而不靡柔莖麥秀剛甲以解稚葉芒布形陰競抽萋萋翼翼沃沃油油下蔵蔕而破莖上參差而覆暉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化非自然相在不校之利實非二仲無逸焉之愛顧董棊而莫偏豈顏棊之爲若乃都老謂秋女婦歸桑拂此葍席炊彼稭梁氂壺援醯曲歡老於門前之徑不省教施異衍安得返魂未嘗入明庭何當指佞幾臨寒日幸到青春莎蓋未傳於漁父蒨茸竊詠於詩人霜亦曾雷潘令備知白薤風常遍起宋生推筋回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近觀物運遠訪師聖靡數後彰律理前定烏非黔黑鶴豈浴淨彼園行而方止固得之以天性伊冬遊而夏花無雙功而並武蔓然任心興道安命春風夕來秋日長央幽南軒而孤琴孫阮而鳥高采菊淵明歌以忘憂漁父扣舷而去

金燈草賦

江淹

山華綺錯陸葉錦名金燈麗草鑄氣含英若其碧莖凌露玉根升霜翠葉蔽幕翹紫發裳異光朱錦翦之可學郎瓊瑾之能方迴御秋風之獨秀信春之除芬出萬枝而更明冠衆鶴而不量既蠲溫於時暮方照麗於霄分是以移殿蘭晚從色曲池鼓長洲分杜若跨山香分芳蘿綺色兮羅在宮草木之厭翠

蒲賦

唐 陸龜蒙

夜雷鳴而百卉名芳備知江沢後代還生有味非甘莫兵三山之枝無香可結鞏洛九鎮蘭爭叨詞林所植在經笥中榮翠影臨波恐被芙蓉見嗤貞姿傍砌恐為藥桂生池上之宅擬仲蔚門前之徑不省教施異衍安得返魂未嘗入明庭何當指佞幾臨寒日幸到青春莎蓋未傳於漁父蒨茸竊詠於詩人霜亦曾雷潘令備知白薤風常遍起宋生推

…歲詩只倚於賢鄰寒擷長憂乎雅戲出塵無用
…遠有異當琴操發伯牙山水之情值儒編動鑒齒陽
秋之思歌曰求友寧忘慕義吳娃湖上空羨苔滋趙主
惟甲淮通氣或乃蘭紫越微風茂園原幽搜莫及興
詠徒存此別對仲舉蕭疎之室庾子山搖落之園不識
深宮豈是曾為帝女非侵遠道誰言能憶王孫徒愛其
斂疎煙披曉露可攜結句能布漫蕭蕭而不計榮枯
莫莫奈何千好惡金燈照灼尚驚秦帝之焚粉蝶留連
真謂羽陵之產兩乃高堆籬菊瑞許階蓂我則惟親志
士每聚荒榮豈但雜蒿萊於除地希杜若於通汀儻遇
翰林主人之一顧庶長保於青青

元 任士林

吉祥草賦有序

吉祥草酷似蘭而疎秀海岡有其種辛云十歲一花然
鮮有見者余過僧智停之室見一本紫莖而花莖綠二
寸許花數十似瑞香而微小近觀之有香氣停且謂余
曰種且十五年矣今綫一開感係之餘賦以自廣

…盆壓春膏擬紫莖之送瑞伉爾葱於亭皋然而朝培夕
…凝十有五暮春風秋露日以枝滋幸深韜而重發何堅
忍而舒遲諒得天之獨厚不與化於時宜飲芋世之力
深通舒英而揚輝噫嘻江路阻暖野梅漏枝駘鳥未透
宮牆結綠木俟夏而藏綠葉迎秋而翹飛含英之本麗
土之支孰不變造化之鼓無侯氣母之推移肯耐靜於
寒谷下跋荼於甘姜嘻嘻再越之學請三十年文公之
伯十九載而志遺彼長沙之誚至寧志於初歲王樓之
賀矣詒心於早慧一發泄而氛池而氛表萬不成而敗績余嘗
感人事於可清之州悟城非於鶴歸之世三竊桃而人
未知矣屢變每而振其東海縱篷美草之感余起余衷之
繆計尚深根以寫茶饉來時之未艾諒就木之歎婦又
安能訪此花之開閉

庾莎賦有序

蕭穎士

天寶十載予以史臣推擇待詔門下僻直多竹連歲不
…

偶春晨叙求參河南府軍事掌府尹裴公以予浮名枉顧
過焉而尹之外姻或綰紀綱之局怙勢矜權求府僚降
禮於已予清慢自守不能附會爰逝我陳嫌怒遂構又
同官多言誕石戚酒炙之餘絲竹之娛無間旬朔予人
實野性不之好常與鷗鳥為儔江海是處往歲久遊
刻由竹逕終焉朝旨追名故不獲展著白鷗賦以寄斯
意至是蓬藋滿庭薜用增恐厭階之下昵有少草故參寘宋
之問徙於伊川而植焉結根五紀縣慕庭榮廣累萬步
高樹十餘間以雜果陰蔽其上俗吏往來必浸踐之歎
其棄山野之安而託非其所以乳窘迫因而賦曰
嚴公門之嘉東玩纖草於茲亭矣畏弱之斯極豈兩露

之徒靈尚合和以順時隨春夏之妥清軒房洞啓廣階脩直槐楊蔽虧劃李對植橫層陰之冥密級繁英之翕艷艷高低以異文亦濃次而殊色香徒諜詐雜沓乎其側遊塵浮塵蒙翳而不息蟬蜩以自得未啻畢而見遥宜夫坐幹常之一貶帶江湖之深記根山町之綠水羊腸鹿苑十州跋冢萬年當其志力雄傷才圖驕堅錦衣被地鞍馬躡天漢上想逶迤江南依依家家丁如美女生燕而初死新氣於一旦以永決於窮泉寂寥百代兮恨多故其所詣何若精網羅現青藤之者者痛而不已荀一必感所感必哀哀以清起感以發發來還復斷絶精念徘徊者也彼夫前業葉華艷已經而後天及薛苟與蘼蕪又懷芬而見表空哉青若之無用吾孰知其多少

幸歸閒於玄虛者乎

青苔賦 有序 江淹

余暨山捏禹室有苔焉青苔之依依于無色類而可方必居閒而就寂似幽意之深傷故其處石則松梧交陰泉雨長注絶硎俯眺崩壁仰麗悲巖于時流水而馳驚遂能崎屈上生斑駁下布異人貴其貞靖道士悦其迴超咀松屑以高想撫丹經而永慕若其在水則鏡帶湖洛錦匝池林春塘秀色陽鳥好音青部來謝分白日照路貫千里分緑草延君侯之堂引浮青而泛露散鄭客之席織茵布漢指形不深通生水而描蕩出淀而沉注依青條于總翠借黄花今舒金遊梁之客徒爲爽而不能去兒園之女雖驚用之境託跡無人之路望夷險而素歸在高深而長還

惟愛憎之未染何悲歡之說赴宜其背陽就陰違喧處靜不根不蒂無華無影聊桃李之暫芳笑蘭桂之非永故順時而不競每乘幽而自整

青苔賦

唐 楊 炯

粤若稽古聖皇重暉月光開博望之苑闢思賢之堂華館三藥瑣軒四下地則經省而書坊人則後車而先馬相彼草木爭足言者叮嚀青苔今可得而聞也借如靈山偃蹇巨壁崔嵬畫千峰而錦照圖萬壑而霞開土孫遊于山之限枝薛荔于水之涯去千年今時不復來至若圖潭寫鏡分流聚玉苔何水而不清水何苔而不綠漁夫泛于漢川曲歌滄浪于濯

吾足桂舟橫兮蘭枻鼓浦溆迴迴于心斷續別有紫臺虞廈粉壁敷金梁木蘭兮棟瑤瑁草雜合于樹珊瑚白露下蒼苔莓跡瑤砌澀瑤鈎有美人于向隅應門閉兮踟躕心震蕩兮意不愉顏如玉兮淚如珠請循其本也見商羊兮鼓舞名風伯兮雲起占顧冤于離畢星當闕闈兮雨冥冥皓皓兮蕩于見潢汙之滿庭倏于忽兮視苔蘚之青青爾其為狀也纂歷縣宕浸淫布濩形駭于長如識變而知時似委命而順理故能無幽不涉無遠不尋處長汀而自況值鴻浪而不沉既不遷其清貧亦何避乎淺深可以明道遙之意可以警滯著之心然而推移河海凌歷陵澳涵緩則去湜水急則浮逮秋遇楓浦與隆葉而永分春渡桃源共落花而相逐披拂丹草搖

金苔兮石髮苔之為物也賤苔之為德也深夫其為讓也無違爨而居濕其為謙也常背陽而即陰重扃祕宇今不以為顯幽山窮水兮不以為沉有達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惟天地之大德匪于情之所任

浮萍賦

晉 夏侯湛

步長渠以遊目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散以澄茂兮羌孤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兮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以舒形兮發翠綠以含縹蔭脩魚之華鱗兮翳蘭池之清潦旣淡澹以順流兮又雜容以隨風有纏薄於崖側兮或迴滯乎滿中紛上下其靡常乎漂往來其無窮仰熙陽曜俯憑綠水淳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壽擾

則動浮輕善附勢危易盡似孤臣之介立隨排擠之所往內一志以奉朝乎外結心以絕黨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據而身杜靚斯草而慷慨兮回知直道之難爽

蒲賞

唐 常袞

居洪泉而不根植者惟浮萍而已矣不懷芳以貫害不衒色以稱美豈不性物畏以安己乘流則遊得汎則止如識變而知時似委命而順理故能無幽不涉無遠不尋處長汀而自況值鴻浪而不沉既不遷其清貧亦何避乎淺深可以明道遙之意可以警滯著之心然而推移河海凌歷陵澳涵緩則去湜水急則浮逮秋遇楓浦與隆葉而永分春渡桃源共落花而相逐披拂丹草搖

演青蘋出入經其潭洞高下歸其蘋淪擇利而行有似
見機之士不常厥所同乎漂梗之人歌曰大江之水東
西流別有孤萍朝夕浮莫言此中長汎汎終當結實觸
王舟

浮萍賦

唐 趙 昂

汎汎者萍乘流匪寧殊源比影異名均形初苒弱兮綺
岸乍連延兮廣汀映池則草色同翠照日兮若光共青
霞凝兮片片成玉月上兮處處疑星入門自媚攬李徒
矜其妖豈取足為樂行客豈小於倉裏觀其枯華有時
動靜無必習坎斯止遇亨則進安窣取順契君子之用
心揚波隨流豈漾前之能詣每託鄰於藻荇不混跡於

唐 郭元超

匠難既用匪適於時要必溫聞於俗傳勉穉宮之烏韭
恩漢宮之紅蓮觀其衆開榮列虛心獨潔高寧我慕無
木禾之五鼎罕以自安類石蒲之九節進不必嬰居不
求利芳不爲人生不因地其質也菲無忝於天然其陰
也薄纔足以自庇望之常見豈表羣之固得英祕蕭稂
承華堂皇不賒繩墨麥穗户刻菱花竹簟筵而衆色樹
邊理而相加芙蓉發池若于照燭日及駐雷分芬彼懷
寶以遺賞此不材而見嗟雖有慕於階闥亦無混於沉
沙已矣哉不學斯柏直蓮荷廉固將合美惡以同
貫豈是非於一家紀曰少陽之地分於何不春博望之
苑分莫違正人織席弱植分坐君之館荷葉雷恩分爲
人所說物不謝生不知其榮惟願聖皇千萬壽但知傾
葉向時明

五松賦

式觀圖籍幽山窮野閒卉木之名焉考神農之嘗者概
莫可驗洪纖不捨惟兹松分閱書何昔人于知寓原其
所記高而又雅柏形先寄於鶴樓等節更資於鴛氣蒨
旋芬範含風接霞既當春而吐葉亦歷秋而點花異山
苗之極秀狀澗松分抽芽高居壞雪區葩沉沙向朝陽
分發榮經夕露于增華常在危蕃心必直詎欲韋風影
斜小大殊品高卑異盼離離分若星分之時滋楚
羊疑石蒲之葱蒨既兹棟梁之用寧惟鎮點之變豈比

夫荏山上蘭谷中長幽隱兮鈐靡爲芬芳于敗叢寞若
茲物之獨茂無爲憂于蓁蒙

蒲莲賦

彼菖蒲其生本尊因簪風之動地遂離根而去本委
順而往異趣夫之守株任運則行叶高人之嘉祉推弱
質於扶根始是非而終轉俄易象質以弱而存淩寒後彫鮮有軼於松柏近秋俱茂亦無
媿於蘭蓀時也玉露爲霜金風應律數芳菲而難久覩
搖落之不一初宛轉以孤翻漸遷延而連出度平野而
暫見映層皋而還失徘徊未已同風葉之辭枝漂蕩不
停甚水萍之委質若乃於澤雲晚悠揚日短歲云秋矣

望明君先表風以動之根念者易感徒觀其委地離枝
安此長畫忘於歸路於高畢翩物何情類
產土而相隨豈不以生無固
宅逐人而易徙感而不懷土憶生在廡中判
夫伏雲待風後發作飄揚以歷亂或迴旋而容與
青顏之支不起前可以臨暗黃落之時所客有因時結念寓物屬詞觀其衰予懼老將至矣觀
其轉也嗟行廬不之撫懷抱志心有之誠篤賢駿增首
如之悲儻陽春之可待亦何恨乎於此時

有弱居之蔓草獨幽隱而羅生對離披之苦節反戚戚
而有情若夫火山滅焰湯泉沸曷日悠揚而少色天陰
霖而四下於時直木先摧曲蓬多隕衆芳摧而萎絕百
卉飄以徂盡未若茲草凌霜白保挺秀色於氷塗屬貞
心於寒道已矣哉徒撫心其何益但使萬物之後彫夫
何獨知於松柏

愍衰草賦

沈約

愍衰草衰草無容色顏賴荒徑中寒荄不可識昔時兮
春日昔日今春風衛華兮佩實垂緑兮散紅巖陬兮海
岸冰多兮霰積布緜密於寒皐吐織疏於危石彫芳卉
於九衢實靈芽之三眷風急蜻道難秋至客衣單既傷
簷下菊復悲池上蘭飄落遥風盡方知歲早寒流螢暗
明燭鴈聲斷裁續霜拳豈上紫風銷葉中緑秋馮兮疏
引寒烏兮聚飛徑荒寂草合草長荒徑微園庭漸蕪沒
霜露日沾衣

芳草賦

元劉詵

策子馬於曠埏兮渡旭日之暄霽爰浮游以寧芳兮渺
渺樹乎雲之際荒晚菱而即分予蘭衿兮何地攬
長洲之積藹兮紛敷榮而含芳崇蕙秘馭軟而怡悵兮芬霏
霏兮襲譽誠樂遊以忘歸兮歌中情之所寄美王孫之
翠幰兮啾燕趙之絲吹陳金徽與琼爵兮理清曲於驩
譽傾良辰以行樂兮一日而費夫百卉涉朝雲與銀浦
今夕弄曦兮瑩田捐幽谷之空用瑛兮橫芊綿之青紬紛
擬擬以盈裾兮感蘂秀而闕妍悵蘭芷之不足以為芳
兮固有取乎康榮之舞蕭煙秋以祀帝兮艾朝進而雜
佩蓀玉鈎之青合兮承朝露於蓼華悵蹇連昌之金鋪兮
色未治而蕪彼胡修而自致兮此獨與世而偭背同
託根於天地兮終黃猶之何在歌六合之流從兮誠若
異六情愛胡不變易以取好兮狗白持而焉待窺紛紛
以雜糅兮曠千古而誰采豈無人而不芳兮獨惕惕以
自揣情依依而不睦兮雖悔尼孔聖之援琴
兮抱幽幽兮一傷惟屈子之好修兮製之以為佩纕既
聖賢之知心兮又何必求乎舉世之知也雖造化之若
無所別兮未必醜好之累可以為兮曰可忘乎佩幃詩人
之

擬芳草賦

明徐世溥

芳草之薄澤自生不草有名者五十六種其他蓋有
不可悉者矣徐無滅賦見詩以為一物也余之舉
美周欲為賦以辨之余意微名數實自非妙才必累文
心已作恨芳草賦以待美周稱懷者不敢專芳草也新
涼多感聊誌恐遲暮之思云
於時秋也殘昌平退輕風捲衣人氣初斂浮雲未歸遥
空淡无已野低垂望雁明而遥不盡一可辨而徧紅日今

江漢碧兮蓼蓼有客聆秋橫笛登樓玉顏倚曲相憐復
愁露下香濕煙交翠柔蔵雜芊伺鄰澤於襟袖徘徊兮
遇故物於汀洲似曾相識不忍經行鳥銜不盡馬踏還
生君如不採芳心未明若夫鄭女芍藥楚客江蘺荷蘭
當佩揭車可畦蘼蕪山上白花川湄零陵經薦豆蔻紅
栖鬣素馨子宜頓髮帶杜衡兮盈腰圃彼禾蕭千一日
三秋況樹蕙兮百畹千頭種當歸兮榻畔拾留夷於道
周莫不氣榮妝閣蓋繞花藝紛迷蝶夢逗誘蜂畋雲烘
菊勃日映芊眠憑來槓檻望去穿簾釀貧膏沐閒養縠
紘藏書却囊籠葉無煙兩乃雨餘風外酒半梳成燭鈐
月暗囁迴枕清帆投青岸鞭裊紅亭黏天同色西地殊

名於斯時也氣感心素日搖思遠于悔其不返孤臣
悲其屢放或閱一歎於牕前或步微吟於堤上雖復同
心攜手流波相趙亦調瑟以如忘乃娉婷兮更倍氛氳
氳之襟人嗟芳草其萋萋於是占曰藉用白茅罐以鬱
鬯伊藉茅兮見芳稱於祖楊忽飲皆芊含鬱金之可堂
有臨蹊而裙裾者曰翠袷綺羅玉木香迷迷艾納及都
梁本自所貽山之方心有所懷路未央天涯何處無芳
草三春何人不斷腸又況乎木葉嫋嫋秋風之落蝸黏筆架鳥窺
漉斷橋雲沉祕閣鐘香火寢壁歌風落蝸黏筆架鳥窺
牖裕應門綴豈敢酒何客亮皓雲之悶懷知音聞之卜
度苗晨地而靜悄帶臨書而荒寞愁不絕乎池畦怨豈
忘乎野鶩雖追歡之在後恐對景之非昨可嗟哉春日

今輝輝春草芊依依草生芊侵徑日落芊掩扉池塘物色已如許為問王孫歸不歸客乃喟然而歎曰池上孤樓青陰映帶萋萋芳草遠與天界入我揮灑用酬文債草榮春盡此文不壞

幽草賦

明 陳子龍

馮山蘿兮望芊芊之北邨春風蕩芊縣渺而碧傷悲柔新兮綠心腸殆悄悄今流娟芳於是紫玉山池韓憑臺墓相思溪水合數楚樹棠梨豔風蔥蘭啼露學織潤於脩眉觸輕揚於翠羽枝分埋玉之光根展殉香之路發水碧以逝愁染雲藍而煎嫋想其細雨初戴落月半明狐拜星隱思泣燈橫綺衣花而珮冷飛裙蝶而神輕莫不斷魂沉葉集感遥英至若漳水荒臺驪山廢殿泥温泉以豐滋膏紅粉而葱蒨雄妾兮青蕪閉玉顏兮綠霄沒文砌而藏蜂觸綺牕而巢燕撥玄叢之化衣拾翠圃之遺鈿傷故國兮荒莽深迎歌舞兮空睇眄又若小院春閑鶯閨暗思感秀條之間靜攪連心之依垂落流蘇而葉帶薶小襲而藏枝暗藉長門佳人難拾濃鋪藁道宮車未期鸝韜空啄蝴蝶頻移注清眸之別婦留飄裾之怨姬至如巫雨通巴湘煙壓楚蘿密披人涉深竇鼠望蒙鬱於羈臣沉幽陰於恨侶洗清潭之紫莖散奇香而不處火煜煜以焚如巫傲傲而祀女點碧血兮江皋亂涼魂兮幽渚更有柳郎新織蘭澤初裝苗嫩煖而

莽草賦 有序

予道商顏谷中見莽草橘葉桂華丹萼素蕾意若自負不儔凡卉者厥形麗矣然一葉入吻百內潰裂是何形情之詭與予始撫而狎之繼知其然委諸絕壑殫數而去旋復自咎夫已既已知矣而不以詔人不仁是草有負於造物甚厚不厚詛之不義迺追製此賦示之來詰毋若予之始狎之也

蠶山兮神丘麗水芊炎洲祥芝予九畹赤葉兮琦流既採服以返精兮亦練餌而千秋胡茲植之獨戾秉駁氣之弗協生百需而無益獨戕物而呈捷紺鵠款芬蒼條翰園素苞冒朱繅茸施殷乍放乍開含嗑含噸葉不辨

荷茎不分在業莽屬析莖淳豐頖曰旋樞之流精與泉金之麗卉孰凝爾質俾疑厥類熙榮外揭酷氣內藏危鋒誤觸疑迅機張彼太行之險產紀炎經而已習未若茲之可翫貽永慝於一服吸弄影盪沈之泣托跡蘋藻之濱瘴中遠而揚意挺修洞而驕神寤馬飲波儵旅息蔭將淫毒之有加曾自知其已甚后皇申嘉錫淑慝均化光覆露渥涵湛陰陽宣暗明受命誠不遷美利咸各正厲庠何偏滯範茲不省形矜已若不足害物為有藴是以作賦敬陳明則比物聯類具德賦德其辭曰秀色可餐言若醴飭貌深衷詎測底觀莽草兮類若子覆人邦家利舌齒白者膚革黝者理觀莽草兮類若子金石示

經畧謹管恩居士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花果

朝華賦 晉 夏侯湛

洛神樹之修果實積陽之純精晚晉根以誕節據川壤
以擢莖皎日升而朝華玄景迴而夕零建明晨而繁沸
若靜夜之衆星長莖攢起柔條列布濯靈柯於時雨滋
逸采於豐露灼煌煌以煒燁獨崇朝而達暮於是茂樹
蒼蒼纖枝翩翩潛本二百年待而同榮蘭圃超以合芳芝
九莖盛於秋華嬪淑英於蘅薄照曜酷烈美膚膩體萬
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暉俯者如愁仰者如
悅含者如語舍者如訣珊珊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
之賓司馬若翡翠之耀翔練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
託興良哉美而光德準工女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

牡丹賦 唐 舒元輿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於深山自幽而芳不
爲貴者所知花則何愚焉天后之鄉西河也有衆香精
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閻因命移植
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
士庶之家滿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
之月遨遊之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
士爲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
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許今則肆情於一花無
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
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
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
其所以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或者不能對而退余
遂賦以示之

圖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遷物流形草
木得之發爲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
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
凝馥郁氣象不可狀狀若絳雪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
如暉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含者如語舍者如訣珊珊者
如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興良哉美而光德準工女
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疎華絕萼若翡翠之耀翔練若
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興良哉美而光德準工女於
妙規飾王后之首則低韶先曉驅動盈支詭如解紱結百
脈融暢氣不可遏凡品蓋怒如將憤激叔日披開照曜
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
暉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含者如語舍者如訣珊珊者如
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興良哉美而光德準工女於
妙規飾王后之首則低韶先曉驅動盈支詭如解紱結
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凡品蓋怒如將憤激叔日披開照
曜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
如暉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含者如語舍者如訣珊珊者
如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興良哉美而光德準工女
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低韶先曉驅動盈支詭如解紱
結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凡品蓋怒如將憤激叔日披開
照曜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
者如暉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含者如語舍者如訣珊珊
者如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興良哉美而光德準工
女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低韶先曉驅動盈支詭如解
紱結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凡品蓋怒如將憤激叔日披
開照曜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
淡者如暉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含者如語舍者如訣珊
珊者如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興良哉美而光德準
工女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疎華絕萼若翡翠之耀翔
練若

行搖搖纖柯玉關滿風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朶千
寘西子南威洛神濯清波或倚或扶朱顏已酡角衔紅紅
爭翠蛾灼灼妖妖遶遶漢宮三千盻列星河我
見其少歌云其多弄彩呈妍麈景駢肩席發銀燈昇
終煙洞府真人會於羣仙晶檠往來金缸列錢碪第相
看曾不語言未及行而先驚早遣公室侯家列之如麻
咳唾萬金買此繁華皇恤終日以言相誇列幄庭中步
障開霞曲廡重梁松篁相加如貯綠闥似隔愁紗琴瑟
息鴛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槎脈脈不語遲遲日
針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淵萬坐笙歌一醉是競
說知其他我寘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羣類獨當春日其

大一出天真書曲言出 起樹比芯如金屑妝飾
歲時起居注記 皇后上
遺文記書遺英詩 心當裁屈訊何蔵其先敢懷憤嫉
接手爰宅后上之
代宗大曆不聞令
而憲宗有時而闕言
留記以徘徊

牡丹賦

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為無雙東青州而高蔑曾不足
以謟頑茲上代之無聞始紹盛乎皇唐爾其月旅陬上
長壽街東張家園是汾陽宅中當萩光之既和鄭李逝

徐渭

立冕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宸如楹、遠座之勢紫倚黃
倒在姬抗同螢之尊或勁而昂嬉好當遠熊於上殿或
翹而望庭子窺宋玉於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
任態遠不盡妍大踈陽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

蔡襄

爽秋涉杪芰閒有牡丹舊栝甌吐芳榛亭上擢發
紅葩一大可徑咫角春取勝無間然爾扶翻當彩翠亭
之右亭屹縣圖之西北隅圖直縣堂之背縣介大江之
南蓋漢元朔中江都易王上封其子敢為丹陽侯邑於
蕪湖此其地歟今為太平州苑時河閒凌公尹之行再

暮矣政休賦集又所瀕江英游雅故受署齋代被召將
命者惶惶然率道其疆故觴詠之娛相因無缺及此珍
卉馨茂公有異時之貴趣張具高會於其側所謂彩翠
亭者酒三行齊陽琴某醵舉而言曰公走文章聲二紀
於茲顛葆幾華位不過禁省二丞官不過萬戶長吏而
善鄰外物居頗休閑獨以浩博記書稱道聖明爲事今
是花也韜英和緒揭麗蕭辰時維後而且大盛意者公
其日宴亭會才應辦有所借乎昔騷人取香草美人以
媲忠潔之士牡丹者抑其類歟請爲公賦之其辭曰

朔羽南翔建杓西宅雪天一清露草皆白悲哉涼葉
於亭皋于悵瓊環華之開寂均百草之不能秋兮何此花
之天妖之的的使人觀之若披大暑于臨清湘到層霤兮
仰白日欣初曦棄潛泰扶欄向夕芳枝舉以融怡蜂爲
局于慕壁實宵官籠鮮風曉於庭而萬色繁弗誰語丰茸自持非倚
紅妒以烘馺綴形霞而欲墜之文姬俯清都而時下簸晴陽以弧
嬉雲顥翰于排金扉氣硫磺兮張實惟霓旌于揭朱
旗雲曖曖兮夜漫漫秉燭遊兮仲微辭
市怡愉兮新相知眇懷惻兮送行歸想有煖兮之曲
蓮爲媒兮澤之潛羌此物之善遠實夫君之依時君不
開佳麗皇州喧繁盛里清禁洛名園盛盛絳攏曉兮
金鋪聲繡牆明兮雨苔紫嚴霜才歸光風半起於是萬

蓂駢紅文柯結翠密頹紆餘斜袂輕倚文鴛羣飛鶴錦
橫被繡蓋攀聯緹裳積委則有姝姝玉人翩翩卿子寶
鞿過兮飛電珠幰來兮流水擁馳嘉辰笑語成市彼瓊
莊美英縹葉新萬羞不得借其餘光矧標揚乎意氣今
何爲兮江之干地之阜兮歲將闌荊蕪比于霜月寒望
下苑兮思上蘭嘉本握兮靈根盤泊淮波于鮮楚山是
知元治一陶昌生萬育無左右先容者淪乎朽株當匠
石不顧者被之散木譬此花之賦命于亦節暮而能獨
然貴賤反衍禍福倚伏其蓑也何遽不爲貴其獨也庸
知不爲福噫化工物情吾以此卜

山蘭賦

唐 周共讓

愛有奇特之草產於空崖之地仰鳥路而裁通睇行蹤
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豈衆情之服媚寧紉結之可求
垂延佇之能泊稟造化之均育與卉木而齊致入坦道
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於琴臺竊逢知於綺季

幽蘭賦

唐 楊炯

惟幽蘭之芳草稟天地之純精抱青紫之奇色挺龍虎
之嘉名不起林而獨秀必固本而叢生爾乃幸茸十步
縣連九畹莖受露而將低香從風而自遠當此之時叢
蘭正滿美庭幃之孝子循南陔而采之楚襄王蘭臺之
宮零落無叢漢武帝猗蘭之殿荒涼幾變聞昔日之芳
菲恨令人之不見至若桃花水上佩蘭若而續魂竹箭

山陰笠澤亭而開宴江南以蘭澤爲洲東海則蘭陵爲縣擢有蘭兮蘭有枝贈遠別兮交新知氣如蘭兮長不改心若蘭兮終不移君及夫東山月出西軒日晚受燕女於春蜂降陳王於秋坂乃有江客金谷林塘坐嘆鶴琴未罷龍劒將分醪缸燭耀蘭膏氛盈舞袖迴雪歌聲遏雲度清夜之未艾酌蘭英以奉君若夫靈均放逐離羣散侶亂鄢郢之南都下潘相之北渚步遲遲而遹越心鬱鬱而懷楚徒眷戀於君王敬精神於帝女汀洲兮極目芳菲兮襲予思公子兮不言結芳蘭兮延佇借如君章有德通神感靈懸車舊館請老山庭白露下而警鶴秋風高而蚓蟄階除而下望見秋蘭之青青重曰若

言人兮山之阿紉秋蘭兮盈掬予思蹉之兮指未得空佩之兮式如[illegible]下文[illegible]

妖笑蕤於南畝公子忘憂於北堂雖處幽林與窮谷不以無人而不芳超元淑開而歎曰昔聞蘭葉龍圖復道蘭林引風雛鴻燕去紫莖歌露往雁來綠葉若悲秋風之一敗與萬草而爲芻

幽蘭賦 唐 喬 彝

蘭之生矣不以無人而不芳被廣澤森回塘和寒調高騷人之可居達萌芽於陰壑時不可失吐芬香於春陽所以紫翹十步名傳九畹自下幷高結根從脊幹布葉遍密重陰未晚開細蕊而乍合擢丹穎而何遠好遵正直生匪臨於斜徑不向險巇質寧被於長坂獨茂幽壑厥若錯

新枝雨露猶苦風塵采掇芳有日芳菲兮度春得臨刈楚之地曷異修詞之人燕如夢中榮何名而不遂蜀琴曲裏奏何聲而不新況衆英聚集傳香氣而相襲佳色葱蘢帶煙翠而積翼固已款夫貞節期見賞於始終幽處斯久照臨忽遇喜會無私之日深緊有力之風幽而不朽佳氣充而自遠既微之而見寄願移根於上苑

崔融

幽蘭賦

蘭惟國香生彼幽荒貞正內積芬華外揚和氣所資不擇地而長精英自得不因人而芳況乃崖斷坂折蹊分石裂山有木而轉深遲無人而自逸柔條獨秀芳心潛結翡翠戲而相鮮蕤蕤生而共悅

一叢皐以自牧和而不同揚柯布葉銜翠錯紅宵承結露泫元風宿於芳苔所照無厭其地知其道有終旦夕之昔人徵以定吉宛成章於楚客爰命操於尼父恨之衆匪萬不如曲之多匪蘭矣詩夫以薰蕕之喻臭味斷殊同之則十年猶有異之則一日而無乃青以爲藍出幽谷之賓爲階除之珍羅堂未晚被逕知春依稀忘而自庇與玉樹之爲鄰杜若芳芷香草白芷但安生於大塊獨取象於同人是故蘭也之爲伊人所忌篇章間起比興俱入道之廢可鉏而去道之興可俯而拾爲君灑微芳於素衿希見實於重懿

幽蘭賦 唐 李公進

幽有蕙兮蘭有香香者取其服媚寂者契其韜光是以綠葉紫莖偶貴士而必佩深林絕壑挺奇質而獨芳觀其異彩特秀結根自遠靡生於門庭滋於晚朝陽照而雜花不得間芳禁光風轉兮衆草無以齊其便香香深處芬芬絕倫佩貞操以擅美發英華以藻春葉凝露以彌潔花含煙而色新移於友也則如玉之珍豈比夫簡夢是祥表嘉名於鄭國循陔見采流稚詠於詩人不可而已哉蘭之為芳可折幽無人兮芳不絕蘭之生兮美自豐生得地兮美無終故雖敗於涼歲猶有嘉於前古方比契於松筠詎齊名於蘭杜且

天寶白雪之調楚江之芬歌以永志飲芳以終年極幽無境遠不可攀君子所以比德焉

李綱

蘭不芳兮蓀不香委厥美兮從衆芳蘭芳蓀香委厥美兮從衆芳蘭芳蓀香委厥美兮從衆芳

為歌蘭無疑也二蘭皆喜生於高山深林閨寂無人之境則芬芳郁烈茂盛而遠聞若夫出自故山同不遷一再歲花益鮮而香益微蓋其天性如此故古人又以為託物之興大山林阻遠之士取介高潔不求聞達於人而風流自著若亦何以異故感而賦之

相百卉之芳華兮行結植而乃成何蘭之異棄于處岩僻而方與高山峻嶺而龍處于深林杳杳以冥冥下波濤之噴激兮上雲霞之飄零邊人跡之不到于蘭於焉而獨馨言蘭其芳載擢其英春與蕙于階秀秋與菊兮並榮或素莖而遠本或綠葉而紫莖雖春秋之異種豈殊德於幽貞歌介自許芬芳誰與久而不知其香晦

而不及兮度芳何時生之有命行行乎白雲色之在以為人生莫不有命各比明德之欣附敬人生之愛而不以為榮若夫出自故山同一叢者取其芳馨以秋者似菊楚辭曰秋蘭兮蘼蕪又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人自遠而得名於蘭者似春蘭而加芳食之令人口氣芬芳能去口臭之邪氣而不可以為佩之則令人心意昏亂而忘憂故古人以為諼草之之名於蘭之警心晦其芳以為諼草其香

幽蘭賦 有序

蘭晉作屈大夫政復何恨然非屈大夫無知蘭者余固非知蘭亦非知大夫者後五百年或有知余者焉

皇以度而撰余兮宛貞而孔安含素光以致福兮考幽人之所樂履芳動而不競兮約淡而美而且開窮孤風之脩脩兮既分而爲乾兮雘星之芒寒又一索而坤動兮百嘉廠而多益余乃持其神秀兮今成天地之所難陵高姿以吐妙兮抱幽古而遐觀峭夷齊之特立兮非益驗之可奸蕊西子之孤靚兮豈嫫母之並歡彼荃蕙之本賤兮自珍今有瑤墨之獨利又萬藉之盛蔚兮幸蘅若之未殘匀明水以爲芳兮三沐谷乎清瀾馭積雪其如素兮尚旨知余寸丹眇洞庭之始波兮未辭黃其珊珊凉流湘而欲谷兮騁白蘋而眇邁招帝子而不來兮棄余瑞於江干漢微督以輸誠兮律九歌其詠謠

秋蘭賦 有序

客有遺余秋蘭者比家山所蒔尤清芬特香味稍減豈涼未深耶感而賦之

眇銀渚之如傾兮訊宵涼之方幼倣有風之西香兮蓮孤貞之俄秀宛青葉而紫莖兮花四三葉且瘦心而兩而一知兮驚汝我之俱舊呼靈均之有靈兮烱不死而潤兮全朱明之炎德匪直十步之芬兮曾駭紅旬之逕迫兮豈韶匀之可奏洞庭波而舞葉

今蘭英英而超茂何獨懈此幽深兮了非閒而非噢香潛北之雲興兮帝子洛乎先後櫬微芳而薦嘉兮叫湘皋而寒溜余既莫之偶兮律遭聲而執扣勺明水以酬君子耿斯意之不可又君亦棄回而忘歸兮指蘅荃而將授余更曰芬之克自兮豈久兄之能垢不然易莫何言兮今琅琅乎其臭

伊蘭賦 有序

江陽有花名寨蘭香不足於豔而有餘於香載之纂絺經旬猶馨意者刈服之用類然歟伊蘭之供也從而爲有伊蘭以爲佛供即此漢書所謂伊蘭之賦曰

英英有蘭猗猗其美江以伊蘭名目邪始維蘭之品粵聲有義曰蕙曰蓀錯置幸莫曰莛名殊物同形如人莫識寫香今意易宜湯宜浴除煩新沃昔聞其語今益明確先正品蘭謂叫歌之歌小谷致疑晦翁屢歎若芳之擬生于何理美而論絕歲以晞陽兮不處冬而常碧支射干而倚生于朋莽朝澤于應候至之陽月秉蕤盛之夢蒙于物芳都之酷烈開以景風之淑辰于貫乎星回之火節激流滌之芳潤于全朱明之炎德匪直十步之有芳于曾駭紅旬之未歇乃有蛾蛆掩婦靡愛昭光點笑大傾城于

六畧於舉疑略儀寵於體督叟步採之馥郁映角扉之
蓉盈若蘭機迴文之錦季蘭琴綠綺之聲爰色授而魂
與且目眩而心攀仰亭擬並巧梁于相迎郗梁蟠蜍于閨闈而滅價虎
綠葉兮紫莖堪紉涼於玄圃思御風兮蓬瀛詎數秋紅
之蘭子豈顧晚翠之長卿爰感于芳體物遒錫于以慕
名重為系曰馨允嘉卉于昉自炎皇嫗人之佩于王者
之香深谷遥遥于無人自芳宣尼息駕兮屈平詈相晨
月秋風于扇國之堂洪波霜晚兮誦仙之鄉紛逸佩捐

今庸亦何傷體物瀏亮于聊以相羊

蕨之賦 有序

宋 王 令

丙申歲日四月至六月大雨而余之所客天長縣東北
皆凝湖澤地受以下頗以水為患傷草木多死邑居無
蔬甽而益貴新益來自遠以余之所居則新之自北來
者常售於今間而有得若枯華新穎根梗蔕荄支離雜
遝與碩實所異於常草者皆取以歠就其中嘗試視之
余得則芟也折傷不完計之於全此當一葉耳不知其
他安在也其生雖不知遠近要皆在縣之北以常負新
之所來則芟之從可知也示人則不言有由是而知有芟
有由是而信為芟之有雖得是而弗之信者然芟之為物

不常有而或出可愛者也自古詩之作見於今者凡三
百篇其以風喻比興而附見於物若蘋蘩薇蕨荇苞苦
藿蒹葭蓷蓫蔦葛芍藥芣苢芣苡芄蘭芄蘭芑芣苢艾
芑芣苢萬葉甘草葭莢蒹葭艾稭蓍芑禾麻菽麥荼荈菁菲蔓荷華
稷豆菽稻秬秠麋芭黍稷牙蓫蓄菲蔓荷華
游龍茹芝芍藥之類雖見並出然此特草耳其多蓋如
此而未嘗及之也自詩而下長卿章而善自托者獨有
屈原今其雖騷九歌具存而可考然其況意所及自詩
人所紀之外往往益以江海芙蓉杜若薜荔木蘭白蘋蓴
蓀揭車芷芷菊芰衛茅蕙蘅蘼芙蓉而地所常產目
所同識之草木矣若夫東皇而直於忽遥託於

彼而取此以見義此則余之所知至於道則余不得而
一也然稱物之名而芟復寓是誠何故耶說者遂以
九歌之三秀為芝余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採之
則芝非獨山草生水者不然觀伯夷之及觀漢柴歌蓋當時文
士皆人緣飾世名以載主意耳非有如詩人論各審於
中而不得言也於物而後見者皆集余所於芟余得
芟而歠之而皆在於歠序故不道也

萱

庭勿突前抽新種秀熟非春分
非人手不為常生暗見疑出芟
類附不孤有郁分生莫時期無
萬庭蔗無萬迫遐野即芟生無
集315-407

含芳而不華蓄而不耀若莫之知而出下藏
遠以貞宏守素菌射千齊長並秀德不校同分荒原藏
擬章於要處若將終身分日於不知泉於薪蘇自信不
幹謁不自已十火炎未焚設置不結知命有止今偶於
自生不矜見明吾與子同已今

水仙花賦 宋 高似孫

水仙花非花也幽楚窈眇號去埃塵全如近湘君湘夫
人雜擊大夫與宋玉詩人世無能道花之清明者輒見
手辭
天以一而生神坎以習而成玄深中奧以致閒抱孤貞
以成新局何智以能壯英心之自仙悲莫非乎亟虎之鄉
哀乎原脊之新王英挺以如漢首飾珥而自悟至若飲館載緒而疑
電良庭合袁而於 三 之接霧香眇乎十洲之浮天雲日相交人然則太史公之所謂其或是乎
其形狀何似願知之今告之曰其狀也皓如鶴軒朗如
鶴停亭亭玉立秀合前智清明分如閬風之翦雪皎淨
分如瑤池之宿月其姑來兮相與層冰山皎壑其徐進
也粲然清雪宿根秋泓一色如磨萬波不頭亦有
怨非詩矣色一谷兮其妙在於神容雅態芳澤不于章質
容裏元暗如是初元裏元吐心芳蜀婉孌詞靜志泰神
踢柔於仙骨卓卓鮮韵翳翳技照精圓合幸映五采之
英頊今錯九芝之明瑞氣紹屋雲霓之仙帶子交英雲之輕
裝顏有臉而如灼體非蓴而弱香沫姿容之線線乘清
氣之徜徉於是舒懷肆遊且解羽蓋翳映翠旄縝

一徵而獨洞懷琬琰以成潔抱雪霜以為堅參至道以
不死最至精而長年是蓋苞水德之靈長合五行之自
然者乎

水仙花後賦 宋 高似孫

余既作前水仙賦疑不足以潔余之情者乃依稀洛神
賦為後辭尚庶幾乎

余從太史游覽山川汎湘汨下澧沅慶雲息梧煙歲
莫天寒僕痛車顛倒乃釋鑾乎芭涯進林乎芝屋周旋
乎荊薛騁望乎湘淵於是神疑目駭心離意惘即之憺
恍遠而愛騖覩一美人於水之側乃新從者而訊之曰
汝有識於彼者乎彼何人斯其進曰僕
聞玄水之靈曰湘夫人然則太史公之所謂其或是乎
其形狀何似願知之今告之曰其狀也皓如鶴軒朗如
鶴停亭亭玉立秀合前智清明分如閬風之翦雪皎淨
分如瑤池之宿月其姑來兮相與層冰山皎壑其徐進
也粲然清雪宿根秋泓一色如磨萬波不頭亦有
怨非詩矣色一谷兮其妙在於神容雅態芳澤不于章質
容裏元暗如是初元裏元吐心芳蜀婉孌詞靜志泰神
踢柔於仙骨卓卓鮮韵翳翳技照精圓合幸映五采之
英頊今錯九芝之明瑞氣紹屋雲霓之仙帶子交英雲之輕
裝顏有臉而如灼體非蓴而弱香沫姿容之線線乘清
氣之徜徉於是舒懷肆遊且解羽蓋翳映翠旄縝

紛驚金猊之飲墮今玩晴洲之青蘋余束髮其靜嬰今
黯香魂而馳神妹不靈於締歡寸託湘波以通勤暢中
靈之香悟今捐余瑞於水宮慈玉儀之靜莊允矩而
應規芳華華而不終兮若流年之可驚
今其靜室之自欺數解佩之風遺子指二南而揚詩詞皎日之可鑒
貞分而古妙子禮以新之於是寘修竦兮燕婉徘
徊拂飛影以欲書心將飛而仍回寒蘇醉之芳烈燕芷
房之玫瑰感幽志之傳懷兮曙揚音而弭哀爾乃衆真
繽紛並游霄程或濯西瀛或臨北岳采蓂蘅或如芳
杜約洛川之神妃會江陰之清冥清乎妲栖愁莫
愁乎牛者婧與福之齋齋而雲飛鴻儛
若輕干於流盼情波餘芳氣氳其度有則不顯不危優柔
廣志必苑必祇温乎如玉眄分陸離精采相投美余共
愁予是用后無忘水兮無期
列以生姿蕃之而
夏智勇而先驅前翠興而奇驚於是超影霧遁洞庭
流星轂飛星輦流青霓而吐奇誦坤乾之大德三靈
而不日忘一意而長醒比揚袂以如失雲微步羅襪生塵納
佩解羅帶結恩情於是芳條思春路異神留遺思香吟寤
寐好逑蹇悠悠而何之指冥川而薄想菲菲而襲余

芳裝而為客從此去兮不知天可老
水仙花賦
伊昔洛宮風雅行滿江介亭水在洲方歸與以息
舍乃依山臨大江影薄高雲
登東林而望遠寧門洞子八表式遐懷於
廣物之商乃作詩作歌永遠水面微步羅襪生塵納
腰肢而顧盼兮亭亭而獨立揚袂以如失雲微步
疾或袖而回旋或帶徐徐子行舒長裾子
部良夜以餘居矯望延佇時盼遐
虛乃若貽金逸於玉趾春芳而春
仙王初妃帝嚳元妃常羊而生
集315-409

特殊而乃採薄葩摘圓質新碧皮食素實味甘滋而清
美同嘉果乎橙橘參書果以作珍長充御于口實

芰荷賦　　潘岳

蓮蘭之豐名詩人之所詠夭對之上映紫而比觀焕卓華
而彌茂丹輝雲布之色奪朝霞升輝宵宝之星燭夜明故
拂紅飛紫的紛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葩落葉行天階發青莖而增蔚圓白玉而加鮮

芙蓉賦　　宋鮑照

感衣裳於楚賦詠蕤思於陳詩訪華英之豔絶揮高名
於漢芝會春敷于夕采實於水嬉柚裳襟之桂蘭點于吻之瑜英

根鮮割而瑕微柯洗解而結帶常青故其易芳也調緣其為增也奔發對敷則色殊
比蘭則香越況明彩於青文飛蓋華於曉月陋荊姬之
采須笑夏女之光髮恨押世而貶徒愛存而賞沒雖
凌霜以禮奇之從歲而已

芙蓉賦

考庶卉之珍品實芙蕖之妙華曲泉以育藕披翠蓮
而延敷凡經荷以昌名列紅蕖而曜除徽旭露以垂采
靡朝風而建芳表蔕於芳根而萌青於火中而結房豈是於水生而
詠三閭之夜服美高佩而蕊蕙

若華之發芳曜靈之光輝燁彤彩之相照
明蓮葉之奇麗

蓮花賦　　梁　江淹

今青蓮花　　淹文之如太平宫之屬氣難忘絶聊書竹

於中長吐芬於上葉之不定乃天地
之珍華的爍門之光色昭晳日之輝
比碧石而為質金英而為水拆而三清載紅蓮
以吐秀披綠花以節英故香氣俗流氣含霜人
世苗莖祇冥青柱蓋荒花水清莖於吳生乎居汉出乎
江陰見紋雲之夕照觀碧雲之書臨乾舍於洲渚赤
映日於川岸末夜月及於出金沙而不倒

延瞳破綠及二句要造百草而絕產出異類之衆影故仙聖像圖英可以知月數之宮詮奇花於陸地若英江澹翠芬則照電燦日池光洛綠則時壁周空謹長川而發文映青崖而火質或偽天葵之女春水摩分稱寒夜而不染含清露而敲亭亭仿如鋪集仰若搭層山淡泥而不染含清露而敲傾色曲出分不矯香遠遠千映渚迎佳人今北燕送上安于南楚知荷華之新晏惜玉手之空佇遥為話曰秋鴈度兮芳草殘琴柱急兮江上實頻一見兮道我意千里走兮長路難若其華實各名根芽異辨從芙渠亦曰澤芝麗詠楚昭盤歌陵詩非獨瑞卓爰葉上藥味靈丹沙氣驗青

陵方可切素奇多白龍皇雲芝雲芝蔚圖變編于雲芝圖者吳不絕兮川塗

宋 文 同

蓮賦

皮方蓮之分數寸乃滿湖之綿繪挺擢於以自潔于泉而能不染發生清淨而能不染含其上下于細理周其向背甘液發而露是兮青青設而風遠向水節與王骨于外吐心而露節永叔皆嘗賦之清便富豔然未嘗及此余取日詩跋列綵仗於煙際客鷗鷺之往作于取魚魚之花類既帖水以不競兮復沿涯而自退實華萬之上品于豈草木之一葉

宋 陳 普

蓮花賦

有序

擇氏以蓮花喻性蓋以其植根於泥而能不染發生清淨而能不染含其上下于細理周其向背甘液發而露是兮青青設而風遠向水節與王骨于外吐心而露節永叔皆嘗賦之清便富豔然未嘗及此余取日詩跋

時老仗撰見其園池蓮華盛開團感而為賦極其美而卒歸之於正云其辭曰

偉哉造物之播氣也天地細縕陰陽盪摩植物得之發為奇葩葩之甚奇莫如蓮花擢修幹於波瀾結芳根於

泥沙氣馥芝蘭彩豔雲霞相草木之芳菲孰色香之可
加結水如鏡紅裳影斜乍疑西子臨谿浣紗茜蕖初開
朱顏半酡又如南威夜飲朝歌亭亭煙外疑立委佗又
如洛神羅襪凌波天風徐來妙響相磨又如湘妃鼓瑟
雲和嬌困無力搖搖濕柯又如戚姬楚舞婆娑風雨摧
殘飄零紅多又如蔡女蕩舟抵訶爾乃藕埋玉骨花炷
新妝綠荷倚蓋翠的連房修莖聳碧嫩蕊搖黃貯盈盈
之真色泯苒時之天香斂若疑蓋婉若含笑仰若迎風
俯若窺沼波靜露寒風清月曉動嬉戲之游魚來翻翻
之白鳥謁江湖之秋思增園亭之幽眇則有高世之士
采道之人悟色香之妙究竟圓通於見聞深契無生不

離根塵豈止玩其夭華觀其芳芬而已哉言觀其本生
於淤泥言觀其末出於清漪處汙穢而不染體清淨而
不移至理圖成孰能如之西方之人強名爲佛以茲取
喻其誰曰不是以此虛之坐于葉齊數華藏之海十方
咸出惟植根之德地受開華而結實功用既圓退藏於
密返觀自性之蓮花又何資於造物

荷花賦

宋 歐陽修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薰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
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深水而含新陰曲池之
清泚漾波紋之淵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而託根挺
無華之淺豔靡哉麗乎先春抱芷意以自得兮及蕙時

之嘉辰若夫夏晼蹲褰夢池草密慘羣芳之已銷獨斯
蓮之迴出可以嗅清香而析醒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
其曉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泳萍莖而波溢
絲繫藕以全折杯卷荷以半側隆紫茹以鼓煙斂紅芳
而向夕可憐影于相顧列金爵而迭酌清風遏以似起
碧霧合而乍失或兩兩以相扶斬亭亭而獨出發臙脂
於北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骨
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
女陸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翠被以薰香然犀
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芰露湛月白而風清香池平
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檝

蓬宮妃而未度迴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脈脈盈盈
遠而望之香如洛女行雲而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閑
雅也香叅襍兮未辨舟澹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
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會白頭昔聞
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藥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
當時步步人

荷花賦

明 何景明

曲池兮清波綠葉兮丹華叢生兮若屯並蒂兮連葩爾
其耀靈株之菽綴兮扶輕荷而低昂紅顏以流瞳兮
麗繁星之煒煌枝婀娜以承藉兮婿清漣而揚芳委微
吹以披靡兮紛若織羽之回翔俠煙霏而霧滃兮態隱

約而凝妝蔽華月於鮮雲兮晃朝日之照虹梁乃若連
兮益清近兮愈妍接泉蘭以被綺映堤楊而聯娟乘清
房以綴珠結翠莖而連錢麥曼如靜女踽躅若飛仙恣
意態之橫出匪擬像之可殫於是乃有姣姬連袂或三
或五貌傾名都香出洛浦袪微褰御輕紗採木蘭擢蘅
莎赴中流而競擬竦迅體而揚波於是稱曰綠波揚兮
清風會歌宛轉兮流喝花爲房兮翡荷蓋爲樂胡爲
兮歲云遘又稱曰製綠芰兮爲衣把瓊枝兮餐玉蕤夜
已央兮風露微明河繁宿兮橫參差心中樂兮樂忘歸

天授元年敕學士楊炯共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閤每

雞鳴後至羽林供閤人奏名喧籍契佇命拱立於御橋
之西玉池清泠紅葉芸苔謀廢扃閉自春徂秋見其生
視其長覩其盛惜其衰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
簾仙禁人莫由見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湊淇澳即有
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
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
爲秋蓮賦焉

若夫西城秘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葉之已
秋昔之菡萏齊芳芬數頃發君門閟於九重兵衛儼於
千列綠葉青枝緣溝覆池映連旌以搖豔輝長劒兮陸
離疏邊於引轂交流於相沃四繞於禁營三入兮承明

唐宋之問

瑞蓮賦

迴青原而西驚睨北郭之十里漢溪漫漫重阜代起層

郭虎拔棄緩西崎吾伊出竹行者喜問其問之何人知大千之海美萬山莊頰堂有流水播播其巢成滅其止衆芳繞而成宮羣碧簁以爲祀當炎雲之散漫走峻壁之赤煒黃塵漲於門衢玄閭隔以尺忽忽芙蓉之效祥吧一本而並蒂蓋萬花之如雲何此美之獨異於是者仍名觀賓游聚語共稱賞勝事集賦瑞記同幹於天泉歌合徵於西內羌藍田之連壁胡騶獲於不鑿蓋仙人之雙盤猶抗立於千歲循環不解豐斂同氣高疑聯冠倚若騈扶相倚如捋相依如酢顏陽亟影輕雨對流煙舉增妍露豐助嬌乃若曒色在樹清風被蘭娟擢秀以並潔屹競色而兩難泛袖嗤以相眩失增城之統班

此其態也而未離乎塵間零雲試玉凉月流丸潛同心之苹芽落連珠之珊珊沙所思兮湘水望蒼梧而不還此其意也而未足以窮造化之端蹟夫太和之在古今曾曷類而難言太火之異世公辰而無淫偶不足以勝奇追其過而非水迹重紫之溶芙曒庫亭之可懷忘秦宇之秋風歌不容其漢淫丘與軒兮不並周與召兮之行情忱矯薄而媿乖同光和氣比於杜而擇塵做俗子以厥兒持紫蓬萊泛紅昆池梯太華之萬仞逆水天之千枝曖此和於天地麥兩秀而九莖然後乘太一之舟踐千載之龜酌大湖之酒而歌先生之詩亦宇宙之一奇也

瑞蓮賦 有序

明 申時行

惟聖皇御曆十有四年道化滂流和氣翔洽於時崇慈寧之新構備尊養之上儀大孝晉孚靈貺昭答乃有嘉蓮獻異重臺發祥萬乘臨觀六宮燕喜信熙時之上瑞瞽德之貞符爰付丹青用垂琬琰命臣等賦之臣謹拜手稽首而作賦曰

若夫璇宮壯麗紫殿巍峩接蓬萊之仙苑環太夜之恩波淳泓玄澤溫護醇和欣嘉卉之茂育兮羌芙蓉之殊科彼美人兮邈然洛浦之靈妃兮凌波凌而勾陳洛浦之靈妃而書詩作

至於星數電發霧變霞蒸觸景而生態隨物而賦形縱他卉之穠麗未若茲花之最靈觀其托體蓯閣數莖秘殿映葉并以生姸傍綺疏而呈倩煒煌三秀之庭搖曳五明之扇載色載笑如承長樂之歡來旋來觀每荷重瞳之眷詫神物之有知信人寰之創見豈比夫駢花並實連理分枝望舒生於漢圃合歡產於唐池太華峰頭徒詠如船之異麻姑壇上虛傳變碧之奇斯蓋重申佑命特顯象於昌期將數吾皇德如慶聖時業業以憂勤日夔夔而祇敬承顏順志極尊養之隆鮮恒阜財布寬仁之令故珍祝駢臻而奇祥疊應繩繩繼繼用彰累葉之休赫赫明明式表重華之盛尚增修於玄德庶永

承乎天慶

瑞蓮賦 有序

明 郭正域

萬曆丙戌禁中重臺瑞蓮盛開上以示臣等既被之聲歌矣已以其韻簡而語寂不足揚盛美也乃奉命作賦曰

若夫紫宮瑞孕瓊沼花開蓂風始振澤露初來燕水芝之異質被五沃之塵埃既紛被而抱瑞迺疊蕊而重臺綠葉青葩紅葉紫萼的上琼芳柯下藏修蕊迺奉卉之祇寧笑凡花之五出重結雲房紛數實液似玉樓之層檐像浮屠之數級蓼森白羽影豔金塘井閣超彩紫禁生香玉宸宮之仙子聲寶瑟而臨鏡先將梵王之天女步金綃而照寶眹於時天顏有喜泯此金波聖母來臨慈顏有配六宮笑覩幸裾俾羅乃使柏梁擬賦慶雲倣歌清平命調女史采和乃歌曰涼風八月灝氣寒天桃旣滅穠李殘禁池蓮葉何田田攘華重結倍可憐珊瑚排根翡翠紋眼見結子臨清閟又歌曰荷兮爲柱藕爲船月明秋水兩澄鮮露表羽衣何翩翩曙紅芳欲貯赤城煙吳姬衛女空延緣瑤池阿母壽萬年夫花比君子不污泥壤美此重臺是爲道長花開太一實坐仙眞羨此重臺是爲壽徵況托根於靈洛迺露於綺疏慶采擷之不及豈彼澤之能如惟中心之含赤故菡萏之重敷幸君王之我顧可大書而特書若夫金蓮鑿步徒誇容與比德於吾皇不啻於枝下蓮

觀瑞蓮賦

元 陳樵

銀谷山人秋舍菊芙夏居荷屋數玄林蔭珍木援風枝荷露竹解佩爲蘭分流互綠繞蝶圍蜂量花以容愛萬物之光輝理丹榮之綺錯於是變金在柳丹入春蓂治葉偃條變亂紛披縹蒂丹膚雪骨霜萼朶金莖以爲碧添賦紫之紅蓮亦有幡桃細梅碧桑楸梨瓊玉蕊於三秦來我王於月氏分朝家之藥樹迺百越之扶荔出平泉之鮮藻致玉李於琳園靈瓜分崆峒紫杏兮三玄又有滇海如瓜之棗崑崙百子之

英茅慕蠶實甜甜春透餘香落蕊開千歎萼英之歸
華玩朝花之小蕾於是知微子過而啾之出瑞應之圖
而謂之曰子能致名花美石而不能植朱草與金芝人
能致嘉蓮瑞木而不能使生於林池子獨不見昔者淮
陽金帶之圖今海右芙蓉之嘉瑞乎觀其庭閣清峻緑
水涵虛公侯至止靈苗日敷自公銷夏翠緑丹朱飛鳧
爲之佛舞朱鳥爲之翔翥藻繚相雜風翔而舞外之則
素質流丹垂葩接跗內之則紅銷白越賢聯香纏金粟
在鉾脂澤迎露玉琢相思之心苞約流黃之素聯珠微
灑金膏如汚花房旦開天香微度芝蓋銀篁之管睒睒
翠羽之幃綠雲陸則宓妃游女之凌波南夢則優人
素今年屢豐民食其實今春華在躬抑表宏謝安石之

十道則見之十道問之花神而莫子知索之主林而莫
之效香繞洞玄之天而赤松攜其餘照是豈人間之香
豔吳兒之花草也耶山人曰吾聞德之厚者無薄發占
芸源者視其委蕤蕾作合於三神觀禎何有於東鬯蓋
泉而兩者醬豐之將相實連鏡者王謝之子弟鵠薰香
以爲詳無但以花木視之也於是緒言未既民有歌於
途者曰水花兮蕊芯祥風兮佳氣非動非植兮從公而
至藕方升兮不足爲其廣遠花百尺兮不足盡其巨麗
抑南枝出於東海之上而北枝出於鳳凰之池者耶山
人悅之使反之而和之曰桑麻靡蔓兮禾黍蒙蒙吏清
素兮年屢豐民食其實兮春華在躬抑表宏謝安石之

仁風歟沈隱侯之春風歟

採蓮賦

梁簡文帝

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荷華兮共復紅卧蓮葉而覆水亂
高房而出叢楚王暇日之歡麗人妖豔之質日暮垂釣
之魚未論芳草之實唯欲迴渡輕船共採新蓮修斜山
而屢乘橫流而不前於是素腕舉紅袖長迴巧笑隨
明璫荷間刺密巫峯衣而結棠人喧水濺惜腐珠而壞
敝物色雖晚徘徊未反畏風多而杪危驚舟移而花遠
歌曰常聞藥可愛採頗欲爲裳葉滑不留延心忙無假
薰千春誰與樂唯有妾隨君

採蓮賦

梁元帝

宗莖含文波紅蓮子芙荷綠房兮翠蓋素實千黃螺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蘭傳羽杯權將移而藻拒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襦菊澤未反梧臺迴見荇濕霑衫菱長繞釧汎柏舟而容與歌採蓮於江渚歌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脸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

採蓮賦 有序

唐 王勃

昔之賦芙蓉者多矣雖復曹王潘令之逸曲孫鮑江蘇之妙韻莫不權陳麗美組舉採掇豈所謂究厥豔態窮

其風謠哉頃秉畝景歷睹衆作採蓮而已矣況洞庭兮紫波復滿湘兮綠水或暑雨兮朝霽乍涼颸兮暮起蛩聲切於幽客信作話於周五湖紅蕖終藕偏棄千里尤見重於幽客信作話於君子爾其珍蔌廣茂叔類博傳藻河渭之空曲被沮洳之淪連燭登警而爛熠亘修隄之田田豈直水區擇國江濟濆壖是以吳娃越豔鄭妾秦姬成靈翹於上節悅瑞色於中年錦帆映浦羅衣塞川飛木蘭之畫楫駕芙蓉之綺船問子何去發於曲潭採蓮已矣哉歌不知其所以然賞由物名興以情遷故其游泳一至悲欣萬緒至若

芰荷紫永誓已於丘壑長寄心於君王且為歌曰芳蕤
今修名奇秀子異植紅光兮碧色棄天地之淑麗承雨
露之雪飾道有論兮有枝才有用千用有時何當婀
娜華實移為君合香葉風池

荷珠賦 唐 白居易

流水所集輕荷正敷引修莖而出葉疑玉液以成珠淨
綠田田神龍之巢處斯在虛明皎皎靈鵲之銜來豈殊
既羅列其青蓋又昭章於白柄亂點的皪分規青瑩仰
虛無以上出掩晶瑩而外映灑之不著湛兮逾淨時寄
寓於傾敧每因依於平正可止則止必荷之中央在圓
而圓得水之本性歷歷風競息而常疑魚鳥類衡而不定

雨乃一氣時化之物然有信而安而猶在晴霽而正
鮮皎皎有光映空水而換若器中無數遇池若而朗然
宛轉而魚目迴視沈默而蚌胎未堅因雷霈而小大隨
散合以前令起彩萬點芬芳滃混明滅而夜月爭光井
梁方是宜歌入其息也其動也與風皆急若
韓於掌乃是出妃之珠如珥之珠如貫之珠如
捧之而珠倫永鏡之珠如月之珠如日之珠如
資性雨露之留處當芙蓉之茂時雖賦象而無準必成
形而在喻於人則寄之生也擬於道則沖而用之自
契玄珠之妙何求赤水之遺

唐 黃頗士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二十三

儒林郎行太常寺協律郎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花果

宜男花賦

晉 夏侯湛

叔大邦之奇草兮庶則百之休祥稟至貞之靈氣兮顯嘉名以自彰冠衆卉之挺生兮承木德於少陽體柔性剛蕙潔蘭芳結纖根以立本兮靈渥液於青雲順陰陽於法茂兮笑合章之有文達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觀之若芙蓉隆綠泉蓁蓁翠葉灼灼朱華晻若珠玉之樹煥若景宿之羅元后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回日月之暉光兮隨天運以回傾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之明若芙蓉之鑒泉於是孩童效女以時來行結九秋之永思含春風以娛情

紫花賦 有序

晉 傅玄

紫花一名長樂花舊生於蜀其東界特饒中國荀而種之余嘉其花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爲之賦曰

有遐方之奇草兮稟二氣之純精仰紫微之景曜因令色以定名剛莖動立纖條繁列從回戾以柯動紛蘭暢而

蕙蕤蔚青蔥以增茂並含華而未發於是散綠葉秀紫
榮蘊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之在庭獨參差以昭曜
何元麗之雜形涣渙豐昱而奪人目精下無物以借喻
上取象於朝霞妙萬物而比豔莫茲草之可嘉

長生花賦有序

蘇　頲

蜀太守庭除有紫華草秋中始發英露洗久早尚直本
霜封葉雜大同於衆卉盛衰小異於羣物余訝而未識
吏或告余曰此長虞所貺蜀長賓花也故心暗賞焉因
口授書吏遂書之成作賦恨不見古人所爲得詩歸其旨
爾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者至矣樂者以哀樂之

類同其榮者至喜長也吾安得而聞之嘉纖植之
亞用偉令名今在兹徒見其豐茂本莖高標璀璨莖丹
分而綠中葉縹分以紅暈之重疊索紫裴之爛
煜迴而象之君子其當感或微或章眷危冠兮纓若綬默
退靜莫何望之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炫煌煌重羅綺兮
撲蕊翠蛾來思而未當亞以幽竹自直匪以直兮自藏
匪以晚兮自耀匪以耀兮自強文濁露之均灌庇清舒
之況光本無媿於散地甘有寓於殊方然則太液初滿
上林新霽等芳灼爍萬品千計搖瑞色而孟芝雜奇態
振策遵衆芳而秀出寤雜卉而當閑既扶疏而雲蔓亦
灼爍而星微布濩交加箭莫紛

蜀葵賦

慶　繁

悟茲珍草懷芳吐榮挺河渭之晉壤吸鼎井之玄精統銅爵而疏植映昆明而羅生作妙觀於神州扇令名於東京馳騖命而遠致潛華林而麗姿申修翹之冉冉播圓莖之青青

菊花賦　　鍾會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疑霜捉蔵難於荅春艸衆芳

霜剝今我蔵當此時也豈弱其志強其骨獨蔵寒而晚
登而還風去天長地久純黃象於后土故採景而菊衣
輕體御於神仙故登山而菊酒文實採之而羽化康公
服之而不朽東極於是長存南陽以之籍壽胡大尉之
允設先輔漢庭萬機理三階平及慕年華殺雷扇秋前
長葵翳邪滌蔡於焉奥鐘大尉之聲家靜魏室道
合鹽梅功成鼎鼐降文皇之命修彭祖之術保性和神
今四下憑南軒以長嘯出東籬而盈把歸去來乎夫何
此焉終吉君章請老歲久懸車秋風生兮北園夕白露
濕兮前階虛佇閒庭之曠邈選對涼菊之扶疎人生行樂
孰知其餘湖明解印退歸田野山樊律節篤里天蒼莽
涼飈流其焉止天淵既寒陰雪霏霏兮百草變衰紛紛
霜乎百草羅紅蘭稍有兮困若自持時窮見操乎行比

為之若夫彭澤閑庭青松今接皇扉深沉大壯通肅
成公遠望乃有老翁貴茂薛縣名家芬汾河之鼎氣
同宣子之意華朝遊夕處徘徊顧慕難搖落於三秋偉
貞堅乎千年仰織莖之芳潔君子之恩遇不羨池水
之芙蓉願比泰山之磐石何其歲已秋叢菊芳兮
定之幽居君子至止晨容與而奮留歲如何其歲將暮
紫莖而宜類接芳都之招引誠欽志於雅海重王人之
投轄羣俊而弭蓋遲陳秋卉以備薦奚遲與之可貴
威式燕以延賞興過時而尚愛喜幽玩以怡情追佳節
之莫待豈無得於物觀寔有感於斯會猥交閒以抒思
庶形狀之具載爾其蔵紫莖而上擢應奇姿以孤植葉
萋萋其微露蕊粟粟以寒色申維縞以自貞羞組綠之

明 徐勃撰 見前

晨步小園一望疎林白雲縹緲黃葉紛紜風篩露下
蕭條寒凜凜而侵人驚天道已殘秋覺霜氣之肅殺
感而南還蛩啾啾而哀吟值時景之荒涼菊芬華於後

明 何景明

外舘未處采而不傾於宗祓而益力香冉冉而不繁數
娟娟而稍邪悲屢顧而愈妍意凝想而彌極始翠整而
莫衮終盼郁而可即華不露而已章思欲語而復默神
超有而入無豈髣髴之遺得逍若閒館重深高蕪虛涼
簷蕭蕭以下月庭藹藹而降霜燈灼燦以映夕紛委綴
而明廊素娥兮聯袂縞袷兮交觴以宴良時以娛靚容之可
質而雪光默連娟兮鶴服陞階兮珮瑞信厥容之可
報嗳效聲之不量於是賓祇倚而久佇若耿耿其懷傷
缸滅影兮繡膏夜就深兮移躅留歡於永謝結華思
於餘芳允思美之所遇亦既隱而復揚乃歲律之南遷
慨金氣之何速鳥棲樓而啟關履霜以驚木悵窮芬

於廣異理紛蕪於修容眾已謝於蕩野獨宛轉於寒谷
二芳心於曩曦等志操於冰雪而不化介潔而不渝末幹於楩楠終殞絕以自持胡偃蹇
使言容之若玉僕夜泣而霑衣晨興而掩淚衣袖之是將永終琴而可鼓吾親夫
貞女之動東記明女情於豐華矣稽志
於絃徽先芳蹤是敷而慕空荀清白之為尚
蔚若茲之足崇哲人之同志吾何俗之不隨
之所由懼秋名之失時彼衆人之同志吾何俗之不隨
迫于以矯激美草木之所為信夫君之超越乎古固
之有待期諸公之奮奇俱發謀之可詒顧會合之不偶
常寡歡而多戚指孤舟而絓冥創莊薛以為嘉誠後期

之不忘或有微於微辭

後白菊賦 有序

明 何景明

菊有白色者超越他品于當賦之矣丙寅之秋京師桃
季皆花于庭是種生志凄然久而不敷至十月始盛開
色益鮮麗于歲焉復作後賦

大還荒于何停陰陽奄以代謝兮白帝今徂駕氣屬屬兮
之弗化時維孟冬舍虎于屏舍白帝今徂駕氣屬屬兮
始嚴景窮窮今將下值抱疴以閒居循周除而蕩思庭
葉委以陳翳階鮮稚而不台蔓草之先零撫茲根之
獨遲彼桃李之非令亦競榮而呈姿瞻丹華以鬱鬱冒
綠林而蓁蓁胡衆人之好陽班紛慕其芳菲朝綠改兮

今吉魂紹乘條而三唤查延佇而欲心寂閒皓以容與
歌玄冬以淫禮鑒微月之皎晛步列星之森森天窈窈
以含疾風起而夕陰念遠寒之已逼悵獨悲夫衆林
節士壯之殊執豈華色之遠沉内惆恨以懷親兄屏營
以告哲親日月之滅毀恐霜雪之增加抱孤英以自明
悵睛視之未睹香之終亡俾予身之遠距負大塊
以馬生豈惟是乎獨嘉物何成而弗衆亦何枯而弗華
夫芝焚而柏薪皆焚於頹而殞蓋伊執李之既零亦異異
乎泥沙委常運以流轉復胡成而胡寄誠予哀之不爽
彼夸戚于如何亂曰有美一人揚清芬兮遠襲
素雲兮被服文微皓皓兮王子傾城

三[illegible]英蓝銀霜發其華滋爰舒紅於杜渚或綴粉於江厓其始榮也皎如東陽旦扶桑而將出其揚暉也皖若西施醉上苑而忘歸若乃旭日載升嬌姿未殘燦彩輝之明媚映朱檻之紆盤耀朝霞于色奪疑濯龍今可攀迴蜀城而作綿點秋水而不寒至於天地每爽光忽微細雨霏而淡煙與濃豔相宜朔風駭而火樹與蒼波互亂於時騷人墨客觀陰晴之異態感浮瓦之忽變馮朱檻而與嗟採彩筆而永歎爾其貞不絕俗節足自全不趨時以逐榮歷遲暮而獨妍豈凋貞於霜雪況比色於綺紈詣晚採之可嘉邁春華之莫班昔楚客詠于蕃英尼父贊大松柏彼不受變於嚴威夫固聖賢之

所造以余觀於芙蓉曾何異乎三物

李綱

合笑花賦有序

南方花木之美者莫若合笑綠葉素榮其香郁然是花也二實恩而入豆僅重一時故感而為之賦其辭曰

天竹嘉木之於寒冬今節芬敷之方容結根於陂地兮枝書點於幽叢紫莖翠葉之麗采兮混雪露之濃悴疑情而不語含笑於春宮其笑伊何榮于巧笑之倩女之寵幸姬之戚戚容止閑華之觀銅雀之二喬矣其不如蓋仰者如喜嚮日嬌羞半面態有餘情忽焉改觀回雪無歌笑使一見賞幸則華林之曙翁啼妝之光色可餐抱貞潔之志舒婉孌之歡新實時貢而啓齒方值珥而散冠芭溫潤以如玉吐芬芳其若蘭佳者

忘憶於射雉韝可買之千金重回眸之百媚拔頹顏邁倫耽與為比況紛紛詰烈綽約嬋娟翠葆雜繡華承顧嗅之彌馨察之愈妍信色香之俱美何扈芷而握荃若夫萱草忘憂合歡蠲忿採杜若於洲中寄芙蓉於澤畔藝菊百畦滋蕙九畹挈長度美固不可一槩而論也方將移自南國置之王堂違霜雪之晏冷依日月之末光愚雕檻而凝彩度芝閨而飄香破顏一笑掩乎羣芳誠可以承天寵而植椒房者乎

風花賦

元 任士林

若知鶴林之神乎雪月如銀西風起人丹鼇自春何以羽翼貢此坡龍翻然九萬臨風莞爾豈纂幃而觀跋將動吾閒蜀山之鵷下故振迅而為之賦其辭曰

七之妖仙也冒矣之初服容不潔之跼蹐出不化之神而帝為陽為花為人而役物為天為地為春為秋為晝為夜為日為月如共約誰憚微而詐尼為而自旋東風重芳豈天孝之聲舌而莊色舉於朝陽甘草不以同屬者乎暗嘻忍嚴之植政和之綱蓋而致之宋湯陽一萬不發罹斤無光天于曰吁調歸故鄉抱朋玉而旋東風重芳豈天孝之聲舌說饒矣使一見賞幸則華林之觀銅雀之二喬矣其不為強項供奉之所笑者幾希安在德輝而下之立翠微之曉月伴棟樹之後凰萬卉欲宗安山自紅太牢鐘鼓

而不忘紅蕤檀板而不驚蒼梧楚竹亭亭清風徐來未展欲鳴眇不知花之精鳳之靈吾亦誅我之俱化

歌楚詩之商聲

青馨賦

明 蔡蓮球

登羊城以西望見綠草之田田匯緑而含珠乃孚香以如恒男美人於黃土照明鏡於青天惟斯花之可認底今昔而相憐兩乃向午如粟簇暮放芯望通衢之疑雲列七門而成市得人氣而轉馥在晚妝之初洗圖實碧之盤盤貫玉肩而齒齒果並擲於車前香可分於袖褶級心色美如玉形容惟曰貴且重名比南金方其兒郎綴流蘇如束綰花斗帳之四方鈎珊瑚之橫枝枕根著巖霜英抽湛露酷暑既徂涼風初度揣摘翻榮亭亭素皓雪凝修明冰莊嚴山梔之抱漸水仙見而心之可悅芙蓉之竹實之供鳳凰表同增如蚬蛻玉井之蓮花赤同行而却步迎若微雨乍沐淡然脫妝洗盡鉛華月映寬袍摘珠等於綠髮解瓊珮於華堂獨持雅藻以歷賢芳郎芙蓉之多態笑蕙蘭其不香當百卉之搖落獨孤芳於清商故得列君階陰遠彼塵坌舞姬致疑而反衛意士欲投而忘寧辭磨石而終鈍遺入襄藻之梁論苟能刈蓄而不盛德輝於三秋媿草心之僭寸幸朝束於華冠雖夕隕而何恨

秋海棠賦

明 葉 襄

有美人兮倚山之阿既嫵娟以靜治復窈窕而婀娜薄

街以列帳峙重臺而翠徹成當門以結綵聯比戶於帡幪被華鬘與纓絡見瓊島之銀宮齊觀燈而連袂或駕檐而成虹聲遠聞之山要若無咪之饋盡於花吹於香風見羽巷皆花封乃若博望高士遺古名家知西郊秉之名明代陽炎之荼或云當與陽嚴同至或傳載自博望之槎比石榴而有磬載菩提而擁檀花又烏能起豔質而問之夫是以賦芳草於天涯

玉簪花賦

一明 田藝衡

白華六出碧莖森森苞敷豔翠葉叢陰暗綠垂鬢黃檀級心色美如玉形容惟曰貴且重名比南金方其根著巖霜英抽湛露酷暑既徂涼風初度揣摘翻榮亭

春於之間豔榮秋景之姿姿綵葉紫莖黃中碧柯倚瓊
朕以低顰遲橋險之微能於時玉露流階金風動砌乍
密葉而叢生漸修枝以搖曳今若荷葉之映紅鮮羊
似芙蓉之聘麗體弱還羞身呈却斂謝炎方之炙熱媚
庭墻陰傍幽谷之青苔端居蓮閣婀娜碧色亭亭朱顏
無勞徜徉容與以含笑墮錯落之垂鍔洛
浦朝暾神光初動漢宮秋冷環珮空珊撫幽質以自嫡
豈柔情之易摧針傍雕欄閒凭小石態欲墜而還斂心
胡愁而似椎雨淋鈴夜腸斷香魂落葉哀蟬情傷血魄
伴淮南之叢桂零露小山候彭澤之黃花凉風九月若
乃蟲鳴金井露冷銀牀紫苔凄凄紅蕉損芳思欲誰而

無語意如愁而天涯罷望六宮之咲笑光搖翠鈿度熏微
管捻紋宜施隱匿比忘憂還能蠲忽將結侶於幽蘭不
苟榮於朝墀任枯苑以俟時寧假容於丹粉爰有淑女
墜技軟於無地而歌歌曰秋風起兮秋葉紅悵落陰兮
哀鳴蟲下階除兮心沖沖賴托根於茂苑兮恐失時以
鮮改幸不棄捐於攜滿兮睽芳菱而獨榮

簷下雞冠花賦有序　明　仲弘道

百卉以雨露為生簷下則雨露滅矣乃雨露滅者霜霰
亦滅當草枯木落之時此花反得固簷下而晚盛嗚呼
曹於此者豈於彼造化生物之盈虛固如是其難幹也
人奈何以目前之苑枯定判來之榮落邪因作賦以紀
之

聿觀桃李豔春荷葉吐夏秋桂霜迎冬梅雪近夢草開
晨睡蓮閉夜候既至而芬芳若欲數而莫假爰有一鶚
在棚之下鶏為羣鳴息作亞丹冠鶴頂冠非鵠野妝
碧趐而不飛類翰音而實啞乃生長於階除托根株於
簷廈日光射兮無多雨露霏兮亦寡方其炎蒸南歌金
風乍屬羣林炫采爛焉盈枝爾乃瘦梗寒條較芙蓉而
更茶疎根朗葉對籬菊其多思似班姬退處夫長門如
芋蘿幽閉乎西施追夫青霜降兮木落白露濃兮草萎
衆卉兮凋謝爾獨映乎條枝凉風乘兮不能摧

風霰霜雪零兮歎之不可數爾於是強項獨發傲骨生矣
朱紫奪采黃白爭奇雜如扇而千疊乎似綴而分披露
盤徑寸五色仙掌揚兮九莖疑前者之傾蓋而後者之
託雜令仰而思俯而惟識造物之有定理豈苦榮而無
等夷然則前之傾蓋也如宿戚之和角如百里奚之炊
居又如蘇武之召還則雪王章之涕泣牛衣後之陸離
也如唐尼華嚴而為春相呂尚蚼首而作周師更如張
翁七十而稱漢佐王祥六十八而還晉知先者未必為
幸後者不足云遲苦者乃所釀樂樂者適足增癡物有
循環之數人無長盛之時苟茲一微卉兮且然豈榮枯禍
福兮而造化乃有所私

送菜園丁餽蓼一本予斥之曰水草瓚品安用圃我惠初答曰迎秋欲日住圃姑植之及初秋雪花都城幾為澤國萬室沉墟百卉眯菱而此物獨便娟秀起若矜得意蓋水不喜水抑亦見所遭偶然感物慨時賦以見志云爾

水草瓚品其名曰蓼依渚傍江沿池棲沼曾聯藥杜之叢亦秀艾蘭之表藏夫顏於夏日舒巧笑於秋風金天增其爽氣玉露泡其幸容依惠交翠淡試疎紅妝成顧影搖曳波中若夫邪溪草淺洞流水落曲激逗鴛橫江管鶴蓮冷而綠蓋照菱芡而碧滿蒲弱胃吳飯之舊色忘五辣而並一醉斜虔潘神之殺遥承交甫之珮或有商客迂則解腰前趙舒鬟侍舖征帆乍減臨水悲秋肝腸空絕而莫寫登之興苦對花而麗血咄彼水草實勢人情宜親吾子遠舍島嶼近植籬藩蘇日行天色根淺土性苦拈焦如注如誅疑水仙之愛惜點波而入戶亞旬雲雨萬竈產處顏垣處處野哭家家岸迷牛馬睦歌桑麻況碧蘭與紅藥能自保於芬芳何斯蓼之得意反潤澤而矜琦詭皇天于何極苗沙于孔棘利髓于椎膏蛇角今虎嚥哀我民今不若蓼楚之無知所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花果

梅花賦

梁簡文帝

層城之宮靈苑之中奇木萬品庶草千叢光分影住條

繁轂通寒去發節冬殘徙笥並皆枯悴色落搖風年歸

氣新搖芸動塵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

雜雪而披銀吐蘂四照之林舒榮五衢之路既玉緻而

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羅扉之遊絲雜霏霏之

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奏管弦中之織素乍開華而傍檐或含

影而窗注向三階而結采相紹戶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

詠三重傳魏武之奇於是重門佳麗貌婉心嫻憐早花之

驚節詠春光之遲寒枝衣始薄羅袖初單折此芳花舉盃

自勸之以芬蘂玩小山之叢桂擬芳洲之杜若是物

或倚或仰匪笑匪怒東鄰容止正客物語或憔悴若霊

均或鼓儛若夏行或無媚姿天君或輕盼若飛燕回吻

雖共從或難偏欲其藝蘭分九畹采蕙今五柞綢之以

芙蓉間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擬芳洲之杜若是物

皆出於地莊之所名著於風人之托興而豔於壽者望

秋先零盛於夏者未久已萎或朝開而夕秀或夕秀而

朝悴或偏美專權相彼百華敢爭先富語万歷時房亦

至若懷土隱天寓形塗絶恥郭市壓甘歷巖穴江僕射

之孤鏡向牖不忍懷遠門彭澤之三徑長閒曾無憎結

嘯於歌已新歌於其所出豈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

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高齋寥閣歲晏山床景暮暫以針度風簡簡以亂吟坐

窮名以無朋仰一鶚而孤對步前除以躑躅倚蔡杖於

牆陰薪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紅華而先葩發青枝於宿

析擢秀數朱玉一色記離湿於衆草又無浸於叢棘

逕王孫之足踐見路人之白共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綵萼著

霜發如傳粉是謂何郎肩香薄藥疎蕊暗臭又如敲香

是謂韓壽凍雨晚瀑風露朝滋又如英皇泣於九疑愛

日烘晴朗照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煙晦晨昏陰霾

晝閉又如通德掩袖雜珮狂顧倦沙飄素摧柔又如綠

珠輕身陵樓半含寺閣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

或倚或仰匪笑匪怒東鄰容止正客物語或憔悴若霊

均或鼓儛若夏行或無媚姿天君或輕盼若飛燕回吻

雖共從或難偏欲其藝蘭分九畹采蕙今五柞綢之以

芙蓉間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擬芳洲之杜若是物

皆出於地莊之所名著於風人之托興而豔於壽者望

秋先零盛於夏者未久已萎或朝開而夕秀或夕秀而

朝悴或偏美專權相彼百華敢爭先富語万歷時房亦

至若懷土隱天寓形塗絶恥郭市壓甘歷巖穴江僕射

之孤鏡向牖不忍懷遠門彭澤之三徑長閒曾無憎結

嘯於歌已新歌於其所出豈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

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高齋寥閣歲晏山床景暮暫以針度風簡簡以亂吟坐

窮名以無朋仰一鶚而孤對步前除以躑躅倚蔡杖於

牆陰薪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紅華而先葩發青枝於宿

析擢秀數朱玉一色記離湿於衆草又無浸於叢棘

逕王孫之足踐見路人之白共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綵萼著

霜發如傳粉是謂何郎肩香薄藥疎蕊暗臭又如敲香

是謂韓壽凍雨晚瀑風露朝滋又如英皇泣於九疑愛

日烘晴朗照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煙晦晨昏陰霾

晝閉又如通德掩袖雜珮狂顧倦沙飄素摧柔又如綠

珠輕身陵樓半含寺閣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

垂示於來哲從父見而勗之曰萬木儕仆梅英再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梅花賦 有序

宋 李 綱

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爲人鋭其鐵心石腸及觀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閒不傳予謂梅花非特占百木之先其標格清高殆非餘花所及能語形容尤難爲工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其辭曰

固陰沍寒草木凍枯惟茲梅之異品得和氣而早蘇爾乃結根蟠墟擢幹擒斜發青枝於宿莽未綠葉而先葩素英剪玉輕蕊搔金綴蠙爲萼紫檀爲心黼方苞而露

重稍半臬而雪未凌寒於花鼠帶煙雨於疎林漏江南之春信折招遠於知音此梅花之大略也若夫含芳雪谷擢秀煙村亞竹籬而絢彩映柴扉而斷魂暗香浮動鉦遠猶聞正如梅仙隱居吳門豐肌瑩白嬌頷塗黃倚清泉而弄影耿寒月而飄香嬌困無力嫣然欲狂又如楊妃臨鏡嚴妝吸風飲露淖約嬋娟肌膚冰雪秀色可餐始疑神人御氣登仙絳褊素袪步搖之冠璀璨的皪乳彩燦然瑤臺王姬謫墮人間半閒半合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惟標格之獨高故衆芳之咸見下視群芳不足比數桃李遜妍杏花新艷包羞苟藥厚顏相彼百

花孰敢爭先鶯語方蟄蜂蝶未喧僅步早春自全其天至於功用已周鹽華就質落英飄零結成青實鐘曲直之眞味得東方之正色傳說資之以和羹曹公望之以止渴用其材可以爲棟梁採爲藥可以蠲煩熱又非衆果之所能髣髴也爰有幽人卜居梁谿藝松菊於三徑蓄鵝鴨之百畦丹桂叢圍綠竹猗猗植茲梅於其閒庶歲寒之相依嗅花嚼實脩此一厄頹然而醉不知天地之高卑豈特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殆所謂未能忘情如

草木聊託物以遣嗟吾乎

梅花賦 有序

宋 朱 子

楚襄王遊乎雲夢之野觀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能舍高縣秉采玉笹曰天下之士悲其生寂寞之濱而榮見欺眾之時也大王誠有意乎之則何若移之者宮之囿而終觀其實哉不王之意蓋以屈原之放微悟王而王不能用於是退而獻賦曰

夫何嘉卉而仁奇艸麗歲寒而方華潔清姸而不淫兮孳孳其有似乎松柏之不改其生南國而不遷維瘴癘非所託艸卑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惟標格之獨高故衆芳之咸見下視群芳不足比數桃李遜妍杏花新艷包羞苟藥厚顏相彼百

蒙曾子質之無加兮專皎潔而未衰方酷烈而閒閒兮信橫發而不可摧紛旖旎亦何好兮靜窈窕而自持徂清夜之湛湛兮玉繩耿而未低方婷婷而自喜兮友明月以爲儀蘇浮雲之來蔽兮四顧莽而無人悵寂寞其淒涼兮泣回風之無辭立何久乎山阿兮步何躊躇於水濱忽舉目而有見兮恍顧盼之足疑謂彼漢之廣兮羌何爲乎人間既奇服之眩耀兮又綽約而可觀欲一聽白雲之歌兮竢佳期之非眞願借陽春之白日兮及芳菲之未虧與遲暮而零落兮曷若充夫佩幃潛宮矧未有此兮紛草棘之縱橫椒蘭後乎霧雪兮亦何有乎芳馨俟桃李於載陽兮倉庚寂而來鳴私顧影而自憐兮淡愁思之不可更君性好而弗取兮亦吾命其何傷亂曰后皇貞樹豔以姱兮潔誠諒清有嘉實兮江南之人羌無以異兮執獨處廓豈不可名兮層臺累榭靜而可樂兮王孫兮歸來無使哀江南兮

梅花賦

宋 楊萬里

嗅麟定之未紅已而月漏微明雪飛滿空楊子欣然而于平生喜寒而惡熱亦復重裘而厚幪呼渴酪而拍浮紹興曰祀惟仲之冬朝暖焉兮似春夕凄其兮以風楊子平生喜寒而惡熱亦復重裘而厚幪呼渴酪而拍浮紹興曰祀惟仲之冬朝暖焉兮似春夕凄其兮以風楊

當畫閣其廣寒之扃蓋工於相避而凝於不相平也今夕何夕惠然偕來皎連璧之迴映蹇欲逝乎裹徊吾獨耿冷火而撥死灰願不詔二千之咍乎爰策枯藤爰躡破屐登萬花川谷之頂飄然若絕弱水而詣蓬萊適羣仙拉月姊約玉妃醼酬乎中天之臺楊子揖姊與妃而指羣仙以問焉曰彼縞裳而侍練帨而立者爲誰曰玉皇之長姬也彼翩若驚鴻矯若游龍者爲誰曰女仙之飛瓊也彼膚如凝脂體如約素者爲誰曰泣珠之鮫人也彼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者爲誰曰藐姑射之山之神人也其餘萬妃皓皓的的光奪人目香襲人魄問不可徧同聲一色忽一妃起舞而歌曰家大庾乎荒涼系于眞兮南昌淦驛使于寄遠賦不歸兮故鄉歌罷因忽不見兮而視之乃吾新植之小梅逢雪月而夜開

古梅賦有序

宋 吳龍翰

余家有古梅突兀富饒之旁枝榦連理而茂先曾伯叔大父臨武君曾大父嘗作連理梅賦以見意余詩人也與梅爲朕漆交梅而至古標格愈不凡敬依韻扁吾窩因爲之賦其辭曰

忻故園之古梅兮燦珊瑚之寶樹愍流光之易邁兮感歲律之推移攬瓊花琪瓏玉蕊矧鸞比翼乎鉞榦兮乃連理而萬瑞顧此枝柯兮其仰斯逸其條斯疏蟠藤嶸崢兮切交峙蚊背突兀奔騰之勢或橫枝照水

如紉茵之湘蘩或半樹粘雪如餐毬之漢使或荒山衡寒孤根回暖如采薇孤竹君之二子烈士忼慨霸臣顛頡如鐵筋骨鋮冰腸胃乃導引其形軀今如霧摧而雲晞如鴻飛而虎踞故能曜其夜鶴之骨而枯其秋蟬之蛻也若余者與伊人交廬其旁詔弟讀書對親奉觴呼吸清寒嘯嘺清香而庶幾瀉吟筆之琳琅者乎

元 袁 桷

紅梅賦

閑閒羽仙朝歸終都冰凍亭雪時溫焉澄居候寒圭之微影察衆芳之榮枯草藏荄而永閟木脫葉以無徒彼陰陽之眇密曷能逭乎玄虛於是天回景溫機祇候促吉雲豐融美虹耀屬睒炎洲之嘉祖洪乎其忍此垢濁也

徽茲珠之揚雲貯初服於太素沐九芒之粹精蟠華氣以內護藹容歌以自持今抱中密而莫吐衣赤霜之羽袍曳文錦之霊飼素明月之寒璫綴飛瓊以為珮匪徇色以自矜表昭質之莫昧凜世空之如焚艷微愠以却背惟保根固蒂之不可恃今將求化以養晦繁煒煒之濃香惟夫惡朱者之毀謔曰浴以殺雖鶴舞斗而希高念形色之莫踐徒變幻以時售萬籟寂寂長思夠託使飛行高江南之遊信隨風暗度報塞北以春天先笛一聲誤全飄於鐵指素琴三弄神屢記於冰絃是以古道清流至王圖共或拘之為一寓亦種之於數里園葉動風相與偃卧其中答曰貌天心明道之映于葆光案秘策通書風而不擇我則含量占春先於長往斯亦可謂一和之商而不足以盡暗然之意乃有崇若之徒大欲之老氏利黃冠竟壽考跨寒策邛枝翼高葉望谷口以窮投坐石頭而佛掃方肯遊心道德之儒舍思

梅賦

明 徐 渭

往予薄遊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涉冬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麤理而終稿者數撫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往觀焉則見其孤生環古偃伏迎卷一花千葉並蒂數萼上逮而扶疎者數至於依山臨澗覆橋橫野間松雜竹屋角牆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輿豈非品質靡異而類別有區人固玩視其習而好言其殊爾其孤豪矜競妙英雋發肌理冰凝鈐膚鐵屈留連野水之煙澹蕩寒山之月忽一嶽而崇霞起五出而爭雪剪披斷積委朔風其肯吹忽上高空助凍雲之欲結杪數英之半掬中萬解之一捋古緑橫肱玉龍遊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翔之仙超背出而見最益以冷而為妍蘊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冥濛影橫池而魔壁忽而嬋娟託使行高江南之遊信隨風暗度報塞北以春天先笛一聲誤全飄於鐵指素琴三弄神屢記於冰絃是以古道清流至王圖共或拘之為一寓亦種之於數里園葉動風相與偃卧其中答曰貌天心明道之映于葆光案秘策通書風而不擇我則含量占春先於長往斯亦可謂一和之商而不足以盡暗然之意乃有崇若之徒大欲之老氏利黃冠竟壽考跨寒策邛枝翼高葉望谷口以窮投坐石頭而佛掃方肯遊心道德之儒舍思

風雅之伯謂易說詩於其下詠歌作記當其處飛觴
於頽留顧徘徊而不去景得人而益增人因景而樽致
新風格之雅逸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心暢神洗鬱
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奇而東嶽之麗且余觀夫梅之
爲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之正味先者庶之
履端先則渾淪龐篤含和而猶飽酸則甘辛醎苦受
何味而弗便合之飽者發斯盛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
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苑均齊五味兼齊商鼎之鹽其
始也點綴文章洩天地之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頤養
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不知其庇寂寞而貞厲守令奉
以自恬悠揚乎松菊之園盤錯乎水石之間風廻檄檄之

而不動摩高攻之而同顛雪霰既零條枚益肆陰幽外
剝陽氣內漸迨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飽詣何桃李之
弱質敢先從以齊肩苟天將降是人以大任容物理而
明其固然

少梅賦

夫天一嘉植兮勾芒駐令思之詰之圖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冰爲魂兮王雪其
容一意世以遺兮負婷節而不可拔脫頴然而一見
分若經年之遠別歎絺衣於空明兮篤飛龍以超忽情
渺渺以橫度分氣漫汗而揮霍歎雲蓀而屬厲于紛又
徵之以南電振陽關與喬如兮奮造化於一指驚建木

之既稱兮崇瑤華其何異起娟而凌波于浩綽約乎
崇阿向北風而念韻兮承南服之冲和壽眇眇于何其
望美人于天一涯折芳馨于延佇將以遺于所思大化
不停于細入無根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
嘉兮胡爲此淫垢也豈隨時而變化兮懼天人之還
臭也飛章不辨兮榜中繩里之榮厭簡篇兮矢蓬以爲直
惆衆芳之蕪穢兮天蒼殺以威寒竊獨榮其中情兮豈
云異夫荃蘭何靈均之好修于結佩纕而弗睇吾將敝
而就實兮和商鼎以進帝曰嗟乎島哉兮保益令美世莫
諒其真兮尚識其似

早梅賦有序

鄭都官谷才名夙負時望成莊傅齋已造謁因自舉其
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何
似一枝盡已不覺下拜人遂以一字師稱之于今表山
偶過谷墓荒榛阻轍落葉塞路訪古悠渺傷辰疑涎廊
悵一枝用續短賦

何天山之花扉兮乃摩未之蒙茸相對修而翫嗟兮
皓皓而玲瓏氣已除以背日兮獨含芳而向東既有
此之殊丁兮又益之以愔愔處寒而逾茂兮伴孤竹于憂遠步
而延佇兮覩況葭灰之不爇兮何能通若乃採芝幽
人挹霞素俗訪崖谷重尋閒止肩聳鑪背魂疲屐齒
何處栝枝發予新忘於是既疑雜而歷雪復沿壑而渡

冰望高標其意往瞰低影以睥疑思色香之有待恐消息之無憑任躅去而雲寂惟叩來而谷應水激石以催返岸類沙其告崩懷夫舒乎舉步感不絕於塡膺其時萬樹皆僵孤葩獨放有煙常繞無風忽颺雖居木末如在天上聊破臘容稍解愁況亮棋子之莫窺知遊蜂之未嚮益避客而易掩態示人而難狀將採取而尚怯欲折弄而猶讓幸凌波之洛神貽先春之佳貺則有深閨殊麗幽房妙靡流盼簾隙沉吟帳屏對雪啟前畏冷隨止何意幽豔忽而到此方整襟以相待旋展鏡其獨覩氣含清而吐馥姿作媚而迎歡乍指贊而謝早頻露腕而志寒儻同心之見諒奚雙影之憂單惜凜那可說岑寂不須歎恐蓍羣芳後無人特地看

瑞梅演為淮王題　明　胡居仁

白變而紅春氣融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賴我王之好學明心理之無窮信天人之一體實氣脈之流通欲知修德之要當致乎慎獨之功善乎心廣而體胖使嘉氣溢乎吾躬斯物瑞所以應乎外遠仰乎闕庭臨趾

之賦

憶庚嶺梅花賦有序　元　朱元簡

至元甲午予客燕山別庾嶺梅花且兩載矣天寒歲晏思無與玩悠然興懷夢梅之想嗚呼廣平見梅花於榛莽之中尚喟然賦之況不見梅花可無一語以寄相思之意乎東閣主人啓予言志感而成興遂作憶庚嶺梅花賦其辭曰

倚脩篁踞梅巷微吟慨風沙之眯目撫歲月而驚心倏遄岸類沙其告崩懷夫舒乎舉步感不絕於塡膺其時憭慄其遠行宵羽絕而鮮沉憶梅花之不見渺予懷於登臨迺出都門徐步坰野徘徊易水之上徜徉燕山之下居庸鬱乎其蒨翠玉泉瀠乎其如瀉訪金臺於荒丘弔石鼓於蠹舍呼斗酒以澆愁想一枝之瀟灑夕陽已西新月如畫歸奚奴之背錦凌天風之返駕載行載歌其樂陶陶歸斯就寢一枕逍遙夜夢羣仙扣吾寓屋迺瑤其裾迺縞其服舞疎影之凌亂咳異香之芬郁若夫新詩動興東閣回眸儻如何遯同在揚州玉蕊明蟾幽

先留夜又如老坡松風亭下水影橫動月香暗浮又如逋仙湖山勝游未罷和靖先生泰愆又如沂公賦詩自況或灑落如素萼或豪邁如李杜或寒瘦如郊島或清麗如徐庾其杭煙卧霞也芝商山之四皓其饗風鑿雪也逸剡溪之蘇武不可名狀難以枚數恍兮惚兮載言載語孔昭不王而芯不瓊而葩鳴呼噫嘻非花神邪昔廣平以天姿麗質而此賦今吾獨以端人貞士而見嗟不然何以山川之寂寞而能接魂夢於天涯詰其所以俛而不答俛藏情觀歡然意洽覽眞味之相投環四座而相狎且謂予言此行剏那汝位不高汝金不多何以山藪之性情而歷乎宦海之風波是雖繹紳之推許不無闕

其之醫記嗟一出之容易迫兩載之蹉跎獨不記山中之索笑頽然醉月下而高歌嗟夫水之迫迫不足以寫吾相思之情雲之縣縣不足以喻吾離愁之苦彼毀自舉玉堂金馬吾不爲之喜茅舍竹籬吾不爲之怒什萬事於無心惟以天而出處乃若真心之長在豈甘與草木而俱腐花神喜而言曰歲寒知心惟子與汝子不歸來洞天誰主願請事乎鸞驂垂乘風而高舉

明 唐寅

惜梅賦

縣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於何時蓋一叢其疎疎香數里其披披侵小雪而更繁得隴月而益奇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混其幽安前脊史之紛拏後囚繫之嚶咿雖物性之自適於人意而非宜茂不得萬嘉實於商鼎故徵勞於魏郎又不得託孤根於竹間逍野性於水涯悵驛使之未達驚吳笛之頻吹恐飄零之易及雖清絶而安處容猶以爲妨賢也而諷余以伐之嗟夫吾聞幽蘭之美詩乃以當戶而見惡芸昔人所短顧仁者之不爲吾迂數步之行而假以一席之地對寒豔而把酒嗅清香而賦詩可也

螺梅花賦 有序

明 賀裳

余觀世之可好者惟山川圖史卉木而已故屈平頌橘沈約彈蕉張衡表愔桂之篇宋玉梨泥蘭之曲至若盧傷黎病王惜梧寒周顒答詔止言紫蓼綠葵王勔裁書惟論黃精白术潘岳板輿日依芳枳嵇康鍛竈時拂長楊閻蘇臣之公事哦句松間索彭澤之閒情漉巾菊下凡以寄之懷於香草抒豔思於名花古今一也余家小樓三楹悉植梅其下每葭灰乍起槐火初移垂簾則疎影迴明開戶而暗香自至凌晨吐萼非關武曌詩催入夜行禁無待王瑗藥擁嗟乎蓮稱君子菊名隱逸然皆經霜即殞望雨先零若其涉凝冱而方開不與草蕭同敗避蠶陽以先去恥從桃李爭妍斯眞有烈士艱貞之節達人高蹈之風者也余嘗恨法曹麗句徒誇庾嶺之枝厲閣英詞止重孤山之種茲花頌述不及爲小賦以歌之

伊造物之敷施亦至公而奇葩異卉各芬馥於其中嗟物之秀美久分之所鍾而靈谷之林泉幽蘭之芳畹雖雪霜之交侵不改其貞操風雨之相淫更益其茂密故徵文若之贈白芍而見美昔人所短顧仁者之不遷文若之贈白芍而見美昔人所短顧仁者之不爲吾皆欲之久霜枝條更疎蝶棲稀之芳非之篇歌獨認於孤芳之句香遠益清風而入幕韻流傳於太白笑樹之不盈把王元宰全水肌瞋目以嫌傳分之

蘇公果暇知其人哉新齋廣平固於窮跖於蹻然後強爲是文邪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辭曰

伊祁氏之作春也有對於外之豐芸中之華衆木不得酖爲桃花厥花伊何其美實多豐蘂衆芳綠飾陽和開破嫩萼歷低柔枝其色則不淡不深若豪練輕茜玉頳半酡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絲繁若無枝婥婥婉婉天天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閣者如癡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温靡而可掇或翅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奚僕旁午或搪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婧而莫持或逸柔而以作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乎似喜天將慘兮若悲

近矜錢兮散玉塵眼翳如兮分酒岸悠揚輕紅拖裳動則裹香窈窕若數柏初見翌日夜景於繁開然秀發又若婦娥欲舒明月無繁蜂宿窗牖未歇又若息媽含情不語或臨金塘或交闌共又若夏雲之浣物見影玉雪厭浥妖紅蓓溫又若驟雨之灑而至或在於廣庭或臨江渚又若神女見於交甫或高會又若韓嫣打歌歛態於動輕風麥麥紅又若飛燕舞於掌中半若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初忍辛苦於胡地五六人遮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酣紅感而一陣紅去又若花不知人初隨我廣滿地春色階前砌似又若飛於高城花品之中此花最異以

衆多繁以多見野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序素流品秩之卑實士他日則目他耳或以昵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以喻君之心日其實可以充君之口復匪乎蓋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花爲第一懼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心取舍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乎圖今如此

元 戴表元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既媛於火假樓碧之遺墟紛風坂而甫壹三年亂定主人一還顧而咨嗟於是益開主人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皆昭乃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花也胡爲乎參昔日其爲花種之宜最土不温而不晉歲厥種之現奇實仙人之所植故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之宜處而適曾日月之未駘歟抑又若夫生誠可駭而可嗟野老之言於是主人愀然而笑曰兄非老物所以告吾言然而笑已兄非老物所以告吾者豹此非造物所以者邪一以爲歟予以爲歟也既厥之其次一以爲歟方玩其花其花果物之宜之苑太液未央之圃一不之見杳爲歟而思後宮共從燕趙進幸且豆土壞飲平醉內人爭妒而共從西裔域之植峯南

遠驛之果勤追風之飛騎頻浮天之大舸徵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盼之娛迨乎鼓遷谷改時異事殊現茫然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於杖履之餘顧撫蘇之見赦與匡石之不誅反不如法囿走史之所羨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賤而可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園雖故物之已非而爲我者自存訊鄰里之存亡對江山之無恙持壺觴以相勞發歡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突焉階除見此梁者矯焉若凌虛絳隊翕然若離羣獨至沒焉若鉛容素賦將顰將慼弔予厄而悲焉又若茶棠編袂將翱將翔詢幸予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可睇視若商山之皓賢翁秀偉忽不召而自來感驚嗟而歎異又若西山之陽孤竹之子學古好仁相與映嗽玉峙悅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退遲也耿孤莖於衆所時臨風而與喟如是花之吉祥實慰我而非嚴噫嗟乎物之無情妍媸美醜存人而名亦有不待人而生人雖至靈悲歡喜戚繙物而形亦有物莫之要渺蓬塵於宿信任個意之所之蓋吾昔昔之非去而今昔之非歸尚安能以私心之察察說一物之盛衰其來也無所朕其泊也無所覊其塊然與也無跡無慕其皎然履也無塵無絆無細與是花兮相忘聊遺老于庶幾

御李花賦

唐 陸龜蒙

試問花前得祐李之春叢移來砌下出自山中長雲澗西迴濺巖風曾不得決玉堂而展低豔承畫閣而逞微紅虛在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功弱植敧危繁柯釀積一枝上能萬其膚等一蕊中自於其井白且眺以天而等以華芳藥爲賸兮芙蓉可嘉誰爲剪綢綺碎明霞鳳林麗之姿蛺蝶善舞而相採鶯能言而見欺香憐墜少蜂戀飄運當杯者不顧守道者應知請看秘康高士傳莫

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二十四

旨論編

花果

菊花賦

細細無涯學精產荼九旬流芳四月孔奢有匪浮誇花外之花爾其娟靜閒暇以宛窈兮敦舒幽貞其清曠兮恬淡蕭灑委蛇淳雅美不通麗素不鄰野若帝厥爾衆芳之淫冶我宜錫其純嘏者邪濯濯春雨皓皓華月彼質而靜彼淡而悅或依于蔕或所執兮或俯于藥或所拾兮祠庭闕寂樹英繁密祁祁慱慱如出而入奚素絢

以比容擬形若而名實夫大寂闃閒冶至靈既無識蓋有睽性而合質者耶于何后羿兮似欣欣乎晴光余將歸宴兮眄滄瀁乎衣裳流水之湯古公胥宇乃禍乃姜不容不敷居脫簪珥雲誄宣王煌之蒼蒼青陣于張解圍六千三百而寅恩之倦比兮文德散快於中宮左繞北邑於執之從晦甘嫗旨晴膏膩腴張公之裔游無爲如六藝之郁哀若大宋之班或乃暴虐生兮貞女忿于兆汗彼美之色和其香詩也磊磊落落高世之儕超之者衆甚於成璞之李其皖醉也昏昏莫莫係身之苔趨之者寡比於不朽之樗凌寒傲暑舞空時庶元然野領之秋夜塊然獨留之淳于其醉於心者朋心友也如郭奕之見阮咸其醉於西者西方西夜也若程普之遇瑜小二

北京官舍後梨花賦 南唐 李後主

梨於經無記而舍後梨人所不賞故賦之其辭曰

攬蔡草木本原所起芳梅紀於閩霜兮橘柚隨乎織筐木瓜足贈而詩含桃可羞而記禮雖信微而有託于亦不委夫厥美惟芳梨之俊茂于羌獨遠而未揚舍溫潤之秀質兮紛若和璧禁其光潛暗恆其無偶兮歷年歲之已長暮春者陽庳愉盈罇木解膚似奏者似闕者似靦者似顰者似頻者色非一色同梅嫵殊嫮茲梨娟然獨見其素質過時兮不省滋脈于後戶亦何必擢榮華于朝日顧猶私兮注露於而中唐之樗枝大扶疎以其近人人以榮駒則磨則礱則折則泄孰與夫朽壤幽薄厥植雖弱異不踐限乃於磚

梨花賦 舍人 李俊民

花發若雪月輪空春回而次之容香滿白雪之膚得之天宅不與衆芳爭妍始知其日而頭欲枝夫天之酒星不在於何之宮衰家之胄入步兵之廚笑君子之淡閑大夫之色和其香詩也磊磊落落高世之儕超之者衆甚於成璞之李其皖醉也昏昏莫莫係身之苔趨之者寡比於不朽之樗凌寒傲暑舞空時庶元然野領之秋夜塊然獨留之淳于其醉於心者朋心友也如郭奕之見阮咸其醉於西者西方西夜也若程普之遇瑜小二

豪之在側悼一夫之泣隔當是時也以日月爲逆客以
天地爲蘧廬猶笑夫獨醒之于不肯醨糟之餔乃有
心如渴烏吻燁未濡夢三江而吞五湖然後乃得蒙其
尚餘策一醉之動也莫不惬魏莓之望快湯稼之蘇是
所謂以帝醒醉者邪黎之爲物也秋而後成屬西方之
金真花皎而白金之色也其實甘而冽金之味也皆得
大地之義氣介然特立確乎不移此性之常也然今之
所謂醉者乃其性之變者歟故今日之放乃向日之拘
向日之潔乃今日之汙隨俗俯仰與時卷舒彼常而不
知變者未免乎惛惛而守其株者也嗚呼噫嘻以舉世
爲陷穽邪則漢陰之齊不以用拙而不抱以舉世爲鴟

夷邪則井蛙之觀不以泛危而不居蓋可及者智不可
及者愚然則是黎之醉也其中有趣雖父不能傳之子
宜其楷之不如

問雙棠賦 有序

宋 張 耒

雙棠者文潛寓陳僧舍堂下手植兩海棠也始余以兩
于秋寓居宛丘南門靈通禪刹之西堂是歲季冬手植
兩海棠於堂下至丁丑之春時澤屢至棠茂悅也仲春
且筆矣余約常所與飲者且致美酒折一醉於樹間是
月六日余被論書治行之黃州俗事紛然余亦遽遑因
不復名花到黃月周歲矣寺僧書來言花自如也余因
思昔棠之下初植之時別屬杏數千株棠纔立而杏已
千表猶立而杏高於數里親戚一飲而

讓而先登鉢體裁幺麽而態有餘禁麗不廢清纖不傷
陋芙蓉衰文洛花盛斗桂花明密山焚孤瘦清不掩纖
穠倫賞茂穠纖失度菊花則否花必待族其氣分禁取
萼紅藥借時山薊秀同柔態華並弱委藍絲而
肯面鄭縣朵之花萬紫來翁木瓜擬之非是伊瀍河
之作植信芳歆而類絕并徒芳裔名均種別宣華麗質
風焉不接蓋其多恨人座客聞之又續而為之迎繁之歌曰景已絕兮
緩藤垂形紛而點綴若四體之無骨睢匍匐於秦豪頭
搶地而不舉遑對吏以增愕始而望之則揮鄰珠樹色
比紫煙非雲等潤丹霄均繁若處子之穎秀方春睡
之烟嫚挾春將而無力今色猶擇其可餐其少進也春
風入座莊獨流華播明安於窗欲同夜笑於缸花時乃
恤氣成詠酣豐乘興遊才華比秀綽旨同妙及夫紅芳滿
目言而轉繁狀玉闌而欲壓傷桃李之盛慢弱顏畏春風面而玉階遲微綾海
承塵又媽然而破涕酒色未消玉色微起故月新日朝
改夕異歎冒福之無數今恐零散而風亦忽環而遷
帶今四風簾而並遊曾青鬢之未艾宁怨花時之未喜
吾方尚友於名芳宁又遽先於朝露豈花分其啼笑今
歲復成其借人雖不言之姚李宁猶暗擲於春心緊明
豔之葉質今好感白吳而麻楚君何茲花之絕俗宁甘

與胡蝶而同夢起揚衣而高謝子羞與悅已以為容朝
吾遊於平林今見丹鉛之滿地雖壯夫其猶疏腕今鑄
黃金以為淚忽百物之文集今析遺榮以拯首歎光塵
之阻奉宁臨春風而舉酒指朱鳥以為期今致芳情之
扣扣於是徘徊起舞以為迎繁送謝之歌歌曰歸華落
宁丹秀分轉移蘂今清路塵春事於芟草將奈何今
愁傷人座客聞之又續而為之迎繁之歌曰景已絕兮
迸已徂問花事宁無有餘雖辭袖之翩翩幸歲期之未
渝思投分宁寄飛仙無遲子今長愁宁嗟周親與狎友
髮易華兮歲易除朝榮暮已悴兮保金石軀

無絲海棠賦

明 夏允彝

有名範之新豔托瑤海而擢枝裁紅酥之凝滴學霞綃
以拍絲剪天桃而綰珠英芙蓉開千房而羅薄
圓萬點而珠綴於時薇帳展開綢簟書卷芳茵翠深石
錢紫淺映寶栗於朝妝疊墜於砌硬念秀枝之紺柔
惜弱體之盈慢弱顏畏春風面而向玉階遲微綾海
綃遠神動織容紫燕輕捐覺紅顏楚妃東素不縗衣延
妖艷舉遠諷周雅女采花言采其蕾句
光晃日注紅艷而并馥芬
嵐殿簫桃少醒堤玫瑰錄翠髮重今
瑤鈿佩乃有石崇仙子田氏
振幢於而拉芯弄方約而浩
歌歌曰鹿好十四玉膚軟

明離曲帳置妖箋黃金步搖不自持簿倚珊瑚息芳喘
又歌曰智瓊來是紫皇宮結得蕊珠萬叢不向朝陽
如肥婢直宜天上值青童安冉冉而宜約暈魂魂而半
膚落粉銷白坡霞帔紅杏花枝蝶扇吹融斂修裾于
香自語頻醉眼子婷欲渴重爲亂曰么娥雙睡雲止
輕洗臉脂赤玉玭停停帖安低珊瑚籠罩香泥憐月姊

垂絲海棠賦

陳子龍

發曉簾以選春觸滄歎於微盼馮小闌以垂手背初酣
而障面約煖魂而扣紅衍瓊肌之秘佛倒嫩妝其投懷
濕妖情以低顫引輕容於露文護赤心以雙纏鎖煙架
而扶醒吐溫酥以徐卷夢清粉之娟娟委凝珠之串串

學照靨而臨波薦軟玫以針眄浴薇露而迎風擘蓮蘇
而總綺漾遊絲於皎月裊飛髮於岩煙蘸明眸之靜注
倚花扇而密語剪綵於蠻錦拄蘿屏之絳仙繫婚夜
之情曉蕩芳思而尚掌擬幼眇之歡初佯含羞以自攙
若紀於圖籙欲問司花之女但注詩人之目謂天下之
一株寔葩艷之芳馥豈唐昌之餘芳載後庭之遺曲者
乎當其風入珠宮春歸華屋而沂春月綃色凝寒綠枝珊
以雲護遥聽月而弄笛帳鴛之瓊珞拖鸞騎之珊鞭
珍欄水雪忘珠璣竹爛金而不貴
程仙警深于瑞露沿其芬郁語林魂豔之葩精閒苑琪
英之碧紅若乃時則山翁風翻娃
星言遵塊之前蛟人生分綃之第則有玉女開愁瑤姬通
慧作濕灘之惰預帶妄斐之陸騁
情於聲悅點蟾汁而瑩脂挑纈髓而修嫵襲幽紋以聯
蘿撮丹纓之屑較至於春垂玫瑰而漲機簟褪粉朱而
魄散沉的紫而魄黏所嬪以留碧爛明綃而割織短
紅葬其婧婧大垂廢其衫摻晞傷捲帳冶革空匼堆陳
英而悼盡僊去豔而流霰亂悲人之榮窄折思婦之柔
尖穗華絕于難續悅色命兮不兼余有意于天殊命余
郤今飛廉恐遲慕于齊軌睇仙途兮雲幰渺何接于夢
迂抱奇根兮歎悒

瓊花賦 有序

宋 張問

揚州后土祠瓊花經兵火後枯而復生今歲尤盛邦人
喜之以爲和平之證迺賦之賦曰

訂來藐下風而朝於帝所蓋笑攻瑰於塵凡鄙茶靡於淺俗雖水仙可並其幽閒而江梅似同其清淑真絕代之無雙久弱芳於幽谷乃詩明月之曲歌窈窕之章倚歌橫笛鉶鳳鳴鳳抱影八仙之殊種玉湖棋之別族共扶疏而韻不勝色近似而香不足徵理諭稽玩之哲鳥豈碱砆堅珉之碌碌蓋哲人守道俗士爭好會泉之所同而鷗鷺尚白者我之所獨是以兵火不能焚根常移而復還本已枯而再續疑神物之護持偏化工之茂育柳將薦瑞於屯典而效祥於玉堦

瓊花賦 有序

元 郝經

中統二年春三月制使李公致瓊花數枝是年冬十月而夢二客相款至誰何之后土祠飲於花下嘯歌爲樂說醉而覺乃作賦焉詞曰

江風吹雲花盡月都不接目軼思超越翔翬翼境與世別天宇闊凡蹤絕歷蘭路開桂闕飄飄乎馬高御空不知身之幾何而遂乎虛白已而扶搖頡頏恍惚莫量衆意鈞天亦如巫陽孤鶴飛來繡衣玄裳翩然頁予曾是翱翔下見生民碌碌相望貝錦珠璫堂堪屋連牆繡簇錦張無端萬竅奇疏無房十里一市金紅煌煌混混萬海之魚龍鼓鬣其中亦有廣寒之二仙素書鳥以相將指仙花而誕告天天之織梭發灼灼之蔡榮紅蕤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潤若列星剖陽的灼以舒瞬逸薄采奚

世而沉冥於此生也時予既醉二仙亦去花落尊空歌殘玉樹斗轉參橫肌兔驚寒餘香冉冉月滿牕戶乃爲記夢之歌歌曰玉宇春寧花始開與二仙兮翩然而來花亦喜兮搖搖乎瓊瑰攬飛英兮況酒杯飛仙爲我兮歌以霞觴亦說辭兮問不歸花兩袖兮香滿幃謂予是夢予余不疑時之人兮孰非夢之爲

存芸賦 有序

傅 崧

仕芸日新之美故種之前庭而爲之賦

晚中唐之奇樹與中土之異材書春而敷藥夏而誕英布天天之織梭發灼灼之蔡榮紅蕤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潤若列星剖陽的灼以舒瞬逸薄采奚

而光明磊天壤而莫儷何菱華之足營

款冬花賦 有序

晉 傅 咸

余曾遊會登於北山於時仲冬之月也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煒然始敷賦曰

惟艸~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托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眾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華蘤春暉既麗且殊以堅冰爲蓩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真貴曷能淵寒暑而不渝

凌霄花賦

宋 梅堯臣

欣草惟天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于附蓩布葉分敷苗未華絮于下覆本翳藏于不昭嗟兮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比草一旦一夕而遽曰凌霄是使蓩蘤爲艾慕高蟠而仰翹翹也安知藉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汗而自麗芝菌不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頃筐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曷爲馨而爲嘉爲祥而爲無門著亦以名物奚必記形而後可庶也維云聖朝多士而公實居之華實有人亦國家之美事故復奬劇匏部作賦人物賦曰或後專還

之舜英南中新草衆花之寶雅什未名騷人失藻雨來翠潤露歇紅燥豔萼疑擎低蓁若倒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鮮千葉芙蕖詎相似百枝燈花復羞然暫欲寄根對名海大須移華厠綺錢井上桃蟲難可雜庭中桂露豈見憐乃爲歌曰帝赦梁冀婦紅妝蕩于家若持花未笑宜笑不勝花楚女乘金珥燕姬插寶珈誰知紅槿豔無因寄狹邪徒令萬里道摻折自咨嗟

二同崔少監作雙槿樹賦 有序

唐 盧照鄰

日昨於著作局見諸著作競寫雙槿樹賦蓬萊山上即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說秘寶今題泰市楊子見而無言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采條朽蘂吹噓變其死生落葉影花剪裁成其光僞方旦傳石渠之故事得槿樹之新名足以罷勞仙臺丹青秘府者也若布衣藜杖藏栖霍食富堯時而非史慶漢代而無田學步蕪受文多暮色宜其寂寞用其靜默豈易而思達人之情也卑而應高物之理也故疾雷作而蟄蟲飛孕雲興而石竭潤不可竭也維云聖朝多士而公實居之華實有人亦國家之美事故復奬劇匏部作雙槿樹賦曰或後專還

揩觀謹啓賦曰

陳 江 總

方丈蓬萊迎矣俊哉芸居石室圖天於日若乃義和掌地太史觀星銀軍玉策翰墨金銘地則圖書之府人則神仙之靈中有

耀葉錢五獨翻四照紛廣庭之靡靡隱重廡之窈窈
青陸至而驚晴朱陽升而花笑紫蒂紅蕤玉蕊蒼枝露
華的皪風色徘徊參差羽幄周遮而望之連珠合璧星漢迴紫仙人之羽
動珮歌扇開遠而望之連珠合璧星漢迴紫仙人之羽
盛姬佚女之所憙寂寥伎利使閉此地委命卷舒隨時
朱陛以敷陰競葵榴於赤墀旅薇攲蓋而
高狀款形倣而寵重慶日笑而
容閑高墜翠飄無況濁檻歷池綠撲簾幙或委空曲
或飛上苴陛蒙迴波踈躅坐陽館停鐙昏主倦客煩易
履無席扶欽科鈿凡席狼籍命駕歸旋於是棄勝攬嬋
媛女怨姬出幽房步苔階採金扁吟殿月掩團扇而涕
零徒長門而望閨拳斯木以凝盼掇賞琴而中熱足將
進而踟躕立長廊之畫陰軫蘭臺而首疾咎增城而痛
深思尚悅以潛內洄文瑣而屢注嗟容色之難恃慨歡
愛而異苔紈筐芳以恡妾扈生榮而及亭

明 李夢陽

司陽分煥列宿運行秋分溫涼物入稽志題
庭木之榮麗問合方之文修傾朝聘以罹華久景至而
殞枯伊斌形之靡恃天道和吳私幸見標於與厲
盈詠於刪詩何有性而易遷恒隨所而盤據條花葩而
孔弱葉縈陰而繁布棠華風之
抽銙以剖絳蓬希芬而效馥流溥露以膏韻藉垂光於
果日熒炎陽之靜彩褰絕代之英質態疑層而遠損婚
茗斂而復出忱若流霞過茂草爛若慶雲遊春沼宛孌
紛宛胜綽約或閒托文堂二隙寓奉君子之榮輝側

木蓮賦

蔽等珍樹森林綺望庇根天壤
固於素思於此鄉違性何苦主人有勿剪之恬奉恩何
其主人有學植之恩君既加我以慈好我亦報君以歲
寢弱其枝圓其葉亂階前之蔭浦之芙蓉既因其理又將其美
則千金可市玄實雖扃於貢納有陰足延乎憩止此木

也誠則不材必杜姑樹其桃李

桂林一枝賦 以馬

唐 崔 琪

倬彼衆木者其桂林一枝淮南擢秀月上標奇光雨露之新沐拂香風以徐吹故能使顯氣凌空孤陰耀質心既丹而不二花又白而純一凝霜殞而色鮮巖景彫而葉密若然者固將與大椿而爭長豈徒挺小山而間出至如孫弘已落鄒說未第混塵色與灰心然粒玉而煙桂孰謂連卷徵半死之質特達承再生之惠淹留君之庭芳郁君之砌惜矣哉向使使歸仙客永棄幽林委根不用之境滅影空山之陰又焉能擅崑玉之高價吐歲寒之宿心彼徒見零落焦梧再斲恩深於既往殊不知

摧殘圻桂一枝香已夕揚子鼻觀容容醉欲出倘云物之淨盡吐寥月之半壁揚子鼻觀若有餘焉洛空山之何有驚妙香之郁然急謂容曰是必有異吾與子盍小觀之行而求之無物可即也舍而不求又不能自息也天風忽來其香浩蕩揚子乃疑神而從之忽欣然而獨往蓋吾魂未出於紫門之裏吾身已超於廣寒之上矣水國湛湛不足以爲其空明而寒靚也雪宮皚皚不足以爲其高潔而迥映也玉階之前有園其陰蔚乎瑠璃之葉天葩芬敷匪玉匪金細不遺粟香滿天

地蓋向者之所聞乃於茲其良是摩挲玉蟾蜍而問焉亦不知其名而字之曰桂吾甚愛之欲求其裔將刈其枝以修身之玉斧淪其根於銀河之秋水移之以歸藝我庭砌翠如頹然而不悴皎如皓月尚未全寒亦未虧缺曰余折白之於帝楊子聳然而起顧而見禾犀之始花宛其若天上之所覩笑而問客曰吾之茲遊夢耶醉耶惘然不知其處

宋 黃庭堅

白山茶賦 有序

姨母文城君作白山茶賦與寄高遠蓋以自況類楚人之搴頌感之作後白山茶賦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麗紫妖紅爭春而取寵然後知白山茶之弭謝也此本產於臨川之崔嵬是爲衣源之三谷仙聖所盧念是謝故是花也稟全天之正氣非木果之正乾乃得骨於崑閬非乞靈於施夏造物之手裁丹青而無所用斫斲之斤唯睥睨而幸見赦高潔皓白清修則暇裹回冰雪之晨徑踏霜月之夜披細雲之干孫與莊生之吻化方坏戶以思溫故無得而陂陀蓋非與日月爭光何者與俗物爭價惟是當時而見尊顯處於瑤臺玉堰之上是以閉藏而無悶淡然於乾楓枯柳之下北則上徐庾江南則數鮑謝蓋不能刻畫姑娥潘飾始射詩無地以寄言故莫傳於膾炙予亦託於難乎郢人故徐熙趙昌誠筆和鉛而

不敢盡或謂山丹之皓質足以爭長而更覇知我如此不幾乎罵雖瓊華明后土之祠白蓮秀遠公之社皆聲名籍甚俗態不捨挾脂粉之氣而薀蘭靡與君周旋其遊三舍

黃薔薇賦 有序

明 俞允文

周子舜得斯卉一莖植於園亭迄今七載矣頼見兩花始驗其異意甚玩之遂作斯賦

有中園之嘉卉兮體天質之純清陋衆芳之穠豔兮託乎浮豔貴茲託乎丘壑擢漢殿粹色之奇英羌移根而永託兮遂挺栽乎前庭含内美以俟時兮越七襲而始榮解輕黃於綠苞兮乃天矯乎朱明潤瓊膏於夕露兮漱金芽於朝陽綴雨絲之霏微兮掩映額黃於妝粉側風竽乎繡領於柔黃比臘梅於已遲聊堪贈子一枝溯江南之叢桂懷湘楚之秋英休枲零芸朝已悲清霜之夜實愷擘采其蕤絶遂襲芙而失貞吟騷須以佗營寤屏湲以屏營嗚呼物欣所遇夫亦何情處幽任質天全無名不聞社樹不才無傾又孰知人之慈書與夫賤棄者哉

芝花賦 有序

明 黃省曾

予未識張次公舊菴落花賦膾炙人口余未之見也乙丑秋日暗次公方訪門始得快讀才鮮穠情新境倒已極詞人之致第賦與比不同始末詮敘各有厥體茲賦縱橫言之若以之入歌行可與盧駱同風余不揣蕪陋效顰一篇深愧拘於所聞聊博知已之覽笑云爾

原夫芳叢茂苑綺合上林修風布暖淑氣乘陰吐鮮華於雜樹紛麗色之交森臨軒之鼓堪催連夜之符待發河陽之仙令爭看鄴下之清歌未歇恣王孫之宴賞今盼駐景於朝霞重驚人之題詠今欲留春於碧月夫何容華盡兮憯悴風雨妒兮飄搖含妾別兮斡抱殺辭條兮點蒼苔而尚躡皆秀目兮空採惜繁華之易墜恨野物之非宋緊惟緻麗之瓊莖發羅浮之清夢顧瘦影兮雲橫挹幽芬兮月送冷蕊驚飛闘山一弄迺若影碎百株之錦春迎十里之紅指前村兮沽酒探御宴兮登龍殘妝欲褪麗彩俱空粵若紅蘤一於檻開百寶艷黃魏紫今若纖膏之怯舞著千宜治態之增慈覓佳人於空谷竟形影之難採若夫玄都之樹新栽紫陌之塵自滿憶遊秦兮何年嗟乞漿兮朝短亂紅雨兮其如御暮風兮不管復有西湖十里玉井一枝六郎之面蚊好妖如之步遶迴動紅衣之欲卸忽委亂於連衢友及招搖之種品覽彼稱貢禹之樹禹經所曾托幽叢於小山蕩天香於雲外惟金粟之繽紛亦秋風之無賴於是花云異狀落亦殊顏陳梨花之粉兮白皙灑杜鵑之血兮紅殷豈若之朴思散漫酣之倚架開珊木蘭飄雪薔薇隕露猶聯娘兮輪非況飛燕兮夫素或絕砌以依欄或沾

泥而撲路其作零也翻弱態於迴風世共飢落也付香魂於流水蝶訝舞於低枝燕銜歸於舊壘回而求已若夫身墜玉牖客悵春陽詠寂寞則阿嬌之長門乍淹悲棄置則班姬之紈扇初藏還改枝而不行依垂溝於空房嗟夫物時變而不妄世雁盛而不妄裏信芳菲之易謝宜為歡之及時而盛堂乎太息落花兮疑思

目錄

花果

賦 晉傅玄

菊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和結芳根以列樹兮豔
長感而味繁夏日先熟初遷廟堂辛氏踐秋厥味益長
花落實結與時乖剝甘且脆人口消流亦有冬桃冷
侔冰霜放神而竟疑口所嘗華升御於內庭于飾佳人
之令顏實充虛而療飢兮信功烈之難原嘉放牛於斯
林兮悅萬國之又安望海島而慷慨于懷度索之靈山
而清正兮見喉落大之足言

賦 晉伍輯之

恒芳對之獨茂兮根龍虯而雲結兮蒲
芳旨而屈世御之自鬼之妖意于列神奉以司女辟山邪
而清正兮見喉落大之足言

賦 晉傅玄

東海神木是曰蟠桃可得闔其廣而未量其高蓋蒼龍
之所臨據白日之所光照結根於凌北之峰稟氣乎衡
星之耀其生植也與乾坤始其蟠蜿禁也至三千里上鳴
天幕下宅鬱壘徒駭於說莫原其以配若木以相望冠
於桑而特起爾乃換初陽之果果歷巨海之漫漫太皞
司方以流坊羲和策御而上干傾高柯而飛鳥罕及隨
巨葉而青雲其蟠何帝休之名誌豈姑繇而變觀窮海
陸以標奇抗蓬瀛而爭聳疑落林之相合乃一木之所
擢照溟海則蓂其若浮昇日輪則遠視如捧霜雪莫能
以影換風濤庸得其震傾拂垂雲之修翼蔭吹潦之長
鯨非有歲之可紀每先晨之效明拂青柱於陰魄掩白

賦 晉李飛

論於大清信植物之和易壯元化之曲成木無與儔其
誰期而洲之衍子不可獲安肯被三窮之名是知瑰異
之說或處明而若晦區域之心多玩小以疑大天無所
不育地無所不盛英出混沌之中成居耳目之外偉蟠
桃之遐絕宜列仙之遊會安得探神物而駐路商涉倉
海而登翔山駱素螭之天驂駕彩鳳之迴環庶困此以
捧日願修條而一攀

賦 晉傅玄

植中州之名果兮結修根於芳園嘉列樹之蔚蔚兮美
豹枝之爰爰既乃長條四布密葉重陰夕景迴光傍陰
蘭林於是前庶晨風翻翻落英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盈

質未變形隨運成清角奏而微酸起大宮動而和甘生
既變洽熟五色有章種別類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
適蜜房浮彩點駁赤者如丹入口流澌逸味難原見之
則心悅合之則神安乃有河洑黃建房陵縹青一樹三
色異味殊名乃上供之所不覩于咸升御乎紫庭周萬
國之口實兮充庭闕於神靈昔怪古人之感既乃答之
以寶頊詭斯味之奇瑋兮然後知報之爲輕

芬芬荔支賦　一　　王　逸

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碁湛若大廈之容鬱如峻
嶽之勢修幹紛錯綠葉蓁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
如繁星之著天皮似丹扇膚若明瑠潤侔和璧奇喻五
貴

荔枝賦　有序　　唐　張九齡

南岳郡山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珠丸味特
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
莫之知而固未之信惟舍人彭城劉侯頃年遷累荊屆
南海一聞斯談信復嘉歎以爲甘旨之極也又謂龍眼
凡果而與荔枝爭名非文章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
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開讓欲爲賦述而
世務牽牽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
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既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
才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異也

風海移其實遠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荔枝罕芳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
作酸於北客而以從宜察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
匪虧今則以是依陰南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翔垂
枝若帷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
　　芬蘭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
孔翠手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
之嶮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辰
凱風入律摩氣合德芬敷溫溫綠穗靡靡青英芯芯不
覺其華但旨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蒂蔕
雖瘦衆而可欵彼衆味之有五此苷滋之不一伊醇叔
之無準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漱仇心喜而可念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況數
於甘蔗後蒲桃以見薦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鮮而開
實甘時當燠煜客或煩實而斯果在高莫不心侈
而莫取浮凡甘而自遠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爲最
夫其貫可以爲宗廟於可以薦王公亭亭十里而莫致門

九重兮昌運山五嵕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詔於凡口軍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榮何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過孰能辨乎其中歟

荔支賦 有序

宋 李 綱

張曲江嘗賦荔支矣則美矣然未盡善也余來閩中始得食其生者因感而賦之其辭曰

伊天地之大美種火德於炎方結荔支之嘉實稟純氣於至陽含滋潤於雨露違嚴凝於雪霜碧葉素榮縹蒂丹膚如龍鱗顆如裹絳綃為殼白玉為漿液貯甘露核藏丁香酸難言之妙味吐自然之清香此荔支之

大略也金可鑠之巨如石可爛之方卵而未雛破而窺之瑩如老蚌之剖而見珠擬而出之黍如蚊蛾褪紅棠而露玉膚咀而嚼之言如瓊醴吸流灑而羞酲酬談辯莫及丹青難圖百果退避歌詠爭腴至如庾包橘柚先馳金張梨棗表龍眼西域蒲萄色沮精魂褫奪拍島翔夫剡溪蔣公大谷之梨朱倅烏椑之柿曾何足以比萬分之一二哉秋夏之交暑歊然畏景駐至薰風入絃著花結實煌日含煙一望萬株列於名園璀璨煌煌若繁星之麗天一食千顆置之華筵匀圓磊落若火齊之垂盤溫甘芳於醴泉元氣於丹田宿醒可解沈痾可療若夫色味與香變於三日曝之為乾漬之以蜜泥鯨海之巨觥入金張之要室醫之神藥致佳人之尸千金市駿馬之骨氣格精神初不得其髣髴也昔者曲江嘗為之賦寓意辛章情其不遇殊不知草木之性各安其土玩物喪志亦所不取開元之末妃子最憐萬里驛致來自蜀川死百馬於山谷望一騎而嫣然荔支則還而天下病焉爰有俗介之士負罪遠謫適丁其時偶得而食不煩傳送之勞以資口腹之適快乎生之素願飽珍味而無叛正猶衛懿不可以好鶴而幽人得之適所以增其逸興籍之徒得全於酒而義和湎淫乃廢時而亂日且食荔支此非致力

荔支後賦 有序

宋 李 綱

宣和己亥歲余謫官沙陽次年庚子始食荔支嘗為之賦後十二年歲在辛亥寓居長樂於今又四夏矣備嘗佳品究見荔支本末作後賦以記之其辭曰

客謂梁鴈病叟曰玉局翁以荔支比江陵柱與河豚豈其然乎病叟曰否否必於其倫淮物亦爾佐河豚與琉球在海物而稽美蜀江臭惟腥蔑以性論籍薑桂之餘滋為椁墨之芳旨快一嚼而神清味之正味何足以況荔支之勝絕也惟此荔支產於炎方綠葉團團丹實纍纍煌煌若繁星之麗天一食千顆置之華筵匀圓磊落若火齊之垂盤溫甘芳於醴泉元氣於丹田宿醒可解沈痾可療若夫色味與香變於三日曝之為乾漬之以蜜泥鯨彩外耀皓質內光其品則有陳紫方紅江綠宋香

細若點吾龍若砥黃虎皮織理蒼牙紀長卿校畫反玳
瑁文章錯王豐虞肩星毬照江千類萬族不可殫甘夫豈
琴莊河豚之所能比方也客曰然則何物可以擬之焉
曳曰建溪臙脂出草之英採以時製作惟精若壁忽
破素塵乍驚風汹雪之乳花湯候飄飄之松聲漱煩
蠲渴食時初設此亦天下之至味也洛陽牡丹百卉之
王前白鞋紅魏紫姚黃嫣然國色柳乎天香盤玉糝之
流霞列錦幄之明釭價重千金冠乎椒房此亦天下之
至色也相彼二物標格高奇名雖一槩種有多岐挈長
度美可並荔支永叔君謨序而錯之如三國之鼎峙各
擅勝於一時角力爭勝未可以決其雄雌也客曰膩若

牡丹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百果之中敦與爲比魏帝
方之蒲萄唐人推於綠李亦有謂乎荔曳曰荔支之生
厥土惟三百則巴蜀遠亘嶺南海篋多酸而不甘與
閩粵之所生若不可同日而談也漢貢南海唐驛西川
皆荔支之下馹乃若登於中原當時所見得其粗焉宜
乎品藻之失而議論之偏試使閩粵者進則二果懽悉
奉之美以推先而況吳凡乎若夫洞庭之柑瓯安玉雪
清香洪乎累日不歇若雪之芡實作珠璣之啖醫不倦玉
池金盤思其次焉亦皆荔支之亞匹也然村可食而不
可多茶療飢而不療渴惟食多之益辨與飢渴之兼解
微荔支吾誰與歸方將伏景息蹤遺物離人倒冠落佩

貫山茨菰根土魁之性離析筍影之勻圓上流絳宮下
罹丹田怡性養壽超然自得以盡吾之天年子能棄世
事而從我遊乎客默然慙遂巡而辭退

荔枝賦 十首

宋 范成大

紹興丙子夏有自行都貢鮓者坐客稱歎窮山所未嘗有可值更鼓琴以佐之且爲賦時爲新安掾

吾聞南國之南水激而山蟠鍾具美於一物擘化工之所慳紛紛紫綠之花肌而中單其冰明之崖淮梨玉粒之園園菊生香之令芳法仙液於微潤走候置其萬里上玉宸與金鑾觀人間之炎涼以水品之經荔以燒春之清渾泊風月之閒是何異乎翻十二曉而三嘆鑿玉池之清

江南之扇客索詩笑於掌揮佛桑之紅乾學鷓目之么麽哈蒲萄之甘款蒻以秋雲之巾篤以水品之經荔以燒春之清渾泊風月之閒是何異乎翻十二曉而三嘆鑿玉池之清

實比於蒲萄之翻望浩江與閩嶺塵八百里方寸之間千載之懷悵三山之回風驚南海之漫漫

蔡襄球

粤客居吴食其楊梅趙裴度嶺不忘荔枝吴儂請留荔
脯當貽客謂吴儂辭譬如蜕尸顏色既變滋味亦非於時
設酒銅坑暄却按客為言其故送子得發客曰吾家海
上蓼水板橋為園數畝整池通渠上植嘉樹外被良苗
晴氣初薰宿雨既霽朝荔枝垂垂自園樹膏於是紅染鸚
頸大佐龍目重五小至蒸然豐熟外若火珠内足香玉
核不煩鑽無骨皆肉當吾睡起臾展旋手摘目選坐
樹似眠幼弟就告似此必甜持以奉母自試果然飽能
辟穀飲復垂涎昌丸彈脫霞袋蟬連囷占朱紱解以形
鹽却老還童顏芳色妍相如已酒留侯得仙飼鳥皆肥
如花特鮮則有為圖之臾種樹之于異種新得乞鄰椋

吴儂筐出袖盈掬一有囚而起而吾園之所植其名黑
吴不入市名記臣一有囚而起而吾園之所植其名黑
葉依枝濃暗土膏也結實不裹刺色若血珀瓊液内凝
絳本欲裂猶肩壺腹龍鱗龜坼剥而吞之融冰沃雪兩
乃吾夢還宋北堂之南新得一姬其名玉環體若荔膚
仁表茹彩思表茹香膏膚荔甘又善選擇手持荔籃長
歌歌畢視荔宣男則有麻姑仙女臨渡海水救吾古方
養色不死衆青可收獨難荔枝蝶知如飴蜂釀蔣醞繞
樹成帝設錫祭醴如亥行年他花則妓又有置浮仙伯
笑言詩牌來惠丹粒和水噴之逢令吾樹四時皆宜雪
辭紛都來實參差曰予之歸行不安席客語未竟吴儂

舉言為贈于蔚藍歸予園植瑚小舌寄頰應存四坐闔
之汪汪泉源亞黄楊梅蘧客以為荔枝譜

荔子賦

明 胡宗華

登時徒荒表荔枝之故墟覽山川之奇勝觀草木
之秋實紅艷夫茹之炬煌江橙虚橘之榮數或叢生於
炎蔗兮繁於海區名實味于聯美香與色兮向都倍
南方之異果或可貢於帝居惟荔子之佳品實中國之
所無蚩駭名於吾漠之譜而見序於居易之圖也觀其
氣受東震精稟南離陽明内蘊華采外施幡蒼根於深
固抱海氣之淋滿枝疑綃兮交映葉染黛兮蔽遠而
望兮如擎天之高蓋遥而矚兮若疊翠之重帷火流大

地兮而清寒葉子青青而堅剛匪磨材孔大而
含光低垂而似謙芳蔭之所庇兮延清景於亭池實
之二十兮片之大餘之香如也垂以倒生而見艷
何武之門知當其冥而默風微凉花雪零兮綴
實離離屈分垂房如鈴以自斂迨有秋而後彰
之辰心昆玉而脩頎肌斂玉子合裹如
之包發甘若蜜折下而難藏開如形雲之合斂如彩鳳
之翔然疑火珠萬斛照金盤而畫見煇然訝神丹九
轉而方圓而流光堆於盤案之前薦於畫錦之堂擎輕
紗之既啟吐明月之雪瓤未沾而先嗑口既漱而尤
香吴世甘荔之下不食他物高賢可以充庖珍而娱賓

客之泰可以萬邊實而格神祖之洋洋彼擬倫於甘橘
徒以甜酸而見盛或比議於蒲萄信其謬說之荒唐也
惜乎生於炎海之濱植於遐異之方去京華兮萬里瞻
天門兮堂堂安得夫道士江路迤桂倚凝兮天風長固未
綠厥宜楓之列尚何能逸班笥之傍榮登薦之有時宜
株宇以自藏與嫋妃嬪之笑兮亭培根枝於深固也與
踏飛塵之騎兮寧分清陰於草堂也務植德以滋身願
托根於南荒沐雨露之嘉澤棚雲霞以成章隨榮瘁之
所遇固生成於玄黃幸弗淪於尺草同腐滅於飛霜庶
留名於譜牒垂百世而流芳

紫宸殿前櫻桃樹賦 以日月何照公

唐 張 莒

殿紫宸兮足麗木朱櫻兮可喜扶疎兮弱葉點綴兮晚
移陰於丹墀翦翠於延影於翠華美其固本宸居獻名清廟
鶯銜合彩攢紅吐羅晴暘斜映將藻井以相輝初月旁
臨與璧璫而共照於是玄律方變青陽始萌日近易暖
天露早榮通條液潤附節萌生奏文信之著令漢稷嗣
之紹行莫不勤其時獻莊此嘉名將畫棋以斜界與金
華而對明玉筆行低雲旗雜處迎華桂而播露向朱明
而結暑榮得其時摘得其所於芳也可尚取類也無匹
御帝旋題達當溫室菅袂昔移於漢圃密葉今逢於堯
日人天表宿微而秋令翠煙冬條雪染夏實珠駢垂一
枝於萬葉託沃土以延年詎芳誠百花之首充薦乃衆

果之先代帷房之錦帳奪首飾於金鈿濟濟多士鏘鏘
拜闕楹露華以晨趨染香花而夕調始凌寒而驚換纓
及暖而前發自承恩於攀賞圖無憂於翦伐伴穠李以
表年笑階棄之記月

櫻桃賦有序

元 程從龍

元至正庚辰館寓石洑齋舍後蔬圃其中有櫻桃啖而
美之遂爲小賦以寓意云
繁勾芒之作春何窮奢而極修既衰野以施翠復因林
而設綺一旦代序成功者去捲紅紫以回輦繁繁珠於
佳樹但見的皪今叢集璀璨于星聚蝶欲聚而辟易鶯
欲啄而驚擢儼翠幄之重重韜至珍於茹圃爰有詩人

此高莊遠處園下之[illegible]逢平芳觀珠顆之勻
圓始知其爲擢杜也於是撫尖濃之瓊液玩英精華以其風味爽可以飲沉疴腴可以美意氣
无理內而益脾信調須而清臆修並功乎丹墀豈擅譽
乎崑實居以之昭寵於新社漢以之均恩於百蔬廟羞
爲天子之忧寵班旌野人之德情金奏之殊遇壓珠盤
之佳色何顯詠之不常乃失身於炎側每被銷於凡齒
歎九重之懸隔在物理而尚然宜人情之通塞感斯果
而擅稱聊寄懷於翰墨

櫻桃賦

明 錢文薦

漢明帝月夜燕羣臣於洛時大官進櫻桃盛以盤盤

名赤瑛桃盤同色四照空明臣觀諸喜簡動縱橫坐中獻賦異代長卿賦曰何華林之名品今乃殊異于恒族先百果而珍奇于歷九春而成熟錫字肇夫月令于和中紀於藥錄園蔫為羞其禮隆于紅氣貢以惠足念朱明之來早今悲青陽之去速向芬榮而流丹今入文隱而映綠枝娜娜以低亞今實纍纍其相續料素姚之未拳今愁黃鳥之先啄幸永傷於風雨于知有待于晴旭遥而望之爛若霞彩級瓊枝迫而就之恍如珊瑚碎金谷既稱名乎紫府亦註譜於仙都妾攀映以凝玉質圓轉而方珠揣火秦之同類恐華實之不如帶露痕而覺有眩燈暈而疑無爾其家廟薦返御園旨宣紛紜馳騎絡

繹飛箋酬開私對別筵其花中宵花洁恩最先乍入脣而脂俺忽龍袖而火然神版版以無定步珊珊其不前亮表情之有托豈紿官之能傳借嘉物以相比發清歌而自憐歌曰朱實于龍蜜玉膚于絳衣備百和于含五滋奏笛音于色怡朱實今盈盈玉壺今紅冰皴雙眸今對孤燈讀清泪今血凝歌罷月輪斜度天河倒瀉徙倚闌愛殷勤露下張樂易歌曰皓皙舍咳起為亂仍歸於雜亂曰谷熟向帶寒生壺甘釋餌猶含酸于末若朱實堆玉盤于食之美好使人歡今常恐節移條彫殘于安得九轅如金丹今

伐櫻桃對賦有序

唐 蕭穎士

終古履車之軌轍豈尋常散木之足議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二十七

經延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花果

安石榴賦 有序

音潘尼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是以屬文之士或敘而賦之蓋感時而騁思觀物而興辭

余遷舊宇愛造新居前臨曠澤却背清渠實有斯樹植於堂隅華實並麗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充虛朱芳赫奕紅萼參差合英吐秀乍披遥而望之煥若隨珠諧重川誰云容之灼若列宿出雲間相在二后漢川

遊文翰類命儔逍遥遊暑元伯以陋屋遷宇風而容與爾乃擢佳手於舍諧寵羅於庭宇流芳散被綠葉於修條翠實子弱餘豈金翠之足珍實益範之可翫商秋肅氣收華斂實千房同蒂十子如一繽紛磊落垂光耀質滋味浸液馨香充溢

安石榴賦

音張協

考草木於方志覩異華實於園疇寫陸產於包貢曜英奇於若榴耀靈艷於三春級雨露於九秋爾乃飛龍啓節揚旄扈蹕合和澤以滋生鬱敷萌以挺載傾柯竦翔根下盤繁芬條密葉於林撫長枝以揚綠拔翠葉以吐丹流暉行散迴艷仰照爛若百枝並燃燦如烽燧俱

燎皦如朝日昊若龍燭暗絳綠於扶桑接朱光於若木
爾乃賴蓼挺蕃佳人之玄鬢發窈窕之素姿遊文一顧傾城無盬化爲南風於是天漢西流辰角
南傾芳實磊落月滿虧盈爰林云收乃剖乃析內懈幽
以含紫外滴瀝以霞赤柔膚冰潔凝光玉瑩璀如冰碎
泫若珠迸含清泠之溫潤信和神以理性

晉 張載

安石榴賦

有石榴之奇樹擢結根於西海仰青春以啓萌晞朱夏
以發采揮光垂綠擢幹曜鮮燿若星羅俱棲爛若百枝
並然煥乎有郁焜乎煌煌仰映清霄俯燭蘭堂似西極
之若木譬東谷之扶桑於是天迴節移龍火西夕流風

晨敷行露朝白於房紀敷榮實自坼剖之則珠散合之
則冰釋

晉 傅玄

安石榴賦

鳥宿中而纖條結龍辰井而丹華繁其在晨也灼若旭
日柄扶桑其在昏也赩若燭龍吐潛光包玄黃之列輝
綠煒曄而煜煌發朱榮於綠葉時從風而飄揚

晉 夏侯湛

石榴賦

觀華圃之嘉樹兮美石榴之奇生沐玄根於甄壤兮擢
繁幹於蘭庭紅曄曄以含渥霏以朱榮若乃時
雨新晞微風扇物翠蔓以鮮茂兮紛扶輿以葳蕤枝
拳拳以相捲葉蓁蓁以周密繞條參差以窈窕于洪
柯流離以相捎於是乎青陽之末朱明之初翕微煥以
擢采于的皪珠以揚敷接翠萼於綠蒂于冒紅芽以丹
膚赩然含葩璀璨爭散燁若乃黃紙始裹聚範方離潛暉
蜘蠨緣采未茂照灼耀列炎雲之翠蓋曜綠采之葳蕤
氣寇百品以育物邁衆果而特貴

晉 潘岳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

仰天路而高睇顧郊圃以相望位莫微於宰邑館莫陋
於河陽雖小縣陋館可以遊遨實有嘉木曰安石榴修
條外暢榮蔭內繆扶疎偃蹇曲弱紛柔於是暮春告謝
朱夏戒初新葉擢闊膏葉垂腴曾華晻以先赩含蘂鬱
其方敷丹暉綴於朱房細萼點乎紅鬚煌煌煒煒燁燁
井曜紫味芬神色鮮而豈之煥若隨珠離重淵詭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十房同膜千子如一御
膚療飢解証止疾既乃攬乎條端折其華榮其在晨也灼若旭
扇播惟淺壁衣蒼苔覆被駁蘚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
華可玩其實可珍寔於王公萬於鬼神豈伊仄陋用渝
厥民異稻知之而況於人

晉 庾闡

扶南檀道鸞石榴賦

公府閑生華木羅生蘆衆芳而選妙得雙榴之美名擢
翼林堂垂陰高帝危階之數級陰閑庭之四平夾砌
駢羅則東西夾室玉之生其旁消息則寒暑任榮枯之

清故與影同庇分芳對出夏景煒而開花秋氣結而
成實劉之貝珠彩輝掌捧之則金光照日其生也雖雜
居蓊鬱之間亦甚明若昭盤之栗若乃當公務之
總倥傯庭之晏寢撫而玩之三妙俯環廊之迴合拂危簷之荷
翔之所生何託根之至妙類甘棠之勿翦人緬去而偪思若李樹之無言鏡自
成而不召是以固其根幹美其華耀作開軒而翠彩重
合浦蓩惟而紅紫四照也或曰物惡近以招累事貴遠而
克全空洞以獨美抱甘而自捐豈比夫善生者託
仁以壽害能壽者輔道以延年是以象君子之惠渥故
終得夫自然

卷石榴樹二賦 有序

宋 蔣堯臣

襄城縣庭下生矮石榴往來者異之余作賦寫其狀因
以自廣云

有矮石榴其高倍尺中訟庭儼戒石訪諸走脊云非封
植忽此生榮三傳歲歷密葉如蓋繁條如織蔵莖下垂
疲軟無力細莖折露纍纍反下人俯視顛本可識雀
鼠穿棲而不肯集今故啾啾以矯翼偃偃盤盤若屈
鬱紛紛結結非曲非直斡不足攀陰不足息夫何挺質
之奇哉予感為異與為妖與人以為異我不知其異曰
妖人之訐面人以為妖我不知其妖曰乘衆木之短
不仁大圃臺下運觀之所產茲堂下其有以警

而有以視因形箋義庶將有補當革夏行之多枝無若
鞏柔之不棄勿修蓓蕾之流行勿使吏呰之輕侮勿洪
忍以自抑勿稚孫而失處勿閉若昭盤之栗若乃當公務之
撫夫如是則異也妖也固無取維成懼斯主

蒲桃賦 有序

魏 鍾會

余植蒲桃於堂前嘉而賦之命荀勗並作

晚花重陰翳和秀房陸離垂綴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
液之靈露下歆豐潤於醴泉總和之淑美體至氣於
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滿外暢甘旨內通芒澤膏

洞入口散流

右史院蒲桃賦 有序

宋 宋祁

癸酉之仲夏余受詔修書寓於古史院紬繹多暇累回
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疎齋垂實甚寡余且玩且嗜以
幼室戶凝切禁廷敬門人不天推舍不複啄與平原樛
垣有閑匪蓮甚密芽所千而條悴葉芟不為時珍何邪
得步地以所宜為安根以屢徙為危封植漫灌信美非

使翫頻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過因少而獲貴
鄧柚苞之輕倪賤蔗境之廢洋粤何人斯殖我於茲託
深嚴之秘署切輕轉之文根拓孤根以膏壤引柔蔓乎
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並滋布涼影於月宮猶
重葩於禁殿蔽風廬之岑寂徵唱而遙遞彼待地而
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吳歟華而委質反慘慘而茲瘁之
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是必野蔑非曾掇之玩菲
實異太官之味困枳橘之屢遷歎鮑瓜之徒繫亦猶夔
柳有性不願栝棬之華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
放之巖際歸之壠陰上數榮於椽木外結庇於細林蒙
煙沐霞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棲息無橋之禽保深
根以庇本誠繁實之施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
尋亂曰階蕤衛華萱宣爭麗枝以萬年爲名木以五衢
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進敦荷鈞盾之爲地結賞心以自
如非孤生之所冀

植橘賦

晉 潘岳

有赤橘之珍詩於鶉火之野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果日
之本元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於殊方播萬里而遥植
背山川之暖氣處玄朔之肅清邦換壤而殊性實之不
育彼不彫在此先實朱實不御高得素榮
信陽和之有感昔漢武致石榴於果國靈根遐布此西
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崔園華實不就乃吳人
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同和羣物
之所懷感鳴條以流響希越鳥之來栖夫蓋德之所感

橘賦

梁 吳均

增枝之木既稱英於綠地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見
雲夢之千樹笑江陵之十蘭葉葉之雲共琉璃而並碧
枝枝之日與金輪而共丹若乃秋夜初露長郊欲素風
嚴寒而北來爲衛霜而南渡方散藻於年深遂凝貞於
冬暮

端橘賦有序

唐 李德裕

清霜始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園
之所植也臣伏以渡淮爲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
信陽和之有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
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崔園華實不就乃吳人
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同和羣物

效社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威更承膏露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使近臣賦之臣幼學爲文泰列樞近敢稽首而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貞茂茂碧蔚洞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雜丹橘於林野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鵷鵷於是棲息雖同露於雨露寫自得於離飾終獲譽於皇明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運輸造化之玄力思六合以同風振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諒英靈之不測逮乎霜飛文圃黑落秦川金豐炫熀於朝日玉樹青蔥於霽天哉方壺之翠島列靈沼之清漣上蔚櫨松下秀蒲荃豈天

嘉橘在焉碧葉若圖於野露色疑燈於江煙既而大官之珠樹粲然奮列獨潤含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熀耀閶風獻新奇累列筵非厥包之自遠何菲陋之莫停樹陰方塘比升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螢而共妍東鄙孤臣謬塵三事既之和羹之用猶霑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慨晏相女之知接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朽於雪霜永酬恩於天地

洞庭獻新橘賦 以橘奉親人所重也 唐可頌瑜

洞庭之遠兮亘於楚而連巨吳路悠悠以窮寒波淼淼而環墟中華之外區風土所宜今四方各

異珍果斯出今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玄律吹風落瑤林寒生窮海批杷落而將盡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浮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金色帶曉露而霜清圖甚垂珠琪樹方而載可味能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他於周制則那充庖包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沱襄橙不得而雜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歎其美所貴者不以其多歲崢嶸而已晚路崎嶇而自遠齊萬物以坌入雜衣枝而不逐其價可重其味可珍圖綠蒂而未變施素錦而循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奏於北辰亟雖飾以增實羽翼以園人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桃者何足以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檻黎而莫遂備職貢而無由同頒果而已矣

多結實者衆斯橘也哉則百千注清生則主乎雲夢猶專美於當今及歲時而入貢

洞庭獻新橘賦 以橘奉親人所重也 唐仲于陵

皇帝垂衣裳而治萬國舞干戚而來九區包之橘柚至自江湖歲以爲常知方物之獻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本其來則風秋泥庭霜落霰海元侯布教下吏旁採窮林冬生大小異名已去翠蒂初蘇綠莖然後盛以瀟湘之竹束以江淮之菁背茇塞以西走望秦雲而北征上方端想玄默深居緣清扇凉釣而不宰張大樂而徑醉時徒要荒之貢得斯華實之英乃明四目乃停九

歌朱綬方來以彰其道泰碩果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和
在乎務本道泰在乎柔遠一果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
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
千里獻於一人丹其實龍南方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
純足以附荔枝於末葉遺樠柿於後塵矧山自荒陬升
閒莫由煙波無已歲月空流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
修爵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見收物之固人也其則以
衆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儀草木之可儔希成名於入
貢

柑賦

宋 謝惠連

嘉寒園之麗木美獨有此貞芳質葳蕤而歲風性耿介
而凌霜擬夕霞以表色狀朝日以舒光紫實熙於丹秋
綠葉蔭於冬桑以之圓方以之芬芳圖像神州之膏壤擢剛莖以排虛誕凿根
超玉果於崑山傾千箱之區養君玩于堂之隅灌
雨兮冒霜長無絶兮芬敷

玄棗賦

晉 傅玄

有美菜之嘉樹植神州之膏壤擢剛莖以排虛誕凿根
以滋長北陰塞門南臨三江或布蔕或廣柯東既乃
繁枝四合豐茂蓊鬱斐斐素華離離朱實脆若離雪甘
如含蜜脆者宜新當夏之珍堅者宜乾薦羞天人有棗
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

棗賦

陳 後主

[illegible]森森稍低繁蕊紛芸餘芳少葉暗枝多後有奇樹風
間臨月入夜影來來若丹心美實峰質嘉枝齊水華浮
鄭都彩垂雖心目映羊角風吹美益金盤於冰水薦玉案
於深泉此歡心之未已方夢賜而屢迴

茱萸賦

晉 孫楚

有茱萸之嘉木植芳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閱百載
而長生森蔓延以盛興布綠葉於紫莖鶉火西徂白藏
授節寒露既凝鷹隼飄厲攀林果於房於織柯綴朱實之酷
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疾疢

木瓜賦

宋 何承天

美中州之嘉樹表開治之麗姿結靈根以誕秀傾朝日
以揚輝擢叢柯之脩幹布翠葉而蔽蕤惟茲木之在林
亦超類而獨奇初芳萌而含綠末結實而有耀富大廈
之方望慰彼徐之織斯芭隱行以之全固宜才而不放
離用眾而獲寧永端已以勵操顧佳人之予投思同歸
以託好顧衛風之攸珍雖愛治而亟報

櫬椰賦 有序

明 黎遂球

櫬椰生於海外予粵人喜雜蓺葉覘灰噴之婚姻之約
以表結古客粵者每不啻食目落啖笑然致食檳榔不
惟予粵人也晉劉穆之微時嘗走妻家已食畢共檳榔
妻兄弟曰君嘗苦飢何用此物及任丹陽尹召妻兄弟
以金盤貯檳柈一斛謂之曰可以[illegible]故吳俗所貴何以云
然于讀書之暇作賦寧之

之貞烈合文采於炎方幹事本而直上技枝異
干小張步南海以流望見園蓋之彷徉摘鮫人之明珠
指牛渚而鉤裴韋異舟而薦葉朋翡翠於越棠準削瓜
於成都或如燒而輟含盼以為容於是集艮耦遵上賓進
擬法石而弱植法合脣以為容於是集艮耦遵上賓進
鯉尾赦程厚前甘還瞻嘉濱雪醇龍華代燭雞人遞更
勝月從而既酣德味飽乎大烹却易牙而不顧視杜康
以遠遁並牽裾與捧袂見微誠於華巾結方勝以象物
迺則蹙而首蓀香儼舍乎雞舌液半飲而霞蒸酌腑臟
之損益導元氣以降升見以鹿俗不珍無暗不宜托吉
士以為友比白茅而包之指擿海以與感佇斯馬之相

逢陳瓜果以穿錢懸艾虎而繞絲匯一端以調笑即懷
袖以寄怡在凝寒而擬背或立月而露滋忽溫霜而如
醴惟丹丸之殷頤彼啖脣與咬舌樂並枕於低帷暢同
心之蘭言招吞吐而氣住笑貞士之苦節采松實而綠
色公孫君之我安遑食而婆娑詠素餐以不怍歌無
衣而懷悲井氣清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圖芳郁烈其充
堂乎窮理而不惑德弘濟於貴賤若夫
盛以冥水淳以夏雲越氣外飲溫液密凝體狎握虛離

若荊冰

瓜賦

晉 傅玄

誕土下種播之右根莖逕後莫之與爭貞甲徐生遂日就而月
將既成母而繁滋深於莫之

晉 劉楨

在中壘土高人進瓜植命為賦促之成其辭曰

晉 陸機

謂土下種播之右根莖逕後莫之與爭貞甲徐生遂日就而月
將既成母而繁滋深於莫之修蔓數

碧綠之純采金華炳其朗明育之以人功養之以六氣
黃遠金綃青倅合翠雖輕首之甘美予未若東門之奇
偉葛有蜜筒及青括蔓蔕味溫口鮮類寡儔一蠹之頃
至三搖頭選美芳園重簡其珍披以吳刀承以朱盤中
割而破雖分若完貨無五味美芳蘭愈得冷而益甘
分拾相爽而辭煩細凡名理多瓠少種豐旨絕異食之
不飽

瓜賦 晉 嵇含

世云三芝瓜則處全焉故植根玉巖潤葉飛泉攬之者
壽食之者仙是謂雲芝之英葉振采擢莖玄瀨（一本瀨下有二字）蔚映
莫此爲最是謂水芝甘瓜普植用薦神祇其名龍臍其
味亦奇是謂土芝乃引甘瓜純淳且馨荒者饗之忘困
解酲流味通其五藏冷氣反其迷精

瓜賦 梁 張纘

惟茲瓜之實茂體太素之純精嗥玄潤於浮霄含皇澤
於夏庭於是蒼春發歲天地交和乃啓沃壤是殖是播
約莖引蔓感仙貴於採摘匿世爾於步躡異蕃表於前代
同心拿乎異日說而甜美辨於母子亦取辨於君臣
陳吉凶曰其氣純八分熟以頓於母子亦取辨於君臣
欽哉依美況不已何以剖之金錯刀何以處之玉英
水飲平巴椎以普業既籍託詞而興已非但留怨於戍
夫扣亦取誠於君子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鳥獸

鳳凰賦

晉 桓玄

伊羣物之百品各在類而有別惟羽族之殊誕獨鸞皇之構傑邈區寓以超棲撫朝陽於丹穴備六德以成暉奮藻翰之郁烈集崑峰而斂翼翔青雲以遐越

晉 顧凱之

鳳賦

望太清以抗思誕儀鳳之逸羣稟鈞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烟煴允雞喙而燕頷頸蛇蜿而龍文勵歸昌於漢陽

發明徵乎望君荷義躍正彝峙鴻前比翼交揮五光備宣與八風而降時而音中鍾律步則規矩朱冠赫以雙翹雲質翩其高舉歷黃冠於招搖凌帝居之縣圃

唐太宗

威鳳賦

有一威鳳總翮翱翔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翼歷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氣閃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出陽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邪亂世而方匿應明時而彰翼容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行依降而翹文戶天為生食爰在積石其樹名曰瓊枝琦玕琅玕以為實瑰環之腴是曰瀛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琦玕子孩必就陽高門之桐啄必擇脫蒼筤之竹其飲有

儀其食育質其和鳴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翰如
于自無昏鳴曰固常旦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
翔集鳴曰歸昌節節足足皆皆邕邕其音英英凄凄鏘鏘
延頸奮翼五彩倍明舉隨八風氣應時雨徊鸞鳥翔玄圃
過崑崙軼底柱風穴暮宿弱水灌羽五彩精英九文鮮明
乃先天雛宮之畜南方鶵火之精覽七德律五音通天祉
應地靈翥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天下有道得鳳像
之一則鳳過而睨之得鳳像之二則鳳翔而企之得鳳像
之三則鳳集而翫之得鳳像之四則鳳春秋會之得鳳像
之五則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矣於是時也鳳翩躚帝竹
而不驚留宿帝梧而不去吸崑丘之琅霜飲嶲山之紫露

馴於宮郊為帝司晨扈於軨車以節路驅爰率其屬朝嘲
夜哺露翥風翔千百為羣翱於明堂故曰鳳忘其翼鸞鳥
忘其爪而可擾神龍喪其角鸞獸忘其距而可御威若鳥
獸而柔綏畴若草木而蕃蘖蒼頡白騎可繫而羈鳥巢鵲
梁可俯而窺是以萬方來朝四靈咸依也乃若刳胎剔嫗
神龍不遊覆巢碎卵鳳不翔留四靈之瑞告違則萬物之
庶不由矣帝於是始作咸池之樂張於洞庭之野有焱氏
承而頌之曰鳳鳳秋秋其音若簫其翼若干有鳳有皇樂
帝之心於是風后從而賡之曰丹張辟雍鴛鴦相從八風
回回鳳鳳喈喈力牧載而和之曰敕爾有瞽帥爾衆工奏
爾光頌肅肅邕邕無怠無凶帝曰咨哉天老之言也綵

圖仵側拜手而贊於帝曰臣聞縹青者曰鸞黃者曰鵷
餧紫者曰鶯多白者曰鵠得鳳體而分者也西有領雀東
有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錦駝鵾鵾飛光而映天綾雜曳彩
而駢羅竊鳳形而似者也且羽嘉生翡翼蜚翼生鳳凰
鳳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庶鳥之變乃產妖鳥是曰羽蟲之
孽德下衰則得其分德又下衰則得其似德極下衰則得
其孽臣恐千百世之後瞻見而甘聞誣天而矯神必求鳳
而弗能將歌舞羽孽而珍貶咎徵天無口孰分其然否神
無喙孰折其偽真識乎與何矯枉實多鳳之瑞世僅見孽
世則那帝曰遠乎哉綠圖之見也乃命伶倫斬嶰谷之竹
吹律寫鳳之音素女調三舌之簧炙笙象鳳之翼史皇作

斧扆繪鳳之形胡曹翫衣穿畫鳳之文又采飛龍氏之篆
陳帝嚳氏之圖書之右書曰中凡銘圖之左圖爲命帝驗

儀鳳賦 有序

晉 傅咸

鵷鶵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廢卑物莫之
害也而余以爲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
智也夫鵷鶵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
唯儀鳳也辭曰

仰天文以彰觀兮覽神象乎大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
行之淳精故能體該衆妙德備五靈藝維塵之紛濁兮患
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以遐征翔寥廓以
輕舉兮凌清霄而絕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

道既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今讀簫韶於九成隨時宜以
行藏今諒出處之有經豈以美而貫害今固以德而見榮
曠千載而莫覩今忽翻翮而來庭應龍至今庶有感於斯
誠而君子之是忽于賦微物以申情雖綺靡之可翫今悲
志大之所營敢砥鈍於末蹤今厠瓦礫於瑤瓊

寒梧棲鳳賦以秋夜桐月爲韻

唐 王 勃

鳳今鳳今來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棲高梧梧則擇陽之珍
木鳳則丹穴之靈雛理符有契誰言則孤遊必有方晒南
飛之鷺鵲音能中呂嗟入夜之啼烏況其靈光蕭散節物
凄清琼葉半殞高歌和鳴之鳥也將托其宿之人也焉知
此情月照孤影風傳暮聲將振耀其五色似蕭韶之九成

九成則那率舞而下懷彼衆會固知淳化雖碧洛可飲更
能適於醴泉翔瓊砌而環回儀金閨而始連軒以鳳踏終宛轉而龍躍
晝夜苟安安而能遷我則思其不暇故當被拂寒梧翻然
一登自此西序言詩北闕若用之銜詔冀宣命於軒階若
使之淹池庶承恩於歲月可謂擇木而依處下居而後歇
豈徒比跡於四靈常栖栖而沒沒

鶴賦

裴守真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躍躍書皓迴之翻翻宛
脩頸而顧步啄沙積而相歡豈忘赤霄之上忽池藥而
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
脫籠樊籍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

馮朱襚而爲觀

舞鶴賦

宋 鮑 照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鎮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
曠千載而莫覩今忽翻翮而來庭應龍至今庶有感於斯
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帝日域以迴驚窮天
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
頂凝紫而煙華引圓吭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姿疊霜毛而
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
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
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彫年涼沙
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
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

早晨憐霜鴈之遠漠臨鸞鳳之簫條對流光之照灼唉清
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踏終宛轉而龍躍
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雲飛離網別赴合緒
相依情與中止若往而歸顧盼翻後塵翱翔先路指會規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
逗節角眄分形長揚緩驚異連聲輕跡凌亂浮影交橫
泉變繁姿參差游密煙文霧綴若無毛質風去而環不可
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
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
色沮巴童心恥中掃而停丸翎雙止雛邯鄲其敢倫豈陽
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

結長悲於萬里

白鶴賦　魏　曹植

嗟皓鶴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兮蔭重景之餘光狹單巢於弱條兮懼衝風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不傷承邊遐之佳侔兮得接翼於鸞皇同毛衣之氣類兮信休息之所鄉抑吞聲而不揚傷本規之違忤而遠狹共太息而祇懼離羣而獨處恒竄伏以窮栖獨哀鳴而戢羽冀大綱之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韻記六翮之末流

玄鶴賦　晉　桓玄

惟茲翁之受命諒誕生於悠遠擢高距以自抗延修頸以軒矚分嶺立以發音遒太素其如玉縱眇慮於雲裔豈四海之難尋良妙氣以適化執百年之易促稅雲駕於三山非蓬萬里於咫尺

鶴處羣賦　唐　皇甫湜

羣雄分宮里獨鶴今超特何鄙夫之異德今乃同處新禽失職情轉切於之心紙羞甲食恥尤於衆何細己之孤志在寥廓時依泥滓之混跡祥雲於紫宮恒仰歲寒而將晨一鶚雖群豈而定長雙鳧比翼乃貫繁有徒在識家風而自清炯玄體空冷然獨遠純素之皓色比二南之清音羣禮雖居下而在幽亦高聞而遠吹引致器以遊顧塵寰而不雜仰天路而飛高懲夫桑心清迴稟質貞素儔影思侶

矜容舉步忘機逐性出思罷於乘軒遠害全軀每勞心於警露疏聞今易感聲怨今難度非陸氏之無聞想王生之可慕原其翔集玄圃騰寫翠微睨蓬壺而易感冒江海而興悲情慕必止心徂匪違或雁翔而反顧或孤賞而忘歸厭仙庶而舉華亭思鳴皐而適綠野爰捧日觀麗而羽儀閑整何睿野之無人獨仙舍之虛警

數二鶴賦

宋 · 秦觀

廣陵郡宅之圖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閒翅翮摧傷而弗能飛翻雖雄毗之相從常悒悒其鮮歡時引吭而哀唳若有所思公燕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也公燕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既不出乎三緘又不暗乎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居則俯仰於賓客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淵如侯君之所至為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郡之人好善於媚歡愈於容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臺之側詞此幸之可常顧超摇而自得違公之去於今幾時人各有好鶴誰決私具名物於有司雖鶯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階祀而遵庭惟主人之故容問一過而嗟咨余聞而歎曰噫嘻亦時而生亦各其所特則悲彼有啄乎廣莫之野飲於清泠之淵隨林丘而止息順風氣而騰驚一鳴九皐聲聞今易感聲怨今難度非陸氏之無聞想王生之可慕原其翔集玄圃騰寫翠微睨蓬壺而易感冒江海而興悲情慕必止心徂匪違或雁翔而反顧或孤賞而忘歸厭仙庶而舉華亭思鳴皐而適綠野爰捧日觀麗而羽儀閑整何睿野之無人獨仙舍之虛警

二鶴賦有序

明 · 王世貞

尚書刑部省中有二鶴焉朱冠緇衣昂步接趾日食官廚俊游長年然每一驤首雲霄之翼嗉唳蹲蹈若有所恨慕者余悲其翮鎩而不得飛嗉結而不能言也為短賦以達之其辭曰

予累曹牘而夕休兮步爽箱於周廡微陽晞於木杪兮流光冉冉而不下萬象闃其無值兮忽浮靡乎儷羽冠猩血之殷鮮兮衣陽阿之纖縞狀委蛇以相孫兮又彷徨而忘歸

徘而惝佇首低回其欲訴兮瞪瞢而不得語內專精而慈記兮猶伯奮蔚而窮武忘超翻之久鎩兮飄風接而求舉實於志於勝決兮足離尋而頓處饑雀啾啾而能恭兮翻慕余之托所何稻粱之見誘兮將徇口而捐心幸此豆兮曩今鸞鳳翮翼而酬音芝禾蓼其鋪蹟兮吉士歌於中林之芬甘朝蓄翼於扶桑兮蓬萊遠乎夕陰豈六合之為隘兮天地舒而是欽寄薄命於一秣兮感深望乎非氛鷺迫得而狎翔兮鴻鵠下窺而見尋慨靈根之陽鐘兮夕悲鳴而不可禁

雙鶴賦

明 · 朱靜菴

惟仙翁之高標兮玉雪之姿安翔崑崙之琪樹啄玄圃

之靈芝若遊遊於碧落同汴谷乎天池與鴛鴦而爲侶
翔燕雀之敢窺何虞人之見蔑遂鷁絡於軒墀蒙主人
之過愛聊隱跡而棲遲故其呼之則應撫之即馴山雞
雜處野鶩爲倫志昂藏而獨立情優寢而弗伸若夫春
雨初晴花發滿庭臨風振羽向日梳翎或翱翔而對舞
或天矯而同行望故巢之修阻徒奮迅而長鳴既而白
露初降金風始高丹頂鮮潔玄裳飄蓊發清唳於永夜
徹遺響於旦皋感遊子之驚蹋使還客之無斁爾乃安
於棲息飲啄適宜受乘軒之寵渥釋籠檻之羈縻微
軀之菲薄承眷顧之恩私庶厚德之未報徒馳情而在
茲永充君之玩好誓畢世而不違

鶴賦 有序

明 湯顯祖

大司徒王公北海樂亭人也聖亦如愚貴能存賤頻聞
浮譽先期長者之車仰謝光塵即倒王公之屣見其公
子本藍田之玉鮮示以著述兼冊府之瑣綴披讀其中
有鶴鶴一記司徒公從御史遷大理時也遂漢被創之
鶴哀鳴馬首斷而療之長翼盈肌終不復去哀君子之
流慈倍仙禽之善托始筆敬歌

歌何一皓麗之仙禽兮海門之奇氣鼓雹嶠之清夷
夫翕玄而閟藻逞丹素以明姿趾象虬而振步形亞鳳
以規儀吐音鼓而嘹亮蹤其委蛇薄幽林而不處
遘兩公之屯否永畢生兮容與

——明 劉 鳳

之離歎磁玉能以披離至乃華表摧雲蘭巖噎雪層散
紫胎之毛臆染蒐戎之血月羽全虧霜翎乍折落萬仞
以遥驚逗千紺而橫絕斂莊簪之來遊會蒲且之見掇
遂乃延頸伏地長鳴振天向流風而若訴庶歸仁兮自
全厥有碣石眞仙孤竹名賢儻寶慧於柱史邁種德之
庭堅露霜薇於綸斧吹暖律於盧船在雲屯而叩拯近
震解以流澌公府之聽且止神皋之禽可憐遂乃駐此
遊龍收其病鶴類秦樹之鶯鳥似離陵之感鵲縱置文
園留陪金閨擬儔格以難據堪誼宗而眷托謝冲天之
騏驥就枚人之燕雀閱其半死半生借以一丘一壑飲
以流丹之泉庶以長全之澤

重堅殷亮再合結同許王之習佛異禪林之鶴戲蔽蒹
之瑞紫鸞龍光之華四國乃春民落流清風螢飛繞箔
催蛩關河別厲滴塗露以為寒倚流追無患聽遠唳於層霄聲素心於遥漢至若西北
十五東南二八設肆羣翔雲天永戛或乘仙人之箭或
寄西王之札動清叫於圖方寄奇想乎块兀豈味肉之
難矣託淺義其如錢低昂欲翥徘徊至曙憶舊人於藻
田哀君子於蘭署非總目以會賞實集心之維忽念酬
環其莫展欲銜球而未去宵漢上之新來笑峻山之
御碩公惠於賢府永畢生兮容與

——明 劉 鳳

季朗云有斯篇索未得因以命藻夫子之不逮夫人知之而復此綴不幾燕石鄭璞乎貴相見情耳

夫何靈禽之逸翰兮超一舉而千里嶰絕驁以聊騁兮倏眇周夫滄汜運天池之浩蕩以刷羽兮逍遥放乎六漠而焉止意踰溢而不返兮亦滔宕以自娛局榛楛之以跂跂偉斯鳥之爲介倪兮巃嵸垤紛容而翱翔兮不赴尋丈而狎人嗛粱穀而憚遠徙兮故邊藪鶴兮廓獨矯翰而高翹離青丘之長隰兮莊毓紛容而來萃下軒墀之蘅蕙兮步從容於蘅蓼泛悢夫既俛翼而甘餐兮蹙跼引清吭以徐囀兮聲續絶躊躇之遲遲聊且似乎近昵顧戰慓之何極兮猶安佚而不驚都何都以采旺兮影微以聰聰兮跡鋪首而銜玉戶戲且啄而味加兮穢盤遊而若有沿蘆鷗鷺以擾畜兮時玩弄夫皎姿而自舞綺縞皓之奪視兮忽安佚而不驚都何都以采旺兮晝倏散之利旌內煽宵之有快兮忽迴思於漢冥悵幡繆之錢羽兮戢弁飛之未能掩翼翠骸試騰翥兮翻脅之遽舉翩綏遠遯以抗絶兮瞰逕逝而棄去忽遊遨以舒息兮歡歌哀鳴而求侶機翻翻之凌軼兮宰落北絃以遥訾歷登閬而乘駭蹙兮偭逝逸而無處所既搏禕之遨蔓兮睿疇昔之見珍衔哀思之不忘兮遊殊類而相親望主人之池藥兮恥旁睨而改運驚棟體而欲下兮撼曜自卬以就旋嗷胡甯唳之切兮翻幸葺之

秀領宿得托於唐中兮亶遥曠夫漫溟凄幔帷之儼張今惕儛倫而稽謬集復歸之依止兮欲陳之去不辭兮詡差羌而更整翹翹氣之厲激兮終能彰乎恩佐願盡心之無已兮豈背去之爲青左右感而色動兮嘉真禽之有取鍾族性之不易兮矜志介之可想惟翳寡之長吟兮感簡斥而悲懷何黨人之二三兮離迷紛而無象棄去就之不經兮應發寤之惘惘鳥擇木之自初兮然中道而或爽聊浪空庭之儲與兮哀林皋之迥響水蹇川之磕磕兮廣途洶洶而方梗霜露文下而晨嚴兮飛絶踵之影靜欲還之不可兮徒坎侳經縣於故郢遊物類之何知兮猶識所養而願請

大鵬賦有序

唐 李白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遐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於世往往人聞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無之及讀晉書郭隗宣子大鵬賛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所舊本不同今復存於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微至怪於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簸旋海運脫鬐起於海島張廣翅於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憑陵赫乎宇宙憑陵乎

崑崙一鼓一舞煙朦沙昏五嶽爲之震蕩百川爲之崩奔爾乃蹴厚地揭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摶九萬而迅征背嶽太山之崔嵬翼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夭矯排閶闔之崢嶸簸鴻濛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象其勢騖驍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分地揮雲會風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迴波北荒半宵南圖運翰以傍擊鼓奔颺而長驅燭龍先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塗混視三山杯觀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夫鉞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

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款繽紛乎八荒之間陰映乎四海之半當胃臆之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竅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於海溟欻野景以橫榰逆高天而下垂鼓乎決漭之野入乎汪濊之池徭勢所射於風所吹溟濛希微披天昊爲之沫漾海若爲之色變如此高鯷鯨騰海而下馳縮殺牲鳳莫之敢窺吾不知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豈比夫蓬蒿之黃鷃詮金衣與菊裳和蒼梧之玄鳳擢綵質與錦章起服御於靈仙亦剔侵於池隍精衛殷勤於銜木鸜鵒悲愁乎萬場天雞警曉於海桃鴟鳥晰翟於太陽不

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遥無最類乎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爲漿戲暘谷而徘徊憑愚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鳥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跱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爲巢以虛無爲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蕃籬

鯤化爲鵬賦

唐 高 邁

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橫海底隘龍門眼瞤瞤而明月不沒口呀呀而修航欲吞一朝乘陰陽之運遇造化之主脫我罾矰生我翅羽背山橫而壓海嵯峩足山立而傴

由此言之則鳳凰上擊誠未得其錙銖鴻鵠一舉凌
動其盧胡況鷦鷯鷃之輩斥鴳之徒易安易給其足其居
須臾之間騰擲無數誠之內翻翻有餘伊小大之相
紀諒在人而未顯泰其情而爲之賦以解之
自是不大過不大超謂斯言之矣徵試假借乎風水者
一動一息凡歷天機千萬里

孔雀賦 魏 鍾會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
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綠綬之森縩裁脩尾之翹翹
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
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
跱鳴嚶鄰侶

孔雀賦有序 魏 楊修

魏王國中有孔雀久在洛與衆鳥同列其初三也甚見
奇偉而今衍者莫眡臨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
故與志而作賦幷見命及遂作賦曰
有南夏之孔雀同號諱於火精寓鵷墟以挺體含正陽
之叡靈首戴冠以表節翹修尾以垂榮采華蕤以相輝
動止步而有程

孔雀賦有序 宋 林希逸

大篤舍聚散悲歡怨懟之情非必合靈而異誠若有之
物亦與有焉而懷恨限以相感者又非必有疾類傷侶

者也物亦我我亦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余往時讀鸚
鵡賦感然有得於余心及今而見斯雀也形神意趣高
懷達慕慨然有異於常日故采其情而爲之賦以解之
其辭曰
猗珍禽之何來粲五色之華翮擢雙骸於空庭乃點首
而矜千尚進鬆以特足紛葩而欲売循階除以款步
咮慶倪而不啄閒長往之遥遥目四顧而疑愕雖樊籠
之乍解不振迅而簫索長引吭以不鳴類欲訴於寥漠
於是僕本愚人性寡易感對斯禽而眙訝情遽集於所
覽涼中心之有違乃憑拊而問訊謂口噤以莫言請臆
對而神應花玄嘿以傾聽爰舒寫於篇詠爾其產遐胤

毓下土間棲喬枝重阻三代唐虞此何處所更秦歷漢
修意宕心祥崖栢郡儋象桂林重譯累堠遠極天南索
王府之珠貢越徼及於魚禽惟斯名之一出乃委褐而
至今嗟伎巧匠胡爲卑情分嗟雄而入畫合姚魏以爲
屏當前邑之足睹乃是耀予丹青玄胡鬚騎亦以名經
休離罹羅乃效千聲又有伶人樂工誇訓蟲曉對華筵
之嗟嘆呈薄技而投靡場青鞚值翠尾騰飲酌以爲歡
在于心而良恥於是公子王孫貴奇好異聞佳名而競
尋復金寫以嗟致嗟迷狀之百時奈斯求之無已惟蠻
中以善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
柯統覽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
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嗟以

失侶絶毋棄離愴哀鳴而誰念竟快意於鉏刀之餘於
是委命歸窮薪飄流萬里閒以雕籠飼以粟米寧一飽之
足謀慭吾生之已矣眷炎路以長懷感寒渙之殊氣嗟
儔匹其奈何痛天屬之睽異雖五容之相從亦南北之
殊類遇物感時相顧至淚豈隔質之鸞隼豈鳧鷁之同
味名雖載於白仙曰方家之所棄何品別於蜮涼又見
錄乎藏器曾福福之由生恨不效雄雉之斷尾且其嶺
岫崎鋯林薄蒙密山風海濤晝夜颯擊動軋乎林根潰
沫乎崇壁山妖木魅門屍於其窟玄猿鼯鼠號於其
側爾乃朝飛暮翔羣聚卵息求偶合于節節足縱流
落而依人亦羽衣之仙容是余固不厭於危苦而無樂
於閑逸也若夫芝栖葉井之華雕朱鏤碧之飾觸之而
驚盼之而惕物固有所宜情固有所適矧才能之何奇
敢無效而素食長綿思以展轉愈悵慕乎疇昔情靈鄉
而不遠況今名夕之何夕陳情未既戛爾長鳴有懷斯思
尚託歌聲哀曰寒月悠兮玄雲愁葉窣窣兮蟲啾啾故
鄉何許兮淹此留惟聖賢之羈寄兮哲智拘囚何徵禽
之足道兮於天道而詰尤良委情以若命兮奈何乎休

哦貝翻序

孔雀賦 并序

世傳孔雀當巳午時則舒翅若拜舞狀以為朝鳳
鳳為百鳥之王故曰孔雀朝玉洪武二十有一年春予
奉敎獲覩于東園巳辰二時而後止因歎大羽毛之族

君而尊上兮威不若孔雀之朝王

孔雀賦有序　明　張治道

嘉靖庚子余遊藩府見孔雀四一雄三雌佳麗閒雅珍奇可愛西北之人不識此鳥偏一見之目耀神悚衆賓歆賞余亦嘆美感異物奇觸情動興惜王不教簡才阻值峰禁之歲暮遊佳麗之仙洲見南方之奇鳥立浦嶼之清幽性馴雅而弗驚色儻倫而寡儔稟金火以成形占文章之孔修怡恭而有禮雖寶愛之一冏身實珍奇之在尾金閃灼而浮光翠繽紛而極麗步款款於幽木舞按節而左還屢嚮嚮而迅侶雖炎方而更珍非江北而為枳遂飛鳴於華苑貢欽啄於蓬芭信音影而懷生何伉儷之相比固中禮之足稽亦明彝之可嘉雖鸚鵡之能言何靈表之琪樹君子之利登虛虞人之網羅曖金翠之無色候終日之暗旭則斂雲飛則散霞驚揚亂目丹彩奪花雖翔遊於宮閫終懷想乎雲霄望舊鄉而延佇處異域而哀號遠故山之羣匹懷嶺表之珍池類南冠之楚囚悲忡而泰何方兵若也千金勿惜購自南邦致不單來到必屢變其山遊沒論嶺越江烏尊人賤地走成降

期一毛之不損庶千金之可償保一二於千百謹存沒於毫芒恐風土之異宜慮寒暑之相妨經年歲而始至豈日月之可將載南海之淑質供北人之奇觀觀閨閣之麗區美臺榭之雕閑意羲王之毀櫝託微命於從官若乃綺筵初徹佳賓成莊羅絲竹之孔歡命雅觀於禽類爾乃輕步書容場尾戲翹翼首踦足糾紛流視意象如思動止無忌悰容昵肩似陳其意我生何地兮我處何鄉恨不如鴻鵠一舉兮萬里翱翔華屋非不可以娛樂兮奈雖恨之錯陽抱幽哀以徙倚歷佇矣而彷徨雖極人之觀美徒增已之悲傷既乘路之弗知又雲天之渺茫不假容而強羈何慮而何思斷懷土之素心忘異域之流離身寫鳥而為羣心隨風而作比不務己以為高每降志而自畢終息養以畢命願委身而承怡庶

總題目詩賓起居注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鳥歌

燕賦

晉 盧 諶

爰集棠宮依于其榮布窠巢之列列孚子數之嚶嚶銓先後而均哺薄尸鳩之能爭於是族類借長雄雌俱逝頡頏水渚下上雲際嘲嘈閒關條忽瀏滅來如隼擊去若彗掃斗建午而孑立歲故復來者其將逝剪爪識之有吉燕今年巢在此明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剪爪識之有吉燕今年巢在此明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剪爪識之有吉燕今年巢在此明明

翻翻其影射白日之潔留候令辰之光景乘秋而發且有便於風高春有既成亦可知其路永況夫將適之所必能安擇統眷乎此巢可居固難以久而不去克有攸往足觀不譽級氣潛秋時光滿曙當是美景此焉奮翼遂乃振紀階堪遠謀原理事必謀始翔而不集空長而箭翼弱高日莫而連飛轉急同發者或有不進後來者厥類日駭人舟過驚則飛噪憑怒余與八屆于惡其驕也並作賦諸焉

諸沙燕賦有序　明　顧璘

河朔之野川屋壁起有鳥曰沙燕穴居穀化以陰見全厥類日駭人舟過驚則飛噪憑怒余與八屆于惡其驕也並作賦諸焉

噪彼沙燕託川湄不巢而穴記體何畏族類冗瑣毛羽薄弱大不盈握自詩象恩王叙棲惴祥乘玄卵貴失烏衣課堪戶鼠壤資饑朗日弗照清風鮮吹童稚仗害踈縈橫苑莫假猶緻矧乎網罝嗚呼是淫誤而雜處惡濕而居下者耶是況啄而屋棄者耶是旅嶺羊以爲屬數者耶羽不節於起齒不登鼎俎佞伏而惡寒躁動而附暑譬之人仆守齋是伍請付之鬻公

感去燕賦有序　明　區大相

去年燕賦以見志韓子曰始吾見其始不以沙泥曰温覓不以土黃白分敏清真之不雜

同朴略之無文於是寒月改曜朱星移度苔濃春水草
滋甘露園木含榮溪水解冱乃遵太陰於北漠遣少陽
於西郊映藻而至豈鷹鸇之見猜衛盧以飛何罹羅之
足慴至於長距蒙賞利喙見忌豹以尾而自貴鶚以尾
而自棄巢睫之目終幽微而莫覩垂天之羽竟冢廓而
難徵孰與夫遊心也寥遠適絕觀凌天衢拂青漢橫遊
翮奮羽儀空遠景曷屬汗池有四海之心而人莫識
有八方之氣而人莫知年歲蹉跎竽行不返毛羽翕集
竽飛未遠願借勢竽自強庶高翔竽不晚

秋鴻賦 唐 趙勵

若夫隨陽之鳥翩翩者鴻高飛晴日長鳴朝風乘秋陰
於迴塞結陣影於遙空觀其羽翮聽翩出入寥廓念江
山而遊遠犯霜露而無託昔年春去愛洲渚之芳菲今
日秋來值關河之搖落借如良人遠戍賤妾孤居帷屏
望意息空牖路杳渺而無恨心嬋娟而有餘憶紫塞
之年重思青樓之夜虛莫不聞之者憤悅聽之者凄如
羅迴文之綵錦思斷足之憂書若乃明月霄皎黃雲晝
凝落天池蒼茫漠磧行宛轉而初上影參差而不絕
若二社代北之雲訝負遠西之雪既而南翔澤國北別沙
場千里萬里廣漠稻懷來強能鳴以取愛恐不才而見傷
所願免虞人之繳得仰君之池塘者也

鴻漸賦 唐 陸贄

易之爲書也八卦分體萬象呈形通漸之爲義也進以得
位動而有融故聖人假物荃理爰託喻於茲鴻鴻之爲
物也時翔洲沚去就雲空始于干而漸陸竟自卑而陟

崇飛則有序和而不同有類夫君子進德修業積微成功陟遐以自邇謀始而利終者哉原夫交頸頡頏乘波瀺灂逍遥自得羅罻莫掩匪干時以強進每畢棲而自檢雖欲致雲霄之高故必階磐陸之漸洎乎理翰海表驟首煙路既應日而春來亦隨陽而類序行藏不昧於節遊止不忒於素匪說鳧鷖之羣豈思稻粱之顧誠羽儀之可重冀燕雀之能慕豈比夫鸂鶒衔其羽翮徒矜才以取譽然無罪而見獲鄉國洎箱籠窘迫慕侶心斷冲天望隔不階漸以苟進非忤物而致危豈同年而語哉

孤鴻賦有序

隋 盧思道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說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揚令若邪特造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簪紱到市旦三十載而猶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針知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濆沃野兩望蘆荻既晨鳧鴈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鉛刀毛羽宛頹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眄江海之曲南何時奮翼上凌太清大鳥雖鴻漸于陸猶層城丹禽視而不貴小鳥願而相輕安此涯涘云泉歸鴈石之深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雜步清音遠心高顧鴻驚以降罕見其儔

行離而高近響噰喈而相續潔齊國之冰紈鮮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汰清露安止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遠寓蓼浮沉水宿澹暑言歸絶漢雲飛望安鴈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交奇變機永辭寥廓路迷重霄始則窘束籠樊憂擗刀俎哀鳴絶命恨失其所終乃馴押園庭棲託池藻稻粱充其容與於是翻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眄江海之幽南何時奮翼上凌太清鴻鵠高飛層城丹禽視而不貴小鳥願而相輕安此涯涘而無恥豈池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云美搏鵬之翼壯而不貴遂性於天壞弗企懷以交戰不

鼈成池之樂不羨太宇之廣正晨雞而共歡鴛以同膳亟揚聲以顯閨寧校盈而求見聊寫形乎洛汭且寓心於湯定齊宗廟以妥神承君子之餘昧

鷹賦　晉　孫楚

有逸隼之鳥含秋氣之清沖候天時以動翮蹈冥著而彷隆風同集於遠野翔於雲中翬翮之景曜角聲於晨風族類阜餐則千億迴素狄而南游背青春而北息浙長川以鳴號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佯窮天壤於八極

鷹賦　晉　羊祜

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芒種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之一蟄則衆物不能易其所居宅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濡其羽

雞纓鷹賦有序　魏　曹植

余遊於北陵四有鷹雛不能復飛命丹人追而得之以作此賦焉

余以太和之孟春承朝之殊異巢上天之嘉禽生於中阿之幽林而內安於高而不危翔清雲以舒翼飲飛泉以潤喉食則啄其鮮肴飢則附乎良庖雖繫絲以長纓猶自謂其所安

去襄流之塵陋言綠島以優遊而翱翔接羽翮以南北于情逸豫而不荒

于忽頹落而誰尋於朋儔驚而鳴逝于徒儔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廚膏面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覆何恩施之隆博於是忘軀歸命無慮無求飢食稻粱渴飲清流

鷹賦　晉　孫楚

春望山垣日之出雲蕩竹動月共水明暫逍遥於夕庭逕驍鷹之反摩已懷切猶舍闕塞鳴從風于前侶馱帶暗于行列鳥名久于書字滅蘆束于斷銜輕行雜譽時亂譽雜行時散已定空閨愁還長倡樓歎空閨倡樓本寂寂況此寒夜寒珠較心悲調管曲未成手撫絃聊一彈一彈管且陳酌歌翻使怨情多

後湖鷹賦有序　明　皇甫涍

予每過省閘則見羣鳥後先之上迴翔而不去底而作賦

千舊京之羈旅迄歲月於茲久有遠塞之寓鳥矯歸翼於明塗系蓬林而悼高柳背高柳之修巖強南雲以誕征感傷匹於萬里懼纏綿之我襲跡需途以忘思終棲止而思禁日疑光而西陸山倒影於寒潭嘆息風以塵浮仰崇岡而延佇亮豐草之可依悲繁氛之棲予忽反顧以驚鳴振輕羽而孤翥撫薄雲而翔翥須臾於長霄去襄流之塵陋言綠島以優遊而翱翔接羽翮以南北于情逸豫而不荒

來鷹賦有序　明　俞允文

明府大兵王公以愛下爲邑而尤以文學綠飾之

百姓又寧彬彬有單父之理隆慶二年冬十有一月公在靈寧忽有翔鴈降於公庭依違宛頸留止不去公乃異而喜之不以籠檻益用柔馴歲謂公之理行不唯乎於民而且暨於翔泳昔新息貢射賦鵾鵜韋誕爲曹公賦小雅尚猶白於處因以致獻猶欲修之於辭翔夫益鴈雍雝喜鳴有來儀之徵由是士之及公門者並爲賦以獻允文表寒伏跡蓬極公尤禮之齋以古人之度目睹弘美其可闕而無述乎敢輒畢其愚悰用嗣斯作其辭曰

有寒門之逸禽稟壹性之純貞絕大漠以安集介二嶺之崢嶸才識機而去害性知時以通靈故其族類雖繁

之至珍終周防以休處及夫洞庭水綠吳苑花繁青春麗于燕已遲望故鄉于渺邈山曙儔侶之偕逝獨棲遲而莫從遭此世之險巇罹惟悸毒之切躬幸微驅之見托荷盛德之能容輯風雲之遐想狎階墀之近踪庶承君之惠渥長保已而永終

孤鴈感物也渦水上有孤鴈隨人家畜鵝鵝輩以取食人或逐之輒飛去入左右洲渚間然終不遠也予遊城西有野人指示予心惻然傷焉因作賦云

薛蕙

孤鴈賦有序

遵長河之峻阪出城隅以徂邁兮望鴻鴈於河涘佇徬徨而獨居容貌憔以愁顇音悽愴而號呼伊斯鳥之嘉淑

故思甘愁苦而終窮雖六翮之尚在欲北歸其焉從於是淪形晦跡亡精失志牢落遠遷躑躅無寄痛衆雛之一隔慕同類之難值伺晨鳧而朝往逐驚鷖以宵寐豈皋澨之敢辭耳衆目之猜忌脅永鳴而先絕超將舉而復挫嗈嗈吟幽僻周旋林棲踐暌野之巖霜食潢汙之流萍延性命以苟存非初心之所營遺志意之推毀中無主而久之有聲從天而來故而哀鳴兄喪悼之叢至迫末路之悖悖避矰繳而往如忽如訴如悲如哀物若是以有情人胡爲乎忘懷雖積思連樂之無遺憂慘紛其相嬰若乃至於無可奈何者已是得不爲之長太息也哉於是乃來集之千重巫峽高入於雲陽律畢謝陰氣時作天清日迥草枯木落明月出乎皎皎野露皓以漠漠巒南游於朱屋懷北棲乎玄朔魂魄悽而怵惕形影之寂寞吐哀響之嘹喨志激昂而將躍動幽谷之虛籟停高門之曉柝聞之者怡悵而自憐見之者欷而不樂嗟斯禽之可哀像羈旅而無朋因昆蟲之同嵐未若斯人之有情況游觀而歷茲忽容與而不行詠鴻於周詩泣涕下而沾纓覽萬物之參錯悟大化之合并吉凶與憂喜終同歸於奢冥奢百慮於一致款云天道之不平

陰鷹賦

宋 李曾伯

肅金高露玉冷黃簾垂碧幕靜屬文書之燕閒與親友以矢詠閩其何樂隱若可聽始縹緲以甚遠繼嘹唳以漸近如故人之好音將客夢以呼醒乃呂后之來賓殆漢頌之遲順僕之壯夫頓有秋思感機絨之不停嗟歲月之易逝彼倉庚于春關及啼鴂于夏至曾爲日之幾何而此物者至矣乃區人情感物意其來也豈從龍荒朔漠之遑新自狼居姑衍之地過西域之玉門亦尚記於漢墨歷長安之銅駝神嘗飲於渭水麥苅苅于何如黍離離于吳似諫山河之無恙今風景之不異爾能爲予而一鳴予亦時可以告乎爾久之有聲從天而來如怨如訴如悲如哀物若是以有情人胡爲乎忘懷雖至於無可奈何者已是得不爲之長太息也哉於是乃來告之曰伊蜀山之千重去吳天之萬里巫峽高入於雲端峴峨深在於雪際恐矰弋之過憂非羽翼之得計吾聞晚煙蒼梧夜月音草洞庭橘柚之鄉松江蒓蓼之島可以接上而不彼去詔久於是商其有中原之信音又胡不詣上林而報天子於時拄影況夜桐聲警秋既感物之可悲又憂人之計憂其有窮征絕塞遠戍他州念百戰之已苦數奇之不侯如李廣班超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爲之感而思益或有隨陳平貿誼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爲之感而思歸乎里穹情一丘動尊鱸之

住與賦松菊之西疇如淵明季鷹之徒閉此之聲又得不和往而形留或有螢雪森前風雨牀頭警擊楫以自厲病枕戈之未酬如劉琨祖逖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咎命而時光又有閨房湘子江湖遠遊倚日暮之脩竹望天際之歸舟如瀟湘溢浦之婦聞此之聲又鮮不寓心於仳儷托與於綢繆或又有月冷金殿霜淒錦裘恨薇履之已棄悲紈扇之不收如長門卓鄧之人聞此之聲又鮮不寄言於賦詠屬意於悲謳凡若人于此心何求是亦猶聞烏而墜聞鵲而喜聞子規而思歸聞鄰雞而思起非無故而偶然蓋不能以自已而況於斯云胡不以然則衡陽以北代地以南千萬人之心不同又豈十人之心而是耶不玩義經之漸陸于思出處之大義求高雅之興深于味理定之深旨或訂其所聞者一二所思者亦則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宋 田 錫

鳴蟬感早陰山葉疏有翔禽于北起常遵潛以南歸一鳧征若陣行之甚鑒敬類與比部以相依當乎朔氣之肅殺下映天萬里風蒲葉吹白草鷹鬥毛于向寒火千臺下鑿箭之哀韻催來勾踐城邊兩槳之幽音驚起漢苑交翻翩翩遂翔似魚鱗之布列若鶴鵝之舒張落宿有緒高低散風天空而殘月鉾影水淵而微雲民理紋曉拂雲翼路揚而似足飛伯尼畢弋往翫共一一成列

宋 文彥博

草木落千房來實揚高音若聯翩而宛轉屬雲幾陣斜飛認初成於鳥跡數行高書疑上雖於天文時也秋風高私氣淨雖離而奮翮頻遠書而能寄恨行之甚鑒敬類與比部以相依當乎朔氣之肅殺下映天萬里風蒲葉吹白草鷹鬥毛于向寒火千臺下鑿箭之哀韻催來勾踐城邊兩槳之幽音驚起漢苑交翻翩翩遂翔似魚鱗之布列若鶴鵝之舒張落宿有緒高低散風天空而殘月鉾影水淵而微雲民理紋曉拂雲翼路揚而似足飛伯尼畢弋往翫共一一成列

翔宵刊翠琰鏑網羅之縈絆可代結繩實俄染濡自隨
騰翥精研靡在於形管凌厲皆俾於玉筋水宿近棄鼓
露下垂露款全雲飛經營於紙間象著楚銘鴛序
可志鷹程比人文而雄異紀鳥道以惟明不識不知皆
類效奎而制自南自北悉同取史而成是何羽族之中
斯禽有異違朔塞而整翮屬秋天而成字彼蜜冠之與

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爾而歎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
曷爲而至哉夫烏之爲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
烏是以周書神其流綴詩人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愛

止愛居之及其數芸蓋古人所以爲稱若乃三足德
靈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乃鳳烏之德何以加焉
鵲惡鳥而賈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
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雀性自然之有識應炎陽之純精于體
微而體黑宿于雲漢非遲而不逼起彼高林集此叢薄棲息童
牆何德而處喬鵲行功而在位稻梁已飽于羽翼將
調翮雲霄宿于雲漢非遲而不逼起彼高林集此叢薄棲息童
牆何德而處喬鵲行功而在位稻梁已飽于羽翼將
時晚易君一宝足丹雪

紅嘴烏賦

仰之雪烏之于井嘴思質彼羽青霄于流形白日與
之爲伍豈凡烏之能匹故其聲則合弦動必依仁
之意而伺感息而馴馨翥而翔漢當啞啞而向人不
驚不怖亦樂而訓門其于井拯入華堂對上客之羅薰

拂佳人之歡寤寐空簾之秋色怨夕月之清光悲信矣而非吾土傷幽棲而思故鄉於是湘妃援琴相如爲歎何不閉合二籠而使飛永寥者前於雲漢重曰日宮難可踰月桂修枝未聽將能曲空閨怨夜啼

宋 梅堯臣

靈烏賦

烏之謂靈者何哺豈獨是烏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于爲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于授筴於倫之龍不時而見翥七十二錯于寧自保其堅龜鳳不時而鳴烏啞啞于指嗤罵於邑閭烏于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

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而告于凶豈能吉告而先知于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于不鳴龜自神而刳殼駒負駁而死行智能而日役役劬劬于喪精烏于爾室吾今語汝庶或改然結爾舌于拮爾喙爾飲啄于爾自遠同翔于八九于勿啼于勿睥睨往來城與無爾累

宋 梅堯臣

後靈烏賦

靈烏我昔聞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噬臍於時不容覆巢寧抵驅遠已兒余是時作賦以弔汝非乘爾國而責爾聰今也主人悔彈者去豐爾食於太倉置爾巢於高

徒能紀蒼鷹逐狡兔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賊璽之去而復悟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栖既不我德又反我怨是猶秦漢之豪俠遠已不稱昵已則譽夫然吾知分足而已矣又烏能顧

宋 范仲淹

靈烏賦 有序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爲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成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

靈烏靈烏爾之爲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爲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之方制折一翮於兮烹爾躯徒悔焉而忘路彼啞啞兮如思鳴喉對而心哈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合育我有命兮本天地之簡易靈烏靈烏爾之爲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爲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之方制折一翮於兮烹爾躯徒悔焉而忘路彼啞啞兮如思鳴喉對而心哈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合育我有命兮本天地之簡易

人之生兮不我依兮不我與兮孰主之兮孔艱主之兮今孔艱主之仁兮則安度泰而不驕兮處戚以自娛兮盤桓思報之意厥辜於本彤矢於未臧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愆故告之則反災於身不告之則愆禍於人主思戒忘我憲臧覽死而告爲凶之防亦猶桑妖於庭懼而修德但王之盛天意甚通人言鳥行從希聲之風豈以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賢不容覆巢寧抵驅遠已兒余是時作賦以弔汝非乘爾國而責爾聰今也主人悔彈者去豐爾食於太倉置爾巢於高而可樂說爲英鄧仲華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爲豐食而肥倉今吾將安歸又不學

築城之狐今何必義爲深穴而戚城荀圮今吾將疇依寧驥于之匪於馳矜今駑駘秦於芻養寧鵷雛之飢於雲霄今鴟鳶飲乎草莽君不見仲尼之云今子欲無言纍纍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志今養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我烏也勤於母今自天愛於主今自天人有言今是然人無言今是然

信烏賦 有序 宋 薛士隆

南人喜鵲而惡烏北人喜烏而惡鵲好惡之不同有若是故南北更相笑而無有訂焉走竊南人以北人好惡爲正作信烏賦以諗或庶幾乎不黨也其辭曰

有不有翁言與世違行與衆忤動作云爲惟背時是主恒笑歆乎江湖縱乎回直之野爰有雅烏上主人之屋者主人瞠若而曙之曰吉利吉利善人其逢惡人余避次有乾鵲噪於其庭主人持飯一盂羹一甌嘻嘻煦煦而祝祈前行奠諸地而飼之曰而以喜來將無後時於余歸子等之接之不有翁錯而顧躍而鵲進揖主人請問其情主人曰夫烏不是聞乎夫烏烏之性人災其幸來集謂呼盜非吉徵須刻不踰厥有非常之應鵲也無然休祥喜傳惟吉惟慶羌來告言應乎弗庭行人至惟古說焉太子曾不是聞乎不有翁啞然笑曰異哉吾所聞君子爲善不求福去惡以遠禍福之至也固當然其得

禍也非子過於此而無乎戚戚何喜鵲而於烏乎遷怒況子之說言之則鵲是而烏非福福之來固自已曾何咎於無知然以災憎我者忠臣之事陳嘉瑞者諛人之辭惕災過可得而改吉慶之在我者去我將安之不告於余固無損告何貴於先時又況是非無可必夫何一喜而一悲主人邈然不悅曰然則夫子喜烏而惡鵲與此北人之常也風土有不同好惡隨以異物不齊者物之情若之何緊之一致不有翁曰否否物情有是知之爲貴子自非知我者雖我言無不既君子惟是之從何容心之有貳北人之好惡爾豈聖人猶無得而棄余小人也於何敢廢主人曰烏亦有異於禽乎何夫子愛之

之深耶鵲微可尚足貴君子之心耶將鵲聲鄭衛烏爲正始之音耶不有翁曰否否吾子無多言試靜聽吾爲若言烏之爲烏格而邪說反之正夫烏之爲烏也體旻天之正色性昏明若晝夜之至德緊象乎日中而光被乎四表烏呼之聲才聞於人而垂世立則禽之性黑可禽取諸爰名曰禽烏乎則殊察夫人之色異聚喧鳴而疾去罰罪則黑於不載續長詛發於庭除何施何設以保其軀其知女娟爲善性樂太守賢則衆於聽官刑繆逋則上其由蓍筮神靈則飛而接龜應行史則向焉下瓌至若人之意誰父兄選棄良乎無所施其知僞表無所張其曙於以夜啼所以譴臨川之讒於以白頭所以出燕丹

之質在人則難烏行則易又若昭宗西奔唐鹿東走梁王與遷鼎之旅冢宰發謳吟之口相也則然於烏何有慮從乘輿以巡岐守朝夕名聞於漢府成此隨蹕之操守凡此數端烏之偉節瑣瑣細微無煩競列學有大致加大焉請更爲吾子詳說烏性惟仁生知愛親念鞠育之施大反本誓以終身無論寒暑反哺劬勤永錫爾類不於其身棲冠見曾于之孝堰銜成李母之墳傷口以鼓聞遠邇舒翼以助哀昔人豈以愧不良之子參乎用匹於先民夫烏反哺歸飛性天常也辟色知幾知識長也出類親仁物之良也解難從君舍之祥也烏之有是四德也而將之以見事之明執德之剛子不是貴而區區

區較計於利害之場哉天鶴雖有辨識知風之技而患不免於奪巢探卵又足於烏方駕而比量哉於是主人豁然若悟軒然而步驟津微食還其故處

明 錢文薦

寒鴉賦

隋煬帝與王胄薛道衡冬幸郊原見寒鴉映水流水遶村乃乎宵而前曰庭草無人隨意綠非子夫之言乎夫庭空無人草綠有意非彼幽境無此巧思至於村孤水流天寒鴉至渺渺寒林翻翻影墜此亦世外之清閒而塵中之幽遠者也試爲賦之曹應詔賦曰何茲物之微細乃千萬之成羣稟陽德而純粹散瑤星以繽紛迹聯翩其共合聲噫啞以相聞聚族稱三足之異托居驗一枝之分每傳書乎王母亦顯瑞於明君夜援琴而知流朝集葉而占欣來忽忽乎似雨去飄飄然如雲出恒彖夫始旦歸必及於斜曛試看孤村之旋繞何如上苑之應勤於是時序漸斂歲華將暮晷短易落氣寒難遇殘霞綴山欹葉塞路雲慘淡以無依水潺湲其不住或呼侶而聯翼或分曹而別趣或矯厲而先棲或遲疑而後赴雖遊從之有殊竟還林之無悞則有慕道軒轅耽遊穆滿鑄鼎荒山駐駿脩阪虛玉輦而不御別璇閨而未返奈暝色之蕭條知嬌歌之淒婉歌曰殘鴉乎飛飛同去乎同歸望所思乎寒影稀恐霜露乎沾衣歌罷煬帝再善乃顧謂衡而嘆曰子大夫不云乎空梁落燕泥甚悽斷景甚服此詩景猶易得詩則難追且夫鴉飛則流水無去則空梁空泥落水流影亡燕何意緒鴉豈商量亮潔虛之自若亦峯寂之相當非詞人之揮灑恐野景之遺忘其時天語未畢鴉聲已散朔吹捲沙荒煙空月一聲鐘響九枝燈粲乎直衡起而爲亂亂曰孤村一帶帶斜暉乎水流無聲靜掩扉乎何物點點象烏衣之舊雖類聚終分飛乎從風徘徊催人歸乎待之不得守空閨乎殘膏無焰月無輝乎愁如莫露獨晨晞乎願結千秋與相違乎

鴉陣賦有序

明 穆文熙

石子有園在郭北之乙陽仲冬日邀穆子往遊其間因

訪如全衲子於眞空堂堂面城澤水遶其下隄蜿蜒循
郊關而東北之幾數里許古樹環生莽蒼迷望霜深葉
落參差排空時日薄崦嵫羣鳥草止相與縱觀久之而
如全又速其朝幕來去之狀甚奇乞余賦之余惟鴉兵
象也羣集陣形也兵陣之間非禪僧所居而如全則降
心戰勝浸假大乘者也爲作鴉陣賦示之其辭曰
繄萬類之流行亍咸鍾氣於大鈞何烏生之獨黠亍乃
羣止而馺又凌倒景以交飛亍披遠漢而直下羽翩翩
以相摩亍聲嘈嘈其交竪度城則重霧彌空越水則密
雲亘地瞻望不可以目窮指顧有難以數計爾其集也
或附深枝或倚危柯疎而不散甚置罝羅若三軍之正
壁壘也左而依左右而依右密而有條蟻屯蜂湊若三
軍之結訓曲也止者藉呼飛者遑應紆翔上下川原聲
動若全紅列旗音容並作而號令乎卒徒者也前者欲
既後者隨遑氣累靄梅日韜霞若龍驤虎奔車騎交
馳而驟合於主帥者也由城謁以薄門輞循水際以抵
邨廛恐阻併包原隰不遑若常山蛇之勢而首尾相顧
者也斂喙而安外不譁衆具而雷然不亂時遊徊奴不
忘翰躍若刁斗之鳴而夜衆以防禦者也至於城析初
散天光欲曙逸舒收義輪未御則猶翼鳥翻凌空薄
雲皮渴則鳴雷啄雷若砰弓躍如流箭鷹鶻俄襲
朝如澤鳥鷗震起朝論斥鷃此猶朱邊鳥隼各居其

次而敢不可迫驚鸞魚麗各成其勢而敵不可測者也
謂物爲陣疇曰不然唯斯之内有衲居焉心苟無物乃
將上禪不見鴉出胡知其還不見鴉靜胡知其諠其聚
也爲色其散也爲空忘戰鬬於蚊睫等勝負於飛鴻眇
波海之鷗翮又何有於烏之啄雄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鳥獸

鵰賦

梁 徐勉

觀羣族之多類實巨細以羣飛既若雲而彌上亦棲捷而亦歸爰有茲禽六翮斯具生無隱嘿質有玄素亟違涼而就暑通四節以馳驚出崑山而抵玉入名南而興賦其識知來其巢知風比之烈士時起則雄逸將奮而翔集乘清吹而西東荷休明以得性游苑囿以自終

鵲賦

明 李東陽

爰有靈鳥集於中林修尾長喙玄衣素襟皦繳奇質冷警心我有嘉辰懷此好音若夫飛薈峻閣繡闥雕楹旭日初照鬱屬不生茂樹芳潔繁陰翳清忽促刺以雙透欵啟而迅征刷凝鮮之委羽寫婉轉之幽情紛衆吟以爭鬨廣馬飛而不驚睛雲衝騰其下上開華匝地而經旋而其乍東乍西修條近葉遠樓初危而不定去未極而中返或周旋其却顧或弊捷其好尋方小佇於中庭訝遲歸於別館曳餘音於未絕裊柔條之半縮若乃玉宇遷客金屋佳人感迴沉幽圄之士雜遲高軒之實託春心於錦字逗曙色於雕輪翳泥金之小款擁織翠之重茵曉枕驚夢春山罷顰莫不窮途枉淚幽谷生春或

舉杯以酹土或倒屣而迎門噬村鳥於牖戶怪野鶩於承塵不利俗以投好徒增疑而名嗔試比物以引類信茲禽之足珍乃有上苑虞人五陵年少挾弧於懷中探危巢於木杪紀藏乎其無形禍出其所不料豈百金之足圖曾不滿夫一笑物固有所偏工意固有所獨適故知來歲之凡不能比一卵於終日報羅幃之喜不能解雙顏於深室彼世態之無常徒因之而太息復有梁洲金印月浦銀橋羨崔梁之窕窕駭魯木之翔翱信慨惋而莫究徒夸浮而可嘲吾將使茂先卷舌而却走成式遁辭而先逃見天機之流轉知造物之非雕坐觀物以自適聊寄情乎雞騖

鵲賦

明 李夢陽

有爾南之珍鳥秉陽剛而合哲擇喬木而託頡性靈潔而好新恒相時而豫移知多風之害患徙巢於下枝善儔祥而遠征刷凝鮮之委羽寫婉轉之幽情紛衆音類明士之幾悟豈林巖之退簡遊庭松而棲高度鵬戈之見尋於君子乎是依飲九泉之清流嘉實之離披黃鍾厥月天地開藏雪紛其交下烈風嚴而雨霜捷翼乎未於諧動潛於深宮美斯鳥之首覺獨衛而當空窿象天體方則地祖載備晦明智敏感而諧變依之分招智太歲而啓戶諒緒緣之軫心顯指指而詔旣春陽之未臨聊俟時而共嬉感主人之分為戚謀東欠而罔歎步玉塗以俛啄

微風跋而自開葉融景以驟躍易清雲而拂旋激神化以耀德逢印文而幻遷庶遺安於衆鳩順天命而自然

鵲始巢賦　　唐　陳仲師

霜天慘慘子颯樹之杪構彼層巢于翩然宿鳥昞喬柯以上下鼓羽翼之畢小周匝經營翻飛漸繞履危而念殫不敎其事球簉乍開逐初心之眷戀無利喙之嫌猜架木末居巖隈容足之前望一枝以棲息翻身之際歷衆木以飛來拂曙聲多排空意遠惜光陰於朝暮迷飲啄之往返於是攫腐草而飛蓬重疊尺篇迴環翠空凌霄而且近朝日構思而偏愁衣風俯仰求容莫思拾芥之力縱橫居止顧就揣新之功必使輕舉得便羣飛深谷黃雀亦詩其大厦所以踰遠林庳前除仰窺雷爽遠慕扶疎當統樹之時暫隨烏會在來巢之日常畏鳩居非微禽之敢競幸嘉木之有餘嗟乎搖尾馴擾斂容棄之依於主人來若處于匪能言以呈慧不善舞以招美倘抵玉無虞擲風資始故巢林以何報惟化印而後已

鵲巢有固惟鵲無倫始自小寒之日不當太歲之神辨向背以經營必先避光顧縱橫而委積足以藩身且其

矯翼徘徊向隅棲息時懷擇木之智日就積薪之力若在離宮之內不可巢南如當于午之中無因逐北所以率先表異選勝知歸應時節而還易辨方隅之是非念彼明神自易地而攸處願茲弱羽信何枝而可依時也苟遂居安寧辭力役銜腐草而構思向高柯以容跡動觀所忌殊古人之稽巢理契不齊如方士之工曆擇地已有知風豈無方一枝而自託雖小數之能拘且相質以和鳴喜同於雀乃卜居而類聚趨甚於鳧況復藉用茅茨殊荷庇蓋任風雨而自適豈陰陽而去泰念土宜之是顧足見知方信天理以自然焉能向晦爾乃節屆玄律時方泛寒顏此角而知禁豈天時之可干無起土功異銜泥而戾止知於歲事無虛推移不煩得狀詠之良衍誠校遷之上計潛軫明條之意必附枳枸之勢權拍拍已完菁於崇朝命侶引雛聊優游於卒歲顧末俗之無遺信微禽之可繼

鵲巢賦　自序　　明　鍾惺

繫舟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巢其上者累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巢之故衛免斤伐感鳥能庇木而況之蚩蚩並育之意憮然若於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愛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枯楊于其焉慕方夫牖戶綢繆飛鳴拮据僊形聲之相喧

恐桑土之我汙爾其久餘春初燒荒刊路衆林童然偏
何獨茂蓋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彼樵者之
蚩蚩于何東心之獨恕曰親巢卵之相爲命子羌更意
而懷顏曰子曰室匪木留據曰葉曰枝匪鵲焉護此風
雨蛇鼠之至庇彼斧斤孰薪之不虞辟彼伯鸞之借枝
於庭下于冀安過于反步亟伊門庭之有光于亦外侮
之克禦天鑒之是我以美陰于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
心之動於物類于獨並存而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鵲
棲遲疇導善氣疇遏殺機生殺感應惟危惟微充類循
本靈囊同歸人天沙界佛土王義永無戕和探穀折枝

唐 王 勃

十駟鳶賦

海上于雲中青城于終宮金山之斷鶴玉塞之驚鴻謂
江湖之濱不足憩謂宇宙之路不足窮終銜石矢坐觸
金籠聲厭夕露影怨秋風已矣哉何氣高而望闊卒神
頓而智疲徒驚迹於仙遊竟纏機於俗網未若茲禽稍
融泛想憩丹丘之麗賞謝青田之逸響與道浮沉因時
俯仰去非內懼馴非外獎夫勁翮掉風雄姿翦霧力制
煙道裨周天步鬱霄漢之弘圖受寓庭之近顧實雖滯
於城闕策已成於雲路陳平負郭之居韓信昌亭之遇
似達人之用晦混塵而自記類君子之合迹處蓬蒿而不怍悲投餌之徒戀痛聞弦之自落故爾放懷於誕
暢此寄心於寥廓

唐 盧照鄰

孕天然之靈質稟大塊之奇工背距足以自衛毛羽足
以凌風紫九圍之遠志託萬里之長空陰雲低而含紫
曙景升而帶紅經過巫峽之下惆悵彭門之東既而摧
翮雲霄落長想思蒙莊之見哀式溪之莫往進謝
扶桑之力恩歡歸昌之饗肩貪多懼層巢無象屈猛性
以已馴抱愁容而就養於是俯跳德門言棲仁路不踐
高梁之屋翔止吾人之樹聽鳴雞於月曉侶羣鵲於星
暮狎閑砌之高低翫荊扉之新故循廣庭之一息歷長
檐而往度若乃風去雨還河移月落徘徊亂於雙燕鳴
舞狎乎獨鶴乍哨豪於霞莊時追飛於雲閣荷大德之
純粹將輕安之恒薄思一報之無階欣百齡之有託

宋 薛士隆

嗟萬彙之叢雜慶稟天而自性或同類而殊時亦異情
而一命惟孤鳶之挺質兼鷹隼之神俊凌烈之宏屬
鷹飛揚以時奮眞鷙鳥之英標而摶扶之匪迅者也豈
皇蒼之好德喜鵰鶚之靡仁指威棱於摶擊餘毛羽之
形存忽藏腸之屢空嘯爪吻其徒云彼燕雀之何知啁
啁哳哳大廈恒峯如之文鷁寒榮然為何者鬪孔微而
云鶚顧亟甘乎乃下相彼翎之文著觀時翟其翼落六
翮翻其招搖上且憑於無莫何嗜樂之卑污食孔甘於
嗜欲參血飲而毛茹壯體陳而肉擢睢盱漫其何以歌

含靈之是度茲有以得侮於雀雖而爲禽之彼薄也走觀物之資性渺百生之誠一彼目狼以兢戰蒙虎皮而羊質舞獨人之爲誑陳象畢與逐匪禁公之知畫覩降龍而心失曾不如小鳥之知不視形而忘實也慨高飛之軒蓋遠翱翔於寥廓振衣裳其楚楚爽精神之卓犖毋爲是爲識而膺章近取軒於烏鵲

大雀賦有序　漢　曹大家

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曰

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儔懷有德而踦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

息樂和氣而優游上下協和相親馳騁西東南北成思眾而來同

鵾雞賦　魏　曹植

鵾欲取雀雀言微賤身體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啗噬實不足飽鵾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輒軒資糧乏永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鵾言意甚怪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召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鵾得雀言意甚恒惋當死斃雀頭大喙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鵾言意甚不報目如摩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略無可莊鵾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姬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叙本末幸苦相語向者近出爲鵾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歎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兔自今從意莫復相妒

白雀賦　唐　關名

彼白雀乎降靈朱方羽皎皎而氷淨毛紛紛而雪光既無日浴不假雲翔馴階除乎玉彩相照向庭際而花影飄揚皓然自居貢以爲飾與物無競隨時遊息知有文而賈害則純素保光知惡紫之奪朱則大白呈色叶我皇之金德旌我皇之道極又何貴乎黃以爲名赤以爲翼然後銜丹書以告社執王環以述識所以異其類不能同慶所以隨其俗好以順人不假倉以耗國不穿屋

以賊鄰刻移公之將死以人爲殉雪冶長之無罪示人有規無以爲兒鳥也不燕其實無以爲珍禽也不利於物庶考言以察用時有得而無失若以酒成禮我則能近取諸身若以農命官我則能將委其質百揆有序萬物咸秩豈不知鴟鴞之志與斥鷃而爲匹悲夫未處大廈閒於罷龍心眷戀乎猶期拂日羽摧落乎半巳從風望紺臺而路遠念瑤池而宴終儻吾君子爲開一面呈瑞乎還飛紫宮

鸚鵡賦有序　漢　禰衡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以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

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含精之妙質合火德之明輝性指慧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接時出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皎皎好音鼓翼同於羽毛圓珠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爲比德於衆禽於是姜芳發之洋揚偉雲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抵諮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寇雲霓而張羅翬翮綢繆之借設終一日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通之不懼撫之不驚莫肯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

歸寫委命整翼奔倫開以雕籠剪其迴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路迷方域山川悠遠不知所極女感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達患猶權遷以暫旅翔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蓄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忻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行祿命之衰薄矣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好不密以致危寧伊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恥榮譽哀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體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美西都之沃壤飲昔樂之異宜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小吳出長於江湖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達暮揚容親睦以頡頏閨之者悲傷

鸚鵡賦

美洲中之令鳥越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適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嚴網殘六翮而無遺身絓滯於重繳孤雌鳴而獨歸豈子身之足惜使衆雛之未哺分糜軀

以潤饑何含命之故爲茶舍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顏步籠庭以躑躅叩衆目之希觀登衡幹以上干嗷哀鳴而行悲翠衿久以高翥又憐嬰而不休翬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晚雷以西邁忽遠而既冥乾陽角而斂翼倦獨宿而宛頭

鸚鵡賦

有遐方之令鳥越南族之被羊翔清曠之遠閑接高松之幽蔚羅萬里以作貢其美無以勤痒紅腹賴足玄頷

晉 桓 玄

翠頂華好音以還善效言語以自驗翦羽翮以庶用充
戲玩於軒屏

鸚鵡賦　元　傅　成

有金商之奇鳥處隴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
而入籠披丹脣以按音亦影響而應聲明眸以承顏
側聰耳而有聽口纓發而輕和宮聲景而隨形言無往
而不復似探幽而剋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鸚鵡賦　唐　李伯藥

嘉靈禽之擢秀資品物以呈祥含金精於允城體質
於炎方候風海而作貢備蘭獻以成章綴領綸翼紅衿
翠裳飾以朱紫間以玄黃碧雞仰而寢色金鶩對以韜

光旦萬里之意重阻隨四裔而來王既逾嶺以自致亦凌
江而遠翔固和悟之聰辨察核而抑揚專惟上聖先
天成命在萬物而畢覩舉四海而咸鏡仁沾草木信暨
翔泳咨此鳥之來儀不揣生而遂性辨方物於圖象具
靈表於言詠剛對清歌發吐祥正實慶而可忘雖喙
味而無荒徙倚阿閣容與堂皇背風雲之寥廓永日月
之依光聽警之遜響味椒旅之餘芳更安於羅網
終懷恩於往復

鸚鵡賦　元　張養浩

賢鳥奇鳥時寓四氣知其為鸚鵡於一指屈鳥雛而高空翔孔
朱味方徐行趾已六象以表德參四靈而效社庭
開霧夕景淨霞空乍褰珠網始出金籠遠離年於木末

散四照於花叢窺仙盤而飲露登井幹以承風懷故鄉
之遠思戀羈雌之舊侶望天衢以寄聲託歸飛而延佇
不假物以自衛必任真於出處以簡儀而見知亦無憂
於鼎俎不違道以飾智故長保於所語豈止往來升陛
周旋玉除悅芝英之蘤靡受冀葵之扶疎將以整六翮
而遐逝望一舉而沖虛希九成之北吉覩七日以傳書
時光等而始旦歲踐跎而遠晚彼侯鴈與宿鴻違風霜
而未返嗟衡蘆以避繳恨日暮而塗遠美嚶嚶之好音
獨還翥於上苑仰上林之爽塏鶱崑閬之重規實神秘
之接息羣飛之羽儀判靈圄遊天池翳叢薄況連濤
兄能言之禮美冠同類以稱奇奉皇恩之亭育將謝生
而莫施惟一人之有慶願千歲其若斯

鸚鵡賦古片

亳州人來云張庭芙賦鸚鵡者三切念禰衡之後一鴟
難繼翔其三乎近乃獲其文讀之其屬辭比事摹寫形
態若無餘蘊慶則麗矣然未及讀而充之以裨世教以
厚民風以規多口故余復為賦此用竟其義云

注羽族之三白為號異而庭間最其口之甚者聚推此
為長雄韻笙簧於寸舌文銘鼓於眇躬形雖僻夫禽鳥
實兼人之態跼嗟呼之而斂蹤闇市曹
之衆嘵鬨無一而不治時
原天天之知羞一之之
所鍾惟人焉為至靈故親孝

而主忠嗟他類之蠢然由乘受之失中或本下而末上
或足橫而首縱或語焉而弗荅或挽焉而莫從胡於茲
而獨異以能言而策功非前身爲秦儀定隋陸之兩公
世繇是而珍畜遂飼致於金籠欲求出而無計徒幽恨
之蹇會尚不悟其階禍猶言巧而語工嘗聞善游者必
溺乎水善射者必傷乎弓善飲者必中其毒善辯者必
受其殃於戲吾始以汝爲人之亞今乃知其至蔑且拙
而蒙也夫謹爾出話詩人所以美武公也仁而不佞聖
門所以贊冉雍也駟不及舌子成所以見惜於子貢也
惟口起羞傳說之所以諫高宗也至於語云欲訥書載
與戎禮每難悔易著乃窮漢史有嗇夫上林之鑑周廟
有像人緘口之銅佛乎慈而好生亦設犁舌之獄於幽
壞天王高而莫犯猶有翕箕之星於太空凡此者皆所
以明慎默之爲多福而禦人捷給之爲極凶也且白圭
有玷可磨可磨斯言一失辱盈四封故傷人則過於戈
矛之刃言已則足爲禍患之又何聲哉諱非自斃於筵樂蔡澤
故世而汝曾不聞之又何聲哉諱非自斃於筵樂蔡澤
竟在於談鋒知伯氏以才佼而家無於火國武子以亢
直而身不見容韓生以沐猴而忽項羽王陵以雞狗而
許童蒙張敞以私語而誅案舜曹操以毀謗而戮孔融
伯宗見讓於家室賀敦貽戒於兒童其他若太史司馬
中郎蔡邕福禍詳矣攸於康韓博之徒於事無益咸禍之

逢汝苟志而不戒旦莫必將復見噬於武氏蒙責之蠢
也於是隴禽聞之若厭焉而不爲歡悰者良久余亦歸
而假寐有客見於朦朧綠竽黃衣金焉其瞳趾玉而碧
吻鉤而紅且躍且舞來前以告僕曰吾非不知樞機之
不密無以善始而令終然造物者賦余以如是之性胡
能廢而弗庸感于言之我厚拜子惠之我隆君其反而
自律吾何預於民風於是余乃蹶然而興蓬然而悟悄
四顧其無人而耳根猶彷彿餘韻之雝雝

白鸚鵡賦 有序

宋 顏延之

余具職崇賢預觀神祕有白鸚鵡焉被素履玄性溫言
違九譯絕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思賦其辭曰

稟儀素域繼體冥門貌扈玄而被潔性既養而亦溫雖
言禽之末品妙六翮而赴生往必奇於思服來充美於
華京恨儀風之無報惜晨曦之後暄思受命於黃陵獨
合翰而詠言起交河之蕤薄出天山之無垠既達美於
天居亦儷景於雲阿漸惠和之方屋綴風土而未訛服
瑣翮於通冰仰松雲之曾柯覬天網之一布漏微翰於
山阿

白鸚鵡賦 以容曰上海浦飛色鸚鵡頭

唐 王 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
彩唯茲禽之可貴誠其美之斯在爾其入貢於人見珍
奇寶狎蔣房之伎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於羅袖代

危巢於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記言語而雖通顧形影而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鏞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鷴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悲混色而難辨每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棲雅容非飾含火德之明暉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筒之可依山雞舉舞向瑤鏡而知歸皆毛羽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紈質彩奪繒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倘見借於羽翼與遷鶯而共飛

白鸚鵡賦 以客日上韻 成金一韻 表韻

唐 閻名

稽聖人之遺文獻珍禽之不一彼善言之靈鳥孕聰明故遠時而襲吉德碧山之孤高恃榮松之蔽密傳衆音於清吹凝白華於皎日由是飫既啄載留載飛觸雲網以摧刃閉廬籠而見歸豈不由蓄素安以羅患懷海珍而遠跡失君以傷指示愼人而可依登玉架覘朱闈荷文性以知樂每求容而自微雪膚皎晶擯池鷗之毛色毳羽淨奪軒鶴之清暉且其翔不忘止居必任已哉顧慕多違自惜容顏夢鄉山而欲戀思恩波而不忘珍念而矜眷託恩馴以棲息而愛其豐姿冰華全體玉色匪鵁彩之爭妙何衆禽之比德呼名自應隔羅幔而來教語半成學美人之漸溫故對綺琴而傾聽上

白鸚鵡賦 有序

明 王世貞

鸚鵡純綠色以其喙紅黑爲雌雄見鐵圍山叢談而白者紅者五色者最不易得北户録桂海志皆稱白者稍大於他鸚鵡冠有五羽若戴華作鞓黄色怒則盡張尾載如鴿外粉内黄食似友人徐子與所見之果爾而靈慧秀俊依人可愛子與以余之喜之也舉籠以贈而徵賦其美肩倘瑶池之托質何青鳥之傳信冠襟護而三秀尾如鴿而偏俊若乃孕别雄雌哺分丹黑黑則片葉破霜丹則微苞坼口之象人實靈心之天錫忽乎人慾惠以淮羅幷師屠營而却勞雖廢乎一日幸毋損其片羽與鸚鵡而誤食中衛而思土堀烏獨處悄然私語安知非族類其奈何是以絶很賢是而文非出入泳恩夷狛紫微感異夢於司空受鳳雛之貴妃翻共性合雅剔度絶驚怒詰鬼增慙飛震雷霆之威人出則一市盡傾玉奴入則六宫争妒何郎傅粉以清言杞婦被編而悲訴陽失爭於宣網遠長鄰於林迳足何嘉而見維翮奚妨而遷籞羞半菽之示思均繳繒以苟活顧盡水以濯影鸚將臨而劃吾乃有謝豹勸飡倉庾和歌聞音似友誅宇則吃彼接鵑之灌灌或

穿林時銀筏之遷於舒而於下銀鈎之承瀝於是虞人慾惠以淮羅幷師屠營而却勞雖廢乎一日幸毋損其片羽與鸚鵡而誤食中衛而思土堀烏獨處悄然私語安知非族類其奈何是以絶很賢是而文非出入泳恩夷狛紫微感異夢於司空受鳳雛之貴妃翻共性合雅剔度絶驚怒詰鬼增慙飛震雷霆之威人出則一市盡傾玉奴入則六宫争妒何郎傅粉以清言杞婦被編而悲訴陽失爭於宣網遠長鄰於林迳足何嘉而見維翮奚妨而遷籞羞半菽之示思均繳繒以苟活顧盡水以濯影鸚將臨而劃吾乃有謝豹勸飡倉庾和歌聞音似友誅宇則吃彼接鵑之灌灌或

紅鸚鵡賦

宋 梅堯臣

相國謝公尹洛之二年客有獻紅鸚鵡者公以爲籠檻記吾詢此鳥曾不若其足衆感而賦云

踏而毛異而列以形以色别類而聚或嘯或呼若人而處在山能言有曰鸚鵡産乎西隴之層巒巢於喬木之高峰其性慧其貌安與禽獸異爲籠檻記吾詢此鳥曾不若其足衆感而賦云

雖美羽毛而朱何天宫禽之乖耶伊爾爲爾類尚或弗取況爾於人衆不若也與何者徒欲諸其守固其檻加以堅緣置以深廬雖使欲瑾乾坤雕胡以充飢淘鑄南金帝用以爲閑閑又安得於烏

禽之與鼠雖吾見知異不如常慧不如愚已乎已乎

紅鸚鵡賦有序

宋 歐陽脩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徙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柒中曾鳥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榮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眞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渙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鵡之辭

鸚鵡賦

明 張拱機

后皇之載艸殊方異類有生有息艸厥生成遂錯延賦予艸有物司之治然後化艸然運其機陶形播氣艸小大取足紛不可狀艸千名萬族異物珍怪艸託產遐陬來海裔艸貢中州逸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山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名類艸故感生而同風普爲我彤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艸世亦安常而駭異出負人以有求艸適遭時之我貴客方賞我以文采毋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隱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天初造我甚難而智千毛億羽曾無一忽然成形可異源以尤鮮全被對頂之文宛咲爲魂之血斯則延尾烘晴繁綴綃翮參伍起雷布數能詘正始之聲代盡閑英

妖言惑尚純駐之產豈謂多言數窮被諸箱以惡其佞
抑亦麗人多豔簇之繙以富其妝譯通秦吉服炫竊丹
翻妙頻伽衿雄吐綬梳畔假牝朝之寖應占翼折雙冠
枝頭問上皇之安祇見黃中一點僧敲火齋偏教解語
衫輕浣布雅擅知音參黔墨經遠西以顏分霞爛虹
蒜入迴翔予名一對數書淚染桃箋猶記巧偷舌本工部
啄殘稻粒便堪踢倒洲名憐其夙慧特踢緋衣寵以修
齡合封絳縣爾其轉喉顧影振咮掃翎初來蠻語調笑
郝隆漸習華咻置同莊嶽於是睨睆失媚格磔漸喧鶴
咳既死燕喃弱年閉葳蕤於金鎖唾珠玉於錦箋祖響
屧於幽幕伴鐵馬於前檐或喚妾以拾堶頭或勸郎而
將進酒白紵隴西家世間通花本心經妒殺榴花聒來
赤鳳曾奪胭脂之山見色斯舉倘集珊瑚之樹聞語方
知此韋臯之石淪色澤不渥而麻客之雖籃盛儀遂燦
者也至於紅奩繡縷紅袖爽裹紅線穿情紅綃織恨鳳
仙浸田蔵地豆打相思猩醉拖裙膏臙脣香度哺天籟
笑啼能應朱衣之點人教歌舞照宜銀燭之燒謂宜閒
籠文去解繒繳歸使之頭顏工神還山止茂粹渴砂以
充飛隱柏松赤領霞城而刷翅熟薦櫻朱不然則排玉
戶啄金鋪催妝梳洗楸濕對之菁葱報曉妃嫔食上林
之品若隨鸞遊太液之波流題靚葉學鴉帶昭陽之影
馮映朱鶯再紀神雀之年會續南平之貢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三十一

經籍日講官起居注庶子兼侍讀學士加一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鳥獸

鸚賦 有序

魏文帝

堂前有籠鸚晨夜哀鳴凄若有隱然而感之曰

怨羅人之我因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絳宮以接息屬清風而哀鳴

鸚賦

王粲

覽萱陽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鄙心悽愴而愍之曰春鶯以西莫忽遠而就冥就隅角而斂翼暮獨宿而宛轉長夜以向晨開金庭之羣鳴哀鳥翔於東崇既同時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

曉鶯賦

宋 田錫

煙樹蒼蒼春深景麗黃鸝之巧語帶殘月之餘光金籠未開於花間鈴轉猶清於樹杪

詰音成文中節未若我曉花曙柳之間驚聲清切美矣纂井霞鮮金盤露圓語因繁手作默默將絕手重連應背紅燭星稀碧天楚裏王春夢覺來還應默爾陳皇后香魂斷處寧不依然有時楊柳迴塔梧桐深井聲煙裏手忽斷意春牽手自永新篁妨寒芳店朝景關關枝上帶花露之清香喋喋風傳入月廊之靜影樓閣輕陰房廊悄深引萬重之芳意成百態之餘吟綠牕夢斷玉鑪殘堪憐俊韻寶帳酒醒清漏淺彌稱清音余以為春帝之命數宣詞令鄙花手之無言嬌百舌之多佞知仙翰手善歌可司花於香徑巧給非一詞端靡定其聲也最繫然為若實未悅耳之未聽

鸜鵒賦

元 劉詵

惟太初之賦物手何萬彙之無窮日之咬手徒哀夫塊然而無情鮮與介之殊能其草與木之多態手固亦聰手聖哲明而悲鳴雀噪夫朝日之咬手徒哀夫是禽之清夫自古歷而喜去手亦若感而難為聽成機鏡之下能自已手既能聽之以悅心求衆聲之最和手寫物喜夫為庚於時夏日逾永陽蔭彌堤山園曉霜楚氣發於林聲可畫四垂芳草萋萋而進茶乃落於花間鈴轉彌清旋聞開於樹杪

喜而揚者宴賓之鼓簧也其劇而清者升仙之吹笙也其紆徐而有餘者魏王之歌檗珠也其足樂夫人之情者韓娥之回曼聲也凡厥有生罔役於氣茲豈離於羽族獨其聲之迴異豈中心之有加故語言之清粹將前身之麟鳳長無憾於天地幸及時而爲聲資吾儕之諫戲固前修之可憐終見貸於俎味蓀翱翔於山林誠爲賦於命彖作斯文以爲賞庶足表於儔類

一 鶯囀皇州賦

明太祖

惟淑鳥之神氣正三月以應期乘造化以嬌吟暢流金於柳堤飲花露以香吻食飛絮以精奇褭碧梧于侶鳳凰翅翱翔于林梢而色炫日弄翻翻而罕稀

樂鍾山之杜宵漢芙蓉谷以神怡一鳴乃笙簧嫩舌同律呂以諧宜百花叢裏任意芳菲有時假天風而流趨俄又敞翼以林枝嬉織梭而自在亦彷彿以星移若抖擻以摶風統大火之西馳今也節近清和薰風將施養羞於森林深處韜綠陰而高低感大化之循環快靈禽之足思

倉庚賦有序

朝陳子龍

首夏鮮事偃息長林爰有倉庚飛鳴不止予感其文彩聲音有自然之美而不爲羅弋所慕又能應時潛藏類有智者遂爲賦之

當仲呂之嘉月實純和之令時倚柴木而翫志觀文禽之羽儀錫商庚之僞目稟中央之麗姿應餘春以表節鼓惠風而爰婷穿繁林而弄影振高柯而訴心吭纖澤以總翠翼煒燁而揮金既嬉翻於煙幕俄宛轉於花陰擬流黃之綴錦似華星之耀林莊危巢於青桂含熟果於朱櫻飲霄澄之夕露臨霞氣之晨清入芳條而遍啄繞綺閨而時鳴淘盥玩之庶神聽之和平爾其景

曄麗天輕飛拂路若浪白也花明密樹葉沃若以凝膏草芊綿而泥露則有嚶女競詣交交遠鶯繁聲瑣散清音四互態極紆妍情深馳慕嘲熳參差飄揚布濩擲傾枝以自憐送結風而弓促抄奏於翠韓選婚歌而暗度若乃淇雲慕起寒色凄清冥冥蒼篠漠漠平田佇高

唇以愁泪眺修枝而遠盼忘伺之遠隔隳故枝而未還既懷哺以敖楚又經綠而復旋或曼響而含變或微吟而屢遷鼴農陰之爽庶啼空谷之深處是以若歡若怨非微非商雜咨靡媛倡和不去若妾揣筐而內傷莫不覩同之盛芳悲士倚枝而高低感大化之循環快靈禽之造之誕物胡織翼之鮮燦紀月色於徂應節彷徨感玄黃之代序令於豐陽助周南之淳漁味不充於鼎俎材匪供於服玩本感時而暢音亦羣飛而無憚及乎青女司令玄英屆期沙飛大漠葉隕寒涯晚日陰霧朝水滿枝則熠燿閱跡睨眩斂翰與春燕而同翥背霜鷹而相違類君子之語默識翔集於希微

反舌賦

梁 沈約

洛玄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乃嘉容之可翫因繁聲以自表其聲也鶯詭嚮暗榮紆離亂駢浮迴合巖危瑣散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合意於將晚亦流好於始旦雜沓遶遞嘽咷參差攢嬌動葉促囀榮枝分宮析徵萬矩千規因風起哢曳響生奇對芳辰於此月屬今余之遑暮勸城守之誼疲愛田郊之閒素眷春物而懷之聞好音於庭樹

反舌賦

梁 蕭子暉

彼陶嘉之感兒急於治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葉木春以氣動之感其時仲夏以氣至之感其候引趙節或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音聲憑林而亂屬譬因風而益危

反舌無聲賦

唐 張仲素

彼眾禽之終歲嗷嗷此反舌乎語默有程蓋時止而則止故能鳴而不鳴青春始分則關關而爰語朱夏將半乃寂寂而無聲有以見天地之候有以知禽鳥之情翩或翬或友爰飛爰止察朱櫻而潛下嫩綠楊而暗起先秋而默恥競響於蜩螗擇木而遊奚不言於桃李於是靜觀其妙先徵其比閟茲百囀誠煩說於躁人默若三緘衆欲詢於君子徒觀其行藏

以時喧靜惟允其鳴也有節其默也可準初疑管絃之並奏鏗爾曲終又似琅珮之中寂遒符閨音陰陽交而止聲夷夏交而知感晒城烏之夜噪向曙鳴鷄歎野鶴之秋鳴在陰常慘原夫生乃依棲來而作候靜集於薄閒棲苑園飛而無懼知皇家仁解網羅應不愆期荅聖君信及鳥獸懿夫遏其音調其羽結舌何異消聲何取鶯能哢善舞鳳銜鉦而聲樂鴈嘽嘽而音苦在和鳴而則多於敬授而何補曷若動遵其宜靜得其時作玄燕之辭異秋而俱去陪黃鳥之嚶木春以氣動之感其時仲夏以氣至之感其候引趙節或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音聲憑林而亂屬譬因風而益危

反舌無聲賦

晉 傅玄

載月令而爲貴乃鳴鴂之化備歲候於三百六旬比鸚鳥之正色數文象以飾身取景山之竹於超羣集乎水濱壑中流以顧影歸雲表之清塵

錦雞賦有序

明 王世貞

鄖山中多錦雞五色可愛古不經見至明定爲二品服章人始藝之按圖雅紀雞有數種曰鶩者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赤項綠色鮮明疑即此物也又尚書山龍

幸嘉注華黍雉也一云鷩雉也當時照章所取意或由此初夏晝永感其在目聊為賦之

有鳥於此鼻祖鷩鷩彩五章實繁其族玉衡之散其造不淑棲於塒桀人所知育令支機翰所屬首若鷩金項如持紺盼盼翼脅橫絕而迅往杳鷩電之翼目指安期而反顧之散陸爛爛竽芍菓之赤敷的竽山苔之朝榮又似乎火齊之鳥鐙竽蜀機軋軋而未停兩其耿介自操馴和且平棲止必詣飲冢不爭能使鷄漸柱狐雉遊文明雖彬彬乎君子實粥粥其無能乏曾城之善舞九眞之長鳴然而么麽微賓託產昭喬豈帝弁之華蟲而旁采乎余類彼麽仝

竽不遠乎先朝乃服采竽彰施於聖世陋吉光之徒珍笑鷄鶴之非麗踐孔翠而直上托胎禽以差次聊頡頏今箇班竟先登竽相陵性噫嘻譬之雲臺丹青而赤松托寄者耶上應天象而垂釣水決者耶名之曰錦雖而古無是者耶其鴝鵒為兄以鷚為弟者耶亂曰嗟喋未泰羽儀不干不自知貴今食子之食匪以惠子所音能鷩願從此逝兮

梁簡文帝

朝飛仰岸夕飲尋塗落日而俱吹追清風而雙舉時排行帝作鴛鴦綠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壽宜福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

蘭房得意人見茲禽之棲宿想君意之相親

梁元帝

青田之鶴書夜俱飛日南之鴈從來共歸雙飛竽不息自憐竽何極一別竽經年去往朱鳶豈如鴛鴦相逐宿勝林鳥之同心遨池魚之比目朝浮竽浪花夜集竽江沙華隨流而傳岸綢繆氣而級花見虹梁之春色良相鳴而哉翼蘭渚竽相依同盛竽同衰瑰上刻忍之料文生新市之機金雞玉鷄不成羣紫鴛一生公孫學鴛鴦連翩恒逐君

陳徐陵

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北新豐送頻約泥復雙心並翼則
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風共飛簷丸全開翹宮俱棲
梓樹堪是韓馮若乃韓壽欲婚混崎願婦玉臺不送胡
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生於之難守

晉 摯虞

鸛鵲賦

有南州之奇鳥詩人咏其名可嘉生九皋之曠澤遊江淮
之長洲既翫侶以偶處遂婉娈乎邦家鵾鵾呈儀若刻
若畫鸛頸龜背戴玄珥白斑毛翮脅駁羽朱腹青不專
紺繡不擅赤因宛轉注希翔有度其在水也則巧態多
姿調節柔骨一氣一品作淨乍及或遊或舞繽紛倏忽
若乃陽谷多陰寒方起見水則喜暗火而憂

梁簡文帝

飲三芝之淳露食六英之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銅質
之堅玄紅毛寶眼器琴心容波泳潛浮廣廈深臨高
臺詠歌秦音遂餘暉而顧景乘清吹而微唫

宋 謝惠連

觀八部樂賦

觀八部之妙樂信天下之至和感陰陽之變化
於籠畜過清池洛容與河洲翔而不淹集而不留值汙
則止遇澤則遊淪漣裹以衿魚躍息表而相求萃不擇
巢娛不擇川風厲起與奏山映銅陵之素氣濯碧磴
泳則聽排微漣棲性命以閑放行以貞秋翔遊逸而獲全

梁 江淹

翡翠賦

彼三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濯碧磴
之紅泉石錦質而入海雲綺色而出天峯岑巖而蔽日
樹靜暝而臨泉雲重疊而成彩煙尺寸而作緒無風含
而起海丹氣赫而為暑對修流之蛟龍衡汶澨之霧雨

求嘗其訪物外之高眾得沙間之逸致宜心湍瀨以蔫
往鶴親風飄而疊至列禹侍侶肯無求友之誓鄰盡痛
嫌皆得忘形之意至若海之秋碧天藍雲青雪開桂月
於告眇晝出滄山於杳冥乃清音細風斜曲得其
情此猶蕩而來依別泳不言而往翻而飛下迴汀
四日亮循雨清容與等蓋之樂共到鳩居之所羅
列席於交契固類朋遊交若同懷於弟兄還同鴈序
斯則別號羽客參為水仙楊柳之江頭雨夜蒹葭之渡
口霜天莫不採此景象窮乎歲年異雖屋之迴處殊鶯
谷之高遷揚塵綿以皆空那虛綸以負身弓而不綰詎
肯鶯弦則知蟬蛇是非羽翔凡俗豈鷹揚於霄漢之外

乃鶴立於煙濤之曲田田喁鴻漪蓋春去以秋來翻笑鵲
河竟誰長而會促其父既駿於斯爰令執之纓及入籠
之念已與登空之疑潮滿滄洲游泳空期於水際日生
丹壑翱翔遠在於雲淵所謂禍裁中藏物情外釋且斯
鳥之猶爾豈於人而能爾則包含詭詒之流宜覽之而
改易

白鷴賦 可見素質黑章爪喙純丹體備冠距頗類

唐 蕭頴士

白鷴羽族之幽奇素質黑章爪喙純丹體備冠距頗類
夫雞雖袖貌清閑不雜衆禽接心遐深與人境罕接回
莫得而則狎也上閑而微馬處以雕籠致以緊遺是將
集長楊兮太虛兮何慕鴻能言而入座鶴善舞而登軒殊
二者之常能諒慈惶於主恩是以馴信矣而非其志獨
屏營而競魂者焉

鴝鵒育序

晉 阮 籍

嘉平中得兩鴝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為狗所殺故為作

賦

伊嘉平之茂惠洪摩慌忽以發蒙有期緑之奇鳥以鳴鳩之仗同翔彫木以貽侶容增巢於喬松翫雲霧以消息遊朝陽以相從瞰跱甸而育類嘉木之七子之修容始戚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顧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稷之芳饎安戶牖之無戾潔文褵以交頸抗華麗之豔溢端妍安以鑒飾好威儀之如一聊俛仰以逍遥求愛嬪於今日何飛刿之或慕願投敦而志畢值狂犬之暴怒加足宮於微軀欲殁以靡滅遂拘棄而淪胥嗟薄賤之可悼豈有忘於須臾

晉傅咸

鴝鵒賦 有序

庭樹蓊然成林閑居無為有時遊之顧見斑鳩音聲可悅於是收而畜之馴擾以馴擾欲殁以靡滅遂拘棄而淪胥嗟薄賤之可悼豈有忘於須臾

晉傅咸

鴝鵒賦 有序

時一來飛翔始如有慙聊為之賦

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邑邑而有序情欲樂而是效遂籠之於前守而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鶴慈夕宿簡房旦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雙頡而哀鳴感物而哀己以當傷仁華林而揩翼紛翻逝而高翔

不樂羣鷗已辭翼將翔而復止聲暫背而仍依豈無匹而守獨舍寥廓而安卑似楚妃之怨別類田容之相隨痛雞鶩之驚舞羊俾鸞鳳爲之推類乎冥鴻之遐舉羊悼鷽鵲之罹災衆方嫉余之脩能羊鳥何意而憐才若夫雀處堂而孔懼羊鷽止舍而貫悲緊鷗非野鳥羊窶昭質而示危又若海鷗不驚庭爵斯集憮未盡乎塵機亦何徵於款洽若莫知仲之廬乍偃翟公之門尚開朱生絕謁以謝往歡還却掃而杜來世之喪道人亦何心昔時結駟今日遺簪請息交於良友恐負詬於微禽

讀鷗賦賦有序

明 侯一元

司勳皇甫大夫舍中馴鷗十餘既被言欲行則放鷗於野鷗有去而復還者大夫感之作鷗賦讀之悽愴決絕余以大夫往忤中貴承謫江湘既抑於憂患且君子焉往而不三黜將廣大夫之意故復賦焉

何浮雲之黯黮羊哲人罹其害火欽乘沐而往晞羊遵庭陰而徘徊觀遺鷗於坐陽羊羌欲飛而未忍流惠音以留之羊信慕之誠達江湘既抑於憂患且君子焉往而不三黜將廣大夫之意故復賦焉

太息張羅閨共在淵羊何斯禽之獨見瞳無稻粱以與汝羊故樓溫焉不存鷽鳥告余以將去羊雄鳩鳴而翻翻羣深林以出雜羊弋高天而下鳶覽機辟之恢恢羊孰羽族之能安禽將機而斷尾羊獸將繫而決蹄之彼鶴之惠安羊孰云屆乎華軒莫東門之食飲羊餐霄生之休問羌聆音而鼓翼羊倪抽思而若溫何主人之夙知羊猶感激乎茲詞歷險艱而密若羊顧微禽而恒痛雞鶩之驚舞羊俾鸞鳳爲之推類乎冥鴻之遐舉羊悼鷽鵲之罹災衆方嫉余之脩能羊鳥何意而憐才若夫雀處堂而孔懼羊鷽止舍而貫悲緊鷗非野鳥羊窶昭質而示危又若海鷗不驚庭爵斯集憮未盡乎塵機亦何徵於款洽若莫知仲之廬乍偃翟公之門尚開朱生絕謁以謝往歡還却掃而杜來世之喪道人亦何心昔時結駟今日遺簪請息交於良友恐負詬於微禽

馬鷗賦

惟中國之珍禽有茲羽之殊質紛皦皦而自分忙溫然其如一秋則雞蘋並麗於瀟湘春則木蘂芳華於洛室羊翫物之無窮羊悟人生之有適羊彼鶴之惠安羊孰云屆乎華軒莫東門之食飲羊餐霄

明 王世貞

經筵講官起居注翰林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鳥獸

鵬賦

唐 杜甫

當九秋之晝清見一鶚之直上以茲材爲已任橫殺氣而彩其雙翅或雪毛而點其背尾或若漢繡之就機或若仙家之出水山鵲莫調家雞無文爾獨馴狎雲錦成矣童稚之欣欣方縛心以委質忽聳身而入雲舒公千倍霞之碎萬燦疾乎奔星之墜發忽天與之智鉉知停鈴於屍未始順風而揚聲奈迴飇之銷節若夫昂首聳肩周旋中規婉態柔音逐雄媚雌無別差慚乎西鴈信遙少愧乎闕雎然而知足知止母乃天機當抱卵之縣縣若返魂乎玄府燕弱雛之艱食更哺而不辭苦底主人之微祿日傍徨乎未忍去嗟德曜之肥腯恐終罹乎鼎俎彼夫好水之敗以爲罔而網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妄之所斃欵捷來於森木宜免繫於利喙解騰擾而說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之慢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漂欵備而已及乎闕祭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

頗愁呼而踧踖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棌杙待弋者而網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妄之所斃欵捷來於森木宜免繫於利喙解騰擾而說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之慢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漂欵備而已及乎闕祭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

而俯臨飛迅翼以邀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攪之
而頼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曉嘩其音諷爽其慮續下
轉而漆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躍跎
而況捨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略著風昔多瑞
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鵾鷄鵾鷄之倫莫益於物
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
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爲鄰徒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
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遄臻忽隔天路終辭水
濵寧掩羣而進取足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
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
壯純漆光芒掣棟梁之間寒風凜烈雖趾踦千變林嶺

篤穴摯叢薄之不關突杈枒而皆拆此又有鶺鴒之義
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竄罷鈔盜而潛飛
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遠隆豈比夫虛陳其力叨竊其位
等摩天而自安與搶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
晨飛遠翮暮忘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嶼養
千雷冥修爾年歲茫然閑庭莫試鈎爪空迴斗星衆雛
僅割齠於舍敬此鳥已將老於巖扃

一鶚試以觀其神俊之姿

唐 楊弘眞

翕之翥者鶚兮挺生不翻翻以羣萃自耿介以孤貞羽
族之山踦彼衆而我寡雲路之上如特立而獨行固將
殺敵無匹擊鮮莫京惟神之於平野既之於太清哉

玄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鶚二翮乃策良驎服羔裘韜青骹
戲田疇棠深谷繞山丘定心意審精眸獸馳厥足鳥矯
其翼下赴幽郊上翔辰極隨指授以騰踶因升降以畢
力紛連薄以擾窻遂陷首以摧臆

唐 傅玄

鷹賦

含炎雄之猛氣受金剛之純精獨飛跱於林野兮復
徊翔於天庭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
鉤爪懸芒足如枯荊脅利吳戟目類星明雄姿邈世逸
氣橫生

隋 魏彦深

唯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
之炎精何慶者之多端運橫照以羈束縻輕絲於雙睫
結長皮於兩足飛不遂於本情食不充於所欲逸翰由
而暫斂雄心爲之自局若乃貌非一種相乃多途指重
十字尾實合盧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背同劒利脚等荊
枯赤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六文若錦細斑似縞眼類
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則如鐵或復頂平似削頭
圓如卵瞪闊頭長筋驪脛短趾厚羽勁髀寬肉緩求之
羣羽俱爲絕伴或似鶡頭或似鵁首赤睛黃足細骨小
肘懭而易驚麤而難誘住不可呼飛不及走若斯之輩
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遠消此則有命兔頭猴立是爲無
病厠門忌大結肚惡軟緜不宜絕背不宜喘生於窟者

則好伏巢於木者則常立雙骹長者則起遲六翮短者
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
作糗千日成蒼雖曰非虛性殊衆鳥雌則體大雄則形
小理大則驚猜得人則馴擾養雛則少病野羅則多巧
察之爲易謂之實難格必高迴屋必華寬薑以取熱酒
以排寒講須温暖肉不陳乾近之令狎靜之使安晝不
離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減其肉肌羸腸瘦心和性
熟念絕雲霄志在馳逐

唐 閻名

白鷹賦

於燥明德于動休徵禁罿綏于效素鷹朱草如之何所
禁則止玉壺如之何所飲則承借如紫巖碧流煙深樹
幽產鬱成羽自春徂秋含陽之淳粹任天地之剛柔
懷好音與好質非成色而不求厥列毛於原野總主人
而即留嗟乎合情履深衆君之節厲吻鈎鋩巢毛玉截
遷河渭之爪未一點清花映武城之瑤琴孤飛春雪昔
王粲二賢賦二君或雜隨黃壤或鷺下青雲莫非白
鷹之名況復見之與所聞良以出自幽谷遷於華屋
霜雪上衣星流入目涅而不緇惟公象之比德於玉象
公不欲匪我改衷衆著何致之由德況此則那思君
子以明擾不避庶人之網羅籠以少而取貴豈同乘鷹
之易多

唐 閻名

蒼鷹賦

中靈繁毓萬象周流綜羣物之衆黎懿羽族之齊侔俱
含識與哺啄終愧容於爽鳩散以瑶光之彩來自鍾嶽
之丘周官以司寇比德漢氏以將軍作儔鈞成利嚢電
轉奇眸蒼姿疊色玄距聯構至於長楊大獵雲夢時蒐
寒光拂曉霜氣橫秋頻平原而亘弋截洞壑以張罘野
霧初霽朝陽尚早於是排空漢飛絶島奮之鼓之載擊
載討凌紫氣而蔽日下平泉而覆草歸鴻失四飛之路
校兔亡三窟之道夫品彙之功用之非器至於表德頗
亦千致仙莫過鷹鸇垂天以圖遠劒斷甲以利夫其庶類之呈能未若茲禽之爲貴固得綃牒再
演史臣攸記逐彼鳥雀然明之對國儁斃於殿上要雛
二君之喪道每觀書共如陽幸免射於高墉願擠風而
上擊

放鷹賦 唐 張 莒

貞元初政文敎於幸上念畋遊之無度啓鷙鳥幽縶之
中示皇家不私之務將以致仁壽明好惡庶龍永閉念
受終之多慶金架爰辭俾凌風而得路由是縱逸輸於
寥廓驚猛志於局圖當其海宴時清天高日明雜習習
之恩重視蒼蒼而體輕捨靈檻而方鋭歷秋林而上征
乍遂翮空出君門而不返遥憐厲吻過宮樹而猶驚泊

夫卑彼幽閒順茲棲止用成端拱之化將盡好生之理
足使去轄上而無疑顧人間而何以昔因殊顧幸肉食
以見羈今降深衷忽雲翔而有始故得脫身聖代矯跡
天衢方紓心於萬里詎敢翼於四隅山藪之思俄失背
距之衝寧無然則播仁風於決九乃順時以止殺戒逸
氣於荒淫故無用於茲禽豈俟夫養育之勞既久徘徊
之懼弥深雖多士盈朝無閑諫徵故黜首在下盡得歡
心則知信及豚微念茲棲宿庶羣情而知感期衆類之
蒙福遂使擊搏之性將翻翔鳴之心既生既育是
用保其鴻業庶此深規惠澤曼臨整羽儀於戶牖徵誠
既展遠鳥雀於簷楹信九霄之可託將一舉而在斯

畜鷹賦 明 劉 球

惟鷹之爲鳥有常曰鷙鳩鴟以爲武德稟金氣而
多伐諒智學則時乃夏祭鳥而天以秋威以時養翎以
日作非其時不與非其林不作此羽族之雄傑百鳥所
不得儔也是以有物其文不一其色竦膺而昂脰博頸
而促鼻尾以台盧爲貴目若點漆之黑喙曲於首矛趾
利於鐵欲望其下若然胡此立兮若置石高舉則飄然
凌于九重之雲俯下視則廓然見乎萬里之山川倏然
閃越忽然幽燕徹靈不能蹲川后不能延其奮揚也有
尚父之勇其捐逐也有子房之賢其數飛也駭乎學
者之功其以小制大也總乎御史之權故百獸望之

而跡斂衆禽鯛之則驅捐豈其情之好殺蓋亦天使其然也一旦應明詔沽善價脫雕弢覆黃帕足紆碧絲之縗以為常首冠繡章之幘而少謝阮風霜於渤澥之濱濡雨露於闕廷之下劇玩歎賞徘徊聖駕迴命鷹坊掌厩飲舍處之溫涼之宜接乎丹朱之榮肥鮮飽於歲月食息時於晝夜幸遇比乘軒之鶴不殊親愛雖入懷之鷄莫跨使其才不絕倫則是寵也亦何繇而亞哉迨乎閉蟄屆候冬狩及期萬乘雷動儀騎雲蹙則臂以金吾之衛士乘以內廐之驍騶左乎紫鸞之駕後先乎翠鳳之旗入決滑之野以戮獵驅奔逐之時而既羈是宜蜀所能致歟[illegible]

彼熊羆小猛此兔雉獻後庶人恭功與次以蓋大庖以實賓器以為乾豆祖廟是薦息敦於萬一求以免乎書餐之慎則於愚為不弱於終為不負苟饑則啗人是依飽則高飛而去則誰有縶羈之節吾攄之臣較名而考實曾鳴騶之不如若圉阮而籟濟於人為臣而叨食於主蒙其施當懷其報可不鑒視於鷹乎

海青賦

金 趙秉文

霜空晴徐塞草先白海樹無枝海雲寡色黑子遠迴風悲日匿何驚鳥之不羣起翰海而一息顧其俊氣橫騖英姿儻立頂摩穹蒼翼迅東極鐵句利嘴排動翻角膝指腦細筋入骨顧盼雄毅飛騰滅沒旦寄翼於扶桑夕刷羽於碣石於是乃命虞人遡風勢繳矰設萬里足擊一枝心折遂投丘以委命恥摧翼以喪節奚奴頭千騎官指百時飢飽以啄呼謀不停擊猶恐懷林丘蓼砂磧恨身禁而子留歎雄孤而雌雙也盡其骨肉融性情習之龍沙入閫閾蒙禁鑾之寧寵切錦韝之前席思報功於所養甘賈勇於一決既而新春屆候太蔟司月陽發洋冰斯折水溶溶而迓澡繁翮翻而下啄探使星馳扈蹕雷發千輿隱嶙萬騎飄督上將幸乎光春之中所以與民風而宣鬱結龍旂標而殿門啟虎旅圍而鼓聲疊忽水擊而驚飛乍雲翔而成列玉爪割腎宛修頸之斷初貼水而徐回倏千雲而上

擊而血紛紜扈毛碎裂象虞公之無紛覓裳之回雪似吳宮之戰鷁玉顏之染血如破敵勢甚猗歟至如闔羽義勇氣組奮烈取鯨鯢於堅陣比豺狼之當轍固亦釋豐狐之九尾略狡兔之三穴蓋猶賞驥足之神駿且以勸忠於英傑也既而壽林舉臣工悅天威暢皇恩洽背長揚于而趨京闕

鶴賦

唐 李 邕

伊鶴鳥之雄毅有俊體之超特意凝緩而無營體閑整而自得陰沉其情悰淡其色固未足以異於衆禽也夫一指一呼一擊一搏為主之開驕人之樂凜然神動翕然氣作殫三窟之狡兔斃五里之仙鶴騰霄漢而風捲

透原野而星落萬乘為之顧盼六軍為之掘地歡聲動於天地逸氣靄於林薄至若逐鳥奸類射隼殊名獲不相讓遊不同征何至德而能制每協義而不爭獨坐推食雙飛和鳴救敵齊力盤擾比形夫其嚴冬沍寒烈風迅激或上棘林或依危壁裹於喬木骨折斷於貞石營全鳩以自暖固害命以招益信終夜而懷仁仍詰旦而見釋翔乃戀主不去徇食貪利而永言將欲誠而必死甘閉於籠分從於使寧竭力之利人易戴冀以存已則知負力干勢爭啄奪食始飛聲而遠引忽側翅而橫感遇之者爰壯上感之驚歎行子美之迴矚故能連擊縱便臨事莫違一超雲以高舉一隨物以低飛駛逐妙於人智促節合於兵機禽雖小而不陋獸雖捷而無依或則九霄擊下萬里接來風行電轉月上雲開作差池而不中終委置而不迴彼俊異之英志烹鮮於嫌猜說夫子防歲惜棗忌物傷夏而雖萬起屆而動遠開距者先中而命處綜攀者異狀而同疾苟精別而祛條同賞心而無失

天寶初有自滑臺奉太守李公鶯賦以垂示適越在草野才無能為尚懷知音遂作鶯賦其辭曰

夫何鶯之為用置之門已紱之無匹懷果斷之沉潛任情性之敏疾頭小而紀氣雄而逸逸取介以虔霜目精明而點漆想像遠遠孤貞深宿於天地逸氣靄於林薄至若逐鳥奸類射隼殊名獲不相讓遊不同征何至德而能制每協義而不爭獨坐推食雙飛和鳴救敵齊力盤擾比形夫其嚴冬沍寒烈風迅激或上棘林或依危壁裹於喬木骨折斷於貞石營全鳩以自暖固害命以招益信終夜而懷仁仍詰旦而見釋翔乃戀主不去徇食貪利而永言將欲誠而必死甘閉於籠分從於使寧竭力之利人易戴冀以存已則知負力干勢爭啄奪食始飛聲而遠引忽側翅而橫感遇之者爰壯上感之驚歎行子美之迴矚故能連擊縱便臨事莫違一超雲以高舉一隨物以低飛駛逐妙於人智促節合於兵機禽雖小而不陋獸雖捷而無依或則九霄擊下萬里接來風行電轉月上雲開作差池而不中終委置而不迴彼俊異之英志烹鮮於嫌猜說夫子防歲惜棗忌物傷夏而雖萬起屆而動遠開距者先中而命處綜攀者異狀而同疾苟精別而祛條同賞心而無失

天寶初有自滑臺奉太守李公鶯賦以垂示適越在草野才無能為尚懷知音遂作鶯賦其辭曰

夫何鶯之為用置之門已紱之無匹懷果斷之沉潛任情性之敏疾頭小而紀氣雄而逸逸取介以虔霜目精明而點漆想像遠遠孤貞深宿於天地逸氣靄於林薄至若逐鳥奸類射隼殊名獲不相讓遊不同征何至德而能制每協義而不爭獨坐推食雙飛和鳴救敵齊力盤擾比形夫其嚴冬沍寒烈風迅激或上棘林或依危壁裹於喬木骨折斷於貞石營全鳩以自暖固害命以招益信終夜而懷仁仍詰旦而見釋翔乃戀主不去徇食貪利而永言將欲誠而必死甘閉於籠分從於使寧竭力之利人易戴冀以存已則知負力干勢爭啄奪食始飛聲而遠引忽側翅而橫感遇之者爰壯上感之驚歎行子美之迴矚故能連擊縱便臨事莫違一超雲以高舉一隨物以低飛駛逐妙於人智促節合於兵機禽雖小而不陋獸雖捷而無依或則九霄擊下萬里接來風行電轉月上雲開作差池而不中終委置而不迴彼俊異之英志烹鮮於嫌猜說夫子防歲惜棗忌物傷夏而雖萬起屆而動遠開距者先中而命處綜攀者異狀而同疾苟精別而祛條同賞心而無失

禽之見逼未知鴛鴦之所以就與夫鳴鶴之遊泉而
哉

赤鬼鶴賦 有序 元 趙孟頫

皇慶元年上賜大都留守臣伯帖木兒白兎鶻一翮翻
皓潔白雪同皎至延祐元年凡三旬毛羽變赤光采
豔奕異於尋常擅擊勇鶻加於疇昔雖老於五坊者亦
不知其所以然豈若君子進於德以固質集賢學士趙
孟頫爲之賦其辭曰

倚鶯禽于出金門賜貴臣于示殊恩色雨雪于耀前軒
解條鎩于縱平原狐兎駭于不及奔歷年歲于毳如瑞
棄晨霞于旋明歡則氣勝于肆志德愈進于義愈敦

烱雙注于晛乾坤

鶴賦 有序 魏 曹植

鶴之爲禽猛氣共鬬終無勝負期於必死遂賦之焉
美遐汴之偉鳥生太行之巖阻體貞剛之烈性亮乾德
之所賦載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其沈隕而重辱
有節候之儀矩降居檀澤高處保岑遊不同類模必異
然若有翻雄鼓迹孤雌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場踰
高越壑雙不復還階侍斯珥俯耀文墀成武官之首飾

魏王 粲

惟茲鶴之爲鳥信才秀而功成服乾剛之正氣被淳
之質羽翮晨風以翔鳴實發乎外信感風與往節
超羣類而莫與性喜蕙之芬銷固自古之所洽逢虞人
而見獲遂因執乎綸繫賴有司之圖功不陛小而漏微
令薄軀以免害從孔鶴於園潤

鷁鶴賦 并序 晉 張華

鷁鶴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
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
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西遊翻然有以自樂也彼
鶯鶴鵾鴻孔雀翡翠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喙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
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

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于播羣形於萬類惟鵾鶴之微禽于亦
稟生而受氣育翩翔之陋體于無玄黃以自貴毛不施
於器用于內不登乎俎味鷹鵰過猶俛翼于尚何懼於
羣野養龍是焉遊集飛不翹翼翔不翕翅栖不擇木食
不過數枝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制棘匪榮苞蔭動翼而逸技足而安委
命同理與物無忌伊茲禽之無知于何虞於之似智不
以貴害于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
以忘易任自然以爲貴無請於世僞鵾鵾介其翼距
鵾鶴軼於雲際鵾鵾介其翼距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

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遊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
徒銜蘆以避繳終爲賤於此世蒼鷹鸇而受縶鸚鵡
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堪幽縶於九重愛音聲以順旨
思摧翮而爲庸懸鍾悟之林巳衆驅抵之高松雖蒙幸
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爲鷗避風而至條枝巨
雀踰嶺自致提挈萬旦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
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
螟巢於蚊睫大鵬翮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
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其大小之所如

鶴鴿賦 有序 喬琳

鶴鴿鵴鴿也詩取其鳴行搖尾相應以興兄弟急難之
義而已然無鳥無雛不知梭魚茅孕之所人之見者見
無大小之殊隼不能擇彈不能射網罟不能取朝之與
夕常在人間竟不知此鳥之所自來也

何鶴鴿之小鳥與羽族而特殊鵴鵴飛鳴肖翹畢逋全
晴玉爪紅尾青頸電瞥機駭火馳風趨來何從而去何
迴以出前而入無啻形氣有生之類非卵則胎不巢則
穴罕知爾棲泊之所乳伏之節吾自見爾翩翩一狀小
大無別莫涯雛兮之源以出陶鈞之敏亦猶王母之使
豈仕神仙之列味啄鋒鉦毛衣霜雪性若鸞之近道思
歌展以禹防苟彈射之莫中匪網罟而奚張齊姜所以
遺童耳范蠡所以逃茲王虞晏安之有毒斯微戒以爲

良務相時而達變豈膠柱而守常偶來池館非意稻粱
吾將注目而悠然以逝色斯舉矣而物莫之傷既忘情
於進取遂遊仞以翱翔乘輿於人間之世全身於自遠
之場苟日新於運用能獨善於行藏

哀鵾鵴賦 有序 宋 梅堯臣

余得二鵾鵴飼之甚勤既久開籠肆其意其一翩然而
去其存者特愛焉鵾鵴於禽最有名頃未識也思持歸
中州與朋友共玩之凡蓄二年呼鳴日善罷官至蕪湖
一夕爲鼠傷死遂作賦以哀云

物有小而名著亦有大而無聞吾於禽類得鵾鵴于不
聲其音格磔其羽斕斑其生遲僻其趣幽閒飲啄乎水

齊棲翔乎竹間往洛羅者求之於野生致二雛形聲都
雅愛之蓄之籠之服之爲日已久言馴熟乎縱跡朝旭
一造而不復乎謂之背德非我族乎樂而不去尤可穀
乎晨啼暮宿何嗟獨乎回當揣之中國爲士大夫之目
乎不意鼠輩潛伏乎破篋譏嗾何其酷乎鳴呼翻飛
遠近不爲失乎安然飽食不爲福乎焉知不爲鬼所瞰而禍所遠乎哀哉試不如禿鶩鵴
鵴乎凡毛大軀妖鳴鈇腹何文彩之佳何名譽之淑前
所謂大而無聞其自保而自兒者與

雉賦 晉 孫楚

體沖和之淑質飾羽儀於茂林班五色之文章揚皦皦

之清音設密網於巖阿飛輕繳之雲浮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搜遂戰翼以就養隨籠棲而言歸恒逍遥於階庭麾朝陽之盛曜

雉賦　晉　傅玄

稟炎離之正氣應朱火之禎祥苞五彩之繁縟被華文而成章冠列角之盛儀翹從風而飄揚履嚴距之武節超邁跨而鳳翔感天和而貽瑞進據鼎而祚商樂周道之方隆敷皓質於趙賞

雉賦　晉　傅純

覽飛禽之可貴偉翬雉之嘉形應炎離之誕育包造化之淳精鮮光皎燦朱繁盈首同暉於昊天垂玄景之

綠青體等耀於方彩敷五色之華英

雉賦有序　宋　王炎

之野外見一雉為野人所得悼其輕敵不戒而斃焉因作賦以自警其辭曰

終冠羽之綠斑翠衿之錦衣耿介于自守雄鳴于雌隨乎原于中草徐啄于畢飛何野人之機巧乃以媒而致之方氣驕而貢勇軟直前而不疑事常敗於輕敵碎身首於須臾肉不登於鼎俎毛或用於旌旗子玉無禮而殞命定括狂勇而喪軀鄧舒怙俊而遭殺卻至輕伐而見尸荀謀身之有累皆災害之所罹翠有羽而就羅雖以尾而為幟鷹不鳴而先嘉鸚巧言而長羈信涉世之孔

艱雖後悔而何追惟羽族之至靈獨斗穴之鴳雛嚶嚶于音聲鏘鏘于羽儀摩千仞而高翔豈矰繳之敢施茲吉人之能事於鄙夫于何誅

文雉賦有序　晉　高出

野人育雉畜之樊中感而默之遂放之惟機星之應象干載羽族之奇華蠁耿介之殊方擊紀官於工正于商徵翟以辨章諒華蟲之登被于來重譯乎越裳揭雉鼎之為妖于匪集庭之兆祥感朝飛於澤桐于歎色學於山梁爾其稱則鶤名布為為鶡為鶉為鷃鶉鶉鶉

東西兮無人賈鋸翮兮旋墮燕雀賀兮啾啾鵾鵾朝語
兮不下尋喋暗以無聲聊委蛇兮無不可幸射矢兮不
及況鷹鸇兮遠禍每低頭而愁思鬱仟仟其閒坐不見
夫王孫公子兮挾金丸而馳逐卓深莽兮慕陵谷馴媒
翳兮參矜獲調酸鹹兮恣嗜肉博佳人兮一笑尚從禽
兮未足審伏機兮慎發顧致聲兮吾族苟得意兮豢飼
即蒙恩兮浩蕩無銜環之明報忍決起兮飽颺豈獨騰
之難調徒相忘於得喪亂口兔彼中林何輪囷兮寄息
禾黍懶洪恩兮未遑引生苟誰窘兮次且不去聊任運
兮斑尾毬思帚庶兮耳目何玩空憔悴兮庶幾縱我
荷嘉惠兮郊藪無忠請從此逝兮

元 任士林

感雉鳴賦

余歸山之明日甲子日斜有鳥有鳥鳴於竹西楨冠綺
翼約趾雕題余記而視之曰此殆丹鳳之儔邪嗟乎哉
山梁之雉也亦何爲爾栖栖者歟鳴聲益和如語以膚
曰承后皇之嘉惠胚太和於卵翼觀草木之清麗濯雲
煙之絢碧被文繡於外體抽脰肝之五色好自拔於羣
飛美好脩而強飾吁嗟乎余身之賦祝網密而羣空虞機張而羽積林棘全歛野絶胎
息觸罟罣之紛然聊擇音於彼木濯余羽兮清泉充余
膠十棟實固將坐錦衣於泥塗被黼藻於前棘者與悲
夫太上貴質其次有文文而好自用斯爲下矣猩血染

而脅泣象齒幾而身靡鷹能搏而困軒楹馬能馳而厄
鞭箠龜以筮焦翡以毛死是故君子不失足於人而黃
及況鷹鸇兮遠禍每低頭而愁思鬱仟仟其閒坐不見
夫王孫公子兮挾金丸而馳逐卓深莽兮慕陵谷馴媒
翳兮參矜獲調酸鹹兮恣嗜肉博佳人兮一笑尚從禽
兮未足審伏機兮慎發顧致聲兮吾族苟得意兮豢飼
即蒙恩兮浩蕩無銜環之明報忍決起兮飽颺豈獨騰
之難調徒相忘於得喪亂口兔彼中林何輪囷兮寄息
禾黍懶洪恩兮未遑引生苟誰窘兮次且不去聊任運
兮斑尾毬思帚庶兮耳目何玩空憔悴兮庶幾縱我
荷嘉惠兮郊藪無忠請從此逝兮

元 任士林

鬬雞賦

玄羽黝而含曜兮素毛鮮而揚精紅縹厠於微黃兮翠
彩蔚而流青五色錯而成文兮質光麗而豐盈前看如
倒傍視如傾目象連雀前似削成高膺峭峙雙翅齊平
踦身承觜怒勢橫生爪似奔星揚翹因風撫
翮長鳴猛志橫逞勢凌天廷或跳或躍或嘯啄容與
或足地俯仰或振翼未舉或狠顧總視或鶱翔鵠舞或
作背而引敖或舉命於獵黨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
學翥而相觝兮競奮驚而鵾睨得勢者淩九天失據
者淪九地從觀其戰也則跑不虛挂翮不徒拊意如饑
鷹勢如逸虎

長鳴雞賦

晉 習鑿

嘉鳴翰之令美智窮神而入靈審聽聽之迴遠定昏明之至
精應黃陽於將旦知幽鵠立而厲作乃拊翼以讀時送延頸而
長鳴若乃本共工之不周其羽儀奏王瑞彩素並施紛葩赫

奕五色流離殊姿豔溢彩耀華衣翔庭戲綠風扉扇六翮以增暉舒毳毛而下垂遠雙距之岌峨曳長尾之逶迤

木雞賦 以致此無敵故能先鳴為顏

唐 浩虛舟

惟昔有人心至術精待雞之性情可馴而無小無大術既盡而不飛不鳴對動敵以自行堅如挺植登廣場而莫顧混若削成初其欲以自然詩之不懼希聲染而能化將枯槁而是喻質殊襟野用明不競之由狀匪雕鏤蓋取無情之故然則欲啄必異嬉遊每殊竚棲心而自若期顧敵而如無日就月將功盡而稍同顯桥不震不悚性成而漸若朽株已忘而弥烈詎設雕籠莫開卓然之至全變元若之姿已致首圓脛直輪栝之狀俱呈背利距銛枳枸之銳並利是以縱逸情絶端良氣全臆離披而躋附睥睨曜而節穿驚被文而錦翼蔚矣迷峯木而花冠爛然虛憍者壞不才之處安能自恃賈勇者有攻堅之懼莫敢爭先故能進異敵昂處同虛寂郢工誤起乎心匠郎氏徒驚乎目擊澹然無撓子綦之質方儔確爾不回周勃之強未敵其啄斯在其由可徵馴致已忘乎力制積習漸通乎性能是則語南國者未足與議鬬東郊者無德而稱士有竦立自持端然不倚塊其形而與木雞二灰其心而顧雞若是彼靜勝之深冀一鳴而在此

雞鳴賦

宋 張耒

先生閒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既老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裁裁朱冠丹頭玄膺蒼距驕揫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蘭靡爭山川蒼蒼風雷宵凝默出牖初驚萬里一寂鐘鼓無聲開振衣之牖膳忽孤奏而冷冷委更籌之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爭山顛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連馬行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雞鳴賦

元 胡炳文

豚子混沌人物鴻濛汝喔喔兮初動日杲杲兮將東雷之驚蟄也一歲云始汝之驚人也旦旦如是鼓兩翼兮有聲作羣動兮不已窮踏之往其趨也異此時間之皆寤而起盥汝再鳴日將中矣悠悠者晝寢營營者趨市鳴何殊哉聞者異耳故或名汝以翰音或呼汝以司晨或以朱而著芒或以碧而稱神孰知真機之自動無如旦氣之方新彼方同夢也此足以驚姪怠者之耳彼未寤也此足以激愚蒙者之心至於食必呼儔鬬不留妒能脫孔文爪距翼武羣出以朝葉棲以暮動靜不失其時風雨不改其度膚者茹而牝者不敢與之雙唱者一而知者不可知其數是皆異於已鳴之故萬氣無聲一天欲曙汝之初鳴乾將闢户是謂一日之元下起元元天地人物之一寤盍得乾坤之

初者震巽乾坤之中爲坎離坎司子之候離當午之時
汝巽禽也乃適坎離之道而知夫子午天地之中正卯
酉陰陽之出入陰之精而潛於陽月之象而影於日汝
之初鳴日猶未出於此之時子以悟無極之真午以見
道心惟一孜孜爲學守而勿失舜人也我亦人也如之
何其不可及也夫

翰音賦

元 任士林

若知雞乎錦衣繡翼孤味戴冠被鳳之彩揮鶴之翰音
脣浚美容止輕鮮迴羽蔡之稠門諒五德之獨全然而
沐浴泥沙步啄蟲豸曉樹接畢晚榻藏矰朱門開進
退失解夫昔慕鳳風之懿匹仰鳥鼠而護雛不借力於

九萬遂扶搖之所圖學鳩榆鳥鵲適月皆啄非雄羽
毛未刷猶決起而驚飛吾何獨守此禁也爾則明河在
天曙色上戶一振聲於兩翮若怒飛而遠翥勢甚超凌
力則困阻氣亦飄揚身不能舉如長沙之誼鬱室之憂
過永之柳詡潮之韓涯志氣之不屬獨墮影於孤寒銑
漆我羽又碪我距謝雲霄之羽儀抱村落之風悶升
堂之有命匪軒沉之在人聞爰居之蹭蹬亦避風乎魯
門

鼉子賦

元 涂幾

二儀肇分厥生不息太和絪縕肇命斯植有物於此竽
不方而圓包括二質竽陰陽具金玉發輝竽互相裹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等
旨編輯

鳥獸

野獸賦　有序

宋　鮑　昭

有獻野麥於臨川王者王令賦辭曰

集陳之隼以自遠而承仁捨水澤之雖逸對鐘鼓之
琅禽其何取亦厠景而悲辛豈徇利而輕命將感愛而投身入長羅之過脅悵高緻之棨戟迴辭朋而別偶施煙霧而風行跨日月而遥逝忽瞻園而望城踐菲蹊於瑤塗昇弱羽於丹庭瞰

東吳王孫嘯傲閶門魚橫玉劒蹉滯金樽實像霧進遊俠昱奔桂舟子約艤碧湖竿花源爾乃輟輕棹登水閣絲管遞進獻酬交舉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而酣歌從坐取物為娛傲則毛之好鳥得游瀣之仙鳧出籠而振少步而趨妄啄爭食雜從帶雛隨綠波而澹淡向紅蓮而傲憐鳧之為物也說類殊種遠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鬬則仁而有勇參差聲亂風雅繽紛其浮蔽水其旋如雲共洽波而弄吭各求匹而為羣繞

荷而過樹月蒼蒼而照臺冰依岸而早結霜託草而先摧斂雙翮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棄事有恨而是乘在俄頃而猶悼翔旋之所懷聞宿世之高賢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之羣類愛禽鳥而昭仁全殞卵而來風族乳麑而感讎況迫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歸於自申

閑鷗賦

唐　李　嶠

東吳王孫嘯傲閶門魚橫玉劒蹉滯金樽實像霧進遊俠昱奔桂舟子約艤碧湖竿花源爾乃輟輕棹登水閣絲管遞進獻酬交舉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而酣歌從坐取物為娛傲則毛之好鳥得游瀣之仙鳧出籠而振少步而趨妄啄爭食雜從帶雛隨綠波而澹淡向紅蓮而傲憐鳧之為物也說類殊種遠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鬬則仁而有勇參差聲亂風雅繽紛其浮蔽水其旋如雲共洽波而弄吭各求匹而為羣繞蒲而相逐臨洲渚而相追於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象如果烏之同盟散若韓侯之背約迭為翕縱更為網羅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乎決勝終迴翔乎容與翻然迭鶵還反乎舊所翻乎蒲間於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鍾雖忽諸進以羞池修沉乎而閑翔號噪乎漂亂傾耳為之無聞超騰乎往來澄源為之清漢若為之濱沙

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槎爾乃推津窓浦辨覩如堵空里鄉旬屬天蛙電竿透泉專場之雖沮氣傾市之鶴懃如其爲狀也不一其爲態也且千岩萬精之所凝非意匠之能傳良戒之於在鬪俾開義而忘筌一

鬪鳧賦　　蔡　洪

嘉乾貞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鳥惟鬪鳴之最精稟離午之淑氣體鳧鷖之妙形脫文藻之華羽備蠶采之翠英冠節綠以耀首緻素色以點纓性浮捷以輕躁聲清響而好鳴感秋商之肅烈含金氣以出征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動羽棟六翮共蹙猛雄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放鳧賦　　謝　朓

有明人貶一野鳧因以爲戲于時命以登俎用待賓客

客有愛其羽毛者予爲賦其辭曰

惟人之役巧爲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絕歸雲之一毫宿全眞遠致反復幽溪淫川庭爾乃振動羽棟六翮共耀泉魚之受餌甘稻粱之委啄悲寒鴻之赴永知動息而多方沿洄而自省故其獨

放鳧賦　　王　衍

洪武丙子春仲之月上起乎良城之臺環罣俊彥咨詢古先哲而有述永息百餘載襲者毛色鮮華羣匹和輯悠然樂夫不忍之心俱放於溪乾其始則紛紛焉少則滅沒然而若舉聊逝於是覽春光之舒遲樂物性之得遂一仰首而長鳴如也惟如也惟鬱如也名奏利臣周是修賦之臣感夫君臣之至仁及庶類故不奉歌休命再拜稽首賦曰

惟鳧之爲物與羣朋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衆美羽盛於翡翠無算羽非穴胡而弗居浴波濤之清泠樂滄洲之遠舉翔軟沙而安眠羽毳輕而丰映性於物而不忮

皇孫之生平樂浪洲之遠舉翔軟沙而安眠羽毳輕而丰映性於物而不忮予恬志情乎埋沙乾坎人之曾織羽毳輕而忽加愛

江曲孤鳧賦有序　　虞　羽

梓州之東南涪江之汀谷有潭焉周數十步前壁絕地綠波澄天常有孤鳧赴潭而浴其側飛沉翻唼而天性不違

毛質之綺麗于遥將獻乎皇家繇于皇之仁德于當覽
春乎榮臺體陽和之生育于滔冲融而舒懷適鈞龍之
跪進于絢晴光於文繡飛彬彬而戢羽于亦蕭蕭而並
咮啓于皇之良心于載俱放于金藻始依依而泊淺于
漸翻翻而升高交迴翔而泛頴于若庶恩而不舍徐翀
飛乎雲霄于遺餘音乎紅野何皇心之惻怛于由親親
而仁民由仁民而及物于秩先後而有倫豈庶豎於往
古于實誠中而形外思高下與洪緻于期並育而不悖
惟好生而惡死于人與物其同情何至德之昭明于舉
一視而同仁觀夫若南郊之祝絅于暨中山之放麑於
禽獸猶有所不忍于剖人而違之尤異乎華陰之黄

相思鳥賦有序

明 葉憲祖

鳥大如雀朱咮褐色雌雄並棲捕必雙得如縱其一百
里尋赴名曰相思賦是之故戊辰冬集龍山始以千數
偶有籠致一雙者戲爲賦之
細縕所化類必有羽血肉之物雌雄牝牡繫有合之爲
歡迨仳離則爲咎茲羽族之么眇于固孚焉於玄黄詎
配雲於鴛鴦于並啟乎雀鳥亦胡比鶺鴒之能言于鷹
鸇之摩秋荅賦形非雙是庶不遠理猶木連理猶花並蒂物況之以鬼無中道而捐棄偶
不免乎羅罟哉以明於禁雀一日可脫百里必從別有
美而弗翔甘蜚繫之哀同余自去冬始覩斯鳥羽衣楚
楚色則悲音共嗷于成成夕交棲于若抱依曾雄與
雌猶木連理猶花並蒂物況之以鬼無中道而捐棄偶
不免乎羅罟哉以明於禁雀一日可脫百里必從別有
美而弗翔甘蜚繫之哀同余自去冬始覩斯鳥羽衣楚
楚色則悲音共嗷于成成夕交棲于若抱依曾雄與
雌之摩秋荅賦形非雙是庶不遠理

佛現鳥賦

明 慶大亨

杜宇化蜀靈鷲開山物無小而可忽機有動而先傳慶
攢鶴於招提掃蔚藍光飛綴綠花發雜墨七寶臺高三生
業重願養鴻濛碧傾空洞疑有物焉伯勞衣流珠
冰喙啄赤雪紛緣豐頰洞款文苞載飛載止倏近倏遠
翻翻欲轉猴神以翹下類蒲扇叫而有苗洪崖戚倏機
忘剝啄智謝繒緻作錦衣之飛使報虹緣於神皋言隨
意變形幻舌饒機不先而不後緣如赴而如招夫其前
劣前蒞之驗發露之文雨鷗戲翼霧豹歌聚荔披
猶亦虹流而電繞白馬黃金芸林瑤草草木忽而蔥蒨
有鬼草宿無猜而乃有羽可儀其音載好飢山嬪以餐
海雲遊而繽巧從赤城之霞模炤文綵於海島使面壁
兒孫歸崇備老目睜乎金剛閃綵心切乎玉象縹緲知
微知彰候來候香清絕桐花鳳慧超秦言了嗟乎楚風
不作孫龍亦遊人我嘆相聲光誰葆盡是皮毛誤大千
可以人而不如鳥

玻璃鳥賦

明 陳 衛

宛彼小鳥體具鶩鶩涉歷風濤不知旬朔踰月忘出天
竺經交趾跨橫目山川采阻道里縣邈似燕無頷似雀
無角支喙紅距流丹欲渥紺衣茶裳晶瑩黑眸任天機
而接止依人情而飲泳若夫空庭曉月高樹春風徘徊
琅閣恭映雕籠思銜竿遠道求儔竿獨能懷好音竿何
長吟之響曉寫幽牖竿乃巧囀而莊容有知清宵竿夕
流水枯桐歌喉乍引笙音欲終比鶴唳竿益妙鼓簧時
竿弱工於是佳人愛惜稚子親暱節其寒暄時其飲食
展羽輕盈抗頸遲遲有文不彰處已不頭一黍一豆厭
欲易給鷹鸇不敢注視鳥狂莫匹敢狎鳳凰於梧桐
畏鴟鴞於枳棘畫史巧欲摹莫能人屢爲獻筆廟乃瑞
應於中朝寧必眷戀乎絕域

羅浮鳳賦 有序

元 歐陽玄

羅浮鳳者海南小禽也家君自嶺嶠回挈之北上予嘉
其身負文采拔去幽阻而欲自售其羽儀也是知士之
抱道德懷文章無欲不聞無遠不達豈肯久滯於天涯
海內之遑而遠三乎雖然予與多矣乃爲賦曰

性海邦之異產越羽族之光華育火德而有耀控雞
以爲家逸赤土之重淵砂丹丘之僻遐顧性命之淺
特遑恒於煙霞原夫自南自北載飛載止飛不要集遠
必以時青館衣裕紺流爪紫信鳳數之多奇類龍臺之
近 已富於寶之野寔香於瓊蕊雖斥鷃之同羣固
曾不之等美於是本山川之造澤美體氣之自然胡虞
衍之及陸韓癘以能全或羅氏而弋羅命鳥爰以籠
遐望上林而表越歌神嶽以增妍念安期之蓋屢受忽
外之發憐守一枝於巖泉留歌圍之可
近任蛇徽之長指尚追高之政寵何異忘之容豈當其

絕南國之蒸燠浙古龍之沉陰宜裘賦之爾殊涉狎昵之辱昧裸黑質而無繢褻鮮食以弗瓊奈屋居之何有望魚鼈而奔沛胡鵝鶩之徨疾得時散以群翔數莎而食蘭臣距金與孔雀茶獻無容而自棄故宜衣而罔害將尤物之移人豈凡夥之一致若乃考黔嬴之所毓鍾品彙而降祥負英妙而可貴閱草茅而忽彰心恒馳於北闕跡曷屏於東園鷹荅賈之衒奏鵾鵬之翠瑣美易食以朝期日鮮鮮而耀采爽雕掔之眄谷之文翟諒備采而有光逃炎洲之孔鸞或聚冠以縣宜金足舒而稱首鼠吻斕然而無移舌微詞而聲韻見戕幸全生而特遇背處達以回翔倘遲延於歲月恐滅沒於殊荒然則偶時景之和暢跋閶閬以凝竚稽師曠之補經驗冶長之辨語感軒閣之衒圖副宸庭之宰制陋籠落其若阻相盛德之休明謂萬里而來覲是故士當貴而自重世何嬰於庭畢罿山谷之巢穴奏朝廷之列儀仰天地之廣大效聖賢於窮爵極英材之衒鬻忍自侮之鄙遺則夙以吹野慘寒雪以刮肌吃碧梧而棲實挺筼竹以無枝鼓乘傳之壯志蘊真綸之妙姿奈負貳之久特寤偏之長飢庶飛摶於鵬路終斂喙於龍池尚茲鳥之足數遂歷言而詠斯

畫眉賦有序

明太祖

戊寅春二月二十有八日督政務於奉天門下是日也春陰方霽日色暄和叔氣薰蒸萬彙厥亨朕務少暇分刻略盤桓於左右見內臣將所養畫眉置於欄下斯鳥感淑氣之孚遊呼羣之意嘽諧冷然而美聽故為之辭

閱牧翁之在野蒼身而綠趾碧嘴初氣鴻濛之時哮睛嘩語為音和而無倚久忘侶而不復樂人聽而為奇入珠籠之翠瑣美易食以朝期日鮮鮮而耀采爽雕掔之縣宜金足舒而稱首鼠吻斕然而無移舌微詞而聲韻翅軒舉以宜枝昔在野之佳音入宸籠而愈彌夫何時也華燭熳似錦幃正鶯燕之高低比雄長之翱翔于運扶搖之天倪假鵾之曠翅四際荒涯雖息於六月志同鵾而相知觀彼著之追于適其蒼之陸且閒而無趨的論而無私必通返之可愉迫升降者有之今也聲和羽綵為人愛荷若聲調如舊整翼鮮齊求近雕欄而富後千載而名啼

吐綬賦有序

明董夢桂

客請詩賦有山雞吐綬不解為何物既考爾雅吐綬雞一名珍珠雞羽毛有白質點綴藏肉綬長閒數寸紅碧相間冠睛頂上先出角肉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壬戌夏嘉禾有尉奉中者淡二雄歸市之好事者爭往觀余得與賓目焉與爾雅所稱若合夫物華所鍾即山林不常有見異哉為之賦

相彼雞矣庸庸可翻何有木形徒詩全距相呼爭食無
澡刷之操鑿垣鷰棲之軒昂之志別有大德含精金方
産異寂寂無應潮之聲落落無勇割之氣綸領綺翼丹
背碧眶琅玕作額珠璣綴喙嘖領之下結如綸囊雜以
朱碧間以玄黃衛雲霄之丹詣儻徼之文章其舒也
振藻其斂也含章卒然就之不見其好植足亭亭垂頭
悄悄既而日暖風清陰霏不至淀然展舒崢嶸赤幟如
擢柱之雙懸如晴峯之對峙爾乃雲章錦綬翻翻欲出
顧影自矜執肯閟惜其狀若鈐其文若織錯落既殊經
緯不一或如渥丹或如蒼璧或如凝脂或如點漆炫燿
心驚輝煌目溢五色變而不可勝窮五采雜而難以遍

述皎皎白鳥鮮潔素羽翔於清池之中振翼奮首
無光翡翠仰而寢色於是佳人脈脈思象靈芝之篋才
子躍然夢授文通之筆爰考別族丹山最靈九苞奇德
五彩麗明鶯案而鵠白鶴黃而鸞青各得其一莫能備
形乃以踟然之質全收鵠雛之精產靈表於窮谷揚儔
記之於名圖宜翔帝圃遊天池超衆禽而獨上覩君子
之光儀受擾福於聖慈遭時命之愉懌上之不能啄飲
於山阿下之不能棄軒以見奇作耳目之近玩守落雞

以爲盛益踰川岸而提挈奉與越之流離信美而非吾土
豈復欲翻迴首望鷺峰飄汀出孤岸末曾宿蘭渚飛飛
忽云暮招鳴集池藻可憐九皋擾光影水上浮本來暫

明莫翻蒼鷹以猛鷙受絆孔雀以美羽招殃鳧鷹以豐
肌致醢與其致飾而蒙患不如自全而守拙

窮鳥賦

漢 趙 壹

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羅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
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弓發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
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罻羅足恐墮內懷怖急乍冰乍
火幸賴大賢我憐昔齊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
密恩內以書志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
侯子子孫孫

觀飛鳥賦

晉 夏侯湛

見逸遊之高鳥邈翼翮而孤遊擢華毛以迅驚迴勁翼
以翔浮披六翮之猋翰振輕體之迭遷遠乃眷形遵靡
爲庭安翔翻翻徘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
於日光玩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翱翔攝雙翅以高翥
舒仁頸以懷祥日悅妙勢心喜列儀愛惠音之嚶嚶美
羽毛之煌煌若夫翹高凌於景外又抑身乎雲壁乍往
若息若垂象沉星之離天似回物之墜地仰其之自
得詠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鳥而樂飛

天湖水鳥賦

晉 孔 約

天湖池上有云集水連綿翠岸合誰將
客復欲翻迴首望鷺峰飄汀出孤岸末曾宿蘭渚飛飛
忽云暮招鳴集池藻可憐九皋擾光影水上浮本來暫

止息還此遂海留若夫侶浴清深朋翻迴瞬翠騏紫纓之飾丹冕綠襟之狀過波竚湛漪隨風竚迴深旋膳竚岡萍歷水竚與浪

窮鳥賦

何遜

嗟窮鳥之小鳥意屑促而馴擾聲過物而知哀翻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夕霞遶羣於月曉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罝羅時竟檜決至鋼案窮歸若中氣而自擅似驚弦之不飛同雞雖群而共宿啄鳧稗以爭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青鳥之是非豈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暉雖有知於理會終失悟於心機

傷馴鳥賦

唐 權德輿

紛羽族之多端于同類而最靈貴於洪鐘因擊而發聲遊得守園之陰雖恣飲啄以馴授來日前與坐臨庖刀接以籠羈縶其羽翼棄留軒以爲娛俾馴養之無力作跟蹌而徙倚顧襜襜而復息雖主人之見容終使喪天和而自得或親賓至止從容徐舖每聞弦而鼓翼未追節而翹足貌宛轉以成音暗關雷而動曲乍實以開暖若凝情於相賜理輕羽以自束頓而立之珮玉每集以安卑同君子之自牧思謝尚之飛雖貞風流之逸躅苟學昭之不若同乾侯之出辱方波流以由徼伊涼德之自覆徵故老之相傳驗最記之或存在猶干之司晨剪其舌而能言巧喉嚨以達情順人心而不諼方渴日以望材願朱明之駿奔忽慨慘以餳顏響哀音於簇笛竟啁啾而不去若徊翔之有託悅心詡而未辨欻翟狌之攫搏俄斃踣而不勝紛血漉以毛落彼蒼虛與治長通鳥獸之音聲闕君子之周防無古人之至精鎩不能銳爾於遼廓又不能遂爾之生成使異類之得志曾未極其飛鳴則本夫養之惠適足以害其生生又愈夫清江之使者東海之波臣苟其時之不來則刳腸而涸鱗鯨鐘鼓而反悲馬阜棧而多死雖爲遇之已甚固又天理嘗閟乎賢聖之理物也智愚殊方薰蕕異藏善用無棄守互見其長各有攸處于兩不相傷官天地而府萬物由此道而爲常吾既怡其理之不易因之而復其性之茫茫

沙洲獨鳥賦

唐 高郢

鴻彼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自得地以徘徊哀響奇音感清波之流守道而行氣水無情於六翮度才自庇窮宵有望於雙眸聚翮失侶孤鳴相求顧步無儔罔浼身而獨立鄙拂羽以孤遊蓋貞以不羣鶴而有別鮮異未以未睨乃鳴乃自咮窺形弄影欣得地以徘徊哀響奇音感清波之流守道而行氣水無情於六翮度才自庇窮宵有望於雙眸聚翮失侶孤鳴相求顧步無儔罔浼身而獨立鄙拂羽以孤遊蓋貞以不羣鶴而有別鮮異未以未睨乃鳴乃自咮窺形弄影欣得地以徘徊哀響奇音族詭稟性於天倪慎其獨焉知無心於當與需於沙者必不至於沉泥豈比夫籠對鏡而方舞風非梧而不棲

候鴈有銜蘆之懼黃鳥與止棘之悲何出處之情遠而
攝生之智迷兄乎食粟貪榮乘軒取媚珍禽見育敗德
於明主鷫鸘云亡行刑於下吏非靈應之攸止乃進趨
之所致豈若動非干物息能擇地潛泉不飲得廉士之
風止水常遊侔至人之智道有可鑒才無不備屬鳥瑞
之昌期將遷鶯之厚意顧得振羽毛展精鷫君不信其
飛鳴試假借於名位觀其處啓閉辨分至然後知沙洲
之獨鳥非凡禽之類

感二鳥賦 有序

唐 韓愈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於河
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鸛

鴿而兩小鳥飛於其上曰其土之守某官侯使者適於天子
東西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窃自悲幸生天下無事
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攻守耕稼之勤讀書著文
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古人之
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
還塞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退曾不得薦書齒下士於朝
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
德智識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輝如
此故爲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蝘小善必達不遭時
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鶖鸘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
念西路之差永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
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予懷之耿耿
彼中心之何喜徒外飾焉是涅予生命之淫陂曾二鳥
之不如泪東西與南北恒十年以不居辱飽食其有數
兄棄名與萬善時所好之爲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
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執左右者爲之先容信天同而
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秖
招尤而速累益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盡永配於
古人獨怡悵於與位雖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
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鵩鳥賦 有序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
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
爲壽不得長通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於坐
隅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曰請
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余去何之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再歎息
梁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
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
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

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夫福之與禍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扎無垠云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孰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

窮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惑兮好惡積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抵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何足以疑

漢 孔臧

鵩集于庭兮止于坐居愛有飛鴟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爲祥棄常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鵩鳥卒用喪已吞我令考信道執眞受怪生家謂之天神禍福無門

經筵日講官太僕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三級臣吳元泰奉

旨編纂

鳥獸

明 夏原吉

麒麟賦 有序

永樂十有二年秋榜葛剌國來朝獻麒麟令年秋麻林國復以麒麟來獻其形色與古之傳記所載及前所獻者無異臣聞麒麟瑞物也中國有聖人則至昔軒轅時來遊於圃成康之世見於郊藪是後未之聞也今兩歲之間而茲瑞載至則聖德之應天眷之至實前古之未有也宜播之聲詩以傳示無極臣忝職地官屢覩盛美不揆蕪陋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聖天子膺洪圖守神器紹累聖而大業光奉兩宮而達孝備大孰故道不愛於天寶不愛於地但見炎荒雪嶠故遠須來日本月氏貢琛尾至而猶未足表太和符至治也豈有奇祥實乃四靈之首聞生曠代在夫英里之野見之遑藏犀兒遇之弭易封蒲巳捉鉗悍戾而誰禁麋麚豹貉顧旁午其何益彼漢廷之角端徒自詩其美而渥洼之神駿焉能與之匹茲實聖世之奇瑞匪有資於人力此所以海岡島夷不敢自遑乃梯山而航海於以獻於中國於是雜遝歐趨重譯望帝京侑之以方物達之以互諜已惟效職於王會蓋將昭德於聖明於是時也天門洞開衮龍在御瑞物既呈祥煙斯布散精彩於彤墀灑儀文於甘露咸昂首而欲馳或跪起而欲舞重瞳數顧自辭歡欣曰惟此獸希有之珍昔在軒轅曾一來到成康郊藪是臻歷千載而及茲乃有咸於皇仁超軼前代而再至實前古所未聞是宜播之之詩以詔盛美而尚擇良稽首而獻賦須聖德於萬一

明 劉定之

麒麟賦

聖天子膺洪圖守神器紹累聖而大業光奉兩宮而達孝備大孰故道不愛於天寶不愛於地但見炎荒雪嶠故遠須來日本月氏貢琛尾至而猶未足表太和符至治也豈有奇祥實乃四靈之首聞生曠代在夫英里之野見之遑藏犀兒遇之弭易封蒲巳捉鉗悍戾而誰禁麋麚豹貉顧旁午其何益彼漢廷之角端徒自詩其美而渥洼之神駿焉能與之匹茲實聖世之奇瑞匪有資於人力此所以海岡島夷不敢自遑乃梯山而航海於以獻於中國於是雜遝歐趨重譯望帝京侑之以方物達之以互諜已惟效職於王會蓋將昭德於聖明於是時也天門洞開衮龍在御瑞物既呈祥煙斯布散精彩於彤墀灑儀文於甘露咸昂首而欲馳或跪起而欲舞重瞳數顧自辭歡欣曰惟此獸希有之珍昔在軒轅曾一來到成康郊藪是臻歷千載而及茲乃有咸於皇仁超軼前代而再至實前古所未聞是宜播之之詩以詔盛美而尚擇良稽首而獻賦須聖德於萬一

明 劉定之

都俞而欲效率舞之態似辭表而宛生貽依之思仁振
振兮允合王化靈昭昭也式降昌期於是羣臣欣躍稽
首陳辭以爲吾皇道符軒后故昔在郊而今復見於城
中績邁成康故彼遊藪而此則違於闕下況魯甸之覆
何足並驅而漢時之逢豈堪方駕於以見百王之盛莫
比萬世之祚無疆請命文社彰鉅美書墳典垂休光聖
天子穆然深思謂相祥之至必本乎至誠休徵之臻在
建乎皇極願因天眷謹天德而勿務乎文以或怠其實
然後羣臣恐懼踧踖共承厥職復相與歎曰
蘇之出也猶前古而留聞音皇之化也故自古而罕及
唐 盧世南

惟聖皇之御曆乃承天而則大洽至道於區中被仁風
於無外通鳳穴以文軌襲狐之足以寇帶合夷言於柔衛
陳方物於王會彫池角於崚嶒表有絕域之神獸因
重譯而來授其所居也巖磴深阻盤紆絕峻翠嶺萬重
瑤岸千仞馬頓轡而莫升車挫輪而不進伊方服之君
長召擅風而來遊爲代過白狼踰絕嶽跨飛梁
乃流沙而遠集超積石而高翔其爲狀也則筋骨糾纏
殊姿異制鬧臆脩尾動毫乘毳鉤爪鋸牙藏鋒蓄銳弭
耳宛足伺間借勢蹔乎奮鬣紙屑傲來忽往瞑目電曜
發聲雷響拉虎吞豹裂犀分象碎道兕於斷齮屈巴蛇
於指掌踐蕃則林籠摧殘呼則江河振蕩是以名將

假其容高人圖其質譬其威以凌鷹美其風而贊逸鑒
倚伏以榮身乃有識之高執彼白猿之騁妙終取斃於
弧矢雖玄豹之幽棲亦損軀於巖趾並同亡而異術豈
行藏之足紀何茲獸之明智獨出處以殊倫雖奮武以
馴勢乃知機而屈伸去金方之猘遠仰玄風之至淳服
猜心與恬氣遂感德以依仁同百獸之率舞共六擾而
來馴其則物無定性從化如神智鱗羽變質於淮海金
錫成器於陶鈞當是時也兆庶欣矚百僚嘉歎悅聲教
之遐宣屬光華之在旦臣敢筆以叨幸得寫目於奇觀
順文德以呈祥通編之於東觀
唐 牛上士

上士曾讀實錄公貞觀九年西戎造獅子秋書監虞世南
獻賦前史美之高謂文公亭狩公閱識則可重煩筆削
傾或作所長於詞藻物乃賦其事
窮汗漫之大荒當崑崙之南軹之墟指千里於榮觀邇
之咫尺遵鐵山而往復非取徑於熊豹
豈安於龕巖故其方頤高眶寢地蹲踞騰
空抓撮簇拳毛以枝勁縷柔鬣以劣衆逢之者碎犀象
聞而頓伏值之者破鵰鶚不敢飛視時吁奮迅瞑瞎騰
拏捩掣掀橫鈹口銜霜牙怒張
似鳥獲之推鋒若項王之入陣及夫朝晡未食鼓鬣奮
力後勁雙瞳許裂闊牖踉跳絕梁而合趯

倏橫噬而風馳乃掉尾而雷息口裂奔貙足捎狂兕猛
虎摧於掌握豪猪碎於牙齒皖飽飫而心和乃宛頸而
帖耳彷徨於金河之外生長乎葱山之裏嘉此獸之奇
倏遨蹌勁而殊材隨馬牛而內向順謳歌而揭來逾鳥
城之積阻獻龍闕之崔嵬資譯人之納貢頟雄心以效
能何虞者之維繫驚牙爪之可怖頓金鎖而長縻閟鐵
牢而永固悲此生之窘束懷舊園而愁慕雖食肉於當
年思盡力而無路羨文豹之拧鹿美幹虛之逐兔伊薄
技之見收而儻材之不顧閟夫天以暄育爲施草木皆
春帝以惠訓爲苑徒戾皆仁夏后氏優駕龍而伏阜軒
轅氏役熊羆以佐人此奇獸之爲用豈無用而來馴何
不校之於搏擊投之於後塵者乎

越人獻馴象賦 以題爲韻 得名

倬彼馴象毛羣所推特稟靈於荒徼思入貢於昌期宜
不以獻我令辰自林邑而來者稽諸舊史在成康而紀
之一則識王者之無外一則見遐方之不遺荀形瓌之
足偉孰路遠之云辭於是出豐草去長林殊狒狒之被
格異猩猩之就擒厲其容也故歌伏戎力和其性也故
人知我心作蠻方之貢爲上國之琛萬國標奇名已馳
於魏闕千年表慶價實越於南金況乘之便習或訛或
立動高足以巍峩引脩鼻而噓吸庶蒭豢而忽起不肯
飲而迴入牙櫛比而槮槮眼星爟而燭燭中黃雄勇力
不能加蒼舒信奇知之莫及服我后之皁棧光我唐之
城邑驅之則百獸風馳訊之則萬夫雲集故其威容足
尚筋力殊壯輪囷而重若旋丘鼎肩而高如巨防執燧
奔戰牽鉤委貺遇之者或驚駭而反行覩之者或披靡
而遠望何斯象之剛克兼美義之不忒懼有齒而焚軀
故全身而利國縱使牛能任重馬有報德徒久困於輪
輗又每傷於銜勒豈如我邇自遠藩來朝至尊辭桂林
之小郡入閩閫之通門負名聞之籍籍守馴擾以存誠
幸投之於匊蓁豈敢昧於君恩

越人獻馴象賦 以題爲韻 得思

唐 杜 洧

惟彼馴象產乎南裔其形也從心之所資食豐草於山
不思於人如得其時花戰於物任以繫維此吾王之化
被也故遠人得而獻之中心搖搖其道遲遲左顧右盼
知出羣之已遠廣思遐想與草澤而長辭脩途是尋疊
嶂嵬嵬或行於陸但隨山而上下或載於舟距涉江之
淺深既濟水以次水復出林而入林所過之邦徒觀其
龍馨之貌所遇之衆豈識其謙柔之心荒徼已遠王畿
斯入聞之者遐邇必至觀之者士女成集人不知其故
皆愕然而立或告之曰所獻之者越人所出處者林邑
近之可仰視之可望銓衡不能稱其體丹青足以圖其

狀猶輕重者戒有蒼舒之智高思革服也我有周公之
德王以之馳三軍比子戟而膺鋒以之和六氣與簫韶
而俱唱稽其來也自南徂北嘉彼所獻克我王國食以
筐筥牽以徽纆將致貢於昆夷亦率職於邛焚斯之爲
義可得而論性之馴良表邊夷之向化體之固實揣中
夏之所尊以君好生之故我身必壽以君賤貨之故我
齒斯存豈克耕於野輸衆人之力曷如我入貢富萬乘
之思雖自慙於陋質永願在乎王門

放馴象賦 以題爲韻 自古帝王圖治

唐 獨孤授

彼炎荒今王國是實比馴象今越俗所珍化之式乎則
必受其來獻物或遺性所用咸於至仁吾君於是詔掌

獸之官論如天之意惟慈象不遠而致推已於物曹
何以異徒見珥雄安而屈猛志安知不懷其土而感其
類捨夫國用易豢之費則多詐以方來道途之勤亦至
與其絁之而厚養孰若縱之而自遂且彼集於禁林我
則有五色九苞之禽在於靈囿我則有雙鬯共鬳之獸
何必改遠物於外區崇偉觀於皇都是用返諸林邑之
野柱菊泉山之陽時在儀兵豈異乎婓尾上惟賤賄寧
知予於軀非同委棄固或臨時知拜跪今則有講渥恩
今豈無復得顧倡求羣跨川登陸食豐草以垂鼻出平
林而發目道遥乎存存之鄉保守乎生生之福懷仁初
就於蠢製順理竟資於學育游乎水同反身之龜處乎

寢藪興佑生成之德況乎知著好生之德式孚可以順天然可以遂亭
然後以儒爲林就賢哲以爲禽以道爲囿利忠良以爲
獸亮功格於人神德奇於宇宙是由化與澤俱仁與道
符賢爲其實太原之訓不作獸用不擾虞人之箴遂無
徇物之情允著好生之德式孚可以順天然可以遂亭
育已

獬廌出乎唐堯之年神羊至於我后之前雖一物異見實兩時皆然既曰珍祥亦稱絕異是考其迹莫問所至乃審厥生不知其自步玄墀以龍擾向彤庭而鷄視夫其洪纖之狀周正之儀搏風比毳素絲類皮人問之所常覩天下之所備知蓋神羊之未享羌難得而稱奇及至一人視朝百辟咸曜張羅杞列布瓊玉雖衣冠有貌槐棘祇肅爲公卿是匡神鑒而不觸爾羊來思其儀孔嘉望表知裏挨玲識瑕於是騰雙眸而舉柱聳特角而觸邪當之者則立成於狂狡見之者則圖節於邦家無正不彰疑不屈常在公而爲言匪從已而犯物知性聖得一以理人得一以靈況茵羊下潛空呈怪於李卉商羊上舞徒表冷於庭日者神直管筆風潛衣繡順景斬以蛟物奉白簡而彈奏指之者豺狼不避觸之者回不莫漏彼神羊之信靈請從古而歸獻

獬廌賦

唐 宋 嵩

惟瑞氣氳兮生獬廌之殊姿毛雄勁而微明而鏡分詩美乎思無邪道貴乎解其紛得追之實爲身之文豈徒神明其形將以幽贊人君涇也濁渭若分在簀辨之以履霜堅冰無俾乎水深雪紛則致既如日月靈應如風雲所不至者固亦有聞夫道無爲神無方聖人之政有以相合靈物之貢不必成章名用而行跡舍而藏與辭趾同符騐應時唯我皇恪爾輔商咸懷忠良式彌邪之義成無妄之綱五福備崎四靈彷徨兩有足兮不行而至同有角兮其洪纖之狀周正之儀搏風比毳素絲類皮人問之所用也剛人是知勸實丁厥祥歆其鳥去飛龍圖未揚惜睽閽於明代竟沉淪於素王物亦生蠻邪行荼德雖明足辨類幽旋起於唐虞智足周身讒巧傾於孔墨水火不可以同器邪正不可以同謀幽懲茲神獸閒執讒慮分兩造之疑冠百祥之特勇毅而能斷智明而不惑守法者仰之以司南疾惡者投之於有北圖操斧而思用因伐柯而取則龍闕分官鳥臺奏事政扶直指之角象繩愆之性聯編永以生風借白簡而增勁物莫不肅時靡有競所謂君子道長邦家德政荀違中人斯同妄行豈王巨匿邪之德叶吉后投賢之命曉彼法冠恐其冤鏡則氣鵲聚於足爲服之威何必儀形神物示人以敬庶乎在位者咸能而輔政

猛虎賦有序

明 王廷相

夫山林之中必有猛獸六虎乎哀夫以強力吞噬猛獸之捐厥生製厚以爲推執而足以使慶哀以何辜偶罹兇害乃逞威於爾幼不敵強捕物而飽胃抵欺蜎以相假亦走猱而詫狐解咆哮吒儻風氣而清曉朋志行而遠出乃於人而肆兇

清溪而瀹宿弊今脫瘵痾以煦姬彼猛獸之爲患今玉
前政之攸疪侯引咎以責躬今謂天做余以紛擾爰作
肭今理待適閩逢今辰良與靈作今訂約棄速迸于遐
方越厥明今薿蒙有奔告今侯之宮日虎夜涉波今兹
困於叢洵侯之井刖今出則以通侯心疑其奮迅于遐
往而前攖惡物咆哮以跳踉于撓萬夫而辟易獲山靈
之默相今我威用以詠前矣厥欣今嘗嚼血若泉于
流紅乃陳功今其訂下執武執戎于晝弓越三日今著雍於
漢滸今復於其雄跱今其訂下棄石今徧黔黎以席慶念

伊誰之攸疪今荃有聚之人范于追夫昔之伊著今殲
梨貊與封豨洗犀象於窮荒今時克讚夫蒼姬彼髦鰈
而戕蛟于罔聖謀之莫企也亦流芳於千載今侯駿之
而曷愧也重曰維彼於菟肆厥兒今民罔攸措心忡忡
今有赫荃侯憤於衷于爰明册祝達神聽今精誠感召
靈命同今尋殛其虧鈐潛踪今民以寧止頌聲叢于粵
昔允江淹弘農今哲人風響追今雄今侯之碩膚詠同
功今戒摘最解筑鐫磬今千秋鴻裸以永懷於無窮今

唯虎賦有序 明 湯顯祖

予郡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耕之以鐵
中不通也左開手而開右入虎窺機下焉餓之抽其桁
出其爪牙楔而鍖之組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鉢之肉
而已久則贔然弭然始飼以飯一盂菜一盂未嘗不食
也亦不復有一鉢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
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囚而賣與人守門
以爲常亭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
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
置庭中以娛賓月須薙道士於其口爪鑄剔擾洗各有
期道士死其業廢子獨嗤夫虎雄蟲也貪羊而窮以至
於斯辱也賦之
夫何山中之一獸于受猛質於西昊貌低圖而項廷鼻
勁隆而齒齦目斜匡而電爍聲倨領以雷殷舌理粗而

鍾對旋鉤橫而獰人爪合鉗而卷曲尾掃箄而紲伸吼
形模其足怖矧猜威之起塵譁嘯而陰騭宰起坦步則
稠林自分凜氣侯之裯制隱形勢而見尊況百折之深
山常此窟之成羣黃斑屬而臥隴白頷連而飲澤初涉
味於牛馬逡巡及於人民亡震躬而屏徙或重遷而遠
蕃徒無生之道士故有心而與鄰力不加於于路術不
詭於黃神布石闕之宛轉交鐵葉以繢綸界鳴羊於接
監隔閡蔽而見循進密歷以窮路退躊躇而下門遂乃
聊息偷跌偪仄鬱困始倉皇而怒湧久羊騷而意煩氣
屈而欲力癱而跛羌局拘而勢改積威約而理均於是
道士欣焉待旦及晨舉之於驚處餓之以兼旬待威神

之委頓任處置之紛紜未陷頭而投贅先胃爪而剔蹯
捩權牙於巨斧磨剌舌以疏巾香汁變其腸胃清水洗
其喉脣欲次第而施食已隨宜而致馴初猶唊以磔肉
次則習以盤飧或設以釋粒之餘或投以松芥之根飢
苦飢而伏檻敢擇食以慙恩遂乃改山林之性氣押雞
犬之見閒遇夫人之下視即弭耳而意親諒厓柴之已
去放野牧以逶迤非止柔性兼弱其筋圓腰纖而脅息
豔斑摧而襲皴撫之而亦喜撲之而不嗔似巨狸之擾
足若畢犬之纏身偶循隅而吐喑輒蒙訶而恰魂昔有
大蟲之號令有小畜之云懷擿距之無時委降戢於非
倫鍾山君之短智亦梁鴦之淺仁見其弱而可弄牽以

告而詩斤有守大其未足信虎名而守閽既爪牙之久
荐亦何威而見奔第周旋於苑籞得混迹於麋麚學婆
娑而昵主藏翼綽以娛賓庶知音之君子被歎湮之厥
勤信於靈之巨猛鬱有武而有文偶脣吻之所及皆性
命之相因論雄心與剛力固決乾而倒坤略網住而風
與觸羝撩以雷隤哮怒則千人自廢憤跋而萬瓦猶震
非育疏其有欲何牢檻之敢陳偶桑頭於跋羊落一髮
於千鈞饑窘來而餌施利器往而性泯足人間之詭獲
何氣決之可存諒如此而久生固不如即死之麒麟

文鹿賦

公孫詭

鹿鹿濯濯來我槐庭含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綃綺文

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
一時

由鹿賦有序

唐 呂 温

貞元丁卯歲于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者問
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備言其狀且
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嗥不歆食者累日予喟然歎曰
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寔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
之與謀宴安殘酷者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兮赤柔亭毒備齒角以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
有昧於行止尚焉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麓偶巧

絇之生設罦罬之法共剑於芳草寔計荃於柔藤倚閘磬而往宿來日安月寧雖矯性而非樂終感
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亂物用有深意命曰由鹿俾陷
其獍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羣致山阿麋於蹊遂設伏以
待翳叢而伺同氣相求鳴之孔易行必慕侶豈云貪餌
呦呦和鳴庶麏狎至彼民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僞孰
是含弃禍生所忽毒鉤欻以星貫番機畫其電發武洞
胷而達腋或折足而碎骨望土林窘步非遠顧町疃今未
滅風嘯羣而北迈日落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煙門饑
麋於澗月約行路之同苦孰不心摧而思絶相爾由矣
野心而仁望統束芳之悒鬱獲卓今逸迹視鼎中之消

爛觀机上之剖分忽哀鳴以感類若沉痛之在身雖復處之密邇享以豐珍比檻猿之駭躍同海鳥之愁辛故擇音而後死思走險其何由痛無知以相陷含悗毒而莫伸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撫事或比原心則殊借如淮陰搆禍冤在神理通說且拒蒯謀寧起堂堂曹公實曰知已給致鍾室胡寧忍此吕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不義責亦不仁彼美麗生既爲交親誘襲稟印豈無他人於戲徵獸傷類如不自容忍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曹縣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馴鹿賦

金 李俊民

有足而跂有角而枝處山而適食野而肥一旦爲雉兔者所獲遂見繫於藩籬不經而縛不械而羈覩常如崖異履平如險巖野哉之性何異夫由也之見仲尼鄭人之夢鄭人之疑秦人之指秦人之欺逐母而歸未能如西已之魔與犬而嬉慎勿效臨江之麋兮鹿兮汝生我依我思汝知不見夫人之子食其肉而寢其皮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鳥獸

諸白馬賦有序

宋 顏延之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圖尚威容軍駭遽迅而已實有勝光吐圖畴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詩芸其靈世榮其生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秘寶盈於王府文駟列乎華廄乃有乘輿諸白特稟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泉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龍養蒸年思陰周淫我花氣殫於內校少盡其力有懌上仁乃詔陪侍言述中旨末臣庸敢敢同獻

驂象輿歷配鈞陳嵩算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留皇情而駿進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楠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超拔絕夫塵轍駐驚迅於滅沒簡偉寨門獻狀絳闕旦砌幽燕畫秣荊越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惟帝惟祖爰洎後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簪八鑾以節步具服金組兼飾丹璩乘輿親賜寶劍星纏鏤章霞布進迹遲卻屬輦輅效聲擢以鴻鷺時漢略而龍翥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至於露滋月商霜虎秋登王于興言閱肆威神而震厲鷹揚中折分靬迴場角壯永圩別業越重設覩影高鳴將超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經玄蹄而扇轟絢虞絕轡題之遺跡百層科武藝品驍騰流藻周施和鈴寬散歷素支而米製膚門沫踏汗溝走血踠迴迴唐畜怒未滅乾心降而徵恰都人仰而朋悅妍變之態既畢凌遠之氣方屬蹋鍊營之常制臨遵都之圖東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將使紫鷺銜綠蛇龍轂纖驅

於是日躔元枵辰集娵訾旋四介以作好耀二矛之重英參昔關而夫儁考前迹而較名

唐喬彝

城中之寶生于天涯天子之馬產乎渥洼澤出騰黃獨人上政海義方天子乃駕迴應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派民隱修國章戒出系之敗御惕飛鳥之跡衡故從備乎所用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灌龍之奧要以紅粟之秩照蒸知仁從老得卒加獎惟收仕賢天情洞白之恩畢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於是驅駿克諧衡今棗靈月駟祖雲蜺兮雄志惆倀精權奇兮既剛且淑服鞅羈兮效足中黃徇驅馳兮顧終惠養蔭本枝兮克光前露長安蘿兮

宋劉義恭

惟皇有造惟靈有祉龍氣揚鬃虎姿耀首以貢庭九荒欽迓而納貢象車垂德以服箱龍馬宅仁而受書是以周穆臨蹄漢則天駟體自乾維衍生坎位伊諸白之為駿超絕世而稱其為狀也竦身輕足高頸露睛氣猛聲烈步迅明蒨景西宛表德東京價傾幽夏視渴部城師公終南之修楊玉峯之瓏玲發鳴鏑

於是日出九折方修調弦校節整駕齊發出自金門入從玉闕紫蓋隱映羽旗翩翻四馬既閑六轡如結

唐法昭

城中之寶生于天涯天子之馬產乎渥洼澤出騰黃獨人上政海義方天子乃駕迴應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派民隱修國章戒出系之敗御惕飛鳥之跡衡故從備乎所用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灌龍之奧要以紅粟之秩照蒸知仁從老

漢指二師而求汗血謂滅沒之未來竟羈縻而不絕有
生必感有感必通必不極環之無窮彼弘汗之十水
乃幽贊於神功然後逕沙卷浪於馮夷之宮畢足側身
於齋淪之中星精降竿河嶽動天駒入兮蛤蜊空嘆我
皇之英特而牽其感欲能敗度修多浹德夏后九代越
天地之紀務皇八駿竟帝王之則而況全通月支價及
疎勒悉復馳去終無所得此余吾之降生解倒懸於中
國祈招愔愔式昭德音感激萬古婁涼至今願以衆求
馬之人爲求賢之使待馬之意爲待賢之心

唐 王損之

汗血馬賦以名是宛方所產如珠系馬頸

異彼天馬生於遠方每流汗以津潤如成血以熒煌所
龍翥亦流汗以徜徉當其武皇耀兵二師服猛破大宛
之窮俗獲斯馬於絕域由是辭虜塞以俱來望漢庭於
遐駒初疑霜案染翰海之霜華終訝淋漓變榆閼之霞
影及乎獻閑之始就駕之初飾金羈而勢如躍影排玉
勒而漂若凌虛伯樂在視而沃若王良載馳驚
風以疑珠雄姿逸態彼逸態而于映白駒之聲皆疑
失素蹄紫燕之匹不可奪朱卓彼奇姿實爲砥觀初濕
腹而霑灑終盈足而漾汗此朱題而表異難並駑良彼
赤驥以稱奇離同歡段超騰莫及馳疾難儔遠赫如以
決浴奄焕若以飛浮繞道超越道風而更疾如回過
隙似奔電以留注且五次吸而入兮蛤蜊空嘆我
逸足倍不乘於金渥

吳坂馬賦

唐 劉觀

吳坂之馬兮駿足超羣今不知伏櫪而誰驂拘絆
倚輈而但見清嘶雨耳長垂不動於斷風噴月四蹄可
式何愁於玉勒金羈當其初出涇走款分駕騏驥白日
之可逐曷青雲之自致頓銜驟首逸人羣不鳴強鳴弄
影超羣知己今未至須至嗟乎全無匏粟半臥沙泥況
精靈之粗有亦毛骨以非低金舟行時儻拔風塵之跡
玉鞭去處顧影花李之蹊於是將躍未騰欲眞尚假徘
徊廢之倘蹉跼驂車之丁良時易失常憐過隙之光
謂彼駑駘者善相麦來精神陡迴奮迅而
影及乎獻閑之始飾金羈而勢如躍影排玉
勒而漂若凌虛伯樂在視而沃若王良載馳驚
風以疑珠雄姿逸態彼逸態而于映白駒之聲皆疑
心傷惕以暗伏衆口雷喧而相謂乍同曲突收將宮徵
之清又似鹽梅初出斗牛之氣蓋非斯人無以辨龍駒
非斯馬無以動衆區固二者之冥契播一時之令圖馬
今雖沮氣如迴固舊主氣一顧之未晉必載馳而可觀
更有垓池方外之程願著鞭於道父

獲大宛馬賦 以閩遠志天馬為韻　唐　胡直鈞

昔孝武寤善馬駕英才窮二師於海外獲汗血之龍媒於是宛辛大北神駒畢來駈馳奇狀超茲白瑞掩飛黃伊六轡之爰設非九重之孰當爲其走險鹿驚望雲龍驟擊之維之登歌不懌於西極若天馬之從東方沒獻狀畢來於北方晚奉皇風之用宣蓋侔草之齊偃既量功就已料生返越窮海之沙塵及大宛之城苑既高動以茂閱且不愧於分閫匈糧盡取騏驥亦空材爲地產之最精降天山之中背不毛之殊俗從入徑之東風沛芝眉異低昂氣雄溢鏡光於金勒流雪彩於花驄悉可糧威華夏奏魄獲哉若乃發跡窮荒來儀中國史驚千載之異朝慶一人之德君子之德式孚天王之道允塞騰驤永垺曾何比於權奇滅沒長衢獨有賴於筋力然則馬惟行地君實統天顰兵者耗財之本愛財者有國之先徒知天馴之可獲莫彌征夫之寡全時泰俗饒固理道之所急珍禽奇獸在人君之可損穆王之荒何取文帝之事足傳竟洽大東之詠美爲天馬之篇況騏之生分有矣屈之盡也在焉復何必勤求於遠卒當龍躍之事邊向使武帝退術士寶賢者罷征戰於戎夷淡風俗於純樸自將致丹霄之鳳鳥豈徒來汗血之龍馬故前代論邊之徒以勞師遠伐屈衆策之下

朔方獻千里馬賦　唐　王起

駁彼名馬產茲元朔得逗方之神符其來縣邈固可以飾和鸞之鐵鐵就鉤膺之濯濯始其同羣豐草挺質寒鄉名超茲白瑞掩飛黃伊六轡之爰設非九重之孰當爲其走險鹿驚望雲龍驟擊之維之登歌不懌於西極若天馬之從東方沒獻狀畢來於北方於以效伏皁之勤於以騁長路之怨流離而走血來格濩落而執勒斯獻計鴻鵠之舉彼泰居多涉燕宋之遥我方逼願柔心有待逸足未宣權奇於絳闕之下浦艾於紫庭之前稟月未匹追風莫先所以闇幽都之美所以增華廄之妍既信且閑軼其羣今相萬視遠如過遺其路今俎千一人既瞻八駿初比彼千駟花發六騏雲起其止也可齊乎足其行也無踰於里信愕視於華原而騰蕤於良史伊益駿之間出在前王而殊寡或鑒轡而見稱或鼓車而不捨我皇昭景福錫純嘏稱意以喻夫俊乂服勞以勸夫忠者豈惟同兩漢之帝獲千里之馬

天馬賦　元　陳泰

若有龍兮灌溪之干榮河之孫產自月窟來於大宛筋權奇而亢爽兮向磊砢而峥嶸精神變化不可測兮上貫乎房星之垣朝發跼乎河源莫睹影乎崑崙雖有衡扣不暇顧兮彼與禁其步能教昔遭時之孔阨兮伏皁櫪而中顑踶駑駘而並驅兮又或駿逸而相敖嗟爾

敢而不飽今羌豆菽之可期輒鹽車而登太行于路岩巉其險崎羲和迫而將晏今勢蒼黃而摧輈翩翩之伯樂今道安適而逢之注然為子流涕今爾何困乎此歎世貴賤之不分于信焉用夫駿為解劒佩以為質今吾將持子而西語欲倩空夫大漠之野今寧縶玄圃而騰嵽嵲不然乘雲曜風載周穆而遠覽今造王母乎瑤池於是天馬俯首噴沫振鬣仰吁物固各有所遇今遇固各有時向微子之超越今骨委絶其誰知縱逸氣之凌厲今獨不為子而徘徊儻一試而遽舍今駕鼓車今何悲伯樂復歎而為之歌曰天馬今風駭批竹耳今夾鉦瞳少不自見今老愈工嗟哉踏蹬今吾知爾之為龍

元 李翰瑞

天馬賦

蓋聞涅洼之水通天河而為一滴虞怠決澎湃汨澤天馬於是出焉踔踏乎九霄而升卓絶乎九地而立瞬息千里百獸為之震掉奮迅長鳴為騎為之辟易所以大宛之境欲一二言之而不可得乃強擅其美於西極也

龍文虎脊豹尾貫流電於兩瞳淋漓赤汗磊磈肉鞍脊橫繡壁之霞耳銳渭川之筒朝秣祁連之禾夕飲上池之涼不求知伯樂之顧不假馭王良之工而其怪質若神權奇恢瑰雲與鳥逝馳驟風而貢育羽儀不得為之羈騏驥驎驥不得並其偉凡晉之產乘言之高爽蓋其伏闕厭見而

不知其幾也昔在元封漢治盛隆詔福之物莫不畢至是天馬者亦來風摽螭陛之宮此豈戈甲之力徧霍之功上有神武之君下有英傑之臣而渥洼之種靈異之物自致於天廄十二閑之中如龍與而雲如虎嘯而風又如嚴終之俊彥翩翩之遠人奮然而起翕然而從是馬也方將服力公役之煒燁獻駿和鸞之玲瓏笑瑤池之仙子陪執圉之花驄也容有進而言曰子知馬之自天而不知天之所以為馬也易不云乎乾為天為龍為西北卦故天馬之出也於象為乾於方為西其超世之雄且駿者皆乾道行健之餘自漢至今二千載矣而又見於文明盛麗之時此所以奉六龍之御天臨九有之師也信未可以物沙汰於宙籟風鬟霧鬣掠月步日顧瞥駘而已遠但見雲霄之回跡

歐陽玄

駿房星之委精鍾天馬之權奇澡神質於渥洼產良材於月氏良非坤元健本乾象上分扶輿之秀下孕琬璆之英降六龍於廣漠舞九奏於希夷若乃朝刷崑崙夕秣玄圃駕線笙之子晉遊霞於王母風冉冉今斯征靈綿綿今來宁覽照世之徒駢屬萬物之欣覩願陪禁衛自獻西土乃命汝中戎造父釋雲幕於金鞍暎

孚尹於瓊户出則鏘和鸞駭與紐媯日馭之先華展天
衢之步武然其氣質不可求之驪黃之餘其勢秣不可
畀之皁櫪之伍崎玉山之殖未足供其齕委金臺之貴
未足識其佶是知天馬回難得而不易畜也所以罕見
於盛時僅聞於前古時則有做郤枚請廣樂府而客或
難之曰時方歌鹿鳴之章于乃爲天馬之賦得無馳駕
鼓車者寧不與此而迴殊也哉嗟夫寶不自貴以人而
貴物不自異以人而異方神駒絢彩於水涯固期駑劣
之同滯至其裂咎失而庭實竟乃自齒於天駟信物美
而無所遺今亦奇才之能自致負鹽車而上太行者慨
未遇夫伯樂伏阜而志千里者又何慙乎老驥振長

鼠而一嘶今蘁識余之所意茲埃風而上征今願借翠
雲以爲鼓隨飛龍而上下今羌先路其爲避彼豈乘虛
而騰踏今追雲逐電之可冀也庶必求之玄黃之外今
則亦駿骨之可市也

乾陽英精昱列房駟健之至也故飛而在天則爲龍行而在地則爲馬錐八尺而出於河庶獲民按之爲畫聖人事業以之張本而文籍生焉則又用之至也出於乾陽故產於西北陰國含天往往騰踏羣龍駢駿種種其蕃息盛大皆莫若國朝沙漠廣莫地兩海益爲游牧之所又兼金

源四十萬并西域三十國古之所謂千里者海飲川量
婦人豎子皆乘御之搜奇拔異始得與御苑下乘今上
所御虎文龍者空西北百千萬羣而未之有伯樂之所
未見書傳之所不載古今之所罕聞入虎變炳然有定
武功彰文德之象爲昔漢武帝得之外國而親爲之歌
唐太宗之所御則圖畫凌煙閣而爲之贊矧今生於本
國又若是之異乎歌頌不作則與駑駘等爲無聞敢犯
齒路馬之罪而獻賦曰

天柱折地維絶東南傾西北招陰日星爲晝夜結陰陽
爲氷雪死土衡沙拍山積鐵白草失春黃榆不葉洞須
幾萬餘里蹴踏幾千萬年蘊天馬之剛健混神龍之空

穴不知其幾萬鈐羣幾千萬匹相我淳俟控弦立國不
校豆而秣粟不爨脯而舊膝盡風阿而西止恣原阜而
野趍從橫散漫優游閒適全其所天故皆超逸一兵控
百百不介一力有餘裕故皆蕃息濶翻浪動川盈谷溢
羣成靈以一戰猶國而無敵況今四十有餘年矣我
君中興真龍啓生一氣直壯四星曜靈駿西域驚北庭
飛黑水晦青冥碎嵐霧蘢雷霆煙雲隨地列缺生霹振
長風而一嘶凡馬喑而不鳴六丁盼瞠而弗執眞宰辟
易而弗乘於是飲余吾混淫褪鱗介脫角牙食萬馬
而類聚化一龍而若騖覽金火而星章黎剪刀而互呀
變乾坤之至文散玄黃以爲花會運數以呈用來馴服

於帝家頭骨隱戟面顴夾壁賢目日出陽鑑電激膺門
肉閒汗溝血滴垂梢絲齊分鬢髮直露筋藏骨玉蹄鐵
脊龍鳳後兒宛轉邦顧飛燕掠地輕不著土奔軼滅沒
擊去縱步東西有日天地無路倏忽變化匪龍匪虎迫
遘良善遇知得主帝軒之乘黃后唐之赤文周王之騄
騏漢武之天馬魏文之騰黃不得同年而語矣於
是帝亦惠異登進上殿一品匊秩萬桑之右敘決寶錯
鞍勒珍鏤金勒玉鞭服習馳驟建旆西出足力奮張渴
飲洱水怒齕點蒼萬里一息建業興王吸絕江流瞰視
武昌朝楚暮燕載會衣裳新宮法駕金蓮正香飛龍在
天遂卻走馬和鑾雍雍垂拱而治天下視彼奔北盤于

遊畋放心事修騁武求仙奔命師走嫔姬志欲無已焉
則又天淵之懸也敵曰隆異馬今遇主知虎爲龍今風
雲期奮靈蜥今躍神蜻陰萬里子強一馳乾坤小今日
月低遲時乘乎如馬策效倜儻今呈權奇宣望靈乎耀
王底翰江南今草加馬策效倜儻今呈權奇宣望靈乎耀
金屋而在廢乎慕遠西功德盛今天人歸飾玉轡今開
龍馬賦 有序 明羅汝敬
永樂十八年青之諸城產龍馬其鱗甲龍也其髻鬣亦
龍也其文隱謂尾形色光彩步趨意態又皆龍也奇哉
瑞乎邑之耆士異而告於其長以獻闕庭臣謹按史册
云帝隨方而至所以彰明君德表應太平今龍馬產東
方其色蒼而青聖德新致可見矣矧夫大禹成治功
而神馬呈羲皇宣人文而馬圖出今皇上爲兆民開萬
世太平之基以建北京而龍馬之感召之機豈偶然
哉臣職司紀述不敢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有神物今叶坤之貞符乾元之化月窟播品東溟繫
騄牝于氤氳蒼龍今參差方其震雲倏燦風雨晦冥房
星駿今移次川后翕于效禎亡渥洼之異產信榮河今
同徵將臺者吠載旰載偵爰告於邑爰陳於庭於時天
開黃道雲駐霓旌聖皇穆今當宁百辟儼今盈廷諸福
畢至奇祥薈呈乃贊乃陟乃登並騁虞今同列翊
瑞象乎借行旅玉獅分爲友朋祥麟今作朋悅矜已之

遺昌仰金錡今長鳴向駿碑磅礴乎王甲精英昔昂渴烏
今尾掉長鯨蘭筋檀奇乎風趫騫則蚪伏乎動則
雲興絳河洛之文背負殷穹今錢膚耳批竹今錐卓蹄
踏鐵今風輕五彩燦今霞綺駟日睽今電行登匹練乎
雪花驟見疾乎流霞翻飛包氣盈今瑞霜蒸雄姿俶
儻乎動不驚翻飛山今移夕歇太液乎清泠神逸
[illegible]
貌兵容形爾時聖皇萬天之祐宅是北京禮玉帛今交
錯和鸞五今告成爾乃載駱法駕七就繁纓寶勒銜玉
錦鞚攢璃躡浮雲今御天巡六位今時乘彰聖德今合
高寧兆萬世今昭文陳臣乃載拜手稽首而復爲之歌

曰龍馬今翩翩神變化今自然雲爲蓋今風爲蓆
熊羆夔皋子相後先奉時巡今周八埏永樂昇平萬萬
年

駿馬賦

明 陳 璉

房星妥精與馬下生辰駕以風臆龍睛燦迅鋒之可
數紛諸汗之交凝擬乘沙苑澡神清泠逸足超羣調良
可稱初其未遇伏於槽櫪與駑駘而並處雖神駿其誰
識厄鹽車兮垂兩耳歷羊腸兮空歎息偶繡衣之相逢
贖千金而不惜唯烏府之清華幸依棲而託迹揚著振
鬣百歌爲之震驚奮迅長鳴萬騎爲之辟易當夫沙堤
雨霽馳道春融繡衣朝謁冠蓋憧憧朱不前導驥兮實

從矯矯乎若鉤躍乎滄海昂昂然猶鶴出乎樊籠奮霜
蹄而踶鐵舒逸氣而吐虹雖驊騮與騄駬亦皆在其下
風至若蓐收司辰秋氣愈厲柏府深嚴蘭臺肅肅白簡
與秋典共清爲冠與繡衣同麗爰有執法之臣稱爲直
指之使入覲龍顏出辭螭陛奉綸音以廉察持王斧而
往返於以增張網之輪於以攬范虎之轡王潔氷清鷹
隼詭視玄貝爲之屏息權豪爲之喪氣非望塵而踴躇
或顧影而驚避雖原隰之遥遠亦無遠而弗至非徒恣
山水之嬉遊蓋在洗冤而伸滯嗟夫物不自貴以人而
貴物不自異以人而異此駿馬所以稱德於烏臺而表
祥於房駟故其不獨顯於桓典之時而實重於聖明之

世固爲之歌曰初未遇今驂駕與同倏騰踏而奮迅今
幸繡衣之逢

廢馬賦有序

明 陳 永

夫八駿著驊騮之稱九馬標綠耳之號豈非名固才立
奇緣用顯若迺中廄之馬以足取然而吉行不過十
里伏立困置一鳴而等王駕金鼎牀咱脯至與駑駘並
論豈其志乎感泰圖真性之云聆爲賦之云

偉軼異之絶足乎闕騰祥而符聖孕房駟之靈精全
呈圖而表應合乾德兮翹傑配坤行兮凌競光儲熠而
龍見文蔚然而豹炳刻雙耳而削簡頭兩瞳之夾鏡爾
其挺珍滾汜效異佘吾神超飛兎態絶駒駶豈流矢迸

雲簡電趨朝凌碣石夕歷姑餘曳吳門之疋練溢蒼侯
之畫圖泰牙莫別其妙理馬相援尚失於範模官青不能
得之膚肋文鷹無所跳於膺臆體容與而翹踦抱明姷
以卷舒惟弘美之雅備雖夫人其合諸爾迺遴駿東皋
赴奇北塞肚旅閑庾設分庤芳餧肹響靈咻夾壇幸
路兒之解化於小童而去害托圉牧於六閑並驌驦於
一飛譬珧珂之脩錚繅弁纓之絳繚參差思之淳加非
真生之適在抑曠志而未馴或遘風而沛艾乍趨迅而
中踣怵鞭箠之洎迫院足脫靡垂梢諫調客形外澤主
神內虞提斷斷以鉏鋙問稔犯而遠姚報秣於甘露
慨望斷於流駾若夫超羣並列長樂雞喈雒皋色辨魚

綸洞開風羣寶絡斯時璇璣於時翻座天臨飾案庶戾
驚旃蔟萬龍捍夾二騎鼇警而怔忪睇魚須而驚瞵聞
鼓鐘而淫躍啾驤騰以踔地雄倪曾未作於慕鳥驚牧
已見嗔其跻踃欲心煩而諧流虎又怒雷乎砥陀若迺
玄昧肇禋黃祇斂祜辟雍班政明堂配祖雲整法與星
陳皇輅七鴈交轡以尚衡六斜方斬而翼鹿騁蚌蛟以
雷起塊虛騎而焱翥紲金鍰而不前識玉鑒其有度左
轙紛其督明方乾庶以擊步聊侯淫以驅騖坌踘而
行于蹤鳥共馳峒憧曦與爽世脩文軍容偃武曾是吉
旸前驅已迴於隍詐鋒乎雲使不揚踡絕塵其安驚睹
[illegible]

脩旆以長喙結尚而延佇隕擢奇於攝僕惆惋沒乎
騁駐昔鄭嗣知用而佑貴漢文量才而却受武帝罷師
以釣奇昭王懸金而設購彼已達策馭之宜用含中才
賢之設塞前已矣伯氏難遇慮貴勇以招尤甘專心而
順富皓駕鼓以待任兒聞音而不馭神驚鬃而諷羣意
憧憧其樂豆悠悠安而自疑曷神駒之可剖慎垂瞳於
路鬃尚昂鳴於華廄

舞馬賦

宋 謝莊

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提雲經之留憲栽河書之遺矩是
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成屬榮懷之應必躔
月晷星祥乾維效氣時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

之來于雲漢華山有壽兮松有茂祚神極兮既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績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胥庭鴻名邁於勛發業厥於告成道臻乎報謁龜鼈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

舞馬賦有序

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驌驦詩誦駉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圓照無外日入之所浮深委贄風被之域越險效珍斡服島號之駿駒驗泰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

維梁受命曰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勝庠之教必陳禮樂之用已備王輅之御方巡考文而車通故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區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矚天馬之禎漢既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圖美於斯今滿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布圉圄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幸臧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既效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苑之鴻肖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非茂善環旋於齊夏知踧踖於金奏超六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廄伊自然之有

質寧改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妍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蹄秀騏而並末駟貶代蓋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逸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既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辰遊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永以回池集園良於民僑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遠裾鏘鳴玉而肩隨清蹕道於上林

嵩華臺之金庭日生發色於終南之異舉聆韶夏之成笛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廷之榮騑乃命涓人效良駿經門衛入鉤陳言右辜之已來寧款非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踠足於鼓振擢龍首回穴鼻睨雨鏡鼓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踏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驥行驟動虎發龍驤雀躍燕集鶴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劒之抑揚豈借儀於禽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儇膺合雅露沫獻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野若彼行瑞之富可以臻介立而

的卒業緒紳搴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為愛未之詩也
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
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
郊而玄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駏驉總三才而驅
驚按五御而超據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遠
慮於當年誠若矯是騰褫始柔姿而近日驚身聳躍
嬌逸態於釣天別有假象天皇因時降靈雙瞳夾鏡而
異質兩頷夾月而殊形出渥洼今道已奉歷具坂予心
惟寧願因百獸之相率舞聖德於天庭

唐開名

舞馬賦 李白

渥洼之駿子逈羣特秀簡偉之來予稀代是觀豈博夫
行地無疆是美其承天之祐頎雄心以順軌習革舞而
初就回大學以逞志隨伶官而入奏樂彼皇道上委折
於一人抑節廣場下歡心於百獸飾金鎁頓紅綾類却
路以鳳態終宛轉而龍姿或遊寸而退尺時左之而右
之至如羅鼓歷考龍笛昭宣知歌譽之有節乃踧足而
爭先隨曲變而貌無停趣因容於圄而態有遺妍既習之
於規矩或奉之以周旋迫而觀若桃花動而順吹遠
而察之類電影倏而橫天固絕倫之妙有豈衆伎之齊
焉我皇端拱無事垂意至寧惜正聲以久變而合樂
逐逐良馬終萬舞而在庭豈比夫漢皇取樂而同譬魯
侯空牧而在坰以今古而匹敵何長短之相形

唐牛上士

笑隱月壯羽書南向虜馬秋肥胡兵犯障燧炬夜警候
馬相望雲橫朔塞之前雪滿天山之上於是天子按劍
將軍事遠雷驅甲卒直指幽燕風逶迤而出海波漫漫
而騰天當鷹門而北上薄龍沙而左旋既而漢虜齊兵
三軍合陣虹旗籌堵鼓聲雷振矢集熊羆森森鋒刃或
左提而右拂乍一留而一進則有俠少騁雄駒捷疾
耳若插箭顱疑削出踶金鏃以手影控鐵銜而齒脣始
驟驥以舞風忽漫略而追日蒙具裝擺組綠雜然一往
鼓作旗旋足不得指目不得眄超騰絕塵走及奔箭疑
隔漢之流星似披雲而出電左晉為之膽協骨都為之
頓戰飛奔肅肅意馳逐宛若遊龍行如驚鳧左右披
靡東西往復溝壑以朱殷毛拂霜而蜷縮蕭條萬里
顧盼超陛橫塞上以長鳴餘聲振於山谷況乃項籍英
雄馳驅死戰旗翻落日劒倚長虹惜良騅之不逝歌美
人於帳中摧枝山之氣泄指烏江而路窮道使畢會戰
場托身峰頂人控馬以騰踊馬隨人而奮擊轉足生風
簡卓無迹跡山超閒胃刃衝敵突圍則漢將奔波怒目
則逆軍辟易遺楚王之不利當壯年之虛擲也別有渥
水龍媒朱蹏遠才雙瞳日耀五色花鬃逢漢王之棄置
踠吳阪以發恒思效技於金市顧追仙於王臺慨玉臺
今停遠道朝朝暮暮衛枚策千金買骨君懷知百萬交
錢猶未老垂兩耳于伏鹽車倘雙驂於轅奇

而不用空惆儻其焉如

燕王市駿骨賦 以「未骨於死與」為韻 唐 閻名

昔燕王思良馬以扶輈搜揚未獲寤寐而求以為激貪
可以動物明誠可以感幽乃市乎死駿之骨比飛黃與
驊騮則有權奇之類惆儻之傷託於一代埋朽骨於千
秋甘委土以從事忽衆人而見留有其憶意如生沉吟
未歇朔風至若聞其嘶揚鬣飛想見其滅沒用已息於
躡影狀猶存乎挾月匪克貨賄殊巨象之焚身不薦宗
桃異立龜之祀骨嗟夫君之愛彼彼竟奚為雖云力則
無展儻亦理有知思實殊常誠所謂汗血而亟恨生如
可再思所願肉骨以效奇既而視同龜玉之珍藏論韞
櫝之奧寶其惟一說不從其所好於是不逮而致貢然
來思說逸奇而往矣爭簡異而歸之迭進駿奔爭呈秀
騏包在堀於魯須掩食場於周詩豈非結之以志感之
以類寸誠式孚片骨罔棄不降階而屈身果鱗集而屬至語比夫戾公愎諫竟貪屈產之良漢
武勞師遠取大宛之寶乃知市骨以求駿馬則其至成
雇築臺而卓郭隗則其從如雲骨何施焉姑明好駿之
意隗未足也且表樂賢之君至矣哉可垂規於與墳國
家是誠立洪勳集安翰之驥尚無斁側席之求如不及
儻駿骨之已收欲騰驤而見繫

市駿骨賦 以「得死馬生騰」為韻 唐 韋執誼

代有良驥勤求可致上心好也固有開而必先折骨沽
諸蓋不期而自至於是搜延殿發層巒山千金而易之
獲一骼而無素不貫其用雖增飾而無成將慮其先使
雄名而不隆昔之服纓玉飾執鞭追長風而噴沫先急
景而揚鑣豈知飼駿足於千里摧壯心於一朝權合月
而共落啼帶雪而俱銷當其死而不顧豈其生而可招
是以服其無數守而無失外揚嘉善之名內作旁求之
術伊希代之異產固入用而無必處南中之六英測從
來遊北土之泉始將安出聿求已彰類聚其方人獻駿
驥天降此祥感茲之役不與取諸外廄徒煩之師不舉
貢自遐荒蓋將翁必待善始而令終寧賤
目而貴耳假其力既重之於生思其勞易輕之於死物
以德易道由人弘當不遑其知乃負車而伏櫪苟應乎
其感必剋躍而龍騰故八駿咸臻萬邦為楷物非其產
將命逾遠而來骨在於斯何惜發幣而買亦猶賢士所
趣知幾棄征田忌收老以成仁李強齊國燕昭市骨而
種悉乃獲樂生觀求賢之未暢悟得駿之非輕儻長鳴
之見識庶吾道之將行

千金市駿骨賦 以題

唐 張仲素

良金可聚駿骨難過傳名豈限乎生死貴價寧親乎金
貝伊前王之善誘賴下臣之素款滿篋初訝乎一空絕
足終欣其薦赴故郭隗發末馬之術使燕昭築臺之
務聚名國實昔見載之於紀馬以龍名復亦著之於賦
當其勤求未至思慮並專安得急軒而就勒宅門馳衛
而門集多方以待馬每厚德於九頭愛而不見寧惜貴於
且千鎰爲傾心於狂夫之日方定由生之年其志著
其謀宣非獨善馬而能賢何異移豐
而況士可集仁義而已哉與必彫天共感與之分成其節
合是非同敵讎敦友進之旬能時人貴以沽名果乃感心而
得駿斯骨也當塡溝壑誰分天德之上才從視丹青豈
辭蜀路之洪慮未行達而見奇復振至若唐
公騁驅穆王躬鞭代勞動於生存結動陳力效能死而
後已豈若薛徒之於其主始終之義也
馬事然於漢日磾之敬合於秦市智能測遠利用鈎深
叶田方之令諧委札之心敬信外彰表然諾於匪石況
機內當重枯朽於捐金想夫所感類影垂髫植髮雖仆
貨於奚惟曾受精於皎月豪若千一顧之渥恩知異窮
廬之喪骨

唐 統千俞

周馬政以馬質邦國之財用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凡
當代良貴越倫之具星漢得天馬之度蓋以張我容程
周步允和其德惟致遠之無疆既校於師必命工而所
精於物宜利人則業研精以範的寓於心始察形而
定者遵修大法參金媒若中若昧四臨望丹闕以就
日射云律而授徐仰夫司僕載馳別於羣而是仰館人

匪懈御於王而審象疑顧影以摸奇乍合趣而嫻閒由
茲而明式遐布觀我而進村利往即山爲類且尚其功
存齕草無施敢勞於惠養徒想其屹以沛艾爛兮晶熒
狀赤文而呈瑞方俟日於堯廷超乎獨立的爾殊形詡
騏驥之變態掌登歌於彼駉叶以陰德棄於地靈列君
軒之行異成此駿之儀形是知法與人共思泉村而膺
國用王性智周寫弘範而俾營本剞乎揉其物於精剛
制其器於質良充絶奔踶無玄黃雖奇力豪毫用每
虧於典禮違如龍如應形既造而的彰美成式之不替
信改鑄之有常冀絶塵之足比庶出水而同万者哉銅
馬以來歸豈庸衛之所掩馬之神也仰漢庭而未進待善
相以增駿乎

萬年縣試金馬式賦 以漢朝貴名馬式爲題 唐 呂 鏚

萬年縣試金馬式賦 以漢朝貴名馬式爲題 唐 王 起

寫遒態以全能制謏筋而巧附瞻雙鏡而可鑒顏面
月以合度謂天驥之呈材乃良金之所鑄取則不遠其
象孔昭常矯矯以示象特昂昂而建標駿裏在目飛黃
立朝晤求市之三年終觀駿死無相肥於一槩何慮駒
跳所以稽乎驥德垂比作式指半漢以成規豈驚駘之
可惑置於宮壺有待獻書之駁錄以越銅載假伏波之
力事與名違理將意深寧俟造父之能馴驊騮乃覩何
必九方之善相騤牝闇尋等循形以觀影咸得駿於斯
金故曰考茲術也遐無遺者可以斟城否明取舍形分
似是類別眞假欲獻狀於國門期一中於名馬

萬年縣試金馬式賦 以漢朝貴名馬式爲題 唐 王 起

先賢鑄金之英名馬之形馬與英而致用金不朽而垂
名瞻之在前則三寶山立寂然不動則異體峰平固將
六龍可驗八駿斯營起迫絶塵遠契長鳴豈徒觀煌煌
之彩眄眄揚揚之精故始其範鑄既合度金質良工
之所爲若乃大開羣駿旁搜萬國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龍翥若驂驥而鹿超摧秋勿施異乘黃之伏皁繫經閑
及殊描白之來朝翼翼雄姿煌煌壯觀恒引耀以錯落
每騰精而半漢牛以石于多慙池以銅兮非訛是知武
皇之制博伏波之旨深用之則行昔飛聲於東道確乎
不拔終成象於南金高門洞闕秘殿旁臨將萬古以駭
目俾四方而宅心豈作賂大宛其形見棄爲神蜀郡厥
祀方歌者哉固宜無逃於衆寡不昧於取舍永作鏡於
域中比懸衡於天下則稱驥德須駒牧者未若似是而
非常以馬而喻馬

馬惜錦障泥賦 以名立路雪也 高美錦爲韉 唐 王 棨

王武子所馭之駒障泥特殊念美錦以斯裂對深泉而
濡始夫駿骨是求奇踪斯得將以修革之盛遂備乾連
之飾莫不價重千金綠分五色初傾豪貴矜誇之意則
多詎謂驊騮顧惜之心亦極觀其蓼菲焚煌霞舒翼張
隱映桃花之色鮮明紫貝之章況乎還鄉曾衣照地出
光暉不春苑門逐塵濕於花下長衢載驟恐塵侵於
道傍若夫噴玉郎堤揚鑣闌路通步障於齊美映流蘇
而捲妒嫉瞻前顧後鎧無還淳之慮時止時行似有漸車
之懼一旦混漾將涉權奇少留誠淺深之未測眄侍從
以如秋頻顧紅纓雖造父而寧知所以潛憂綠地縱孫
翁絶而成章衆人觀之已駭於路傍不啻於墻一曰
爲龍一曰爲麏中間何敢乎比方先生則異於是忘筌

於毛質之外引鏡於肺腑之裏見其心今如思勿思見其目今如視非視虛舟爲動喬木爲止合大道而自然喪一齊至人而何處有以若此者足不以道地影不以遠形騰六合款四溟截飛鳥遺流星日車爲之罷貢伯樂爲之梵經卓然擅天下名宜乎不爾直中繩曲中鉤徘徊閭閻之遊圓中規方中矩蛻壇交衢之舞亦以其次噫徐公不至駑駘共阜於騏驥徐公一來騏驥出羣於駑駘由此觀之世上賢才用則虎否則鼠何以異哉小人也內頌無國馬之賢遇君有徐公之術早已棄於一顧至今長鳴猶未騁於千里更思剪拂超然自得倪然自失儻受恩今果如

前則平生之願畢矣

宋劉子翬

哀馬賦 有序

叛軍繼踵入閩驅籍戰騎過山嶺悉多殞敗余感之作哀馬賦

嗟哉何閩山之險絕乎方井匝而曠趙視劒閣而夷蜀峻嶺標搆橫巒掛瀑宮觀葩岨榮紆阻複勢將平而驟起淦千折而仍曲穴壁寄枝沿崖轉蹊書倚石以傳餐暮投雞而假宿非戀土之邦人嗟此來而何欲棲危走險禽疲獸伏墮峻木之升梯層霄之飛鵠矧萬馬之南奔列長鑣而競逐詎四達之通達忽終連而綫屬檐據迫塞互相拄觸前顛後升平坑騫潰銜哀結憤而叢

弭馬賦 有序

楊子至錢清之明年舊乘馬死而不任遣奴錢塘市壯

馬又得賈胡馬濟江中流陰雲四合風浪猝作舟如欹
箕奴與馬幾溺幸而濟奴歸語主曰主福得良駿良駿
幾累僕意者西域異種神物所忌恐非主殿中物也至
則格應於國誠良駿也在廋馬駒在歲為駒身如織文
蹄如截鐵首如鴻鳥二十指皁鍾尾如流彗目如方諸主
人貴其神駿升其屋命奴先馬而江之濱馬臨流振
而嘶駊而踴已而泳於中流莫知所逝奴告主人主人
蹐蹐西江上皇皇焉計無得而挽則自咤曰蹉官賤役
也良駿天骨也駕天骨於賤役之地使屈首喪氣若跛
羈縻狗宜駿之見水泳而去主者不得有也主人悲不
自已遜辭而謝之曰

吁嗟駿乎汝其廣漠九澨填於海鯨之空乎抑越景超
光以返於房星之宮乎將升崑崙抑負瑞圖化禁河之
龍乎其將翼翔湘羅以從其忠乎毋亦臨阜白乘隨革尸
之憤忽往忽來於江中乎又辭曰靈奇俶儻生渥流肉
髀亘尾文鬣則揭圖特出兮應廿求嗟我何幸今逢沙
丘迺入蹈于臨九州觀閭閻今歷玉臺以遨遊忽泳水
兮為龍為魚重闉馳迓于奴不善泅鹽車次塿兮為駿
愁近一躍兮釋累而辭尤吁嗟滄淪兮蓄怪幽三角八
尾兮猙獰牛頭巖牙曜口兮鬧海舟嗟爾駿兮紛逢仇
駿不歸來乎貽我憂超越倒景兮乘雲浮駿乎來歸乎
江險不可以久留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一百三十六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鳥獸

牛賦

唐 柳宗元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對日落火記相驚疾疫多作
然而鳴黃鐘滿腹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
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
饑功用不有陷泥墮塊常在草野人不慚愧利滿天下
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絨縢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
無跲者不如巖驌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
於已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駁牛賦

陳 臧道顏

若乃豪宗戚屑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翬華
貊燕濊雲母良特權足於雙鳥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
遊踴躍於絶伦觀者嗥奸其好醜逐慕駭以相高精
彼奇獸之帝有儀體既美特貴高足名參飛兎價齊騏
驥

問牛喘賦

宋 梅堯臣

客有感前史問牛喘廣而賦義有由余得遺辭掇遺
韻索遺意而用以酬夫實冬奧為夏和以發生則物萌而抽燠以長養則物盈而周肅以登
就則物實而收斂以閉結則物藏而休是則陰陽之道
順而變和之職脩若乃當春而興是為行夏令而火侵
於木時則有旱水不給草對日落火記相驚疾疫多作
故丞相倫是用而見共端恐天令之忒錯問從來之述
通于戎力戈讌而可度匪賤人而愛畜實原微而意博
所以元化日調萬彙時若及其後世我自我物自物天
自天人自人胡為乎冬胡為乎春孰謂差忒孰謂平均
曰吾委佩而端冕服芙而食珍上奉天子下役蒸民夫
何預於我哉我亦無愧於天辰

大狗賦

賈 昌宗

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
退不得銜國之册帝曰疇咨逆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
是獲其頭顱也不可喻以言盡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釋僅
忙跋跲雄安猛相厖然高八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
豹蔚毛於紫紺元髮眉如白皓之時頭伸而振迅若應龍
之降擲爪類干戈牙如文戟閑狡獸之羣爭赴斷鏁而
況石走風長原野爭是爰舉嗅香眼裁輕跡盼瞬而
奮怒相雄而鬬勇天飛折地柱勢倒曳白象挫其腰
韜事六駿折其骨拓拉熊羆破其胸拌抄獸頭斷其脈
爪處如劒牙創似鉞刺視其未死之間血泉涌如箭

射於是驪麋鹿之大羣入窮谷之峻阨走者先死往者
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其所折伏敬主識人晝則
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姦淫之實過聽百里夜吠狺狺若
乃蠻夷猾夏列士異塗輕視單於人馬徒枚猛火先覺
音聲正摧慷耳側聽良山動南向嚾嚾則霍山頹眈
精直視則曾丘碎尤嘯奔宵則重閨開非吾敢獄之有
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昔宋人有鵲子之譽韓國
珍其大盧彌明振之於巨癸槃氣受之於蠻都淪百代
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倫匹則虢之歌驕云何盧令之足

書

走狗賦

晉 傅玄

蓋乾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
儔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頂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
氣鎮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高諒難
盧其不抗貴晉教之能御乘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
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縣
釣瓜口含青牙自類囓蝸尾如騰蛇修頭闊腹廣前捎
後管窘促身長文候口銜筋豹耳龍形踧如結鈴
五色龍威勢仡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盼流光朱耀赤
精震若莫而潛宋鵲分越妙古而物名於是尋扃跡踽
遺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逸軫之輕機兮絕奔獸之
急飄要徼星流而景屬分追突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

超谷原無遁兔林無隱鹿顧盼以嬉游兮步蘭皋而
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遊中路屬精萊以待蹤逐東郭
之狡兔既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永路既迅捷其無前
又閑暇而有度樂極情遠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
順指麾而言旋野功美於執純芋其槃氛之不虞感恩
養而效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獨獝
而盤桓

天狗賦有序

唐 杜甫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前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
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
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昭華清之茫茫漢渠西出殿成則端焉天風崛乎迴蒼
上揚雲旗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子氣獨神秀色
似狻猊小如猱狡忽不樂維萬夫不敢前今非胡人焉
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鼓而金鎖斷今事未可救聲流
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千君之肥鮮兮性則簡而
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鬬終無自私必不虛透嘗觀乎
副君眼視表命子眄則莫先之倫已胸渭孰注提挈丘
陵與南山周旋而侵圖者數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
制兮吻犬豹以相纏厥乾坤之含育兮今望麋鹿而飄然
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凱六軍之蒼黃兮勞爲馬而
超過林宮未及唱野衣未及和回鶻矣與流星今圖要

害而俱破洎千蹄之並集兮始拘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跱不受力以許人兮能絕等以爲大既而羣有噉昨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殷而有聲兮紛騰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魄以自助各弭耳低佪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踧踖以皆從兮肆猛佐銛銳乎其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之遠致乎聖人爲之器迎風虛露寒體蒼螭氣金盤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閶闔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兮近奉君之渥歡欲使奧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宰殺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閽仰干羽之峻嵽兮覺行路之艱難耀精爽之衰落兮歲月之忽殫顧問僮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偏快意於校獵兮尤見疑於跨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子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遑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悃吾君儻憶耳尖之有良老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卹已

唐 關 名

何仲尼之仁智雖敝蓋之不棄憫畜狗之將死恐肝腦以塗地豈不以其守禦之功多恫惻之情至況歲年馴養忽非命生而幼能死不留病分以身首委其陷穽我誠拙於人謀彼何倚於物性雖無衛生之智且有天

然之識出其門吠非其主知其愛梧尾求食傳尺書而致遠逐狡兔而盡力信聰慧之兩兼亦忠勇而何極原夫萬物莫不以智遇禍以材喪身象以其齒龜以其神皆得美蔭而忘已魚貪芳餌而莊綸由此言之莊周達者老氏至人吾將師之養素全真

王孫賦

漢 王延壽

原天地之造化寔神偉之屈奇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不爲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瞛瞞以眩眴睒曦以映瞳突高匡而曲頰瞟瞵歷而攏鼻鼾齁以齘齒厓厓以鬚鬚耳聿役以適知口喙咿以論辯脣吻以啟唱以啟視齒厓以鬚鬚胃咀嚼而嘻咽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蹤兔踪而狗踞蹙蹙鹿而嚘呼或喘喘而噦欬又嘀嗽其若嚘姿僭像以總贛器盱閭以瑣瑣眙睆睽而睒睗眄瞵而跋發生深山之底林麓薪叢之藪崎性僄猶而貓疾態鋒出而橫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窈裏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淵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羣跳而雹連或低昂而翹垂上觸手而拳攫下對足而登跂互擘攫以狂接翼儻眴而電起將奔落以蓄索乍睥睨以容與或踔跌以跳遊又咨嗽而招聚狀欻忽以旅設嘯危梟而騰舞忽踴遠而輒迅危數得而翻縷同甘苦於人類好伺猼而歡飽通置酒於其側競爭飲而踴馳

酣陋酌而迷醉矇眠睡而無知躭拏鬢以纏縛遂縲絏
而羈縻歸鎖繫於庭廡觀者吸咽而忘疲

猢猴賦

晉 阮 籍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于櫛梳山林是以
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間尾
騶虞獻其珍夸父獨鹿被其豪青馬三騅棄其羣此以
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狙之遊臨江今見厥功以
乘危憂負淵以肆志今楊雲聲而衣皮處閒曠而或貉
今何幽隱之罔隨罾畢過以潛身今穴神丘之重深終
或餌以求食于鳥鑿之而能禁談有利而可欲于雖希
覩而爲禽故近者不得歲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於萬

年細者則爲笑於目前夫猢猴直其微者也猗聲累於
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
今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于似韓非之口秦揚
眉額而縣呻今似巧言而僞真藩從後之繁衆于猶伐
檀而素飡整衣冠而偉服于懷項王之思歸魅嗜欲而
盼祝今有長卿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今動可增而自
新沐簡湯而溢穢今匪宋朝之始人終蚩弄而處世今
雖近習而不親多才伎其何爲于圄受垢而貌侵安便
捷而好技于超楚躍乎谷巖託枝林以東遊于逝中
圃而波尋嬰微繆以拘制今顧西山而長吟緣褭枏以
容與今志豈忘乎樊林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

且須臾以永日焉遶豫而自娛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
乎形神

猿猴賦

晉 傅 玄

余酒酣耳熱歡顏未伸遂戲猿而縱猿何瓌瑰之驚人
戴以赤幘襖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
愁若瞋或長眠而抱勤或嘆咋而齟齬或悲嘯而陰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女或低眩而擇蝨或
抵掌而胡舞

玄猿賦有序

虞 吳 筠

南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爲後鶴小人變爲蝨沙夫
神用無方未必一不可以自入盧嶽則觀斯玄猿嘉其兩

昏明無常晨暮則長嘯不改立石超於萬木之間春
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
異乎狙猱之伺旦多詐已來無品禽獸麋麈於網罟
遘此困於詭求況猶豫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窶絕
不才遠和昔夫子鉏歙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子因感
之即以作賦云耳

伊玄猿之門育於南國之層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
之遊云無策赤點點而有心雲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
常吟俟幽人之思清暢嘉客之遠尋何必於巖谷之
窗對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崎弄遊
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潢照遶脇瀾飲命侶嘯儔哀聚而

閒擾或分而迴趨壽宮靈鶴性合君子阻重巖之險非
虎豹所履陰交柯之密豈鸚鵡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
深而止劉公析箭含射陰而已何患累之罕矰不干物
以利已詎若彿彿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逆死夫時
珍豹裘世寶狐白彼徒工於眩人終見陷於機辟靡懷
香以貿害徂伎巧而招射小則潛翠殞於羽毛大則犀
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因棄置於
常情永逍遥以自適無威刑相臨有族類相親食資諸
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勤如政教之未絶保樂
居之淳淳亟處氏之所及何徂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為
萬物之責又烏測元化之所大均乎

唐 李子仍

馴猿賦

劍俠南山宛出人裏天分翼軫地界荆巒標奇峰於海
上置高巔於雲間千林萌翳萬壑幽閒蓄霧藏煙信洪
爐之造化匪朝伊夕印玄猿之往還爾其秉質玄造游
心遠峰敏二聲於谷靜藏萬影於山重跼躅綠竹牢落
青松其捷難紀其居易容不衒文章輕霧林中之隱豹豈
能變化賤雲裏之非熊但恣乎任情之樂寧知乎有智
之凶既而列辛籠山張羅竟野陣影開鶴雲光亂馬迫
吳質之懿中驚楚臣之箭下飢欹拙謀還傷力寡踰峰
趣壑宛轉來救之居盤畢集寒欲號喧單之合於是屈
猛從製宛委順旋顧步躊躇回依夷棲踟標影之裏下

挫人心之去留載馳載驅異追風之整轡或驚或躍同
在水之衡鈎日揩舒巧空長孤愁悲夫自貽伊戚信美
非珍雖徘徊於厚養終惆悵以勞神夜靡幽陰憶南隴
之吟月花朝明媚想喬林之弄春未屬放麾之慈且從
飛雀之馴已矣哉樂鷗以車固不如深林之
棲息窮谷之虛徐諒物亡之可此希達人之鑑諸

唐 李德裕

白猿賦 有序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木不萃果熟乃取
不與獲相狎猴亦畏而遠之昔傳奕有猿猴賦但說其
變態似優以為戲且不言二物殊性予令作賦以辨
之耳

昔周穆之南遊肸會旅於湘沅既雙輪而無返化君子
以為猿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蕃或清嘯於朝暾參合音以遠響水潺湲而共喧矧三聲
之未絶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雜為異物而猶喜處動不
為累止皆擇所擢松鬱而不殊檀梨熟而後取願致鼈
與住無佰莫得而衒若乃靈變難測神通有知女試
劒而方接舉觴而止馳養矯矢而未發眄喬柯而已
悲凌峻壑而電曜衝長籬而毬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
畏於陷危施於射則李陵拉而盈貫用於道則華養形
而不衰彼沐猴之佻巧雖貌同而心異既貪婪而鮮讓
亦躁動而不忌嗟其物之鮮有仁愛而可畏故鄙生

以逞性與感睿后以望思掩淚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
辛戚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中行之後困於畎畝
叔敖之子疲於負薪何止鯀化熊而爲羆衰成虎而不
仁變欽鴉於瑤席鳴杜魄於巴猴乃知人世之可厭不
足控摶而自珍

狙賦

元 吳萊

我觀世間何異厥狙狙公執技役我庭除投瓜齕果拳
養飽腴牽繩拽鏁奮躑嘯呼側身諧談恐懼足跗頻項
曜矱變幻首顧動因顒指靜頰槩株悅憎錯愕滿堂盧
胡學自童幼被彩弄盤長跳短矱嬉戲有餘忽然壯強
精幹猛鷙急躁襲取智慮黠輸亦復苟顧賴因臞徉

顯誅死亡不在叁豈或老衰弟洞垢淨曲頻偃膺鳩攴
給筴翹彼仕逵緣有時譽巧張網計雄跨宦衢文馳觚
橫武執戰受犒宛爪距憤除牙髮高門縣薄伺候趨趄
豪賊勢卿語話購嘯白虎獻議銅龍握極模稜唐手霹
靂棄符升堂嗥坐呵喝擬擊卖律舞法鞭桔刻神奸
論沒扛鼎危急顧貴與利期貨貝具
當寵射騎至跋頭同塗膠日塞耳遞冠裂裾行遭僇辱
江赴刑辜載觀富盛爾里問經營家室豹飾體膚連
檣白雲郭黃淤治池魚鼈塒檻鴨豬業可必得事在
必圖妳奢股履湎液杯杼窮聲絲竹極色麗妹弟農業
膚匿實積帑自最及墓鴻弋冤罟分務割臭許帶德勦

齒霜噸戲齧舌電嚙噬侵貪併弱欺憎侮愚春花秋葉更
宛遂枯先笑後號去車就途胡然比附竟作瞬孤飯哉
氣力孰不丘墟當其爲人尚有以娛殘骸斷齒螻蟻蠅
烏或者爲鬼抑又可獻鱗脫角鬚氣翹魅夔魈一時之項
幸不汝拘衆人盡然殆不我誣周公之衣勉強曳妻吳
王之矢巧捷遠殂身何置網手且將荼嘻云智譎有是
勤劬假靈本客通怪山都雖則多幻盍忘爾初鳴嚀茲
世莽矣二區視其有作意在觀覩悲歡交禪福禍並趨
小苛可略山徼弗疾治安何戢兵亂辛酋暴秦珍楚勁
越戕吳三國鼎立材勇與俱龍虎鳥蛇陽陣陰謀五胡
雲擾羌羯相屠弓弩甲旗北騎南艦推鼓敲批却寇骨

瓠攻戰圖噤形勢亢虛宴闔在前慎不可踰秦壁在後
淪胥以鋪時風哀樂史筆賞誅書國無術錡人曷模天
開地闢四溟蓬廬人物盡萬世須臾惟狙跋扈盤踞
自如昔非刻狗今豈乘孤我思世故何計有無緝之成
賦用戒薄夫

狙賦

元 楊維楨

按異物志東北之荒有獸名獑鳧狀如羊而一角性至
忠見人鬬則鋪不直者鬬人論則咋不正者古以任法
吏比之于獨悼高元禮所敎其奴使思止之言而有以
不學屬爲諸因感而爲賦
異矣哉毛族之中有至忠之表至直之風青衣翠羽突

角孤峰骨如立鐵心如派丹耳通靈而匪鶚首印定而
非熊食必擇夫芳薦棲必偏夫孤松步不雜於機獲鳴
實中乎金奏蓋當出乎軒轅之世而用乎放勳之宮惟
薄以之而取肅慬行以之而折中迨乎羊國獲茲神羊
秦穆后服賜乎爾胠故任法吏象之則冠為憲文班為
押綱朱繡乎衣裳鐵石乎肝腸甘摧身以立勇誓碎首
以全則佞山觸而必折狠石碎而莫當龍鱗敢於批逆
蘧本嚴於拔強故其斷如答縣夫如弦章刺如葛鮑按
如綱滂高臺為之震電白簡為之飛霜皇綱以之正國
法以之張斯無愧任法歟之稱說而有以立惠文冠之
顏行故是歌也王庭乎法星地尊乎相府其揚若鷹其

視若虎名配乎阜雕號協吾襲馬頸則麟儀而鳳師隱
則狐號而鼓舞彼其峻酷有餘貪有鼠貌不足兮狗
續鷹號蒼兮虎乳麋鼓我教條流誰我子女又有志梟
兮聲鳳行猿兮軀蛭懷狼子之性龍騰虞之仁莊蔡我
邪正回惑我偽真法鉦藏於疾惡帝貴難於知人非爾
一鉤於社直之行辨一詘兮正論之論分則千人何由
而膺洛善類何由而氣伸鳴呼蟬之蠆也僅取其潔貂
之服也徒尚其溫曷比茲獸匡正義存此其儀在位而
比德載於圖而絕倫者也夫何不識字之有識為任法
臣之所厚遂有自截爾角自拿爾目踣南牀而成癡毗
白筆以自福名或移於白冤撇或過於狼毒是不悖吾

鷹之辨紫朱而失吾鷹之明直曲者乎亂曰皇天開乎
正氣兮比叶氣而生嘉草為指佞兮獸為觸邪莽師賣
國兮李父悖家金谷拜塵兮柏林聚汙何爾獸之弗如
子乃心異乎匪他寘鐵柱兮千古莫磨銅表兮不阿

孤竹賦 以題為韻 不限聲病

唐 楊 濤

風之壯兮長川凝閉孤之聽兮水之厚導聽潛溜之微細蹀足
咎常矚耳而未濟究陰水之將舉故軫墜泉之勢傾首不移酌似桃流之勢豈不以
泉心回或澄思精專欲超超以未進恐凝亟之匪堅青
熒在目懾慄臨川躡彼素流安恐有希夷之韻憂其翠激

忽生步武之前何危疑以三易匪果敢以行已不處其
滯豈陷而止蚊疑之理有殊鶴警之聽可比俯進白之
上惟恐有閒顧莫赤之軀重其所履若將墜而常怯致
身謂蓋厚而方敢舉趾且夫水結也徒稱百丈狐疑也
何啻三思願流音之蔑爾增玄氣以表其同夫不可陷
也曷肯闖斯行之所以況清等在梁之圖侔安同履地
之時蓋由乎懼彼其融處於不磷雖礎礎而罔釋猶兢
兢以克慎馮河有忘且居安以思危滿尾是憂故易退
而難進觀其俯皓質映清光惟審固而後行或逗撓而
不進審固而或行或止逗撓而若迟若將猜忌罔恤雖
稱妖婦之化戒慎為意未吟君子之防所以志無堅決

狀若虛佇想清流之若驚知壽履之有所諒蹦虛以爲警將保全以爲大俟無聞而後行豈貽乎滅趾之害

狐聽冰賦 以堅勁之上聲爲韻

唐 滕 邁

狐出潛穴冰膠廣川俯畠畠而是臨渚曲傍河擩疑涓涓之在中麗茸不動審凝泓之徹底睢盱欲前足縮紿而心感貌綴綴而聽專積素之姿逾淨莫赤之容潛映逼嚴凝以瞬耳寧憚苦寒思凋泓以投軀必資餘勁若乃煙橫古岸月照空崖寂無人而久聽紛觸物以多疑聆遠吹之颼颼謂波搖岸曲聞殘箏之浙瀝驚淵斷河淵郁曲載移於短步忙懷屢變於妖姿望寒墟之在前庶斯逮矣惑夏領之不至俯而繼乎情何緣終之貞叶仁人之美名觀物化感乎生

聽之遠近陰疑淺深風壯念茲道理在此冰上試之以耳循迴耳之可圖試之以身將退身而何望況復窮陰慘澶川長難審徵春魚之欲上驗時不同比夏蟲之有疑執心弱甚及夫虛盈以測厚薄斯分瓢爲粟之毛知不可陷低正丘之首惟恐有聞既勃窣而投趾乃凌兢而慎履尋聲不離於聽表處薄恐成於禍始奮自援之迹一却一前曳有芃之軀時行時止是知事欲審於未萌心無妨於若驚儻踶虛以輕進必履險而忘傾則濡尾之憂至溺身之害并異哉一獸之智可以階善必聽而配規行者也

狐死正丘首賦

晉 夏侯湛

狐者微物死乃可珍想彼丘而結戀正茲首以歸仁生也有涯且不忘其本死而無二亦不喪其眞可比德於先哲寔聞言於古人原夫委化將終微情有托面淇梁之窟穴目武都之林藪顧慕而首尾不差向背而東西必度死生契闊知歸骨之莫從視瞻無回念舊鄉之可樂矧茲異質蘊彼仁心寧九尾之足尚實三德而可欽豈不以懷舊誠切戀主志深等太公之於齊終聞返葬比莊舄之去越尚發哀吟想夫溫爾數窮隱然存盼歡青丘之永訣想南山之不見其心懷土望故處以增悲惟首正丘聊向隅而表總知其戀本者合於禮戀舊者繼乎情何緣終之貞叶仁人之美名觀物化感乎生

頭指而千羊讓德頭會而百獸慈狎從觀其首也不回心乎惟狸殊聽冰而表智異合沙而拾損正有芃之質志在慎終委莫赤之容仁無棄本想其美也合於禮者鄧塢首之將羊符樂主之良馬觀跋行喙息之類其數則多寄樂生念本之徒斯情蓋寡緊茲獸之可奇詠古今而稱之死不擇音嗟逐鹿於往日生而隱霧歎玄豹於昔時曷若懷念遠之感軫去故之悲異哉首丘之仁也非衆類之等夷

狐兔賦

晉 夏侯湛

爾迺乘露箱御良馬眉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眺萊則盱檻穢落目揩慨徬徨翁眥視竄兔之所隱

乃精望而審發改弦絶箭激驚伏並懼捷陵免險覓歷罔
阜留置莊於重林疎置結於通藪密驚視於草間雙見
之於蒙茸疑以銳受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鏑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欻赫以驚鶩影跳埭而揚白擢輕足之奮
奮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置不及幕爾乃鷹鶚翻以
飄揚勁翼設而下衝馬驛控以長驅驚騰空而陵翥會
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
心既倦乎日遷命輿駕今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芝田目
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白兔賦以至仁至孝感瑞焉 唐 薛 放

聖理遐遠毛羣故雲有兔爰止載白其形乘金氣而來
居然正色因月輪而下大叶祥經豈不以應至道之神
化彰吾君之德誉皎如霜毫温如玉粹毫素絲而可擬
足瓊枝而取類與三窟以殊歸將五靈而共至潔聯縣雅致名殊京郭韓盧不敢而前迹近中林蒼鷹
無由得騫其容炳真其性懷仁飲玉池而冰光不散食
瑤草而雪影長新理符守黑寧異文身儻使銜鈎殷帝
之狼不若如令受彩江生之筆非神載寢載興或馴或
擾仰天鑒以昭晰託御林而皎晶爲太白之材用作殊
祥之標表原夫陰陽所爲不識不知責然練被炯若星
馳白則西方其理且同於服順兔爲明眎其義取鑒於
安危豈惟跧伏於庭側踴躍於堂垂者哉觀其閑暇沐
浴鴻化笑魯殿之浮名恥梁園之舊價俾夫宇株之士
幾恨窮逼過隙之駒空悲代謝是知隱霧而憂者其文
蔚反袂而嗟者其道屈曷若保貞白以暉映承聖靈之
翦拂同瑞牒而登高異周書而翫物所以充福應叶禎
祥事資樸素匪亞文章知歌用之不擾審天符之允臧
件祥鳥於苑囿隣瑞鳥於池塘懿夫以道德爲筌蹄者
其可忘

白兔賦有序 明 姚 涞

竊惟德協於治治協於瑞寧古以來蓋莫不然赤文之
錄堯也昭華之琯舜也白狼之鈎湯也丹鳥之穀武也
脩德之符有足徵焉後世德薄化漓其不能繼無惑也
惟我皇上道貫三才智周萬物孜孜爲治化洽邦家是
以一紀之間河清甘露鸑鷟之類史不絶書眚貺駢祥
徵駕古昔屬者西蜀憲臣獲白兔以貢於闕下較諸他
瑞尤爲異常自非天無藏寶地無隱祥何以有此夫有
至德者必有至治有至治者必有至瑞諒哉斯兔之爲
符也臣嘗依日月鼓舞爲魚待罪文署忻忻萬倍是用
作爲歌賦以光贊聖德蓋不獨使淵雲諸臣得專藝於
漢世也謹獻瑞兔賦一篇上塵睿覽

賦上 欽定四庫全書

赫皇明之昌曆啓聖人而馭宇紹皇王之丕圖振陰陽
之宏紀象三光以垂照順五行以立軌熙鴻醇於昊軒
匹休光於姚姒放動襲其欽明昇麟宗其嵩弟仁恩行

而橫流義聲馳而遐薄煥采物以弘文奠亞尚而崇禮洽玄德於幽明敷茂化於遠邇覽隆古以獨驚得徽烈以嘉美三靈協而胥慶百順祕而來提或吐祕以表貺或孕奇而薦祉紛嘉禎之雜集兆至和之所委邇西蜀之上游蟠龍攀而爲岡育異兔以馴伏匪川澤之能藏陋中山與東郭何凡品之足方美冠倫之仁獸傳郡國以騰章凝皓輝於西陸披素彩於少商贍蕊淵兮融魄感玉衡兮流光昭明晰兮廟祀應單閼兮歲陽毳如絲兮皎皎眸若珠兮煌煌壁月滿兮露滔箕風入兮拄芳物與時兮競爽塊帝都兮開祥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爲漿擢珍環於王母配純雉於越裳躍昇平之華圃

儀清穆之朝堂映翠華於上苑擾泰草於中唐嗟彼麗之爲族亦既繁而孔庶駿降質之特殊乃昌姿以托寓驗以瑞應之圖稽以古今之注采之里俗之謠訊之筮龜之喻往紀之所鄙聞先朝之所未遇察金柔之有徵章二鬼之厥數庶事敏而惟庚高年逸而有譽既丕振乎六合復光乎兵戎占以類而相從嘉協氣之克裕臣工見而翔泳廣四域以同豫覩合契而應符信龍德之當天恒逸而弗居膺皇情之乾乾存寅畏於索馭切祗懼於臨淵紛莘涼而不御嗜好至而莫遷道既隆而命共猶已勤而七[illegible]欲怠於儒籍審勞逸於農阡[illegible]業於久大況於幽玄游高明兮浩浩履中正

今平平願升歌以頌禱從八風以相宣茂本支以百世孚景命以萬年

劇鼠賦

魏 盧元明

瞻竇排虛巢居穴處惟飲啄於山澤悉潛決於林藪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栖乃微蟲乘羣異侶于紀而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並不足重或處野而隱陰山或同穴而鄰蕃家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喻煙而游森聳然令者之所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爲可賤毛骨莫充於玩賞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棄遂嗤腸而莫食東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爲狀也惜淡咀吁瞳睽睽陽須似鼻狸牛垂眼如豆角中

勞耳顏銳若初生尾若林涵鉤渡乃有老者羸髓疥癩偏多玄蚊計衆中無敵託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地高躍登機緣檐盪扉動帘帊忉忉終朝蠢蠢竟夕是以詩人爲辭寇云其碩盜千湯之珍俎傾罍覓之香黍傷綢領之針製毀羅衣之重裘曾何由是獻狐張場爲之被鵲來有聞居之士倦游之客絕慶弔以養眞素損左右而多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以羣鼠乘閒東西擅衢或牀上將鬚或戶間出額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領其黨與欣欣弈弈殽覆箱匱腾踐茵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庶此物其何益

黠鼠賦

宋 蘇 軾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柎脉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聲聲在橐中曰嗟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邪向爲何聲豈其鬼邪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無之計中驚脫冤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

見也不一於汝而貴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邪余使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鼠賦

桑悅

桑二子訝龍城鈔寫旅斜日沉山離羣索處酸風撼屋以長鳴苦雨高舂似語各妻孥於一方違君親於萬里潛孤燈而照影抱百憂以延佇桑問壁孔忽然有聲書黃谷谷呦呦嚶嚶若號痍傷若啼嬰是聲鼠之發使豈人之可聽須臾記執結陣雜沓蠢辰蠢宋偷餐浪嗟溫罵渡谷踧踖而胡騎嘯呶王孫敗北陽而人嵩踧踖使我寤焉而驚夢爲而悵惶中不遠難尋列子之鹿園內未經奚化莊周之蝶鳴呼噫嘻爾生何爲喻煙載爾雅之篇穴處紀禹貢之書翻覆攬黃山谷之夜眠戴冠兆霍于五之疾咮曾于新歌而莫搏淮南輕舉而被縶所以其形甚微詩詠其碩亦載紀異牛角被食于

賭謂之曰點元明名之曰劇急仇客之是中杜飛鴻之受繳還徙不常今古共惡壞永某物柳子厚文之鑒戒穿公家牖于公異宣於露布是非吾行之獨遺乃爾所行之有素生育甚繁羽鱗鬥化渴何妨今飲河巢可憎分託社歎蒙貴之莫尋偉活稱之無價味之不可勝誅縱之亦何所顧藉也邪吾將收視返聽兌聰塞明穴隙

重熏不留牢何自治嚴密外物乾撲小非大患衆亦難

蝙蝠賦

曹植

吁何玄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以翼明伏暗動蠢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夜不瞑晝伏不見明于不容毛羣乍遠羽族下不踰

紀選日講官知起居注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鱗蟲

神龍賦

大哉龍之爲德變化無窮神隱則泉出則升雲體聖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爲合品春夏房心所作軒轅昭

晉 劉琬

形角尾規矩

龍賦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

宋 王安石

不可測動而不可易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爲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已喪已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爲類者常見之

龍瑞賦 有序

魏 劉劭

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視形狀瑰異光色煒燁作復左右或翔集於前圉卒爰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昭之書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於節鳥寔惟正殷以當陽歲在析木時惟仲春雷聲先納方九四或躍於淵有蜿之

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故作

晉 摯虞

晉耀章采雕琢玲瑯若羅星陳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疑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不潛固保險而常寧普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主眞實雄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

晉 劉琬

揚將天飛於泰清

八黑龍飲渭水賦 以出爲異特下飲渭水爲韻

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豐豐之清流浴彬彬之玄質翻若下降黃熙曜出首坑焱以涌煙鱗錯落而點染動而無悔反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效靈於漢

唐 白居易

日記其仗止察其所爲行藏不忘動靜有儀晴眸炫耀文彩陸離下集於喬表異守黑於以標奇不一徒爾異心有以順春秋而飛見隨時而行止叶聖人之昌運飛而上天表王者之休徵見而飲水於是下長流俯高岸永懿懿以矯矯光燭燭而爛爛紫雲隨而瑞氣氳白日照而文章炳煥聞之者心駭而改觀呼吸而聲起風雷宛轉而勢超雲漢回其矯首

出處憑虛上下度若水而斯歇知鼎湖而是駕同張華之劍飛見長房之竹化豈若炎精異契水德潛稟黑質黯以凝堂玄文葉以揚錦遍而窮也類天馬出水以遊遠而望之疑長虹載虧而飲江而跨白雲騰清渭排冥冥之寥廓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貴展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葉公好龍賦 以 唐 張 隨

惟彼龍兮潛水府翔天路何葉公之多尚獨神物之是慕假手於繪對蛻以好之其形在堂儻悅而反懼初其終朝念茲寢寐求之嗟乘氏之莫遇望雲車之遠而載馳其宇爰寫其姿周屋楹環階堀輝輝之章不離而可徵天高日朗空有見於泓澄其觀未能其誠益增既而天縱其欲物應其好龍乃拖其尾而登其堂鱗其首而窺其奧垂錦帶張翠鮮光流電轉矣發雷掀起雲而標鬚眥乘水而左若通津而況於斯人行不視其注而眩其真觸類而廣可明其微誰能也世好之必歸惟士也固招之必依始務乎斯真去偽寧求于似是而非故好龍如之何期真仮無變好士如之何在賢思無睹蜿蜒之狀且違于高之況室之賢莫失哀公之卷

勉矣凡今君子必審之於躍見

漢武帝射蛟賦 以 唐 獨孤授

有漢武徹惟時巡省窮楚之望極江之永飾鑾塞川旌甲馬景洶洶旭旭蚪盤龍鬱駐清蹕則洪波可遏赫皇霊則潛怪可怛何彼蛟之天飛據積水之空闊謂伏飛之劍莫前成明之璧是奪天子乃戒無譁於羽衛思有用於弦括命舟牧迴青翰而上詔弓人奉烏號以登肅天徽以山立將親發以抗技陰察變態雄猜跨騰古冶之倫曾裂不敢擅其勇逢蒙之寓技庶不敢專其能我矢則直我弦斯控持滿而英氣頓飛命處而幽妄必中敷蔵蔵其雷雷辛甘輝而翼翼鼓殷天之雷稱慶者躍如熊之衆始乎發若神兵樂其有聲洪波雪湧白羽月傾突紫雨裂赤霧殺餘怒動梁上浮泓澄路質已靡於巨鰲流血方走乎東溟介以鱗莫能捍七札之勁仲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派徐清然後海若屏陽侯先兵山川肅其晏如雲霧靡其四除涉者利十步漁者安乎漁於是左史超進執簡以書曰天子幸尋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遂詔龍acute象弭篇工奮權歌起威鬳手斷白蛇氣紘青兒臨奉皇之觀日追夏后之勤水且夫君以濟為大臣以反治為害邪將刑於鼓中靜此宇內俾習亦射夫漁父校勍而論哉

蜃樓賦 以海旁屢氣象樓臺之狀為韻

唐 王起

伊浩汗之鵬壑有岩嵂之蜃樓不因材而結構自以氣而飛浮閟然無朕詭狀赫矣鞮倚出彼波濤必麗天以成象化為軒檻寧假日以銷憂足以蔭鼇山於別島漏蛟室於驟流若乃霧歇煙銷雲歸月朗千里目極八紘心賞惟錯之類咸伏陽侯之波無響於是吐氣氤騰決蔣隱隱凋出亭亭直上作明乍滅舒渤澥而折鮮若合若離結麗譙而博敞維舟于來萃國工是仰莫不驚天地之赫靈覩井幹而成象森奕奕而有光紛郁郁而難詳影臨貝闕彩曳虹梁比繩墨之曲直如規矩之圓方岳岳之仙乍現於天表盈盈之女且魂於路傍八隩未工百尺非峻倖祥煙於巨浸雜佳氣於重閭仰層構之如疊必巨川之化蜃大壯冥立全摸洞開吐噓而倖華宇呼吸而象瑰材朝鯤拂而不散賀燕往而復來依稀碧落想像瑤臺旁輝日域下瑩珠胎比落星之流點綴疑明月之照徘徊則知夫霞駁雲蔚有壯麗之貴棟折榱崩無震覆之畏既變態於倏忽亦憑虛而髣髴豈比夫居汾水起起以騰文劍在豐城莊莊而增氣方今聖功不宰海物咸在圖知吐為樓闕以全其無豈爭彼魚鹽弗加於海

巨鼇冠靈山賦 以鼇負之山不動為韻

唐 楊 濤

海環四方東為之滄有巨鼇兮其大無極載仙山兮其力難量是山也根無附麗彼鼇也勢則騰驤積浪淪漣拖其身而欻以動蕩撥峰回互加於首而隨以低昂豈不以棗茲題大舉其峻極嘗一動一息之際見翻海迴山之力延頸而擢蔚騰青聳身而半天映黑微物象之無比見神用之罕測亘橫天極地之實迹爾形標冠蓬萊方丈之勢軼如首飾然則神岳之高兮莫知大鼇之壯兮若茲視鯤鵬如纖芥比萬壑欽奎之容初結根於無地突兀之狀終冠首於此時舉其大吞舟不足稱也喻於小蔵勝有以似之觀其轉峰巒傾波浪萬派沸渭特立放曠荷至重而非重見大壯之用壯風水之連扇而上摩天浪丘山可勝峭峰而高標海上蓬臺之靈神仙之扁獨冠岩亭橫截滄溟莫究其廣大之形豁谷陵阜薪蕞紛紜仰戴於首無可無不可乃與夫天地相久者哉茲崇磅礴隨流混淪聳切雲之高且知其抗首鼓翻波之勢想見其側身順時而或踴或躍推理而乃聖乃神比愚公之移有異想龍伯之釣無因茲可謂氣冠眇鴻力均造化則鼇之載山也以地蔵之力相亞

釣鼇賦 以一舉而連鼇數極為韻

唐 張友正

東海有三山山有六巨鼇鼇則僵寒以載山下橫乎大壑山則窮崇以壓海迴出乎洪濤晒鯨鯢兮瑣細視嵩華兮秋毫此則鼇之所以為大山之所以為高乃有龍

伯之國巨人攸處謂天生之神物可以充千鼎俎壯囿方啓高足云舉曾移十步之餘已奄五山之所於是藪揭長竿別綸巨緇俯洛濱其流如帶垂芳餌有肉如坻既投之以活下眾食之而不疑其肉未入於口而鈎已貫於頤爭心既憤勇氣相持崩騰砰磅喝麾望天往裂地維地維廣今振矣天維高而茇而欲出不出騰踔非一萬川倒流八氣旁溢血吞瓊田之草波陷鮫人之室輕共工之觸山小夸父之逐日豈長蛇趨閶風之足數大鵬徙天池而可匹爾其鼓百神奔萬族波臣蕩而失水海若迸而參陛以鑒之靈馬帝之福嗣優游以無窮何蜉息而連六猶將約其骨豈惟離其肉于以洎之羞瑞東海之水于以增之足言南山之木羣仙於焉以塗漏三山由是而淪覆且山之峨然若與天連鰲以首戴之里數不知其幾千彼大人子併之於背負之而頭茇其為大也明可得言而稱天恃其人人有所不及恃六力力有所不全若使以陰陽為網以道德為筌以皇仁治理文修武偃安養晏服浮雜斯返何必苦智為蔽於其上以仁義內餌於其前則所為獲物者其魚龍也大乎

開秘府數篇之暇經營蘊而成章所以濟活汗所以通智冥契於蜿蜒以代造奇之利匪彫匪刻皆連外圓之形涼人力之不勤信神功而永寧當其師旅閒閒莊旗肅肅臨九江而澹汗駐八駿而踟躕望既濟於未濟終歎無梁思載沉而載浮孰能刻木得不乞靈於水府假道於介族則靈也不得而深藏靈也不得而潛伏既而擘波有聲異狀可驚出層澄而楫比鴛飛浪而砥平連足俄維比浮柱之初立鏤田連映同板築之相成齊首而繩墨勿用曳尾而規模自呈其利惟博其安無傾殊洛海之龜櫂異銀河而鵲征徙龍類之可覽實至誠之所感假鳧鳧以臨深施盤蹈而習坎其勢遷逸其狀參差無遠不屆惟危異持照赫奕之五刃度張皇之六師乘以周旋且異琴高之鯉載於沉溺還符毛寶之龜漁者徒驚工人有恥同眾共罷而罔及書鵲雄虹而莫擬題之不可朱長卿之見書抱之則難謝尾生之沉水是知伐罪以冒戮其用匪良解垂龜而染指其謀匪臧孰若奮功於舟楫故聖於君王昔在深泉曜屑沒於其穴今符至德忽然結構而成桑固踴躍而無害肹騰躍而有光孔星仁治理文修武偃安養晏服浮雜斯返何必苦智為蔽於其上以仁義內餌於其前則所為獲物者

神龜千歲時有見今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咨淵伏乎一方蔭龍虵於東嶽白虎嘯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

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
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
餐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備仰時鶴回
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
卒不免乎殘且雖見珍於宗廟罹刳剥之重辜欲怨怨
於上帝將等蹤乎游魚曜洗泥之逢殆赴芳蓮以棄居
安玄雲而好靜不淫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
而託喻嗟祿運之屯塞終湮殘於江濱歸龍檻以幽處
遵淳美之仁人盡顧瞻以終日夕撫順而接晨遵淫災
以殞越命勤絶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
黄氏沒於空澤喬松化於株木蛇折鮮於平皋龍蜕骨

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

寅月景嘉賦以授王 唐 王 起

國家謹時以授人敬卜以事神每殺牲以獻歲用景福
於孟春法於天不違寅之正位塗以血而皆祀骨之
至珍是尊是奉必親周官之規不爽呂氏之令維
新時也十輛潛移茂灰稍暢簽氏之占有待氣人之職
無廣也是發中管之下於廟堂之上乾乾兮揆九江之
來形冀冀乎出十朋之異狀然後刳牲來思流血注茲
眡乎類則涯乎初啓運乎于目研朱作施所以布幽泉
之物於祈禱之妥必匊芒之用事俾僕句之不敢負圖
之處卽占獻兆之求必果迨而察也異太史之定墨違

而望禹增下師之揚火物以好生爲德我則贊而堅物
以受污爲累我方告其度不潛寧同於居蔡見珍皆得
於巢違罔山澤之形紛其維錯桑青黑之緣慕以相鮮
木德式臨官占有俟幽贊先知之道啓迪從長之美豈
比夫楚軍鼙鼓虞執歌由齊國鮮鍾仁稱孟子且車甲
之衆也所以交於神明孰若老元吉謀永貞候青陽之
辰是儀是準設朱殷之色必苞必城用能稽大疑決頑
畫罔檮中而致毀成著下以慎擇兢學之而有徵願保
之而無斁

觀魚賦

觀鱗族於流池今既羽羣於潮涯乃有淸泉之鯉濯陂
之鯈泛泛悠悠浪趍遠集於曲涯之隈逐乎澹淡之
深萃聚輪蹙或曜或沉倏爍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
無復今美鮮者之采嘉於是六柱俱起參薄橫羅編莞
爲筏癘木設波奔突轉薄流不及濕魚未驚而失行忽
浪趍於急端諒形勝之得勢實有遁而無反魚鱉膾鯉
亦肯庶羞奇核並陳旨且柔汎溢尊於通溝因素波
以獻酬聘微巧於浮鯨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不倦
願窮晝而兼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舍惟修名
之不立總景曜之西馳留連之敗德遂收歡而命駕
是時也含懷湛遇需於酒食簪衔宴安歡情未極邂興
之言矯枉以直院而不譁染不熱息

客有羨魚者立于河壖俯臨泉窟絲綸嗽紅蓮彈鉄之歌逾切觀濠之意弭堅則有瀨尾殊品紫鱗異質或依蒲而自娛或擬芡而爭出揚鬐已見其由戴尾貫腮未知其術是用秦良辰守孟津望驗喁而注目聆濊濊以勞神乃歎曰深不測者水哉詰水者鱗萃之何及獲之何因彼不脫於泉徒求於泉下從不蕩於水奚求於水濱喪志而退問於漁人漁人曰噫子過矣君子謀不失利動必合理禽之中也先夫繒繳獸之獲也奈乎弓矢吾子坐金堤降玉趾無曾而窺其發發無苟而思其雅唯此所謂自包其羞不求苟已向若有具苑之

水則知實可待食向若始不爲緣木之難自叶忘筌之美茹言富哉感激而回求詹公之術盡任子之才器必備垂徒悉力而尺寸之功不揚振振者李胡爲乎至此哉

臨川羨魚賦　宋　范仲淹

彼何人斯在水之涯謂嘉魚之羨人斯臨長川而羨之瞻之在前殊有忘筌之意未之不得寧無結網之思徒觀其紋浪不警鉛鉤屢投或在蒲以安性或戲荷而從類

但見婧蒲圍蘆則致當自高流若有待於芳餌在渊游不疑注見之夢來依岸喁喁詩平子之書至潑潑時哉在彼中可可以勿庖爲之詛可以升鼎俟臨之和固無落而則不停漁而奈何徒睇依依於鯉之一舉何多惜矣空奉春手頻回玉壺而未口幾悔恨於庖無徒諷於河梁自棄頭而永歎嗟乎網罟之設蓋以求魚魚苟得之人猶不可力行持取豈容易哉因貽賦於

南有閩兮湜湜其流北有人兮溫溫寡儔涉春水兮以遨以遊美嘉魚兮載沉載浮且人以功爲志魚以水爲

開正月旬有八日李崔二侯命余於邑之南澗以求魚也自生止人鮮力微網則虛設釣無所獲願莫我從且漁者事非其人猶不可力行持取豈容易哉因貽賦於

魴鯉之子即亡矢以胡爲待兎之人非設罝而冀可然則有爲者必先其器所美者何止於魚器則可爲詎見力不足者魚或空羨又豈得而食諸在臨事而求已將鍋煮而起予五飼不陳鈞四夷而莫至二綱不緝羅兆民而則琛至如居人之常爲邦之彥欲高位而是蹈當榮德而無倦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健羨

名在蓴賦以譬才不爲所用諸在仕爲論

唐 李夷亮

鴻鈞之我兮動植斯慶至德旁流兮潛魚在泳忻慕荇之是依美陰陽之克正載頒其首將同宴鎬之觀不脫於泉自樂觀濠之性極浦風霽澄潭月虛鮮鱗繚繞聚沫紛徐或在斂人之空或過陵鯉之居蓮花東西信可及憑思草靡無處蒲澤之間災自保深泉之美伊玄風之扇物物無紉而不沾性廣運之鋪時時或與之發潛

南有嘉魚賦以賢者之出處爲題

唐 楊 諒

后非賢不乂魚非水不託賢豈晦以養家魚在藻而自樂故比事思理以微以求如南有嘉魚是網是綴此所謂旌別淑愿愛人治國爲賢晦之器用作生靈之表則不然豈延故老於終南收釣翁於渭北張皇動業者棄此曾未得我國家憂勞庶績寤寐賢且東帛戔戔每布之於寰海豈羞簪筍羣羣得獨泰然於臣川吳坂不遺於

定衆人之感無間家化道從古政在求賢釣嘉魚在丙穴得奇士於洛川故開陽之功作之於我太平之人匪降自天余是以知王命之理至矣嘉魚之詩大焉若乃日旰而食思俟賢者念茲在茲唯與天下心不忘於寢處足況乎風雅斯蓋嘉魚之義故可得而述也

北宜有魚賦以萃水三千擇五九爲韻

唐 獨孤授

決天池之量者每爲之夫首鯤介之雄者餌庖有敵稟形待怪其恢詭造物孰根乎朕迹慌北溟之安流考南華之遺蹟好奇爲得以心馭乘狀商瞿七日之尾石溜之深積八紘之水靜則高浪

投足而却視其有適也越孟諸之夕宿其自縱也豈鹽
田之陸死況風濤乍息空水相涵橫巨鱗而海分為二
鼓雙目而日焉之三浴池迤延載回載旋噞鰓則飛沫
成雨擊尾乃跳波盪天任公之術靡措龍伯之力徒然
生無以傷庸識其長久大不可度莫知其幾千固非海
若之所俟屬天雞之所犯千不吞龍舟以作暴豈貪牛
飼而自殘遵坎德以獨處海運隨混元而變觀本於鱗而敦
知終始化為鳥而何足控摶一氣潛融飛沉以通刺天
之譽拂日垂雲之翼從風曜靈韜映以驟晦溟漲露落
而半空方鼓怒於跨淺截凌於鴻濛觀其刃之化也
將飛風之積也未厚六翮之力相切萬流之波却走恐
罹繯遠畏若縱溟渤而據扶搖其勢固以相萬

魚躍龍門賦 以題為韻 得流字 二十三韻

唐 元 稹

成名門之集流水激射斷山嶙峋厥功彰於夏禹斯險
峻於軒轅既觀於天水下不離於龜黿天
路高人何辱極水族候時而薦鞠副天用
也何施分躍首參律運也同鯤化宁脫鱗徙觀其向
天似向水府望霄漢之九越泥沙之五來如及門出若
由中邪思波而千仞終作氣而一鼓我騫既張彼川何
長仰雲路而抑揚終不息而自強我功既奏彼河徙廣
搆天衢而直上試澤如而攸往變化伊何升沉亦多

洄曲渚迄灘長波背蛟室而大集指龍門而遠過至於
激厲果決乘陵險絕雖迅滿奔雷驟浪噴雪終瞬息而
上膚騰而撤揮其尾而不竭於是俄變
魚服倏為龍姿志氣自負成雲自持豈同塗於點額寧
較力於秋岩試於厥通有行藏遇有通塞天資性靈神
輔正直始有水而明鑑忽升天而振翼然後隨方受變
千里一色風雲際會未始有極莫李膺之往哲孰不願
遊追老氏之玄踪而其不測僅真宰之可仰終進德於
君門之側

魚登龍門賦 以題目為韻 得入字 二十韻

唐 苗 秀

有客有客棲於草澤觀龍門壯鳥跡目送跳沫千有餘
里心驚駭流千有餘尺氣洪而霧落聲隱隱而雷激
於是吞舟之倫吹濤將適奮泥沙以鬚剌簸鬐鬣以投
鄧鱗鄰比而映水星羅目瞠瞳而中流月白翻疊浪凌
洪点而周取之既遲志而告千何往不可豈失溜而蹉
跎通則魚服入龍渦上既親於天水下不離於龜黿天
吳會味而莫則其以馬麦昭昭而孰知其他出彼處此
鼉鼉鼓踴達任公之釣餌逢漁父之繒繳昔未達伏
艱難以如茲今則獲伸觀變化之何若既稟受乎靈蓬
隱見乎形勢廓升宵冥邪混蛙免翻身於尾赤旋
鷺遑摩正色於天青然後知過溪浮沉在藻出入嗟
所處之艱擬恨中區之於色業若一朝躡千古名立

當天衢而翱翔近日域而呼吸懸水之人文莫比赤鱗之巨鯉何及永無涸轍之憂寧有窮波之急別有志士卓然不羣名嗟歲晚寂寞日暮必夜分思行手於丹闕願獻賦於明君儻獲比魚而變龍必能行雨而吐雲

唐 盧照鄰

窮魚賦 有序

余曾有損事被拘為羣小所使前致之深議友人救護得免寫感超壹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之篇首云

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洗靜月浦馬丹錦津映紅蓮而得性戲碧浪以全身宅而失水居於陽瀨漁者觀為乃具竿索集朋黨鳧鳧超崖躍鳳馳電往競下任公之餌爭陳

豫且之網蜂蟻見而甘心瘡痏闔而祇掌於是長舌利觜曳綸垂鉤拖聲挫鬣拊心瘡痏闔而祇掌於是長舌利觜曳綸垂鉤拖聲挫鬣拊背扼喉動搖不可騰躍無由有懷緻潤寧望洪流大鵬過而哀之曰昔予為鯤也與是遊乎自予羽化之子其孤俄撫翼而下負之而超南浮七澤東汎五湖是魚也已相忘於江海而漁者猶恨望於呂梁

放盆池魚賦 有序

宋 張詠

皇宋有天下十一年予自洛徂陝牧以近戚得侯不喜於色遂憩駕於易兵部之館庭戶之間有盆池焉綠萍小魚雜其中以飼兒童之樂樂則樂矣大違夫物之性也遂命放之忽而成賦

御苑魚戲

有王宮生長靈囿之福綺明月之佩雍容而朝委蛇以退蓬戶世之文章貧超君子之意態不自覺舉武軒昂而揚鬐鼓鬣也行盡乎龍尾之道渤涉乎龜背之橋循

玉闕之逍遥俯碧波之動搖若潛覩而契志因緩步以
逍遥顧而語予曰子亦知夫御溝之魚乎揀羣鮮於江
湖擇衆鱗於淮海窮孟諸之藏歷洞庭之匯河伯獻其
間生川后貢其妙英莫不全被瑾瑜玉尺晶熒欲飛騰
而現異能變幻而通靈然後得以潛天漢入銀漢游漸
池之淪漪泳太液之汗漫風洛浦其淪漣龍光映其煥
爛簫韶時聽豈比躰已之音翠蕚閒臨奚啻蒙莊之翫
誠可謂奇逢希遇難得罕儔然而踴躍近地涵濡安流
逐光景而出沒隨羣隊而沉浮雖不足以掣餌巨豈至
於吞舟而僅足免虞人之網逃任公之鈎儻決諸滄溟
放諸渤澥豈不能鼓浪而霆擊鼓鬐而霧灑見頭角而
陽侯驚張鬚奮鬣而馮夷駭者哉而吾侯養望明時吻禁水族之勿游何巨魚
中秘冰皇鼐之漱雷盤詞源之浸漬上之所以優我有
樂而無所憂我之所以報上有志而無所事觀斯魚之
冥然而忘益因喜我之惕爾而增愧也予曰先生之託
喻已似矣先生之自期固尚賒也物不貴於速化靜
以待其來而時莫能舍事不貴於顯施隱以操其機而
功無能加不見溝中之魚今爲帝前之龍邪天矯驚屈
騰驤蹯拏不動而奉日御不怒而鞭雷車沛爲而澤散
爲天苞民以之濟國以之華孰與聊聘於雲水決驟於
泥沙與鰕蟹而爭能共趨趄而肚誇也哉先生無言微
笑相視若謂余之深豈而淺謀短才而長志

鯇魚賦 有序

太平甲申歲余知邑罷歸浮江而北有若覆甌者漾於
中流移晷不藏舟人曰此嗔魚也觸物即怒多爲怪鳥
所食宋書驗名古謂之鯇鯇微魚耳因而賦此亦欲刺
世人之褊淺者

爲蓂積氣化生品類順天者謂之凶
器天亦不問任性而已鯇鯇微物江漢有諸性本多怒
俗號嗔魚其或天晴日暖風微氣和鱗介潛泳江
波被大君之惠化共委委而佗佗鯇鯇憤悱迎流獨逝
偶物一觸厥怒四起膨欲裂腹不顧天地浮於水上半
日未已物或爲觸怒亦復始意謂天昊曠超不與我遺
大江之西流神龍俛默不與我禁水族之勿游何巨魚
之矯首何靈龍之縮頭何稱義於比目何爲祥之躍舟
此類可怒其甚泉使我辛歲之法憂有若世之小人竿
才充世畀以道德不可以稱擬謂仁義不可以取貪戚
時之往而眩瞀胃量絕乎天維含妒泄憤冥眸自欺
鯇之憂怒曾此善譬之非
宣也哉
水物之病乃爲酲曰鯇鯇
將仁義爲而澤散
爲天苞民以之濟國以之華孰與聊聘於雲水決驟於
泥沙與鰕蟹而爭能共趨趄而肚誇也哉先生無言微
其如方息成悲蔵賦爾自貽伊戚者也

錢曰倫賦

宋 梅堯臣

張詵

有魚鐵喙形甚小常乘波來不少人競取之一掬不重乎銖秒其爲鐵也穎不能刺肌膚目不能穿絲縷上不足以附醫而愈疾下不足以因工而進補以口得名終親技女大非簪材唯便鮮遠京之則易攜貯之則易腐嗟玉色之可愛聊用賞予賦俎過此已往未知其所處

明 王世貞

金魚賦

何水族之微淼承金儀之增飾形表端乎帝符色徵緣於灼日冠鏤涼之復而抱合高之丹已鮮奕奕而垂錦沫霏霏而布綵容與如泰初徨駭集如蒲倏散如遁乍遠乍近疑訴莫紀橫今微颸之蕩朝霞浮湛今

釣月之流煙籠霞穿今綽約曳筌而渡銀河順流乎芙蓉折苞而委素波欲踏乎四簿氣而皆隔將潛今小罣尾而就游嗟噗今指芹苴宛旦鋪委腎今籍荇蓴託宵居甘飫霜深乎似有詩白日曝鰓今竟焉舒從龍遨今爽風好中衡忘亡保江湖迴乎故鄉風雨滯乎中逍遙比日之得志而就獨幸脫身於鼎鼐敢辭焉子會忘鼓鰓迫今自言親蚌蠃卵今忘亟倫交與沫今他人君不見乎南溟之巨鱗磯天津今戛鬐鬣翔餘皇乎崑洪淪揚鬐甲今恣膏肉龍伯遊今罾弋屬嗟生命今在天汝何爲乎惆悵涸轍今見憐肅心乎蒙救沫乎自媚觀至人之變化乎與尺波而未墜燿泥沙之

蓋而利用乎宣不施夫繒紂曰王明可用汲乎怵迫人之我生哀飛禽之莫顧今歷遐傍之厭憐尺鯉不集於污泥今神龜在足之難前蛙鳴鼓腹自適今惟涸鮒激射而扶顛懼羸瓶以中止今似彭祖斑鬢而指天雨露初濡疑淚咽今日月忽如急磬歌云甘者易竭乎耿恭出而拓羅彼望林猶渴吻今瞰鼎食其終委果臭扳之無階今新九仞老處一簣苟置通衢而遇高士今齋得衰於一器豈知神龍之失水乎螻蟻蕩而得意縱扶桑而未試谷與澤其通氣今魚洵沫今自媚觀至人之變化乎與尺波而未墜燿泥沙之欲離乎豈肱時之難待舟野渡乎叩舷空歌車攻堅乎

坎坎臨河葉捐非前輸止水無風波思洞庭于一方吞
雲夢兮蒲湘轀轤兮飲皇后之洌貪泉于回狂藥之觴
樂瀑上兮跳東海止鯤桓兮夢蒙莊過臨邛而滌靈兮
非酒泉而薦香蚌蠔不跨于科斗成章痔漏過河兮魚
鳥兩忘何異鵝翼三千兮奮起俄驚擊波萬頃于汪汪
媲此枯魚之肆兮裁同珠露之長揖帝子於北渚兮防
滿危若壞墼觀勞民而勸相兮涉蔓蜕與蛙羌

晉 陸機 二

鱉賦有序

皇太子幸於釣臺漁人獻鱉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穹脊連脇玄甲四周遒方圓於規矩徙廣狹以
妨舟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忌脂耳
無聽而受響是以棲居多過出庭寡便尾不副首足不
運身於是從容潭時肆志汪洋朝厥蘭者夕息中塘越
高波以燕遨寓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荄翳華藕之

晉 潘尼

鱉賦有序

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鱉而獻之者令侍臣
賦之

翩衛釣以振捔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跼
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跱或曳尾於塗中
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騖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
鱉乃負山而吞舟

緊鴻濛之散英于滋百昌於南紀遡靈海之於廓兮涵
衆珍之靡靡其廣無垠其邈無涘日月之所亘四極之
所被裸壤藉其涯冰天薄其涘若夫靈鼈羌笮烏荒象
幷莫不遐舉而兼攬也於是沸唇掀髻之徒狼戾戎蠻
之裔挾浮環以亂流掺霜綸與桂餌結精鍭以爲網控
三翼之雲駛檝爲馬兮舟爲車陋玄洲與渠子披淵剔
藪窮珍盡奇迴輪頓緻傾於南垂磔明月於珠蠙擿貞
球於文蚌判珠蚶之靈柯搴火齊之夕暉剝冰紈於潛
魚脫奇絡於明岸迺有鴻商富賈鉅千之貲載餱異糗
據險乘危徵材人命水師披瘴雲獵炎屬涉瓊林走麻

若赤瑕雜襲照壁瑠迫而察之若紫貝駁犖被龍鼉儷
龜而方華混餘眠而比瑜瓊蜂鸑螺碧鮒丹魚方斯
蔑如也或遺骰於珊瑚之叢或命羣於雲精之瑏若夫
黃鮪鉻鯖鱒鮭鮪鱒鮭鮒鮹鮭鮪鱒莫不投吻委
骨接景流腴至若赤水安流丹延罷潮沈駭猋於窮髮
晞扶光於沃焦斂璇臺於昼氣結戎鹽於翠條接雜含
榮虞蓼垂苕彫蓮攀邊游龍森箭石蘊王而吐華鮭隱
甲而生苗歷祿含穀委其滿嬴蜬蠙蠃填其坳爾乃登
珠澤薄無畢躡山英覩神鼉漂海藻之雕葩陰靈節之
綠苞出碧津之方羊湖瓊田而逍遥咬血飛涎卷穀含
膏於是豫且搆網盧亭苞爵徐市掄材海人薦骨解甲

剖腸剖筒醞血晳夫準量良工幹質或擬通犀石鏤梵
希粵象以為掎僕若珥之燁亂籽靈釵之豔色歷磨妃
之義若鑑夏桀之光虎賁啟安宛珠羅潔精逾玉蘊
價領實葉韻三珠而未奇豈九雛之能奪委質而摸母
含宋潛嬗明陽文璽淑恥借映於金若謝浮光於海蛤
[illegible]
等引無餐飴降荊玉制備軍禮禮均展鞠乍金炯之辭
會方榮珍之在御孚氛菱荂素華月鶩影麗雲承葩垂
萼附波玉水之餘滋藉金膏之微污或摛華神扉效質
望仙館實帳於靈臺雜明璣以押簾錯以金機照以玉
面芳跂內調丹髓外姪火齊昧明樂相蕩珊瑚鬱連青

連釵彼儻句與大蔡雖殊用而同體為王國之大寶于
顧何辭於三聚羌殺身而無補今合藻貝以為庶醫巾
筍於廟庭于豈神龜之可比幸寄身於齋房今脫微生
於泥滓徵朱鱗以療飢委丹穴以為餌或潛迹於金沙
或揚波於翠水渺瀛海之東汶于春百川之輸委旦吾
投於清流兮夕振蕩於海尾荀本志於反身于豈沉光
於洛汭

後蟹賦有序

宋楊萬里

昔趙子直漕江西餉予糟蟹因為賦之江西蔡師定夫
復餉生蟹風味十倍曹丕再為賦之
司徒道明來自洛師玉止江溜逢一湖海之仙貌似乎

於是遡江而上之楊子方晚飲酣其至街而進之曰吾有二友惟彼麴生與岡郭索老夫與之同死生不滅顏氏子之樂彼也曰從子游爾也久於云遯何相忘江湖莫我肯顧也何使我清風明月必思元度也爾之德吾能言之法手奉蔗德之上也就湯割烹德之次也儲靈均之糟卧吏部之甕德斯為下矣客於是涕嗤流沫園視而謝謝曰士固有以感激以遠閒親聖而受圍肖乎形也孝而投杼同乎名也僕之主公昔以彭為郭今以郭為彭不愛於司徒幸思楊子雲願借先生蒼頡之篇與太玄後引之文詳註爾雅彭郭之異族庶解嘲於司徒之門

蟹賦

明 鄭明選

粵淮旁蟹厥形環詭二螯如倣八足如跪牡曰狼螳牝曰博帶執鮮其形緣腐員銳體外剛而內柔今稟雜德於南方心躁急而合妻于足郭索而仄行負玄甲以自庸今持雌入鐵以為兵流沫噴而滹沸兮明眸晶而星光筑窟而穀解兮亦應月而腹實其氣足以致鼠于其性足以已漆若乃沮洳之場蛇鮮之窟或石竇谿砌或水穴汨淈乃就寂而馮閒託茲地以為宅雖空洞之徒細讀優游如廣室或寄蛤螺之腹紛相代以求食或遊號蛉之殼倒開闔以出入性秋冬之始交于稻粱菀以油油循修阡與廣陌今未敢遷為身謀各執穗以朝其

魁兮然後奔走於江流遂輸芒於海神兮若詩疾之宗周於時也厥魚維克盈厥味旨嘉乃有王孫公子皇戈之家置酒華屋水陸交加薄膾鯉與魚鱠羞炙鴈與胎鰕累四頤而踦躋張不飲而杳嗟有獻者緯蕭承流捕而獻之實容大笑樂不可支乃命和以紫蘇糝以山薑搞以金盤沃以玉醬飫於是奉玉盤而出中廚發皓手而剖圃管絃繚繞紫液中藏膏舍丹以若火肌散素以如霜味窮鱻美臭極芬芳宜乎君誤誤而致疾畢卓持以忘生者也商乃種次不一則有蠘蚶蝑蝌蚌蛤龜鼈招潮望潮蚵蚾蟛蜞沙狗蘆虎蝦江瑤堂石蝑蝎橫黃甲蠵奴敦大壺以行之彭蜞班形箱異命名迴殊或乃長

豆敦文螯如巨谷馬蹄揚波力能拒虎顙赴赶之壯夫探介胄而奮武詩魚味之尚美非人力之可取若夫覽山海於圖經門王會於周書或身廣千里或殼大專車仰夏后之遐跡企成周之無虞哲王遠以幽遠情感慨而悲予獨伍儕而太息忘好羞之足恰

唐 閻 名

觀夫天地之道孰萬物以自然鱗蟲之衆有蟾蜍而可神鳥鳥吾知其在泉此皆嬰刀俎以生患而況獨沈寞而得全編其文章既目鉅頭瞻腹本無牙齒之用寧憚鷹鸇之逐或處于泉或游于陸常不離於蛙步亦何擇於蒼黃大哉

形之深夜散響耳之聲濱河官般混萬籟而爲一噫
厄鼓怒怨異類以相驚既莫知其所止故乃時逕則鳴
戢其忘機似智稍善不伐進而無悔恥魚之嗥鼠退亦
能謀笑龜之灼骨方將樂彼泥中與井底安能出夫河
長與海閒稱其異則書池成川謂其神則登天入月豈
真室物之內而見其浮沒意茲蟾蜍匪陋攸居洛止之
公若聞於鼓吹當其怒越子反駐乎乘輿彼龍蛇之蟄
也吾不知其所如

宋 楊 簡

蛙樂賦

至矣乎至矣乎音聲之妙有如此不可以言道不可以

意傳者乎靜夜宇宙寂然發機乎遠然有唱輒酬今翕然
驟然千聲競奏萬珠紛聯此蔚今彼績甲洪今乙織各
出其奇互發其妙誰辨然紊紊然若星辰之綴疎冷
然激激然若巖澗之溜淵下之泉又若急雨溫潦聞之
上織翁濯蜀江之芳鮮宮商迭揚角羽相先律不知其
何品不知其何呂嗟夫大荷焉而不苑並行而
不見其後迨之不見其前如彼萬象森羅參
鈞掌見其盎然之機澄然之淵至動矣而能靜至繁矣
而不喧是音也可聞而不可聽可以默識而不可口宣
孔聖遇之而忘齊國之肉味黃帝得之而大張於洞庭
之野而為乎濕不

為冤冤矣乎脩不覩其毛
百師曠何所措其耳雖千千期亟從採其源然則是其
要妙終而不出其祕以啓後來之惓惓者乎西與楊子
於是為之歌曰竹風之蕭然松月之灼然佐以絲桐之
濕然繼以是歌之油油然可謂略然灼然

宋 張 耒

鳴蛙賦有序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
不絕夜為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
一丸蛙無類矣童子斫用之予曰不可復為賦示之
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比新霽夜
月清溢我劣其休師偃於室於時蛙鳴若譟若啼若訴

若歌若泣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苦若嗟而嘔若唱而
歎若吞之呼吃者之囫或急或徐或清或濁若羌絲野
鼓悠揚無節今又似夫室歌祭語記怪之迭作也閒其
間於泥滓共其所處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
而樂也一旦童子持炬來照已聲夜鳴君寢其聒考
之一日宜火過沿若其教之余語童子悶無
是酣樂而歌而哀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羣
子別況而呼一日之間不啻須臾蛙不汝燥汝奚蛙詠
萬物一作性好惡固矣自私已厚蛙背桑通彼已樂
我自然所以心異而民夜寐張子從枕而吁顧謂
童子記其言歟苟言之先論來孰各有時夫詎敢

遥賞觀大春露初霽朝華始勞文鳥哢自如若
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泰既徂
炎火將極蚤蜩流澌蟄蛙於此時生蓂蕾遂滋潦涸蟄蛙於此時生蓂蕾息跳
梁號呼噫氣橫遹子如之何時不可遹時乎時乎美惡
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霄霜既降木實草衰飛
蠅聚蚊蓼無所施於是此蛙斂吻收足厄然土中一聲
不出堂散巢破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與衰迭來子姑忍
之矣以殺爲哉

鳴蛙賦

明 顧璘

嗟余病之眩瞶閴塵館而澄神何汙池之秋陰聚羣蛙
以爲鄰豐喜而之注滭鴻聲爲其聒人增余懣忿之煩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若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之鏡天而匊尔容人而染雲比文豹而無恤方珠蛤而自寧冀湖滿之薄迹願洲渚以淪形故其所巡左委羽右窮髮日照水而東昇山出波而隱沒光遒伏而不耀智埋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蓁遂永至於天閼已矣哉請去海人之仄陋充公子之嘉客僅委身於玉盤從風雨而可惜

石蛙賦 有序

明 楊 慎

石蛙海錯也荀子書名紫蛙郭璞賦註曰石蛙今方言為龜脚本草謂之決明此蟲也一類草每春則生華一名紫藑字亦從草蒯窓詩所稱紫藑曙春流也江淹有賦未盡體物故為重構傳諸博物云

江之陂石之華南溟育象海家曙流吐葉產宮花比水妃繽佩出處之從時合之則昭然發蒙圖無隱也韜之則寂爾無時豈不默而飢精誠之是達在終始以相持我無爾虞庶飢司明以不替爾為我日其在暗而無疑則知明不自守昧者為偶物有察而應心功有默於手是同久要之道曾不我欺每思一盼之恩鄙非已有

以明之是同我之身也斯則日莊獨見用必更相形實銑資於自晦視瞻每比於伶倫光分水類之餘時每能瞿瞿遊景室而有路曾不倀倀維則視之不見終似闇然而章豈不以水女無名鄙居其首要雙眸而不恍當四望之能久處浩浩之無際睹之在前俾冥冥之有知不曰我後由是審利害之所宜俾出處之從時合之則昭然發蒙圖無隱也韜之則寂爾無時豈不默而飢精誠之是達在終始以相持我無爾虞庶飢司明以不替爾為我日其在暗而無疑則知明不自守昧者為偶物有察而應心功有默於手是同久要之道曾不我欺每思一盼之恩鄙非已有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鱗蟲

蟬賦

魏 曹植

惟夫蟬之清素兮潛玄類乎太陰在盛陽之仲夏兮始
遊豫乎芳林實潛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嘒嘒
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
無求栖高枝而飲露兮類神仙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
兮快嘲號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蟪蛄之勁斧冀
輕翮而遠託兮棲昌條之綠林庭雨延佇則有感君之丹心

蟬賦

唐 馬吉甫

鶉星兮御夏鳴节發序日月驟而運長蠶陰陽爭而
催小暑詢求縱賞之地枚卜追涼之處尋川徑而棲遲
頓林庭而延佇則有虞君之丹心

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含精粹之貞氣兮體
白然之妙形潛玄昭於后土兮雖在機而愈馨經青春
而未育兮當隆夏而化生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
浮征翳密葉之重陰兮噪開樹之蕭清緣長枝而仰觀
子吸渥露之朝零泊無為而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聲
嘒嘒以清和兮遠自託乎蘭林嗟羣吟以近唱兮似簫
管之餘音清激暢於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

蟬賦

晉 袁宏

翼輕軀參高物之動檀隨四序之運旋逝亭鳴於春後
伴鳴蛩於秋前棄而有待詠而無累遵豫攸安沉吟斯
絃聲實而標倫音清心而救苹食不求粒雖黍稷而
弗珍操不干味從梧而何貪夫三危露結四野雲
平青雲之日皓爽明天明託高枝以庇影實密葉以流聲
伴鳴蛩於秋前棄而有待詠而無累遵豫攸安沉吟斯
絃聲實而標倫音清心而救苹食不求粒雖黍稷而
弗珍操不干味從梧而何貪夫三危露結四野雲
平青雲之日皓爽明天明託高枝以庇影實密葉以流聲
進若飛急迎風翅輕綿翼薄圖冠有著名雖屈壁
哦之爭文表鳴號之清若乃平子歸田仲長說第於閑
泉石之濱竹溪谷之歌莫不慶逸於方達赴調絃
而韓麗繁音之遲顧白雪而

莫繼足使牧子興感薙門下澡降翔館於雲端出潛魚
於水際復有沙塞征夫山川遊子風蕭蕭兮八九月路
悠悠兮千萬里坐聽霜鴈自無聊復對寒蟬空鳴何已望
鄉關而思積撫落而慈起悲采薪馬之初淚斷啼猿
之始觸類多感於何不傷伊昔無之非陋識君子之行
藏其立志也不墓於鳥跡其守分也不越於衡杙任部
夕之棲處極天地之翱翔適其性豁其光豈比飛燕之
巢幕流螢之聚糞至如入鹽愁夜餉龍窮鳥繫邊未之
幽志屈凌雲之遐等豈無故而娶羅誰有未而自擾聊
息心於萬事放寓跡於一枝瀟然兮自守于秋于若斯

寒蟬賦　有序　陸雲

昔人稽難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薄其美獨
永之思而莫斯法矣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
其清也秉操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
守節則其信也加以元冥則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
寧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嘉哉且攀木寒鳴負枝所
歎余昔僑處竊有感焉有感而作賦曰

伊茲蟬之感運兮近嘉時而遊征合二儀之和氣稟乾元
之清靈體貞精之淑質吐哳噦之哀聲希虞帝於是靈岳幽峻長林參差有蟬集止輕
扣弱子之高枝含五德之芳聲之獨珍聊振思於翰
墨今聞以長存於是貪居之士曙爾相與而俱歎曰
宋蟬哀鳴其聲也悲四時云暮臨河徙徊感北門之憂
殷歎年歲之無衣望秦清之戲我思希光而無階簡嘉
跋於皇心冠神爵之紫微詠清風以慷慨發哀歌以慰

風裏蟬賦

有秋風之來庭於高柳之鳴蟬或孤吟而暫斷乍亂響而還連或引子而長鳴或抗音而不發聽兮傷情聽蟬兮感時蟬於台前之高樹物處陰而自憐矣靡聲逐風而易之兮至於污池曷水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翠墓固若有飲而江明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莫非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化而無聲鳴吁嗟士生百萬年間所以為貴蓋以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發揚幽情考得失較同異徵而陰雲復興其志意然其蓋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子亦安知其然哉

鳴蛩賦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秦語許時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庸何庶以託事兮暗五字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靜而觀動兮見千萬物之情於時朝而出兮四無雲以青天晝隱隱其欲雷乃莊而鳴兮發大而純作經聲之無窮孔之異狀初出窩物而未茂樹喜清陰者那吸風露能尸解者那綽約雙鬢修嫮娟者那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嗷兮一氣候至而驚兮繪兒花女語鶯戾于鳴機絡緯響蟋蟀兮吟蛩子引腹動股豈勉強而為之兮至於污池曷水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翠墓固若有飲而江明又何求于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莫非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化而無聲鳴吁嗟士生百萬年間所以為貴蓋以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發揚幽情考得失較同異徵而陰雲復興其志意然其蓋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子亦安知其然哉

唐左宰

響之堪聽

蟬蛻賦 以況德化遠時應 鳴有日矣賦

唐 李 遠

勿嗣乎蟬之至微能變化以知機因挺質以鍊拔遂脫身而奮飛餘殼遺孝抱綠葉而猶在新聲響亮噪清風而不絕原夫深穴初開空庭始夜步凌競而微進形磊磈而將化託身而去上風望没跡而來緣月栩履險微詎知危卸下識枝不定擢裏裹以頻移弱翼難窮騰擢而盡亞於是記軀暫息一足才容時驚鬬鼠乍怯鳴蛩屢促而初安利爪逡巡而欲改前蹤想黃雀之飢腸先處見桐念螳螂之蹙臂預恐相逢已而踏踏拳形穹隆奮賀既蛻發而微斷若苞開而新出擘肌分理有謝於昔時露膽披肝請從於今日騰超稍異凍摧如驚新綴而脫身是圖漸呀然而甲析低豁爾而形殊前程而遠寄園林如務得路下視而若遺枯朽孰肯守株由是乍舉輕舉初留具體翼翼而朝陽始照玄綏而宿霧新洗纓發響於林下已傳聲於澗底驗形有二責實無惟珍瓏而素甲皆虛潔已全身羅拾而玄光已遍俄分曙色似過良時便有凌空之意還生去故之悲嘆嘆而頻還碧樹宴而若約實絲響遠晴江則知造化之旨難窮催晚景忽陶家之柳衰至若委蛇難留沖虛已久體將黍而是望皮不存而何有儻假一枝願棄聲而不朽

蜀甲賦 以效之而不可

唐 魏 炤

精氣為物物必有依遊魂為變變亦有歸蜀者精氣所聚甲者遊魂以飛功存造化理暗幽微察形如在責實不可乎以已效神仙尸解之術得龍蛇變化之理雖欲全生且同半死既坼既副如動如止一體區分雙形酷似高冠而立睥目而視莫躁其心能靜諳已飲露則躍翻風忽起再生之命奚為不存之皮朽矣說遺跡於棄甲想能鳴之在耳空披履心從伏泥滓其內也既等混沌之無竅其外也何患螳螂之利喙木偶之所難苟利於人雖執能斷之今則不飲不食

何憂餒而數往有分塗窮有時雖滅天理尚存幽姿已脫輕翼猶帶懸緌有象受服者解褐衣而去又同適越者棄章甫於茲既道遙以脫屣非藝芥以僊尸其靈託焉遠慮可以設喻其質去矣題題昌足措詞文非變虎彀等枯魚莫懷涸轍詐仍謂哉欵心通者不惑性殊者猶疑君徒見僵仆堪然而無用曾不知脫身輕舉而莫追

黏蟬賦有序

傅 咸

櫻桃爲樹則多陰爲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之前時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卻命黏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蜜蜂賦

郭 璞

嗟品物之蠢愚性貞蟲之明旗有叢頂之細蜂亦蒙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圜奮遠翱翔乎林谷爰集蓬蘿之崔下林天井青松莊谷赤蘭綠菊芳滋不省晚瓊夜於時峰吸霞津乎晨景於是迴驚林篁經營穹窟繁布金房疊構王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芬化良訊其尚散似甘露疑如割肪冰鮮玉潤醲骨蘭香百享清之以笛和扇鼓行之而衛良爾乃察其所安把其門也慥由而處蓋翠微而結落徹號明於羽旅眩若回手管論誅戮峻於鈇鉞招徽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蜂賦 元 劉 詵

蜂有君臣之義可參其一耳若衛忠死節繫名敎尤大

則不可不之錄也作蜂賦

繁巖穹之陶形今人與物而同鈞宗一本而有支于首萬國而爲君惟偏全之異稟乃人物之由分超羽屬而獨出今異哉蜂之如人或以微而不敬親敬知宵翹之紫翼而能有尊卑之大倫若乃春妍景暄玄鳥來歸當巖綿密林錦蕤於是羣羣窺窺紛紛入冏針營倏月大取瞻蔡卜食以告遷亦相時而後動是則胥宇之永謀相宅之洛上也至若日吉辰良晴風煖陽其聲也如鉦鼓之合節其陣也如甲兵之成行出則漸窓兒則載揚如墨如扇徧小于王是則就郎之支庶分蕃之令立事也而乃金房初建玉宇未成駢肩接其鈞連拱周廬之環四開是則經始之勿亟庶民之子來也周廬既列設法爰作殷負香今成元冀汲水于如杓於是疑芳敷簡猜羣猜度聚首經營卷然似是高雲臺千門萬戶環向亮高力以鼓樂命黑衣之虎賁守重門而司會情者必設不以小大是則交征之庶士庶懷之賦也萬萬華一日而爾歌聲雷震朝罷無譁方其於進旅退如向如翼儀降升而後揖基超庭而列拜此帶參而宴見無更宜與輪代開日移陰王乃暗迷涉高丘徧下咸戚戚而大依騁非八駿處無三窠何覺寫以疾首乃能省方而觀民而或宮室不修蓋聚於穴蓄無

肩構度聚首經營卷然似是高雲臺千門萬戶環向四開是則經始之勿亟庶民之子來也周廬既列設法爰作殷負香今成元冀汲水于如杓於是疑芳敷簡猜羣猜度聚首經營卷然似是高雲臺千門萬戶環向亮高力以鼓樂命黑衣之虎賁守重門而司會情者必設不以小大是則交征之庶士庶懷之賦也萬萬華一日而爾歌聲雷震朝罷無譁方其於進旅退如向如翼儀降升而後揖基超庭而列拜此帶參而宴見無更宜與輪代開日移陰王乃暗迷涉高丘徧下咸戚戚而大依騁非八駿處無三窠何覺寫以疾首乃能省方而觀民而或宮室不修蓋聚於穴蓄無

唐風賦

宋莊士陞

有唐氏之封國也蟠木之南桑馬牛遶而不及舟車絕而不通其民穴處比屋閉房王宅中都深嚴九重扶甫道之文馳歌雒宮之唐寬猴肩接其鈞連拱周廬之環衛崇侯恣其風生發語舞其鼓合繁邑居之浩穰紛往來二京之右邑之髮倫正君臣之上下有一姓之常尊超谷訂手漢士曾篤殺之無聞信戰爭之無取王屬鳥趾其民黃氏底色所尚烏黃而已民風觸以爲飾宗室壯而盡居傳敢處之厚親故詘詘而睢盱王之儀表特多奇異或然山類胡然堅固之不似人云之而不見可民王宮紐段新人漢飲王好長裾邦人馮翼上

不令之攸行民戴君以為命力作而不敢告勞焉以奉
王之同姓所謂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一國待一人而治
萬室同一家之政者也載夕御於君所有覺形庭
坎其擊鼓淸秩秩之朝儀退踧踖之容舞胡風雨之蕭
颯振衣裳之楚楚寄郡刑於警吏法惟牢戶之填罰有
犯而惟行拉腰膂而捐從上與陷淮之禁民習釀以成
風醞百花而家給亶公私之大同賦稅之法以臘而征
獵取於敎甘如飲錫念苦辛之辛歲嗟誰為之營營民
俗喜遊其行無迹御非煙之會合履空虛之絡繹築芳
菲之芬馥一花樹之雜披交燕賞之駢闐匪寒温之載
罹既醉而歸式歌且舞紛香花以為佩惹衣芳而返處

德野宿之王誅用不鬨於外戶粤有渠蒐之戎諸种之
族由慢藏之致寇以盜掊於天祿將埽除之靡力創侵
陵之云殆爰與處於新都有遷民而遠害王息生而已
長錫茅土而封諸中部甸而分民即新封於大都送之
者至門而返前初絶於交如國之大事莫如卜宅相考
陰陽乃謀舊德審與情之胥悅王於日而于行賜一人
之鸞鴦儼千官之景從義冠業及進其前佩劒崢嶸踵
其後飛騎翩其如煙衛紛其如雨弓弩殼而空張鏡
周章而禦侮載止載回載翔王人與而樂舉鉦鼙
鼓與龍錞警從官之行節淘輯集其雍容動不違於車
下抑何詠於亂行達而眺之搏如鷹翼之奮長風即而

視之宛如雲蒸雷起之應翔龍達郊閫而近止居整劒
於威儀以次即於新城正班列之離離其行有序其至
如歸大一王而入邑宣新令之無譁攻王室之梁梁力
公餘而後家百堵翕其皆作更番出而樵蘇王巡守於
崇朝徇邦人而有詠凡所以紹綱其國者尚同人之習
夫走聞唐人之俗有五善五殆雷以德而王一善也世
有常尊二善也上下均一三善也公而後私四善也民
勤於力五善也斯五善者所以正王居於南面者也世
嫡無統一殆也大部偪國二殆也王族侵民三殆也征
之無度歲時不取四殆也諸种侵軼五殆也斯五殆者
皆人力之所不遑焉者也有益五善屏除五殆而邦無
絶奉衰微之厄俗寡宗姓侵漁之害業無情而無勞或
罔窺其障塞走將見夫可封之俗永無聞於淪敗者矣
旣奇唐之褊小可言大國之扈無五善之綱繆而五殆
之云崇走知其為邦之蔽不難乎神禹之功也感微生
之合匪稟忠烹於天然郭詰賦於新文庶夫人之勉旃
已哉天實為之其又何言

蒲虛賦

唐閎 名

究天化之所施於蒲虛而可見負幺麽之異族能教誨
而知變大鈞所播各異稟而殊方二氣相生遂改形而
革面和其穹土取彼桑蟲負以蛸飛之勢實諸蝸舍之
中以氣相感以類相通矢誠攸至之輩無兒絶其天性若

何晏之爲假子養在公宮甕甕敖翅咽咽傳意本乃與吾同物孰云所畜非類如能肖貌便若假寐因蠕動而稍分與胎敖而齊致夢尾活生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旣未同而本異嗟乎倶生成已改其狀復移其情蹠糞土而股戰弄青風而翅輕斬能羽化永別跂行具體皆遷雖似通於應變無心而守曾不知其改更連拳未已奮迅俄止謂我自然莫知所以棄螳螂之臂而動振莎雞之羽乃起化形如蝶既以忘於神遷委蛇若蟬信難窮於天理雖本質亦匪殊姿遁穴入易逢花去遲見其類而却爲非類迷其支而翻訝何支衆景皆同昔不非今今不是含生無別彼一時今此一時然則聖人棄以立言指而垂教謂微蟲今猶知適變方隨氣母豈圖而共棄天和吾微夫螟蠕之與蝘蜓也見品物而居多

宋 歐陽修

螟蛉賦有子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蜾蠃殪夫螟蛉一蟲耳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人父母生之養育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之言子莫之聽久傳之業子莫克負之棄子莫之亡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母死身喪位傾鳴呼爲人孰與蟲哉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蝶賦

明 錢文薦

梁簡文與劉孝綽庾肩吾同遊後園見從風夾蝶雙飛花上徘徊忘其遠寄兄即製芳詞願聞高唱誰爲宋玉作賦無讓孝綽乃遊席而起受簡而對曰何朽腐之變化乃體質之輕揚託倚風以合蛸仍映日其亮光每依草而依葉時尋豔而尋香若作遊夫樂境終漸入於醉鄉察烏兒之共翔同鳳子之同翔車誤誤其詞鬼夢相拥以疑莊采微煙手花出過細雨矣深藏鉏無補於天地亦自知夫芬芳見野栽之堪賞性閑秀之可方衣蹁躚而盤雪粉遶落而成霜曜若吹已詣谷疑非仍迷子青陽念嘉辰之貽篇暗昏之舒長流無其起忙指柳色以導征花心以引乃美雙飛乎叔景勝獨處於空牀感萬子之易忽知四姊之難忘則有北里朱蕊東鄰皓齒方圃擅立雕闌斜倚何莫解情性難窺嗔喜發爲歌聲意有所指歌曰蛺蝶子畫圖依砌分雙垣盼佳期于捻長門心閨悵子無言歌罷日落峰巒月升井幹物色漸斂花陰將散搖落影寂北堦兒茶命侶吾忘而爲亂亂

曰南園春暖盛芳菲今歲舞從風幕忘歸今常與花氣無睽違今幸得美人綢羅衣兮

螢火賦 有序 晉 傅咸

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照而為之賦其辭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揩楹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顧見螢火之流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微耀於前庭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遊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之悠懷予覽熠燿之稍竭見微光之漸收爾其斜月西傾獨照達楹曙河之低漢闌夜潮之遠聲望落星之掩色見晨禽之曉征悲扶桑之吐曜賢微軀而不明寫余襟其未盡聊染翰以言情

螢火賦 有序 晉 潘岳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縶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懷然客之為心乎悲該秋之為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緝袍匪舊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翰翮焉有表乎忠貞

螢火賦 有序 唐 駱賓王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縶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懷然客之為心乎悲該秋之為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緝袍匪舊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翰翮焉有表乎忠貞白皆如所誰明公治之非敢辭戲倉之憩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瞑就流螢之自明哀覆盆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躍而宋樹伐賢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維造化之萬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沿情而動與理同物不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隨陰陽以飄颻非飲食之是營問蚤斯之無忌希夷惠

廣云爾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以享毒資變化而温養每寒潛而暑出若知來而藏往既發晖而外融亦含光而内朗若夫小暑南吹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或凌虚而赴遠乍褰蓋而出幽均火齊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掘榆而啟發若吹煙而環周統堂皇而影遍疑衆燭以嬉遊點緻聚之綢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與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既皃影周流飄光凌亂迷乎池沿徘徊乎林岸眩火并之沉炭似明珠之出漢值衝厲而不滅逢霍而流煖始物今若湛盧之夜飛的皪今象招烈逢霍而流煖始物今若湛盧之夜飛的皪今象招

指之夕猶照晝陰於已昏與夜燦而相炫共燔火而奢息遥太陽於始旦兩其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儔仙鼠而伺夜譬飛蛾而赴燈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氣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變形動靜而任性命乎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乎大冥合光葉若草而藏煙不貪熱而苟進每和光而同塵安知金石之自鑠寧覺膏火而相煎陋蟑螂之習乾惜蠛蠓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鸛鶴之年擅騁飛而控地壇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道遥之異荃夫何化之斯化無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適無往不至拂朱門而獨遠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

望宇假暉於隣遂終徇已以效能離国人以成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於同類始未明其超合終詎識其指意子尚不知魚水之為樂吾又安知贅火之所利高明兮有融還變兮無窮牛哀倏而化體骨泉忽兮生熊幼千年兮藏碧氣一變兮成虹知戰場之化蟒悟寬徒之為蟲彼翻翻之弱質尚緜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蹟獨宛頸以籠罩異壁光之照庭同劒影之埋豐覩道迷而可復庶鑒幽而或通覽年華以自照顧形影而相弔感秋夕之殷憂斬宵行之燈燈燿燿飛兮絶復連殷憂積兮明自煎見流光之不息慨驚魂之屢遷如遥隙兮已矣同奔電兮忽焉儻餘

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水蛍賦

水蛍惟蟲惟蟲能夭役何為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取於蟹足能自運亦易憐於蛇其形也蠢爾其光也炯然色動波間狀殊還於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銅川明不可以並時故當晝而滿曜暗不可以同夜宵夜而閃照近而察之若海底之陰火遠而望也碎山邊之寒燐潜伏類於全真無欲均於觀妙質未為用自脫襆且之網釣且不貪高視任公之鈎徒觀夫因坎而止隨流則流任晦明而隱見與風水而沉浮自得井蛙之樂何處轍鮒之憂但欲觀書圃不惜於餘照

如將莪劒非有意於暗投火爲象今取於時而去其熱
水爲宅今質其潔而得其潔且混迹於泥沙詎等夷於
魚鱉同至人之崇道類君子之甘節覽於心乃止水之
常淨燭於物靡傳蔚之無絶由此而言覺吾道之滅裂

腐草爲螢賦以螢出腐草爲題 唐 陳章

厭浥敗草雰微夜螢若受天之明命能在地以成形始
燭然於芳壤依希爾於荒庭形質甚微異衆中之點點
本根既朽想河畔之青青彼若昧而未彰此如茨而久
積始前衰而委化終後顯而可觀寂然不動應大暑於
茲時默爾而成暉温風於永夕從覩夫從微至著出死
入生幾變青杞之色浙加丹鳥之名匪我慾期故分形

於夜朗自他有耀團易覩而宵行故得院陳根騰宿莽
質化幽蒨氣非腥腐無聲無臭同朽草之成螢有類有
微殊積穀之爲蠹小明必俟其時變待閒稍觀其類聚
並桃蟲而映彼中林齊燭而光於舊圃始則退藏終
能發揚詎蒙龍於階砌初炳燿於池塘豈比書牒之地
多依棄土之糟每違留於三時不慙於候既生成於六
月必見其光徒有異於井泥信莫分於彼我得賦象而
棄立焉如龍執戟如霜女騎聯鑣金碧相望巾幗輕明
微見花房鬢列四枝釵分三子華袿璎帶光連警帨紺
袖分明碧嗇花裙衩猶殘紫海水於是乍離乍合將留
復去繞雉扇而如縈級流蘇而欲舞映橫帶之萬釘耀

盈腰之三組拂瓊弁而垂纓曳羅紈之雲袖
遽脫已入懷而徑度挑驂按迅皇駭驚疑金盤陡兮照
夜青騶裹子頻嘶鵾鷄忘明誰人報晷顧鵷鸞之失枝
誤宮鴉之亂起於是離宮傳籌與言旋鵷鑣夜開入
宮下輦餘歡未畢影蛾零乱戸玦綺囊人操紈扇金屋
遲明銀牀拾劒帝乃乘宮車臨晛殿工登歌御三飯傳
杯授簡以命縯仙吳姬再拜而言曰丘園弱息草萊餘
燼周流蘭掖出入椒閫荷詔後車策名清禁沐浴春陽
天慈光被榮添楚豔恭逢漢侈近君玉之密坐思捐褶
兮燔翳同明璫之在掌方契刀之處囊非孤遠之有曜
被天子之清光恐煙霄之失路委蔓草之荒涼顧回霜

而收露享長近於太陽乃作歌曰蒸赫皇謨赤精子滿
沖化成光萬世銀釭未冷戚鳴雞殽度金苔委丹地綺
錢青瑣進疎廩兢禹世人同寸晷長秋宮中涎涎尾漢
以火炎烏用水於是皇帝作歌縟繆宛轉謂侯夫人起
而爲亂亂曰天威煇煇景化行英安四照宣皇明紫脫
華冬春階平百王仰餘萬世榮鑒增輝若木英光啓
玉度垂休聲帝乃歌曰舞玉釵兮歌發諤歌倚瑟兮行
羽籥龍腦煙寒五成帳玉華零落珊瑚牀愛丹鳥兮往
來照褕紐兮繁縛光華夜燒瓊樹枝莫向璿宮妒銀燭
長門懸月照阿嬌兵聽天子無愁曲六宮聞之皆稱萬
歲

經筵講官起居注居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鱗蟲

蜘蛛賦　晉　成公綏

獨星懸於浮處遂設網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憑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絡布網引紲羅絡幕絳錯交張於諸蒼蝯夕起青蠅昏歸管管羣衆薈薈亂飛挂翼繞足腎絲置圖衡突必獲犯者無遺

蜘蛛賦　唐　賈　餗

涼風起兮秋初步蒼宇兮今疇踏有微蟲之窈窕挂輕影於空虛續不待簣圖無求於盤結而成網若有美於魚觀其肩旋細密往復轉疾纏積於纖紿成若屈其身也或吞之如墜其絲也亦動而愈出成章無札札之蓋不漏得恢恢之貿夜居於外同熠燿之宵行日就其功與蟻子之時術於是規模既辨詭麗無儔纖羅凝日薄霧含秋圖影初成有似毀方而合輕絲乍吐還同不如其柔塵飛空而習結葉下樹而棻留可以待遊蟲於死地為終日之養羞嗟夫積少者多因微者大始一絲而輕絡成束目之交會言其巧乃織婦不如語其功孰雕蟲可配豈徒玩迴文之綠綴閑浮景之明昧風乍觸而將紛霧被雪而成顆實亦紅織憐於琢磨將驗心而

塞而止從波而流四皓可以投紱五湖可以泛舟即松石之堪保奚名利之足求于使鶯奉於弋網遠害而能無少憂

蟋蟀鳴西堂賦 唐 張 曙

歲云秋矣秋亦暮止西堂寂寥之時蟋蟀寒吟之始紛稍稍以驚節淵淵以擾耳若夫八月在宇三秋及門四人晏時夜永感而增思宋玉傷而斷魂於清韻晝動哀音夜繁淫感而增思宋玉傷而斷魂於時招搖北馳河漢西瀉燈燈寒廓露盡原野背暑而出爾草間驚寒而入我牀下或有聲相應氣相依雜蝠蛸於內屏混煙煙於前除羅堤燈寂珠簾月暉被庭開而夜久華省聽而秋餘若乃悲結陰暮雨流溫掃寒威之密通當暝色而遒急我堂既在我室既入亦何異蜚鳥蓑蓋昆蟲閒素衣已緇紫門日暝譬沸茅茨而可以促女功蔣人也唯可以催客泣夜如何莫夜未央天晴地白月如霜士有不給給竪豎何怨空階之滿葉聆暗壁之寒螿乃言曰何彼蛩矣與時行藏火氣蒸盛遞於中野秋氣融融於西堂然後展轉羈愁感歲忽以徂謝功名豈其從其美化之有成陋晉風之太儉夫如是莫不寫白露之蟲躍望青雲之鴻漸

唐 李千卿

聽秋蟲賦

時不與兮歲不留一葉落兮天地秋況白露之夜遙聽蛩鳴因夜急思以秋苦始覺是非深潛幽客舟夜語於江湖其聲

嗖嗖而入戶斷續而韻合殘溜泠而響聚亂水明而應然峽猿啼而何取由是知悲秋者自此生興感物者因茲主則有二年遠臣千里客鄉路何處君門且隔吟澤畔之風秋臯江皐之作夕逕旅愁應鳴蛩四壁欲解寒衣蕭然庭滿誰能文思萬感紛集永惟秋深層城夜長月升皎潔滿瓊鉤珠簾不卷秋聲四入覺時變法異歲遷悲來莫揮香衛甲第趙李經過寂掩綺軸風調玉珂高堂引滿醉舞婆娑永夕之樂執知其他清露晞後遠物聲多瞪視凝聽傷如之何去歲良人遠征絕域鈐書欲寄朔雁不語朝紡含顰夜織其那空閨悲鳴亂耳欲夢翻驚萬愁更憶腸絕聲

聲門前月色貧士失職寂寞下帷蘭葉風敗苔痕雨滋覽鏡而玄髮時白為書而素衣已緇紫門日暝譬沸茅茨庭砌孤枕偏驚故時念遠何心晉落自長年悲田鼠之聲也無端人之聽也多緒亦由心緒多感感楚荀有任於行藏亦何先於其志不之秋也鮮新奮風之厚也冀斯舉彼數鼠公尚知且遲遲以容與

鳴蟋蟀賦

宋 孔武仲

微茂鳴蟲也彼各有徒深者潛形於數仞之壁高者或託於百尺之梧嘈然四起雜爾相呼其幽陰悲愁如寡婦秋歎於幃幄其荒涼悽愴似客舟夜語於江湖其聲

若曰歲既秋矣涼生暑徂霜稜稜以將結露烱烱而歸
蕪茁然豐者爲白葦翁然秀者爲枯株彼無情而若此
況吾儔飲泉食土壽命不長者歟余聞而誚之曰是何
譆譆之多也天地至公惟有生死抱陰而陽乘陽而起
顧無物而不然尚何爲乎憂喜取於爾類則有麟鳳之
與蜉蝣譬諸吾人則有彭祖之與殤子雖萬口之讙譁
詬高明而不已恐造物者聞之必有按劒而盼者矣不
取戮於天公將見殲於社鬼語未畢歸而自尤曰彼之
所以異於吾者躁也吾之所以賢於彼者默也奈何紛
紛與之爭言是吾惑也不若收視反聽外與之絶既而
長城鼓闌遠漢星斜曰出東隅

金商之淒高應空之音疑叢愛悲而爲萬壑之秋聲
非鐵心而木腸疇能不悼其皤而動情況夫咿咿切切
之相語斷而復續事中宵而悲吟有不聞爾信能令志
士之病歎而思婦之吟宜於生世之幾時胡歷耳而女
聽不已寘觸吾蟋蟀之繁喧羅棲鵲之暗號啻何陰蛩之怨
究三晉之妙而供百植之課彼夫雖隱之隘鏤蟲蠹之
吾伊等夜蟲之么麼

放促織賦

明 楊萬里

楊子朝食既徹步而園始逕見一二稚子集乎遠華之

照含清商之至音非假器而為妙促素機之情工亂朱瑟之哀調未連響於絡緯暫依明於燭耀若乃靜院閑宮芳園廢驛草長幽扉苔滋壞壁候月光而未旦聽雨聲而午夕久棄長夜之婦遠寓窮居之客莫不對景興慨攬衣動感諮戚年之將逝誤驚寒之已積影就燭而誰依沮橫襟而自滴不待風拂漢苑之柳霜隕湘皋之蘭苟斯聲之接耳即掩抑而摧殘余何為而亦起荅悲韻而長歎聞七月而在野實詩人之所志今胡早而不然豈天時之或異蒸火令之中衰應金氣而先至推象類而占之若有兆夫人事然物生于何常庸詎測夫玄意抱微憂而何言乃拂枕而復睡

明 陸可教

蟋蟀賦有序

陸子夜讀書聞蟋蟀冷冷初間甚悲底微物之無情寫四序之如逝援筆成賦以寄厥懷其辭曰

良夜既半寂居鮮歡燈煙未盡華燭將殘忽有哀聲來自砌間顧而嘆曰此蟋蟀也胡為而止胡為而伴執使之有情無情惟照春與茂夏于百鳥歡喈其嚶寧競柔條而戀芳慈兮矜紅衣與翠衿用是物之頊細兮獨含感於秋辰爾其為聲也淒清激冽啁啾驚層如怨如慕如愁如訴如咽如嗚如哽如咽如譜如詛如誓如訣如近者如呢遠者如別斷者如唱續者如泣悲者如低昂者如斷止者如絕靜者如思繁者如屙乍閒乍息乍流乍澀四無人聲載欷載嘅如寃如慕如愁如訴如哽如咽如譜如詛如誓如訣如近者如呢遠者如別斷者如唱續者如泣悲者如低昂者如斷止者如絕靜者如屙乍閒乍息乍流乍澀四無人聲載欷載嘅如寃如慕如愁如訴如哽如咽如譜如詛如誓如訣如近者如呢遠者如別斷者如唱續者如泣悲者如低昂者如斷止者如絕靜者如思繁者如屙乍閒乍息乍流乍澀四無人聲載欷載嘅如寃如慕如愁如訴如哽如咽如譜如詛如誓如訣如近者如呢遠者如別斷者如唱續者如泣悲者如低昂者如斷止者如絕靜者如思繁者如屙乍閒乍息乍流乍澀四無人聲載欷載嘅如寃如慕如愁如訴如哽如咽如譜如詛如誓如訣如近者如呢遠者如別斷者如唱續者如泣悲者如低昂者如斷止者如絕靜者如思繁者如屙乍閒乍息乍流乍澀四無

再君思極而易傾思琴瑟兮清音夜掃羅綺兮愁暮齡怨瑤草之時歇悲蘅蕪之復昭陽夢斷長信苔生玉階露滿兮歎復歎翠袂涼生兮吟重吟莫不聞聲太息掩弟宅於有間右羽妾遶陽成婦盼交河兮無書指邯鄲兮有路身欲化兮江上石目已斷兮河橋樹時候氣以俾換蟬蟬之在戶憶爾蔥兮春與秋於秋暮又若驅車出塞負羽從軍離離白草莽莽黃雲念滅虜兮何期思薛閭兮樹勳況佳人兮渭曲復愛子兮江濱撫戈劒以色變恨離別而思梦忽悲音之互動壯心激以如焚復有負屈才人抱奇志士書十上而無成策罷千而未遂前恨劒兮誰憐黑貂裘兮已敝歎韋

編之三絕發陰符於五夜心耿耿兮日遷氣炎炎兮斗
際感是物之得時擊玉壺兮屢碎又如遷客投荒孤臣
去國屈原動湘滴之悲吳起臨西河之泣安國罷兮心
未灰蘇武歸兮頭已白此時而見物使妻涼西風蕭瑟
耿四野之寒吟倏驚魂以蕩魄乃若析圭紫掞紆組彤
庭賦秋蓮於北夜對紫微於西清席風吟兮主德勸幽
詩誦兮民事勤猶且顧時視晷觸物驚心累積生之感
遇同陶侃之惜陰矧懷恩而未報恐歲暮之予侵驟伏
櫪兮思騁鷹在韝兮欲騰慴心長而髮短能無慨於茲
聲於時歎息未終庭葉隕乎酒獨酌廢書就枕倏起
舞於閨雞竟達曙而忘寢

蟋蟀賦有序

明 俞允文

蟋蟀秋蟲也猛性嗜鬬志在必勝其鳴聲又特悲壯庶
幾感靈激神固蟲豸之可畏然余覽國風月令及歷世
才士所為詩歌咸非尊賦郭賈之博物多識又絕無定
名幸皆相襲而本實理固紕欽其所產化聊以備數
焉其辭曰

伊蟋蟀之微物兮恒秋蟲之獨靈合春華之昭質兮吸
玉液之清泠性耿介以毅武兮才益節以儁輕挺天姿
而無因兮相歷覽其修能不程才以知類兮豈環異而
見珍爾其為類也則有噓吸湊穴吐嘯魁堀崩崖蘿蔦
之原澤淺草之區紈房紫莖之高黃苔白蕨之陂堀

曜靈使西沉撣赫熛以列炬兮戒富媪以見琛爾乃赖
玄顏炘浮林鬬獺獨獠跳獑豺貙豻貆豹貔貅貘陷轊藏刮苓釜飛聰碎濛
沉明突冥巧網四面校穴三門雲布星羅下無鉄奔闖
茸瘧甦梧臻畢獻所獲猵狚其品勤約以琦璜之富飴以
綏撚青蠅之聲腥信襲養之既和幸應機而莫授於是
命儔嘉好駢駕連轡相與很觀夫戰鬬之突態廉度其
勝負之殊形各施絲以代識均約結以定盟設誘呱聒
用壯敢情其始也則跋踶躍躒蹢躅或峙若植鐵
或驟如陷石或嚾唅而虓咻或蹲踞以狼戾或深沉以
保介或低攘以赴勢或怦怦伺抽馮或桓桓包懷慨乍
旋或受詘以凌遠固三接而三捷亦再角而再鴈循性
情之自然隨孫吳之韜祕然後衆變殫單伎劾怯負者
愁賙劝賚者禁立價傾兩都射溢千鎰功以尬武見貴
名以將軍是策豈獨衛鶴乘軒秦松授職此固媮樂之
方信足以極一時之偉特也若乃燕地飛霜楚水增澜
天晴噤而短景風颲而薄寒才已盡而見放形拮槁
而摧殘聲酷酖而不舒夜漫漫其未閒感唇風之覽化
興楚客之永歎亦有貪士失職獨婦棲山久客登樓愛
子戍關畤人鞠而無傷壯士去而不還臨年彼歲之孤

渾奔以相噪儻急對而分踔擇肉而喇嗽拉折扼吭而
攀翻拟批聲研磕以先鳴騁後凱而彌厲或逐北而隨
旋或受詘以凌遠固三接而三捷亦再角而再鴈循性
情之自然隨孫吳之韜祕然後衆變殫單伎劾怯負者
愁賙劝賚者禁立價傾兩都射溢千鎰功以尬武見貴
名以將軍是策豈獨衛鶴乘軒秦松授職此固媮樂之
方信足以極一時之偉特也若乃燕地飛霜楚水增澜
天晴噤而短景風颲而薄寒才已盡而見放形拮槁
而摧殘聲酷酖而不舒夜漫漫其未閒感唇風之覽化
興楚客之永歎亦有貪士失職獨婦棲山久客登樓愛
子戍關畤人鞠而無傷壯士去而不還臨年彼歲之孤

垂老欲別之鰥忽傾耳以顧思何愁戚之多顏心有懲
而靡亂沸無從而獨清冀哀音之中人竚誰能破凍而
爲歡蓋亦聲音之至妙也豈若簫琴之比律於慶裹昆
蚊之嘆嶷於蛇蜓云爾哉亂曰素卿王貞類介士兮雲
翼振振發皓商兮馮化擬體育有方兮窮陰溯割陽精
降兮雖有奇心招替爽兮俾協詩歌闡靈藏兮

蜉蝣賦

明 高承埏

夜正清兮蜉蝣鳴感蜉鳴兮無斷聲汝助余之愁歎余
爲汝而傷情匪朋而誠起實因感而言生彼夫大化
匠形玄工鼓氣量轟同符洪緻一類成莫爲而自然各
舍生而具智是故因時而動應候而鳴其爲物也蒼黃
其色踽踽其形鬢尾棄具足翼似戈貌同跳踉戚頸飛
蛾蛄蟻是伍翌翌爲明宵庭階之曲居廡砌之橫構隙
土以爲窟葉落葉以爲城飲草頭之墜露照壁孔之餘
明可謂於世無求於物無爭者矣然而乘風度吟待月
送聲雄聲嘹喨音嘵嘵若絕若續如歌如愔倖夜讀
於牕下亂宵於燈上入離人之愁耳侵幽客之夢況
於有王孫公子嬉兒校童緣聲訪跡卜響尋蹤周遊不
已乘燭以從藏筒以爲物色折筭以爲先容張裹以爲
羅網結草以爲環攻投閒抵竇發幽搜空類晉人之覓
介子似漢使之求嚴公拔乎其異鐵首蜂形
金睛虎背品質既殊蜂蜜遠倍居之瑤盆登之瓊宇飼

之豐粒飲之潔水凡切所需莫不精備朝伺夕窺一日數啓然猶未也招朋儕侶消暇乘閒依稀乎命帥出境髣髴乎拜將登壇賭以玉塵注以金錢東西對列左右旁觀策之以草幹鼓之以笑喧其形昂若其聲暗然見形而鬬志遂起鬬聲而雄心各前張牙耀刃豎鬢竝竿一進一退載合載旋形勢既陳步伐不紊或佯輸而乍走或疑立而持堅頡頏已久雌雄迥殊負者斂形却竄捷者凌勢長驅餘聲不絕膳氣猶粗逞雄憍於頃刻變勝敗於須臾蓋不離方寸之餘地而若開八陣之壯圖莫不揚聲贊采抵掌詣呼又或寄生水濱之遐託響深山之杳足音無聞履綦不到抱異

質而莫顯發閎吟以自予與霜草而同枯等荒壤而並槁若是者又不知其多少然則其生也將何所爲其鳴也抑何所思其隱而藏也何所記而逃其出而顯也何所求而期其具鬬之性也果有何不平而含忿其見鬬之形也果爲誰效力而揚威其鬬而勇也果何慕於受賞其鬬而怯也果何乞於垂憐鳴呼噫嘻萬物一府古今無多喟吁歎唶悒滿宛轉一唱來共盍動息由時行藏皆運雖遭際之或異實化歸之俱順彼寓形宇內固已渺乎爾託鳴長夜復能幾何慨寒風兮將至傷留連兮無極三歎重於是乎有感

明 吳 儁

鬬蟋蟀賦

晉 成公綏

仰及茂陰俯緣條枝冠角義爪足翅岐岐尋喬木而上徙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峙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脅高抗鳥伏蛇騰鶴擊鶚放俯飛蟬而奮猛臨鵬結而逞壯距車輪而軒膺固脅侯之所尚乃有翩翩黃雀翠翮高揮遭翔枝斡或鳴或飛觀茲蟋蟀將以療飢厲嘴磬

宋 鮑 昭

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屈非向薄當靜泉亭遇躁風驚起軒軀以瞬跨伏累氣而併形冰炭莫觸鋒刃靡迕逢險慶脊值夷舒步恩好退之見猜哀必進而爲蠹每躁首以瞰塗常佇景而翻路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必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是以軍算慕其權國容擬其變高賢圖之以隱淪智士以之而藏見笑靈蛇之久蟄羞龍德之方戰理言道而爲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勇豈專取於弦箭

唐 東方虬

尺蠖賦

六氣氤氲四時平分天道恍忽是生萬物化而爲鳥今有鳴鳳之來儀化而爲蟲今有尺蠖之能屈原夫蠖之爲生也不飲不食非榮非利無欲近道處身似智幸與天地之生亦承雲而之苑西博擊而爭疾輕爪牙而自致其勇也不恤雷霆之聲其慎也寧勞鷹隼之詰浩然無門之境獨處不爭之地多其順時而出就暖而長吐微絲以逍遥屢緩步而來往當靜泉澄遇躁風興屈伸進退翼翼繩繩同吹萬而生養體抱一以含弘聖人書之以作誡君子行之而足徵況不才之下士敢求伸以自矜

宋 王禹偁

尺蠖賦

蠢爾微蟲有茲尺蠖無循塗而不殆靡由徑以或躍懼遲登之易顛固將前而復却所以伸尼贊易取譬乎屈伸老氏立言用嘉乎柔弱吾嘗考畫卦之深旨見觀象之有以蓋美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寧皃趨以鴻漸不屢驚而節起知進知退造幾微於聖人一往一來達消長於君子物有以小而喻大事可去彼而取此至若春日遲品彙熙熙知時應候附葉尋枝每委順而守道不躁進於多岐自中規而中矩非載驅而載馳其行也健而不息其氣也作而不衰曲乎形類肖乎脊狀棁敢以陳之豈比乎蟲張網而役役蟻循磨而孜孜者哉試夫微物尚有伸今有屈胡彼常流但好剛而惡柔苟克己以爲用奚反身而自求得不觀所以察所由驗人事之何伏考星躔之退留自然寒暑相推而歲功及物日月相推而大明燭幽者也其或昧其機循其迹不知我者謂我造可而退尺探諸妙蹟諸神知我者謂我在屈而求伸異蜂蠆之毒唯思蟄人等龍蛇之蟄實可存身大如是則些屈忽而受式非度德者螳螂奮而拒轍豈量力也未若尺蠖兮慎行止明用舍乎將師之庶俟吞而蓋寡

唐 東方虬

蚯蚓賦

惟陰陽之播氣實萬類以呈形有微蟲之稟質應甲子而潛生雨欲垂而乃見暑既至而先鳴乍逶迤而鑽屈或宛轉而蛇行內之筋骨外無手足任性行止物孰便曲徒進退而皓首竟不知其所欲東西詰屈南北黃緣

上食塵堪下飲淵泉應軒轅土德之王入蔡邑勸學之篇其體甚微其用至專壎泥塗以自保觸鹽滋而固全豈造化之賦命信歸之於自然

蛀虱賦　元　任士林

大塊噫氣人籟比竹而善鳴者則有羣物以旁以注以胥以隱以脰以翼類不足而足也彼却行之微息示土德於帝初進不吸風露之枝退不登鼓吹之車誤中斷於斤劇而蠕動之自如何壯聲之激發而止作之誰歟時則綠雨圍陰碧雲漏晴江月流清得意自鳴人聞之而復寂夜中分而既停何其異也子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也嗟夫夫人之聲生於所感感生

所遇耳目心志其具也喜怒哀樂其祗也故發若機括張若金石感之者形開入之者心趨是以飯牛康廖九歌五噫安知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彼且委形於天委和於壞聊以呻吟其天倪不足係人間之俯仰童子曰吁含化以濡不如抱柝合聲以吠不如冬結彼固妄鳴之子亦妄聽之矣

蝸牛賦有序　唐　馬吉甫

甲辰歲夏五月余寓居官舍時雨初止有蝸牛緣窗戺而上恐致踐履之禍因命稚子移於階陰乃潛角縮殼而有自得之意退而賦云

蘧寓仲月逆旅孤亭薄宦春農閉門蓬扉漫漫昔雨

冥冥荷葉紅兮苔蘚青卷陰風於北幌開皓月於南櫺觀蝸牛之蕃育何說錯之殊形若乃順陰而起背陽而化衆緣於草木萃委於臺榭彷庭廡以徐迴循牆隅而亂下織角內奮寧交觸氏之兵堅殼外圍終結野人之舍闕爪牙兮自達無羽翼兮相借本忘情於蚌宇亦何滯於鴟蠟故其投迹多閟冥心寡欲進不奔競退非飲啄吸大道之淳精體中庸之上足匪伺物而无悔恒居沖而守樸井清流兮不為穢崑螺識之可量何蛇智之能較借如海蛤無屈江龜有靈懷珠胎以自伐韜玉兆以先形蜆之拘也後黃雀而寧懼魚之貪也前翠竿而不驚觀萬夫而恕已會千載而作程乃知無用之為用求生而喪生

浮蝣賦有序　晉　傅咸

讀詩至蜉蝣感其鮮朝生暮死而能修其翼可以有興有生之源是曰蜉蝣有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修不遂則之

蛀蚤賦　晉　郭璞

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迥異孰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蝼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清跡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首出而不懾龍劒揮而不

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同無心以致力果有
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眞流韻液其如血餙人士之喪
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由東山之高垤感萌
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魚之愚昧乃先識而似
哲

蚍蜉賦有序

唐 李德裕

此郡多蚍蜉余所居臨流窪蓄其類或聚於社席或入
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為此賦令稚
子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況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
而凌亂或洋散於紅筵或寘緣於食案余乃戲而問之
曰爾能居厚地而渴山阿無乃庇吾身而為大患螻不
能言詞以臆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鼓
嘗齊齊師之曹闇螟德之蘧覩封穴而知雨黔寸壤
而得泉以時術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
巨鼇之冠神嶽繞鹿而行如日月之麗青天若乃依垤
緣壁淫淫奕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跡值晏溫而出遊當
祁寒而入蟄迅雷作而靡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
亦有行藏止若羣羊之聚進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
鯨鯨而可制無其勢也雖蛭蝘而不傷今顧悔過戢於
坦牆豈敢同青蠅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等奉
旨編纂

蚊虻

蓼蟲賦

漢 孔臧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遥閒逸居東園周旋覽觀憩乎南蕃觀茲茂蓼紛葩吐葉猗那隨風綠葉扈莖芳有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寤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菜之子豈曰不云苟非德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遑必致驕驁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晉 傅咸

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織苭之微用信作宮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恒憎蛆以自盈穢美王之鮮潔豈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閨宇之得情

憎蒼蠅賦

宋 歐陽修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蚤蚊之利喙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不爲人之所欲易盈杯盂殘漉砧几餘屑所希秒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諸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

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煽夏日之長神昏氣爽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眡而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其煩攸攸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浴眼眶見目欲瞑而復驚瞥已弭而猶疑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胡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盛頭垂而施肌每立竦而顛僵此其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閒乃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醑酣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簪纓盈座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忘赤頭號爲景迹一有沾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醬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歲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蝱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甄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辛酸索爾以無歡戚獲懷憂困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上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義宜乎以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宋 孔武仲

方盛夏之惱惱今氣蘊蘊以熏心斥緻綿而不御今將
釋履而投簪切於身而猶若此今又況乎外物之相侵
而是時也有曰蠅者蚊形小於鳥豆戚衣藍而冠赭其
來無端其聚而積汝腹何貯汝足何歷緣着目與口吻
又自恃其羽翼吐舌搏鬚此於交臨暫却復還以千爲
百是可憎矣吾將數之若夫親賓之會處景物之佳時
偕芳樽以晤語援柔毫以賦詩酒未行而已辭膳再至
而先知浮瓜於泉沉李於水清塵埃以洒埽潔簟箸以
滌洗而乃會面牝牡公遺庚矣宵漏初息景光向微皓
露凝草清風條衣幸倪聽之蕭散已甚蒼而四飛飽食
方休炎暉正午偃臥脩以假寐蔭華榱而逃暑忽伺便
而投隙集體同於飛蠹我坐爾至我行爾隨扇不暇執
拂不暇施雖有軀之七尺曾鬼寡之莫知四序之間可
畏者夏汝司其盛炎司其夜嗟万寸之甚小爲百煩之
所舍乃曰人於萬物是亦一蚡紛然雜處大小相攻今
見吾存之氛息至纖之形骸外有蚤蝨內有蛲蛔益與
生以俱始非有時而去來舍此不思而惟蠅是責則於
不祥矣何異沒釦而逐之哉

清寒蠅賦　明　駱文盛

時在寒蠅胡爲乎有生緊氣序之流易故涼感之
襲擾心尚繁顧非時而營營賀之能久諒
寒威之莫勝爾乃僂矣其形悛矣其聲既蹈于飛復
于行方縮縮以憔悴遂奄奄而伶俜點汚莫施其技攻
鑽曷見其能或沿几而莫起或觸檻而輒仆障不施以
曷入塵未揮而先墮進退蹉跼將焉攸措吁嗟乎寒蠅
睠言爾寒能無爾憐感念疇昔忽復長歎方夫太昊司
辰祝融揮鞭赤日在地炎威赫然爾於斯時氣適志便
曉足洋洋鼓翼翩翩肴分類征逐矢羣喧逐汚湛纖醉
醲飽羶弗名以合祛之莫殫悉意一時貽患百端吁嗟
乎寒蠅詎知物從化遷時不可常惟暑爾乘寒宜爾藏
庶知止而不殆或自渲於喪亡爾乃淹留滯滯自貽其
殃獨不見夫蝠游以夜梟鳴於晦妖狐乘昏尸蟲伺寐
蓋有所肆尚有所避也豈超然之懵懵能自逃於顛躓

哉吁嗟乎寒蠅始予爾憐亦終二兩忌念死灰之復然將
頹枝之再茂幼蟲來之蹢躅惟易絲之明鑒爰命童子
攘臂執拂頻撲兩摧用珍厥類庶令子遺去除惡之務
豈弗自嫌於乘危庶幾乎庭宇虛靜簟幄褰開俟南風
之景廷當時物之蕨薇絕掇撲於爾莫欣四體之悠哉

蠅賦　晉　傅玄

水與草其蔚茹肴茲蒈而爲蠅嘻咪鈱於秋毫刺鋸刊
於芒錐無胎卵而化生樽而畏而能飛肇孟夏以明起
迄季秋而不衰衆聲喧而無數動奏聲而成雷聒慘毒
於有生迄餐膚以療飢妨農功於南畝蹇女工於杼機

蠅賦　明　楊慎

有物於此孕於丹鳥氏於白鳥育於朱陵殷於豐草翻
翻以作狀甕甕以成象昭昭以相避冥冥以相向閣閣
椒椒蘇以為營有郁彬彬窮以為名歌深陰雨曀曀混
聲貞女棄骸壯士挫精公子不知笳諧靈著靈蓍曰計
之喙喙膚之利利在三宵羣嘉醉血不醒疾斃於
掌敗著頌謝寡徵詣王瓦玉瓦曰仙鼠聚糧萑葦之鄉
伏匿彼戕利距奚張何彼皇皇不見肅霜瓦辭難讀訊
諸射覆射覆大夫曰煙火其屯鐙燭其喜焦頓以為巢
蟻蠓以為使芸瓜而來零栗而逝秋風夕起斯害也已
公子喻矣是曰蟲理

後蠢賦

明 楊慎

遠古史皇創奎畫兮曲腳旁低系物則兮謹曰蕞民昭
幽德兮爰后品物世匿資兮善尾虺首周攸遺于喈爾
蜎化百靡宜兮授龍儀風於帝庭于嗟爾有生胡營營
于禁蠹去梟著周經兮胡爾利蠆獨無德兮玄圭紀正
烟帝昧于丹良為着宜欣絕彙兮蠹載山抃聖播跡于使
爾貞山諒何力兮謂爾有睫奚誰攘于寄篠琅疏競來
往子謂爾有臂奚誰況兮明潛宵征侶罔兩兮旅蠆成
市仙孺惕于聚響成雷旛侯慄于障爾燦爾徒宜疾于
蟲不能辯對以臆兮肖蛩蠕動生以息兮傚鼃妍媸寧
有極兮血國三千彼貨殖兮曷云不愔嚘有國兮赤口
燒城煩言噴兮積毀銷骨瘡痏結兮楚組齊惟疇其隔

兮赤燧赭熛罔有懈兮命曰人蟲理可記兮爾能勤
各以類兮厥以恒性賤剖貴兮人蟲不懲蟲何罪于百
爾君子無庸喙兮

蠢賦

明 傅占衡

秋風清秋蠢競南郭先生枕書不暝頭足相救勞於奔
命於是援羽扇而揮之且揮且罵曰吡毒哉蜓蜻蛉春鳴
而秋上桑略朝生而暮死天胡為而滋此自夏徂秋為
民生憂使我夜不遑燭取取於幽室之中者非而儔也
邪吾聞自淮以南謂之蠢跨河以北謂之蝎然則蠢蝎
類也如蝎而翼如虎而翰蝎猶可禦汝莫能搏虎有弗
入蠢無不鏑利喙刺骨目察毫端負山匪力合黨亡難
乍鳴則耳為之聒忽音則肌為之酸舉妍媸而畢害究
賢愚而靡歇且汝得氣於水草之交連類於羣蒙之小
肝腸幾何啼飢不了名於蚊人之山蠢噪於惡聲之梟
鳥露下氣清天高月明原田未燒溪上草青盍命儔而
嘯侶皆飲墨而漱英何故擾我凝倦敘吾神精特矜憐
其靡靡姑右掃而左禁試佯寐而掩捕汝則無有餘刑
先生罵未卒而疲似夢而浮似覺而沉恍惚聚言有若
雷音曰有是哉先生之不廣也予有籍於帝輕舉若仙
宗黨蕃廡宮室羊眠藏光用晦唯蠢能天夫人合四大
以成形伺陰陽而偶竊氣霧騰而充膚汗雨流而凝血
何異草木之膏獨拒幺麼之嗑若乃蚤輕而僄蝨淫而

貪暗君身之食客嘗自處於東南徒此留而彼逐詎寤
夢之能甘且物受性曰命交相養曰德惟其飛而食肉
斯蠢氏之稼穡譬之士以攻閉窮蟄爲雄商以牟利欺
紿爲職銓衡則豐屋於邊茶臺省則穴金於恐嚇主計
者乾沒縣官之錢典膏者危竭太倉之積行伍乎牙蠹
之公田郡邑乎監司之奉戶其餘吏吞迭哺相爲患苦
文武之吏實爲赤黑之蟲功曹之官即是都城之虎猾
賊噉人爲糧悍兵貫人而舞所謂人與人相食者也如
蠢者又焉足數乎先生必欲窮其情惟農其薰灼絕千
年之種屬安四海之夢覺曾不見乎露筋之祠飼蠢之
佛有殺身以成仁無便已而窮物故且吸風飲露盡伏

宵飛雜螢火之隊餉蝙蝠之飢噫嘻是物也奚足爲堯
桀之是非巧言未竟於是紛紛紜紜齊齊譁譁或集四
肢或螫元首亦有應手而殺已亦遭誅雖幸中於一二
每駭遇其七八乃平然而扳衣觸雖聲於天末合曙光
於北牖臥羲皇而起却顧

蚋子賦有序

唐 王周

蚋子之下有蝱子之下有虖子三者異乎皆狀小而黑世云巴蛇鱗介中微蚊門變耳三伏間晝飛夜息晒啄人肌膚動爲瘡癤能飛不見其翼能噬不見其口微眇之極難續容大眼亦可通莊生焦螟之說近之也至於之蟲無幼故作賦以廣之

燈蛾賦以人皆曰知此蛾

唐 陳仲師

燈者火也尊而不親奚斯蛾之體密而意馴必

浮跗火而後止是以疑冰之與鄰雖異採湯執熱之情
可見不蒙明照暗投之罪則均是以鷹飛無忘於避繳
龍蟠有貴乎存神於以知無知之智有以同自知之人
無損於明雖光暉可借自貽其咎與麼弱同塵始其餘
燄中開青煙爰發鼻四足白羽若月焦爛唐突離披
觸覺人心卒然天意若曰嬰兒之物者何如玉石之俱盡
處高明者曷若烏兔之屢闕且繼彼覆車雖百夫死難
而無餘納諸密網狀衆鳥驚飛而在初循環責實宛轉
投虛沉脂膏則屈死鬲煙燄則焚如自我搆患非天禍
予愛水螢之光載浮熠燿笑鼎魚之樂其斃徐徐陷乎
焦原可叶其義投畀炎火莫之知避曷若晨雞候明以

自得火鼠就燥而無畏莫不守之以爲順居之以爲智
是蛾也餘光可記留影如寄排朱燄扇輕吹胡麻燀於
瞬息爲屑餘之容易若然首憂慕之類將外強而必乘
炎炎之著非內熱之所懷既油然相煦於膏火亦瞥然
相忘於形骸吾所以知捐軀於焦鑊與是道而孔階

唐 范鳴鶴

蚊賦 以題

蚊以午夜金缸坐明于凝輝的的蛾繚繞
而去息意沉音而自消道者已往存者可哀伊威厥之
未畢俄打翔而復來視前軌之已覆因妄命而不回徒
尚無恨哉殊化雖窮神理新昧物情無傷亦或貽害每
揖慮於進止恒志慕於吞咨任運運以無常將何負而

天刑逃於不虞以保侍貞

叩頭蟲賦 有序 晉傅咸

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無教之孰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不

特故莫之害也

蓋蟲以剛克而蚤舌存以其能柔弱梁者不得其死執

唯者物莫之讐元答生於恢厲恆容來亦有由仲尼唯

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爲懦兒出胯下而

不羞何茲蟲之多畏彼螳蜋之舉斧豈患禍之能傷

仇人不我害我亦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爲貴貴不遠

此誅卑以自牧乃無害而取譽蟲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指一日而三

省恒蹈蹄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叩頭蟲賦有序 張之象

叩頭蟲賦者晉傅咸所作也以其諫畢自牧無往不

利余乃謂士之進退必由禮義而得之不得固有命也

之所作而在昔何益蟲之細瑣乃逢人而委靡鮮英豪

之會歟予嘉其說諫將無曲而致感或望塵而下之

孫楚矢箏而稱命鄭眾奉使而威敵并毋被褐以凌坐

黃霸箕手以應辭上交不諂威儀是力總詩賢而共然

其器而吳商至於孟嘉之不知落帽卞彬之不陰投幘

詎記其可徒之超壹高圖動高祖之鄙其擊疏曲奉槃

旰忘儀何區區之偏愛乳哺承時稽首而

汎畏似此物之依媚抑維何而比類仰斯蜫焉之高潔

俯附螻蟻之勤紀足不能前目不敢視委蛇蒲伏覆面

掩地莫謂周裏之脏謬同魯縲之餽乖始終之哀誠甚

郤通之恐悖何關高厚之解爭乃欲謝鯤之拜勢豈夏

禹之樂其昌言實蘇媒之悔於伯益搖尾而不殊與
筋角兮何異匪飲酒而多儀猶乞墦之可媿吁嗟而頭
辛苦無益千媿萬辱同彼蛇蟲之得車虎吮癰
之遇厄徒自病於領頤又誰改其判頷如流蘇則之膝
必忿恨而弗懌借有朱雲之劒挫斬以何惜況窮通
之有定信運命之難更千人者未必果獲屈膝者安可
復伸是以非聾之錢而越勤弗屑閽人之勢則高允所
輕不有簡介之照載將無嚴整之曜卿仲孫敢言而甚
切子高抗手而遂行王無功久厭於繁禮向玄季自處
以素情田子方驕人以貧賤宋使者正對於會盟章仁
約獨立以司憲江休映無屈於延明願與望而俱碎慕

簡如之敢於抗秦館屏風而流睡盛陳威之萬於諛親
若夫獸取御扈咋邪是任草稚屈鞅指使於庭觀正氣
之猶在儆直道之可循懷夫閨風而立志壯士怒髮而
投身察其面向之取貴孰若如弦之守貞寧同此骯項
之爵士乎似黃頭之小人厥咎頗深於子羽是宜反
其同明吁嗟庶物百共形兮可寫殊情不可命兮龜生
千年衆夫蓮兮莫敢不居綠而升兮五色備具為可稱
今曠古不聞淫蔓莚广託質靡緣為見情兮數物物兮
出倫觀去兒之公幹自異三代年兮今亦無之立躋躅兮
如留於前兒兮安能去驚予心兮騷屑兮
悠悠今未安依則聽予來下晚而理之若是而非謂而
止之屈信則微予始終兮敢疑反復之而究予知多之
衆之深有能予碎整下吻如今多足而無爭如蔓
也雖陋如文之著也尾足成形彩之傳也不可窺也
紛可度也伊飛書之微庶雲氣而小溫而賦

金龜不富也似龜而小首足介尾咸具色若中金焉惟

宋 薛士隆

牛不蓄角兮狀功能角兮無齒
金龜賦有序

性腐草出而同螢等蟲蛄之脆弱知何秋之嘗更瑣厥
躬之謝薄兮稟非常之妙形神有愧於知來予壽奚極
夫千齡惜形似而蔑有兮亦猥當其美名觀夫德其茫
若兮甲疑乎可貞曖八卦之無象兮千里曷其如繩氣
靡服乎花瓜葉之靈著潛豈伏兮盡以濟其調飢蠢而
蠕兮何識何知內匪明乎莫決乎疑曾可責兮知彰知
微泯同形而非類兮性天遷如羌僭竊其虛名兮誰與
十無庸兮藏廟堂宜終年兮於野何親人而詭以求全
子德亦安取嗟彼服之不稱子適以焚身將兒曹之翫
愛兮斃焉無所亂曰僞亂眞兮道之賊若胡爲兮象之
惑內不靈兮乾其文受茲服兮其何獲感微蟲兮作賦

庶永鑒乎夙夜凡百君子念茲無射

元 戴表元

蠅虎賦

有蟲翼然貌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拒跳踉振擲是
謂蠅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間羣蠅遊之如虎於山我玩
掌中以弄以嬉惴惴不敢動蛸蛸嫉嫉先生欣然笑而置
之我聞古人龍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
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爲鄰嘻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
道豢虎居以爲徒出以爲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
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道甚恕嗟爾蠅虎何爲
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耶過我而馴或曰搏
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掌中以
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躁擾極衆庶之所驚繼至人之
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
者必奪力俱強而乃玩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爪距而凶
搏善良以爲食股膏血以自豐其名爲人其實有遠媿
於爾蟲者矣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
而儀衍挫謀拱揖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
日之內一身之間陰陽水火寇奪百端有道於此愈攻
愈堅泰山裂卓而目不瞬疾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
航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千載於
須臾忽微蟲之過隙謂振古之如斯復誰喪而誰得於
是先生顏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聊優游而
偃息

蚤賦

唐 李商隱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暮露鶴不如其生汝職惟蠆而
不善螫回臭而多跗香而絕之我聞古人龍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
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爲鄰嘻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
道豢虎居以爲徒出以爲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

後蚤賦有序

唐 陸龜蒙

余讀玉谿生蚤賦有就顏避跗之歎似未知蚤作後蚤
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
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蚤之賦

又後蚤賦有序

明 顧大典

李商隱有蝨賦陸龜蒙有後蝨賦李止譏其螫臭未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恒德則幾好人所惡矣作又後蝨賦以正之

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并發乃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蟲之醜實繁有徒與人相遘損益各殊蠭絲蜂蜜反効勤劬絡緯促織蜻蜓蠷姑螢飛蝶舞助人為娛若斯之倫固不可無鼠婦蚰蜒藏我階除腎庭網戶蠨蛸蜘蛛螻鳴於土蚓歌於塗怨臂螳螂祝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軀煖產竈馬蟺聚玄駒地鼈蝸牛負螫推車總屬堪憎無傷於吾若斯之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蟑善黏吾書意蝕侵嘉樹蛀耗朱珠蝗螟蟊蟘嘉種是鉏醯敗於蚋肉敗於蛆飛蠅食柱青蠅浣裾是皆吾譬害未剿膚情在可宥我蚊詣蚤尾惟蛾鈎牙惟蜍蠼螋似蜮玄蜂若壺蛭縮如檛蚿行蠕蠕守宮壁鏡藏毒不虛凡彼蠢螫可避可祛有犯則殺固難盡屠蛔蛲區胃蛕蟲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剸蠭蠅浣裾是皆吾譬害未剿膚情在可宥我蚊詣蚤尾惟蛾鈎牙惟蜍蠼螋似蜮玄蜂若壺蛭縮如檛蚿行蠕蠕守宮壁鏡藏毒不虛凡彼蠢螫可避可祛有犯則殺固難盡屠蛔蛲區胃蛕蟲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剸特論翼蚤憑輕軀我欲捕之轉盼而逋若汝蠭者何能為乎形眇一蚉貿無半銖或入吾褌或託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黑食頭垢白吮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癯瞥焉見察循袠鑽袧既貪且慆既鈍復愚肉食之鄙曾莫汝踰湯沐既具汝命難紓罪不在赦慎勿怨余蠭聞斯言匍匐俯伏靜聽謦訶祈緩滯沃傾耳聽之杳無聲

觸齋心以聆若訴若哭號物萬數惟天並育蠢動含靈誰非眷屬身命布施千聖軌躅嗟君之量何其褊促我食無穀我啜無菽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我喙無啄徼咂君肌何遽為酷君何不廣詰觀朝局聞諸商君吾友有共皆賜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亢宗潤族吸民之髓蒙主之目僨事無刑廢職無辱嬉遊畢齡考終就木我羨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一粟君欲我誅盍速彼獄我聞蠭言怒髮上衝蠭蠆微蟲寧望禽畜積汝億命不比奴僕敢凝朝士騰茲謗讀即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以髮懸之以竹細篩為弓繡鏡為鏃弦絲射之一發洞腹尸諸棘端以為大戮

元楊維楨

罵蚤賦有序

楊子自鐵崖山中客錢塘初宿市舍膚未暖席有物嚙身若芒剌然已而嚙肉皆起瘡痍十指爬搔不得停搔詰即成瘡痛亟命童秉燭就褥間了無一物復睡則嚙如故逐挈胡牀露坐待旦明日問舍長舍長曰此壁蚤也當茲旱氣燔然城中舍皆是物問何狀命童剔牀第空出之蚤非蚤蚤非蚤以爪掐之其臭令人嘔惡楊子歎曰異哉有是物也昔玉溪生荊舒老人先後為嫉蚤之作而未有指斥是物者豈其潛於昔而出於今抑其幸見漏於指斥也余既楚其毒遞作文罵之曰

惟爾蚤之種類不一也在狗類蠅在牛豕類蟺在人處

緇而白處白而緇者其幺若蟻不知又有爾類幡腹而
輕身纖足而勁觜或青或赤或紺或黃或紫白晝潛藏昏黑
空起脫走如珠狙刺如矢使人脊不得以帖席肱不得
以曲几追蹤捕痕若亡若存遠影杳空滅跡密紋湯沐
所不能攻掌指所不能捫但見肉斑磷其成瘭膚窒粟
其生龜怒牀几而欲剖避念遏而欲焚嗚呼爾蟲兮蜂
則有螫兮蜂可祛蝎則有蘗兮蝎可誅嗟爾幺類孰能
屠騰蛇神兮殆即且即且狡子制蟲蛛嗟爾幺類又誰
呿咨大化之好生恐一物之弗紓胡爾惡之兼毓爲吾
人之毒荼鮑膏血之毒膏資肥腯之臭軀吾將上告司
造珍爾類非無辜也辭畢是夜夢有被玄衮裹終腹而

至者若有辭曰吾即見罵爾文者辭義既嚴敢不退避
然吾小毒小臭爾亦知世有大毒大臭者乎姦法竊防
妨化圮政剥人及膚殘人至命鬨若豺虎盤甚梟獍此
非大毒大臭者乎爲國之病而司臬不屏其或分民曲
直任固是非義無避位仁不讓師則丹書是紲阜櫝見
遺彼大毒臭又何憚不爲乎且吾起伏適節消息乘機
白露洒空動風吹衣蟬蛻而退莫知予之所歸子試絜
夫大毒者毒無已時大臭者臭無窮期孰爲可詈不詈
乎子子不寫南山之竹以爲辭而詈予瑣瑣不已戲乎於
是楊子增憤加怖滂泗不支霍然而覺不知蟲之所之

蟲蟲始振賦以知氣初發蟄

唐 王 起